3/136

三家文鈔者何商丘宋犖合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汪鈍翁琬之文而鈔之而版行之者也鈔何以三家犖友也成之者學使許公也昔歐陽永叔序蘇子美集以謂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元和之文乃復於古其說信已又言子美與穆叅軍伯長獨爲之舉世不爲之時而古文始盛於今顧宋文之盛子美伯長不足當之必待歐陽出蘇曾氏繼起迄於熙豐元祐閒始稱極盛其上距太祖之世亦百餘年矣元虞集歐陽元黃溍諸公則皆皇慶至治以後也蓋文章者天地菁華之氣每有所秘惜而不輕發故往往醞釀盤礴鬱積之久而後一世之於人豈非文章之難而其人之不易得與獨

本朝不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祖章皇帝甫定中原卽隆文治一時元夫鉅公以雄文大
冊黼黻治具者類不乏人追
今上躬天縱之聖
奎章宸藻炳燿區寓風聲所被文學蔚興上之卿大夫侍從
之臣下之韋布逢掖爭作爲古文詩歌以鳴於世繪繡錯采
韶濩以間此
本朝之盛所以跨宋軼唐夐乎其不可及也三君際其時九
爲傑出後先相望四五十年閒卓然各以古文名其家大較
奮迅馳驟如雷電雨雹之至颯然交下可怖可愕霅然而止
千里空碧者侯氏之文也文必有爲而作踔厲森峭而指事
精切鑿鑿乎如藥石可以伐病者魏氏之文也溫粹雅馴無
鉤唇棘吻之態而不盡之意含吐言表譬之澂湖不波風日

開麗而帆檣之容與者汪氏之文也三君出處岐軼其所成
就亦殊要之亡愧作者以視流俗剽販無根之學疲苶不振
之華蓋去之逕庭嗚呼豈易而得哉憶朝宗長予十七年予
交朝宗時年未弱冠其後宦遊得交叔子鈍翁皆十年以長
追惟曩時握手議論巵酒笑言之懽恍如昨夢因而屈指朝
宗歿已四十年墓木久拱叔子歿且十年鈍翁視二君最老
壽歿亦已四年矣把其遺文其能無山陽聞篴之愴也夫予
旣詮次其所撰序記論策碑誌雜文各若干卷又人繫以小
傳如左嗚呼三君之文已是不朽謂予阿其亡友非知文者
也若謂以三君槩
本朝文章之盛予則奚敢康熙甲戌且月綿津山人宋犖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少攻舉業未嘗爲古文詞通籍後從海內鉅公遊稍知講求然如農者之爲工易耒耜之用以當刀鋸斧鑿格格焉拂於心手間弗能善也嘗博稽秦漢八家之文下逮元明諸子雖不獲造其堂嚌其胾管中之窺時見一斑至

本朝作者雖多槩乎未之討論獨於侯朝宗汪鈍翁魏叔子三先生文有篤好焉侯之文如天潢屈注滄海浮槎飄梗滅沒濤瀾汪之文如名將署師行陣之餘營壘井竈動合古兵法魏則奇力變化而矩矱森嚴鴻洞踔厲籠蓋諸家雖旨趣不同氣體亦別要皆一代文豪也三家者各有專集行世卷帙繁重醇疵間雜竊欲稍加澄汰以出其真媿固陋逡巡不敢年來視學江左適會商丘宋公奉

命自西江移節來吳間從鎮撫之暇劇論古文詞謬許知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約取三家文共訂之公與朝宗少同筆研齊名二十年鈍翁叔子皆前後定交今於其古文詞表章亟亟使三先生之名遂足鼎峙千古是書也別裁精當出入謹嚴余雖欲贊一詞無庸也旣訖事相與授之梓而爲之序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五東海許汝霖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者謂文章與世遞降信夫六經不可以文論周秦而下文莫盛於西京漢氏之東稍衰矣沿至六朝文幾亡唐振之而唐之文不如漢唐末更五代之亂文又亡宋振之而宋之文不迨唐歷元訖明而元明之文不迨宋譬之大江然岷峨導源西東京則瞿唐灩澦也唐則嶓冢大別也宋則潯陽馬當也元明至今則金陵揚子而下流分派別而瀠洄於吳會者也是故通二千年之源流論則後往往不及前葢氣運爲之莫知其所以然畫代而論則一代有一代之文不相借亦不相掩不相借故能各自成其家不相掩故能各標勝於一代是故稱漢氏者必曰馬班賈董劉向揚雄矣稱唐氏者必曰韓李柳州矣稱宋氏者必曰歐曾蘇氏父子矣稱金元氏必曰元好問虞集黃溍諸家矣稱明氏必曰宋濂王守仁歸唐

諸家矣假而舉元明諸家上妃馬班韓愈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顧沿而及焉則孰有能遺之者哉

本朝文治之盛逾五十年而商丘公起而有三家文鈔之刻三家者何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汪鈍翁琬皆公友也衡謬辱校讐既畢役承命序其末簡衡惟三家之文侯氏以氣勝魏氏以力勝汪氏以法勝不必屑屑傅會其出唐宋某氏竝元明某氏要之可謂作者後世稱

本朝之文吾知其無能遺三家也三家足以傳矣文章作者難知者尤難桓譚有云世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昌黎文垂二百年得廬陵而後大重於世子雲退之且然矧下此者於戲古今工文之士掐擢心腎疲畢生之精力以蘄附於立言何啻千萬而挂名編簡波流至今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僅數十人耳其餘則已音塵寂滅眞如飄風過耳忽焉澌盡彼其同時之人豈盡才氣相什伯幸而有人焉表章其後則傳不幸而不遇其人則速朽於戲其可惜哉於是歎商丘公之盛舉而又深致幸乎三君身後之遇也毗陵邵長蘅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三家文鈔凡例

予鈔三家文悉本全集詳加校閱而汰存之發凡起例予竊謬攄鄙見參互論訂以至剞劂鳩工則學使許公之功居多予僅藉手觀成而已

自茅鹿門選史記八家有批評有圈點後來選家皆宗之雖便後學亦近時趨茲編意取倣古悉爲刊去文之佳處要令覽者自得之也

文有爲流輩傳誦已熟而不錄者如侯朝宗之馬伶傳李姬傳以近唐人小說也魏叔子地獄論爲儒者所不道也有切於經濟而不錄者叔子救荒策大類公移吏牘也兵謀兵法乃其一家言不可以文論也亦有一二佳文全集偶遺而間得之別本者今仍錄入

汪氏傳家集有擬明史列傳十二卷頗爲浩繁予僅錄其序事古雅或議論有關係者如干首釐爲二卷如開國徐常諸大傳俱不入選蓋去存以文不以人也

本朝文章之盛近古罕儷予幼侍先文康公長而宦遊四方獲交海内名流頗廣三君已成昔友故亟思表章它如某某五六君子其所爲古文辭予心識其必傳而桓譚之賞請俟異日當有廣之爲六家爲八家者

綿津山人犖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朝宗本傳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叔父恪官大司成方域旣世家子負才氣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屛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寔主之大鋮愧且恚然度無可如何詗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厚善也私念得結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故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它奴詗之方度曲四座互稱善奴走告大鋮心

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頗以經濟自詡遇人不肎平面視然一語合輙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阸能不惜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時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某師譟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

國初河南撫軍某公廉知方域豪橫狀將案治先太保文康公方家居從容語撫軍曰公知唐有李太白宋有蘇東坡乎侯生今之李蘇也撫軍笑而止後有書與犖曰方域叨受太保公深知常援其難指此事也方域爲舉業有盛名崇禎己卯舉南雍第三人以策語觸諱斥入

本朝順治辛卯舉豫省第一有忌之者又斥尋鬱鬱死年僅三十有七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時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稾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歿而文章乃大行學士大夫幾於家有其書於戲盛已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鋮敗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方域所著壯悔堂集文十卷詩六卷又遺稾一卷皆板行

同邑宋犖識

侯朝宗文鈔目錄

商丘　宋犖　選　　毗陵　邵長蘅

鹽官　許汝霖　　商丘　宋　至　訂

第一卷

序十四首

贈鄭大夫序　　贈倪榮陽序
贈徐恭士序　　贈彭孝先序
贈王子序　　贈丁掾序
代司徒公贈萬將軍序　　代司徒公贈周生序
贈江伶序　　代宋太保贈衛商城序
贈季弟序　　秋園雜佩序
大寂子詩序　　彭容園文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二卷

序十六首

八陣圖序　孟仲練詩序
贈宋子昭序　王瑞信文序
代司徒公送王博士序　樓山堂遺集序
戴黃門詩序　任王谷詩序
陳其年詩序　陳緯雲文序
贈陳郎序　顧修遠辟疆園集序
送何子歸金陵序　宋牧仲文序
宋牧仲詩序　雪園六子社序

第三卷

書十八首

荅張天如書　荅田中丞書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代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荅孫生書
與任王谷論文書　與王氏請藏經書
與王仲皃論物命書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再與賈三兄書　再與賈三兄書
與宋牧仲書　與吳駿公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與槁木大師書
荅孫若士書　荅張爾公書
與方密之書

第四卷

奏議十三首

代司徒公屯田奏議（崇禎甲戌）
官屯　軍屯
兵屯　民屯
商屯　腹屯
邊屯　墾種
考課　信任
上三省督府勦撫議（順治庚寅）
萬孝子割股議
第五卷
傳八首
太常公家傳　司成公家傳
賈生傳　吳伯裔伯胤傳
徐作霖張渭傳　湯御史傳
寧南侯傳　宋文康公傳
第六卷
記十一首
重修白雲寺碑記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陳將軍二鶴記　壯悔堂記
四憶堂記　鄭氏東園記
管夫人畫竹記　重修演武廳事記
重修書院碑記　倪雲林十萬圖記
雲起樓記
策三首
正百姓　額吏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學校
第七卷
論九首
朋黨論上　朋黨論下
宦官論　太平仁義之效論
太子丹論　謝安論
王猛論　顏眞卿論
于謙論
第八卷
說二首
豎人臧說　字曉兒說
書後三首
書昌黎潮州謝上表後　書練貞吉日記後
書吴延仲集後
墓誌銘六首
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陳公墓誌銘（代司徒公作）
沈季宣墓誌銘　曹秀才墓誌銘
郭老僕墓誌銘　明處士汪君墓誌銘
祭文二首
祭吴次尾文　祭亡弟文
雜著二首
狄仁傑反周復唐辯　憫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朝宗文鈔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朝宗文鈔卷之一

序

贈鄭大夫序

八年冬十月朔郡太守王公奉制行鄉飲酒禮以鄉大夫鄭公爲大老先期遣博士造於其廬具述　天子所以尚賢差老之意乃集生儒勅人吏設筵於明倫之堂太守暨僚屬胥蠲胥恪迎鄭公至就賓位酒醴既陳三歌鹿鳴鄭公北向拜手稽首謝　天子而退是日也觀者傾城僉謂以公之賢克副大典今相國宋公曰是不可無以誌盛事爰率先其族執爵於公而都人咸繼以進嗚乎風化之所以盛衰其由來者漸矣昔者禮教大行鄉國一俗莫不尊延耆耇象其德音馴而習之敬讓之心生悖亂之萌息比屋之間蒸蒸如也傳所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侯朝宗文鈔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朝宗文鈔卷之一

序

贈鄭大夫序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八年冬十月朔郡太守王公奉制行鄉飲酒禮以鄉大夫鄭公爲大老先期遣博士造於其廬具述　天子所以尚賢羞老之意乃集生儒勅人吏設筵於明倫之堂太守暨僚屬胥蠲胥恪迎鄭公至就賔位酒醴既陳三歌鹿鳴鄭公北向拜手稽首謝　天子而退是日也觀者傾城僉謂以公之賢克副大典令相國宋公曰是不可無以誌盛事爰率先其族執爵於公而都人咸繼以進嗚乎風化之所以盛衰其由來者漸矣昔者禮教大行鄉國一俗莫不尊延耆耇象其德音馴而習之敬讓之心生悖亂之萌息比屋之間蒸蒸如也傳所

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者其在斯乎葢自天下兵爭以來而此禮之廢也久矣以余耳目所覩記卽閒有舉之者或國中無可矜式則聊與一二野老循行故事而已齒不配德又何觀焉嗚乎鄉飲酒禮大典也非其人不爲光有其人矣吾君吾相未必加意而長吏奉行不以誠與上之人知所以崇之而不遇夫漸向文明之時皆不可以行此禮今三者適備焉意者太平之治將從此見端則必有輔世長民者出而鄭公其番番者耶夫加之以鄉相之位得時行志炳炳烺烺其事業可望而知可述而識也若夫從大夫之後辭榮守道積於身而孚於鄉示我周行爲羽爲儀使風有自厚而化有自與是其佐助乎國家者豈猶在人耳目之閒也嗚乎非古之純嘏耆耇烏足以當之哉

贈倪滎陽序

友人王君侯服者東夏豪傑之士也舉於鄉以歸而貽書於余曰服輩出滎陽倪先生之門願得一言以頌先生非吾子不爲重先生之命也後五日將登吾子之堂以請已而王君至再致先生之命如其書嗚乎先生通且顯矣世莫不願得王公卿相之言擇其尤通且顯者而託焉先生乃獨折節向放廢之人求之若以余之言爲有幾於道者以此求天下士何士不得宜吾王君與其倫輩二三子之偕出其門也先生自敘曰倪氏自徽之祁門遷於閩十有八代簪纓之盛人傳東方倪氏若先生者豈徒以簪纓重歟且以先生之折節虛懷天下士聞其風而慕之莫不願一遇先生以爲依歸又豈徽與閩所得而私也先生又云閩有名山左旗右鼓兩峰之

盛甲於八郡荊公所謂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意者其鍾之先生耶先生嘗治民而民懷取士而天下之士以得事業烺烺將來未卜其倫匹不知左旗右鼓其磅礴而委積者果足以當先生否也先生有二親在堂王夫人年八十餘在上昔唐寶曆中楊於陵自東洛入覲子嗣復知貢舉畢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於陵居正座嗣復率生徒跪拜稱觴一時賦詩以爲盛事今所傳楊汝士鶯掖鯉庭之詠所謂壓倒元白者是也先生行以治行超擢不次爲大僚王君輩必且賦曲江張讌春明門外相率迎先生一如楊氏惜余無汝士之才不能一爲詩歌以傳其盛於無窮也雖然以余言先生之折節而好士照映千百世而下猶將見之即不及汝士其可傳者固在也

贈徐子序

侯子既放而有喜色或問焉曰徐子遇也或曰何也曰君子憂夫道之不彰不憂夫身之不遇道在其友與在其身一也苟其友之彰夫道無以異於身也徐子吾友也或曰敢問彰夫身與彰夫道曰今夫舉於鄉登於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未致之也乃其固也其既致之天下以爲幸而且沾沾然而且烜烜然是其彰夫身也且暮之遇也舉於鄉登於國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未致之也天下信之其既致也天下以爲重有所啟而佑焉有所待而傳焉是則其彰夫道也徐子以之或曰徐子所遇者文也非道也曰否徐子之文寓於道者

也往者大雅不作浮豔具陳十年以來天下之人淫詞詖說榛莽塞路當是時小生末儒挾一組織故冊子篇章之積不能以寸稍稍規而摹之取富貴如寄徐子輙閉關高臥不肎出也已而　天子下詔書褒崇典型釐正繁蕪徐子乃奮起與昌明之運會嗚乎天下自此知積學力行之士必有其報而傲倖之不可以常試也息鹵莽之心務滋植之業誰之力歟徐子之文將不得爲其道乎哉且余嘗童而習之矣其人清剛方正性有所不可必形於色發於言凡其知所守而不變者非獨區區應世之技能已也今日天下以文求徐子徐子以其文易天下苟其大而能以道求徐子徐子又必以其道易天下如若所見是殆沾沾吾徐子者也烜烜吾徐子者也徐子方以爲恥而乃欲介之以稱觴耶或人默而退俟子告其友曰吾黨登徐子之堂請卽以斯言爲贄矣無諛辭無蔽指使徐子收而藏之爲息壤焉可乎衆皆曰然遂書以贈之

贈彭子序

歲乙酉河南貢士于鄉例也吾彭子與焉嗚乎夫士之遇不遇豈不以時歟遇卽幸不遇非盡不幸余於彭子三歎以彭子之才使早十數年見用當世豈有所不足哉然而三北也己卯嘗中選已復罷去無何坐詩語鍛鍊覃懷獄御史必欲殺之値天下大變乃免當此時未嘗不歎彭子誠蚤達必不如是古今思之彭子蚤達豈止免鍛鍊昔者思宗之朝旁求若渴用人不次賤吏卑官往往見天子片言立取卿相彭子且入侍承明出領藩牧久矣在易之革大人虎變彭子宜何

以稱焉然則彭子向者之選而復斥以至困頓幾死者誠非其材不豐而時不利也吾聞唐初如楊師道封倫宋初如范質王[illegible]諸公其人者皆在前朝通籍踐履顯赫其後乃知命通權身輔聖主功名有足多者然而達節者少硜硜然議之難以龍蛇之道諭也以視馬周張齊賢起身布衣應運倏忽豈不附景命陟康衢磊落光明居然以得位行志大丈夫哉嗚乎彭子誠蚤達又何如其晚也馬周薄遊郡邑閒屢爲人折辱見者以爲酒徒齊賢饑寒尢不自保其不得意雅與彭子少年時無異然則士誠有才各當其世乃爲貴耳卽使且困窮豈遂困哉

贈王子序

郡之屬九而其以人文稱者太丘黍丘爲最黍丘有魏君敏祺學古行高太丘有練君貞吉能以家學知當世人物蓋又二丘之最者也嘗爲余言黍丘有王君侯服云余曾一見王君於郡東旅舍已而偕讌集共城歎其器韻閑遠不可得而親疏以黃憲徐寧目之未幾舉於鄉其友人輩推余爲言以贈余惟王君之文則已見長於天下矣二君旣二丘之最獨交口稱王君王君豈非更其最焉者乎余夙信重二君之言近又習王君知其果不虛其言也乃告之曰以吾子之雄文且連第春官官禁院爲　天子貴近臣可不謂榮焉吾之邑今昔固皆有之其昔者不專以此爲榮也其今者則吾嘗得而見之矣於吾子何如抑以吾子之爲處士也修身砥行令名滿天下自此以往又加之以得位而行道使其守而勿失不以赫赫而渝志不以戚戚而貶節以紹二丘之前光卽無

論其他若練君之先人司馬公者眞所謂不以世俗之榮爲榮者也吾子豈有意乎王君再拜而荅曰吾子贈服之言厚矣服敢不勉辱吾子之言以辱二子嗚乎王君信斯言也又豈特二丘之最乎哉

贈丁掾序

丁掾治其室成其姻若友相與賀焉而請於侯子爲之文曰今吏治之所以不古者以擇其吏胥者輕也若丁掾者可謂能佐其上矣先是太守徐公來莅是郡時方草昧無文法可循一時給事公府者心幸之徐公至則潔清而威嚴犂然不可欺於是畏犯法者皆縮不敢前徐公明而善知人獨謂丁掾循循者可用也終徐公之治掾自守廉而事上官謹徐公去其所以事其後之太守者亦然人以此賢之嗚乎掾者郡邑所推擇以佐其上者也使盡若此吏治其有不古哉吾聞治之成也其源逮下朝廷正則其官賢官賢則吏自不敢爲不肖敝之革也其流連上吏不亂法則官無敗事官盡無敗事則推而廣之朝廷亦無稗政上下相循而古今之變盡矣當其勢之偏重也雖聖君賢相不能矯之使爲不必然而推移而救正之天下未嘗不治往者天下之仕出於一太守雖未必盡材而賢而諳練者或二三十年最少者亦且十餘年其於一切之章程皆口能熟之而手能習之上呼則胥趨上畫則胥諾而已行之百年而吏積輕而雜於是其中雖有傑異可自見者亦遂不自愛惜而消磨無餘故其政之得失不在吏今天下開創一時諸功臣內以長其六曹外坐鎮千里皆尚大畧不遑問文法其出治郡邑者亦往往多崛起不屑

操儒生毛錐其或未能盡如郡之前太守徐公變通其俗則不得不以吏爲師已而雖漢人之在官者亦因仍以爲固然天下化焉豈非向者之積輕一反爲偏重而古今之變者耶然則由今之俗而欲如昔者用所不擇之吏未有不敗者矣何也得非其獨得而失非其獨失也且天下殆未覩廉謹之效也由今思之果自守廉則於人無多求果其事上官者謹則不依倚於非其道無多求則其俗安不依倚於非其道則其政肅政肅而俗安雖天下盛治可想見也故效於其職無大小也惟效其職則理苟身實在其職而以爲小者不足爲則進而一邑之令進而一郡之守更進而天子之相位愈尊則愈易曠名愈高則愈易諉又豈有績用之可見耶吾觀三代而後惟兩漢之治最爲近古而其用人多公府之辟召者尹翁歸張敞之類是也今天下破除資格仕籍不必一途又安知其用胥吏者不更如兩漢耶掾敬勗矣苟能守其廉謹而勿失則所成就殆未可量也區區以其居室長子孫已哉

爲司徒公贈萬將軍序

制府張公當世所稱善將將者也於其部下不輕許可而獨謂萬將軍賢會歸之舊將遷於督亢以行公以是爲重地乃屬將軍於大司馬俾代鎮至則討軍實而申儆焉必備必嚴兵不忘戰民不知兵期月而歸人感之相率請於余願得有言以誌將軍之勛若勞也余惟稱人之善先其大者而後天下之人推崇遜讓以爲不可及以將軍身歷百戰佐開國時卽賁育之勇喑嗚叱咤此其所固有縱云歸在中原爲腹心重地其來戍者又豈不能蓄數十輩健兒躍馬彎弓以自爲

功名封殖計耶將軍顧獨循循然謹守　朝廷法度秋毫無擾於民郡之人爲余言此兵興以來所罕覯也以張公節制三方其部下熊羆之士雲屯森立而特屬望將軍其必有以取之矣余因憶往者太平盛治文武之職各得其序葢朝廷所恃以安民者惟吏所恃以統軍者惟將而已其後將强而吏弱將不戢兵則吏雖欲愛民而苦不可得自昔明季餘習藩鎮僭亂每脇其强梁咆哮憑陵浸不用命以至於亡非朝夕之故矣　清朝締造藉師武臣力雖悉其弊而一時積重之勢未能遽挽今　天子明聖張公又久在兵閒數奉詔諭其部下而將軍乃率先遵約束有儒將風此其識量豈與喑嗚叱咤者同日語哉歸敝郡也愛養而休息之猶恐不得當郡之人莫不幸將軍之來而又惜其來之晚將軍曰不然我爲將但能不愛錢不縱下此自其常分耳嗚乎余昔歘歷中外以至忝孤卿所閱天下之利害多矣果能不愛錢又不縱下力行而致有終詎獨宜於爲將而已也將軍聞余言也克然以喜已而愁然若有思嗚乎賢矣哉

代司徒公贈周生序

周君少年材勇善騎射尤洞習兵家言辛卯例當以武挍士君遂舉於鄉余忝君之姻婭三世於茲矣君之祖起家布衣以甲科歷諫議位司空嘗抗論中貴人李實忤魏忠賢又折幸璫張彝憲不肎與共座最後以爭駙馬齊贊元事侃侃天子之前掛冠去毅然三大節在人耳目子業熙亦以文名雪苑中舉己卯孝廉門第相承一時美焉司空父子沒而周氏中落者十餘年然里人猶能言周司空云君今乃以武繼之

儻所謂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者耶君嘗云丈夫當立功萬里之外安能冠儒冠偊言矩步終身厭厭牖下哉仗劍走河朔不遇歸里傭人竊笑之君氣益豪負不少挫更射策乃卒見收蓋昔聖人所以治馭天下者武與文幷稱未始絀也書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兎罝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皆言武也其後途冗而類雜積漸凌夷士乃以帓首韝袴握刀佩弓爲恥其豪傑望而去之而牧圉下走棄廢無聊之屬乃思藉此以圖僥倖嗚乎疆場之事戰守之寄有國大務也乃不一留心而使材者曾不肎就就者卒不材雖欲無亂亡豈可得哉誠得如君輩數人爲一盪滌而照映之庶天下雄偉非常之選自此興乎故士之能自豎立者未可以常格拘也余昔叨樞府出爲天子行邊見部下士有少年材勇負氣不肎少挫雖暫屈伏輒拔而心誌之後果皆爲大帥封徹侯君其可以自信且君猶能念爾祖乎司空起布衣與余同朝嘗及見其困頓時乃益慷慨倜儻落落有神采卒陟通顯爲世名臣其所自豎立然也果能自豎立文可以布衣致位卿相卽安見卿相之子去而事武遂不可以致公侯耶

贈江伶序

江生吳人也以歌依宋君於雪苑先是沙隨有郭使君者官常州刺史攜江生與其侶十餘人以歸余識使君使君每讌余則出江生度曲秀外惠中丰骨珊珊發清商之音泠然善也未幾爲睢陽武衛馮將軍所留已而復歸於郭又未幾卒歸宋君江生嘗告余曰身羈旅也不幸以歌曲事人實願始終一主而朝章華之館暮虎祁之宮非其志也主人不能有

也宋君者今相國介弟也乃獨能有之日設酒食召賓客以自娛樂慷慨豁達不爲齷齪態可謂達矣余因有感於雪苑盛時烏衣朱桁門第相望當時亦有相國沈氏其族如儀部君譔尤以文采自命爲豪舉輦千金三吳招呼伎樂如江生者皆衣輕紈歌子夜暇則鳴珂走馬富貴兒競而效之南鄰北壁鐘鼓不絕如此者遂歷三紀識者以爲雪苑風氣於是盡矣侈極而衰固其所也無何果爲寇所破向之門第相望者或存寡婦弱兒或遂展轉滅沒不知其姓氏嗚乎轉瞬閒相縣絕者何止如江生一輩也有老伶吳清者嘗逮事沈相國家年六十餘鬚髯白如絲貧無依倚乃爲陳將軍教其十許歲歌兒以餬口能言吾郡神宗閒最盛時事謂江生晚出雪苑向日之歌者皆已散去惜未得見江生江生亦不幸而未見夫梨園全隊人擅白雪每發一聲則纏頭之贈金錢委積清老矣當時身所親歷至今猶數數夢見之每言則嗚咽泣下沾襟不止余更徵諸長老清之言信然既夙有感於中而江生之來自吳又識之獨先然則江生雖少固余之何戡也屬酒酣乃爲之序而顧謂宋君曰人生貴行樂耳公眞達者矣天下固多不遇而遇遇而不遇江生江生苟精一技亦可以成名高岸成谷深谷爲陵卽秉燭刻陰豈足以當老伶之一泣也

代宋太保贈衛商城序

汾陽衛公尹商城之六年政大洽商城去宋郡九百里余以病告老於家閒扶杖見賓客輒耳熟公之治狀若在几席也愧余老而去國不及以賢令尹颺言於廷俾 天子知之又

輒私念曰人之好賢誰不如我公賢者也行且有以自異無以余爲矣已而當事果廉公政聲禮而聘之分校士於鄉得士七人屬主司亦倚重公以公所取士爲第一人而郡有徐生者當世所推許以爲力學者也與焉余老且病絕交遊文藝之事不悉知七人所業何若以徐生律之七人將非其倫乎哉公之得士信不誣也一日徐生乘馬戒裝過余曰將適商城見衛夫子余私念賢令尹未嘗朝夕忘顧告老不得薦之於朝則願從徐生致一言焉夫今所恃以治天下者人才所以取天下之人才者文章所以衡天下之文章者主司也主司得其人則天下賢智之士接踵而升惟天子使故任國家之重者宰相而下惟主司爲然苟無其素具而不能識拔之或有其識矣而不求之以誠尚有聞天下士之名而疑覿其面而曾不相識者而況分校之役格格於層次幽暗之中僅望氣乎丹黃者耶徐生曰衛夫子之好士蓋天性也尹商城數數延見諸生攷課而勸勉之有貧不能赴試者給之郵馬又計其道里飲食費其在闈日有一言之善必表出之不肎以去取徇人見有能文章而不遇者無論出其門與否輒爲嗟惜累日徐生之言如此然則公之得士也豈偶然哉惜乎公猶未得爲主司而魁傑倜儻之士一一盡羅而收之以張吾中原也雖然特患無其識而不求之以誠耳儻有其識而復求之以誠則取一士拔其尤而天下之望以歸又安知異日公不且爲　天子之相以造就拔擢天下之材使得如徐生之盡出其門也余尚日跂公之開東閣而賦菁莪以誌之

贈季弟序

吾家世戍籍祖父顧以文學致通顯未有習武事者有之自季弟始季弟勉乎哉方叔父司成公以詞臣傾動天下天下犖犖材賢之士胥出其門是其詩書之澤將十世未艾也季弟胡爲乎以武名耶嗟乎士不因時通變守一卷之書終其身咿唔呻吟以爲不失祖父之舊亦何其固而不知所擇也天下承平尚文開創尚武往吾祖父遭明代盛時二百年之閒放牛歸馬天下習之士非登甲科不貴其以韜鈐起家者雖佩虎符開鎮千里見公卿皆屏伏惕息不敢仰首視吾祖之少也孤曾王伯父嘗進而命之曰吾戍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祖用是自奮與伯祖同致身列卿其後吾祖又進吾父若叔而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戍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父若叔之克奉吾祖之教也亦然季弟嘗從父兄之後聞之矣季弟勉乎哉今天下疆土甫定國家且歌大風思猛士季弟能用其材武將來禦侮干城未可量也歐陽永叔之送田秀才也謂秀才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貢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各遭其勢而然也季弟顧乃脫儒冠負弩稱干馳驅熊羆之隊而爭其上駟豈非亦遭其勢而然耶往吾父司徒公佐司馬力能去其戍籍而不肎曰留以警吾子孫也然則世有公卿之後既不事詩書又不能事騎射徒矜高其門第而不知警者其有愧於季弟多矣季弟勉乎哉

秋園雜佩序

友人陳子貞慧著秋園雜佩凡十六種皆記載耳目閒物近

而小者或曰心遠地偏以消永日其雜佩之謂乎侯子曰非也請爲序之其曰廟後茶以澹爲宗君子之交澹若也譏附濃也曰蘭自喻也衆草蕪穢蘭獨芳也曰龐公榛託西方氏志物外也曰竹菇山中所在有之食焉言採其薇也曰南嶽蓴惟南嶽澗中爲然易置他所卽萎感物生之不可移也曰香櫞誌閩粤之阻也歎摘香于童僕也曰書硯感髀肉也思良友也曰鸜鵒啄金盃記先朝法物思太平也曰時大彬壺傷名有幸成而物易喪古也曰湘管稽鍛也王琹也悼相國之先哲而貴池之忠義也（嘗以湘管貽文相國及吳貴池）曰黃熟香辨正也惡奪眞也曰五色石子質堅也文離離也我心匪石也曰摺疊扇誌變制也曰丘山胡桃誌淫巧也曰杜鵑感符讖之驗而鄉里失所也曰永定海棠詳其始詳其廢詳其復記與廢之有自也不獨物有然也侯子序而歎曰秋收也天地之氣閉而藏也佩者佩也古人或佩韋焉或佩弦焉或佩刀劍以示威焉或佩玉以比德焉示不敢忘也陳子意者當天地閉塞之時退而灌園有不能盡忘者耶其詞微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小云乎哉

大寂子詩序

大寂子者彭孝廉賓乙酉後變其名也孝廉初起雲間與夏考功允彝陳黃門子龍周太學立勳徐孝廉孚遠李舍人雯互相唱和聲施滿天下當時謂之雲間六子未幾周子天死考功投淵死黃門斷頸死徐君掉臂而蹈東海屢瀕於死舍人雖非黑頭而還眾幾於少卿之辭漢亦鬱鬱病死獨孝廉在因號大寂子嗟乎人生凡喧寂生滅皆本於情孝廉乃求

寂焉或欲託於西方氏甘無情耶憶余年十八歲交孝廉及考功黃門又四年交周子於梁園又一年交舍人於燕邸又一年交徐君於金陵先後咸相善也今二十年間不見五君獨見大寂子然則余之累於有情豈復減大寂子哉大寂子著詩曰偶存草以見存者皆偶爾不獨詩也吳學士偉業敘之詳矣又著詩曰越州草乃過劉忠端倪文正諸公之里而感慨係焉者也東海姜垓曰可以徵詩人怨怒之一端也嗟乎知言哉既而大寂子合其二集請敘於余余竊以詩之工拙視其懷抱今大寂子之懷抱殆不止屬國留別杜陵述哀焉詩安有不工哉余讀其詩飲酒而起舞既而歎且泣既而惝恍如有所失因不復能敘之終也雖然夫詩人之旨固有沈吟含蓄而發之甚遠求之轉深者即大寂子意有所不盡余乃欲以言盡之也乎哉

彭容園文序

自古文章之事必有其人以任之而後衰者以興弊者以起舉天下之習俗氣運莫不趨於正所係若是其不易也而是人者必有其望與其時與其地三者畢具而後能以所操移易乎天下然則今日興起之任非彭子誰屬乎哉彭子故主壇坫雪苑中獎引後進中原風尚爲之一變海內推爲耆宿此其望也屬天下初定方且銳意右文而彭子身負羽儀翺翔皇路此所謂時也吳越向多聞人斐然森蔚彭子筮仕其間聲應氣求裁其過掖其不及此所謂地也嗚乎是三者幾百千年而不可以一遇者也往者三百年以制舉義取士其君相之制度與士大夫之學術靡不萃聚於此而一時倡率

主持之人國固一俗而鄉固一師也今則曾未須臾而生死聚散升沈顯晦之變不可勝窮乃彭子獲以碩果獨存豈非天哉夫彭子負此三者不可得兼之遇而又獨爲天所厚而畱之葢必使之身任斯文而非徒然已也余固自惟衰廢不必身致之而尤願其友彭子之身致之而余且身見之也嗚乎東南之君子尚有幸而介於生死聚散升沈顯晦之際者必有聞余言而歎息或讀彭子之文而更以彭子爲古人相與唱聚而觀感焉未可知也信矣斯文之絶續之果在吾彭子也

侯朝宗文鈔卷之一終

侯朝宗文鈔卷之二

序

八陣圖序（崇禎末年作）

余友賈生開宗年逾五十老矣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許得爲宰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爲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余則獨有取焉而爲之序曰嗚乎今天下隱憂葢在於文臣之望淺而武臣之志驕不知其所終矣陸賈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爲相不必讀書身先險阻策合羣力能不忌害人之功者名相也爲將不必善騎射粗知古今遇大變而不挫者名將也今天下急急論將哉漢祖之明不難於拜壇下而難其所拜者韓信闔廬之信不難於斬寵姬而難於識孫武而任

主持之人國固一俗而鄉固一師也今則曾未須臾而生死聚散升沈顯晦之變不可勝窮乃彭子獲以碩果獨存豈非天哉夫彭子負此三者不可得兼之遇而又獨爲天所厚而畱之益必使之身任斯文而非徒然已也余固自惟衰廢不必身致之而尤願其友彭子之身致之而余且身見之也嗚乎東南之君子尚有幸而介於生死聚散升沈顯晦之際者必有聞余言而歎息或讀彭子之文而更以彭子爲古人相與唱聚而觀感焉未可知也信矣斯文之絕續之果在吾彭子也

侯朝宗文鈔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朝宗文鈔卷之二

序

八陣圖序（崇禎末年作）

余友賈生開宗年逾五十老矣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許得爲宰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爲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余則獨有取焉而爲之序曰嗚乎今天下隱憂蓋在於文臣之望淺而武臣之志驕不知其所終矣陸賈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爲相不必讀書身先險阻策合羣力能不忌害人之功者名相也爲將不必善騎射粗知古今遇大變而不挫者名將也今天下急急論將哉漢祖之明不難於拜壇下而難其所拜者韓信闔廬之信不難於斬寵姬而難於識孫武而任

之天下而有韓信孫武宜使之專制千里豈當更有開府位其上中貴觀軍容掣其肘也天下而無韓信孫武又何取於諸將而羣委之以旌節倚之若長城也哉今天下宣薊握重兵豫楚多元帥而鳴鏑在郊堠火且連未央然則收其所為旌節撤其所爲長城卽外患不靖內憂不滅而國家省金錢之費人民免首功之慘亦未始非勿藥而愈病也余所以終願今天子之右文而左武也雖然今之以文臣任武事者朝則樞府藩則撫軍吾皆得而見之矣大約多歷年所而得之又或以盤錯之地狡利者善避更授鈍者此其胸中豈異伍卒而乃使諸大將肩蟒圍玉相與拜跪之固宜爲其所輕而日有憤噪之變也雖日推轂鑄印於以稱曰文飾則得矣戡亂則未也嗚乎葉公好龍而龍至燕王市馬而馬來我國家地廣人衆而倜儻非常之畧寂焉無聞將果無人言之耶抑無人用之耶豈天未悔禍而人未厭亂耶又豈人之建功立業各有其時而急者不可以緩緩者不可以急耶何賈生之且老而尚託於其言也

孟仲練詩序

歐陽修曰天下嘗不乏奇偉非常之士而消磨老死於山林之間卒不得而見者天下無事無繇知之也然則豈有有事而不及見者歟必世之無其人也抑有之而世未必求耶或此人猶將終求於世而世猶將終見之耶或此人亦將終退而老且死於山林竟不必其見耶嗚乎是皆未可知也然愼勿謂無其人也余葢得於大梁孟觀孟君前十年來雪苑其時吾郡方完盛其文人能爲辭賦吳伯裔伯胤徐作霖張渭

侯方鎮之徒皆在而余與賈開宗者尤晨夕與諸子賦詩一夕孟君後至吴伯裔未之識也孟君論詩雄邁驚其座人伯裔前與之言亦輒絀乃大驚問是豈大梁人孟觀者耶賈開宗曰是固然吾知孟君久矣諸君試取其詩觀之豪宕感激頓挫沈渾殆學杜甫者孟君爲人倜儻好經濟大畧嘗困于酒兩目不闞如綫然論議英發則瞬瞬然張其光射人吾郡垂陷之前三日乃賦詩别其友人自驅其驢而北渡河帥劉澤清者知之會燕京陷賊 國家入關定鼎而江南亦更立君澤清乃廷薦孟君以爲職方郎命以出使蓋所謂弘光元年也時左懋第仗節不返廷臣當繼遣者皆惶恐不肎出金陵門獨孟君慷慨行未越境明遂以亡澤清方守淮安泛海去孟君以詩貽之亦不肎從也已而澤清竟歸朝久之坐法死矣孟君則徒步歸其鄉益得爲詩顧當世無知其詩者輒復過雪苑遊而吴徐張侯之五子皆沒獨余與賈開宗在孟君凡四來雪苑每來則必有零落湮𨻶之感其四來也則開宗亦病而徐作肅者崛出與之論詩徐作肅曰孟君之詩豪宕感激頓挫沈渾殆眞能學杜甫者開宗之言是也於是侯方域論曰作肅其知詩乎夫孟君生平數遭興廢皆身與之固宜其痛切以憤怨悱以怒而其爲詩顧能遺于道不以自累望之也厚而測之也深是豈猶夫世俗之苟作者耶余卽以詩觀孟君亦所謂奇偉非常之士也天下方急得人卽萬一不得似孟君者而亦進之可不謂之求之耶而孟君則若將終無求于世者其必退而甘老且死于山林無疑也然則世之終不得而見之而遂謂之無其人者固其所也嗚乎世

果無其人耶孟君之詩固在惜不得歐陽修者見之也

贈宋子昭序

今夫以孺子之年而循循然而莊莊然逆計其後可以至於大成者其有之乎曰有之視其父然則孺子之年且循循然且莊莊然逆計其後可以至於大成者果有之乎曰有之視其師若友宋子昭者相國之子而賈子開宗之弟子也余於宋氏世有肺腑親而受知於相國最早凡相國生平行事皆能耳而目之其德業之在天下者姑無論論其一端先是相國屬疾國之人或以醫來或以卜或爲之禱於國之社稷余曰何患相國清慎而恕清則有餘福慎則能養其性命恕則無陰禍是殆以耄耋之齡昌其後人者也相國何患已而疾愈又旬日子昭入於庠吾聞相國之教子昭曰吾無厚田宅以貽汝今天下又不重門第如王謝崔李韓呂之屬能以其世顯汝惟力學則可不然無以異於市夫傭兒也吾有執友賈子者汝其師之賈子則又朝夕進子昭而教之曰能三復相國之言乎相國無厚田宅以貽汝今天下又不重門第如王謝崔李韓呂之屬能以其世顯惟力於學則可不然無以異於市夫傭兒也子昭皆書諸紳不敢忘嗚乎子昭豈可量哉蓋吾之所爲視其父與夫視其師若友者諒矣夫或曰世固有賢父之子良師之弟子而未必如子昭者是子昭偶然也余曰不然獨不見子昭之兄牧仲者乎牧仲年未二十博學能文章詩歌筆翰動天下望而卽之溫其如玉是以相國爲父而賈子爲師若友者也吾一見於牧仲又見於子昭然則子昭非偶然也詩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子昭有焉

王瑞信文序

往余輩起雪苑中爲文江左謬推之所謂吳侯徐劉者是也會遭兵革三君子者皆早折余獨歷流徙間關以歸則見里人所爲文大異於昔皆競爲新異絕不知世有所謂大家之文若震川萊峰者余雖强與之言輒口應心以爲怪余因自歎其力衰而孤終不得致雪苑之文如曩者三君子之時已又竊念曩者之文乃吾雪苑三百年文物相承氣運委積鬱勃而昌明適與之會而非余輩之所能爲也意者今天下休息方始興起猶未力敎化猶未至歟或亦必有能爲鬱勃昌明之文而懼其不合於世乃隱伏而未出或出矣而當世果無有能賞拔之者遂鮮所知名余雖欲求之而不可得見也有王子瑞信者能讀古人書得其大意其爲文皆從規矩簡練出之變態百出卒軌於正今歲之秋客有自共城攜王子之文而隱其名以示余者余讀未竟决其非余里人客問何從知之余曰今古之分豈特淄澠之辨里中文不尚古人客所攜文不類今人不難知也客曰良然是出黍丘黍丘故有崔令君彭司法皆能以如此文取高科此王子之所信而持以應世者也余曰不然黍丘之文更有魏子敏祺令君司法未有以易也魏子今窮且老使王子但信令君司法之遇必不能信魏子之不遇能信魏子之不遇又豈屑屑焉以其文章之得失問人者耶余視其光焰蓋猶逼吾雪苑三君子而進於震川萊峰之間者也嗚乎文章之盛衰氣運由之兵革以來其衰也久矣即有能爲之者必不合於古合於古必不遇於時既合乎古又遇乎時物極必變由變而盛以應鼎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豈非觀於人文以化成之日乎用能輔翼乎氣運鬱勃而昌明者王子責哉天下且然余私幸不見怪於里人矣

爲司徒公送王博士序

昌黎韓愈曰孰能養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而吾君吾相果緦緦然而自爲之其效不過數人而止夫其不事緦緦之勞而天下之材乃咸蔚然敬應待用不可勝窮者凡爲天下得師故也故能爲吾君吾相振作輔翼以成天下之材師道爲大而吾君吾相博咨而愼擇之以寄天下之人材者師之官爲尤重然則苟非其人以道自處進禮退義不失其正者殆不足與此也郟鄏王先生掌教吾郡居一年郡士化之吾君吾相嘉先生之績遷其秩先生喟然曰吾之朝夕一官者誠以今天下鼎革方始學校未興欲廣布國家菁莪之澤豈爲五斗米折腰哉遽解組歸是日也諸弟子數百人徒步奔走挽先生車靷祖帳垤澤門外先生顧謂諸弟子曰天下危者易安亂者易復惟人材隳壞不可一日收拾其爲危且亂者深足憂吾自爲諸生時嘗竊見而慨於中久矣每願得一身教之今吾弟子皆濟濟從此相期勉自豎立吾之所以報吾君相者庶其少舒乎於是諸弟子再拜謝教先生盡酒一巵登車而去淸谿老人聞之曰旨哉先生吾師乎吾師乎君子未有不自審其材而能成就天下之材者人之材具或大或小難以逆見惟風采隱然伸已而行不回惑於利祿所謂養望於澹泊者其所到未可量也先生雖去而天下之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良不少矣然則如先生者又豈必朝夕一官

而後可以代吾君吾相教養天下之人材耶

婁山堂遺集序

婁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乎使其言而可毀則採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摧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婁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鏹皆不可問獨守此一集以報亡友即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肎與嗚乎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婁山之文或有以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卯作者葢三十年餘矣當明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婁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迨其後天狼墉鼠禍機將發其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動葢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于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没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汩没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終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即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即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

南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至斷頸絕脰以死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而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乎可以知樓山矣

戴黃門詩序

司徒公嘗語小子曰昔者自烏程相而明之亂兆自武陵相而明之亡決矣然烏程猶有言之者浸至武陵爲積威所刼拾補幾空無人僅有一詞臣引大義而早見其不可用力爭于廷者戴黃門也小子志之然黃門先生雖言之而天子不能用明遂展轉卒以亡先生乃歸臥陽羨築陶庵而居之自此不復與世人相見時時胸中有所不能忘者則一寓之於詩壬辰小子來陽羨司徒公又進而命之曰吾向所謂黃門先生在陶庵汝必三往叩之至則先生引見授以詩使讀而命爲序嗚乎小子不隨侍司徒公於青門幾以所著書達北闕正所謂世人也先生顧不以世人命之小子幸矣乃再拜而序之曰先生詩名陶庵者以彭澤自況也先生果終焉不出豈愧彭澤而時有難易則先生尤甚焉其爲詩諸體皆崛强而森嚴澎湃而奇肆不屑屑步趨彭澤若謂之擬陶非知此詩者也昔杜少陵生李唐肅代之間間關氛祲曾無虛日而避蜀逃秦能以忠義自持一飯一吟不忘君父故其詩多憂悄之思雄鬱之氣亘古彌今卓然不朽其黃門先生之謂乎夫人未有胸中忸怩而發之於言磊落而光明者此陶庵集之所以傳也小子歸而述之司徒公試拄杖而登南圃之

小三峰立於清螯之巔南望蓬蓬然若有白雲起其下者殆陶庵之吟處耶

任王谷詩序

侯子過陽羡望見山水之勝歎曰美哉泱泱乎此中有人則惟陳子其年足以當之矣已而私念曰少保公蔭其後且十世又濟以處士之隱德豈爾山水陽羡卽無山水而陳氏之有其年可知也彼銅官兩湖之聳峙而環流者豈能終鬱鬱不一吐其奇哉余必更訪之而任子王谷果特出任子神采謖謖骨堅而氣雄橫視一世其足以當山水之勝無疑不得志爲詩則又原本雅音如贈侯子詠古雜詩諸篇音調體裁一一不失古人尺寸示余論詩一章乃知任子攷訂源流窮遠析微非泛作者也竊謂銅官兩湖旣以其千年之鬱鬱而生

任子任子又日以其胸中之奇歌且嘯焉於銅官兩湖之側吞吐摩盪樂已極矣然則又必如何而後謂之得志哉任子曰願聞詩之變侯子曰余不知詩知歌日者寓澄江主人有召毗陵之伶而侑余酒者全部踏歌宮商迭奏其一揚袂而前喉所欲吐若或抑焉其一聲若穿雲按拍吹竹循節而和之不及主人曰美哉穿雲者乎余曰彼格格於喉者病瘖也瘖者聲在若穿雲者浮也其發也不出於丹田按之無著聲久亡矣夫詩亦有然懼其摽以浮也任子試操琴而歌於銅官兩湖之側儻亦有高山流水出而聽焉者乎

陳其年詩序

陳其年有著述材尤工詩往余居梁園去義興千餘里其年再以書來屬余爲論序余報之曰風雅之道於今絕矣得子

誠未易此非可卒卒筆墨盡也行當渡江爲吾子言之後三年而余至其年之詩已成數百篇典則高華風致特勝余數絕謂其年子知明詩之所以盛與所以衰乎當其盛也北地信陽爲之宗而郎耶歷下之輩相與鼓吹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則公安景陵無所逃罪吴趨諸君卽數十年來更變迭出而猶存乎蓬艾之間余家中原稍稍解此者葢中原風氣樸遬人多逡巡不敢爲詩惟其不爲詩詩之所以存也其年乃獨於揚波導沸之中傑然以古作者自命豈不異哉往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世得其年而三然則風雅之道又未嘗不在吴趨也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已卯與舍人論詩金陵自以爲盡意無復遺恨由今思之歎有不得起二君於九原者幸其年獨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夫詩之爲道格調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韻欲閒遠骨采欲蒼堅波瀾欲頓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澤章法欲清空一氣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不讀萬卷豈易言清不破萬卷豈易言空哉侯子言未畢其年改容起曰二公固讀萬卷者也然則吾子所謂歎不得起之於九原者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因憶余與二君談時秋浦吴次尾在坐默不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其年爲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二君雖互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顧蚤於余者十年此昔所以默不語也余與其年别八載而良友如三君者皆已死其年幸各爲識之以續八哀夫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之治亂興亡離合存沒莫不畢具豈僅僅一詠一吟足以盡風雅也嗚乎非其年其又誰知

之

陳緯雲文序

緯雲之文嬌秀高騫吞吐出沒如夏雲多奇如秋日山陰道上煙嵐萬狀余雖欲執一體以定之不能也文章不歷變不工緯雲日夜讀古人書神而明之變豈可窮然吾聞蟯螂變而蟬鳴鼉變而飛此變之善者也龍謫變而鰍人感變而虺虎此變之不善者也夫文豈有不變亦顧其變之何如耳吾願緯雲之審求之也吾曩序緯雲之兄其年之文其年年十七今更十餘年而序緯雲之文緯雲亦年十七何陳氏之少而多奇也雖然余幸數見陳氏之少而余且老矣緯雲若鑒余之蹉跎而因而求之于其年之精進緯雲盍可畏也哉

贈陳郎序

陳郎者余幼壻也名宗石字曰子萬先是余與其父定生處士同學金陵又前則余祖與其祖少保公同年同官御史同論朱相賡李相廷機而余父亦與少保公先後同朝同救大司寇王紀同爭紅丸同忤魏璫忠賢同削官方余之與處士同學也皖人阮大鋮者有宿憾後六年甲申大鋮夤緣官兵部尚書興黨人獄或謂兩人盍曲謝皖人余與定生笑不應忽一日緹校捕定生去余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間而爲求援於練司馬公定生得免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阿大鋮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時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爲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纍纍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

余妻遂與陳夫人置盃酒定約去是時余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其後解歸里余居梁園定生居陽羨不相聞又五年定生寓書余曰宗石已能讀書解世事甚念翁未幾又寓書復以爲言余方侍老父疾束裝罷者再壬辰冬始抵陽羨與定生慰問畢陳郎出揖從容如成人就坐則雄談驚其坐客余大喜素不能飲酒是日盡數巵陳郎今年十歲距余與定生別時蓋八年矣嗚乎人生可惜凡所謂百年者皆妄也或以兵死或以水火死或以盜賊死或以患難死即幸無是數者而昔賢所謂七日不汗亦能死人然則人生壯且盛者不過三四十年耳而余與定生忽忽已閱其八豈不痛哉顧向時欲殺吾兩人者安在而吾兩人猶各留面目相見不可謂不幸也因酒酣撫陳郎背而告之曰郎名宗石字子萬取萬石君之義也郎之祖若父皆爲世達人有家法諸昆羣從奕奕競出又畢萬之後必昌吾以郎之祖若父卜之矣然吾聞陳之姓望惟太丘爲最而昔人論之曰公慙卿卿慙長今以處士之隱德無慙少保願郎他日亦無慙處士可也吾向見郎郎在襁褓今已能進而向學郎使我每見必有所進後其何慙之有

辟疆園集序

江南藏書之富莫過於常熟錢宗伯家次則錫山顧氏常熟甲申後自上都歸忽不戒於火生平蓄積悉爲灰燼錫山遂獨以其書雄嗚乎書之託其人也殆有神明焉苟藏之且不可而況於著耶錫山故能著書者也余與交者幾二十年每見其心力所注無不盡之於書其先人遺者僅二百卷而後

所收乃逾萬卷其著述則自辟疆園選應制文行於天下而日本朝鮮交趾辰韓之屬無不購傳之其盛如此乃錫山猶若有不足者一旦出其爲詩古文以示余曰生平殫思苦學盡在於是世人向皆非眞知我幸子爲敘之余竊歎其神於法合調以氣舉蓋自永叔子美而後而此種詩文之不傳也百千年矣錫山又授余以所註工部詩箋及訂宋以來諸名家文始知其寢食源流悉本歐杜而余言適與之符也夫文之疎密濃澹各有程度尺寸不踰乃爲宗工矯而論之則與其密寧疎與其濃寧澹詩旨亦然要自有說存焉而非生澀枯寂之謂也嘗聞三家之市有延上客者宵旦經營妻孥詬誶及出而盤餐肴核殊無下箸非其誠不足而力有所絀也更與過衛尉之金谷太傅之别墅則水陸畢陳不禁朵頤而前厭飫而退矣然則操管之家有口吟一卷書而欲著述于萬人見胸中不悉耳目聞事而妄意希身後名豈不重爲錫山所笑哉

送何子歸金陵序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雪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域爲之序余之見於天下興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旣已多矣又嘗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患難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無言哉余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己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厲節行唱和聲氣相聚於豐鎬舊京之地以文學爲贄而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人之業卽以龍眠雪苑之一邑論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是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鋭又習見天下無事以爲海內同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見雖離别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闊阻絶故余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聯舟載酒餞送秦淮之曲而賦詩言志往往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以愉未嘗有促促靡騁之思悵悵可憐之狀也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爲李自成所破向之首事若徐子作霖吳子伯裔伯胤皆罵賊而死余至金陵求所謂龍眠之數人者亦且有見有不見矣又二年爲甲申弘光帝立大興黨人獄何子依楚帥余竄揚州僅而免會天下鼎革同人或散或死無一存者余再至金陵嘗晨起跨一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歸則吞聲止於廢寺幷何子亦不可得見嗚乎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之歸雪苑也使知吾同人飃忽湮滅至於如此必且顧馬踟蹰願立斯須同人亦必且牽袂引觴耳熱仰天賦公無渡河豈肎以千里之别爲偶然也夫余之别諸子於積安之時又以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眄再見之難十不獲一況於龍蛇初定流血未乾之日耶又況於友朋寥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幸存者耶又況余與何子友朋生死之遭更有出於此外者耶何子有管樂才宜出爲世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歟吾友龍眠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仕簡討亦與何子首事之人也今聞於高坐寺爲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宋牧仲文序

宋子以文質侯子侯子曰吾子可謂拙於文者矣宋子愕然侯子歎曰夫人固有爲其事而逮焉而不自知其故者天下

之至技也吾子之文一至此耶吾子以爲今人與古人且誰勝曰古人然則吾之所謂拙者古之人能之耶今之人能之耶曰古人哉侯子曰吾固以宋子爲非今之人也宋子可謂知古人矣古人之從事於拙之效非徒其文辭也然而文亦有之平澹之理惟拙者見之巧則或蔽之矣渾朴之氣惟拙者全之巧則或鑿之矣子不聞夫射乎韓非子曰夫射者殺矢彀弩雖冥而妄發未嘗不中秋毫然而莫能復其處終不爲善射無常儀的也羿之中止於十步之鵠而古今以爲射者師有常儀的也夫中秋毫之巧不啻倍於十步之鵠也然而不以彼易此者鵠有定秋毫無定也然則獵巧於秋毫者幸中焉且不必當而況乎其末耶故巧者聰明之小者也學者之爲經書之文非如他體之文求以名世已也葢代言而述聖賢之旨思以翼道也是有鵠焉苟其未合雖有大聰大明者出亦猶乎秋毫之中也故拙射者必學鵠久而命中焉羿是也巧射者必希秋毫冥而妄發者是也古人之不以巧易拙者有三而文居一焉拙於立身者忠信之徒也巧則儇矣拙於讀書者經術純固之儒也巧則戔戔則詹詹矣拙於爲文者大家先正之遺也巧則鄙倍自以爲新奇而朽腐矣宋子論文足以知古人而若不自知者非不自知也宋子之意葢猶欲然不敢自以爲古人也宋子欲然不敢自以爲古人此吾之所以信宋子爲非今之人也卽論宋子之文其較著者矣宋子俯首而思良久曰信如子言吾之文非謂遂能拙也將從古之人求之

宋牧仲詩序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之閒沾沾以爲能卽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歎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圃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宋子之詩神蒼骨勁格高氣渾舉當世數十年爭喙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緜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囘惑而得旨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鰥魚鵩鳥之祲怪引藉爲激壯也蓋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卽膺勲命常從　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尸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錮坎壈抑鬱者幾二十年殆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証於其閒庶足以釋余之慙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成數昔之兵戈之運流離之禍余不幸當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藉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歌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雪園六子社序

社者古道也舉必以文事焉其猶行古之道也古者造士於鄉教化大行才賢輩出則聽其敬業而樂羣相見則執雉爲贄傳曰執雉者象文明也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吾向者雪園之君子有若吳子伯裔伯胤徐子作霖劉子伯愚嘗與吾二三子爲之其從而爲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采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無何雪園有寇難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宗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肅與其姪世琛採橡栗揮鋤田野雪園之社虛無人焉嗚乎雪園非遂無人也而其文章散佚流風歇絶卒無有爲之收拾而振起之者雖謂之無人可也益天下兵革之氣方熾主持於上者旣不遑修文而議道而其經術醇雅之望亦消磨殆盡後生小有才者或跳身於猴冠虎翼之間畔爲異途羣詬儒行之迂闊而大雅亡矣嗚乎先王鄉教之法失至使其士罔與修業而顧欲輔助菁莪之化復氣運於昌明者恐未之有也乙酉余自吳返賈子自淮陰歸兩徐子相見欷歔言及雪園舊事流連者久之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社矣是固吾雪園之幸而存者也余曰姑待之大亂亦既平矣天下之人才其生育而長養之者未可量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三年焉而徐子鄰唐者出徐子宿儒也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收也三子曰可矣余曰固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五年焉而宋子犖學成於燕而以至宋子年少有異材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

而切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侯子曰吾昔者雪園四子不可追矣求之三年焉而得一徐子焉求之五年焉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焉而合徐子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爲六子焉然則社之以六子名也夫豈存乎見少哉

侯朝宗文鈔卷之二終

侯朝宗文鈔卷之三

書

答張天如書

承示閩漳事有關於漕糧者卽當轉白家大人閩漳初以文人操入室之戈已自支離今乃以軍國如許重務博一快已此其心術豈尚可問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草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澗松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戎馬飲河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材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技刻爲孤立以聳

而切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侯子曰吾昔者雪園四子不可追矣求之三年焉而得一徐子焉求之五年焉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焉而合徐子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爲六子焉然則社之以六子名也夫豈存乎見少哉

侯朝宗文鈔卷之二終

侯朝宗文鈔卷之三

書

答張天如書

承示閩漳事有關於漕糧者卽當轉白家大人閩漳初以文人操入室之戈已自支離今乃以軍國如許重務博一快已此其心術豈尚可問哉西銘淸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葢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草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澗松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戎馬飲河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材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伎刻爲孤立以聳

動人主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説者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闊迂刓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敎而僭及之家兄意亦如此秀郎近爽黠頗有坦腹之致知郗公所欲聞也不盡

答田中丞書

承示省訟慙恧無所自容執事與僕齒不啻倍蓰位不啻懸隔顧猥與僕道及少年之遊謂執事往日曾以兼金三百招致金陵伎爲伎所卻僕實敎之而因以爬垢索瘢甚指議執事者僕誠不自修飭然竊恐重爲執事累也使執事無可議則昔賢如白太傅歐陽公東坡居士皆與鳴珂不廢酬荅未聞後世之議之也何獨至執事而苛求之執事果有可議即不徵伎庸但已乎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僕因與相識間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後半歲乃聞其卻執事金嘗竊歎異自謂知此伎不盡而又安從敎之且執事之邀之在僕去金陵之後今天下如執事者不止一人豈僕居常獨時時標舉執事之姓名預告此伎謂異日或邀若必不得往乎此伎而無知也者以執事三百金之厚貲中丞之貴方且奔命恐後豈猶記憶一落拓書生之言倘其有知

則以三百金之貲中丞之貴曾不能一動之此其胸中必自有說而何待乎僕之告之也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反覆來示益復汗下僕雖書生常恐一有蹉跌將爲此伎所笑而又能以生平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伎倆遂頤指而使之耶惟執事埀察不宣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照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屛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

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致一簣遺恨今凶焰復張隳壞名

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閫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畧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熊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以主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疢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癃廢爰以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未繇報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荅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闔門百口將寄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汎防之衝也鄖襄不戒賊勢鴟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儲威風飽彈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壞冒嫌涉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或者以埀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況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埸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于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前惟

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發爲無稽則輙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豎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偃蹇蹉跎乃至偏校不復禀承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盡

附跋

癸未侯子居金陵寧南左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馬明遇知其爲司徒公舊部請侯子往說之侯子固陳不可乃卽署中爲書以付司馬馳致之寧南後一夜侯子晤友人云議者且倡內應之說遂以書抵議者而行侯子禍雖不始此然自此深矣寧南旋得書而止余嘗見其回司徒公禀帖卑謹一如平時乃知寧南感恩原不欲負朝廷者駕馭失宜以致不終深可歎也偶過侯子舟中觀此書感而識之乙酉三月楊廷樞

荅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荅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囓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

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即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峰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颺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差峩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嚚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銜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

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説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覼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足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閒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與王氏請藏經書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共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保之館皆悤悤別去無由相爲款曲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知其非尋常胄蔭中人也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遊忽一日冒大風寒跨其驢出西門去曰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常自負其學又閱人多雖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去三日而歸以告僕曰吾向

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桮棬皆謹守未嘗輒啟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扃藏未必盡書籍而必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求之而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爲御史奉命巡江南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其俸金千四百鍰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有定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百里之內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耶吾將介定空求之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者欲廣其教也必不扃之篋笥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搆三楹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搆閣於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創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暫何久梁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滅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褻此固足下之所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十人傳之較之千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而或以滅沒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而益以相傳於無窮又必有間

矣然則足下雖已搆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諸通衢之梵而況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簏以二十非可懷袖提負以來瞥然而止於梵者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豎子皆將攜妻引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讙譁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旣至僕雖闇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繼遺志垂不朽焉嗚乎盛哉或足下歲時欲瞻禮則田氏廢圃之址尚有勝地可建爲精舍流水蹲石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卽先公聞之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國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祕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祕而祕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與王仲皃論物命書

承示獐見殺於犬爲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噫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不可不以孔孟爲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

未嘗肎輕言孔氏嘗一論命於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之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莫爲莫致以生戰國之世思有以杜絕天下之篡弒力爭者至於夭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爲已身之責葢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加之於物尤爲不可夫物之隔絕於天也遠矣其名宂而數繁氣薄而力淺決不能無介以自通凡所以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爲物之所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小邑遠鄉之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懽喜憂戚之狀人君豈能一一耳聞而目見之哉恃有郡縣之吏也人君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天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生物而託之人此子思子所以反覆愼言成物也成義甚大不僅與虧於敗對凡有以驅除其强暴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足之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爲也僕讀古人之書自孔孟至於揚雄韓愈歐陽修以及程頤朱熹之徒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足下忽發爲汗漫悠忽之言人猝聞之亦甚平常而該括未之深察乃天下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惰者多而自强知道理者少苟羣倡足下之言誰不好逸而惡勞誰不任便而脫禁强者暴者豈復可驅除材者質者豈復可制用弱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引而伸之觸類而窮之則人事之功息天道之繞惑物生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且此一獐者本非犬之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强使爲友既死又以爲天命何也假使足下謹視而遠藏之獐必不死即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里豐林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

既委足下之手而猶使犬得以殺之者果其命耶抑足下之所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非其道也凡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以自言隨宜區處而有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廢僕故不惜與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方域再拜靜子三丈足下客有自南中來者云足下已肉食域聞之大喜坐客於前而問之惜乎客言而不能詳也若其遂鷄狗豕之無擇而滂然沛然輒一盡而數豆則吾愈益喜葢足下之惑也久矣今小悟則小嚼大悟且大嚼足下學博而行古有大名於時又素好佛而甚明於從來超脫之道若謂不肉食遂可以爲佛或反之而肉食亦無害於佛此皆淺近無異於小生腐儒之見宜足下之不返也吾所爲足下慶者乃以其可去貪而卻吝也郡之人有張翮者不肉食有年矣吾嘗與翮爲友雖未知其所得何若然其人篤行寡欲類有道者足下曩云吾獨不得翮者而髠之而坐之於西郊之大梵餓之七日借其夙昔之信心於人者以號召都人士女吾亦且聊去其髮髯而持齋戒拜跪於其旁稱弟子示請自隗始則千斛之粟可立致也足下既言之而悔然吾已察知足下之貪於其無意之中矣又嘗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以敎足下之妾曰殺生者將有以報也妾稍稍行之久乃愈益嗇其妾相與言公不肉食於家而肉食於外此特給我以嗇財耳足下自是而或食於友人之家或食於逆旅亦遂以舍肉矣然吾時陰覷之足下每自動而頤張又輒食而廢其箸數顧望其老僕若重有所不足者嗟乎足下奈何其至於此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足下讀書三十年老而不遇嘗自負其材謂可王者之佐而今亦已矣又深閱天下之變以爲得喪成敗不過如此誠能一旦捐舍盡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鬚茹苦甘淡入深山而去獨求其性命者而安焉豈不亦割斷決絕毅然大丈夫哉而吾有以審知其不能也卽足下自審豈敢云能之乎然則足下幸而未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鬚也設誤而去之乃蕩然禿以濟其貪與吝不過世俗之鄙僧耳豈不重可姍笑耶足下又嘗云張翮者天下之愚夫也有數十萬之財吾嘗間示以隙而不能取也吾向者豈甘爲翮氏之傀哉誠欲立卒爲神師正用而反出之也今旣不可吾將去而自髡於通都大邑之間登壇講說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出其金帛彼西方氏之祖師固吾之媒與尸也而何以翮之戔戔爲

吾曩聞足下之言而足下數出遊於外嘗恐其遂行之也夫張翮者篤行寡欲之士也足下欲以翮爲囮翮固不肎卽有之邑人信焉縱不得財亦未爲害以足下夙昔之狂名而忽一旦濟之以怪異之行辨博之才而聚天下以擅馳天下如騖豈待再計哉吾將見足下之且前而天下之老者幼者美者惡者顛且跛者聾且盲者婦人之保抱攜持其子者而莫不續隨屬其後也此固已駭天下之耳目矣今天下方大用兵稱名據號未全剗除而梟魁喜事之徒時復混身於緇流以儌倖而竊發重臣之建節於外而以收獲捕斬受上褒賞者踵相接也設一旦有喜功名蔭妻子之臣以足下爲奇貨號之曰妖而執而俘之足下其有以自解耶嗟今悔無及矣夫足下不幸而爲浮屠氏之鄙髡又且甚則不免於妖以逮

於禍皆自不肉食始足下之不肉食也爲以自信耶抑以取信於物耶如以自信而已苟拔貪而卻吝足下胸中且曠曠然落落然雖饕餮吞狠藉血肉紛拏無以異於茹蔬啜菹飲水而託盂也倘以取信於物而二者之患不除則是有設網焉而取之之機雖足下低眉闔目交手而懺誦不輟魚將見之而深入鳥將見之而高舉矣何也兵莫憯於志而物固甚畏乎其誠也吾少讀韓愈氏之書慕悅其文章高其大節至其論佛則以爲褊淺而未之盡豈樂以此詆呵足下哉誠見夫世俗愛慾萬狀沈苦可憫未有不去吝而可以解脫其縛不去貪而能免於世之攻取者而足下乃口與心爽類於當世厭憎之老嫗而又苦無其術卒爲其同類婦女所笑而猶不返則惑之甚也夫此愛根而慾穴者他人多中之於饕吞狠藉血肉紛拏而足下顧以茹蔬啜菹飲水託盂而得之吁亦異矣譬如有人佯狂呼叫色殷而氣僨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寒有人四支奄閉魄冷而陰蹶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大熱此惟扁鵲知之世俗之醫不知也域自以爲今者足下之扁鵲也豈足下五十七年之疾纏綿附體而不能去者當豁然愈耶域與足下之分深矣敢不再拜而賀若其日凡幾食食凡幾許果能盡所遇而無所擇與否則猶願足下之示我也

再與賈三兄書

足下肌膚之病除矣而腠理之病未也域不深言而痛攻之足下之病後當發方爲書未竟而兒子曉年十三立於旁曰大人數言賈丈賈丈且疏盍毀書嗟乎足下此非孺子所知也吾曩與足下飲於郭村之墅足下醉仰天而歌既而悲執

余之手而熟視曰吾與子平生之友若吳伯裔及其弟亂與夫徐四作霖者皆死矣而吾且老天下卒無有多讀書能知我者幸子在耳因泣下久之復飲吾憶之若昨日云者足下當亦不忘也所云多讀書吾不敢當如云知足下則吾固誠知之吾聞古人所爲相知者非貴知其美乃貴知其病也吾誠知足下而不爲足下言之是卒無有爲足下言之者而足下卒不得聞之也且足下深許我之知之而我卒不爲足下言之是負足下也豈惟負足下是殆幷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也負足下吾不敢負足下而幷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者吾尤不敢是以卒痛攻而深言之足下搶搶攘攘嘗若苦八口之累隙日之促者吾心竊怪焉誠願足下守不貧之富省無事之忙而已夫足下豈眞欲富者耶使足下眞欲富則富也久矣吾每見其於求榮干祿之道一出餘緒而優得之者舉謝不往也蓋足下之性好新異喜技術作之不必果成成之不必果用然凡可以嘗試爲之者莫不爲之吾過足下之館值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有云馬矢之萊煆之可爲水銀者又有繪畫古孤虛圖者皆解衣盤礴徐據案食吾方逡巡立不進而足下之亂子前揖語我曰是皆吾翁之客相與求利效者也而足下之財固以耗十之五矣且足下好釋則遂有方竹之杖若木之盂好方士則揮麈而玉其柄戴冠而籜其葉若辛若酸之諸味辨乃始談倉公若銚若鐺之諸器備乃始煆羮以爲銀其圖畫者則又几榻屛案丹青赭黛不可勝數凡此皆非能取之宮中必出財以易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三矣足下既專心生財之術

則必益不事事而賓客之需貨物之費勢不得不假手於婢僕婢僕習知足下眊於目而短於算乃竊據中飽以欺足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二矣大約足下之財以什爲準三耗而不存一乃更出門如臨卭客而求之而舟車僕馬之耗又所不數或卒困無所得得矣顧不能改前所爲輒復散去而足下竟以貧嗟乎足下非求富者也亦非患貧者也以嘗試爲之之心求富以嘗試爲之之道致貧業貧矣庸得不計財業計之矣庸更知其非求富者耶庸更知其非患貧者耶三復展轉而足下之故吾殆已不可識矣非域交深誰悉其所以然而爲之推白之者然而足下顧自知其不貧耶吾豈謂足下能饑而不食而寒而不衣哉如此則足下益惑葢足下有先人之田七百畝比於古爲士者之恒產亦已過豐茍人無畱力地無棄土則一歲所入租之稅之猶不難給一歲之用且吾善足下久矣盡其家之食指皆可呼而數之以不盈十之口而用七百畝之財固宜其倉有陳粟織有美帛烹葵剝棗熏鼠取貉歲時伏臘處此室而饗朋酒相勞苦自娛乃婦以縫裳反目子以挹漿約口交謫嗷嗷易有餘爲不足者是足下果未思其故也乃吾所謂十之五者耗之十之三者耗之而十之二者亦耗之也誠能一旦翻然省悟而謝其五罷其三條理其二則足下之財向之以十爲準者固秋毫具在也本不貧何願富雖然恐足下之心善吾言而不能用也葢足下之病從擾生者必更從擾復之人之爲業以專精也足下一身而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瀕涉矣人之有僕妾以省勞也足下更代執其僕妾之勞而奔走作役無不爲

矣凡人數動則心煩心煩則神竭神竭則氣燥氣燥則形與力不能以自主吾見足下臥忽起而坐坐忽離而立立忽遶而行朝來而夕往夕來而朝往忽寒則重裘忽熱則裸體甚至於眠中猶唅囈呻呼夜必數四嗟乎吾不謂足下之攖吾寧而滑吾眞遂至於此也顧足下方以得道自處必抵飾不受請更以事徵之吾昔從足下自村中來距城門甫十里夕陽在樹可徐步而入足下忽顧其僕曰疾驅之疾驅之前牽而後擁籧篨更下未三里而足下之驢力竭喘汗仆於地數舉數仆徙倚之閒日暮城闔而吾與足下遂共止於佛舍又共足下宿逆旅氏逆旅主人有獻巵酒者旋注火且熟而足下數身自起視提掇嘗試以察其冷煖手觸器覆酒竟潑火亦以熄卒不得飲時方祁寒而同舍有劉生者甚惡足下足下又好從惡少年遊授以房中靡靡之歌久之浸爲所侮相與戲弄紿誑以爲笑足下怒則益隨而笑足下乃更大怒不止數端皆瑣細不足言然足下少從容自持之量又實無所事事而舉止轉以錯亂槩可見矣忙之爲言茫也茫茫然也貿也貿貿然也其言不見於經然古賢人若張安道者嘗力以爲不可足下亦幸而守三畝之宮所治一僕二妾耳設遂以守大邑治大官將何如應也呂許公之赴名周亞夫之持軍可謂不忙矣此固古將相學術不苟必平素有以深歷而熟練之非倉卒能然者然則當有事且大事猶不可忙而況於無事耶抑吾所爲足下慮更不在此足下力學三十年讀書養氣豈盡無所得耶而乃幾耳順而有童心倏疑倏信旋否旋然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乃非可象之義耶

近且又口瘖手痒操瑟而求竽幹吾之所許以求榮干祿之道舉謝不往者而亦期期失之是皆足下忙於心者之過也心忙則形神力氣之屬應矣勢必不自見其無事而日求之於有事因而頻作而不止數徙而不安而向之所謂十之五十之三十之二以熒惑足下而耗之者將又乘間而窺相續而入矣然則足下尤先省無事之忙而後可以守不貧之富也二者誠去則足下之病雖死不發而乃以其安逸之身徐理其三十年讀書之所積養氣之所得者而出之於世足下固猶然天下之大儒也足下老矣宜益勉自愛吾少足下二十有四歲比遂腰痛髮白嘗自歎無用思刻苦爲文章庶幾萬一傳其後而其亡友吳君徐君者皆有遺書未就若有餘力必爲探討收輯之念非足下無可與共事而乃以二病糾纏痼廢吾何望焉嗟乎伯喬伯亂死而其子材弱無傳人矣獨徐四有弟曰作肅者亦吾與足下之故人也近益多讀書能知足下足下如不深信而三思吾言曷過作肅問之

再與賈三兄書

冬夜病目方寢而友人范名氏至慼憤悵惋坐移時乃語謂足下傳書而載及所不當與之人爲輕聖人之道以自便其私余察其色慍而意彌厚轉取而視之其言信吁嗟乎無乃甚矣何足下病加於小愈而竟入膏肓焉之弗可砭也余是以瞿然躍起撥火而披裘拭目而去翳勢不能以旦急呼童子秉燭爲書冀萬一或然之救於足下昔揚子雲著書成而富人載錢十萬求附其名子雲不肎者今足下之得固若是其多耶亦有其半耶孔子作春秋而高弟子若游夏乃不能

贊一詞足下之書固非春秋比然嘗學聖人矣亦必有一二語幾於道者而顧使天下之販夫傭徒皆參錯於其閒是孔子之會夾谷當遂與優侏相登降揖讓也斯亦猖狂悖亂之極也已矣且足下之傳書以明道也而范名氏之言曰是殆漁列市人之名姓以便鬻也以聖人之道而營錙銖之利吁嗟乎無乃甚矣然則足下之爲此也固誠以其名明道者實鬻利耶抑或有見於聖人之道大自以四子書設科以來舉凡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皆借聖人之道以自成其私而此又特其小者也雖然其責之深者其望之厚余終期足下以明聖人之道者也非欲足下顯然自比於借聖人之道以成其私者也前十年足下爲書而先輩官吏部者至欲劾足下由今度之是耶其非耶余無吏部之權獨爲足下誦詩耳行露之章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言謹微也還之章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言其交錯捷利而不自知其非也足下而不能爲詩則已足下而能爲詩者斷章取義可以思矣吁嗟乎何其甚也若夫足下之書則辭渺而義博矣而亦有率以蕪者今皆不可以言俟足下省寤更詳說之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援其難公子又不以僕爲不肖數下交質以所爲文業僕竊見郡中自吳徐二三子凋謝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清才標映如公子者嘗心口歎頌不能置今有所欲言伏惟公子聽之僕聞之賈子曰諸人以太保既薨有願公子出而結交天下貴人一如太保在日以爲克似太保者竊謂太保在日乃天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

太保之交之也今論者顧欲公子求而交之以爲克似太保此不惟不似而固已相遠甚矣往郡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體不任衣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貲貽公子也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自審能之乎破其業以致貧勞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人之名僕竊爲公子不取也抑人之所謂克似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有以卿相之子世爲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相之子乃甘爲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祖父者若公子不深察其道卽如諸人所云亦不過倣太保在日存其門戸方幅外似之耳非謂公子遂眞似太保爲宰相也公子之家昔爲宰相今爲秀才何可强同顧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眞似而必出於不可得之數以爲聊似其外者何也夫克似之道在於守道讀書公子才氣超軼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病愈之後以諸人所陳交結之財多收古今書籍以交結之力閉戸力學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必不似太保卽不然太保亦必含笑於九原決不以公子甘爲一介之士遂以爲不克似之也某皇恐再拜

與吳駿公書

十月朔日域再拜致書駿公學士閣下域凡駑不材年垂四十無所表見然辱學士交遊之末者自甲戌以來今且二十年矣是時學士方少年爲天子貴近臣文章德器傾動天下議者謂旦夕入相屈指曾幾何時而學士乃披裘杖藜棲遲海濱歌彼黍之油油人生遭際信可悲也然學士身隱而道彌彰域之羨學士之披裘杖藜也過於坐玉堂秉鈞軸遠甚

近者見江南重臣推轂學士首以姓名登之啟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願學士必素審無俟鄙言然而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竊以爲達權救民有志匡濟之士或不須盡守硜硜獨學士之自處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試言之而學士垂聽之學士以弱冠未娶之年嘗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宮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修重德不肎隨時俯仰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人生富貴榮華不過舉第一人官學士足矣學士少年皆已爲之今卽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轉眼浮雲喪我故吾其不可者三也昔狄梁公仕周耶律楚材仕元其一時君相皆推心腹而聽信之然後堅忍委蛇僅能建豎兩人心迹亦良苦矣今不識當路之待學士果遂如兩人否其不必者一也卽使果如兩人矣而一時附風雲輔日月何患無人學士前代之遺老也譬有東鄰之寡見西家財業浩大孤弱顛連自負能爲之綜理願入其室而一試焉其後子仰母慈奴婢秉主威果如所操信則西家之健婦也顧其若東鄰何其不必者二也凡此三不可二不必亦甚平常了然易見然時一念之逢萌梅福不過如此不然則怨猿鶴而負松桂北山咫尺耳學士天下之哲人也豈不爭此一間耶十年以還海內典型淪沒殆盡萬代瞻仰僅有學士而昔時交遊能稍稍開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再四踟躕卒不敢以不言萬一有持達節之說陳於左右者願學士審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堅塞兩耳幸甚域經患難後乃知昔日論著都無所解今頗學爲

古文辭近日詩歌澄江返棹後當圖尊酒一細論之

與陳定生論詩書

僕下里之鄙人也承下究以作詩之旨不知所對及過陽羨聞足下論詩娓娓者三日固已悉其源流正變不止獨步江東殆何李既往後天下一人也僕雖不能窺作者藩籬試自以其意妄爲足下道之夫詩壞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閒也雲閒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尚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蟲鳥之吟雲閒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於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閒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煙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冐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眞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尚書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閒然近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犖英英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閶闔冕旒固屬氣象木鷗風燕得意容與容非氣象耶推而至於太原眞人之褐裘曲江仙侶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迴玉門愁月練白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今人往往好爲樂府僕謂如郊廟鐃歌諸題皆古人身在其間鋪張賡歌今無其事而輒摹擬之卽工亦優孟衣冠而已若不求盡似其音節又何必其題白香山嘗有新樂府得風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後輕非之也今之作詩者言風言情是已此道鍾譚亦嘗論之木偶何嘗不類人形其爲木偶者無情故也風爲四始之一尤有關係然竊以爲詩本經術不同詞曲其大者陳無外微者道性情俯仰與會固自有風與情而必非世之所謂風與情也五七古律諸體皆如黃鐘如軒姚之琴用以根本萬事宣幽鳴滯不可輕叩惟七言絕句初無盛晚唐人已分兩種太白龍標自爲一種大曆而後劉夢得最爲擅場又自一種當時皆翻入樂部韻調出入無嫌輕婉然亦須灝氣寫其遠情可也其年郎君他日必不朽僕入越後見吳詹事偉業曹太僕溶姜行人垓葉處士襄宋學使徵輿及西陵十子詩皆具有源委幸致郎君就而講求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槁木大師書

敬啟槁木大師座下僕聞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豎則有所捐捨而已建豎未必無因苟其乘時取便卽庸人稍謹慎者亦自可就尺寸至於生平愛戀之處往往不惜以身名殉之而不能割然則獨毅然捐捨者乃眞英雄也大師少年生世卿之家百萬一擲粉黛連行每見賓客言楚黃梅公子者輒色動也未幾與僕遇金陵則蕭然布素無豪俠態而大師意若有餘蓋是時已捨富貴矣然而馳騁南皮之隊

賡和東堂之詠大師復以文章走天下夫慧業之與貪業雖稍不同其爲業一也至於聰明人夙因愛戀則更過之大師去富貴而得文章謂之轉念則可謂之能捨則未也已而乃散煙墨焚緗帙就官執金吾改形易影曾不驚顧此在他人爲失其故吾在大師則勇於脫其夙因矣不意甲申滄桑而後大師遂捨其妻子鬚髮而一切捨之也僕過江來問大師異口同聲皆舉大師之故姓氏以告曰梅惠連建豎千秋名矣僕竊歎生人一身十九戀富貴十一戀文章卽不然亦未有不戀其妻子與鬚髮者今種種皆盡是大師且捐捨其身矣何有於名哉卽僕之以英雄名大師者亦非大師也然而儒者之聖釋氏之佛同一積累乃詣至極當其道成教立謂之佛與聖其初堅忍精進之日皆英雄也不立見捐捨力豈能爲英雄不預鍊英雄根器豈能爲聖爲佛謬見如此不識然否僕邇來世網已深沈迷萬狀大師諸相皆空雖不復分別故人尚冀於衆生中一體開示覺悟耳臨風皈依不宣

復孫若士書

向太丘李君自江南校士還過僕坐未定卽訊足下李君曰孫子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矣僕益竊歎足下非一時文士之比而眞能以道自處也既而讀所論著則見足下勤勤懇懇發明聖賢之旨務欲返天下之陷溺而又遠貽僕書曰某窮老且死然不敢忘斯文當勉立言以任之終其身簞簬繩樞以謝知己强乎矯哉昔許平仲有云名教綱維不可一日不在天地間苟在上者無人表章則在下之責也僕私以爲平仲見之雖明而守之則未篤矣誠知在下無異於在

上卽蘇門教授詎不足以拯陷溺之人心而爭道學之絕續也而必待祭酒一官耶究之平仲爲祭酒時其所成就轉移未嘗遠過於蘇門則是反多此一祭酒也夫元世祖雄畧之主也許平仲大儒也而一時進退不過如此蓋遭逢若是其難也今人卽幸遇世祖而其懷來或未必盡如平仲乃褰裳焉恐後以爲吾欲行道也亦惑矣然則足下果立言以任之而甘於窮老且死殆平仲之幾幾乎未及者也咫尺鹿城未遂展晤歸棹而怏怏者彌月錫余徐公僕竊傾苛忻祈爲謝相念不盡

答張爾公書

僕自患難歸里後舊遊零落久不通江左音問以爲足下已死去歲見所著書乃知尚在困狂喜呼賈三兄開宗告之聞宗老且病感足下尚在吾極而泣僕又竊疑足下昔日遇黨人之禍備極苦毒必無全理或有假足下名而著書以營利者急取反覆觀焉則種種見解議論悉折衷於聖賢非足下不能爲自是而私心冀幸足下之眞未死與萬一恐其已死而或有人假而託之乃終日怦怦不休也前月抵江陰忽從陳定生處接足下手示定生又爲面述足下之道貌無減於昔且盡得其十年來出處生死之槩始信斯文之未喪而足下果幸而留也足下云幸在後死尚須僕匡其不逮共成不朽僕之鄙陋豈曰能之然亦有故人之意不敢默然已者惟是以海內之所仰望於足下轉爲足下期勉足下今日已無負前日但求後日復不負今日耳今日海內之稱足下者曰正學也淸流也昔者姦人秉國嘗欲錮而殺之足下能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死以無悔未幾故主採詢人望拔足下以禁近之官授之以講讀之任足下侃侃正論不回卽鼎移社墟猶閒關存其初服不忍一旦委於草莽說者謂足下如此生平之事畢矣僕則以爲足下生平方託始於此何也足下道高名重苟一日未死則天下之仰望故人之期勉與夫足下所以自處皆未知其果能終焉與否而不可稍自寬假也譬之傀儡學技音節雖工面目非情必俟筵終觴散始復本來足下前此不過習其音節耳自今以往乃筵觴時也觀場者固多賞音亦自不乏可不愼哉又艾千子已云亡矣其死時殊不草草足下向駁議其文章因及其行己驕愎其在當時固所不免但驕愎千子之小疵大節士流所難言今日論定似宜爲賢者隱護也足下文集中可刪此一則否幷祈裁鑒不宣

與方密之書

敬啓密之故人座下頃自毗陵聞密之已還卽欲奔走一晤猶以爲未果乃止歸雪苑遇何三次德具爲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今已爲僧止於高坐寺僕乃大喜故人相見之有期密之雖還而得其所也往在毗陵陳子定生私以問僕曰密之之還何也曰密之無兄無弟老父六十餘在堂雖有二子皆幼未必任侍養密之之還宜也不然密之讀書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豈患無溝壑足了此身而必戀戀故土哉今密之旣還而止於高坐寺固無異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密之之事畢矣敬賀敬賀僕與密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營營於懷及至命筆則益茫然無從可道猶憶庚辰密之從長安寄僕麼絲之衣僕常服之其後相

失無處得密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無數垢膩所積色黯而絲駁亦未嘗稍解而澣濯之以爲非吾密之故也乙酉丙戌後製與今時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恒對之欷歔病妻以告僕曰是衣也子之所愛吾爲子稍一裁翦而更之以就時製卽可服矣僕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蓋僕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僕而以僧服相過僕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縣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幷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後詩篇當共評翫之

侯朝宗文鈔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朝宗文鈔卷之四

奏議

代司徒公屯田奏議

臣竊見從來屯田之利人人言之而其大槩不過兩語在腹裏則屯田少而隱占多宜用清察在塞下則屯地多而耕種少宜用開墾清察法行而所以實軍伍者卽寓于其間開墾法行而所以限戎馬者卽寓于其中所患者惟無實心任事之臣狃因循則疑更絃之爲擾獵捷效則厭蓄艾之爲遲坐使自然之利棄而不收甚可惜也臣謹廣詢衆論叅攷故實諸如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之以人異也腹屯邊屯之以地異也條分縷析期于明便可行算計見效別著墾種事宜而以攷課信任二議終之誠見天下有治人原無治法貴力

失無處得密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無數垢膩所積邑黯而絲駁亦未嘗稍解而澣濯之以爲非吾密之故也乙酉丙戌後製與今時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恒對之欷歔病妻以告僕曰是衣也子之所愛吾爲子稍一裁翦而更之以就時製卽可服矣僕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蓋僕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僕而以僧服相過僕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縣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幷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後詩篇當共評翫之

侯朝宗文鈔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朝宗文鈔卷之四

奏議

代司徒公屯田奏議

臣竊見從來屯田之利人人言之而其大槩不過兩語在腹裏則屯田少而隱占多宜用清察在塞下則屯地多而耕種少宜用開墾清察法行而所以實軍伍者卽寓于其間開墾法行而所以限戎馬者卽寓于其中所患者惟無實心任事之臣狃因循則疑更絃之爲擾獵捷效則厭蓄艾之爲遲坐使自然之利棄而不收甚可惜也臣謹廣詢衆論參攷故實諸如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之以人異也腹屯邊屯之以地異也條分縷析期于明便可行算計見效別著墾種事宜而以攷課信任二議終之誠見天下有治人原無治法貴力

行不貴多言伏惟陛下以重農貴粟爲本圖以知人善任爲綱領專責以課其成久任以收其後于以復高皇帝時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粒之盛庶有期乎雖然臣所言者不過其大畧而已各省直事體未必盡同或宜于昔而不宜于今或便于此而不便于彼自非身在地方不能悉其曲折仍宜令各該撫按督率所司悉心規畫酌量時勢遵依先奉聖旨所云塞下作何營護腹裏作何綜理條議詳確約期具報以憑覆覈上請庶制以斟酌而盡利法以潤澤而宜民其有裨于

國計軍儲非淺鮮也某月日臣某謹奏

一議官屯今天下屯政之壞弊如鼠穴而官屯與居一焉攷永樂時著令每一都司另撥旗軍十一名耕種號曰樣田益欲據所收籽粒多寡以辨別歲之豐凶地之肥瘠軍之勤惰初未嘗以田與官也始于隆慶二年將宣大屯田開墾成業者每十頃內給軍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而又令各自行開種若副叅不及一百頃守備以下不及一十頃者叅論戒飭其立法初意豈不期將領偏裨等官督率家丁克勤稼穡爲士卒倡哉今則强役部曲占收籽粒至如宣大山西諸鎮閫帥肆其鯨吞矣延寧甘固諸鎮蔭職恣其蠶食矣肥區歸己而以其瘠磽者移之軍士久則竄易厥籍而糧彌不均糧不均於是不得不寄甲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多於是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鮮樂耕野多曠土職此之繇似宜稍爲限制總兵受田不得過二百畝副總兵不得過一百五十畝叅遊都司不得過一百畝坐營守備不得過七十畝俱督率家丁耕種有多餘者即令退

歸屯田數內給軍領種照則徵科敢於限外多占一畝擅撥一軍者卽以贓論而又通計所部墾田多寡以爲殿最果勞來有方副叅至一百頃遊擊都司至五十頃坐營守備至三十頃千把等官至十頃者聽撫按覈實舉薦序陞若副叅不及二十頃遊擊都司不及十頃坐營守備以下不及五頃者聽該道報部題叅降罰敢有冒無作有欺荒爲熟該管轄者并治之令出惟行國初原額庶可復乎昔唐郭子儀以河中軍苦乏食乃自耕百畝將佐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其後京西營田節度使劉昌亦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此皆官屯龜鑑也伏候聖裁

一議軍屯軍政之壞蓋未有如今日者也籍無用之人盡有限之粟而軍之外又別賦民以養兵是昔也兵與農爲二而今也兵與農與軍爲三矣宋臣朱熹有言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軍誠練則得一軍可省一兵省一兵便贏一餉推而上之所贏當不貲而或者曰軍不可調也戍守不可使虛也臣愚將有以待之皇帝初定制每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緩爲差蓋卽先王寓兵于農之意無事爲農有事卽軍也而今頂種者無以異于民佃享軍之產無軍之差失其意已甚至軍田民種則不獨軍無其軍且幾屯無其屯夫典賣之禁故在也還官之條非不炳如也然相沿已久將槩引律例以從事彼不闃然羣肆阻撓則計出于冒名詭託已耳所宜行令各衛所無論軍民舍餘雜色但種軍屯卽應軍役其一軍之屯而衆佃者則朋出一丁務于農隙之時分

番操練遇警則城操之軍不妨調發而卽以屯軍代之戍守合天下屯田共六十四萬三千餘頃各處屯軍受田則例多寡不一折中推算當不下一百二十餘萬人有此一百二十餘萬人之數以備戍守便可于城操軍內挑出一百二十餘萬人之數以資調發不煩召募不增餽餉而緩急舉有所恃誠國家無形之鉅利也其或民籍人戶慮一受田則世世受軍之累許其吐出還官別召軍餘頂種從此盜典盜賣之弊亦將不禁而自絕卽爲袪蠹計法莫逾此伏候聖裁

一議兵屯夫天下無益田而有增兵有禄歲而無損餉度支仰屋之憂寧有已時乎聞之兵法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高皇帝從宋訥策守邊士卒備譏察外悉令屯田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景泰時邊臣言沿邊關營城堡附近空閑地土甚多將見在關營軍士二分守關一分屯種見在守城軍士一分操練一分屯種近唯天津海防營令兩兵共一屯一主耕一主戰深爲得法今宜卽依其例籍並邊空閑地之可開墾者於新舊尺籍內姑以一分負耒耜而留其二分任防守如有客兵者則以客兵防守以主兵耕其無客兵者則挑其精壯防守以不任戰者耕每三人共一屯每一屯定三十畝其所收穫則均分爲農具牛種力不贍者量許于餉銀節曠內借支有秋之後照時估取償如數而止宋臣廖剛有云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況所食者公家之糧所享者入已之粒其必竭蹷以就無疑矣且人共爲佃卽人共爲守以兵衛農綽有餘裕脫遇不測燒穀入保亦不過與坐而不耕等耳至

所墾之田給爲永業俟二年後量照下則起科葢但求積粟之多則士飽馬騰戰守有藉而邊境之上桑麻遍野穀價必平召買旣賤運費亦省公私兩利無過是者昔晉羊祜鎭淮襄減戍邏之半墾田八百餘頃當其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歲乃有十年之積已事明效照耀簡編豈有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哉伏候聖裁

一議民屯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若夫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如鼂錯疏所謂相徙以實塞下者則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乃又有民自墾蕪不繇官募而第爲之畫其疆井之數量行起科者謂之民屯宋制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而魏了翁疏則曰墾田之效多于屯田其言良爲有見今江南杼柚幾空而秦晉荊豫之閒羣盜蠭起民生無聊將盡化耒耜爲刀劍則驅浮惰招流移誠不可緩昔漢人有徙遠方民以實廣虛之法而今恐不可行亦惟善用其勞來之術而已一曰因之一曰利導之一曰整齊之何謂因大荒大祲蘇軾所謂民輕離其鄉之時也以臣所聞見畿輔棄田甚廣津涿水利無窮卽並邊膏腴亦不乏又如淮鳳之區齊魯之域阡陌相連灌莽彌望山陝等處洊經兵燹散而四方州里蕭條田土蕪廢謂宜令所在各有司加意招徠鼓舞開墾係額內者俟三年後起科係額外者俟五年後起科起科分數雖上中之田止照下田則例其農器牛具亦當量行借動便其興作秋成之後漸續補還王者以天下爲家苟有濟于吾民自不宜愛惜小費況費于帑而終償于田乎如是則人可無流移而野可無曠土是之謂因何

謂利導倣鼂錯拜爵實塞下之意虞集軍官授富民之法試下令曰能闢五百畝者予秩視百戶能闢千畝者予秩視千戶能闢二千畝者予秩視指揮僉事等而上之進秩有差候三年後以上中下則勻算照中則起科其在邊地者仍照下則起科果歲入如額即給與初下令時職銜仍於籽粒中撥三分之一爲月俸其四百畝以下者量授散官職銜三百畝以下者給告身冠帶二百畝以下至一百畝引進而獎勸之若是而民之褰裳赴者什二三矣幹止既定必許其占籍長子孫得以三途進又疑土著之民不能相容則另立屯額若是而民之赴者什七八矣或謂若輩非武功何得畀以功爵然田墾而食足食足而兵强又何武功之足羨或又謂進取格立無乃爲冒籍開徑則第令若輩來時即登其所攜與俱者于版更無虞滋他族也是之謂利導何謂整齊令邊腹有司盡報其所部荒田可開墾者兩直報各道各省報布政司近限三月內遠限六月內悉行報部一面督率開荒如隱匿不報聽撫按察奏以不職論而獨慮成熟之後或有妄認世產希圖吞霸者則惟當開墾時即與改名爲屯給帖承掌俾此疆彼界瞭然難混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有勢家豪右恃强橫占者必罪不宥是之謂整齊雖然勸民要矣勸吏亟焉請令凡考課州邑之長必以境內開荒之饒乏爲殿最雖他政當併論而農事在所先漢臣王褧所謂農益地闢則吏受大賞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者尤今日所宜講求也伏候聖裁

一議商屯甚哉制之不可輕變也國初計邊地寒又受兵且

耕且守力最艱乃通商中鹽以維之令賈人輸粟邊郡官給之引赴鹽所領鹽轉鬻永樂時粟二斗五升得鹽一引商贏利過當爭趨之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於是邊地盡墾而塞下粟充溢露積饒於中土屯軍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當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地足給無有所謂太倉年例者閭左自正供外亦無他財賦蒸庶樂業其後邊事漸興逮弘治中部臣葉淇見謂賈人輸薄而獲厚利遂奏令納銀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於是商各散歸逐本業營貲而故所墾田盡廢邊地米價頓湧一遇災荒卽積錢如山金如土而米無從出鹽課不足給食又塞上尺籍日增至傾左藏以贍之加之遼事起民賦愈重而東南力竭矣雖至嘉靖中仍復初制然不過僉報土著及積攬之人多易糧粟與官攬兌支無復墾土重以私鹽盛行官引壅滯倉鈔莫售勢不得不減價投於國戶貲空本壓商皆逃徙每餉司比併鹽糧如蹈湯火不啻議者徒見邊方米豆不足漫思將餘課之銀悉改納邊方本色邊商聞之無不疾首蹙額審行之不至於無商不止也今欲籌所以恤之則亦不外開種商屯而已請於沿邊拋荒田地察有可墾者每商量給百畝或五十畝塡與印信照帖永不起科及米豆赴倉之日則惟酌時估以定斛量飭官額而革常例庶耗費既少而輸納無難也然其要者則尤自疏通鹽法始必禁私販於產鹽之地以清其源銷壅引於行鹽之區以導其流而又嚴掣摯杜浮課以制其旁溢若是則引鹽無滯引鹽無滯則倉鈔速售彼執母權子之徒有不負耒耜而樂趨塞下者耶伏候聖裁

一議腹屯今之言修屯法者不過清舊墾新二事而已而墾之課效賒不如清之計功實有人於此本有之產荒落不治徒馳思於坱莽之鄉而虛冀不必然之獲未敢以爲得也方今屯法大壞極矣大抵膏腴之區貪併於巨室鄰界之處侵奪於豪强雖然衛所未改南陽之產猶可問也後湖具存故府之籍尚可稽也請令各省直督屯按臣道臣細將魚鱗老冊與屯田戶繇逐一勘對頃畝條段務取相符四至坐落毋容朦溷備開見在耕種者若干有無包占欺隱荒蕪坍塌者若干應否名佃開除卽以大明會典所載萬曆六年見額爲則除節年續報開墾數目自應增入額內畫一督徵其縮於原額者務要詳察起自何年因何緣故近省近鎮限十月遠省遠鎮限十二月報部稽察各道能清出隱地百頃以上糧三百石以上者臣部特薦紀錄進而得地三百頃以上糧千石以上者特薦超擢如全無清覈及造冊不明或違悞限期者糾參罰治蓋必地糧之實額了然而後興釐之事乃可措手然則丈量之法雖不必盡施而亦不必不施也彼頃畝如舊者可勿問矣有如按冊則有而問田則無非履畝而丈之何以矚侵牟詭計之姦卽其差額覈其畝數大不過一都一里小不出一圖一區豈遂騷擾乎卽造報之冊見謂無用而實未嘗無用彼滄桑變易者固當亟豁若夫弱被强吞而不敢言肥以瘠易而莫能愬非書版而藏之何以存溝塗封植之券管收必明除在必晰三年朝覲則令投冊於臣部十年改造仍當冊報於後湖豈曰繁文乎繇是出隱占之浮者而均之據原額之湮者而種之按冊索屯按屯索丁丁卽爲軍

屯卽爲餉從前私買私賣爲侵爲匿之罪咸與赦除蕩然與人更始萬無不濟乃其因革之宜則猶有當議者國初開設屯田派坐甚遠幅幀甚廣名隷本衛地落他處有相去數百里者有相去數千里者軍產民產相錯其閒屯伍之官不能照管大半爲豪民所占蓋地廣而賦輕故豪民喜得入手卽報新墾於州縣而屯地自此消滅矣除同省而越府者清察猶易如江西之南昌衛饒州撫州等所屯田坐落南直地方河南潁川衛潁川所亦然似此類者恐難勝數鞭長不及漁侵莫問謂宜比照嘉靖四十年將山西寧山衛平定州屯田歸併北直屯院管理事例通行改正徙軍就屯如不願往卽招本處軍人頂種徵其籽粒轉解原管衛所以充官軍俸糧允爲妥便此利在改併者也祖制每軍田一分賦正糧十二石給本軍自贍另賦餘糧十二石以給在衛城操者洪熙元年詔減徵餘糧六石至正統二年復詔各屯正糧卽令屯軍收自贍毋輸倉雖曰便之其實害之家多十斛麥卽良民不免妄費官無稽考糧無安頓焉能畱積以待八月耶此壞屯廢法之病根也況繇前之制屯軍領糧於官猶自知其爲軍繇後之制屯軍未嘗從官領糧且自忘其爲軍矣今卽未能復正餘二十四石之舊謂宜徵其正糧十二石貯之屯倉俟本軍月取給焉而其餘糧六石自非大荒之年不得希恩改折雖備給軍之用亦不得輕許兌支此利在督比者也抑臣竊有慮焉法弊於積習人樂於因循得無怨清釐爲紛更而詆整頓爲操切乎要在以復祖宗舊制爲主則不爲大力所撓不爲浮議所惑而尤貴任用曉暢時務之人以調劑其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下事無不可爲也何但屯田哉伏候聖裁

一議邊屯邊塞屯卒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漢趙充國畱金城屯田擊先零宣帝問以羌人來擾將何以止之充國奏曰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羌數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較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從其策而屯田成先零遂困唐韓重華墾田代北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今誠令沿邊於屯田多處因其地勢立爲營堡相其要害廣置樵柵內得以安居而外難於猝攻又且彼此相望聲息相聞敵豈遂能爲吾患哉若夫遠外之地苦於勢孤則當謹烽火以料之布遊兵以防之遇有抄掠入境未至之先豫知警備勢可敵則出拒不可敵則斂避百無一失唯是邊政久弛墩軍斥堠多虛應故事不肖武弁或賣閑或私役或扣其月糧致尺籍半虛逃亡相繼敵入而烽不舉卽有收穫徒齎盜糧此耕種之所以寥寥也宜責成督撫各道將見在墩軍嚴加點察補鈌額易老弱墩必五軍軍必有家臺之圮者修之井之涸者濬之墩旁閒地任其開墾不許營弁私科敢有賣閑占役以老幼濫充及扣尅月糧者察訪糾參重寘之法庶斥堠明而人心有所恃以無恐至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俱令盡室而行以擁衞之當不憂戎馬之侵軼也而於是乎倣蒙恬之壘土爲山植榆爲塞倣吳

璘之地綱平地鑿渠深丈餘連環不斷倣李允則之爲園濬井列畦隴築短垣行見我疆我理地自爲險我鼓我鐸家自爲衛矣伏候聖裁

一議墾種欲使地無遺利人無畱力其道有三一曰用水一曰因土一曰俵牛用水之法或濬川或疏渠或引流或設壩或建閘或設擺其規制在故輔臣徐光啟疏中最爲詳備今北方之地皆可作水田所以廢置不講者以水田自犂地邊種插秧蒔草灌水無一息得暇逸而北人習嬾故也徐貞明規度水利遼海以東青徐以南鑿鑿有據大抵京東諸地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海勢趨於東南歲多潮患自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至若中州之地或低窪則圍田之法可行也山東之地半瓦礫則疊耕之制可議也瀕海之地多滷鹹則支河之說可採也濱湖之地每沮洳則芍陂之迹可求也又如高燥之區平衍之地天澤不時非旱則澇其效在廣開溝洫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薄以成徑惟欲於道旁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繇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漑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土成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先臣左光斗嘗曰沿河地方除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迹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

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卽鹿無虞之戒斯言深得其要矣何謂因土周禮職方穀宜三種大中祥符時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居民擇田高仰者蒔之內出播種法不擇地可生今制給軍國皆以稻而永樂三年定歲收屯田籽粒則例每粟穀穈黍大麥蕎穄各二石稻穀薥秫各二石五斗穇稗各三石並各準米一石小麥芝麻與米同宜令凡新墾之田無論粱菽薏芋蔬菜之類審從其便惟意所適不必規規種稻又如邊方之地果稱不毛卽種樹亦可蘇秦有言燕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於民程琳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具可不出于民皆此意也總期於盡地力而已何謂俵牛攷洪武時給天下屯牛共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仍歲課孳生數目登報其後法制稍弛然弘治中猶存八萬二千九百四十三隻至萬曆中據報冊猶存屯牛五萬三千四百六十四隻今卽不課其孳生而原額豈可盡歸烏有卽不能復洪武時之舊而萬曆時所存者尚可按籍求也除遼東都司五千一百三十一隻今則無矣山東都司三百九十五隻福建都司四千三百九十二隻福建行都司二百五十六隻廣西都司四百五十九隻貴州都司二千一百五十六隻四川都司四千七百七十一隻四川行都司八千五百六十六隻湖廣都司五千四百三十一隻湖廣行都司一千六百三隻山西行都司一千一十九隻萬全都司一千三百八十五隻陝西都司寧夏左屯等衛共一萬四千六百九十隻直隸寧山衛二千八百二十一隻直隸興州後屯衛八十九隻計共四萬八千三十三隻宜下令曰若輩在國初領官牛耕

屯原令隨田交割至今孳生不乏可以裕耒耜之用矣姑依近額悉退出還官或錄其牛或徵其價聽界內有新開墾而力不能備牛者咸取給焉其俵散之法依宋制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約可墾新田二百四十餘萬畝俟田已成熟遠限五年近限三年悉令還官又足以給後之新墾者孳生免其造報如有倒死盜賣嚴併追補不煩設處不勞簡括誠救時便計也三策畢舉人力既修地利可盡矣伏候聖裁

一議考課祖制屯田衛以指揮提督所以千戶提督都司不時委官督察法本甚詳而武弁自好者少或攬納而恣其狼貪或侵欺而諉于鼠耗於是議者思革屯弁而屬之有司然非制也按嘉靖年間曾選有司佐貳官一員協同收支矣今行之萬曆年間曾嚴衛所管屯官考成之罰而波及于掌印官矣今行之而近例督屯副使僉事等官及府之管糧通判與州縣正官之帶徵屯糧者各照民賦例綜覈完欠一體叅罰功令具在幾可謂無遺法矣唯在實實舉行耳昔劉定之有言優游城市而足不歷溝塍憑信簿書而目不按廪實此兩者屯官之大戒也臣請更于常罰外武職如有敢行勒占文職如有市恩免折者所在按臣必以白簡聞奏論治不少貸庶屯弊可頓振乎雖然此爲舊屯言也邊方腹裏皆將以新增望之宜令管屯監司嚴督所部造報荒地若干陸續墾闢期于盡完年終將各省直較勘簡其最多最少者三五人分別陞降以示勸懲果監司督率有方所屬皆無荒土不妨破格超遷昔宋隆興中臣僚言營屯十說而以擇官必審賞罰必行始終之擇官如魏武之用任峻司馬懿之用鄧艾是

也賞罰如晉元帝督課長吏以穀多少爲殿最齊武成詔營屯田歲終課所入以論褒貶是也重其事權寛其歲月釋然挈擔而歸之若使謀其家計然者而尚有弊不釐有利不舉則是披裘握冰不自知其寒燠也當時太祖高皇帝初命諸將屯龍江惟康茂才所收充牣降璽書獎諭誅侵暴屯卒百戶吳信至令邊徼屯種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報籽粒文皇帝亦謂少獵田家見所食麤糲每親勞之管屯官何不如是以開天創業之君而依依南畝眷眷西成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獲願陛下留意伏候聖裁

一議信任前代之屯止數郡而治本朝屯徧天下而反弊前代于軍政外各立一官如都尉中郎之類而治本朝卽統之於軍衛而提督之以監司最簡易亦最詳覈而反弊此其故何也前代人能舉其法故治近代人多亂其法故弊夫御馬者必執轡挈裘者必振領督屯監司所謂轡與領也議者不察以爲事權不重位望不尊則必不能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救弊於積窾之後然備考累朝以來或遣部院大臣或遣風力御史領敕察屯領銀種屯計供給科求之費何啻百千求耕穫菑畬之功竟無尺寸則無如專責之督屯監司較爲便易而自非究心疆理極意勾稽不憚繁勞罔克勝任請令吏部于凡督屯缺出務要訪舉通知農務水利及素以富國足民爲心者方與推用俟著有勞績勿拘常調卽待以不次之擢若夫興革所宜身任其間籌之必確尤須假以事權聽其規畫所見果是卽與題覆施行不以狃故常而阻不以搖浮言而格所謂法貴因時制宜無取刻舟膠柱也乃臣更有所

慮者欲行法不得不任怨既任怨不能不任謗今夫屯田之失額也弊繇侵占與隱匿二端耳而爲此者有大力焉權貴也豪右也武弁也稷蜂社鼠莫敢誰何吮血磨牙習爲故智稍懸三尺法以繩之伺隙中傷蜚語潛搆禍且不測是必廟堂之上毋聽熒銷骨隳任事之心毋驟樹數移開諉卸之路將見農狎其野積豐于垣許下湟中之利可旦夕幾也不然誰肎引以爲已任者哉伏候聖裁

上三省督府勦撫議（督府張公存仁）

某以草野書生荷明公引見督府賜之曲坐又數須手札詢問今日彌盜方畧某誠感遇慚恩雖自審碌碌不容無言竊惟今日之盜蔓延雖衆實無遠圖不過求衣食救死亡其初守令激成之而後乃更養之必察知其致盜之原然後可以收彌盜之效不盡關係用兵此須明公經緯東土畢入覲天子痛陳利弊一洗酷貪庸憒之習得數十賢守令天下人乎可坐致某今日書生徒言無益語云救病者急則治其標謹擇方畧機宜切於施行者條具爲勦議五撫議五皇恐塞命伏候裁斷

勦議一曰逼巢穴竊見草竊偷生敢抗戎索實以去軍府所屯遠者三百里近者亦百餘里邇日兵出烏飛煙散歸又復蠅聚我常爲客盜常爲主不若移一旅之師寬其期會互爲犄角使逼處旁近村落隨宜撲翦聯樓夾寨漸次燒除兔窟既破烏合焉棲庶幾十乘不煩多駕

一曰絕徑路竊見盜賊所居非有城池不過深林密箐暫爲掩蔽生聚不多資蓄易匱金帛器械之用牛馬之力皆掠取

周道以延歲月誠於四旁分布勁卒扼其出沒防其窺伺譬若柙虎釜魚咆哮游沫旬日可斃牽制小醜豈必臨戎

一曰因糧食竊見歲在夏秋麥菽滿野巢窟之下固皆賊田即東阡西陌稍附近者不爲賊掠取亦爲脅送徒飽豺虎何益葢藏莫若及時興師聲援土著俾所在隨地收穫七給民用三濟軍需羣盜就哺無術豈能持久將見梟雄日漸消沮

一曰鼓敵仇竊見伏莽嘯聚黨與雖多不甘污染亦自有人賊皆係累其妻子蕩析其生產今吾遺民團結遠徙衣草葉食木屑恨不一鬬誠得一賢將率師助其夙憤諸所得賊之財物仍令自取則斬木持鋤皆爲選旅既閑地利又省名募計一處可得步卒盈萬

一曰散黨援竊見兵制罔赦志在渠魁獸窮則攫良非得已今兹饑寒之徒弄兵潢池軍威一臨情見勢窮不無內變莫若設疑以間之用間以離之使羣盜自生猜貳互相屠滅既示必死之期又開可生之路利害懸殊事捷功倍宣奉遐靈邀全者多

撫議一曰固根本竊見諸來降者散處肘腋蔡人吾人推心甚善然聞之指大於臂則臂不能運指操縱之勢自古而然莫若厚集牙兵以資彈壓無使威重轉見輕玩庶彼鴟音永變鷹眼不存未雨早防可省後圖

一曰昭激勸竊見降人立功本求官位虛數小慈有文無實雄心久鬱必至變生班定遠嘗言塞外戍卒本非孝子順孫何況於曾爲盜渠莫若於此中擇一二人之可用者量補軍職冀彼羨榮目前望遷事後從此歸化心堅風靡者廣

一曰簡精銳竊見首領既降部曲漸多槩遣恐鼓舞非宜全留又芻粟難給莫若十中選一千中選百擇其超乘按名補伍仍付彼渠帥自爲部署其餘悉爲安置歸農府帳可壯軍實彼亦不憂枵腹

一曰信號令竊見刀筆之吏不暇遠慮降人歸鄉或挾其讐或利其有今日赦條不能行於郡縣者比比皆是暋誠畏死不免求生莫若嚴告且戒開行破格大法一二事示吾徙木杜彼傷弓庶使毛織櫛疏之徒不以文法撓我撫局

一曰責屯種竊見降人無以生生雖與其進難保其往昔以招降爲盜賊退步今日又以盜賊爲招降逋藪展轉滋蔓底定無期今如曹濮莘范之閒無主遺田盈千滿萬莫若責彼邑長簿紀姓名勸耕桑捐稅役量口授畝仍以墾田之多寡定邑上下則是人無餘時官無棄地無餘時則亂心息無棄地則生業饒庶幾賣劍之後不滋隱憂

以上勦撫十議自相表裏亦有後先勦能使見爲盜者必亡不能使未爲盜者不起撫可行於羣盜未撫之時不可恃於羣盜既撫之後殺運不除水火可憫明公任兼將相所願深圖本計救濟蒼生某且得歌詩以述太平幸甚

萬孝子割股議

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者或曰當事是宜請於上旌而表之或曰否著在會典余竊以人子至性純篤世不常有顧格于禁例無以推駁極論裨益仁孝之化不可以不辨按全州孝子唐儼割其右臂肉啖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淶論曰昔鄞人之對謂毀傷滅絕黷政妨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

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哉昌黎又謂陷于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視其親之疾痛瘠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論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

也則人子如唐生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嗚乎姚氏之論至矣孝於其親古之所謂至德要道也世衰道微上之人不復激揚名敎而天下誦詩讀書之人其平居既不能致身力養少少自盡及一旦危險有事則又雍容澹漠引文飾義視等行路類借口以爲中道宜爾賢者不敢過其間有奮不一顧以赴其君親者反以爲詭且激切切然議之天顯烏自而悖民彝烏自而正哉夫世之切切然議之者以其詭且激也今有人於此誠能詭且激焉而勉爲一善其明日又復爲之又明日又復爲之漬漸而爲之不止則是終日而且皆善也終日而皆善又安問其詭與不詭激與不激哉抑忘其身以事君竭其力以事親而必謂之詭且激則世之誦詩讀書之人所謂誠然而安然者果何爲也嗚乎余是以賢萬孝子

或曰孝子父爲宿將行兵有紀律不妄殺掠是其全人父子骨肉者多矣固宜有令嗣然則孝子生長戎馬之間未嘗有所觀習顧以至性純篤反衰俗而振古行非偶然也當事雖爲請於上旌而表之可也

侯朝宗文鈔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36

侯朝宗文鈔卷之五

傳

太常公家傳

王父太常公諱執蒲字以康先世大梁人後徙宋三歲母李夫人卒又三歲父贈侍郎公卒育於伯瑀少從里學道經土神廟神夢其鄉父老曰侯公貴卿每過吾朝夕起立幸爲遷之三夢父老不悟神乃告之曰貴卿侯氏七歲孤兒也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獨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公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李騰芳者公之座主也公既第數以文進騰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豎公意屬同門生誰豎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公乃求應震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三騰芳三稱善既而歎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公筮仕寧津令清淨簡易能惠其俗嘗出過里塾諸生皆誦習公所爲文公笑曰吾幸登科第雅不善此吾同門生官君文乃可法也寧津生自是誦應震文而得第者四前此天荒者且百年矣公既以文推應震後同領言職益親應震一日私邀公曰鄭貴妃方有寵青宮未可知吾與公陰擁戴之不世功也公大怒叱出之曰若向以鄙夫患得失文叨省解名天下今乃若自道又欲汚我自此遂與應震絕公嘗論李相廷機清而戾方相從哲陰而邪不副乎章望不報又論僧達觀假佛法搆煽禁掖詞並陶望齡首倡拜跪稱弟子爲辱官壞風俗而孫鑛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屬邊事方

棘非濟變才皆侃侃特立不隨時變易云先是朱相賡之未罷也御史陳于廷三劾其姦諂慰賡而諭諫官勿復得言衆皆懾伏公獨力爭曰賡實姦于廷言是乃用例出公於楚臬公與高攀龍善攀龍後爲都御史言之冢宰趙南星即家起公爲太僕卿楚人吳亮嗣者黨于官應震言公驟遷非例南星曰例所以待衆人侯公大賢亦用例耶少宰陳于廷颺言侯公去國無他以言朱相賡于廷乃先言者侯公既不當遷于廷當先罷時攀龍南星于廷皆天下重望更推讓公公暇時時共攀龍講學魏廣微嫉之曰此崑彊老者東林之魁渠也未幾遷太常卿會當祭祀中人魏忠賢欲代行禮公知之乃先期上言曰天壇寅清之所皇帝所對越以事上帝者也今輒有宮奴閹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不容禁止

臣職典禮不敢不言竊謂刑餘不宜近至尊而況天神饗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論治忠賢見之大怒公遂致政歸公至孝事伯如父贈侍郎公與李夫人歿後之五十一年而公爲太常卿子司徒公爲御史司成公爲庶子公會其族人於家廟曰吾父之生也苦無禨歿無葬地豈見有今日乎乃聚其所得誥命哭而焚之家本戍籍司徒公佐司馬將去之公貽書曰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獨以爲辱如吾祖宗何卒不易其籍焉五子長司徒公次司成公次忭有文學次恕次慮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同方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

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諶爲郡太守宋玫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謁願有以爲公壽公固閉閤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通顯矣而析產不輒豐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旣第家貧甚公更推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鐸益顯公之力也天啟閒公爲編修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僇士大夫不附己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傳趣公代具藁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

詩賦謬名公卿間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赦之耶忠賢仰視罘罳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話故舊因佯言我之遊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數日又詣公則益爲款言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案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慙恧已而乃大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而公爲其下校官廣微心嗛公公所薦取士鄭友元宋玫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恨叓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公卽日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盧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酣遍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靦顏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玫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元以御史直諫謫當世名公爲知人公旣歸則益名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小釁詬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名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

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韙者輒義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祭酒太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元宋玫者耶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久之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朋黨得名對對時體仁鉤挑詬誶數睨望顏色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公跪墀下纖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肎而謂人曰體仁之姦過李林甫而僞强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閒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愼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即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閒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

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饟縣官賈生曰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却不就日共郡人張渭等約汗漫遊倣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尨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丘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肎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騖於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旣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恢奇洴瀁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也常與侯方鎭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吳伯裔伯亂徐作霖作肅宋犖爲文酒之友張翮沈譽釋頂目乘闊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吳伯裔伯亂傳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亂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亂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亂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亂從伯氏學亂早舉明經爲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孝廉亂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沉練英博慷慨負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閒爲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亂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亂狀立於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亂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裔亂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尚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尚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亂爲官繫而牽之伯亂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卽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裔字讓伯亂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

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毿毿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蹺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哀哀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二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竄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傅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何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罵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亂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涸迫脅乎作霖必死

矣後甲申弘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横術立置産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儈駔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湯御史傳

湯公名兆京字伯閎宜興人也爲孝廉有族人抵法者賂以田求爲解之不應旣而察其誣乃力爲解而卻其田壬辰登進士第官豐城令豐城巖邑公下車期月立變其俗有巨盜范紹九者以都村爲巢穴劫掠袁臨吉贛之間令之左右皆其耳目輒捕輒先聞公則密計而單騎掩之擒紹九豫章數千里之患以平報最徵拜御史神宗皇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公臨決公爭曰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相國一貫傾其同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爲羅織計屬會審公獨以其事坐皦生光獄得解又嘗特疏請福王之國寢奪嫡謀公爲人孝謹和易事父母常爲孺子歡與鄉人言訥訥不出口尤不與公府事鄉人皆曰湯公長者及居御史則慷慨言天下事數面折廷諍嘗論柄相煩天子譴責同事者惶恐惴息汗下公意氣自如或今日譴責而明日更言之公父家居歎曰吾兒向循循書生今乃能强項如此哉然性素高介當官則死其職過即澹然無軒冕情已而念父歿母春秋高嘗稱病願家居凡三奉使皆天子嚴督之而後行掌河南

道曰給事趙興邦者數挾夫宰勢軒輊臺綱公連章劾之當是時亓詩敎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人謂之亓趙官吳比于四凶迭居要地無敢攖者公視之蔑如也而辛亥京察朝官更力斥湯賓尹及其黨鄒之麟韓敬尤爲士君子所賴云初賓尹有盛名羣小欲擁戴之爲相賓尹尤鷙悍陰制朝權京察未牓之前一日猶聚其黨招呼思有所挾持迨明公獨袖出一單于吏部堂羅列賓尹狠戾狀當事者錯愕公昂首曰今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誰當黜者賓尹故不識公一日朝會問人曰孰爲湯伯閎人指示之賓尹悚然既廢而歎曰吾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動今果爲所中矣先是沈一貫欲殺天下賢士大夫分立門户報復私怨傳至賓尹爲高弟子卒未及有所爲而敗其後屢起屢仆又四十年至懷宗任溫體仁其黨始得志則前此持之者公力也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冠歸病卒年五十二後天子知其賢常思之贈官太僕卿

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若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槖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

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旣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巵酒三令箭一曰三巵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勦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良玉長身頳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啟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

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啟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慍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亦離遂往來江楚爲自豎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亂政良玉乃與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

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冑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雷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丘磊者既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宋文康公傳

宋文康公權商丘人也明末爲順天巡撫三日而劇寇李自成破京師遣其將畧地至遵化公倉卒拒之力不支走白羊峪夜勒兵還襲其將擒黃錠等會　王師入關逐自成公以錠等徇曰我封疆重臣國亡無所屬有能報讐殺賊者卽吾主也諸君從賊則畱錠卽歸　清幸佐我誅之衆大呼曰殺賊公乃籍所部來歸以三事請於　朝首議崇禎廟號一禁加賦一求佚才議廟號曰崇禎帝御宇十有七年聲色玩好一無所嗜宵衣旰食思治天下而臣下不能盡心職業以致民窮盜起釀成傾覆之禍臣每清夜撫膺死有餘辜幸逢
聖主殲賊復讎祭葬以禮凡有血氣莫不感泣倘　天恩隆渥勑定廟號以垂萬世詔告天下仁至義盡永清四海祇在傳檄此臣歸　命之初所以報故主以報　陛下者也　詔下士論韙之公既受　命仍巡撫順天乃上考績疏曰民生所以不安者吏治不修也吏治所以不修者由考績之法不行也古者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三考由求大賢其自課也曰比及三年孔子大聖亦曰三年有成謂今之人才遠過

聖賢臣所不敢信也天下事有一定之程則巧者思守無一定之程則拙者思競明季銓選不嚴躁進成風如在外巡撫監司爲一方表帥乃巡撫不終朝而求陞卿貳監司不終朝而求陞巡撫有司尤而效之不過偷日引月養資論俸甚則竭百姓之膏血營一己之遷轉如恐不足而望政成民安是猶適越而北轅也請自今永著爲令凡大小職官非三年考績無過不得輒更又上土寇疏曰中原大寇二十年矣其初以爲嘯聚弄兵舉手卽定卒至燎原不可撲滅皆明季將吏不職專以無賊欺朝廷也近者 天恩解網赦舊畿之土寇嘉與維新乃蠢茲小醜不以爲 朝廷不忍殺而以爲不能殺未經招撫猶爲私賊既撫轉成官賊以致農業益荒民生日蹙有司拙者養寇黠者通寇竊恐明季餘風因循滋蔓不可不察其甚者一二人置之大法以懲其後又上屯田疏曰屯田軍國之大經也其在明季則大弊本以生財而反以耗財播種未見一夫收穫未見一粒而設巡撫設監司設廳官貪弁猾胥不知費幾萬金且官糧既被侵尅不得不驅饑軍代爲之耕及官收不足額又不得不扣軍糧以補之是本以養軍而反以病軍也臣請首倡所部定爲按兵授田之法以革其弊公爲政務力行大利大害常亹亹言之馭下則持綱領不毛舉細過吏民愛焉畿內以安三年用范公文程等薦爲國史院大學士四年總裁會試時文尚詭僻公曰文章者人心之精華也文體正則大忠大孝由此出文體不正則大姦大惡由此出因痛爲釐正之 詔禁天下鐵器弓矢畜馬公從容言於 上曰百姓無戰守之具賊益無忌矣天下一

家但行所無事奈何示以猜阻久之　上追思公言弛其禁五年　勑修明史有以萬曆末事爲言者公曰史載一時轉信萬世是非取舍不宜參愛憎恩怨天啟崇禎閒乃我所身歷古者信史人　主尚不得取視豈可自注乎辭不與母丁太夫人卒固請終制不許六年復總裁會試加太子太保八年以原官致仕公天性謹愼秉政清淨和平有所建白微開引其端不肎與同列市短長不貪權勢不營貨利不報恩讎然國家草創身處滿漢之閒務爲調和每有大政事大兵刑黎民不懼公之力也先是歲有大人出販人參及馬者所過郡縣皆號呼奔竄公曰奈何以微利傷國體後卒止之請裁定冗員及胥吏海內歲省金錢無算以及撫順天日定滿漢之符郵還民閒之田舍設東方之關譏皆人所不易言者云公歸而徃來田閒自號歸德老農日與故人酬飲未幾而終守臣以訃聞　朝廷傷悼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謚文康遣官臨祭造葬優錄其後公至孝八歲而孤事母丁太夫人出必告反必面先意承志筮仕令陽曲太夫人敎之曰必爲廉吏公拜曰兒終身識之罷相之日產無益田囊無餘財將葬子犖無所措請於母劉夫人鬻產以襄事劉夫人曰凡人饒於財則以厚葬顯榮其親汝今無財雖不厚葬亦顯其親　朝廷所以頒勑賜兆遣官臨送者重先公之清德也且產先祖所留非爾父置奈何鬻之犖卒鬻產以葬觀者莫不稱犖之孝而歎劉夫人之達焉公三子犖炘炌犖有至行好讀書善爲詩文官侍衛炘中書舍人炌官生公崇禎中爲諫官三疏論銓部用人不效將亂天下　太宗適破昌平得其奏疏讀之

歎曰中原若行此豈不長治平乎譯之而去疏載國史不具錄

侯方域曰公病彌留語子犖曰吾身後碑傳不必達官貴人吾有故人賈子門人侯子皆知我可試爲之犖以語余余何敢謂知公然嘗侍公飲公顧余曰昔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參相國酣飲吾忝相國亦酣飲吾視參定何如余逡巡無以對公頽然醉已嗚呼噫嘻公自此遠矣

侯朝宗文鈔卷之五終

侯朝宗文鈔卷之六

記

重修白雲寺碑記

白雲寺者其先隙地也或曰舊爲古刹有遺址焉在宋郡之郭西南五里明崇禎之二年中書舍人吳興君闢之爲廬一廛覆之以茅以棲遊僧既一年始門焉而堂其中置臥佛一三年乃剏大殿建立三佛像與夫金剛羅漢韋馱伽藍之屬廊廡奈廚以及榱楹櫺檻之具靡不森新其後歲時增而不廢追懷宗皇帝建元之十五祀而寇李自成益熾攻破宋城舍人奔金陵僧亦散去寺以壞甲申寇陷京師金陵共擁立弘光帝舍人復補官於朝居一歲明亡舍人棄其官歸嘗往城之西南觀故所爲白雲寺者歎曰天下之變遷淪毀於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歎曰中原若行此豈不長治平乎譯之而去疏載國史不具錄

侯方域曰公病彌留語子犖曰吾身後碑傳不必達官貴人吾有故人賈子門人侯子皆知我可試爲之犖以語余余何敢謂知公然嘗侍公飲公顧余曰昔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參相國酣飲吾忝相國亦酣飲吾視參定何如余逡巡無以對公頹然醉已嗚呼噫嘻公自此遠矣

侯朝宗文鈔卷之五終

侯朝宗文鈔卷之六

記

重修白雲寺碑記

白雲寺者其先隙地也或曰舊爲古刹有遺址焉在宋郡之郭西南五里明崇禎之二年中書舍人吳興君闢之爲廬一廛覆之以茅以棲遊僧既一年始門焉而堂其中置臥佛一三年乃創大殿建立三佛像與夫金剛羅漢韋馱伽藍之屬廊廡庖廚以及榱桷欂櫨之具靡不森新其後歲時增而不廢迨懷宗皇帝建元之十五祀而寇李自成益熾攻破宋城舍人奔金陵僧亦散去寺以壞甲申寇陷京師金陵共擁立弘光帝舍人復補官於朝居一歲明亡舍人棄其官歸嘗往城之西南觀故所爲白雲寺者歎曰天下之變遷淪毀於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者豈皆積刼不可救耶予將爲浮屠氏以終老於是盡出家財於寺不期月悉復其舊僧請記舍人曰是非侯子不可姑待之余既歸自江南以爲請余惟昔者崇禎以前實克承慶曆之業閭左安富擊壤之叟垂五十年不見兵革歲時伏臘莫不思有所祈報以荅靈貺小之則牽羊陳豕奏鼓吹竽而祭賽於村原之社大者乃造爲梵宇宮觀香火相續余嘗北歷燕趙抵齊魯浮江淮適吳越所見通邑大都金碧晶赫之區何啻白雲寺蓋天下人之財力當其壯盈必有所費無以制之且侈而溢又或其甚者乃至消磨蕩滌於水火鋒鏑之中而不能嗇而自禁賴清淨之教爲之疏通施而舍之所謂明治以禮樂幽治以鬼神也而後世博物如昌黎清河之徒猶相與詆焉無乃未之思歟嗚呼天下之變遷而淪毀者

若驪山之館太液之池金張之邸封君世家之宮室亦已多矣曾不得如白雲寺者復而新之舍人昔嘗官兩都豈有所託於浮屠氏耶舍人名議姓沈氏明相國鯉之裔孫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既畢事矣拄杖而遊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有嶽嶽焉若人之立其際强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爲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甍朱題與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遊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固至此乎吾將爲亭以覆之閱月告成而命域爲之記域請於公曰公之爲是亭耶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見厄於當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封邸第曾不若脫屣而

何有於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顱身軀皆其所不愛也而何愛此蝌蚪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　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爲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聞古大臣之佐其君以有爲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搆造之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爲已畢歟而或借魯公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畫遊而鰍鱔之羣舞也公之意其爲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爲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呼然則公之感於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爲之記

陳將軍二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豢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借之以來既而曰是黷鶴也吾尤李氏而黷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名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飧必專必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讌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

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効之於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粱肉六博羣飲仰天而歌烏烏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壯悔堂記

余向爲堂讀書其中名之曰雜庸或曰昔司馬相如賣酒成都市身自滌器與庸保雜作子何爲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舉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無如子者安往而不與庸雜又豈必酒壚耶嗚呼君子之自處也謙而其接物也恭所以畜德也況余少遭黨禁又歷戎馬間而乃傲睨若是然則坎壈而幾殺其身夫豈爲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憮然久之其後歷寢食不能忘時有所創創輒思積創積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獨名此堂也急別搆一室居之名曰壯悔古者三十爲壯余是時已三十有五矣嗚呼以古人學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創艾

日其餘幾已而復自慰曰夫人終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已多矣壯果能悔其尚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然則雜庸堂者毀諸曰否余將更營而新之以誌余過於無窮也

四憶堂記

或曰堂之以四憶名者何也曰今昔之故觸而感焉則憶之適四則四之爾敢問所謂四憶者曰屈原幽憂而著離騷其中稱名類物或呼爲羌或呼爲荃今讀者不知其所專指子寧知之耶蓋人心誠有所鬱則必思思而不得所通則必且反覆形諸言辭發爲詠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時一念之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沉痛十且亂其七八矣微獨我與若不知原之所指即使原今日復生亦未必自知也我又安能以其所憶者告吾子哉或曰然則子旣以悔名其文集而仍以憶名其詩者何也苟憶於昔不必其悔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抑聞之極則必復憶之憶之所以悔也

鄭氏東園記

鄭氏東園者余少遊焉其鄰人指以示余曰此沈氏之園也前三日易於鄭沈氏者相國鯉之族也余及見之鄭氏得之二十年而鬻於今太保宋公猶言鄭氏者物未能遽忘其故也嗚呼余年三十有三憶少之嬉遊於是園者曾幾何時而園顧三易主矣先是園中有榴十年不華而是歲華鄭氏驚告曰是何祥也已而鄭子入於庠鄭君以茂才舉州刺史歷

官徐淮副使嗚呼是果榴之祥也園有卉名水仙者種自江南吾郡人得之多置潔室几案閒而鄭氏園爲盛自壬午陷後官軍與賊更迭踞吾郡遂以鄭氏之園爲圍塲卉皆爲馬所食蓋久之天下稍定人皆復其業而鄭氏始歸理其廢址蓋亦幾十年矣卉所舊植處忽又莖而華焉觀者曰是殆復爲鄭氏祥也已而鄭子死鄭君以其園鬻於宋氏嗚呼是何卉之不祥也抑卉更將爲宋氏祥耶特爲鄭氏不祥耶夫是園之在沈氏以前者歲久滅沒無故老知其誰氏矣其自沈氏得之沈氏失之者不知其亦有是祥焉有是妖焉否也或曰凡妖祥之端必其大者先見而後小者應之方沈氏時天下太平理醇氣和妖祥之端無自而與也其後啟禎閒大亂將發而鳳凰見於丙寅黃河清於丁卯是殆所爲祥也而太廟血孝陵有赤黑二鬼相與鬪是殆所爲妖也天下之大妖祥與而小者應之舉天下之非鄭氏而榴之祥非鄭氏而卉之妖者吾又不知其凡幾而曾不可以悉數也或曰松入地而爲脂腐蒸氣而生菌物之變化固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鄭氏之盛衰適與之會安見夫榴之果爲祥而卉之果爲妖也嗚呼君子惟修德而不怠焉則吉者不足喜凶者不足懼矣而況草木之變態無常者乎若其反是而必榴之祥必卉之妖將人事廢而天禍作則吾三十三年閒而目見乎天下之物三易其主者何獨鄭氏園也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呼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

貴人掌之玉其櫝而金其緘而循誌之以別璽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櫝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鬭雞馴猫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秘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眞僞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呼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呼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呼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重修演武廳事記（代陳將軍作）

某既鎮歸之五年日勉循厥職曠弛是懼乃按其部伍而進

之曰講武大事也而無其所可乎歸舊有廳軍府將先鳩財焉爾其各量乃力爲之部以告其將伍以告其士皆曰諾於是庀器用均作役立期會閱旬而成嘗考歸在前代初爲州豫州故天下之腹心而歸又豫州之腹心也內地相仍不特設兵戍歸有軍衛沿農戰空名而已積安二百餘年至隆慶間邑人師尚詔叛乃改爲郡置兵立叅將領之當是時豫州無統帥專閫之權爲重後小安無事漸以殺久之愈益以爲無事遂廢其官萬曆末又數十年矣鄒滕妖人徐鴻儒變興復置兵以守備爲將蓋不侔於昔云歸人父老爲某言復設兵後妖變旋平天下輕武所置守備者日趨蹌服屬於鄉大夫之家不復坐廳事廳事雖設爲樵牧場閒歲乃借於有司以較士按部使者至則守備拱立拜跪其下益跼曲其得稍稍具威儀者僅霜降揚兵一升其堂而已如此者二十年將卑兵寡寇氛日熾歸人乃欲請於朝復設叅將而破亡不可待矣今日稽明舊建官某實承乏東寇不靖潛逸我疆賴國家威靈數殄滅之五歲於茲日警武備也嗚呼歸故所稱爲腹心內地未幾而於明季爲四戰未幾而入版圖尤悄悄戒伏莽焉常變安危之相倚伏豈有定哉然爲知後之人不更積輕而廢之亦如昔日者耶夫天下無事相承廢而修之嘗難輕而廢之甚易百爾君子敬共爾位某之責在講武而修廳事者乃其位也故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修書院碑記（代宋太保作）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歸德首下教博士弟子問以郡之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書院先太守鄭

公嘗沿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村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爲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羣感動淬厲烝烝以變今雖廢而人之謳吟思慕鄭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爲佐　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爲大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凡書院之爲舍者幾楹其侵而居之者幾何家資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而入其租稅者幾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月幾日條約之議詳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掌焉蓋自鄭公去而書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復之嗚呼偉矣博士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書院之設始於宋范文正公公爲諸生卽以天下爲已任其後參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率宏以遠卽如在歸而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是何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識其意亦浸以湮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曆間始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至於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仰首欷歔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抑所以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而不墜者實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待後之人哉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絃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樸之盛所由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范文正公以來上下千百餘年而其閒之創而建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豈不視乎其人歟倘無以垂永久則何以告於後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其勒石爲碑而屬余爲之記嗚呼

余之望於守是邦者久矣其何敢辭

倪雲林十萬圖記

壬辰過陽羡之亳村定道人出所藏雲林十萬圖相示皆有雲林自跋首幅臨顧虎頭虎頭爲長康畫家以顧陸張吴爲四祖畫斷有云顧愷之迹不逮意聲過其實故跋中亦言其用景多幽暗少開遠而自喜深秀過之是爲萬笏朝天圖萬竿煙雨圖則彷彿郭河陽河陽名熙世傳其瀟湘圖最精此葢借意成之而墨法在有無之閒居然蒼潤按畫家分南北二宗摩詰爲南宗創始荆浩踵之後則董巨二米子久松雪雲林北則爲馬遠夏珪戴文進輩世不能無異議矣荆浩一稱洪谷子關仝嘗北面者也故世稱荆關董宗伯畫旨云雲林畫早歲學北苑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元人多從陶鑄而來子久山樵尚存蹊徑獨雲林古淡天然米襄陽後一人也卽雲林自題獅子林圖予此畫眞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此圖内幅一小跋云荆浩臨泉清賞卷是其得意之作此幅倣之而爲萬丈空流圖雖出摹想亦不多遜胸次可知矣又嘗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而寫萬壑爭流圖今對之猶自水聲入耳波光滿虛使人惝怳莫知所適但跋字筆法稍失結構宗伯常云雲林畫江東以有無論清俗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沈石田一日作雲林畫其師趙同魯見卽呼曰又過矣又過矣葢雲林妙處實不可學啟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抄顧漢中題雲林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而書法漫矣葢雲林書本工得大令法晚年乃失之而殫精於畫一變古法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眞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莫雲卿畫苑云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雲林神會自別其氣韻包舉爲諸家所推重如此後人用筆不原其變化生動之妙每得其一木一石便自高詡今見是圖足令邢夫人無色也王元美謂雲林生平不易作青綠山水僅二幅留江南圖內淡墨渲繪各半其萬壑爭流萬丈空流之謂乎見癡翁寫九峯雪霽而作萬峯飛雪圖自許爲峯巒多勝之癡翁卽黃氏子久名公望其萬卷詩樓圖姝有高簡詩人意乃倣洪谷子荊浩者也王維詩端居不出户秋原人外閑斯人在焉呼之或出自跋萬林秋色圖曰前晨着筆今酉方完速者仍拙遲亦不能巧也是夕秋潭同觀嗚呼巧拙自在遲速之外葢所謂百年智巧消磨欲盡而後意動天機神合自然

難爲粉墨者道也萬松疊翠萬橫香雪二圖寄韻設色幷極神秀萬松尤有勢葢雲林畫多得之氣象蕭疎煙林清曠此獨峯巒渾厚勢狀雄强其皴擦勾斫分披糾合之法無一不備神至之筆豈可以一律論耶若夫輕煙遠翠掩映連絡斷續之際津涯窅然者萬點青蓮圖也自跋云夜來同惟寅羽士張伯雨方壺子論右丞詩中畫畫中詩快然曠遠乃倣爲此由今觀之此與萬卷詩樓圖眞不愧右丞也以上十萬圖乃雲林爲陶九成作者嘗考雲林倪瓚自稱懶迂又稱荊蠻民又自號滄浪漫士又號淨名菴主數與九成共宿漢里經月忘返九成卽陶南村所著輟耕錄者也跋內所引諸人如羽士惟寅陳姓元高士倪集中有詩贈之張伯雨善詩及書別號句曲外史方壺子名從義貴溪道士與伯雨齊名秋潭

者想亦緇流元時世亂高人多托而逃也其欵署至正癸丑乃其晚年筆元亡于丙辰逾癸丑止三年而明太祖定鼎金陵建元於戊申至癸丑蓂莢已六易矣雲林爲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定道人出此圖相示且歷元而明以至今日又四百餘年矣道人名貞慧明少保陳公于廷之子自乙酉金陵變後絕迹不入城市更命其二子棄去諸生其亦雲林不忘至正之意耶嗚呼凡山水樓閣之在天地間無論眞幻皆有人司之今眞者頻易主而幻者乃託於雲林之畫歷久彌新孰謂一技之精不通於神明也哉

雲起樓記

戴子陳子延侯子登於雲起之樓徘徊四望意憮然若有不能釋者頷謂侯子曰此余邑故孝廉吳問卿氏之樓也子曷爲記侯子曰余雖未交孝廉然而嘗聞此樓矣當孝廉在時好尚文雅流風可挹嘗於此樓晨夕招賓從溪光山色相吟眺也夫孝廉在而此樓之盛時余皆不及見今乃欲記之又烏從而記之耶言未畢二子且愴然以悲泫然以泣侯子曰是無庸也夫吾與子所閱歷十年之間葢有大於此樓者今有存焉者乎其主人亦尚有如故者乎而孝廉前二年始死此樓雖非其舊而尚可登攀而問然則吳氏之所得亦已多矣夫天下事獨誌其盛而且遺其衰則是必欲賡柏梁而爲詩陪上林而爲賦而阿房之劫灰玉華之妖鼠可以輟筆而不作也吾聞是樓之下曰富春軒孝廉嘗藏黃子久所畫富春圖於此其死時若有慨其後之不能守者命投諸火以殉或曰孝廉於是乎不達觀矣夫天下事而苟付之得其所則

貽之子孫與傳之其人無以異也昭烈謂諸葛亮曰嗣子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天下之大尚且如此而況於一圖況於藏此圖之一軒一樓哉不然吾目中實未見其可與而又不思所以置之卽使有人於此珍而藏之什襲吾又安知其果異於水火糞壤耶大凡天下之神奇不顯於明必藏於幽苟無人以傳之必有鬼物以陰護之然則以達觀責孝廉者不惟不知孝廉亦淺之乎論達觀者也孝廉死時歲在庚寅余後二年始至爲壬辰先是孝廉之父納言公之作是樓也當明神宗時今五十餘年矣納言嘗延梁溪高忠憲公坐卧其上而屬雲間董尚書爲之題今尚在益孝廉守其志以無失類如此嗚呼所謂五十年者固不可追而問矣卽庚寅與壬辰相去不過一二歲而余曾不得及孝廉之在時一觀此樓之盛其後當何如也又焉能已於二子之愴然而泫然哉孝廉又有南嶽別墅死後捨爲寺

策

正百姓

王者欲治天下而不求正乎百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百姓者人主所恃以與立者也人主恃以與立則必先使其有以自立苟不予之以可重之勢而齊之以至一之術則是其名甚賤而可耻其實甚弱而可凌也百姓之自救不暇也久矣又烏能正之也哉嘗觀世之衰也其所以詭其百姓者有二所以加其百姓者有七不察乎七加而欲絕其二詭者未之有也夫百姓皆以詭而免焉爲得計其心囂然若不終日人主將何以託根本厚風俗乎故天下之患莫大乎人樂改業

而以百姓爲不足爲此明之所以亂也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力役加之水旱災祲加之官吏之貪漁加之豪强之吞幷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於是百姓之富者爭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黠者爭營巢窟而充吏胥是加者七而因而詭之者二也卽以賦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積重而無告而學校則除矣吏胥則除矣擧天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問也百姓之爭入於學校而爭出於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爲之矣約而計之十人而除一人則以一人所除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則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展轉加焉而不可窮爭詭焉而不可禁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是始猶以學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後遂以百姓加百姓也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非死於溝壑卽相率而爲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夫百姓者人主得之於天而受之於祖宗其關於國家至重也天下之人無事而爲百姓至安也乃一旦荼毒之若罪人操切之若輕草使天下之人一自知其爲百姓則不覺其傷心而歎蹙額而愁寢不能安魂食不能下咽父無以厝其子夫無以保其妻此何爲者也議者猥曰富而亂黌宮者有禁黠而叢公門者有禁庶乎可以一之嗚呼不圖其本而欲制其末吾見其無術也吾能使天下不見百姓之辱斯不慕學校之貴矣吾能使天下不見百姓之苦斯不慕吏胥之樂矣嘗讀豳風之篇見其區處其百姓者家室之計至完以固歲時之養至周以悉而猶恐其隔絕也則又使之躋堂獻酒而區區疾苦之情何患其不通積輕之勢何患其不振乎然後知三代之圭立國數

百年其百姓皆相與安其分而終身無可搖奪之憂者蓋致之有由也若以爲吾儕百姓苟不至於作姦而犯科固已自立有餘矣而又何需乎其他哉故百姓之業自有餘者也無藉於人主也而人主不爲之正其實則所業內喪不爲之正其名則所業外徙不可不察也先王之制百姓之孝弟力田者升爲士士之入官者爲吏其踰此者則爲遊民至兩漢猶沿其意而守之非獨以愼此二者蓋深求乎百姓之衆多而防其漸少也當其時士不耀其民民亦不敢冐爲士吏不欺其民民亦不願苟爲吏使天下隱然知百姓之爲重而患根本不固風俗不醇者吾不信也嗚呼百姓者治亂所由出也彼其詭於學校與吏胥也非遂亂也而自其不安百姓之分而推極之則大亂之道也其詭於學校與吏胥者特富而黠者之所爲也天下之百姓不盡皆富亦不盡皆黠而又非此無以自立倘不冐坐以待斃固無所不爲矣而要之非百姓意也其勢有不得已也故曰王者欲治天下而不求正乎百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額吏胥

今天下吏胥之横何其甚也雖少猶當有以額之而況其多乎夫以吾君吾相朝夕所講求之法日夜所撫循之民厲精而施之政予而望其治乃一旦蠹且壞焉於羣吏胥之手朝廷之上大聲疾呼三令五申遂熟視而無如之何此其故何也違令之誅不嚴而容匿之藪不破也蘇軾曰天下之人有甘於自棄爲惡甚毒而不可解者吏胥之謂也古之馭吏胥也必有選而任之之道所謂掾屬者是已學而後入材而後

試其賢能畧與其官長等非鄉里所舉者則不得當也故其途不襍其數不可多設其人亦自愛惜勉厲於功名之路有士君子之風今則不然姦猾者爲之無賴者爲之犯罪之人爲之縉紳豪强之僕逃叛之奴爲之吏胥之子孫相沿襲親若友相援引者更迭爲之凡若此者豈復有毫末之餘地哉是以雞鳴而起孳孳爲不善不擇人而食不擇科而犯以是爲應然也嗚呼吏胥之固結也久矣爲之官長有能如唐之柳公權明之況鍾者不旋踵而制其死命肆尸於市庶乎其可也而精明强固者少闒茸啗利者衆初聞其說亦未嘗不驚且怒既而翫焉以爲是固吾之左右也浸假而備顧問浸假而寄腹心託爪牙藉以營其私囊夫且四顧躊躇以爲吾非吏胥誰與爲理是一郡嘗有數守一縣嘗有數令也旣已有吏胥矣而吏胥又各有貳有副或一人而兩役或一役而數名莫不親近其官長而以招搖於鄉里曰我吏胥也縣有吏胥焉郡有吏胥焉郡縣之佐貳有吏胥焉其郡縣之人又有叢蔽於諸道而爲吏胥者焉縱橫巡按之署盤踞督撫之衙而爲吏胥者焉嗚呼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縣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計是一城社之中而有三百狐與鼠一郊原之中而有三百虎與狼也其災焰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稅或無故而魚肉有事而勾攝疾首痛心者幾何人吞聲飲泣者幾何家是吏胥一而受其害者且百也今天下大縣以千數縣吏胥三百是千縣則三十萬也一吏胥而病百人三十萬吏胥是病三千萬人也天下幸無盜賊之擾水旱之災謐寧無事而日有三千萬人不得其所吁亦大可爲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心也哉此皆無以額之之過也近者數有裁革之　詔亦稍稍奉行之然今日汰而明日復矣巡按之署撤而督撫取而用之矣吏胥之有罪者縣發覺之則入於府府發覺之則入於道道發覺之則入於院至於院而人不敢復問向之所爲府者縣者轉而與之抗禮道者降而接之以溫顏是其不可向邇之勢始猶處於降殺之間而其後乃反驅之於積重之地彼大吏之不賢者無論其賢者持己有節而御下無術吏胥乘其峻刻之風威猛之性以市其重權而取民間之財顧有倍蓰於往昔者矣嗚呼從來天下之亂固氣運爲之有洪水之害有猛獸之害有暴君之害豈今之氣運在吏胥耶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將如呼小兒罷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國門獨於吏胥之至微賤額而限之易若舉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決水之不可禦天下之患未有壅蔽因循怠廢不舉至於此極者此其故何也不悉其不額之弊與必額之之法雖欲額之而不可得也不額之弊在官不在吏必額之之法亦在官不在吏不額之弊有三而額之之法惟一官之不能而畏事者以爲吏胥之多非自吾始也吾姑仍之且觀望其他者之未盡汰焉交相觀望而吏胥卒以自若此其弊一也月而閱其薄朔望而稽其名奉令而裁之榜而示之陽以虛文塞責而陰挾其金錢還之以故物此其弊二也去者去矣而畱者未去彼此營護而以浸潤其官長三窟之兔百足之蟲必濟其黨與之私而後已此其弊三也夫朝廷而不知吏胥之弊也倘其知之而下之令曰是皆有額踰三人者其官謫踰五人者其官削踰十人者其官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赦彼吏胥之爲惡而不顧其死者固有之矣亦有官代其吏死者乎周書曰刑罰世輕世重當其積弊非重法無以制之夫殺一人焉而舉天下三千萬人咸受其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而豈其爲商韓之峻也哉

重學校

今與古之相反名與實之不相副葢未有如學校之甚者也古之學校所以養才而今以收不才名徇其舊似甚貴而實失其據則甚辱久之穢濫而無可別并其名亦不足貴則何以興天下之學而成天下之材也天下之學不興天下之材不成雖聖人無以致治欲反其道必自重學校始夫設學校於此必其才者入不才者不得入是以才者有以自見而不才者無所容倘其襍然并進是才與不才混也才與不才混而天下之才者少不才者多是才無以勝不才也才無以勝不才其勢必盡化爲不才而後止嗚呼舉天下之學校盡化爲不才朝廷猶曰吾養士於此而他日將有大用之也豈不誤哉然則重學校者必清其非學校者而後可也清其非學校者必嚴其督學校者而後可也天下之士至衆天下之學校至廣今槩曰不才則學校者怒而督學校者惑嗚呼徒沿其名而不察其實誠無以塞其怒而解其惑也往者士之遊於校者十年五年之積累視其學而其一日之短長視其文進之者愼而退之者嚴葢有公卿之子弟望泮宮而不得入旣入而不免於黜革者矣而況乎商賈富人之贅輿隷廝養之賤者哉今之遊於校者亦視其積累與其短長然而昔之所積者才而今之所積者財也昔之短長才有一定之優劣

而今之短長財有適然之厚薄也才茂於人謂之茂才才秀於人謂之秀才古之制也今則謂之請託熟於人而賄賂先於人可乎自明之中葉而督學者患在請託明之末季患在賄賂至於賄賂之盛行而數百金者爲之數十金者爲之甚而至於數金者亦爲之其有擔石之儲自乞人以上無不侈然爲子衿者葵丘之田父朝市其一牛而夕以三子入於庠嗚呼士之賤不一牛若而舉世習於不知恥風化之壞可爲痛哭流涕者此也夫苟有其爲之之具則以卿大夫之奴郡縣之隸爲之而無以禁也且旣爲之而猶不除役牙狙市獪之徒戎卒之伍爲之而無以禁也且旣爲之而猶不徙業然以其非此數者而指而擯之曰爾奴也隸也爾狙獪而卒伍也而彼有所不服何也以爲我之所不能者爾亦不能而爾之所爲有其具者我亦得而有之也往歲校士而兵譁毆士幾死其將方且擁大纛於中衢睨而命之曰夫夫也學校者也當笞夫夫也非也當免宋之十郡縣之士數千餘人舉皆膝行匐匍甘心受之卒無有起而與之抗者說者以爲士氣之靡而不知其有以致之也兵不識丁而士亦多不識丁鎮將鞭箠我分也又豈有名實之異哉嗚呼學校之積輕至不可以盡言而猶欲以姑息爲有恩寬假爲有禮則是天下之穢者終無時而清天下之濫者終無時而裁也故愼之而又愼所以明異也嚴之而又嚴所以示尊也盡去天下之不才而後眞才見雖得一眞才而不以爲不足也雖去數百千之不才而不以爲過也今者大縣之弟子殆不下二千人中小縣亦各千餘人此何爲者也且也有進而無退其進也無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試士與不試士寸櫢尺符隨手而下其退也無幾又不終朝提掇而復之攀附夤緣浹歲不絕彼督學者非不知也因循之見狃於前而貪利之心橫於後前人之敎後人若貽以規矩後人之守前人若奉爲律令吁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也曰舉明臣張居正之舊令而力行之其進也有制大縣必四十人中縣必二十五人小縣必十五人其退也無制百人不稱則退百人千人不稱則退千人無容僞容僞者褫不旋踵無姑徇姑徇者罰不移刻以作養之意而寓澄汰之權以文章之事而行軍旅之法庶乎其可矣而其要則尤在勿以文藝爲浮華而以德行爲借口葢其所可飾者行也而其所不可飾者文也今使恃其財力以亂其名實而使人保而舉之曰此德行者也則督學者必俟論定於歲月而無由一旦以知其然否設使人保而舉之曰此文章者也取而試之閱其數語不終卷而瞭然矣夫然後察之曰之子也得無佻達者乎而士行亦可以飭矣故舍文而論其行者奔競之端也既論文而後察其行者齊一之術也天下固有文學而無德行者未聞不文不學而有德行者道德發聞之謂德百行卓越之謂行是文學之所不及也非謂其遺文學也且有人於此策之以經而不對考之以文而不能問之以字而不識無論其實不長者卽果然矣亦不過市井之愿耰鋤之老耳朔望讀法舉而旌之里正之事邑宰之職也而奈何冐之以學校之名也或曰學校所以養士也居正刻覈之法非先王寬大之澤夫士苟才而賢卽居之以夏屋而享之以大烹古之人不以爲泰不然育才之地而今沿以爲惠濟

之局豈不亦羞朝廷而輕當世之士也哉

侯朝宗文鈔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朝宗文鈔卷之七

論

朋黨論上（崇禎間作）

君子小人之不能不分也久矣其禍必成於小人其罪必歸於君子此二者相持不並立之勢也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其小人之所以勝者大率自稱孤立其君子之所以敗者必以爲朋黨漢唐而下凡千百餘年以此始亦以此終若然者何哉蓋天下之事未有可獨行而就者也況以國家之大而欲用君子以治之必其度量廣而才智博者也必其耳目聰以明者也勢必於天下相交接而後人品之邪正可以洞然而無疑又必於天下之中擇數人焉與之託緩急共功名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聲氣察天下之議論而使在中者相安在

之局豈不亦羞朝廷而輕當世之士也哉

侯朝宗文鈔卷之六終

侯朝宗文鈔卷之七

論

朋黨論上　崇禎間作

君子小人之不能不分也久矣其禍必成於小人其罪必歸於君子此二者相持不並立之勢也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其小人之所以勝者大率自稱孤立其君子之所以敗者必以爲朋黨漢唐而下凡千百餘年以此始亦以此終若然者何哉蓋天下之事未有可獨行而就者也況以國家之大而欲用君子以治之必其度量廣而才智博者也必其耳目聰以明者也勢必於天下相交接而後人品之邪正可以洞然而無疑又必於天下之中擇數人焉與之託緩急共功名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聲氣察天下之議論而使在中者相安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者無忌其有沉淪者則君子必薦揚之其有清通者則君子必羽翼之其有誤遭網羅者君子又必申救之以無私之心行至公之事故其防人也常疎而以相善之人不得不有相顧之實其爲名也益甚著如是則朋黨之說出嗟乎黨人果何負於國家哉而小人言之主上必聽之者又何也彼小人之伎倆主上之意旨吾知之矣小人秉性必深刻立行必矯激用心必險毒見利則合見威則刼一人而首尾數易一事而曲直兩徇一日而陰陽百出是孤立無朋者也無朋則無黨而飾曲謹爲學術假小廉爲操守以其身深結於宦寺宮妾之間而顯然與士大夫爲敵方且欺其主上曰公忠也介執也彼清流相標榜者皆罔上行私者耳夫主上居深宮之中與臣庶隔絕常恐天下之欺己而密以爲防羣天下之人而有朋羣國家之臣而有黨此豈人主所樂聞哉彼小人者或緩言之或急言之或密勿帷幄之地私劄陳之或以草野不經意之人伏闕請之而左右各有所樹又陽探而陰諷焉賢否混淆利害貿亂則主上豈暇究朋黨之人爲何如人問黨人之事爲何事哉勢必去之而後止又必盡去之而後小人之心安顧君子無罪也即或有罪矣而衆君子無罪也一自黨人之說出則首必有主謀者次必有同志者又次則亦必有脇從者羣陷之而羣逐之此寧有虛實可辨而衆寡可分哉故小人之害君子者斷斷乎其出於此也因勢調停之說君子知其不可爲而忠正强毅之性又不肎少因盛衰而有所改移勢必羣起而力與之爭乃主上方重其孤立而深疾朋黨是以君子在大位而攻小人主上則以爲竊弄威

福也在言路而攻小人則以爲挾怨沽名也在散地而攻小人則以爲授意指使也信者日以信而疑者日以疑又何得有全理哉昔者漢有陳竇十常侍之黨陳竇以君子而敗十常侍以小人而勝唐有牛李之黨僧孺以小人小敗而大勝德裕以君子小勝而大敗宋有司馬光呂惠卿之黨惠卿以小人一敗而卒勝溫公以君子一勝而卒敗得失相尋自古而然已惟人君深察其所以不得不黨之勢而鑒其用心因以知小人所繇無黨之故則忠耶寧待計哉嘗就天下之大勢觀之門戸不同風氣亦異有合一鄉而爲小人之黨者有一鄉之中各分郡縣而爲君子小人之黨者亦有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各分而爲君子小人之黨者茲蓋其先達所教後進所趨聖明所不能齊性情所不能強也而要之君子尚義小人尚利其盛也小人益濃而君子益淡其衰也小人於同類之中自爲排陷君子於失志之時共相悼惜故小人常得脫然而卒以朋黨之禍歸君子耳夫朋黨豈君子所避哉同爲國家之人同受國家之事苟其謀之而必公行之而必忠雖日弘吐握之風夜前賓客之席虞書之所稱協恭箕子之所論大同也不然而獨行無偶心實不測蔡京蔡攸之相搆眞可謂孤立者矣人主宜何取舍焉

朋黨論下

自世之既衰也而黨人之目在下益小人既逐君子則朝廷之上可以惟我所爲而恒恐君子之在下者得而非議之於是因其議論而指爲譏刺觀其風節而誣爲標榜羣天下名彥之士而盡陷之語言文字之中使其辨之無可辨而逃之

不可逃則小人之勢成矣夫古今之相尋也朝廷有頑鈍無恥之大臣而後草茅有激濁揚清之名士又必其朝廷之上激濁揚清之大臣去者去而死者死然後草茅之士相與持之而愈堅爭之而愈力此其事一關於國家之氣運一關於國家之風俗氣運之不可爲也必人才委靡不知有名教之防而後小人之焰張風俗之不可爲也必人心柔滑不知有是非曲直之性而後君子之澤以盡起而視朝廷之上小人既勝而君子既敗則陰陽消長之辨亦甚彰明較著矣所謂草茅名士者皆四方之產素不相識之衆也或聞其名而向慕之或弔其風而感歎之或見其人而折節之或同有道義之歡而貴達不移或共有澄清之志而禁錮不惜其與國家無職掌之不可辭也與受禍之君子無恩私之不可背也徒以名教之不可滅是非之不可昧故千里一人焉百里一人焉遙相推引而致朋黨之不可復解嗟乎此寧有所勉强哉國家養士之恩而氣運之未必卽衰風俗之未必卽壞有人焉採其議論而高其風節羣然興起推而挽之以待澄清之一日焉知小人之所以勝者非卽小人之所以敗耶雖終身隱伏而天下係其想望小人有所畏忌則治亂之故固始於在上之黨豈不繇於在下之黨乎故昔者聖明之世元愷之賢必與九官十二牧相知者也降而漢之諸葛亮晉之謝安皆以處士得衆心負人倫之目者也英主興賢人進則天下以朋黨治惟不幸而繼君子既敗之後則小人之求於我者方深而我之所以應於人者方激上下聲氣之相通而謂之交結好善欲其登惡惡欲其崩而謂之武斷身名相託而羽

翼相扶謂之囂薄成風乘君子之疎而以中主上之忌於是求快小人之意旨而一束於朝廷之功令則有分南北部之名按籍而求遍邑而索陳實既隕而范李旋續者桓靈之代是也選取冗濫罷天下科舉以示海内無遺材投之黃河惡其清流而使爲濁流者李林甫朱溫之姦是也南渡而殺陳東因東而殺歐陽徹遷臨安而放四君子散太學生而使作捲堂文以見志者趙宋之代是也此皆黨人之在下者也夫黨人在上而爲小人所勝恃有天下之議論而裁抑之天下之風節而折服之此其勢亂矣而猶不足以亡至於朝廷之人空而草茅之禍烈勢必化國家之氣運而盡爲委靡變國家之風俗而盡爲柔滑其又孰得而救之也耶君子亦何樂乎有此矣原其初一人爲名教之宗而一鄉之人推之繼且羣天下之人而共推之爲之上者莫不表揚於前爲之下者莫不輔助於後未嘗與聲名期而天下之名至焉迨行成矣名立矣未嘗爲禍患懼而天下之禍集焉同志益相爲引重則異己益相爲忌嫉故黨禍之在下者常更烈於在上然則閉户絶迹不識天下之人緘口藏身不談天下之事乎夫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其人而踽踽無徒不事交遊必其胸懷陰險矯激不常而見棄於賢者也不則甚卑賤無所短長者也豈有君子畜用世之志而孤立寡與者哉嗟乎彼聖明之世平康正直而已無異同也自小人指君子爲黨而後朝廷之上分爲忠邪草茅之下分爲清濁水火不井立薰蕕不共器豈可以小人之加君子者而遂以定君子之罪哉試喻之國如木然君子則其本根也衆君子則其條幹也君子之議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節則其枝葉也拔本則仆削幹則弱去枝葉則枯此乃木之蠹賊也人主奈何不之悟也

宦官論　崇禎間作

人主者威勢之所積也勢借則不威嗚呼惟其過威勢之所以下借也蓋天下之患無窮人主以大度應之則無不安茍其不能無疑而慮人之欺已則必思所以防之防之而所患不必起於所防也防之人足以為患矣故天下之患每起於所忌而成於所忽也古聖人闊畧坦易不矜威嚴之名其大小臣工得以朝夕相見故天下之情偽莫不悉知而萬里之禍無從而發卽肘腋近習之間亦不得借權以自豎今天子手除凶豎明見萬里矣然竊以為未皇日曉也其事在於用宦官夫宦官日奔走於人主之前伺其喜怒而乘意竊發出則颺言於衆曰是主上之所欲為也天下信之則其令行而不可止茍其違而不行又烏從而質其非乎昔西山之狐往見南山之虎曰子跋涉林薄之間日一得食何其憊也誠能假我以皮毛與牙爪子安坐山嵎之中而飲食不乏虎信之衆獸果見狐而反走生死之惟命夫豈畏一狐哉見其皮毛與牙爪或疑眞虎之所為也今人主之威不啻虎也上下隔絕不啻山嵎之深也而宦官之邪媚煽惑甚似於狐假人主之聲名以為皮毛借人主之威權以為牙爪天下焉得不畏之哉夫衆獸所以畏狐者不得見虎也天下所以畏宦官者不能見天子也故今日之患在於朝廷之體過尊大臣天子之股肱也而週歲不得一見偶有名命則拜跪唯諾山呼而退不得一言彼幸佞之人方且飲食臥起不離於側天子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獎其忠勤嘉其才志使出入邊廷之間拱揖部曹之上皆尊以監視之名彼作威作福一加人以是非則天子必信信且必行外庭有疏其罪者不惟不從又加罪焉嗚呼公卿之賢者務爲相安無事之說惟恐激其怒其不肖者又貪權固位而陰與相比偶有小臣言之則又以爲瀆聒而莫之省憂也廟堂果何自而悟哉夫是以其勢益盛古者寺人領之太宰西漢之初宰相猶得以制之雖鄧通之寵申屠嘉能檄之使叩頭流血今也外臣不敢與聞內事而中貴苛刻暴橫民間私語皆採以上聞交接往來稍有涉於朝臣者羅織株連必中傷之而後已其身之賢否則惟司禮監得以議之夫耳目所聞見內侍之斥外臣者月常四五而大璫之考核其屬窮歲不得一也豈內臣皆賢而外吏皆不肖哉秦漢以來千有餘年矣其不爲惡者呂彊張承業數人耳大逆奇凶則不計其數以是知不肖者多而其黨相與朋比爲姦也譬之盜賊爲害使官兵討之理也今乃以官兵爲不足任歸其渠魁使自爲治則同惡共濟耳何益之有哉故天子誠能法周官西漢之制勿偏任宦官而曲防朝臣且卽以宦官之所以制朝臣者使朝臣得以制宦官則善矣昔太祖之制內侍數人給灑掃而已不使識字也故迄於宣宗不受其禍浸假而有王振之事又有汪直之事至劉瑾而極凶豎魏忠賢而橫矣天子手自誅鋤熟知其惡豈不戒前車之轍與益輕其爲廝役薰刑之餘以爲其惡不能有爲姑使察天下之情僞一旦得罪雖勢如凶豎而我能力除之無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人見虎則卹然駭閉門而拒之惟恐不速見鼠則恬不爲怪究之

隤垣穴牆不出於虎而出於鼠者豈鼠之力有加於虎哉患成於所忽而卒然難防也故天下常有不測之事齊桓公九合諸侯强如晉楚奉命恐後而其後一豎刁敗之有餘秦始皇滅六國幷四海威力所加天下不敢仰視自以爲一世之雄海内莫爲予毒也而不知趙高弄之如木偶也嗟乎二君豈非絶世之英主哉故小察不足以爲明而耳目宜廣不在防人之欺己而在乎使人樂盡其誠今天子任宦官以爲朝臣不足用也夫朝臣雖不肖然而其人親詩書習禮義知身家之難安則憚於爲惡惜身名之易敗則勉於爲善彼宦官不過廝役薰刑之餘耳無廉恥以養其性無妻子以係其心事之未敗則詡詡然自以爲得而曾不顧惜其後彼自視其身輕如腐鼠而謂其重人國家之事哉夫漢之常侍唐之中

尉何常不剪除於操溫之手然而國運隨之以亡夫以萬鎰之璧徇一破瓦愚夫不取也且凶豎之事恃聖天子在則不足憂耳苟或不然不知國家何以處之也故曰天下事未然者易制已成者難圖弊釀於庸主易反而偏中於英主者難回也

太平仁義之效論

人主欲以三代之治治其民莫貴乎其斷也以斷行之猶恐以小人之言閒之况乎以不斷行者乎人臣之進說於其君者有以王者之治相期者矣有以霸者之治相期者矣有以刑名法術之治相期者矣是三者其言不同其人亦異其將來成功亦大懸殊雖人主愼終惟初未可逆知而要其大端決於聽計之始何也其所以排之者力而所以審之者定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未有用刑名法術之說而治能幾希於霸者也未有用雜霸之說而治能幾希於王者也五帝三王其治尚矣三王之世去五帝已遠商周征誅之世去夏王之揖遜已遠而三王之心固曰吾終不以世之代降而治遂不若五帝也而商周之主之心亦曰吾終不以征誅之世代降而治遂不如揖遜也故帝王之治無百年而不變者法也雖千世而不易者道也道莫大於仁義自堯舜二帝以至於三代以來未始更也秦欲以一國而併天下則須强兵欲强兵則須用刑名法術之學併民力於一而李斯韓非之徒起仁義乃蕩然於天下卒之秦滅六國而亦旋亡猶病熱陽狂之人惡其疾而以毒寒攻之疾去而元氣亦蕭索矣漢承秦後高帝草創文景敦崇黃老孝武好大喜功所云雜霸者非耶宣帝矜察刻核自以爲漢家制度議者推原西京之衰實基於此惟光武有人君之量而躬親吏事失其綱要浸淫至於魏晉六朝益不足言矣嗚呼相傳千百年仁義之說不明而欲致太平之效猶適越而北其轅吾見其惑也宋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吾嘗考太宗之治天下也粟米狼戾囹圄空虛夜户不閉人行萬里不持寸兵可謂太平矣而太宗歸之魏徵勸行仁義之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彝之言便給可聽魏徵所陳近於迂緩其能不以彼易此者良由太宗所以排之者力而所以審之者定也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如此而不效者未之有也故太宗之治天下也亦惟專其人而已矣亦惟一其政而已矣亦惟貞其恒而已矣若是者所謂斷也彼所

謂兼採其說而徐觀其成者皆謬也後之人主之爲治也入與賢者謀之出與不肖者議之是與不肖者論賢也朝與智者謀之夕與愚者議之是與愚者議智也其始也不斷於心及其行之無效則曰古道之不可治今之世也如此不究已之不斷反以疑王道之必不可行自以爲求治而不知適所以亂治也自以爲求言而不知多言之熒聽也是二者皆非也雖欲求效其將能耶宋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然關雎麟趾之意安在是太宗猶非能躬行仁義者也而仁義之效彰彰如是況乎其本之修身齊家者也嗚呼後之人主其亦審擇所尚哉

太子丹論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荊軻爲盜是也況乎拘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爲罪則何以爲後之國家者處讎敵法也昔者燕太子丹遣荊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嗚呼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其始祖名公奭於九原即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慙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送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然且何以罪丹乎曰名釁也夫强秦之欲滅燕豈待有釁哉彼六國之見滅者又坐何釁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即云幸而苟延焉乃蜉蝣之朝夕也尚不得爲蟪蛄之晦朔也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

其一大呼奮臂鬬不勝而死而論者顧以乞哀爲智以大呼奮臂爲狂佻而攖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乃天下驚竄震鬼自懾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幾時秦既無德以入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國有不内亂乎天下豪傑因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西向而前吾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其以洩暴秦之威而倡天下之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椎蓋猶踵荊軻之劒而爲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故荊軻之與聶政不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勢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而幷及之於軻惡原嘗春申之屬而幷及於太子丹譬如有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槩以烏附爲不可用日以寛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而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其暴蹶也宋之亡也秦檜湯思退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講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然則軻可爲忠臣丹可爲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爲忠臣矣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爲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謝安論

古之有爲於天下者必有以脫除天下之習而立乎其外蓋

爲物所移者雖足以自見於天下而恐其歷久而不勝也夫君子之所恃以勝天下者在乎器識德量之閒而不在乎幹局然而幹局之用君子雖不恃以爲長而不可以之自廢苟遺棄其鄙近而將寄託於所溺豈獨權寵利欲之足以累人哉吾以爲謝安之清言亦其累也安之未仕也知鎮西之必敗而委曲厚給其士卒脫弟萬於難其旣相也當桓溫而不懾禦苻堅而不懼是其識量豈猶夫尋常之可測哉顧可以見天下之幾微者識也而天下之大有非明智之所能盡則識於是乎窮可以鎮天下之危疑者量也而建功立業之人又有時乎出於達生脫死之表則量亦僅得其一端嗚呼葢未有力不足以舉天下之煩氣不足以鍊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爲者也善乎王羲之謂安曰夏禹胼胝文王旰食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而桓沖亦云安石有廟堂之望不嫻大畧安皆不之用也夫安豈不知四郊多壘所當布置而經營日不暇給也哉顧其數十年以來熟見夫江東之門地聲名以文雅爲高以風流爲美旣不能矯克其一時之風習而又以清言濟之方且塵視乎軒冕敝屣乎功名以矜其邁往不屑之韻幸而遇變如溫與堅者而皆有以鎮靜而安全焉以爲是已足以自見也說者以二患旣平之後安卽閒於國寶之讒不久而卒故其建豎止於此而不知其不然葢安之爲人清沖有餘而樸鍊不足無以爭天下之先而經天下之遠吾以其夙習決之矣夫所貴乎矯而克之者非以爲勝於天下也乃以自勝也不爲浮譽所惑則所以養其力者厚不與流俗相競則所以制

其氣者重厚且重則其性情無累故其見之於天下者煩簡適宜而苦樂一致若安者可謂簡易而和樂矣設一旦困之以煩嘗之以苦吾恐其廢然而返於莊生老子之林也又安能深沉確實開擴淬厲而以天下爲己任乎晉氏之旣東也其相臣前有王導後有謝安導有大有爲之識而無大有爲之才安有大有爲之量而無大有爲之幹過此則時勢去矣其偏安也宜哉然則必何如而可曰如陶侃祖逖者而更假之以導與安之識量庶乎其可已

王猛論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猛葢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畧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氏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肎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旣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葢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簒晉其從之則荀彧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

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强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簒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簒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崤澠函谷之閒豈復尚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强兵富國擴疆啓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然則猛盍幷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幷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

顏眞卿論

徇國以死之謂忠抗道不回之謂直若此者魯公顏眞卿能之然而當天下變故之際亂成於前而禍伏於後强藩不順人心不服中外觀其設施賴其彈壓所謂大人宰相之事也以忠臣當之可乎曰不可忠臣能不負國而已以直臣當之可乎曰不可直臣能不貶道而已然則眞卿何如曰眞卿者所謂唐之大人宰相也唐用之不盡其長公僅以忠直見焉而已推公之心蓋嘗慷慨以經濟自許而思所以用之豈樂夫悻悻孤子必置其身於危地而與天下後世爭此一日之

名哉當祿山叛而平原固守稍識逆順者皆然不必眞卿也即云早知其叛而預爲之備彼之畜有逆志也久矣特明皇不悟耳又不足爲眞卿異也迨夫凶焰轉張諸郡連陷公乃謀於衆曰賊鋭甚不可抗委命辱國非計也不若徑赴行在嗚呼天下有其實未固而助之以聲其威尚隱而係之以望公所謂以聲望係唐之强弱者歟祿山甫叛而堂堂天子倉皇西走哥舒老將一戰投戈河北二十四郡無復忠臣獨有一魯公奮袂而起椎牛歃血號名連結以橫塞賊衝是其聲望豈渺小哉固賊人之所震而驚而天下之忠義所觀望而激發也設不審時度力而一旦成擒則逆賊之氣彌振而天下之志以挫而咸以消沮矣豈特一郡之得失一身之死生而已哉委之而去正其全身以全國者也不然公之生平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愛一死者而使聞風逃潰之徒得以借口哉公蓋熟知逆賊之情形而又自料其廓清之才當在李郭之列帷幄之算當與鄴侯相伯仲而不肎遂以平原畢一旦之命也其見上也而以爲御史大夫又以爲司寇唐人不知公也其後代宗在陝是時僕固懷恩雖未叛然其逆節已著矣公請自往名之諭以勤王補過使用其言豈有回紇連兵之禍哉代宗得以保全其功臣而一時强藩之歸命者不至再爲猜阻目前又得其兵以自衛此皆轉移於呼吸之間不動聲色而因敗爲功化有事爲無事是其深識老謀惟李泌陸贄僅知之耳特區區辨逆順者哉又有不止於此者元宗在蜀而祝冊署嗣皇帝則眞卿諫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則眞卿率百官問安以諫代宗自陝還先入宮而不謁陵廟則眞卿又諫此皆

名分節目之要而當時自曾公外無有能言之者嗚呼唐之三百年治日少而亂日多其君臣父子之間傳授不明而將順不正六月四日之變神堯遂退爲太上皇而太宗卽位房元齡杜如晦不知其非也太平公主誅睿宗遂退爲太上皇而元宗卽位宋璟不知其非也浸假而至於靈武之事天下益以爲固然矣獨公於事後猶能辨其幾微而謹嚴之於大義使得盡出其底藴如房杜諸人之遭際必有舉措適宜使天下相觀而喻而有以逆銷其僭亂之萌又豈必待其著而力爭於甲兵權數之閒哉然則曾公之學術獨見其大固唐三百年之一人也雖爲宰相可也

于謙論

英宗北狩景帝立以于謙爲大司馬已而英宗還退居南宮七年景帝崩南宮返正殺于謙天下惜之曰于謙社稷臣也侯子曰于謙非社稷臣也可謂功臣矣英宗之北狩也社稷無主都城洶洶廷臣已有倡議南遷者其不爲宋之續也幾希矣也先擁英宗入寇是明以靖康紹興之事款我也于謙颺言曰社稷爲重國有君矣來惟有戰耳也先大沮乃許英宗還固不在乎急急奉迎矣當是時謙以天下安危爲己任以大一統之主出狩而歸海內晏然若不知者偉哉于謙社稷再造之功歟然則謂之非社稷臣者何也曰社稷臣非可以功論也不可以福誘不可以禍怵道之所在毅然爭之知則必言言則必盡務納其君於道而後已不從則爭以去就而無隱忍圖度之私焉吾觀謙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景帝多有非其道者然則英宗居南宮非歟曰英宗還而欲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讓位此非謙所能也卽能之旋立其君而旋廢焉尤非社稷臣所爲也然則吾之所以責謙者何也曰廢太子而立見濟則謙之力所能爭也謙雖位爲大司馬而其權過於相蓋景皇帝幃幄腹心之臣也黃竑之議一萌使謙造膝密陳其不可則景帝亦必徘徊而不敢出而況其率羣臣面折廷諍乎使謙率羣臣羣臣必從何也謙之任遇深而羣臣所恃也乃不聞其有此舉而詔草一傳謙亦唯唯署名推其意以爲非我發之而我又非秉鈞者天下無以專責之也嗚呼不思其得君行政之何若而欲以名位形迹之際自解免於後亦惑矣謙人傑也逢君之欲以取富貴其斷斷不爲蓋有出於甚不得已焉而不能撥之於道也以爲吾不幸而遭變故輔人之弟而開放其兄功蓋世而名震主是其大權不可一日令不在我也吾特爲景帝特達所拔非有古大臣威望之隆顧託之重隱然必不可動者設一旦拂帝之意吾將置其身於何所乎當是時謙年僅四十餘而景帝甚少苟可以君臣意合輔之一二十年而南宮之事告終則天下無意外之變矣彼易儲者乃其早晚所必不免也以宋太宗所難而以責之景帝過矣謙以爲可不必爭也雖未嘗遏其衝而亦未嘗開其隙是其心迹豈猶不在趙中令之上哉七年而景帝崩謙之所不及料也故曰天下事有出於勢之必然而道之所不然者則君子爭之爭之非慮其勢之容或有不然也道之所不在而天理人倫之所不安也夫上皇之居南宮也廷臣之不得已也天下之不得已也亦景帝之不得已也卽使周公處之無以易矣而見濟之立則何以白景帝之非幸其兄

而謙無所挾以爲居功地耶異日謙之得罪也不以易儲而以金牌名襄世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誣而自其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又何怪乎石亨徐有貞輩借口以爲奇貨也然則謙之所以得禍者乃其畏禍者也社稷臣者爭道不爭禍福也卽使明哲而全其身於禍福之間亦不宜叅以禍福之見而況其隱忍而無所於擇耶雖然謂謙非社稷臣可也謂之非社稷功而殺之則不可功成矣無以寵利居焉之謂道惜乎謙未聞也

侯朝宗文鈔卷之七終

侯朝宗文鈔卷之八

說

豎人臧說

豎人臧者吾兄授以乳羊七臧受而牧之二年矣羊未之增也吾兄怒而責之曰吾羊之牧於他所者歲兩乳焉其所乳者又乳焉而汝之畜獨不蕃臧俛首無以對吁臧可賞也天下有以不亡爲存者臧殆是也牧二歲而猶七其羊臧可謂能守其故者矣天下之業苟今以受之昔後以受之今日傳而日守其故土不必其能廣人不必其能衆也無失先王之舊封雖世强焉可也無失先王之舊民雖世富焉可也天下之闢疆而疆以蹙料民而民以減者是殆臧之所不爲也且吾兄亦知夫乳羊者乎吾鄰翁者嘗有羊焉而命人牧之其

而謙無所挾以爲居功地耶異日謙之得罪也不以易儲而以金牌名襄世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誣而自其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又何怪乎石亨徐有貞輩借口以爲奇貨也然則謙之所以得禍者乃其畏禍者也社稷臣者爭道不爭禍福也卽使明哲而全其身於禍福之間亦不宜叅以禍福之見而況其隱忍而無所於擇耶雖然謂謙非社稷臣可也謂之非社稷功而殺之則不可功成矣無以寵利居焉之謂道惜乎謙未聞也

侯朝宗文鈔卷之七終

侯朝宗文鈔卷之八

說

豎人臧說

豎人臧者吾兄授以乳羊七臧受而牧之二年矣羊未之增也吾兄怒而責之曰吾羊之牧於他所者歲兩乳焉其所乳者又乳焉而汝之畜獨不繁臧俛首無以對吁臧可賞也天下有以不亡爲存者臧殆是也牧二歲而猶七其羊臧可謂能守其故者矣天下之業苟今以受之昔後以受之今日傳而日守其故土不必其能廣人不必其能衆也無失先王之舊封雖世强焉可也無失先王之舊民雖世富焉可也天下之闢疆而疆以蹙料民而民以減者是殆臧之所不爲也且吾兄亦知夫乳羊者乎吾鄰翁者嘗有羊焉而命人牧之其

人既報之以繁息之數乃立暨而受糈已而謂羊之牧於野者摘苗而害稼也乃置圉而牧之已而又謂羊之居圉中者產繁而氣疫羊多以死大約終一歲增不能數羊而授麌有餼補牢有費所謂建置沿革若中條理者又一歲而數闕白其說翁猝聞其繁息之數而喜不及詳準羊而授牛焉牛實疫死又準羊而授雞與豚焉受耕之户惡其瑣細而弗堪也蕪田而去之嗚呼翁始貪貪而惑既惑益不知所悔皆乳羊之利誤之也故天下往往徇小利之虛名而卒之勞費紛擾得遂不償所失者臧乎臧乎吾知免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善用人者貴審其能與不能若此者不言利以欺其主寧辭功而受過乃臧之所能也不可不察也吾兄曰爾之言近似然吾羊則實有牧而乳者又若之何嗚呼天下之地廣於先人加於舊受業而守之而或以創開而昌大者君子豈不謂賢焉然而不可必也若夫漢武帝猶其得焉者也後將有掩敗以爲功飾虛以爲實者李宓王成之屬雖知而誅之亦何益矣故天下之亡其羊者多矣臧殆以不亡爲存者也侯子曰利之所不與者害之所不伏也臧之功不可見然天下必見功而治者又何其戔戔耶

字曉兒說

曉既冠字之曰彥窒而進之曰曉乎天下何易云通人也爾無寧窒焉耳矣窒於應事故省爲省爲故安於拙窒於處人故寡合寡合故全其樸天下惟上智能通中人且不可而況其下者乎曉乎爾毋寧窒焉耳矣

書後

書昌黎潮州謝上表後

昌黎一代人傑其諫佛骨幾致殺身尤挺立不撓然貶潮州而其謝上表亦何哀也昔人論其欲以詞賦述封禪幾於相如逢君此誠太苛使昌黎而自此貶道以趨時豈遂安坐不至卿相乃官侍郎日明知王廷湊不可犯而必銜命宣諭叱馭不回何哉葢士君子之自處固有生死不難決絕而落莫悲凉之際反惝然不能自持者如蘇子卿之娶婦寇萊公陳天書與昌黎不安於潮陽其病一也嗚呼之三君子者豈非錚錚者哉而性之所近不能自強故曰君子之學變化以成德自知其病矯而克焉變化之謂也

書練貞吉日記後

友人練君貞吉司馬公少子能繼述其家學爲中原人士之冠嘗遊禾水作日記所載皆纖碎不經意事而含蓄甚遠余每讀之以遺旅況記中閒雜詼諧客有病之者夫善戲謔兮不爲虐兮風人所以頌衞武也談言微中固不在莊語矣嘗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卽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遊虎丘其爲衣去領而闊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闊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爲便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眞可謂兩朝領袖矣以此二謔語觀之是鉅公碑傳之所不盡者而賴以表微也然則日記之詼諧何必其無關於世耶

書吳延仲集後

延仲學問該博爲文章多本兩漢其詩出風入雅如感秋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潮諸篇皆深壯有當世之志近體頗哀豔在韓李間非其至也少年時就燕京廷對猝遇老中貴延請置之上坐求爲作兔山五龍亭梳粧樓諸記天壇迎神諸歌既畢酬之金五百鎰願奏天子延仲辭余己卯下第歸嘗過延仲飲見有伎武氏者在側是時山東劉大將軍方擬青齊諸侯王請以金屋貯伎伎曰願得終身操隃糜侍吳仲子文筆足矣其爲人所傾慕如此昔司馬相如能以琴聲奔成都豪女又遇楊得意薦其詞賦得陪昆明未央之遊後世每豔稱之相如大節固不足爲延仲道然延仲卒窮不遇死矣夫當世貴要豈無操衡量文章引拔人材之權者顧其識反出狗監與蛾眉下何也延仲生明懷宗間天子嘗寤寐想見天下之士而同時才賢流落又不止一延仲嗚呼明社遽墟誰之咎歟

墓誌銘

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

妻父常公以壬午卒時宋郡爲寇所破公易服爲道士以免既渡河而卒於曹其子霖權厝之於望魯村又二年乃克具槨如禮迎葬於舊阡余爲之誌而銘曰公名維翰字子羽少常不得於父然純孝讓產於異母弟卒以格性醇厚與物無競既舉孝廉尤自修飭八上春官不第筮仕保定令邑故褊小公爲政隨任其俗人不知有令既滿當遷司徒公數問所欲得者皆不應其子怪之公曰司徒自篤親我自守己遷東平州守既至見民饑開倉賑焉當催科歎曰吾民今賣妻子保性命天子豈知其至此哉然停賦則病國吾願輸家財抵之乃盡鬻其田廬二萬金猶不足遂坐謫司徒公又問所欲

補公笑曰吾向家財有餘故可藉以仕今無矣尚可仕耶公歸而無居乃居余之北村茆茨數椽意泊如也公雖平易然見以爲不可即終始持之官太守日有中貴人道過東平勢張甚前路令守皆起居拜跪厚有所饋獻公獨閉閣不與通吏禁其尉尉叩頭爭公卒不許人稱其介云公娶吳氏繼娶朱氏生五子四女植朴霖檝桴其四蚤死獨霖在女長嫁余叔愔次嫁沈譽幼嫁周司空子業炎三余妻也銘曰

往過東平父老來迎愛公及我有酒如澠蓋求公與其子皆不得而見其壻亦猶之乎見公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公庶幾有其遺風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贈少保陳公墓誌銘（代司徒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名于廷字孟諤年二十九舉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卒後贈少保天下稱少保公少保大節侃侃爲吏部侍郎日忤魏忠賢一削官同楊漣左光斗出國門歎曰于廷幸不辱身自此天下士大夫無種類矣已而如公言忠賢誅死復起歷左都御史爭言驕弁漸不可長且亂天下既爭不得再削官未幾諸大帥握兵者果養寇自圖便利浸至開藩鎮類唐河朔故事益不肎効命貽禍至不忍道又皆如公言天下於是不徒多公之節而更歎公之先見也公言驕弁時且得罪余督軍昌平習知九邊將帥狀欲颺言佐公公報書曰老臣得以微罪行不足累公願徙薪慮良苦言不行死且爲恨幸公知我他日誌吾墓可也公卒後十餘年季子貞慧以張清惠公狀請余既已受公託生前乃誌而銘之曰公系出宋

名臣永嘉陳公傳良由永嘉徙居義興湖南五世至衛輝丞弘甫自湖南贅亳村視其地蓬蓬有白雲氣因家焉又七世至憲章憲章生一經一經有孝行鄉里謚爲孝潔先生先生方妊而母邵氏嫠兩刺頸一指殊不得死後奉詔旌節以公顯贈夫人孝潔先生旣不識父詢得貌乃繪事之伏臘嚶嚶孺子泣至老不衰娶雷夫人夢虎飛天門之祥生公手足結毛成麟文襁褓中數自躍起墮地不驚旣長有器量舉於鄉不色喜第進士授光山令不受餽歷唐山秀水皆以治最徵拜御史公爲御史號敢言嘗言給事汪若霖鯁直不當黜又言朱相賡挾私意逐諫臣又言王相錫爵黨賡又言職方郎趙拱極吳有孚輩皆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又言從官陶望齡顧天峻犯淸議其奉命巡河東鹽嘗言閹人張忠不法撓鹺政又言鹽法便宜五事又言神宗皇帝久不復當陽以致天怒正陽門災又言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皆直臣當收用其巡江西嘗言淮藩庶長子常洪謀不軌又言藩宗多庶代嫡死冒生幼躐長及詭養異姓糜祿食爲宗蠹又言贛稅宜節又言閹人潘相稅湖口民不聊生已而言閹當撤又言抍稅亦當罷辛酉熹宗改元公已歷同貳遷太常卿紅丸議起公言向以風顚脫張差庇其主使已誤今以誤減紅丸獄更誤壬戌罷刑部尚書王紀公又言紀賢臣持詔獄議不上良是不宜罷甲子歷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尚書趙南星相賀曰冢宰不足喜與公同官乃可喜也會南星被譴去公代視事魏相廣微欲以忠賢私人代南星公面拒之而薦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忠賢大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南星乎于廷乃

黨渠不可不急逐之公既罷即騎一驢去賦詩示漣光斗曰脂韋世所同侃直性所獨忠賢命騎四偵公行李蕭然無所得丁卯遣緹校逮公適熹廟崩乃止嗚呼此公所爲一削者也戊辰皇帝更政舉遺老拜公留都右都御史掌南察黜陟惟允辛未遷北都察院左都御史公辭不許拜闕謝畢退而告人曰于廷平生好言天下事官御史時則其職也熹皇帝拱默中人有竊政者于廷即去言路亦當言今天子英明嘗疑臣下好名沽直更多言徒滋疑天子惟有勉修職業仰報萬一耳壬申八月御史祝徽畢佐周以笞武弁失上旨下都御史議公乃抗言曰陛下赫然留意武功欲激厲諸介冑臣即薄譴兩御史未爲過然天下將驕卒悍紀綱不立尾大之勢已見萌芽又摧挫法吏以長其焰恐益潰廢不可收拾將貽聖明之憂方大今日倘避激聒不一深言爲失職失職且負國老臣不敢是時天子意有所向公持之益堅凡五宣諭五不奉詔天子怒公遂歸里此公所爲再削者也公事四主立朝四十年歷官事業不可殫述而獨以一再削之故海內翕然仰之兒童走卒皆知姓名嗚呼士大夫砥礪風節固有所在而當世乃有媕婀陰巧邀主固寵欲以卿相位傳子孫者亦獨何哉公去官後嘗深念扼腕天下事不可爲居久之病卒年七十夫人張氏後公兩月卒有婦德門內化之公四子張夫人生者二貞貽貞才早夭貞裕舉甲子孝廉王安人生者二貞達官戶部主事甲申殉國難死而季子貞慧最賢當世所稱定生處士者也余許以孫女妻其子銘曰

死乃銘公則未飛虎祥白雲氣乘之遊固甚慰于萬年猶髣

歸

沈季宣墓誌銘

沈譽字季宣相國鯉之族也少孤所分產鉅萬為其兄蕩費且盡譽安之無閒言兄嘗假為譽券貸財於豪有力者後來徵無以償譽妻常氏最賢慧婉告譽曰鬻吾所居豈不有餘耶譽大悅從之徙居湫隘譽天性澹泊不茹葷血力學穎悟有文章名年二十七而病遂以死沈氏自相國鯉以來為宋之巨族無論千餘指惟相國最貧其餘皆以財力雄霸閭里閒相國在時嘗訶詈之而無以禁也譽獨以寒素稱然沈氏既富而其人或習為驕奢或更齷齪狡獪以謀為滋殖雖千餘指無復有讀書能識字者譽獨以文章自立識者皆曰此非沈氏子所宜也果早卒無子一女以妻余子曉銘曰

人異其族是為不祥況君之異乃在文章疇頑而壽孰哲而殤大塊不知終古茫茫

曹秀才墓誌銘

曹秀才以明崇禎庚午卒卒後而有嗣子璜璜既長而因其舅陳君貞慧從余遊是為順治壬辰其母陳孺人之教也陳貞慧曰璜母年二十餘而寡今歷兩代且三十年而曹氏家門之事皆身任之當秀才之歿也而事其舅姑不異於秀才生時其圖所以嗣秀才者則無子而有子其撫璜也門以內慈門以外多長者遊教之義方人不知其無父今更圖其不朽秀才者將使璜拜求吾子為誌非子不能子無辭余嘉孺人之貞德乃為秀才誌曰君姓曹氏名懋勤字曰文友曾祖三暘工部尚書祖司勳雲南左布政使父福孫太常寺主簿

秀才少有令譽陳少保公于廷以愛女妻之卽璜母也當是時曹氏門第甲於陽羨少保公家更赫奕兩姓輝映人以比江左王謝而秀才負才落拓意不屑也常嬉遊少保公數禁之不肎從則誘而鍵諸室命老僕守之秀才乃以餅金誘老僕而逸出少保公怒而名之來卽署堂上命爲文立就凡三試三稱善且喜且罵曰孺子倘力學將來建立何啻老夫而乃不自愛若此秀才立感悟卒淬厲以文名顧數不得志於有司殊怏怏庚午出試院而病遂死先是秀才病孺人常籲天請代又刲股以進既寡而足不踰戶者三年乃日撫璜馮哭鄰里皆感動孺人勤敏有識量動止尤嫻禮法姊嫁乙卯舉人吳洪裕妹嫁辛未進士吳簡思兩家姊妹之盛車馬賓客絡繹不絕獨孺人蚤寡孤苦處兩家閒然持其家世往往傾兩家上孺人既苦節而孝歷久無閒言里人乃爲請旌而表之遞相賀且歎曰秀才死而親無廢養子無廢嗣世業無廢主秀才可以死矣陽羨俗重貨利士大夫彼此較論銖兩不得則眴眴然怒已而更謀所以得之則復滃滃然假相合尤不尚交友閒治具招賓客必心有所爲無泛然者秀才生時獨數出千金周人之急而孺人常撫璜曰而父有遺志未就而必求當世達人爲師若友庶克繼之卽碌碌如余孺人猶介其兄引璜延請館於家每膳必豐必潔皆孺人手調而目視之而猶若有嗛者嗚呼是豈少保公之遺敎耶孺人陽羨一婦人何以然孺人生二女其一夭常曰秀才恨無子今止一女豈可不擇配凡富貴家來求者皆卻之獨以歸萬曆

閒名御史湯公兆京之孫原楨原楨文雅純謹與璜皆能有立云銘曰

無成有終緊臣與地孺人象之爲君也妻其克撫璜大君之裔君之生僅二十六年而令聞百世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凉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爲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姝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搆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苟深託諸緹校詗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絀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勉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尚則有士大夫卒無

明處士汪君墓誌銘

明之末有汪處士嘉先者年六十餘寓家於宋而身往來於吳越淮泗之閒有子有孫而不肎就養能爲詩歌有高韻而察其意常慘沮不樂與余交至厚言必出肺肝無形迹嫌而晏坐之頃常口若囁嚅有所陳已復邑墨然而退如此者二十年矣乃一日率其子若孫長跪余之前曰嘉先婺人也父旅於禾而卒於禾誓心欲舉之先世之墓屬天下方有兵事失業而貧逡巡未果今老矣無可待矣倘必婺之返是終無以葬吾父也將於禾兆焉懼非吾父志也違其志而復無以圖不朽其若人子何先生立言者也敢以誌銘請余受狀讀而嘆曰處士孝子也其用心也深哉既老而猶奔走不肎就

養者親未葬也意常慘沮不樂者經營其事力苦於不逮而未嘗敢忘也若囁嚅有所陳者欲以誌銘託之余也輒墨然退者示其不敢輕也葢二十年如一日也處士孝子也余與孝子遊二十年而不知孝子余之過也敢不勉爲誌以補過謹按處士狀曰君諱世清字仲虛號同木幼聰敏好學長有大志好遠遊弱冠入秦涉涇渭登岍岐入蜀放覽於瞿唐灩澦因慨然曰四海大矣安往而不適志哉人生貴則列駟富則鼎食且富而好行其德大丈夫所爲也太史公之傳貨殖有以也夫乃入檇李業魚鹽既饒有貲爲其諸兄弟娶而撫其孤姪又數推千金與其從子克忠有三猶子爲令宰爭迎養之君皆勉以廉謹不干以私君雅好交遊有聲益能爲詩董尚書其昌陳徵君繼儒皆與爲友晩而遊上谷雲中道出梁園而病與余祖父交因顧謂嘉先曰此中可居也故其後遂家焉輿歸檇李仍賦詩自娛年七十一而卒娶方孺人繼娶張孺人幷勤儉克相其家張孺人有至行撫立一孤姪與二庶子皆過於己子年五十有五卒子三孫八曾孫二汪姬姓系出於周至漢有文和者仕新安牧爲江南始祖唐時裔孫華與弟四人俱以武功顯封越國公追封英烈王其後世有達人至中元立墓大阪相傳數百年謂之大阪汪氏今卜葬於禾葢自君始嘉先擗踊大痛曰吾乃使吾親遠吾祖吾罪人也哉吾罪人也哉夫古也墓而不墳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葬其母不知其父則殯於五父之衢以俟之苟附於身而附於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今汪氏之葬於禾而不返於婺也葢阻於兵燹也以視世之無故而因循或妄意

求利其身與其子孫或徇於拘忌而卒以暴露其親而不葬者其用心何如也處士可謂孝子矣銘曰

惟禾於越爲禹舊甸惟日月明惟霜露變豈生之達而死之戀地厚水深云胡不奠

祭文

祭吳次尾文

壬辰十月日梁園侯方域卽陽羨爲文而三灑酒祭於先友吳君次尾曰嗚呼次尾死矣余蚤決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以張言如風發氣奪電光坐於我上立於我傍狂醒酣醉時一呼之不知吾友之云亡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憶我三人共學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鋮與士英蓋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弗并今次尾竟不見而獨見定生嗚呼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耶是夜卽夢君握余手曲敘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未必死也余向聞君死嘗就梁園爲位南望而祭然不欲爲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恐萬一亂眞失吾次尾今定生乃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嗚呼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次尾何憖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余與定生哭者友朋之情而次尾笑者蓋夢中猶不屑爲兒女子之態余與定生之於次尾交親范張一生一死拜墓加封當在君里以君之神乘雲策晷今古蜉蝣乾坤糠粃方且無所不之而又何必池陽之爲桑梓也次尾念我與定生別垂一紀安知不已駕池陽過陽羨格止覩止特我與定生不能

見爾嗚呼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士

祭亡弟文

君之垂歿也執余之手而屬之曰必葬先夫人之墓而以晢兒爲嗣冤旣冷而目不瞑余號哭請於大人許焉以復乃瞑今葬君於先夫人之側伯兄墓之左而晢兒奉君之婦杖而衰是日主祭拜見賓客年六歲禮如成人賓客皆曰君有子矣葢二事皆如君易簀之言也敢告

雜著

狄仁傑反周復唐辯

賢哉梁公有存唐之心者也非遂反周復唐也何也武氏一淫虐之婦不過藉唐之基業假唐之名器以濟其惡耳倘一旦廬陵相王或廢或死而果欲傳天下於三思承嗣天下豈有拱手聽之者武氏卽英雄豈能盡以威力刦制天下哉周必不能建國何事於反唐必不亡何待復且張易之昌宗者狐鼠豎子其罪固不容於誅而唐之存亡實不係乎誅之與否也五王乃至借兵於羽林躇躕顧慮如臨大敵其視豎子也太過矣善乎李賢告英宗曰奪門之計非出萬全景泰帝不起羣臣自詣南宮請陛下正位何事張皇不動聲色而就夾日補天之功此眞大臣之言也雖然後之爲人臣者倘其無梁公之心而徒借口鎭靜以俟事機之自至則何以異於模稜首鼠者也是又五王之罪人也

憫獐

客有過侯子以獐獻者侯子曰獐可馴乎客曰夫至德之世獸可同羣而遊今子無乃有所不信耶而何獐之疑歟侯子

自然營室而授獐焉已而獐呦呦焉其鳴之悄以思嘷嘷焉其號之窮以悲也又夜則以首搶其戶或覗之瞿然而驚類於人多有所不可者仲皃王子聞之曰子之不善於獐也審矣曷以授余侯子曰子之庭有二物焉其大者類西旅氏之獒而小而駿者韓子盧之裔也是皆有欲於獐奈何王子辴然而笑曰子非獨不善於獐也又且不知吾子盧與西旅氏吾將導獐而見之二氏浸假而共牢以爲食浸假而共寢以爲處浸假而相與爲友而日以益善予因而安之豈更害哉侯子曰雖然子曷使童子守之而猶授獐以索王子默然不應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童子矣覗二氏之貌且翦翦焉適矣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索矣覗二氏之情且煦煦然親矣雖然獐猶有閒焉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獐無閒矣與二氏者爲一矣又居三日而西旅氏伺獐之寢也噬其吭韓子盧拉其脇獐竟以死王子蹙然不悅而語侯子以其狀侯子曰子固未之知耶向二氏之翦翦焉若適者所以餌吾童子也既而煦煦焉若親者所以餌去其索而恐或爲之援也既而示之以無閒者乃所以餌夫獐也撤其防去其援而又探得其情此西楚霸王之無所用其力而南宮萬之所以斃也何況於獐哉王子大怒抽戈以逐韓盧與西旅氏侯子曰無庸也夫世之相與爲友日以益善反出其不意而害之者其智非始於韓盧與西旅氏也或曰是獐也狷中而狹外類於人恒有所不可者卽無韓盧與西旅氏亦將有災焉

侯朝宗文鈔卷之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36

魏叔子本傳

今海內能文章家往往稱魏叔子叔子名禧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兄祥弟禮竝能文章而禧尤知名故又往往稱三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畧善擘畫理勢對客議論目光奕奕射人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初流賊之方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峰居焉翠微峰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寘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時益亦至士望南昌人遭亂喜結客立義聲於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絜妻子來家翠微林字確齋與士望皆工文章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旣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綜練世務而凌厲雄健不屑屑規橅形肖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槩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埰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餘乃出遊涉江逾淮數遊吳越閒思益交天下士聞隱逸道德之儒不憚數百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　詔中外舉博學宏辭士徵詣　闕禧亦在舉中以疾辭郡縣督趣就道乃舁疾至南昌醫藥累月稱病篤罷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眞忽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日錄三卷左傳經世若干卷皆行世先是以博學宏辭徵者凡百餘人獨禧與李顒不至顒字中孚盩厔人以道學著關中商丘宋犖譔

魏叔子文鈔目錄

商丘　宋犖　　毗陵　邵長蘅

鹽官　許汝霖　選　　商丘　宋至　訂

第一卷

論十八首

伊尹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畱侯論
陳勝論　鼂錯論
雋不疑論　阮籍論
高允論　續縱囚論
宋論上　宋論下
蔡京論　續續朋黨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論一　平論二
平論三　平論四

第二卷

論十首

秦論　鬻拳論
欒盈論　崔成崔彊論
戰城濮論　戰殽論
戰邲論　戰鞌論
戰平陰論　戰汋陵論

策六首

制科策　宦官策上
宦官策下　封建策一
封建策二　封建策三

第三卷

書十二首

荅曾君有書　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與金華葉子九書　同林確齋與桐城三方書
復謝約齋書　荅楊友石書
與富平李天生書　荅計甫草書
荅汪舟次書　與友人論省刑書
與木大師書　再荅謝約齋書

第四卷

書十首

上郭天門先生書　荅南豐李作謀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都昌曹九萃書
與宗子發論未葬不變服書
與宗子發第二書　與周青士書
荅友人論選文統書　與諸子世傑論文書
寄兄弟書　荅友人論傳誌書

簡二十二首

與溫伯芳　與李咸齋
與彭躬菴　與林确齋
與族祖石牀　與王若先
與謝約齋　與彭中叔
與友人　與高雲客
寄費所中　與袁公旨
與何吉士　與李元仲
與王乃明　荅陳元孝
荅陳伯璣　荅石潮道人
荅孔正叔　荅毛馳黃
與徐伯調　荅邵子湘
與徐昭法

第五卷

序二十四首

楊子書繹序　左傳經世序
十國春秋序　殉節錄序
李忠毅公年譜序　脈學正傳序
彭躬菴文集序　靜儉堂文集序

孔正叔楷園文集序　伯子文集序
學文堂文集序　京口二家文選序
論世堂文集序　涂子山空青集序
任王谷文集序　曾庭聞文集序
張無擇文集序　方輿紀要序
宗子發文集序　四此堂摘鈔序
首山偶集序　陰符昌言序
陸懸圃文序　梓室遺稿序

第六卷

序二十五首

曹氏金石表序　施愚山文集序
曾止山詩序　危習生遺詩序
漑堂續集序　一石山房詩序
登高集序　聽鸝軒詩序
詩遯序　了溪一家詩序
問山詩集序　淮游草序
贈北平劉雪舫序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送新城黃生會試序　贈王孝成序
送歙縣鮑生北游序　贈林君序
陳文長畫竹冊序　贈薛藝復姓仲氏序
送藥地大師遊武𡰥山序
贈迮旦菴還居序　送汪舟次之贛榆序
贈萬令君罷官序　贈張點菴廣文序

第七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壽序二十一首
門人楊晟三十序　宋漸堂四十初度序
封禹成五十壽序　孔仲隆六十壽序
贈程穆倩六十序　李映碧先生七十壽序
吳母五十序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汪母陳太君九十壽序　閔氏熊太君百歲序
周左軍壽序　諸子世傑三十初度序
蕭小翮五十序　贈楊仲子六十序
李元仲六十壽序　于母七十壽序
程翁七十壽序　彭躬菴七十序
贈程山五君子五十序　贈謝約齋六十有四序
王汾仲六十序

第八卷

跋六首
跋蘇文忠書醉翁亭記　賢溪重修孔聖廟碑記跋
脈望齋文集跋　跋歸莊黃孝子傳後
跋蕭夫人紀事詩後　霜哺篇跋
書後九首
書全沖堂卷後
書禹航三嚴先生崇祀錄後
書計甫草思子亭卷後　書周茂蘭血疏後
宋烈母傳書後　書左傳後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書丘登甫詩傳後　書商丘宋氏家乘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哭祭文五首
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
哭吳稽田文　祭伯兄文
祭兄子世傑文　哭涂宜振文
說十二首
亦安樂窩說　弓說
麻中說爲賴韋作　貧士一篇贈鄧生
寄廬說　耕廡說
學說贈葉徂徠　藝蘭說
孔建字說　閻氏三子字說
公範字說　似齋說
第九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二十二首
長林里泰伯祠記　翠微峰記
吾廬記　新城縣學宮重修記
燎衣圖記　邵子湘五眞圖記
俍亭像記　孫豹人像記
敬亭山房記　白鳥紀事
汲古閣元人標點五經記
九展成像記　落落齋記
重興延陵書院記　吾廬飲酒記
白渡汎舟記　文木屏記
重建平山堂記　洪武四年會試錄記
十二硯齋記　崇禎皇帝御書記

觀行堂記

第十卷

傳八首

泰寧三烈婦傳　明右僉都御史江公傳
同知潮州府宗公家傳　江氏四世節婦傳
大鐵椎傳　朱叅軍家傳
江天一傳　明知龍溪縣涂公家傳

第十一卷

傳六首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合傳
高士汪渢傳　項節母家傳
明遺臣姜公傳　朱中尉傳
丘維屏傳

墓表四首

歙縣程君墓表
楊一水先生同元配嚴孺人合葬墓表
三原申翁墓表　謝太學君墓表

第十二卷

墓誌銘九首

袁君泰徵同配吳節母合葬墓誌銘
貢士黃君墓誌銘　李母徐孺人墓誌銘
彭母朱宜人墓誌銘　徐母姚孺人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常熟顧耕石先生墓誌銘
明懷慶衛經歷楊公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叔父篤棐翁墓誌銘

魏叔子文鈔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叔子文鈔卷之一

論

伊尹論

嘗讀孟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又言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則伐夏皆伊尹意也竊疑其語爲過及讀商書而知伐夏之舉果出於尹之獨斷無疑也今夫人臣之放伐其天子者自古以來所未嘗有唯后羿距太康逐相爲不臣羿因民之不忍而距太康湯以救民伐桀其跡與羿無異夫以湯而行羿之事爲自古聖賢之所不爲湯雖躬聖人之德無富天下之心有危疑而不敢輒發者矣使非有任如伊尹者灼然於天命人心之故犯天下之大不韙不以芥蔕其心變易千古君臣之義而無慚於堯舜以別嫌疑定猶豫主

持其內而輔翼其外亦安能斷然出此也哉蓋昔者湯嘗自言之矣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昔者伊尹又嘗自言之矣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當是時湯之學而後臣與伐夏之出於尹也蓋亦明矣嘗觀古今國家危疑之際非常之舉身當其任者既已內斷於心則必求夫强力明決敢犯衆議者挺身以發其難然後大事可濟未有恃一人之力以成事亦未有臨事倉卒而能得人者霍光議廢昌邑王羣臣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按劍以大義責光而脅羣臣然後議者皆叩頭聽令若延年者蓋亦光之伊尹也光能法湯之用伊尹不能法尹以寵利居成功爲戒至詐增僦直之罪獨忍於延年而毒后之罪不忍於顯後世伊霍並稱而君子鄙之有以哉

正統論上

古今正統之論紛紜而不決其說之近是者有三歐陽修蘇軾鄭思肖是也歐陽子之說曰正統有時而絕故曰正統之序自唐虞三代歷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又絕蘇氏之說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故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鄭氏之說曰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爲逆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爲非逆故曰正統三皇五帝三王東西蜀漢宋而已三者之說皆近於理然各有其偏見不可以不辨也辨其非則是者出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而

統無絕絕其統則彼天下將何屬乎而其與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於朱梁石晉亢爲非是此歐陽子之蔽也偏安之主簒竊之人吾與之以正統彼正統者孰肎與之蘇氏曰猶夫大夫士與民也而或爲盜勢不得不與之偕坐夫吾非有誅賞進退之權則隱忍而偕坐固其勢也旁觀之君子則必別其爲盜而不齒之大夫士與民且以爲舉天下而授之魏晉句漢魏之過與之統者何罪猶舅以妾爲妻而婦奈何不以爲姑則大不然矣生於簒君之子孫親爲其臣子謂之姑可也然君子有微辭焉春秋於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於三年書春正月之義是也至後世之公論則是人以妾爲妻而國人則妾之耳使當時之名一定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不畏身後之誅以爲吾固可與二帝三王儼然而並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故以爲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者此蘇氏之蔽也鄭氏身當宋亡發憤於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與制度亦所不取其尊宋之極至於黜唐夫以爲不正而得國則陳橋之變與隋禪唐何異而唐除隋暴尤正於宋之取周故以爲三皇五帝三王漢宋者忠臣之心義士之見非古今之公論此鄭氏之蔽也然則正統之說惡乎定魏子曰古今之統有三別其三統而正統之說全矣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正統者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而得之不至於甚不正功加天下者亦與焉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於一統則擇其非簒弑居中國而彊大者屬焉竊統者身弑其君而簒其位縱能一統乎天下終不與之以正統而著之曰竊統是故因其實而歸之以其名者正統也唐虞

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唐南宋是也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繫天下之望而後歸之偏統後唐後漢是也天下之偏統絕雖亂賊固已正乎其爲天子有天下則不得不歸之竊統秦魏西晉宋齊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是也吾故折衷歐陽子正統有時絕鄭氏篡正爲逆奪不正非逆之說以明三統三統明然後天下之統不絕偏安之主篡弒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而正統之論定矣

正統論中

秦何以不爲正統也歐陽子曰諸侯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且夫周棄豐鎬以賜襄公赧王稽首獻邑自歸於秦秦雖有滅周之罪亦與後世之弒君篡國者異矣秦何以不爲正統也魏子曰諸侯不敢滅周而秦卒滅周周無幽厲之罪而秦有桀紂之惡取之以詐力守之以殘暴惡在其爲正統也唐高祖廢酅國公與晉武廢陳留王隋文廢介公宋太祖廢鄭王同一篡也何以不爲竊統魏子曰陳留介公鄭王初無罪不足以失天下其臣又皆以勛戚居中用事爲先君所依託一旦欺人孤寡而攘奪之故雖晉武隋文成混一之業息南北之兵宋太祖禪受之後奉其故君與子孫無失禮深仁厚德浹數百年而其得國之不正終不可以貫隋之淫虐過於桀紂李氏興兵而誅湯武之業也而惜乎其立侑而禪之以湯武始而以莽操終謀之不善非其本志固不可以爲篡混一之功比晉隋而仁恩之在天下者等宋祖故予之也後唐後漢何以不爲竊統也朱溫滅唐而李存勗帝鄴契丹滅晉而劉智遠帝晉陽歐陽子曰李氏朱氏共起窺唐而梁

先得之李氏因之者非也克用忠唐志在滅梁存朂後雖自帝始未嘗不欲承父志而報國讎故欲並之於梁者非也歐陽子曰劉智遠始不與契丹戰以幸其敗後不能奉從益以存晉與梁晉無異夫滅梁不自帝與奉從益以存晉此聖賢之用心忠臣之盛節而可責諸五代之君乎今夫責人以聖賢爲忠臣不得而遽同之於亂賊此學者欲苟成其說而文致之非天下之公論故歐陽子之說不可訓也東晉統承西晉南宋統承北宋何以祖宗之一統者爲竊而子孫僅有天下之半得爲正也曰晉宋之君天下天下奉爲共主久矣雖其始不正前後相承而元帝高宗當滅亡之餘有特起之勢又以子孫復其祖業義不得不進之於正統楚子僭王滅諸姬罪在不赦至昭王失國而復之則聖人有取焉歐陽子之黜東晉亦不可訓也且夫義得爲正統者其子孫雖甚微弱不可不存以爲正故三十六邑一日未獻不可不書周禪宋之筆一日未操不可不書晉崖山之舟一日未覆不可不書宋奈何旣以正統予西晉而其子孫尚有天下之半者乃以偏安斥乎革姓受命之事非天心所欲勢也君子必不得已而後絕其統所以不傷忠臣孝子之心仁人之志也吾故曰正統絕而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後歸之竊統也

畱侯論

忠臣以興復爲急雖殺身殃民而無悔仁人以救民爲重故通權達節以擇主子房始終之節皎然明白忠臣仁人兼而有之奈何後世獨以智謀見推也古今草昧之際奇才志士得一失一自非根本忠孝之

性達於天地之心其能爲三代以下之完人乎因作此論而附識之癸卯自記

客問魏子曰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讎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讎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讎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讎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讎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於楚夫立六國損於漢無益於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讎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然韓卒以已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於所事而人或笑以爲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於水火則天以爲子而天下戴之以爲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遊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天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爲范增之所爲乎亦已過矣

陳勝論

古今發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有人爲之謀主謀

主立而羣才有所憑藉而進自商周之初下至秦漢之際五代十國分崩割據莫不皆然陳勝起戍卒首發大難除秦之暴其功當王天下然不久敗亡者恃甲兵之衆攻城畧地之易不知求賢以自輔而無謀主故也天下無時不生才世亂才益多然用之各有其時所宜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吾嘗以爲豪傑犯難特起與人臣當國家之變轉敗而爲功其人才不足用者葢數輩文章名譽之人浮言無實肉食之家科名之士多鄙夫遺老舊臣守常理拘常格而不知變高節篤行者堅僻迂疎遺忽世務不切於用故草創顛危之際率多右戰功尊武臣然天下之勢攻取有先後激勸名義有機立國之遠且大者有規模求賢有道而得民心有術此則非武臣之所能及也惟明主知其然故封賞必先武臣而深謀大計則必求天下之俊傑以爲謀主辟猶運車者之必衷其軸而使舟者把其柁柁定則帆檣篙師櫓工各奏其能軸堅則三十六輻皆附是故謀主立而羣才輳者自然之勢也勝反其道而何以成功或謂天道後起者勝涉首難故無成按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兵於蘄九月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秦積暴二世尤甚起兵誅之非無故發難以毒天下者比而劉項之起相後僅二月其去首難者幾何當是時沛公最得士故終有天下項氏得一范增不能盡其用故幾成而敗其他田氏韓氏趙氏之屬皆無豪傑爲之謀主旋起旋滅或終爲臣鹵固不足怪勝所始造謀者獨恃一吳廣而廣小器鄙夫未幾叛勝孔鮒張耳中材之士勝得之謀且不能用此勝之所以不成者嗚呼可鑒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鼂錯論

漢景帝時諸侯王國彊大御史大夫鼂錯患之會吳王濞欲作亂錯請削諸王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於是楚王戊以私姦服舍議誅之而削東海郡膠西王卬以賣爵削六縣趙王辟彊以前罪削常山郡及削吳豫章會稽濞遂舉兵反以誅錯爲名而連六國攻漢天下騷動錯亦以此誅死蘇氏曰七國之難錯葢能發之而不能收之夫錯欲使己居守而天子自將此袁盎之讒所以得行也魏子曰錯豈獨不能收哉其發之葢已亡術矣錯縱自將未必能有功如亞夫錯有功而無故發天下之難亦不可謂無罪夫錯削七國是矣其所以削之術則非也昔者禹治水以爲天下之水莫悍於河自洛汭華陰而上有高山巨塹爲之防故雖鑿龍門以通之而不憂其潰決伾陸以下地愈平而水愈盛則不得不播爲九河以殺其勢何者力合則難禦勢分則易制也是故離其交而乘其敝緩其謀而分其力秦之幷六國漢之蹙楚莫不由此未聞有欲謀其人顧先聲以動之而激之以合其黨者也然則錯用賈誼衆建諸侯之策若主父偃者其可乎曰七國彊屬多尊親雖建此策不行且其勢亦有所不及也吾謂當漢景之初惟吳逆形頗著其餘諸王初未嘗有叛志爲錯計者當使帝寬以全諸王而密以謀吳膠西楚趙之姦悉置不問重禮以尊顯其賢者而厚賞賜以撫其餘璽書勞問不絕於途使天下曉然見天子親親之仁其邊吳要害之地擇將練兵陰爲之備以扼其變而時以吳王過失爲家人言布於列國如是吳終不悛則誦言其

罪明天子所以曲赦吳者宜示兵威以告諸王使天下盡知漢直吳曲則吳必孤立而無與然後以大軍臨其地赦其國內臣民將士之脅從者夫必有縛濞而至矣當此之時除濞之國而以小邑侯濞之子於是下詔諸王曰濞親爲高帝兄子危亂宗國自取滅亡朕甚哀之朕念諸王秉德懷義爲國藩屏得毋爲他日子孫計乎夫地大兵彊則易生亂生亂則必如濞而滅其宗諸侯王其各推封子弟使子弟人有分土毋或爲非是諸王永保祿祚與國無疆也夫聳以滅吳之威而開以世享之利諸侯王欣然樂從此不待再計而決者矣錯不知出此而亂國亡身爲天下笑遂使後世忠臣義士欲挺身爲國家犯大難者皆以錯爲戒豈不悲乎建文初齊泰黃子澄謀削諸王一月之間湘齊岷代相繼死廢又未逾月而逮燕官屬致激其變然執議之臣卒未聞有一人身當其衝以謝首難之禍者夫七國起而錯欲以徐僮之旁予吳燕師至龍江謀國者以割地講和爲請誤國愛身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泰奔廣德子澄奔蘇州帝徘徊殿庭長吁不已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也此則錯之罪人已矣

雋不疑論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不疑爲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爲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於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嘆不疑以爲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寃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蹋戸及抱解太子者爲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帝心之悔恨亦旣甚矣使此時武帝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令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寃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於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於旣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輒義可以拒蒯聵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於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於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衆人之疑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僞則必有人言其眞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託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是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一日姦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於耳聞雄俊之徒倡義於外朝臣若上官桀輩陰伺於内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衞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眞僞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遊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者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阮籍論

吾讀晉書至阮籍所以居母喪未嘗不歎人性之善於此益無疑也方籍聞母死固留客決賭飲二斗酒而後臨喪此其悖理滅情有甚於犬豕之無人性者然觀籍嘔血骨立及沈醉六十日卻司馬氏婚則未嘗不明於大義迺其始顧出此何哉葢自何晏王衍以來習爲放誕以矯情立異爲賢籍意以謂聞喪而輟局奔赴則與常人之居喪無異於是堅忍抑折自滅其天性以求異於人然頃之嘔血骨立則籍亦不得而自主之吾故嘗曰籍之求決賭飲酒者僞也今夫水性決而善下堤堰以障之可使渟瀦畜逆而不洩及夫鬱極而發則橫潰四出決堤防壞廬舍殺人民牛馬而不可制是故有哀而泣有喜而笑者人之性也謝安得捷書漠然置棋局下頃之而屐齒折矣夫安始不置書局下則其後未必有屐齒之折籍不決賭飲二斗酒則其後未必嘔血骨立何者性鬱極而發則其哀樂橫決必百十倍於常情者勢固然也嗚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習重而不返以僞爲眞戚重服追姑婢纍騎而還則人性幾乎滅矣人愼毋自怙其習以戕賊其性使至於滅哉

高允論

國書之役高允旣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歎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高之行人所樂居而允顧退然自託於小善此古人所爲不可及也或饋楊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夫廉吏惡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間無復有鬼神震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祿雖金川門不痛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旣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肎少汚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魏子曰吾於允得保身焉中牟旣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續縱囚論

或曰古之縱死囚而來歸者多矣是小人之尤或能爲君子所難而一日之恩其感人也亦有時過於五六年之德奈何以是定太宗哉魏子曰歐陽子以縱囚定太宗之好名吾則以好名定太宗之縱囚何以知之曰吾以太宗知之太宗生平勇於好名而過其情實嘗觀其折羣臣封禪之請雖聖人之言不過是及魏徵以爲不可則盛氣驕婞撊然而不能自

忍非初是而終變也彼其心以爲羣臣請之而吾辭之吾辭之而又請之至於再三不得已而爲是吾有封禪之榮名而又不失乎謙德天下臣民益知太宗之心久矣太宗自侈功德每欲駕三代而上彼成康號稱刑措漢文帝斷獄三百初未嘗有縱囚而自歸死之名之於德爲盛也是以斷然爲之上逆其必來而縱而下亦逆其必赦而來不然太宗之德不如是盛也三百罪人之多而無一後期者不如是之齊也且吾嘗爲太宗計人之入於死罪桀黠者半焉凶愚者亦半焉囚有不能逆知太宗之心畏死而不歸者其將置之乎抑勅有司捕家屬勒其鄉里親戚以要於必得乎勒而捕之則擾民之害甚於遽殺囚置之則壞法太宗其何以自解也漢虞延晉謝方明之徒皆嘗縱死囚刻期自至無有逃者此固盛德之事不可與太宗比然世之爲政舍聖人不易之常法而矯情好奇以儌倖一時之名往往求榮而反辱擾無事而多事嗚呼吾未見其利也

宋論上

天下之亂不亂於既亂而亂於既治國家之禍不禍於小人而禍於君子既亂之日與小人之禍人國家此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而既治之亂君子之禍則謹守繩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斷然出其言以正告於天下吾嘗觀北宋之禍其罪在章惇蔡京數姦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其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何則元祐初宣仁擢用故老黜安石之黨以盡反神宗之政司馬諸賢言無不聽行無不遂勢不可謂

不專使此時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能有蠱惑其心而奪其鑑者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姦行調停之說其罪之極大重惡者止從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使之仍立於朝以爲足以致治而無憂而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窺伺以馴至於得柄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蓋熙寧之禍延蔓於紹聖政宣而根伏於元祐也高宗既立天下引領以望恢復韓岳諸將戰無不捷金師幾於北遁然檜以一人主和其內諸道之師悉罷甚至矯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爲嗚呼鬻拳兵諫君子猶以愛君誦之與其死於姦臣孰死於敵之爲烈避專制之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爲酷向使飛不奉詔不班師內覲其始若同於叛臣之崛彊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則雖有百檜不足以爲憂者而區區之金其何不可翦此而朝食蓋嘗論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其致治遠不及漢唐何也漢唐之立國在彊固宋之立國在忠厚漢唐以彊固立國而其法多蕩軼簡易故一時臣工類能敢作果爲以自奮其才智是以能成功宋以忠厚立國其法多繁委周密而一時臣工又皆循禮守分不敢踰越尺寸斤斤然規矩準繩之中以自救過不給是以不肖者不能爲大亂而雖有大賢不能遂志畢力犯非常之舉以至於大治嗚呼排衆論冒不韙危天子以成大功者終宋之世吾以爲寇萊公一人而已矣

宋論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曰紹聖之禍君子之病在憤激吾則爲之言曰君子之病在姑息夫諸姦蠹國殃民豈竄斥尚爲過耶且夫畢仲遊常安民深識遠慮天下之奇才也旣未使之大用而呂惠卿首附安石以害天下自當誅不踰時何元祐閒尚在政府必自求散地而後出之章惇蔡卞死有餘罪無一人就戮者蓋元祐諸賢徒守成規謂祖宗朝未嘗輕戮大臣不可自我壞之而其閒猶不能無狐死兔悲之感自范文正爭鼂仲約之死以爲恐他日吾輩亦未可保而富鄭公使契丹還身處危疑乃亦歎曰范六丈眞聖人范富大賢其所見已如此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古之聖賢無事不極於寬仁獨至壬人姦臣則痛絕之惟恐不亟傳曰惟仁人放流之未已也又曰不與同中國孔子爲司寇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無非此意也或曰諸道師旣先撤岳忠武雖不受詔豈能獨自成功吾則曰諸將雖悉罷兵然岳軍一出金將聞風走死且其時部人之輸款者日以千萬計是獨力何不可辦也或又曰忠武抗王命朝廷必檄兵誅之天下皆疑忠武以爲叛則其兵亦必不可以復用吾則曰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於高宗曰二聖必不可不迎中原必不可不復姦臣如檜等必不可信淵聖還必德禮陛下不暇且天下彊兵大帥皆陛下所拔擢委置陛下堅讓淵聖淵聖斷無能復辟之理願毋爲姦臣所中臣能成功則伏闕待誅自服抗命之罪以正君臣之義如其不然進而死敵不徒還也如此則辭直而義正矣辭直而義正則天下不疑況河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來從者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如虎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廷安能制忠武哉韓劉諸公必不冐舉師而殲忠武明矣故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國之情勢類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與權也吾友丘維屛曰元祐司馬諸公惜其止奉太后而置哲宗若無有此其於格君之道卽有未盡所以小人得而中之是則可謂知言已矣

蔡京論

昔司馬光欲復差役之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大迫蔡京知開封府獨如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其後紹聖崇寧開首以光爲姦黨使賢士大夫盡遭荼毒流禍生民馴至亡國者則皆京爲之倡也魏子曰知人之難豈不信哉古之善用人者非必盡有高世之識也內設大公之心外破一成之見因其跡之所可見者參驗於衆論而衡之以理則久之而眞僞短長可以互得嘗觀世所號君子必其愛君子而惡小人然君子惡小人之異己者而愛君子之同己者夫惟同己之愛則小人可以出投其閒而入得其權心故吾謂小人之難知非獨其才足悅也始莫不有過人之行嶄嶄然立名義於天下足以大服君子之心而及其後得天下之柄禍遂至於不可救葢自古有之而宋之小人工此術者尤衆是以接迹而不絕以至於亡靑城之役金人立張邦昌爲天子秦檜與馬紳吴給共爲議狀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及檜南還高宗曰朕得一佳士方檜之以抗節北去奔而南還也其誰不謂忠而惡知其後之至於此王欽若請遣使除逋欠釋因繫丁謂請罷兵

撫蠻冠而蔡卞知宣廣貨貝一無所取粵人廉其去以薔薇露灑其衣而送之且夫人有矯名立節以取榮譽及於得志恣行其私者有砥行礪志出於本心晚節不終一敗塗地者有希君相風旨以忠直爲諂諛廉潔爲勢利者有性之所秉長短各殊或直而不廉或仁而不忠或剛介而嫉妒寬厚而貪汙者是故君子之用人以其善而信之與以其善而疑之則皆可以失人雇役本非當改光以安石法必盡改之後快至成見所持則蘇軾之諍執不免於忤而京之將順不免於喜也秦檜在紹興爲姦一耳或趙鼎以爲小人張浚以爲君子或浚以爲小人鼎以爲君子一人之見先後倒易豈非同己之蔽哉噫此爲學不能克己終不可以爲宰相也與

續續朋黨論

歐陽文忠作朋黨論辨君子小人之分所以告其君蘇文忠作續朋黨敎君子去小人之術所以告其臣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君子自護黨而欲除小人之黨欲其君不以黨人目之得乎世愈變君子趨愈下學術不明毒壞天下之人心而其禍歸於君父也余評次二篇已爲太息流涕作續續朋黨論

君子曰朋小人曰黨小人以勢利相比有黨而無朋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黨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書曰無黨無偏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嗚呼是可以爲君子矣朝廷有黨則國將亡漢唐宋是已吾以爲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勝宋以新法取怨小人其謀迂疎或失之過與不及然莫不有皭然不滓之行生不愧於君死可以見祖

宗於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爲可悲也近世則不然所號爲君子者其始類能廉潔勁直蕲蕲然取大名於天下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及其名日盛而權日歸則異己者去之惟恐不亟欲去異己必先植同己門生故吏薦引稱譽之方不遺餘力使布列於朝廷於是同己者衆而其去異己也愈力矣從吾黨者雖其人有可斥可殺之罪則必率衆而援之曰是正類也其罪可原也不從吾黨者其人雖有可用之才可賞之功則必排抑之曰是邪類也不可令其得志又或其父兄舉主偶出於吾之所忌必且窮究其源流絕之於吾黨而後已而一介之士下僚之吏其才氣足以犯難扞衆而其身兩無所屬者則必折節羅致之時其緩急而誘其榮辱誘以功名之途教之自固之術及其得志則甘爲死黨而不辭羽翼蟠固之勢成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於其下又其甚者陽爲名高而卽以名高收厚利近謀身家遠慮子孫蓋嘗較其爭名趨利專權怙黨之私心與彼所謂小人而急欲去之者求其毫髮之異不可得猶詡詡然號於人曰吾君子之黨也則日取小人而掊擊之彼小人者獨冐甘心乎是以上不足取信於君下不足服天下之公論而正直仁恕之士則不屑身與於其閒此其人雖扞小人之禍激世主之怒以至於死嗚呼吾不知其何以爲死也是故由歐陽子之論可使人君不以君子之黨爲疑而君子或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由蘇子之論可使君子善於去小人之黨而不能使君子服小人之心以取信於其君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吾以爲去小人之黨易使君子自去其黨難夫

君子者必使其身毋近於黨人之所爲則幾矣

平論一（有序）

平論者平己之情以平人情之不平宣之於口爲是非誌之於心爲好惡騰之於衆爲毀譽施之於事爲賞罰是非好惡毀譽不平則風俗亂於下賞罰不平則朝廷亂於上此四者相因而成故吾之文亦連類而互見

今曰某某然必有起而不然之吾不然其不然彼將亦不然吾然今曰某某不然必有起而然之吾然吾不然彼遂亦然其然是故天下之是非嘗相半則吾之是非有時窮然則奈何曰必衷之以聖人之說聖人之說如權衡物有大小輕重以權衡之各如其數而止來吾之昆若弟詔之曰吾父以某某爲是某某爲非也必曰唯揖伯叔於庭而諗之曰唯否出而詡於其鄰人必曰否吾之父未嘗如此是非也聖人之說不足以厭非聖之徒則聖人之是非又窮然則奈何曰莫如跡其說而攻之毋務勝之以吾說凡說之偏必有所蔽見於徑者蔽於庭見於奧者蔽於竈循其端而披其所疵則其首尾必有所不通吾格其所不通則彼之是非屈言理者猶談天然一人以爲天之外有天吾烏乎辨之一人以爲天之外無天吾亦烏乎辨之故辨理如搏虛然則奈何曰是必有以實之實之何如曰古之人不朽者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且夫古之人不言而功德立未有無德與功而徒言者功德不立言雖美而弗是也吾以是平之

平論二

匹夫而好人惡人其好不足恃而惡之無所害使一旦操賞罰之柄則一人之意足以治亂天下而有餘故欲善賞罰之道者必先平好惡吾嘗觀好惡之所以不平其故有五一曰性悖一曰習慝一曰眩於目一曰鶩於耳一曰域於智之所不知是故能反乎此五者則好惡平矣惡賢而好不肖性悖者也好其所親近焉而已習慝也有善不能擇擇而不能善者耳目之過好惡其所知而不能擴其所不知以已量人者域於智也且夫吾之於人必有所好惡於其閒則將入乎五者而不能以自救是故反乎此五者奈何性悖之人謂之天殃天殃者千萬之中不可一二見習慝奈何非聖之書不敢奉非義之士不敢親吾討之古吾之好惡於是焉法之吾諏之今之賢吾之好惡於是焉衷之潔其好惡之宅則其來也有以應之而不亂眩於目奈何碔砆之石其光璘然人或以爲珸璞而不琢則苴之矣故能諂吾之目吾則好之不能諂吾之目吾則惡之錐之處囊也其穎立出襓劒弢弓雖有長技不得見是故必謹持其所諂毋忽其所不足鶩於耳奈何十人譽之則吾不敢惡十人毀之則吾不敢好且夫好惡者必慎於所先入先者主之後者奴之殉其虛必喪其實執其先必距其後域于智奈何一人之智匹十人十人絜以百人則詘矣智匹千人萬人絜之又詘矣故守一人之智者必愚一人之好惡出於性焉性則懼其悖也因於習焉習則懼其慝也用目則眩用耳則鶩也其何敢以吾爲然四者免矣懼智之所域也其何敢以吾爲然

平論三

是非定則好惡正好惡正則毀譽平矣雖然毀譽有道畫姝麗者必極天下之粲畫鬼怪者必極天下之醜非德於姝而讎於鬼以爲否則不足成吾畫是故譽人者腴其骨而毀人者瘠其肉盍必如是然後可以成其毀譽之說而已天道善善而惡惡聖人之道善善長而惡惡短故君子有譽人而無毀人與其失諸毀寧失諸譽請言譽者毀能賊人譽亦能賊人善毀者如飲之瞑眩之藥不善譽者如餉炮炙有毒焉腊其中而不覺也是故以譽之不平爲恐失已者小也譽人而失已他日吾有譽人不我信而止又其甚則吾不自信終其身不敢譽一人而止大賢之人知爲善而已故其於毀也咢然從而譽之也咢然中材之人其始也歆於善毀焉則輟矣曰是則然烏乎然爲之或譽則輟焉曰苟能然然且足矣雖然士之伏於蓬蒿也呫口而言莫或然之刻躬而行莫或先之然底節不衰好學而善下矗然公卿之上愎過拂衆則莫之敢京何前後之戾也此無他富貴者人所不敢忤而譽之者衆也

平論四

古今賞罰未有一成而不變者故平賞罰者平其義而已矣先賞後罰奈何不狃之以恩而蹈以威則從我者懼而解固然如石之脫不可合也是道也其在造國先罰後賞奈何國媮民玩不摘其桀不可慴也先之以賞是以水濟水也迄其後而束之則棄前惠怨讟生是道也其在亂國賞克厥罰奈何天下攝然大兵不興大獄不作大役不發於是乎抉網而疏之天下不弛是道也其在治國罰克厥賞奈何國可弱不

可亡民可渙不可叛也峻法以勑之毋敢作亂是道也其在衰國疑賞疑罰奈何賞疑則從重罰疑則從輕是道也仁主以之功同而賞異罪同而罰異奈何不能者生民心其能者有機焉以操天下之智勇非賞罰之平也是道也權主以之數賞而不勉奈何國無綱紀臣不共君民不畏吏干賞則往如僦市傭可以緩不可以急是道也闇主以之數罰而不懾奈何君以徼爲明吏以多殺人爲能民習搒掠視斧鑕若耒耜不護其生惵而思動可以戰不可以守是道也鷙主以之一舉而已功則賞之有罪議罰奈何功大從賞罪大從罰或薄其賞以塞其罰是道也厥謂以大蔽小罪則罰之有功議賞奈何緩則從罰急則從賞或薄其罰焉售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急易緩親儷於罰奈何可議者議之不可議者不以親儷法是道也厥謂以公滅私讎儷於賞奈何賞之而已矣是道也厥謂以直報怨賞蒞於親罰蒞於讎奈何吾無怍於吾心斷之可也違其跡焉不可或虞其時焉訾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義制事賞盡則恩窮罰盡則威窮大賞大罰不可以輕用也故摩世者必先之小賞小罰以持其心是故善用賞罰者畱有餘驟賞奈何賞極而不盈是謂大受驟罰奈何誅不待教是謂大憝驟賞其魁則不足賞已驟罰其魁則不足罰已當賞而財絀奈何吾罰其不用命者則用命者榮矣是之謂以不罰爲賞或曰非嗇之也豐之以情故仁人之言溢於繢纊富於車馬詩曰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是道也以之當罰而勢絀奈何吾賞其用命者則不用命者愧是之謂以不賞爲罰或曰謹持其禮以正之則人不敢犯也故仁義

可以爲干櫓尊俎之閒折衝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是道也以之

魏叔子文鈔卷之一終

魏叔子文鈔卷之二

論

秦論

秦并天下在范睢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彊坐大西陲者則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何則秦地介僻遠與戎狄爲伍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中國以此輕之而不知秦人之謀其所以得志者正在於此秦自穆公敗殽以來初未嘗勞師於遠春秋紀秦所𡰥滅梁滑而已乃李斯所稱幷國二十遂霸西戎者果何在也然則秦之近攻亦可知矣其後惠王不攻西周三川而伐巴蜀至北收上郡南取漢中猶用此策然使秦當日者求好於中國比年而數盟一歲而數聘牽引宋鄭爭長晉楚則將竭其財力勞其心以奔走於道路之

可以爲干櫓尊俎之間折衝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是道也以之

魏叔子文鈔卷之一終

魏叔子文鈔卷之二

論

秦論

秦幷天下在范雎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彊坐大西陲者則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何則秦地介僻遠與戎狄爲伍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中國以此輕之而不知秦人之謀其所以得志者正在於此秦自穆公敗殽以來初未嘗勞師於遠春秋紀秦所尽滅梁滑而已乃李斯所稱幷國二十遂霸西戎者果何在也然則秦之近攻亦可知矣其後惠王不攻西周三川而伐巴蜀至北收上郡南取漢中猶用此策然使秦當日者求好於中國比年而數盟一歲而數聘牽引宋鄭爭長晉楚則將竭其財力勞其心以奔走於道路之

閒而日不暇給又何暇畢力於耕戰之務坐致富彊卒兼天下也哉吾故曰秦所以得志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也春秋列國惟齊晉秦楚最彊大然秦滅國者二齊滅國五晉滅國十有二楚滅國二十有一秦之惡不如楚而人稱虎狼之國則不在楚而在秦何者楚縣陳而復破鄭而不貪若是者自穆公以來所未嘗有虎狼得獸而生之世固無有是也秦人之得志莫有過於此者秦建國六世始大十二世而彊二十一世而幷天下不二世而國亡宗滅焉嗚呼吾未見其得也

鬻拳論

兵諫之義自古忠臣拂士之所亡有宗社危亡之變在於呼吸不力爭而得之則其後不可救是以古之大臣敬其君如天之不可犯而其淫暴昏庸足以危宗廟而覆國家則放之廢之斷然而不疑此其迫於所不得已雖犯天下之公議而不以爲非其不濟則殺身而無怨濟則富貴令名偃然受之而不必有所引罪賊身以自救吾觀楚文非有桀紂昌邑之不肖而拳所以諫者固未有安危呼吸之不可須臾緩也且夫楚子襲息而取息嬀以一婦人滅人之國而不悔此其逆天悖義足以動天下之兵矣彼息嬀者非常婦人也牀笫之閒逞其報復之心而無所不至夫亦事之至危者吾未聞拳於此時以死力爭也其君被大不義之名朝夕燕臥於危亡不可測之地而拳不之恤顧區區於敗津之役再行其劫君之術則亦何所爲者故吾以爲黃之敗非楚之幸而鬻拳之幸何則使黃人乘楚之敗而楚師至於再辱則拳雖欲死其何以爲死耶秦敗於殽而穆公悔過晉敗於邲荀林父修政

以自彊其所以洗國恥而卒霸諸侯者顧未聞其迫而出諸此彼拳之爲人剛很任氣而果於自遂是以苟逞其心而不暇於自擇雖殺其身直等之婦寺小人之愛君而已矣故兵諫不足責論其所以兵諫以爲人臣法

欒盈論

自古未有得士而不興者有道之世賢者連類而升各奮其智能以自效於上故養士之權在上而不在下世之衰也君臣之間競智力以相勝天子諸侯疑薄大臣而別樹黨人其卿大夫莫不厚養死士以備旦夕之急故養士之權在下而不在上於是有得士以興亦有得士以亡者自春秋晉欒盈以好施得士特聞亡逐之餘猶能因其力以入絳士樂爲之死而晉國幾殆其後流風遺烈轉相慕效而孟嘗信陵四

君之徒益汎濫於天下悲夫盈以好施得士自趣死亡吾徒見其害而不見其利也君子立危亂之世務修德以辟難不務植黨以自固吾誠引釋權勢不犯衆人之忌則徒禓而獨行於國中無有敢扼之者若夫侈汰不度而懼人之謀己必多其與以備之備寡則勢孤而不立備多則恃勢而犯難古今黨人之亂互相攻擊必交燼而後已欒盈不能外乎大族之怨內正其閨門而區區收武力之人爲腹心爪牙之用以爲足自立而不危其亦惑矣蓋嘗論之古之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有智深勇沈之士以左右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吾卽欲結以恩而不能此其人顧不可以多得誠得一二人用之而吾事畢矣陳平憂呂氏之亂陸賈一言而亂定季布亡命魯朱家爲見滕公布遂免死今盈內亂幾於亡室而荀范

韓趙之族合志而怨之此亦至危難之日矣吾未聞欒氏之士有出而謀其危者及其亡也求一朱家之智不可得此其士豈不可哀也哉孟嘗君賴雞鳴狗盜之士脫秦厄此固倖而中耳使其出齊客有抽劒斷靷而止之者則其計已無事矣雖然此特賢於欒氏之士者也

崔成崔彊論

自古廢長立愛未有不敗亂者立長則愛者可以自安立愛則長者必怨而愛或不止於一人是故其變如楚成王趙主父之屬身被弒僇之禍而晉獻齊靈身死之後兄弟戕賊亦大亂其國而幾於亡葢父母不可有所偏愛偏愛以害其正必其兄弟賢有目𡰥子臧之節則國家晏然可以無事不然猶幸有賢人焉匡救彌縫於其間則可以轉禍而爲福苟非然者其生平之仇讎日窺伺其隙以甘心而圖之使其兄弟必至於交鬬而後已吾嘗讀傳至崔成崔彊而重有感於兄弟之際矣天下勢孤者易敗力合者難折從來國家敗亡之禍未有其親戚宗族不離心而人得以制之者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異姓之人苟相要結可以攻堅而出險況其爲天性之親乎昔者季武子廢公鉏而立悼子使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患不孝不患無所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從之於是悼子嗣有卿爵而公鉏終身安富保兄弟之愛全其父之命名當是時季孫之不能於孟叔久矣使公鉏出成彊之計昧勢傷義快其一逞則崔氏之禍見於季孫而孟叔必坐收慶封之利嗚呼彼崔氏滅亡之速則何足怪也且齊莊以戎子之故

誅斥公族孤立於上故崔杼得以專制其國其弑之也若弋鳧鴈之易成彊親見所以成敗冒然逞其貪心而不知卻顧慶封之殺崔氏覗崔氏之弑莊公又加易焉蓋崔氏自殺而非慶封殺之也雖然處人骨肉之閒爲慶封則不可爲閔子馬其可矣

戰城濮論

古之善制勝者必履天下之險攻天下之難攻而勝其所不可勝蓋不犯其至險則不足亯天下之至安不出其至難則不足收天下之至易其勢然也且夫事有先難而後易者亦有先易而後難者吾力足舉其難則易者必靡如陳湯之破郅支而呼韓入朝之類是也力不足以舉其難則姑肆意於其易以豐吾之力而徐爲之圖如司馬錯不攻三川周室而敎秦惠王起兵伐蜀之類是也難易之閒要無定勢顧非吾力之所必不能及則必爲其難者以從事於一勞而長逸之勢昔者楚方彊大侵食江漢之諸侯齊桓公欲修方伯之威興師問罪於陘帥八國之車徒徘徊於名陵之閒以待其盟而不敢戰至於晉文反國三祀遽與楚師大戰於城濮觀其拘宛春私復曹衞其君臣之所相與謀若唯恐其不得戰而遂已者此少年輕銳儌倖萬一者之所爲耳然文公卒以大勝而霸諸侯今夫天下之險不可以徒犯而艱難重大之事非有百全之謀定計於內而成功於外不可以輕出文公外結齊秦之大援內有諸謀臣誘敵制勝之計楚之君臣其謀不協於內而子玉以剛愎之才僅將六卒蓋勝楚之畧先定於胸中是以橫挑其釁而輕於一戰宋眞宗時契丹大入寇

準建親征之策固請渡河於是契丹怖駭不戰而請盟其後數十年閒卒無邊患此葢所謂出險犯難以成大功者後之人觀其飲博歌呼克禦大敵疑若有鬼神天幸之助然當其渡河準言於帝曰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搤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此取威決勝之時也彼豈無百全之計而以天子爲孤注哉若寇準者葢自唐宋以來一人而已矣

戰殽論

王者之師計義而後動伯者之師計利而後動苟有以自利其國而卒免於後害則違德拂義顧有所不暇論是則伯者之圖也昔者晉與秦有數大惠而無毫髮之怨晉無故而敗其師於殽以先釁於彊國當是時先軫以不哀吾喪而伐同姓爲秦罪且夫滅曹分衞晉身爲不道矣而顧秦是責何哉夫予人者驕人受人者制於人此以知因人者之必不能免於自禍也子糾依魯見殺於生竇宋納厲公責賂而無厭鄭不能堪獻公之死也晉國內亂夷吾因秦師反辟於晉其後卒敝之於韓原吾觀夷吾背惠反德繆行誅殺有自取死之道亡國僇身不足爲怪然晉以新起最勝之國師徒撓敗菲骨郊原秦人廢置其君曾如反覆手之易葢晉不足取重於秦而諸侯亦自此而輕晉矣且夫文公復國既又用秦人之力文公死而襄公立是故以分則秦大父也以德則造國者也父死而孤立則國家多難安危治亂之一日也晉之君臣以爲不立威則無以聲諸侯而讋秦人非望之心不戰勝彊國則無以立威昔者齊桓公死其子孝公因宋襄以定位齊

之後無復能伯諸侯者則以孝公因人定位不能立威故也山西之國最彊莫如秦秦有盧栁之恩而又有韓原之威今方過軼於殽乘其阻而廖之制勝萬全而無後慮此先軫所謂天奉之一時不可失也於是卒敗秦師而伯諸侯雖然悖天道絕人理足以動天下之兵晉之不終覆於秦也葢亦幸哉

戰邲論

善戰者不敗善敗者持其勢而制之不至於大潰而不可止晉林父之戰於邲也吾謂先縠獨濟之後有可以救敗之道而林父三失之兵法曰順命爲上有功次之昔城濮之役祈瞞姦命舟之僑先歸而顛頡負從亡功咸殺無赦葢威克愛者勝愛克威者敗所固然也今夫毒蛇螫人指人則拔刀而斷之非其指之不足愛以爲愛指之足以賊吾身故寧忍其小以不忍於其大當是時林父按甲堅壘命司馬追斬先縠徇於師以厲三軍之用命三軍之士必戰栗激發以致死苟其不能則舉先縠而委之或請濟師以戰或全師而退焉以尸亡屬之罪此不過棄其一指而不足恤何林父之弗講也惑於韓厥專罪分惡之謀使違命者益驕而不可制彼旃錡何所懲哉且夫旃錡固嘗求公族與卿而弗得者也夫拂於人者則不可用人非其人之所欲則不可以使奉使名盟非二子之志明甚而苟焉許之以重其釁其一敗不可救毋惑也方楚之逐旃而薄晉軍林父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下之軍爭舟而不得濟是以大敗吾觀鞌之戰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鼓音不絕遂大敗齊師三逐而徑其國林父其

時使以先濟之賞賞陷陣之士以鼓先濟者而鼓楚師下令曰楚人薄我我退不得濟必殲於河進而死敵可以生林父請身先之如此則士氣百倍有死無二吾未見楚之必勝而晉必敗也士會郤克僅殿上軍而不敗況以三軍禦楚而不能自全必不然矣嗚呼致之死地而後生背水決戰爭必勝之勢此韓信所以破趙而惜夫林父之不知此也

戰鞌論

立威之道不在於多戰勝在於善養其威以時動而不訹不善養其威則最勝之後可以敗衂而不能振千金之弩一發而徹三屬之甲貫石而裂犀及其罷也則不能達魯縞虎豹草於深山樵蘇為之不履日出而攫人人則阱而搏之是故恃爪牙之利以噬人無厭者敗也猛虎暴然向逼控拳而亢其怒亦敗也昔者楚靈王好戰威殫怨積以自斃於乾谿吳王夫差數興征役卒沼於越葢二君者止知威在於戰勝而不知養其威以立於不敗之道是以戰敗而威挫吾觀郤克聘齊齊頃公幃婦人而笑之於是克以魯衛之役請八百乘而敗齊於鞌郤子之去齊也濟河而矢之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故士會請老而授之國政以逞其欲彼頃公固遂以克為泊然無所憾恨於其心耶抑晉不足與耶宋閔公靳南宮長萬陳靈侯戲夏徵舒雖其臣不免於弒僇況大國之卿哉克之帥車徒以集於鞌其勢固若猛虎之暴然必思搏噬而後已者頃公不辟其鋒而桀然逞其輕勇以爭一旦之命宜乎折北不救而幾為晉禽也藉富彊之力馮陵小國黷武而不止而又以亢積怒之彊敵所謂恃爪牙以噬人控拳而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猛虎此二敗者頃公兼之矣晉襄公敗秦師於殽彭衙之役又敗之孟明增修國政謀報其恥濟河焚舟以伐晉趙衰曰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於是晉人不出秦燿兵晉地方洋數百里之閒取勝而還楚子重侵衛及魯布惠於國悉師而起卻克爲晉大政不恥於失諸侯辟楚而不敢爭葢秦持必死之心楚挾傾國之衆二子知其必不可勝而不務彊勝之故不至於敗而失其盟主之勢是殆所謂善養其威者與

戰平陰論

善用兵者能使戰之權在我而不在敵是故我欲戰敵不欲戰而能使之戰者城濮之役是也我不欲戰敵欲戰而能使之不戰者平陰之役是也何以知平陰之不欲戰也楚子伐隨伯比請毀軍以納少師晉得秦諜而殺諸絳市未有欲與人戰而洩其謀張其兵以示之者然則晉何以不欲戰也齊地大兵彊不以謀攻之而專務力以勝齊齊未可必勝也靈公無勇而輕叛晉伐魯若童子之倡狂喜事其發甚銳而持之不堅此可以詐謀虛聲撼已今夫攻人攻其所必救破人者破其所恃魯莒之入既脅以必救之勢而齊侯馮陵小國所恃者衆耳吾即以衆慴之則所恃必喪於是而齊侯果遁晉人乘勢攻畧與諸侯之師若馳無人之地視鞌之敗又加甚焉向使晉急於一戰戰未必得雖勝未必若此其甚也司馬懿禦蜀孔明遺以巾幗卒不得戰項羽戒曹咎堅壁成臯漢軍辱之一戰而敗兵無定勢而謀無必行要顧其敵何如耳齊靈公使從夙沙衛守險之言固軍高壘以老諸侯之卒役久食匱必懈而還師吾奮銳以要擊之晉其能果不敗乎

嗚呼此又用謀之難也

戰汋陵論

鄭敗宋師於汋陵宋恃勝也恃勇者敗齊頃公晉觀虎之徒是也恃彊者亡楚靈王吳夫差之徒是也天寵之孰能殺之問鄋瞞何以滅恃長也地不足欲其誰貪之問莒何以破三都恃陋也已試之利可以再取何絞恃樵采之獲而踣於山下成功之將可以再試何屈瑕恃蒲騷而隕於荒谷兩國相頡大者勝問秦何以敗於芮楚何以敗於羅魯何以辱於魚門恃其小也兩大相角衆者勝問士魴何以敗於櫟恃其少也傳曰密邇仇讎幸而敵在千里之外問黃何以亡恃遠也鄍何以潰恃城近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古者建國必立城何耶問陳何以滅於楚恃聚也問康公何以敗於徐吾恃戎無備也書曰有備無患兵法曰攻其無備何耶吳之亡也稻蟹不遺種問庸何以殲於臨品恃楚飢也春秋子女玉帛賓服於鄰國何越用以霸問許何以見伐恃楚也問鄧與弦何以滅恃婚姻甥舅也齊桓公死小國不寧處於是夫爲齊之會滕何以恃晉伯而見伐於宋無與者謂之絕物無援者謂之絕地徐何以恃齊救而敗於婁林庸何以恃吳援而滅於楚問楚何以敗吳於庸浦恃楚喪不能師也問吳何以敗楚於皐舟恃吳不出不能師也何以獻公喪而秦制晉王官之役晉人不出而秦何以霸西戎趙姬曰盾也才楚子重曰師衆而後可問何以潞滅於晉恃才與衆也自單父以來小國之以賂免者多矣厥謂下策然易危爲安百不一失問何以鄫滅於莒萊滅於齊恃賂也書曰同德度義傳曰仁者

無敵不戰而服厥謂上策問茲父何以喪於泓恃仁義也

策

制科策

古者取士之途廣國家則專出於制科而其法尤未善八股之法一在於摹聖人之言不敢稱引三代以下事不敢出本題以下之文一在於排比有定式夫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者有舉其一端扼要而無遺者今必勒爲排比則是多端者不可盡而得其一說而畢者必將彊爲一說以對之斤斤然櫛句比字而不敢或亂六朝之文排儷爲工雖雜施於遊咏箋記而後人尚譏其陋今之以長對排儷而譯經傳其陋抑可知已聖賢之理適用爲本故言理不徵事則迂疎古人之言不徵後世之得失則言之富且精者不得見今必以爲不可毫髮有所損益則是古人所一言者吾從而再言所短言者吾從而長言言之毫髮逮聖人無益況必不逮耶明朝黜雜學尊孔子勒四書五經爲題目法視前代爲獨正販夫豎子莫不知仁義道德之名然才畧迂疎不逮漢唐遠甚及其後則遂欲求爲東晉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下奇才異能非八股不得進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務於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識古今傳國之世次不知當世州郡之名兵馬財賦之數者而其才俊者則於入官之始而後學故居今以救制科之敗愚則以爲莫若廢八股而勒之以論策故曰八股之爲經濟者施於論則腐矣論施於策則迂策施於奏議則疎何者言理者易僞而覈事者難欺是故法未有久而不敝然其立法之始則不可不盡善論策之制其敝

也必有勦襲靡衍夸而不適用而天下之人則勢不得不取古今治亂之書而讀之而講求天下兵馬財賦關阨險阻時務利害之事今夫采魚者必張網於大澤獵獸者必設罝於深山夫固有不得獸者顧涉澤以求獸而越山以問魚是所謂索燧人以三淩之冰縶騏驥之足而責千里者也

宦官策上

夏商以前不聞奄人之名至周以罪人供事秦漢以降悉乎民矣天子作民父母民有不遂其生者則必扶養而補救之傳曰山不槎櫱澤不伐夭殺鳥獸不以時者有禁仁人之於物如此其不忍也今舉天地所生之人使絕其生生不息之理身瀕於死而幾幸以服吾事何其不仁之甚也古之聖王日置仁人於側下至攜僕藝人必極庶常吉士之選今賢士大夫既不得出入禁闥與人主周旋講論而聚數千百匪類凶氣之人煢然置一天子於其中又其人始己犯法造惡而入於刑其心術既不可用而功名之路又窮於無所往論其罪則雖未至死而亦極於無可加以無所往之人當無可加之罪以濟其不正之心術雜襲萃處而不蠱惑以為非豈人情哉然則聖王在上雖使奄宦於朝廷有利無害世固無復有可為奄宦之人矣吾故曰奄宦之當革斷斷也然女不可外男不可內嬪御至多宮中事至繁此又不可以儒生常見擬也革奄人則廢事而病法法病而後復其害必甚於未革吾則設為所以革之之道蓋為之治其本一在於宮嬪之盛一在天子罕接臣下而必假奄人以出納其命古者后妃嬪御有一定之數與其職今宜倣古而汰其餘又常與臣下接

見早朝晏罷或不時名見便殿國家大政皆得面相諮覆而中旨傳宣之事日寡如是則其本立矣然今世所以不能無宦寺者不過以宮中勞力之事無以給則請選女子麤健者爲宮婢以供力役備非常以左右倉卒傳宣之命無繇得達則請於內外閒增設一所其男子則宿衞給事於外廷女子則給事於內宮內外之閒例選民閒寡婦年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端慎足使者充之令外廷之人有擅入中舍一步者斬宮之人有擅出中舍一步者斬中舍之婦可使出至廷入至宮出入所至之地皆有限越限者則亦必斬昔唐昭宗悉誅宦官其出監諸務者皆令方鎮殺之至莊宗卽位於是復求宦者則此一二十年閒其不用奄宦亦明矣然則奄宦固未始不可革也

宦官策下

古今之惡宦官以其惑主擅權爲害天下也而惡之甚者至於欲絕其種類而後已夫獨以惑主擅權爲宦官所宜去則曹節王甫之惡未必甚於莽卓而李林甫盧杞之姦不下於輔國元振也宦官爲惡易於廷臣者特以其親近人主市寵售姦勢最便利耳今卽盡去宦官豈能使人主左右無供奉使令之人如其有之則所謂市寵售姦者昔在宦官今在此人矣爲此論者不特宦官之心有所不服其何以服人主也古之明君賢相思其不可去而患其爲姦則立法以救之曰卑其秩少其數不許讀書識字交通外臣言朝政是矣然其類既得見用則卑者可尊少者可多椎魯者可文猾以至於得柄何則宦官之在朝廷譬猶惡草之在田根株不盡則滋

息蔓延必連阡引陌以害嘉禾者勢也明太祖皇帝於宦官法制訓誡盡美盡善及成祖之身而其法大壞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七年遣鄭和領兵通西南𡰥十三年遣李達使西域至十八年而命內官主東厰刺大小事情以聞矣十九年則繫尚書夏原吉吳中等於內官監獄矣黃福鎮交趾馬琪誣奏其有異志黃儼江保等數讒皇太子於上詐傳上注意高燧之言於外致孟賢變起幾危宗社嗚呼以成祖之英明親爲高帝子而其法之壞已如此法尚可恃哉吾故謂聖王在上使罪人供事及令人自宮以進二者皆理法萬萬所不可以爲蹈於不仁之甚也則是天下不應復有宦官之類葢吾非獨惡天下之已爲宦官者而實愛天下之將爲宦官者也洪熙初上諭刑部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

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父母且不顧豈有誠心事君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葢當洪熙初去洪武之法未遠宦官得志者亦未有王振劉瑾之遇顧自宮以倖錄用者不可勝數至職官亦或不免上葢心傷之求所以革其害者而未有得也而當時大臣卒無有廣主上之仁心以施於仁政者嘗讀史至光化同光之際未嘗不撫卷而太息以爲漢唐之季君子之欲除宦官者殺其身亂亡其國後世莫不以爲戒而莊宗承唐梁驅除之餘親見其害而坐享其利顧不思善爲之制而詔求於四方則何爲者且夫莊宗當擾攘之時以彊力取天下其君臣不過勢利聲色之徒初無學術志識思以元后父母之道爲天下君者苟且自便固無足責仁廟以英聖之姿守祖宗之法天下治安朝廷清

和此成康周名制禮作樂之日也當時蹇夏三楊率皆起家經術爲國元老言聽計從而不能改革制度永絕朝廷之禍本愛養天下之赤子徒使聖謨數語虛載史冊失此萬世一時之機會吁可惜已雖然宦官所以得志則又有其故不可不知也天子高居深宮好察察爲明大臣專務容悅以固位苟祿欲求所以當上意者而亡由故不得不寄其耳目於內侍出漏天子之言於己入揚己之譽於上於是宦官勢日益重而馴致於不可制然則宦官之害始於大臣自輕而後宦官重大臣自賤而後宦官貴也後世人主苟不能行吾說第倣周禮奄人掌於太宰之制使宰相得以制其死命則亦庶乎得半之道矣

封建策一

或問於魏子曰周之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柳宗元蘇軾論之備矣詩曰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王者易姓受命使庶孽子孫無尺土獨不已甚乎秦漢晉隋之事可見已唐宋聚族姓於京師幸其易制其後朱溫入洛金人陷汴京一朝而殲滅殆盡明興封諸王子於四方倣漢中葉之制世其爵不治其土故自護衛削而天下無彊藩高煦宸濠之亂皆不旋踵尽滅及其變也子孫散處而亦無朱溫金人之禍子以爲何如魏子曰是賢於漢唐宋矣然自秦以來其制益未有能盡善者也周封建仍夏商之舊諸姬在天下不及三十分之一使周卽不封同姓而後世彊侯侵伐天子衰弱之害不可少減又無晉鄭之屬爲之依輔故周之封建皆不可以公私論自是而降封國莫大於漢初兵柄莫重於西晉刻薄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甚於魏尊寵安富莫過於明請言明制藩王禮絕公卿其支庶子孫皆爲王爲將軍雖百世無或爲庶人者然生長於深宮老死於婦寺不親政不習兵熙熙然食粟而高寢者方數百年安不能以有爲危不足自保故獻賊暴起西南所至屠戮諸王宗室不可勝數而無能自免者絀於勢而不習於事也國家一敗塗地宗子拱手奉頭而不知所救其失益在於不封建曰周漢之禍明燕漢寧之變不足慮與魏子曰吾非封建之如周漢之君也吾之封建欲反周之制而師其意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此其說莫善於顏師古唐貞觀中太宗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皆執爲不可師古獨曰宜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一定此

制萬世無虞至哉古今不易之論也惜其制終格不行師古亦未能曲暢其說而所謂置官僚者則又有所未善立政之篇曰尸徵盧烝三亳阪尹傳曰尹王官也阪險阻之地不以封而天子之命吏治之地制曰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今夫周之興也封國蓋千八百國慮天下之土無不封建者而王官所治猶多焉此封建爲經而緯以郡縣者也反其道而用之故莫若以郡縣爲經而緯以封建明幅幀之廣軼於漢唐區天下而分之凡爲京者二爲省十有三爲府一百五十有九大小之州二百四十有四爲縣一千一百七十有七諸衛司之屬不與誠以天子之子弟差次以王公之封王之畧百有五十里公之畧百里使世有其土而制其政令以參錯於郡縣之間且夫天下至大天子之子弟至少也度其

人之封地不足以當王朝十一而又倣周阪尹之制都會之處險阻負隅之地鹽鐵金錫山海之利不以封諸凡封建之邑則皆夾之以大郡縣當是時雖有吳楚淮南不肖之子弟而亂無所於作至於天下多事京師有大故則子孫之賢者可以投袂而起而郡縣將吏草澤之忠臣義士得相與扶持藉其名實以奮發於下諸侯王習吏事久句練於世故知其所以成敗不至如飽食安寢者之驕蹇顢頇而一無所識其椎魯無用之人則又散處於四方而不虞乎聚族而殲之變吾故曰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者此也然使官僚皆選用於朝廷則藩王終不得有爲於國而積漸之久必至如蕭齊典籤之禍吾則以爲封國既小力不足以作亂天子但爲置師傅一人以公卿之老成有德量者充之其長史以下則廢置生殺王得專之而報於天子或曰天子之子弟是則然矣聖人以天下爲公其不得已而家天下者非徒欲富貴其子孫亦以子孫蒙業而安則天下之禍亂不作而民生休息也然乃使致死戮力與我共定天下之人終身無尺土之奉吾子孫之無功德而蒙先業者富有四海世世爲帝王不絕此不獨無以服功臣之心其何以謝天下曰封建之不當復雖聖人不易也而國家必不能不封宗子封宗子則不得不善其法若夫異姓諸侯之亂其絕於天下久矣而與之可乎明興報功臣以公侯伯三等之封有爵而無土嫡長世襲支子或入武學或立軍功其才能者或使掌五府之事出平寇賊坐鎮邊隅非大逆無道罕至誅削者可謂善矣然生不封王裔子食祿開居而任職者少非制之盡善也吾

則以爲開國功臣當差次以王公侯伯子五等之封高其第宅厚其田祿賜予使其子孫世世爲王侯與國家之支庶等而其賢才者晉以將相卿貳之任不限以文武之途則不至於豢養無爲而繼世之後文臣要吏亦不敢侮蔑陵踐之如昭代承平之弊如是而功臣之心可以無憾矣夫唐之藩鎮封建之未成者也當其末造國家未至於覆亡禍已不可勝言而況封建也哉

封建策二

平居無土地人民政事而欲望其扶危定傾於喪亂之日雖湯文之聖難以崛起少康之賢難以中興何則其才無所布德澤無所施下無以懷其民而四方無所望也故曰封建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世之平也郡國相安無事及其變郡縣將吏必能擇其近國宗子之賢者而戴之宗國同時並起以誅逆亂不待詔令而文天祥藩鎮之勢已成吾嘗觀國家敗亡之際忠臣義士代不乏人然倉卒定策不能深知其賢不肖一旦戴之爲君其後過惡顯著或庸懦無所知識雖心悔之不可得易而祖宗大業亦遂因以淪胥夫使涖政治民威德加於百姓賢聲聞於天下則宗國中苟有一人足爲少康者天下州郡莫不願爲虞仍故曰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者此也然明制之失則又非特不有土治民而已請詳言之明制諸王之子嫡長襲爵而親王支子爲郡王郡王支子爲鎮國將軍鎮國子爲輔國輔國子爲奉國皆將軍奉國將軍之子爲鎮國中尉鎮國子爲輔國輔國子爲奉國皆中尉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拜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世拜中尉

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朝廷賜之財費皆厚贍夫高皇帝之爲是制也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聖子神孫屬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唯靖江王守謙一人而已後雖皇子浸多除趙王已少子南之殤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廟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烈廟之末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凌蔑聖祖之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有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既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以贍其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高皇愛其子孫爲甚厚之制亦豈知其敝之至於此夫以公天下之心愛子孫則子孫利而天下亦利以私子孫之心治天下則天下害而子孫亦害故其法不可以不變變之何如王世貞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是已今夫古之族非如今所謂同姓也上自高曾祖考至於身凡五世服盡矣下自身而子孫曾元凡五世服盡矣故雖曰九族而實不過五世請言其法凡開國天子之子爲王繼體之天子子爲公凡始封之王至五世其嫡長世世襲王爵支子爲卿卿之嫡爲大夫支子爲郎大夫之嫡爲郎支子爲士郎之嫡爲士支子爲庶人生而爵祿者自王至於士而止士之子嫡庶皆爲庶人不通籍於天子而譜系其國謂之庶宗凡繼體之王自六世以下嫡子亦世世爲王而支子爲大夫大夫以下無降始封之公五世嫡長襲公支子爲大夫繼體之公自六世以下嫡子亦世世襲公支子爲郎凡爵命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廷祿賦於其國自卿大夫郎士皆祿而不官官於國者必以賢自卿至於士王皆得以其賢者升於朝天子試而用之因其才不從其品秩凡庶宗分執四民之業而特免其徭有故徙他郡國爲浮客者王皆給以牒使質於有司復其家凡生子命名婚嫁喪葬自王卿大夫皆聞於天子天子賜以財郎士則聞於王而王賜之其賜皆有制凡王國必建學庶宗爲士者視其國人之士王試而錄之爲生員入於王學三年試而錄之牒送於其省中式者試禮部爲進士皆不限其有無之數國有奇材異能堪將相方面大吏者則王特薦之郡縣之士可仕於王國王國之士可試於郡縣所錄生員科舉其名數皆有制王官屬師傅以下長史一人總一國之政任比天子之宰相秩視三品之卿吏戶禮兵刑工六曹各一人任比天子六部尚書秩視四品之大夫學政則攝於禮曹軍政則以兵曹爲帥其儀衞膳樂諸小吏皆分統於六曹制其員數自長史六曹王選之而報於天子小吏不以聞王尊師傅而不名非大朝賀則師不拜拜則王荅之如賓禮凡王五年一朝師從世子長史監其國三年王命長史及宗卿一人上治行於天子貢其方物有定制王非朝不得出境內此其大畧也爵公者帥是制有差凡軍王八百人公五百人郡縣有警列國各守其境內非調發雖追盜不得踰封凡封國非謀叛大逆兵入郡縣境殺天子命吏者不絕其國貪暴淫穢不道者執而囚之京師擇賢而立之國不治者謫讓其長史六曹大則易置其吏而朝廷三年一命大吏巡察其境如此則朝廷尊藩王順善足以治惡不足以亂無事爲天子宣布

德化則收漢唐宋郡縣之利有變藉以扶持興復則得周封建之益豈惟子孫世世安於泰山雖使天下萬年有道可也

封建策三

或曰子之法善矣天下有變郡縣各奉宗國則亂賊既平同姓必相攻而不已此晉八王之禍也魏子曰不然晉八王無事而亂天下吾之法天下既失而羣起以興宗國宗國羣起而猶有一人焉得之則吾祖宗之子若孫也且子獨不見往事乎秦之亡也陳氏一呼而天下崩裂先後建國者二十有七西漢末僭國十有一東漢末僭國六晉之亂僭國十有六隋亡僭國十有五唐之衰爲藩鎮者二十有二爲亂賊者六五代之際僭國十有二宋僭國一亂賊九元末僭國七自秦至元非帝王而僭號與竊據一方者凡一百四十有二家而北之魏齊周宋之遼金不與焉當是時惟西漢劉永東漢劉焉劉表北漢劉崇四人者爲宗室其餘一百三十有八家則皆庶姓非國家所建置者也豈必同姓而後爭哉且從來國家喪敗之際羣雄並起多竊故主名號呼名天下故秦之亡陳勝詐稱扶蘇而項氏立楚懷王王莽簒位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盧芳詐稱武帝曾孫至元末而韓林兒猶稱宋號其他忠臣義士或親奉宗子或遙假名號以興義師者不可勝數嗚呼士大夫不幸而當其時非甚狂悖喪心未有不痛宗國之淪亡而奉異姓以滅其宗子者吾故曰吾之法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魏叔子文鈔卷之二終

魏叔子文鈔卷之三

書

荅曾君有書

疊承教以兵學敘求治學敘書欲使禧得獻其愚見伏念禧知識足下久愛足下爲文能脫去一切時俗庸人之氣而志大才廣不能測其所至近諸門下生與足下周旋甚勤頗知足下所自處又方極齒牙之力推譽易堂虛己下問不憚再三僕則如何足爲報稱尊敘書日者披覽甚善頃勺庭新甃地益敞潔淨几明囱心緒恬豁念足下意更取二篇點次而鄙意偶有觸發遂出異同欲相正非敢謂然也然足下高明好學當無取雷同之譽兵爲治學之一於天下事最爲難能不可以輕談敘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謂法者皆情變之極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叔子文鈔卷之三

書

荅曾君有書

疊承教以兵學敘求治學敘書欲使禧得獻其愚見伏念禧知識足下久愛足下爲文能脫去一切時俗庸人之氣而志大才廣不能測其所至近諸門下生與足下周旋甚勤頗知足下所自處又方極齒牙之力推譽易堂虛己下問不憚再三僕則如何足爲報稱尊敘書日者披覽甚善頃勺庭新[illegible]地益敞潔淨几明囱心緒恬豁念足下意更取二篇點次而鄙意偶有觸發遂出異同欲相正非敢謂然也然足下高明好學當無取雷同之譽兵爲治學之一於天下事最爲難能不可以輕談敘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謂法者皆情變之極致

二言者可謂廣大精微矣特以文好斷續格前後欲相爲工遂令其指不暢禧竊以謂明理而適於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是以有文而天下之理與事有不可以盡言者是以有含畜之指有難於直言者是以有參差斷續變化之法則皆其後起者也辟之於水浸灌萬物通利舟楫此水之本也而江河之行曲折洄洑波瀾漪瀫瀉此水之後起而勢有不得不然者水益不恃此以爲貴兵法萬變不可窮詰人情二語則已得其要領奈何不使一暢其指乎天下之法貴於一定然天下實無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後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蓋匪獨兵爲然也至於治學則天下事無一不在其中非有聖作明述之智文武將相之材鮮有能兼總而條貫之者禧嘗欲集諸同學志當世之務者各因所已知而討古論今以成其說如平居留心官制則使討論古今之官留心禮樂則使討論古今禮樂人任一曹或數曹旣各成書然後合并貫穿暢其利杜其弊而尤必使衆法雜陳之中首尾不相扞格蓋一代之治條分縷析剛柔文質各異其宜然必有一代制作之大意其纖悉畢到處與其大意必相通屬一法雖善不能獨行必與他法爲表裏辟之作室欂櫨斗桷棟梁必大小相扶持一室之規模成而後一榱一桷始有所附故原其始非一人獨見所能辦要其終又非衆人之各見所可成時不我與諸同志或阻隔千百里外或以饑驅不得卒所學禧畧用心者凡十數條今成說者僅五六至律曆河渠兵法則尤不敢厝意蓋自知終其身學焉而不能者也

禧生平好讀左氏於其兵事稍有窺得失曾著春秋戰論十篇為天下士所賞識然嘗自忖度授禧以百夫之長使攻萑苻之盜則此百人者終不能部署而小盜亦終不得盡天下事口言之與手習相去有若逕庭有若南北萬里之背而馳者而況於兵乎今謹以評點二稿呈覽惟足下更教王生來承賜秦西宮室圖益奇妙禧懸勺庭中日視之嘗若欲入而居者非久即裁書報謝乃竟未達此函就不敢輕寄遂遲至今禧白

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夜挑燈讀大集歎西陵才藪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屬足下而足下諸論識議卓犖尤不暇指數獨於太傅上下篇援經據史辨論瀾翻陸冰修沈甸華皆深然其說禧則最以為未可蓋此論關係兄弟君臣大義言不合道則貽禍天下萬世不小不獨文章工拙之故請極言之土木之變雖由英宗惑於小人然年尚幼沖初無大過而即位巡邊本遵祖制非遊畋戲豫又非逞彊黷兵如宋襄公之取敗景帝即不能師目尸之讓奈何并其已立之太子廢之今有人出遊而為盜所獲弟代守其家以拒盜及盜釋兄歸弟終據兄產并逐其子若是者使足下南面折其獄則以為當然否乎雖景帝保國守宗廟不同於匹夫守家身據帝位亦已為泰廢兄子立己子而足下顧援父傳子之義為解以明太傅之不當諫夫身本有天下者傳子是也兄失天下而已百戰以得之者傳子可也即坐享兄之天下兄子未立而立己子猶之可也景帝以藩王承乏雖天子蒙塵京師實未破亡其初非有百戰以恢

復之其後又非百戰勞心竭力以致迎復坐享天下錮兄南內又廢其已立之子則是深幸其兄之災而重禍之殘忍貪鄙於斯爲極當時賢人君子不惜斷要碎首犯難而爭者蓋義激於中不能自已故也知太子之不當廢則知太傅之當諫今欲曲護太傅之不諫而幷誣太子之當廢豈其可乎太傅手定社稷不可以此一事沒其大功不諫之失正不必爲太傅諱又或大臣之諫在造膝密勿地非與臺諫形之章奏廷爭面折者同若必從爲之說以不諫爲當然則後世大臣依阿循嘿希旨取容者必皆自此說開之夫曲護君子固不失爲忠厚然使人謂君子既已爲之又有君子從而許之則小人僉士率樂效尤而中人以下皆被其惑是全一君子爲義甚小而害天下後世之不得爲君子而反爲小人者甚大也禧嘗竊謂論古人者不可苟爲同尤不可苟爲異苟同者志識卑暗愚不肖之過不足自顯名而已苟爲異者志識高明學問能鈎深素隱則附會穿鑿之處必多足眩人聽聞移其心術者必甚此賢智之過流毒所以無窮蘇氏論文章橫絕千古後之君子不無遺憾亦正坐此故耳足下文當爲傳文又虛心好學問信於遠邇禧故忘其愚妄與足下相盡惟足下不罪且教之幸甚

與金華葉子九書

漁洲道別忽忽十有五載不謂國事家事遂至如是壬辰止山歸得悉近履驚聞吾師暨伯子同先之變吾師盛德大節爲日星在天死烏庸弔獨恨同先與我遽作如此別千里良友終古不復相見而同先負奇才未稍一建立齎志冥冥嗚

呼痛哉不孝十年瑣尾幾幸未死迨甲午而先徵君見背乙未季夏先母尋殂不孝兄弟罪惡貫天天不誅鋤其身而奪我怙恃先父母之慈諸子諸子一日不能離膝下子九知之熟矣一旦並棄諸孤過庭無聞登堂無見不孝縱無人理俯仰之際何以爲心方念子九嚴父之孝可再竭於慈母下視不孝相過卽已萬萬而不謂師母遂亦奄棄子九不孝與子九同方同學所遭不幸又復同之嗚呼天壤閒乃有我二人耶家兄作客潮陽頃辱惠問爲止山乘閒郵去弟竟不及寓目僅索讀所寄止山手書仁兄之況亦可哀已弟近年絕意世務授徒翠微山中用以遣日以餬予口然不能不敎人作舉子業出處無據自笑模稜耳辛卯秋家姊壻丘邦士將遊廣陵曾作長柬寫意比至吳城而反往冬先人之室火書籍器服頓盡此緘亦亡有矣歷年變故別緒如廿一史旣失前緘道之不悉自丁亥後時作古文辭閒學爲詩帙之幾三寸許道里修遠一幅不能致茲錄悼詩四章聊以告哀中山云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子九展覽諒增同痛之感子九與不孝喪父母同子九又喪淑人但多一賢子弟兄弟相爲師友子九遒喪同先彌可哀也弟之季弟名禮字和公往同先子九下交時年尚幼今鬚如戟矣此子義直而篤學弟每有畏友之目子九爲通家兄審所欲聞乙酉夏曾東同先論交疏最知己者五六人中閒彫落過半然比來交友益多不止如往年所得今不能悉疏姓字爲知己道弟服闋後命駕吳越徑道趣里門展拜師靈訪九峰墩痛哭同先之墓當與仁兄滌十餘年之結束屈指乙酉秋月以還所交諸

君子傷哉此時獨恨不得見同先也捉筆引紙方寸輒亂言不周謹惟亮

同林確齋與桐城三方書（確齋名益）

昔歲己亥丈人棲跡寒山列兄德業便已委悉庚子讀三兄省親詩辛丑夏賣茶黎川大兄二兄所作贈遺人見者甚衆人才不易得有萬家之邑求所謂才人了不可見甚或曠代亡有而今足下兄弟則皆賢而能文益禧深恨同生此時與丈人爲負劒交迺不及相見也當丈人之壽意列兄至四方賢者咸集益禧負笈虞山得盡見其人與列兄爲昆弟語會以寇阻未果頃者大兄閒歸夜宿龍湖寺與益禧僅隔一城乃以家故遄下古人云人生遇合天實爲之俯仰三歎豈不信然益禧自十歲卽思求友二十年來孜孜矻矻若非此則食不甘寢不寐然生平所交石友幾不下十人丈人見易堂諸子頗以直諒相許而教誨繾綣則於益禧尤篤是固同堂同室人也今旣不獲見則安得不寓其所欲言閒嘗讀史至令尹子文逃祿安平君鐵籠傅車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古人慮患之深見幾之早不苟安目前而貪尺寸之利超然世俗以保其身名若此是故沔水之詩曰沔彼流水朝宗於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肎念亂誰無父母其二章曰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其卒章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與今夫亂之發也碎猶火然燎棟梁折榱桷崩墉裂甓而不可止宜無人不知者然而詩人哀痛言之若大聲疾呼而不之應曰莫肎念亂誰無父母何也蘇文忠有云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爲

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雖深信而又苦於無及日者聞諸道路沔水之已事既可見矣其勢不可以遽止也且鄙諺有之兩姑之閒難爲婦列兄何不深思遠觀鑒前車之覆轍鬻賣田宅省徭役使親戚朋友不相望然後輕去其鄉擇隱樸之地而託處焉以自遠於是非利害則雖煽昆岡之炎不及焚倒滄海之波不及浸乎今都邑氏族自晉唐至今稱土著者幾家多因改革之際辟地於此人情豈不樂聚親戚守廬墓哉蓋必有勢極不得已情迫於無可如何者語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勢使然也昔者甲申之變禧與父兄謀破產二千餘石營金精斗絕而居之後七年寧都城破家得全蓋於乙酉兵未入境遽同彭躬菴挈家南走從僑居焉婚友見者無不背面相笑後五年江城屠且盡列兄之才而見不及此耶丈人以雪菴之跡衍一行之學益禧各牽賤事不得周旋杖履時其寒溫飢飽以盡平生區區之義每當乖分泫然欲涕及夫家居晏安歡娛之下念丈人則心爲之慚足下兄弟家世忠孝聞於天下豈可使天下之人於足下兄弟尚有遺議側聞大兄之資老成渾厚練於物務二兄才能肆應三兄高朗有不可一世之意此皆難得才也列兄則當各治一事而相爲用或綜田賦之任奉粢盛尸母饔或浼身浮沉以交遊爲折衝或出侍瓢笠傳三世之學又或迭爲居行夫當世之乘華輪擁直蓋持粱齒肥聲色紛華赫赫於時者吾見之矣丈人乃自苦而爲此枯槁寂寞之事甘之如飴至老而不衰彼其所欲盡者何心也然則足下兄弟之所自盡從可知已戴無忝今之丈夫也與足下昆弟相厚善昆季之

能取友豈待問益禧竊欲附昆季交譜之末以無負丈人相與至意益禧之事丈人擬於嚴師然意所不可則諤諤然自比諍友之列故於昆季不以未嘗謀面爲嫌臨風瞻望死罪死罪

復謝約齋書

向以天雨輿人從間道之新城不得暫過至今怏怏所教躬菴送熊生序經義氣節總屬虛美云云弟今雖未甚記憶恐躬菴初不如是或詞氣抑揚過當而自晦其意也謂刑名富彊智謀才武有濟於世經義氣節反不如其實用此則專就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言之故遂抑之於其下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區區有利於一時遺害後世不小經義氣節之士雖未必見用於當世而啟迪萬世人心維持萬古綱常者功甚大此又專就經義氣節之最高與刑名才智之最陋者言之故遂伸之於其上愚以爲兩者之說皆所謂鉤金輿羽比量重輕驟而覩之似爲大反細而求之實無異同何者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在先生必不以爲是而刑名才智違教害義者實躬菴所不與程山易堂大抵於體用中各有專致彼此勤勤皆欲出其所見以輔所不足非苟求相尚也頃拜手教諷繹十反不敢輕置知先生愛易堂者深望之甚大惟恐其或有所誤以誤後人易所謂麗澤之義正在於此關尹子曰蝍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蝍蛆聖人之言則然弟每服誦斯語以爲四書五經莫不如是譬如製舟車丸者以乾棗固其土服半夏者用薑夫一方之用必兼佐使一藥之味必藉炮製矯其偏而去其毒然後食之者有益而無損吾輩爲學立言

自多偏至雖其是者不能無弊朋友講益所謂佐使炮製以成是藥之功免是藥之罪者而敢不敬受乎易堂雖竊有意用世然不獨其體雜而未醇卽所謂用者舉一漏十未能得其要領毋暇他論以弟一人言之講求古今當世之務益亦有年每自揣量兵農禮樂之任一旦驟以相屬自信何者眞足勝任殆無一而可且今伏處草野亦每有猝至之故盤錯之會往往窒塞顚躓不能中其窾會而洞其首尾故弟輩之鰓鰓然以致用爲言者非獨言其所好實歎其所不足以爲難而共勉之也先生之言體亦深見立體之難以相勉而非謂以吾之有餘者告人故曰細而求之實無異同者此也朱陸之說紛紜於後世弟竊以爲誠明明誠朱陸之學原無異同而異同特生於其辨息其辨而致其學則朱陸之門人可合爲一而況於朱陸乎然則由躬菴之說長於濟世由先生之說長於持世有持世者以操其本有濟世者以治其標輕重緩急之間因時而制其宜固有非言說可盡者又承示造就人才寧重體而用不違毋重用而體或畧此至當之論尊作會講一篇弟以性命之學未嘗用功不敢妄加丹黃中或一字一語謬爲訂正紀侯去國篇議确文暢具詳評語中日錄一冊奉正乞先生暨諸同學細爲指摘覓寄新城可也

荅楊友石書

戊申六月日禧頓首承再賜書俱到先生居鄉里中簡酬荅獨拳拳於千里外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厚意何可忘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弟辛壬閒曾作斯文鈔寄左右意謂非先生不足當然今又更十五六年乃益信嗚呼人不

極之嚴戚之甚歲月之久遠亦安得有定論哉蔡生來敬問起居知先生貧益甚無一尺之土以自食所爲冰雪草堂苟完牆戶蔽風雨而已或采摘野菜益粥食或竟日不舉火又每不免弟則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花高於屋高竹成長林庭中有周軒曲檻檻前方池二丈池上有露臺遊眺之樂而先生顧如是弟文有云貧賤患難之中有歲寒富貴安樂之中亦有歲寒見者訶其語然竊觀二十年來刀鋸鼎鑊森列羅布蹈義於前趣死於後而天下士激發而起其無所知名者甘死如飴百折而氣不挫往往崛出於通都大邑窮鄉僻壤之閒及其既久禁網少疏時和物阜天下相安無事則委靡銷鑠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狷介賢明之士接踵而有則何故也然則富貴安樂其以彫衆木而試松栢當更甚於貧賤患難矣弟每自念家日貧舉責日重教授所得不薄不足以償主責者子母而性好治居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是安所取資惴惴然恒懼不免每立一友石先生於其前以當所南之九九礪礪然未知他日究竟何似也今年元旦試筆得竹節箋書其上曰虛汝心堅汝節夏無烈日冬無霜雪夫執節者久則不堅堅節之士則方自以爲塞兩間彌六合而不知士之當爲不止於是故其心嘗實而不虛不可以自益噫當今之世其誰復可以聞此言者乎弟竊言之而不自知其所終唯先生之有意鞭策之蔡生傳索近作謂將蒐輯遺文成一代文獻弟何足與於此謹呈刻論一卷又雜鈔僅十數紙不得盡句使知己覽其得失如見肥瘦耳家兄義死傳及論死義書惜不及鈔舍弟雜稾畧在蔡生所幷取覽教

之

與富平李天生書

己酉中秋日禧白僕僻處南服之下邑每恨不得交西北偉人嘗一再遊江淮所交東南士率多能文章矜尚氣節求所謂以當世自任負匡濟眞才者則又絕少頃客南州故人孫豹人介杜公履相見公履沈實不妄與之深談詢西方奇士何人公履逡巡爲舉足下姓字足下負文武大畧甫離成童慷慨建義聲虛心好士出言而人信之故天下士歸之如流水僕聞之目睛注公履定不得瞬背汗交下太史公所謂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者則僕今日於足下之謂也僕隔絕五六千里僕不得往足下不得來不知何時得相見一窺足下前後用心所在然僕竊謂考古以用今練事以驗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可死此數言者度足下亦不以爲河漢而求友造士二者爲尤大而急以足下賢明藥籠所收陶冶所甄範必多其人他日能致尺寸之書爲僕言之如對足下面談乎僕生平一無所長二十餘年休廢山中教授外不能荷鉏把釣因得畱意於文章有史論數十首爲門人刻其大半敬附以獻僕生平恥爲虛言僞說好以文章刻畫古今之事如畱侯論左傳經世序與郭李二書熊黃兩門人字說皆僕志趣所在足下覽之定有以知其得失僕如病夫逢俞跗盡發其標本以待鍼石諱疾忌醫則僕所不敢也僕有兄善伯弟和公近並在西安姊壻丘邦士在韓城令公處談易數有易堂程山性命之友若而人皆不能卒卒爲足下道今奉書聊引其端然所欲言者亦畧盡前數篇中不敢重復

氾濫取厭耳目區區之心惟足下裁察外彭躬菴詩序二帙此易堂之一甘健齋詩一帙此程山之一也幷呈覽

荅計甫草書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爲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禧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葢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葢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肎移懼以斧鉞不肎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葢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某公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力在歐王之閒而碑誌最工法度緊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禧所尤賞者又在復仇一篇韓栁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禧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葢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荅汪舟次書

羅山人歸奉手書廣陵邂逅於今六年而足下勤勤不忘鄙人其篤於朋友如此山居寡外事得縱讀悔堂詩當風雅道雜之日不謂庾鮑復見因自閱平日古近體詩便覺草土之氣入鼻不鮮也禧以古文謬爲愚山施公所知於藥地及羅山人所相招者再終不敢以野服見然知己之感不忘於心禧嘗竊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而孔子亦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夫名有大小有久暫亦惟人所自擇耳六朝時士大夫崇獎風流以汲引後進爲己任而草野文章之士亦奔走踴躍於其閒所謂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善弗傳也然爲之前後者苟非其人則數十年百年之閒彼方不足自存又安能以其餘及我乎劉中壘曰盜蹠凶貪名並日月君子不願張華潘岳王儉沈約江淹之徒其文傳於後世而適足資天下詬厲爲士君子所不道然則雖幸而傳亦無足貴況乎久漸湮滅其身名不見於後世者固多也古之人生而師表人倫没祭於俎豆其文章與六經左史並垂宇宙葢非無故禧感施公知願俟解組後買舟東下長揖匡湖之濱相與一暢斯說金精僻處窮邑不得聞其去禧又牽賤事聞之亦不獲行非足下誰復可語此者足下他日見施公一

爲道達此意而足下以高才壯年崛起爲之有餘亦當不河漢其言也禧二十年來殫心左傳成左傳經世一書嘗就正有道謬許爲二千餘年所僅有此書非數百金不克登板足下交遊廣多好古有力之士其亦不待百數十年而有穆伯長乎足下客吉安相去甚近諸論幸批削疵謬以不虛來書繾綣之意

與友人論省刑書

乙卯月日禧白遠書至勞勉禧持齋誦經呪放生魚蝦鳥雀延福滅愆罪意甚厚敢有以報德傳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班氏刑法志曰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故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所謂人凡戴目含齒手持足行者皆是豈當貴人賢智乃謂之人負樵糞除人奴婢子莫匪靈貴特有差等耳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橫渠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西方之書曰佛視衆生如一子地往見足下走使僮奴妾婢不均勞逸不恤饑寒疾苦意有小失茶酒之過笞棰便下動以十百數不止剝衣裸形啼號宛轉唇鼻沾地塵涕淚流沫不斷如帶血射肉飛裂皮笮骨數唱而更人伏偃塵土者四肢委脫喘息不屬寂而徵嚅足下之餘怒方未息也然足下不以爲艱難或閒一二日行或日二三行嗟乎吾不知足下此時持齋誦經呪之口放魚蝦鳥雀之心置於何處所滅之罪所延之福歸於何處吾恐以足下父親爲佛母親爲菩薩必不以足下持齋誦經呪放魚蝦鳥雀諂事曲謹而佑足下足下死而脫足下於牛鬼猛蛇之口出足下於純火純鐵純石之地獄明矣

夫人有貴賤血肉之氣莫不畏痛物類皆然況並屬父母所生養今石觸吾趾則唶而僂拊之木竹小刺口呵求拔臂腓生瘡癤名瘍醫祝藥倚枕屈席殿屎而不快吾之子若女幼則乳婦童妾交抱持失手傾跌以爲驚怛扶婢而跳神長入小學不率嚴師傅衣薄笞意猶以爲惡噫彼走使者獨非人哉其殺之而不知恨榜掠毒之不知痛也陶淵明遣奴代諸子樵汲誡之曰彼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且今何時日足下不親見之乎貴家世官誤觸禁網妻子沒爲官奴下卒扈廝皆得役作笞罵平居鄉城突如遭兵寇老妻艾妾弱女文子繫頸貫手纍纍如豬羊踐藉摧拉無所不至已或賣爲人奴婢蓬頭跣趾衣袴穿空或流落倡戶辱門滅性當今之時禍來無方流矢在前白刃在後雖有鐵室莫知所蔽吾兢兢戰戰蚤夜思修德愛人利濟庶物覬要天赦猶恐德不勝罪十五未免況於殘賊天地所愛之人痛刻人父母之子任性恣情無有厭限以結人怨而干天怒禧竊夜不寐三數思忖殊可寒心況又有如賈生所云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專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閒者書籍所載父老野人口所記述積虐之報不可枚算近如翟韓城闔門受屠此所親見昔者漢文帝廢肉刑易以笞及景帝卽位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於是定笞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後又下詔減笞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是笞五百者減爲二百三百者減爲一百也又曰笞者所以教之其定箠令於是丞相御史大夫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爲之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

凡此皆以代肉刑之用非尋常罰適之刑其遞輕遞慎如此故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所恤者不獨五刑之大雖學校之刑夏楚之扑亦不得過古帝王重民命護愛其肌膚至於如此故康誥曰小子封念哉痌瘝乃身又曰如保赤子言凡人畏痛愁刑與己身己子同也由此觀之帝王且然況士庶人乎足下少貴分地與平人殊然其實士庶人耳使足下不幸爲官府則必且爲嚴延年來俊臣薛文傑之徒又不幸爲帝王必且爲高緯之蠆盆劉弘熙之生地獄憤寃相結世世不解魂魄梏拲精神煎糜其將何以自救夫儒者非地獄此慈儒拘墟之見也足下篤信釋氏當不疑此足下試思地獄中亦殊貴賤主僕乎亦當有人侍衛乎父兄之勢業可藉錢財可要結乎孝子順孫可陳情而受代乎亦當以名士能詩文假借乎是皆無有雖足下亦必以爲無有也則足下之危甚矣而足下特恃有持齋誦經呪放禽魚之說且足下以爲佛君子耶小人耶雖僕必以爲君子佛誠君子親見足下殘暴生人讎怨蝟磔特以能奉媚我輒使主者脫其罪而降之福此則李林甫秦檜之屬所爲而謂佛爲之乎今有路人橐百金而宿我者吾醉而殺之四分其金以一分延僧誦經呪懺罪又以一分布施人祈福其餘金二分者以奉妻妾養子孫衣美食樗蒱歌舞天下之事孰便於是吾恐伯夷亦將抽刃以殺人曾參調鴆而酹客矣足下明智博覽見豈出僕下特率性怙習久成自然又無畏友苦口惛不自知遂積漸而陷此耳僕與足下同學暨他日所見無改於德人年增衰暴氣應消滅少壯之失老當改圖

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足下長僕五年僕已五十有二六十者生人之大數然則僕與足下死期甚近足下不自悟僕又不言悔不可追惟足下反覆愚言敬念上天生人之意推禽魚之愛設身痛苦之情慕古帝王慎恤之典知天道之可畏怨毒之不測禍敗之無常死而沈淪報應不可以智力貸以節性而矜人命昔衛武公年七十有九而進德及其死也衛人謚之曰睿聖武公則足下改過未爲遽遲僕生無氣力足下脫有兵寇非常之難僕不能排救又無德死不能拔足下於幽冥惟及今苦言或亦曲突徙薪之客

與木大師書

丁未月日禧頓首問別七年每憶金精峰追隨談燕便如隔世事六七年積緒纏綿如春蠶成繭不可得竟向和公同適師北行過方丈曾手附一函聞師雖不采錄其言亦未深罪每惟相見以來疊荷訓誨披宣肝膈有比家人日夜思報效知己實無一事禧聞君子愛人以德敢如趙良所云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師之抱恨於甲申也識者律以文山之不死及獨身竄西粵辟馬阮之難識者比之申屠子龍其後捐妻子棄廬墓託跡緇衣識者擬於遜國之雪菴若是者師亦可以謝天下傳於後世矣其他博學弘文葢世之能兼通之技爲流俗所羨慕者固不足爲師道也邇者道譽日盛內懷憂讒畏譏之心外遭士大夫羣衲之推奉於是接納不得不廣干謁不得不與辭受不得不寬形跡所居志氣漸移夫規時以行權者豪傑之事全身任道聖賢所不廢師之出此識者猶將諒其所不得已而今則既三年矣禧麤覽佛書從來古

德於道行法明之日往往掛鞋曳杖滅影深山後世莫不高其行譬猶神龍雲中偶見爪甲故曰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希若鱗鬣首尾終日示見則禹屋畫壁孔廟雕柱之物耳又況以師之人處師之時不得已而出諸此者且師亦豈不欲後世之知其心也詩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惟大師深觀古人之跡近察一身之故昭濯既往顯示將來以不虛二十年出妻屏子之素節禧輩不才他日後死尚得執筆披簡敘次高行紀諸野乘傳宣後世以報知己百一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惟師哀其誠恕其不擇終有以教之

再荅謝約齋書

君子自有君子之才智不必借用小人之術論極確而通篇中反覆明切可使至愚者醒但思如溫太眞批錢世儀涕泣王敦此全是小人詐術求之古君子中未嘗有此然太眞不如此則賊不可平國不可保先生以爲此時但當用君子之才智而寧以國事之成敗歸於天寧用小人之術而使國之成敗操於人乎夫其成敗操於人者固莫非天命然謀國者不可有天命一言在胸故武侯在草廬時已定三分之策而必云王業不偏安六出祁山死而後已大約君子處國家大事有決不可用小人之術者若衞鞅鹵公子卬韓信背酈生破齊之類有可用小人之術者如溫嶠之於王敦王曾之於丁謂是也葢時方平緩則尚德義立威信雖君子之智術有所不事時當危迫君子之智術有不能濟雖借用小人其心事固已共見於天下矣弟意專爲君子之拙直束手者而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語不能不失之偏駁誠有如先生所云貽害後輩旣思語不偏則意不出終無以告君子常觀古聖賢立言亦有不能不偏者如孟子草芥寇讎之論何以爲人臣地責善則離之論何以爲人子地亦在讀者以意逆志知此語原爲君父發耳封建論入爲將相一條害多於利尊旨所論極透今已刪去至慮本根不彊藩王難制則決可無慮也百里五十里之土夾於大郡縣之中縱有凶猾必難自逞本根縱弱亦必不弱於百餘里之王而郡縣將吏必不舍四海之共主而事百里之逆王若推至人情事勢之變則匹夫可以鼓煽聚衆不封土之王如漢寧庶人又何嘗不反乎葢封建雖必不可復而所以處宗子者自秦以來二千年未有良法先生再取健齋處定本細覽然後更以教我凡此皆弟胸中之疑不能彊以從人者知己自能諒其非剛愎而終誨之

魏叔子文鈔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叔子文鈔卷之四

書

上郭天門先生書

丙午四月旣望門下士魏禧九頓首奉書天門先生座下禧贛州寧都之賤士也崇禎壬午之役先生較士江右拔第五人詰朝謁謝先生置第一人勿問特名禧前曰往歲直指觀風司李列子第二等余拔而置之第一遂口誦首題文十數語曰大破格例非場屋所宜又誦次題文數十語曰此決科才也勉之無怠夫士遇知己蒙拔識亦其常耳獨當時先生守嶺北去較士之日幾二載猶口誦其文指其失而奬勸其美雖父之愛子當不過是是以感激銘於肺腑思得尺寸之效以報知遇乃不二年而有甲申之禍馴至乙丙東南益烈

魏叔子文鈔卷之四

書

上郭天門先生書

丙午四月既望門下士魏禧九頓首奉書天門先生座下禧贛州寧都之賤士也崇禎壬午之役先生較士江右拔第五人詰朝謁謝先生置第一人勿問特名禧前曰往歲直指觀風司李列子第二等余拔而置之第一遂口誦首題文十數語曰大破格例非場屋所宜又誦次題文數十語曰此決科才也勉之無怠夫士遇知己蒙拔識亦其常耳獨當時先生守嶺北去較士之日幾二載猶口誦其文指其失而獎勸其美雖父之愛子當不過是是以感激銘於肺腑思得尺寸之效以報知遇乃不二年而有甲申之禍馴至乙丙東南益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禧亦遂棄帖括竄伏草土與同志十許人築室金精之第一峰講易讀史葢二十年於茲矣四方賢者時或惠臨伏聞先生勁節清風老且彌高著作雄奇有臨碣石觀滄海之概禧益自幸得出門下不敢重自菲薄取愧長者壬癸之際私念閉戶自封不可以廣己造大於是毀形急裝南涉江淮東踰吳浙庶幾交天下之奇士行旅無資北不及燕秦南不得至楚遂反山中又以衣食無聊授徒於建昌之新城因得交湘潭王山長山長才氣俯視一世眞楚風也讀了菴集見其與先生往還書禧不覺正襟肅輿如對典型乃藉手山長奉書於左右古人有言有文為不朽今海內狼藉爛熳人有文章卑者誇博矜靡如潘陸謝沈浮藻無質不足言矣高人志士寄情於彭澤之篇發憤於汨羅之賦固可以與頑懦垂金石

禧竊以為非其至也文之至者當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饑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為來學所稟承上為興王所取法則一立言之間而德與功已具然禧以為傳之以文者猶不若傳之以人邵子曰人百二十年之物故人壽有盡而以人傳人則無盡今夫寒食死灰不能爇鳴雞之羽然人得以除冥而熟食者火藏於槐柳雖沃竈滅燭終必可得而然昔文中子老死河汾其學得房杜之徒而傳武德貞觀之間仲淹猶有生氣龐德公之隱也從子為南州冠冕諸葛公每拜牀下其所造就此二人者當必有道二人遭逢昭烈則德公可以入鹿門而不返故曰以文為不朽者猶非其至也先生抱道履德二十年間所著述之文與所交友造就之士必有偉論奇人足以振天下之聾聵開後世之太平者恨禧不得贏

糧侍側一一目見而耳聞之比年妄有撰作已成十卷無由請正謹錄雜詩文十餘紙以見意居常披覽圖經慨然洞庭瀟湘之勝及遊江南見彭蠡具區以爲了不異人不足以厭生平觀水之志故去秋贈黃孝廉有生不上岳陽死不瞑雙目之句他日授經之暇倘得因束脯之餘資沿江泝漢泛洞庭稽天之浸登先生之堂瞻望容貌讀其書交其士然後返跡杜影老死窮山之中無所復恨先生錄士多賢如禧碌碌實不足數故詳具本末於篇端亦使先生知天地變革之後數千里之外二十五年之久窮邑下里尚有門下士惓惓不忘先生者如此道遠難致未獲莊肅死罪死罪

荅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丁國變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峰天峰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僕皆得與遊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旣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旣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饑渴而十餘年閒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爲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深造而不易量其所至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峰

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者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用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而薪傳然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得人頃者髻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咸齋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絶續之閒自有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弘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愼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共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井曰乾餱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而怵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彊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十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焰焰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饑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彊立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熸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已

復都昌曹九萃書

往歲遊匡廬於髻山諸子具聞高義欲奉一字未果旣念天地間自有奇男子吾愛之敬之初不必通姓名致殷勤也蔡靜子來居然出足下書禧捧讀而喜然玩其辭旨則何敢當禧少負志壯而無所發不得不寄之文章夫文章何足道自書契來能言之士不啻千百家況今所謂言者又皆浮腐雕繪不足自立禧則益何足云然人之邪正識見之大小明暗志氣之卑俗與否非文章無由自見禧編次國變後所作成十二卷比刻古論一卷於吳門而未盡今以一帙奉教足下足下好義於舉世不好之日又激昂慷慨樂交四方遺俗之士所謂天下文章孰大於是顧俛而好禧之文章禧又不恥以文章獻足下毋乃兩失然禧生平竊好左氏之文十年殫心評註具成左傳經世一書有所謂黑肱辭邑者其論旨與足下約畧相似敬鈔一通附函內足下覽之其亦有當於心抑或逆億得之者不如其身親閱歷而得之則足下當有以還教我也禧數遊江淮交其士竊有以見天下之人情夫爲義於始爲之日患其太銳銳則奮發無所顧而禍害隨之爲義於動而得害之日患其太葸葸則託於儉德避難之義至以好義爲戒方其銳而無所顧也輕慮喜事之徒邀名求利者輳於其門雖駑馬之骨可奉以千金及其畏葸則伯樂牽騏驥以造於門拒而不納是故好義者貴於能終好士者貴能擇人古之名立而身泰者率是道也禧於左氏之文以爲

足致實事者十常七八故篤好而深嗜黑肱一篇亦全豹之一文也足下稱謂過謙謹璧謝

與宗子發論未葬不變服書

伏見足下先人未葬免喪而服不除此古人之道足下行古人之道於今日敬服禧竊有疑者古者葬有定期士踰月庶人可知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又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服則古有不得速葬其親者矣疏曰再祭者練祥之祭兩祭不可同舉亦不可同時除服然則不變服者非止不卽吉也必不變其初喪之服喪禮廢闕久矣三年之內不能行者皆是南方土薄多蟻水又拘牽形家言爲俗已久或貧不能買地營葬具動延至十年以外內者顧衰絰如初喪之服禧愚以爲在今日似爲難行且先王制禮衰麻苴絰以物與情使不及者勉而至足下既免喪其能不飲酒食肉乎不入內乎不大歡笑乎不與慶會賓筵乎假令飲酒食肉入內歡笑慶會賓筵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實亡徒駭人耳目近於爲名夫死者以歸土爲安人子所宜日夜竭力不幸力不能禧愚以爲上之心喪而無服次忍其嗜欲之篤者一二事以拂性而警動於心次不炫服采色與優伎之戲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言喪禮有進無退故輕不可以反重未葬除服而卽吉及其葬將吉服乎大不可也以斬衰葬則是退而反重矣竊謂古者改葬緦穀梁傳曰舉下緬也蓋去喪緬遠故舉其最下者而韓愈於免喪而葬者亦云近代以來事與古異安能取未葬不變服之例爲之重服又引江熙言禮

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不可以純凶是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禧愚以爲免喪而葬比改葬之服大祥以上以本服葬人子之不孝莫大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人生而不養者少死而不葬不必其不肖者皆是也足下酷貧仰無所告訴非世俗不葬比然當視其急如父母之饑不得食如己身陷囹圄而求脫當不在不變服南昌胡心仲好飲酒其先君子殉義樂平服除貧不克歸葬心仲乃爲戒既葬而後飲酒盇若是者類推而行之其亦可矣禧往居喪無人狀又不能窮古禮制作之義敢私論於足下惟足下與二三君子出入俾同庶言且以教禧

與宗子發第二書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足下盇有道之士也禧敢盡言以終不葬之說人所貴乎有子生而養死而葬其事切於行道揚名使生不得養死不得葬害與無子等然生不養者父母或能致力以自養死而葬則必有待於子矣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子於父母一體也孫於祖少間矣子不葬父母而冀孫葬其祖則惑也足下貧無所稱貸不葬誠不足責竊見足下性忼爽雖甚貧朋友往來乾餱之禮不廢於人之困或錙銖相遺贈此足下過人處禧竊以足下之失即在此足下誠視親之未葬如前書所云父母饑不得食己身在囹圄則一切乾餱贈遺之節皆可廢而不舉語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今夫兄弟天性也有弟死家富而不葬者必不仁不孝之人無疑也然而古之賢人有行之者張子房是已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

子房所汲汲者君之事祖父之志弟雖親愛不得比君祖父古人堅忍峭刻以成其必欲爲之志往往如此故所欲無不成足下誠葬親比於報韓乾餱之禮急人之困比於不葬弟則足下先人之葬當必有日然足下非緩視之也足下意以葬親費重乾餱贈遺費小雖損絶徒傷人情無濟於事是又不然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是故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一歲計之不足歲歲計之有餘足下誠置撲滿於側將爲乾餱乎度幾何費則取而貯之將爲贈遺乎度幾何費則取而貯之歲終出所貯不以營衣被米薪不以償宿責舉授於人以爲母而薄徵其子至於葬之費半具矣然後請乞於義人必有能贈遺足下及暫假貸以足其半者如此然後足下可以告無罪於父母而變服不變服又皆不足論足下樂聞過能受盡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樂而不行其去拒諫也葢無幾足下年及始衰不可長恃無事季世多亂少治兵火之動非出慮表萬有一不幸足下生見父母檽柎罹慘酷何以爲心又或溘然身先朝露妻弱子幼易簀之際痛悔於心而不可爲負罪終天銜恨黃泉當復何如也伏惟足下矯俗抑情行一切之禁以成大事毋爲有道善人之累禧附朋友末與有釋負臨書惶悚

與周青士書

禧白青士足下僕前同沈進之往乍浦觀海中日出遂因周雲球交李潛夫先生潛夫名天植崇禎癸酉登賢書今年八十二矣甲申乙酉以來禿頂披緇衣二十七年不見人家奇

貧無子又病疝氣不能二三百步行久坐下墜嘗日仰臥讀書門無三尺之僮廚無爨婢獨老妻在室頽然相對無所得食亦已明矣方僕往見自盤跚執杯茗不能具飯飯客雲球移酒一壺四簋一盂飯來就得竟兩三時坐潛夫耳聾於粉版作教使客以墨筆書所言相酬荅語僕云身僻處海濱無知識天下豪賢因問比交遊得幾何人僕乃疏先後諸君子姓字版上及自道出處潛夫輒視予而泣又出所著作令僕觀覽嗟乎古書傳所稱高士以苦節爲可貞吾黨讀書恨不生與同時得解推衣食爲榮幸今親見斯人饑餓瀕死亡無以相救恤則亦傷已家居常應人索書僅有筆二枝墨寸餘皆苦惡不堪用僕撿篋中得二枝筆已磨墨一片貽之奉銀五錢暫具十日食潛夫五反僕曰是非盜蹠樹也然後受臨別相拜灑涕潛夫尤哀曰子還山吾終古不復見子也矣僕出門惆悵頻頻回首望之門闔然後去既念潛夫老病旬死旦暮事耳決不得殯葬僕隔四千里今又無能贈乃以屬倦圃曹先生先生曰諾而屬進之於雲球處候平安抑古人有言推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此豈獨人子情然哉戚屬朋友皆然謀其死不若先謀其生也頃酒閒語及曹先生暨足下慨然作悲敬欲聯數同志爲扶月供使高士夫婦不轉溝壑僕直下感激如餓得飽明日僕之靈巖候繼公病便往造徐昭法息息刺舟未竟斯緒伏念貧士中負古誼不憚勞苦求請以益於人者非足下誰屬僕重足下非特以能詩古文已願足下力肩曹先生首倡率必多應者費度每月米五斗銀五錢人占一月周乃復始力不贍者或月二三人占之

俟其考終則應一月者出銀一兩斲木壘土便足供殯葬自古高人志士人之所仰天心所愛惜而彼方困躓饑寒不能自聊非必命數適然又非才力拙不足自養彼葢有所不爲擇而蹈之以至是然必欲護惜安全之者則又天之心人情之不可解也悲夫潛夫先生身爲孝廉三十九年使肎挾其才干當世何必不富貴肎妄求取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亦何至貧困如此老且死而不悔也雲球與潛夫望衡而居乍浦去平湖不三十里士君子必知潛夫當有同斯謀者足下幸鈔此書一通託進之寄雲球僕不及更作潛夫古之難衣食者然吾輩設誠將以禮敬亦有可受之道辛亥九月日太湖舟中禧拜白

余訪徐昭法山中索宗近作見此書昭法曰君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子愛人以德君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也頃沈進之來云周雲球致予此意李先生堅謝之而先生亦於今三月棄人間矣予且痛且愧眞淺之爲丈夫也　壬子七月自記

荅友人論選文統書

承惠書推譽僕過當皇恐又賜佳文欲僕選入文統意謂僕寓陳君所必與選政得率意出入則甚不然僕兄弟文向爲鄒程村得之遂與椒峰選文統中然兩君皆無一面之識尺寸之書未通舊秋僕自浙過毗陵與椒峰談相得會須爲家兄弟刻集椒峰遂授館舍至淹旬時日夜有校讎僕好朋友又多酬荅初未嘗稍與選事且是選經始於鄒董龔陳收功於椒峰十九已爲成書辟作室者規模既定梁木榱棟欂櫨

旣架門材瓴甓旣具丹堊旣陳而拙工顧欲以毀瓦畫墁之能叅事其間豈有是乎僕荷椒峰謬好從不敢以自作文一篇二篇請增入選此於理固宜爾僕又竊謂人之爲文本以言其所學所學苟成其言足以行世則吾文大本旣立不必問人之選不選也楊子雲當世而有侯芭韓昌黎百數十年有穆伯長其見於天下或遲或速要自不可泯沒葢觀古人文能傳後世者當其下筆之始作者精神已足擁護於千百年之後故僕嘗曰其文能自傳於世非世之能傳之茲因報書爲足下一廣其意

與諸子世傑論文書

汝近於古文已得徑路至入門庭窺堂室則視學所至耳汝勇於學吾文亦要知吾文所不工處吾少工時文遂術增熟稍一放手時弱之調便湊筆下又天姿短不能多讀古書讀輒就遺忘以故疎薄不能博洽出入不窮又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植潛之性不能情狀物審若不爾則吾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吾文集頗工論策吾每謂文字古人格調已盡無復更有唐宋大家率皆割取甘羭特出意煎烹登俎成味譬猶蜂采百花爲蜜婁生聚五侯之饌爲鯖然如蘇氏父子論則古當不有是不謂開創殊不可得吾諸論亦私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吾策文田制封建奄宦等文不立規格汩汩浩浩雖文采不逮鼂賈亦竊希賈長沙李忠定其他文工拙雜呈有學不足學汝當以古人分別之吾成集不能多汰故吾前敘宗子發言文章要在積理吾所見地如是非曰能至日錄是吾積理之書後輩足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玩味要如寶人數家珍先代畱遺不無好玩而瓦釜脚折鐺亦充十指所伸屈吾少好左傳蘇老泉中年稍涉他氏然文無專嗜惟擇吾所雅愛賞者至於作文則切不喜學何人何篇目故文成都無專似孔子所謂不入於室意當在是耶汝學文須學古人文不當以古人子孫爲祖父然同時人情事相比近吾可得知用意力處艱難所在如見大匠斲樸易爲工巧吾吮毫久不就就了不異人或苦繁多求清省無處又當轉收左右礙滯計乃無所出譬猶誤上峻石臨浪沸之水面白筋弛慄不得下見能者掉臂引足武之所布皆有尺寸方法達於平地豈不遂暢故學今人文有功速於古何以以此也便不當視今人爲準的則子孫之說吾又故言之舟中日視吾兄論文數十則最得大意其天姿高乃都於近人近情處故爲特妙吾前後與陳元孝論文及他書論中汝采掇附之與兄弟共觀習令不勝人亦成吾一門之學初八日舟泊三墩隔會城數百步阻風不得上書此寄汝又因歎文章難到家處亦如此不在多也辛亥二月叔父書

寄兄弟書

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閒竝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尤兀兀世做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門闔乃罷久又自解譬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關也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辟兵所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中江閩蠭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目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竹

池臺左右映帶讀書遊卧兼妻妾奴婢之奉眞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嶇崎禧獨食飲被服緩帶躧履恐薄祜無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初出家門路頗難絕筍輿處留接日行九十里趾瘇脛骨跛是平生未貫也乃後轉徙頗有主人今任菴老壯僧兩箇多空屋潔敞門外左右山翼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大萬積翠邑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兒輩不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菴在萬山中五里先後無人家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傭奴燈上放頭便睡禧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萬籟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邃谷流泉若相響荅時亦有虎叫鹿啼曹子桓言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禧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於天下後顧孑然終不有子孫行賤東阿所歎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弟家牽外事卽席不暖兄好閒多繙羣碎書禧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膽寫胸閒宿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据拾事故翦辭綴調用所日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發生不窮如春春花葉本著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姸然禧亦自矢假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遊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出遠吾兄弟年迫五十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禧須白齒豁霰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懷悽愴近爲蕭小翮敘五十云孟昉

小嗣兄弟二人孟交遊滿天下使天下賢聖豪傑更萬輩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滕以怡餘年子贍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禧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意讀書且負石田耕耘吳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遙相慇懃特其風氣託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於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侈泰也在外舊病幸不作做行後頭齒作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過鈔書比來雖多白須晨醒展席上性如彊蟲好自摸捋髀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晳晝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兒輩少壯正好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吾既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誡謂渠輩恒進銳退速作止不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說困病絕粒病止須次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日儕輩談謔了了昏旦甚不可也寓山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船如纔拽腳下翠微東西所之歸早晚皆難逆說念之悃悃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丁巳莫春日廬陵山中禧白並示兒輩及勺庭門人

荅友人論傳誌書

承教以鄙爲人所作家傳誌銘不無過情失實之譽非古人是非褒貶之義伏讀悚息內熱增慚聞之古史於善惡無所

不書墓銘誌則有善無惡蓋緣孝子之心無錄先過之義而作者又多據行狀事蹟綴緝成文是以諛墓之作自唐韓愈已不能無譏蔡邕自言生平碑版文唯郭有道爲無愧則過情失實勢有不得不然特古人立言體尚簡質雖不錄過而褒善者少溢辭其子孫受之以爲榮而不怪今之人纖悉畢備又從而增飾之甚或反其生平之所爲作者有所簡畧則其子孫怪而不悅其親戚黨友動色張口以相訾謷則亦安得有傳信之文乎至其所不習聞據狀綴緝者抑又可知禧謬以文章知於人所屬碑版有出於習見聞者有據狀綴緝者豈能無失如尊指所云然苟屬已所知則雖爲書美然實斟酌軒輊必不敢以私交私意大失其情實以欺天而罔人禧常以謂作文者毋輕毀人一點一畫在上在左右赫然有鬼神臨之匪惟毀人譽人者其在上在左右亦赫然有鬼神臨之然而交遊滋廣情面日熟請託日繁其不能如心以出反之而多愧者雖他敘論亦時有之不獨傳誌爲然抑史傳之作所以紀善惡也善惡之人往矣而必書者所以備法戒也今曰某也善其善事可爲法則法之已矣不必其善果出於某也今曰某也惡其惡事可爲戒則戒之已矣不必其惡果出於某也是故眞與僞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無所從辨者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等於莊列之寓言稗官小說所稱道則亦庶乎其不可廢矣禧敬奉教言日慎一日并述所愚以廣來指求質是焉

簡

與溫伯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君傳錄久欲送覽以新印未就今奉一冊人子莫不欲揚其親然虛言溢美乃與謗親者等徼獨使其親不可受要一時人心必有不平至欲宣所不平則其親危於無譽甚矣吾兄作見知錄已先於爲人子者未嘗爲之之日當有以知此不敢妄也

與李咸齋

木大師在峴小極不能從胸無新得數見高人無益

與彭躬菴

姜西銘文果佳耶不虛弟黑夜上下數百磴驚山中雞犬也嘗笑南村析疑此語人知之奇文無共欣賞者如癢極不得搔此苦難向異體人說雨雪中閉戸得手札想見好友之槩與屢及室皇劒及寢門同其激發不覺日來宿食頓盡

與林确齋

居旬日去輒恨恨別一二日相見未嘗不欣然自得素心二三人娛老消憂之具以遊斯世眞佳物也昨相送日出輒不及溪上乃以惘然

與族祖石牀

詩之古奧者不專在不可解之字句不可尋之章法而至淡永蒼朴者亦不必在必可解可尋處如三百篇雅頌中離奇簡奧未嘗不載元聲也

與王若先

日讀西漢文殊歎息大須熟讀唐宋八家乃見其妙文似無間架無鍼線然錯綜曲折照應牽拂最巧妙但文古朴法不易見非如八家起伏轉折徑路可尋耳拙處愈雋生處愈韻

朴處愈華直處愈曲折麤俗處愈文雅前輩嘗云西漢風韻今人但以龐厚當之流爲癡重肥窒失之遠矣東漢文高者一二足追配弊薄輒流六朝特魏晉中不乏佳趣如詩盛唐之有晚唐也古人文開卷便益神智客難解嘲荅賓戲釋難之屬作者乃如嚼白蠟述倣者使人還作惡吐嘔耳後人倣艾而張君馬黃吾望見篇題便知了無佳作急手翻過去也

與謝約齋

别又四月近惟學嬾漸近自然雖筆墨吟誦亦都不理他無進境足爲先生道也前過程山芻言深荷采納愚竊謂先生之學以調養心氣爲主然心處虛靜何由徵之但能於橫逆之來不憤激於逆耳之言不嫌忤於煩雜之境不燥亂則此中學問得力與否便自可考故養心氣者不止在靜中得力而須以平心察理小心耐事夾輔成之也鄙見如此望教之

與彭中叔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揀擇用之絕不消自己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先儒云讀史易使人心麤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過後人誤認此語有志道學者只看性理語錄史書置之高閣即或涉獵幾等稗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閒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衆人之論此正是怕心麤處愚嘗謂道學先生讀史益如此恐今日自負才氣淹通史學者未必如是也又嘗觀龜山議燕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貴經濟陸子靜所謂宇宙內事乃己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內事晦翁不能攝服同甫若遇王文成當無告密結壇以銀爲鐵種種辨論矣

與友人

足下明敏剛方又復加意經世之務區區卮言其敢靳耶夫處變定難非明智不足妙其用非深沈不足厚其發非果斷不足應其機雖至忠至孝不能以無術而濟術者君子所以成其仁小人所以成其惡故明智近於變詐深沈近於奸鷙果斷近於殘忍辟之刀劍賊殺人者此刀兵殺賊者亦此刀能善用之則操賊之刀可以衞民不善用之則操兵之刀卽以作賊近於敝門中擇二三天資忠信者與之講論蓋忠信之人患其無刀不憂其作賊也

與高雲客

計弟到湖上足下尚棲遲北高南屏間共飲西湖水者七八日弟生平以朋友爲性命山水花竹爲稻粱文章爲莞簟足下竟體皆具而咫尺相失歎息彌月不能遣也因便奉字道意

寄費所中

吾兄之學當擇人而授亦有可偶行不可立言者蓋老成運用自有根本變而不失其正若少年輕事止得其一說將有父殺人報讎而子行劫者李斯以荀卿之學亡秦京房以焦贛之道殺身亦立教者所當深思也

與袁公白

鼓棹橫流目送不已於今三年矣士人讀書要當洗滌私吝所經營者在天下後世之遠若徒孳孳衣食身家少得便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識何以自異於市井屠夫酒嫗也望先生有以迪之

與何吉士

中秋放船三日快論何減古人桑陰每恨樹上下人不知所語何事今更以此補之審不惡也

與李元仲

數欲肩輿走貴里一盡隆中之指而兵寇疾病沓至擾人遂不能越境一步聞先生三徵不起此自靜中定見然世事益不可恃志士於此袖手則不仁濡足則不知往往巡簷浩歎自處無策也然不袖手不濡足之閒正有不害爲仁且知者欲見之誠疇昔已然於今爲甚

與王乃明

子載具道尊指此行蓋無可疑者弟消夏山中讀三國志歎此時人才諸葛君而外斷推魯子敬爲第一是時英才輩出止知各爲其主獨子敬能見大體故於曹氏則力拒降議於昭烈則曲爲扶持卒之吳蜀和而兩存吳蜀爭而兩敗只係子敬一人生死閒耳夫合力拒操天下之公議唇亡齒寒古今之至戒而當局不省者由其胸無遠大之畧而惑於目前之小利也細人不明大義不識天下大利大害而逞私見徇私欲以人國僥倖亦可哀已道兄學古有獲不知以鄙論爲何如

荅陳元孝

人還得手教具悉近指吾輩斷無優遊以消白日之理如此不出戶庭卽何愧重繭萬里也士君子生際今日欲全身致用必不能遺世獨立然浮沉二字最是難爲浮者便浮沉者

便沉獨浮沉之間稍方則忤人稍圓則失己古人所謂絕跡易無行地難也僕向有二語居山須練得出門人情出門須畱得還山面目及比年客遊虛名日長實地漸消雖所至譽我以高潔以廉靜而清夜捫心慚山中猿鶴甚衆此固勢會所使要是學力不固因仍苟且陰移不覺耳足下名高遊廣正須倍力將牢願以折肱爲盧扁之助至尊教立事立言一途兩槪此唯人所見若志在博學宏詞與天下文人爭勝則非窮年覽誦博洽古今定不能至若志立德立功之言則琢磨行誼講求經濟皆足立文章之命增長其氣勢但使文足以輔吾理識而已足矣足下天資高明又好學問豈當以爲難者僕質魯於易堂中最爲下劣然藉兄弟朋友切磋之力雖文章小道有所失必力相攻治如嚴師之訓其弟子下至子姪門人動色相諍三數十年以至於今或有一言幾道正坐此也足下北田內外其亦崇此風指乎天地閉塞人才寥寥一二志士當厚自培養以供後進挹注若源之不濬數流而竭己則枯槁乃思潤物乎此蓋諸君子所不能辭其責者僕下劣亦當竭駑足以追其後也贛廣壤接舟車不絕而通問甚難三年之緘必山中人來始達是以絕去寒溫不禁覼縷躬兄荷諸公骨肉之誼固賢者投分應爾亦足知貴鄉人情之厚君子之衆矣新作數首呈削望批示

荅陳伯璣

朋友惟敬可久亦惟適性可久否則率管鮑而張陳山有申屠子獨身向樹上任耳往聞足下與二君有違言要亦彼此未能無過他人頗傳灌夫酒語聞者久懷不平然悠悠之口

安知無有讒慝謠詠同志爲有識所薄謗人卽同自謗足下欲交天下士豈顧出此弟則一笑了之而已然知三君子胸中終不設柴棘也佳刻格端氣淸多言外之味弟山居寡營好留心古文畧有所窺愈覺難言如求神仙者望見海上三山不可得至

荅石潮道人

屬敘大集附上今人作敘頌諛滿紙極天下古今之美萃於一人猶若未足作者厚顏受者喜色然貽笑大方應時磨滅正如土偶負木偶以涉川流身先潰散耳弟不敢希古作者竊窺傳人傳文之故聊欲以澹宕出之然弟之傾倒亦至矣

荅孔正叔

碣文附上竊思君子爲文章務使顯可示於天下後世幽可質於鬼神故善善雖長不敢爲不試之譽此豈獨於子弟交遊在所必愼卽尊親如祖父亦不可奉以虛美使吾親爲聲聞過情之人且人之善否宗族鄉黨未有不知吾九實一虛則人將執虛例實旣因一事以沒其九而人情不服必加謗訕是求榮而反辱也故曰虛譽其親與自謗其親等吾輩立言自有本末卽此便是立身大節不可以爲迂且小而忽之也大約世俗好諛人已同聲以至生死謬誤忠佞倒置家有諛文國有穢史襲僞亂眞取罪千古皆自一念之不誠始弟願先生取大集細細討求凡所稱譽務使名稱其實不爲世俗之情所惑區區之忠欲相期爲傳人傳文不獨在一事一篇也

荅毛馳黃

今天下家殊人異爭名文章然辨之不過二說曰本領曰家數而已有本領者如巨富大賈家多金銀時出其所有以買田宅營園圃市珍奇玩好無所不可有家數者如王謝子弟容止言談自然大雅有本領無家數理識雖自卓絕不合古人法度不能曲折變化以自盡其意如富人作屋梓材丹雘物物貴美而結構鄙俗觀者神氣索然有家數無本領望之居然史漢大家進求之則有古人而無我如俳優登場啼笑之妙可以感動旁人而與其身悲喜了不相涉然是二者又以本領爲最貴王謝子弟枵腹淸談無當實事固不若巨富大賈溫飽自養且可出其餘財上佐國用下業貧民也足下留意經學治儒先之言可謂有本而措之文辭雖雜出文選六代然朴氣未漓深朗雋整殊爲近古非小家所及

與徐伯調

天下文章汗牛充棟如金錫木石投之洪鑪消爍灰燼存者固少此無他其中本無所有而其有者雜之浮脆冗腫之中亦復不足自存故也

荅部子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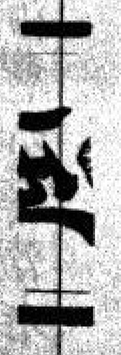
近於天石兄所見足下論文札子及所撰賀公墓表甚服海内文章家弟夙推朝宗西銘今得足下便爲過之也薄暮使者至挑燈讀來教上下古今窮源竟委非數十年深心斯道安得言之如數家珍如談布帛菽粟耶承示疑向者論文語獨於源本未發誠然然非有所祕嗇也以拙集中與士友論文書言之已備故不復再見如尊論精且詳矣然亦末中之本非本中之本也本中之本則來書所謂讀書養氣者尚不

足以盡之所謂窮經者亦不專於經求之益以經視經猶之以文視文而已但思聖人所以作經者何意吾之所以讀經者何意推之古人所以作史者何意吾之所以讀史者何意則眞源本乃出此又非鉤深索隱極之於罔象之謂也百尺之松干霄拂雲而其根麗於土凌虛之觀承露之臺崔嵬百仞而其基始於地此則古聖賢著述之大凡而非後世文人之所以爲文也倘足下不棄愚陋當悉竭所藏以就正譬如人逢扁鵲輒自疑其有疾不敢不宣露肺腑以求藥石耳又諭五眞記恐拙筆不足傳阿堵之妙然尊札已是一篇絕妙記矣家兄深切嚮往幾望握手弟苦應酬深夜乃得作復惟足下畧其辭而察其意有以教之壬子正月日

與徐昭法（名枋蘇州人壬午舉人）

五年前獲交兩日公知足下高風峻節爲古人所難能弟嘗語人云武林汪魏美飛鴻千仞吳門徐昭法寒冰百尺人不可得近況得而狎玩之乎頃遊武林與魏美爲昆弟交來吳門不見昭法誠大恨也二兄高致如一人而足下苦節之貞尤不可及新建有楊友石者非義不食疾惡人如讎弟每辟爲今之伯夷南康宋未有一介不苟而春容樂易與物無忤諸君子皆古高士然廉頑立懦聞風興起則必以徐楊爲先聲矣弟久懷靈巖老人能爲天地留正氣專趨方丈亦冀得見君子會聞外事又復遠舉悵望太湖鬱如滓渤相見當有日也

魏叔子文鈔卷之四終



136

魏叔子文鈔卷之五

序

楊子書繹序

楊子書繹既成以授其門人魏禧禧再拜稽首作而歎曰吾今而知後世之必可以復三代矣楊子曰何爲其然也禧曰吾以是書知之夫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註百家曆象也天之神化不借助於曆象然曆象失占則違天而無以前民用是書也綜百家之是而去其紕駁殫五十年之神明而會通其道故其大義之昭明也如日月之麗天其確乎不可易也如華嶽之峙地其以經世應事也如舟之利水車之濟陸其切近於身心也如菽粟之療饑布帛之禦寒其不可見不可聞也則冥心力索於章句文字之外恍惚乎古聖人之心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呼有王者起而欲復斯民於三代則直舉而措之已矣楊子曰三代而後唐虞其可復矣乎禧對曰唐虞去上古未遠人事開而天氣未漓故其治化與天無間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舜典曰四方風動有非三代之化俗所及故其後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益伊尹周召之爲臣而天下已不可復爲唐虞若夫三代之治聖人以人事救之蓋自夏商之季浸淫至於周衰其間弑逆蒸報凶慝姦宄如漢唐以下之變無弗有者故其勢已極於無可加當此之時有聖人出焉以救之則爲三代之治無聖人以救之則爲三代以下之亂故曰三代必可復也且夫禹湯文武皆大聖人其去堯舜不過幾微尺寸之間而不能躋三代於唐虞嘗觀漢唐文帝太宗爲治萬里昇平四海刑措幾至於三代矣然其立身致治之道去三代聖人蓋已千百倍蓰而不可數計嗚呼是必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而其天下亦第如漢唐極盛之治而止然後可曰三代不可復耳今天下之亂已極其勢必有所變三代極盛之治已數千年絕於天下其勢亦宜有所復昔滕文公問井地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天生聖人爲斯民主上以禹湯文武自期其身下志伊尹傅說周公之學苟取是書而法之愚以爲庶幾得三代之所以復楊子聞之曰是予之志也汝其以是言弁諸冊禧曰唯唯再拜而退敬書爲序

左傳經世序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嘗以爲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葢世之變也弒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慚此葢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註之餘閒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碏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畧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

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十國春秋序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序禧不敏不敢辭於是序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爲得葢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爲宜遷則主於爲文而已文欲畧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爲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闕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爲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爲豪傑者非有殊尤絕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爲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爲特盛葢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爲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葢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殉節錄序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强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羣州縣清野堅壁賊勞於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沈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廕建特祠二褒忠之典於是爲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於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繫於反掌死生決於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況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爲不可及也公諱世淳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序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李忠毅公年譜序

天啟中逆閹擅國日月晦蝕天地易位正人竄斥誅死最著者楊左周繆以下二十餘人江陰李忠毅公其一也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四中萬曆丙辰進士謁選得南康推官旣爲御史敢直言時逆閹恣橫公屢疏糾之削籍歸里復追逮詔獄身被毒刑以死天下痛之公死四十七年禧客毗陵公子遜之出公年譜見示且命之序禧受而卒讀氣結塡膺涕下不能止則又竊自奮發以爲日月晦蝕天地易位之時尚有人如是禧讀國史自建文遜國至逆閹之禍又身所歷甲申以還凡數大故天下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不可勝計莫不烈烈然上爲日星下爲河嶽竊嘗私論人之賢不肖當觀其大節大節旣立其餘不足復較然不深究其生平則賢與尤賢無以見有當死生患難不奪其所守而事功無可稱或節與功並著立身居心不無遺議者蓋人之醇雜偏全稟於性成於學問不可得而强是以論人者必先大節而其不徒以節見者爲尤賢今觀公年譜歷官所至淸彊仁明爲諸生時師事吳霞舟先生所相與摩厲皆聖賢仁義之指然則公卽幸不爲忠臣已足爲名臣又使布衣坎壈終其身而公之爲賢者亡疑也孔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蓋必如是

而後可以爲君子也已方公被逮時道出毗陵雷霞舟先生家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去而先生後公二十五年仗節自焚於東海嗚呼豈偶然哉

脈學正傳序

壬子歲予在吳門臥疾十三日試諸醫不效還客毗陵詢此地高手爲誰皆曰石君瑞章精脈理著書甚多且其人有德君子也予延至見之輒喜溫良謹厚若飲我以蓡苓試其藥輒愈石君乃出所輯脈學正傳屬序之以行予十四得羸疾自是至今三十六年行必以藥裹孔子曰三折肱爲良醫余愚性不習醫病且老不識六脈何屬然竊喜讀書素問難經本草之屬時一瀏覽雖不甚解偶或得其大意歐陽氏曰切脈於手之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然越人對魏文侯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臣鍼人血脈故名聞諸侯醫家以望聞問切爲要術望色知病此其至神者顧名出鵲下其鍼人血脈固亦得切脈之術而能然耶病之最可見者莫如症然症有必死而反生必生而反死大熱似寒大寒似熱非脈則何以辨之故求之可見者易知而難必求之不可見者易必而難知故王符曰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韓愈曰善醫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視其脈之病否青城之難作於徽欽而伏於熙寧之全盛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曆承平之日蓋熙寧以多事紛更萬曆以廢事養癰而腊毒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古賢之論脈不一書散漫厖雜不可以類求石君簡而輯之斟酌次第證以己之所得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世之欲起死人而生之者舍是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以哉

彭躬庵文集序

躬菴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菴文則頹邑消沮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鬬弓人聚六材以爲深弓矢人相笴眡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虱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菴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第之迹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滙溝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菴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轇轕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菴與林確齋始而躬菴一見予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閒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僞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僞不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十年躬菴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葢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尸城郭宮室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閼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鹿鹿無

狀莫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菴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託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靜儉堂文集序

靜儉堂集凡二十卷清江熊極峰先生所著也序記五卷誌傳雜著四卷書啟三卷詩一卷奏疏六卷公移一卷板行於世先生負才好古學年二十六中萬曆辛丑進士爲行人十年歷官御史川東道旣國變閒關嶺海己丑當事欲迫見之先生謂其家人曰吾老矣何用復生斯世爲以腦子密置茶盃中食之不效佯曰趣輿來衆出乘閒自投池水水淺救免先生大怒謂其兒子曰吾死決矣且汝亦知大義者何遲我死也於是閉戶自經蓋自甲申七八年閒吾江西之節義臨江爲盛其登進士官無大小無一人倖生者而先生三死以就義爲尤難時兵人驛騷居者無寧宇先生文集遂亡其板他藏本亦盡最後仲子兆行購得印本六冊藏於家禧與兆行爲昆弟交子頤更受業於是頓首以書來請曰子爲舉其要選而序之兆行將更謀諸梓人禧頓首受書旣卒業因得論定先生之文先生爲文正大曲暢無纖佹佶曲靡麗之音而奏議爲第一禧嘗竊謂奏議有以直切剛果使人動色驚心爲貴者有和平朗暢移人情志爲貴者批天子之逆鱗拒權姦之吭而褫其魄則剛直者人所難爲而尤貴也然以論神廟中晚則有異天子端穆深居內外奏記多留中不報始或譴怒一二言者其後視爲故常而天下士大夫方矯矯然敦尚名義厲風節至不難訶斥乘輿以自見此雖主聖臣直

千載之一時然風尚所在爲之或無甚難故公道持平則又當日所尤貴先生內外治安疏明達治體遼事疏中於時務其論時政及重國本罷首輔諸疏侃切可畏而心平氣和無奮髯怒張之態矯激以取直聲葢先生澹於勢利生平不通干請出入風議當路手書往復則皆惓惓於明是非平意氣持公論以消黨禍爲致治之大且急者嗚呼先生深言於萬曆之朝而其禍大發於天啟崇禎之際以至今日禧每爲低徊拊膺太息而不能已也方先生官行人奉使朝鮮其詩文爲東國傳誦既去兵曹李聖徵猶追書求其文而朝鮮王餽之金不受先生東國諸文字中絕未之及壬寅禧伯子際瑞游塞外道遇朝鮮使者兵曹佐郎鄭嵩於叢人中忽把伯子衣袖入官署曰此必中國奇士也相與晝灰終夜語乃言足下江西人熊公化姜公曰廣先後使吾國並卻贈金吾王爲建卻金亭又題詩刻石王皆建亭覆之今猶在也遂取東房文集以去嗚呼先生生而外國服其義死與日星爲烈讀先生之文者其亦可以自奮先生諱化字仲龍葬其贈公於太極峰因自號極峰而學士大夫皆稱極峰先生云

孔正叔楷園文集序

老而好學能下人者難矣余嘗得三人焉十四歲受業楊一水先生時先生年五十三每命余論定其文年八十讀書講論不倦人有一長者雖齒在曾元必禮而敬之欿然自以爲不及余游高郵得一人曰李于庭最後客新城得一人曰孔正叔正叔先生少負才氣岸嶢峭有龍罩一世之槩爲文韻折多奇氣與人交少當意者既以建寧李又元言手錄所撰

詩文一冊作書數百言遺余余受而甲乙歸之先生乃徒步五十里自山中出相見是時先生葢年六十有七長余以倍而加五歲余謬爲鴈行之禮先生方嗛然未足也又二年盡出其楷園集授余評次而命以序先生廉直方介國變棄諸生隱居賢溪深山中前後著書八十餘卷多傷國嫉俗之辭或好玩山水自陶寫吾謂先生就使其文不工亦足以傳於世夫五經之文五嶽也屈原莊周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五丘也天下之山必五嶽五丘非是不足名山及讀柳子厚黃溪鈷鉧潭西小丘袁家渴諸記則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雋之氣未嘗不與五嶽五丘並名天壤然則先生之文之傳無疑矣李于庭爲文法柳子厚而最愛王安石之文惡其爲人遂終身不讀其集余在高郵于庭年六十九日以其文若詩命余定之及余將歸山中于庭襆被來送與同里諸老就地下寢夜半于庭忽發歎曰吾今無所願願高郵百姓阻湖上耳同寢者驚問故曰若是則魏先生不得歸矣予以于庭似先生故並述于庭使附先生以傳于庭名思訓興化李文定公孫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伯子文集序

伯子之論文曰由規矩者熟於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力所到亦生變化旣有變化自合規矩伯子於古人文無專好其自爲文亦不孜孜求古人之法雖頗嗜漆園太史公書爲文遇意成章如風水之相遭如雲在天卷舒無定得莊史之意然未嘗稍有摹倣吾故嘗語季弟以巧力變化而合規矩伯子所自道則然也伯子性脫畧於事而人情當世之

故深鍊熟識入於毫芒生平落落然瑕瑜並見最以掩過飾所長高言欺人爲恥嘗從大帥畧地東粵有游宦者將就戮伯子力請釋之其後於吾鄉爲方面大吏伯子適鄉試事畢不通謁知者咸歎其高伯子曰高則吾何敢夫吾有恩於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藉里者也不忘當求我不求而我往其將不見德庶或以慚而怒乎伯子諸所論述明於人情及不託高名以自飾類皆如此變亂以來吾兄弟皆貧伯子每勞苦其身推食二弟故記室幕府日多所作應事文明切彊厲與平時如出兩人今皆無所得錄又年未三十時成詩文已八十餘冊後輒每年刪而焚之存者不及七八寸伯子曰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然其所刪亦頗有可觀者

辛亥長至日叔弟禧拜書於毗陵之客園

學文堂文集序

陳子椒峯既成進士益好古學所爲古文日益多世之成進士者甫棄帖括則輒爲古文人亦輒以古文譽之縉紳先生莫不裒然有文集葢百餘年相循成風尚莫有知其非者椒峯文成而好學問不倦宜其日進未有已也椒峯之論文曰世人於唐宋大家學大家所以終其身不能至五經而下秦漢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遺其源固未有能達者椒峯由唐宋溯秦漢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調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然吾以爲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文以意爲先而一篇必有一意則能文者夫人而知之葢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皆必有其大意大意既定則無往不得其意辟如治軍汾陽之寬臨淮之嚴自決機兩陣至一令一號皆終

身行其意所獨得故皆足成功否則因題命意緣事以起論其前後每自相牴牾而觀者回惑捍格無所得其根本椒峯言依仁義雖小文雜記恆取有關勸懲至其序事之文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必勤勤懇懇爲文傳之而其間有難言者尤必委曲隱紆求其可傳而後已嗚呼椒峯少負文名早貴意氣揚揚揮擲萬物無不可快所欲言而顧勤勤於此古今論詩貴忠厚惻怛得三百篇之意夫忠厚惻怛五經四子之文莫不皆然豈獨三百篇哉而世人往往以刻薄背義之言著之文章求當於目前而不顧後世之譏議使見椒峯文其能無反面而卻走也矣夫不得椒峯之好學問與其意而徒欲以格調名文章吾不知其自命於古大家者果何如也

京口二家文選序

京口二家之文何雍南意思深厚程千一才氣英多然其工古人格調出入諸大家則皆同故能蔚然爲東南之望南北士過京口識不識必以二子爲歸辛亥夏余自揚州渡江游金焦就訪二子則知名姓甚熟蓋曾得余文鄒程村處選入文槩中於是屬予序其二家之文予曰夫二子豈獨當以文名天下哉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義相濟以異而相成以同吾聞二子之爲朋友也學同業居同財疾病患難同扶持出入同交游數十年未之有變世以管鮑目之已亥之難京口被兵火雍南將逃死紆廻烈焰中逾數時求千一既得然後同去山在水中央者恒名孤金焦皆峙水中而二山相望終古若朋友之相同宜其有二子以應之故游京口者山必曰金焦友必曰何程然余竊疑天下之衆不可億萬

計二人力甚微而易稱其利至於斷金理未可以遽明葢嘗深觀古今得失成敗之故而有以知之今夫天下之勢始於以衆用寡卒於以寡御衆今以二人合志併力而臨一人則一人服矣以三人臨二人則二人服矣是二人常得五人之用也以五臨人積而至於十百千萬勢莫之有異其端實自二人同心始故曰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葢言同也周之共和齊之鮑叔管仲鄭之子皮子産以至霍光田延年之廢立羊祜杜預之平吳裴度李愬之平蔡寇凖王瓊之渡澶淵李綱吳敏之請內禪率由是道二子推是以往豈惟文章雖濟天下之事可也

論世堂文集序

地縣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有二月又分之而爲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乃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於理理不寔則氣餒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

才與理者氣之所馮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爲尤近能知乎才與氣者之爲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於空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壞則山崩夫得其氣則泯小大易彊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爲制而況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誦之以聲而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撓敗琅霞龔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涂子山空青集序

新城涂子山好爲詩古文辭有名於時辛丑余游新城嘗見子山詩因欲以識其人又聞子山守貧不務苟得所與游少當意者以是得狂名余益願見之明年余游廣陵與子山同客劉氏涉園得盡讀其空青集爲之點次所違覆而中者十而九余迺歎人言子山狂人自不狂耳然子山當無聊時往往高誦其得意句及主人以酒飲客子山必大酌盡醉起抵掌掀白須搔耳頓足隱然有不可一世之意子山爲文能曲折遊山諸記尤矜峭有法度其詩幽遠古淡每使人得之言外五嶽之山磅礴而鬱積河南北有大丘五然必使天下之山皆五嶽則不復有五丘天下必皆五丘則凡一山一石一丘一壑之嶙峋嶒崒窈窕黝宕而負眞氣者皆不足登於名山之紀子山詩文所謂山石丘壑之奇足以紀名勝而資游覽假令有挾五嶽五丘以臨子山者子山顧有所不屑已癸卯予再遊廣陵子山出余所點次曰子其可無一言子山爲人短小胸無鱗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義與人爭魚魯則疾

聲搖頭不自止云

任王谷文集序

吾嘗謂今天下之文最患於無眞氣有眞氣者或無特識高論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法者或拘牽摹擬不能自變化是以能者雖多瓌瑋魁傑沈深峻削之文所在而有求其足自成立庶幾古作者立言之義則不少槩見宜與任王谷隱君子學古而能文者也其人易直淳古故其文多眞氣而又深於古人之法壬子春予同客毗陵陳椒峰家日夕論古文各出所作相劘切予甚好之而王谷乃言吾平生好侯朝宗文今觀予殆勝之也予往讀朝宗壯悔堂集見有與任王谷論文書及王谷所作朝宗遺稿序固心識王谷然初與王谷飲酒貌朴魯終夜訥訥意以爲鄉三老挾兎園冊來者爾旣知其姓名又盡讀其文乃大驚時家伯子在座因相笑曰世何必無丘邦士邦士予姊壻其人神明內蘊負絕人之姿文學爲吾黨冠然土木形骸人不識以爲村老少年負才氣者至或不與拱揖後乃驚服跼蹐面發赤不能出語然則貌固不可相士而神明內用者其致工也深理當有然也吾聞朝宗高氣雄辨凌厲一世人獨與王谷深相引重朝宗之人與文則甚相似予每讀朝宗文如當勍敵驚心動色目睛不及瞬其後細求之疑其本領淺薄少有當於古立言之義又是非多愛憎失情實而才氣奔逸時有往而不返之處然朝宗使不早世得竟其所學則豈易及哉吾與王谷才皆不及朝宗而王谷論旨醇正足以相爲勝王谷好學不怠其進於古作者無疑予則瞠乎後矣王谷謬許予予其何敢以爲然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谿有姜宸英者予愛其文與朝宗並王谷他日相見其毋交臂而失也

曾庭聞文集序

曾庭聞自萬里歸己酉正月會酒於三巘盡歡壑風千尺倒上吹墻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庭聞盡出其所爲古文使余論定庭聞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蒼莽勃崒矯悍尢多秦氣予與庭聞爲童子時同學庭聞天資甚魯終日讀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於京師數過吳門與吳中名士游其文斐然一變而庭聞之名盛於東南近二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攜美人騎馬行萬餘里最好秦中風土至以寧夏爲家而庭聞名在西北其文又一變庭聞間歸相見予於山中毛衣革韜雜佩帨帶刀礪面目己黃黝鬚眉蒼涼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向者與予咿唔筆研間及細服緩帶爲三吳名士時若隔世人物嗚呼庭聞之文多秦氣何足異也文章視人好尚與風土所漸被古之能文者多遊歷山川名都大邑以補風土之不足而變化其天質司馬遷龍門人縱遊江南沅湘彭蠡之滙故其文奇恣蕩軼得南戒江海煙雲草木之氣爲多也余讀史嘗怪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與之暴西夏強且久與宋室爲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強固者不獨恃甲兵之力閒披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數十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迹而庭聞乃竟以是爲家邊徼風土人情叛服治亂必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紀載也

張無擇文集序

儒者之文沈以緩才人之文揚以急文人之文文勝其質學者之文質勝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張子無擇吳門之學者也博極羣書好攷據所著書數百卷他雜文亦百數十而皆以質勝玉必璞而珪璋出木必樸而鐘虡成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質之謂也張子書自天文地理田賦之務以及藝事無不究吾讀之如田夫游陳王宮而歎夥涉之沈沈也則何其文也夫張子之人亦以質勝者也張子性忠信好儒先之書棄諸生三十年無日不學問處乎城市若不知有人心無所慕乎名名亦不至顧獨毣毣然而好予然予見之輒愧色噫後世必有以張子爲珪璋爲鐘虡者欲辭其名而不可得也張子之書具在讀其書葢亦以知吾言之質也

方輿紀要序

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常熟顧祖禹所述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七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川瀆異同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畧爲人奇貧而廉介寛厚樸摯不求名於時與寧都魏禧爲兄弟交禧既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爲之序禧愀然而歎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惟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迹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葢其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

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卻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此則禧所欲爲祖禹序而不復辭讓者也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予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閒者二十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禧於是并識之

宗子發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閒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

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米鹽淩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於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長安王築夫寶應朱秋厓興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一日子發持其文屬予序論旨原本六經高者規矩兩漢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虛懷善下人他日所極吾烏能測其涯涘故爲述平日所與論議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於此者蓋多乎哉

四此堂摘鈔序

門人曾庠請選王文成公陽明別錄竟復請選四此堂稿四此堂者吾伯子東房所爲浙江幕府奏記告諭公移之文也世郡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客其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以廉公名震動天下至賑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數百萬計蓋百數十年所僅見聞而其講求區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有力焉伯子旣摘鈔所作歸示兒輩予因得盡觀嘗謂諸子世傑世儆曰陽明别錄有識者推服爲古今文告第一蓋文成公平賊諸疏及區處平服地方疏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無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又漢宋以來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溢字則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爲治也曰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興民之利如治田者不斬荊棘薅藜藋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往往怯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爲利民之事當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嘗觀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夜之所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生不得之心征調戰伐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惡如讎除惡者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父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鉏草所以衞苗而鉏之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爲類雖愛苗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可以讀東房之書世傑退以告伯子伯子聞而是之遂敬書以爲序

首山偶集序

亦菴中公集其首山之文若詩將授梓人請序於予予往自翠微山來候藥地老人留亦菴信宿坐陶菴之濯樓二菴相去不數十武地美林木足游賞居者客游者能文之士必有序詠宜也青原笑公嘗游而歎曰西昌諸山此其首乎於是人競稱首山而藥地又自青原退居於此四方來者益衆中公集其詩文意將欲以文傳其地耶吾嘗游廣陵登平山望江南諸山頗暢求所謂平山堂故址雖其土人有不能道而五百年閒遐方僻壤小生俗儒無不知有平山堂者豈非以歐陽永叔之故與予嘗笑文章者不朽之物故宮室林樹可毀山川有時改易惟文章則長存然棟宇榱桷之壯鉅甓礎之堅句久者或數百年少者爲年數十而文章之作有甫脫於手未逾時日已喟然若朽株敗瓦之不可用則亦安所恃之而其閒卓犖俊偉必以爲不朽者則又水火兵寇流離蕩析之災使之中天而不傳於後世嗚呼中公之集是編也不爲不勤至於今而其所存者葢亦寡矣然天下之最不朽者莫如人吾苟身爲傳人則其文雖澌滅散失而天下後世猶將咨嗟太息不遺餘力以求之求之不得或存其篇題以紀於藏書之府甚或僞作以實之寧沒己之名而不使古人有不傳之文中公證道於藥地久矣與之交如衣布食粟其傳人也與諸君子之爲傳人者不乏也然則首山惡乎而不傳也與

陰符昌言序

梁溪王礎臣抱服雄略隱於吳門之塾予聞而造之見所爲陰符鈎元者請歸於逆旅手鈔之既畢遣使還其書而作書

於礎臣曰子之書則善矣所以命名非也子之書當曰陰符昌言不當曰陰符鉤元書曰師汝昌言昌言者其義正大其氣昌明謀於心而安用於身而泰施之國家天下則人情大順福祚畢至葢天下之人以陰求陰符子之書獨以陽求陰符陰符者治世之書後世則專以爲兵書而又施其用兵之術以用世於是可使父母妻子同室而異心可使曲室幃牀森然有兵刃之狀白日之下魑魅飆起而搏人卒之我不以此虞人人亦以此虞我我以一人虞人之衆人而人以衆人虞我之一人此固不旋踵之術也余嘗推古今之大惡有二爲先發之術者或豫乘其危或將取先與或陷以惡其害必至以小過殺人以疑似殺人爲絕後禍之術者或始欲生之轉且殺之或自悔其誤怙惡以終之其害必至以一人之故殺其子孫與其親戚黨與大者弑父與君小者爲以怨報德天殃延於累世惡名垂於宇宙則皆以陰求陰符之說誤之也是故以陰求陰符冬日而抱冰者也以陽求陰符冬日而蘊火挾纊者也礎臣之書亦旣好言不測矣則皆依於理義因時達變以濟其所當爲天之生物不過風日雨露其殺物不過雷霆霜雪而天之用遂已不可測礎臣報書曰子之言則吾旣得聞命矣遂書以爲序而歸之

陸懸圃文序

興化宗子發陸懸圃以高節能文章名於江北四方士稱曰宗陸子與子發爲莫逆交序其文又嘗讀懸圃文慕之兩過興化皆不值晤書與之而去丁巳予客揚州懸圃得書自泰州來會於是益讀其文懸圃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與

其爲人相似其論必關世道法必取裁於古人爲今文章士所不易得嗟乎懸圃非獨文士也然而可與言文章者非懸圃誰哉予嘗與論文章之法法譬諸規矩規之形圓矩之形方而規矩所造爲楕爲掣爲眼爲倨句磬折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至也者能爲方圓能不爲方圓能爲不方圓者也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圓則其法一再用而窮言古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今夫入壇壝履鬼神之室明神肅森拱挺巽列若生人之可怖按以人經之法頰胲廣狹股腳脽尻之相距皆不差尺寸然卒以爲不若人者俯仰拱挺終日累年不能自變化故也今夫山屹然崱屴終古而不變此山之法也瀉水於盂盂方則方盂員則員者水之法也山以不變爲法水以善變爲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地必注於龜流其所不平瀉之萬變而不夫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若夫積理以爲文則吾序子發論備矣

梓室遺稿序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兄子世傑從講論最久頗得窺門戸嘗能刪除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發明予爲刻若干首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兄既久客外傑於羣從長內外支吾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還書戒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逾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

夜行八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遂奮拳搥胸死血結於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僂不能立踰二十日遽死哀哉吾兄欲紓桑梓之禍身罹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唯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笥中得存稿若干首爲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勺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穉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人嗟夫予年衰無子他日當以遺稿屬傑及諸書未行世者爲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老人也悲哉

魏叔子文鈔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叔子文鈔卷之六

序

曹氏金石表序

檇李曹侍郎好古法書聚之數十年嘗破析衣食貲求而得之自大禹岣嶁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懼其散失欲以示後之人於是自爲表屬予序之考歐陽文忠集古錄一千卷趙明誠金石錄二千卷公所表皆不及數益去古益遠所遭喪亂寇兵水火之殘益多勢固然也然爲卷且八百有七十則公求之之勤嗜古之篤於以益見書爲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義而已後世乃專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記事而非有法度文采以輔之則不可傳於後世古之作者必兼此二美故後人尊而尚之雖斷鈌消釋其點畫苟有存必寶

夜行八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遂奮拳搥胸死血結於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僂不能立踰二十日遽死哀哉吾兄欲紓桑梓之禍身罹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唯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笥中得存稿若干首爲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勺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稺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人嗟夫予年衰無子他日嘗以遺稿屬傑及諸書未行世者爲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老人也悲哉

魏叔子文鈔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叔子文鈔卷之六

序

曹氏金石表序

檇李曹侍郎好古法書聚之數十年嘗破析衣食資求而得之自大禹岣嶁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懼其散失欲以示後之人於是自爲表屬予序之考歐陽文忠集古錄一千卷趙明誠金石錄二千卷公所表皆不及數葢去古益遠所遭喪亂寇兵水火之殘益多勢固然也然爲卷且八百有七十則公求之之勤嗜古之篤於以益見書爲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義而已後世乃專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記事而非有法度文采以輔之則不可傳於後世古之作者必兼此二美故後人尊而尚之雖斷鈌消釋其點畫苟有存必寶

之不敢棄然其用匪特書法而已歐陽子曰撮其大要别爲錄目因并載可與史傳正闕謬者公博學文章高天下所得助金石不少予則又嘗以謂古人所以可傳不在一點一畫而人情貴古賤今尊虛名棄實事往往不憚鑿山沈淵以求必得嗚呼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迹如見古人使得如古人之人者見之其愛慕當百什於是然世之學士大夫不乏愛古人一點一畫游覽之處好玩手口之澤慨慕咨嗟而於當世賢人君子能知愛而重之者何不少見也公好士敏於知人士有一能一才必傾身下之爲之地其賢不在好古法書雖然公年將老志壯天下士屬望公甚重吾願公所好止此不復更措意而取歐陽子所謂得於有力之彊者合并用於好上則必有奇偉特達如古之士者歸於公當不止如今日所得公名溶號秋岳秀水縣人

施愚山文集序

士大夫之能詩古文者數百年以來於今爲盛予最愛吳門汪戶部宣城施愚山先生之文其他卓犖奇偉指不勝屈今天下文患才多二家獨剗除一切浮腐之言而左規右矩與古人不失尺寸此其所以難能也歲己未施先生自京師以書來郵其詩及傳記諸作屬予論定而序之予於先生舊爲部民未嘗一請見今定先生文盡吾意所欲道若吾於易堂諸子儕輩相晨夕者之所爲蓋先生學聖賢之道日久心虛平而氣下方孜孜欲寡其過使人輕千里而告以善況區區文章之間乎予病廢三十餘年不敢懷一刺一啟事於貴人獨往好戶部文欲有所商確先之以書而世不察也以爲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訾議然頗䌛繹是書縱橫凌厲有求勝於人之氣自恨生不學道不能自克其名勝之私以五十無聞之年蹈少年喜事之習今將破焚其板然而悔已不可追矣先生詩文原本道義無自矜厲之氣其譽人也無過情之辭綢繆往復亦未嘗自過其情所稱有道者之言非耶予內愧而白汗交下者葢往往而然然先生文意朴氣靜初讀之若未嘗有所驚動於人細䌛繹之則義味深長詳復而不厭文章瑰偉之士退然不敢踐其藩籬間爲議論若不得已而出然者而終不欲馳騁張皇自傷其體法葢才多之文先生非不能爲而不爲之而未嘗不可以想見其才此則愚山氏之文而非他人之爲文者也先生詩古節雅皆得風人之性情海內士久服習而論定之無待予不知言者之揚厲已予既甲乙先生文以歸因道所私見質先生若夫弁諸集首則何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止山詩序

余幼與曾止山比戶而居長又同學自年十三四輒以古朋友相望責故於易堂諸子中於止山最久且篤也止山以兄事予有小過每面折之其爲文自制藝及古文辭則必使余論定而止山方習制藝時好爲詩諸詩餘歌曲靡不習日與余伯子唱和爲笑樂余未能也余既放廢山中嘗好論止山及吾季弟詩彭躬菴笑而視予曰子亦姑舍是乎又十年余稍肆力於四五言古詩旁及近體躬菴又以爲工而序之而乃今而余得序止山之詩止山爲人愿樸沈摯然少負才華以風流相尚所爲詩工美多豔及遭世變更歷患難詩日趨於老樸止山爲貴公子裘馬自喜好慷慨緩急人未嘗一以

聲勢加鄉里又能以死任大事故年二十時清江楊文正公有古大臣之目及不得志或自課耕以食其所獲或浮沈乞食於江湖歷世益久其詩益雜出而相爲工余嘗與易堂諸子論昌黎送李愿文愿親爲西平子勛業富貴天下莫敢望一旦脫屣於盤谷爲人情所甚難而昌黎爲文未嘗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之文無以異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文爲甚高今予序止山詩不能不及其貴介豈止山必以貴介而賢抑其詩工拙之故蓋亦有在夫此也余於律詩心無所自得乃止山則亦必强予論之世之貴人名士多所歎譽終必以予言爲斷其篤信之過三十年如一日陸清河言作文輒自云佳年時閒復捐棄之止山好學深思其詩將久而益工予所以序止山者又不足爲定論也

危習生遺詩序

南昌危習生旅喪之朞年其弟靜生服既除歲時哭泣不輟平居幽憂若孝子居親喪然者其始死易堂之少長哭不絕聲田舍遠近咸來出涕蓋習生之死如是其詩益可序而傳矣習生少讀書不售而爲賈又大折閱予友彭躬庵先生屬於習生故爲兄習生聞躬庵違時伏居困約金精山中乃挈弟來就相與傭耕人田或剝樹穀皮爲紙種茶芋食其家人而資躬庵游四方靜生又善病終年兀坐待甘毳之養習生於是乃爲詩詩輒工余嘗謂人習生詩在易堂中清絕一往如名山之有溪澗而五言律其尤工也習生爲人豪爽勉立名義以嚴父事躬庵撫靜生如愛子雖甚貧揮霍百十金不介意其後舉責無所償乃鬱鬱疽發左耳後三日死習生與

予同年生年四十七未有妻而竟蘄然以死也悲夫人一父之子視其饑寒困恤若路人不足顧而況從再從以下習生義其兄之窮身比傭保以養其志可不謂賢方其造紙嚴冬氣沍寒水澤腹堅鑿池冰以漚穀雨手皸瘃未嘗邑艱難當春之穀雨茗柯萌芽雨晴閒作日簑笠采摘夜則立茶竈至日出武火赤釜手親釜簸弄十指皮皺起如被炮烙而已乃子然一身之外無所復須嗚呼習生獨非人情乎哉勞苦之下猶能以餘力為詩詠歌以樂其志余每讀抄紙采茶諸作未嘗不潸然涕下也

漑堂續集序

三原孫豹人以詩名天下垂三十年予往見漑堂初集古詩非漢魏律非中盛唐則不作作則必有古人為之先驅己酉八月予客南州豹人忽自楚中至相見執手勞問既出其漑堂續集示余余袖而藏之與之過故人陳伯璣湖亭談伯璣吾南州之以詩文名者也設尊酒相款曲予之言曰學古人之文者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為其子孫不當為奴婢譬如豪僕失主人則悵悵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眞肖其祖父之處豹人曰學古人詩當知古人祖父又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為兄弟不知子孫則不識其流弊所至道德流為刑名荀卿一傳而有李斯知此然後學之善不善有以自考伯璣既聞而皆是之而余又嘗謂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詣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非有進於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於是談既倦主客薄醉山雨欲東來予歸客

館兩大下燒燭發袖中詩讀之乃喟然而歎曰甚矣豹人之能變也其詩自宋以下則皆有之矣銜口而出搖筆而書磅礴奧衍不可窺測然豹人年五十浮客揚州若妻妾子女奴婢之待主人開口而食者且三百指世既不重文士又不能力耕田以自養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傷逝悲來較甚往昔故其詩別有所以爲工者而豹人亦不自知也予將歸山中豹人命爲之序適予有寒疾行且別去不知何日復相與論文於是力疾疾書質之伯璣以貽豹人伯璣爲我語豹人善自愛吾船乘北風便發不復到石亭寺見孫先生也

一石山房詩序

辛亥六月客揚州病熱下邳張天樞九度歙州鮑子韶挾一客過予丰儀甚美不通名刺坐定天樞揮扇不已予竊視扇上有登焦山詩滄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予驚賞謂此何人作天樞手指客曰是程山公詩也予取扇卒讀而揖山公曰吾固聞君不謂遂至此耶於是恨相見晚山公則益出其詩久之子韶九度受業門下乘閒請曰程子詩固能然先生初見二語耳何遽如是予曰汝不聞乎瓶水凍知天下之寒蓋天地山川古今無窮之故作者欣慨愉戚蒼涼忼壯之情皆可得於言外非其人誰與知之既予去西陵季冬返寓九度家夜大月衢巷如水思與故人談何之九度曰非山公不可則相與步叩其門山公見大喜命出醇醪就地下共酌曰吾藏此十年矣已更持杯而謂予曰古人言人生如寄豈不然哉吾三人對寒月飲酒論詩世所謂樂事何有哉吾不能斷棄世名然非吾所急吾終當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樂耳更

示別後詩則又卽席賦貧家有良夜客至喜開尊之句且曰前杜茶村爲吾序詩予其可無言於是序之曰山公歙人世家子不事家人產而好詩嘗岸然有輕世之意尤工五言律云

登高集序

庚戌秋山陽黃大宗游西陵九日爲登高之會游未暢大宗乃倣古爲展重陽客集而天雨大宗曰吾再展以日二十九可哉期日舟徒雜進諸名士聞風來會三會皆有詩游既樂於是各奏其文敘序書引說記紀事贊賦辭題辭曲樂府操詩餘演連珠騷七問書後之體凡二十璀燦拉雜彬彬然嗚呼盛哉或曰由是三月之三可展爲十三再展爲二十三乎魏子曰可哉雖然莫良於九三與九皆奇陽數而三三以爲九爲老陽物老必變變故生曰重九矣而展之再展之則生而不窮也且夫古曰重九不曰重三雖三加二陽居九之半亦不曰重五魏文帝曰九久也以其宜於長久展而展之長久之義也九月月在戌陽氣及戌幾於剝矣聖人愼焉命亥以爲陽月而戌曰重陽故展重九者義與易春秋合於今爲宜而吾則又嘗以謂令節遺俗莫美於登高女懷春士悲秋此深於情者之言也秋易悲登高望遠悲尤甚陳子昂登幽州臺其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潸然而涕下人苟能俯仰古人來者悲閔天地無時無地不可以登高況在九月大宗其將有所悲乎抑無所悲乎何情之深也予於諸子少舊惟海鹽陸冰修已十年不相見鹽城宋射陵仁和張孺懷重九主人大宗則相遭於廣陵者也大宗

好友樂風雅集其詩若文刻之而屬予序

聽鸝軒詩序

鳥鳴於春蟲鳴於秋觱發栗烈風之聲也及冬加厲因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古人之於詩亦然而後世摹而倣之不春而鳥不秋而蟲失其質矣然倣之工者春而聞觱發之風冬而百鳥和鳴變四時之氣造萬物之情是亦不可以廢也引而譬於自然所謂因時而觸迫乎其不得已者則其相爲工也葢遠吾之論詩無有工而不好而貴依其質虎豹之毛蔚然其文狐貉之深厚爲煖於人身而飾觀然而皮以爲質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失其質者如刲敗其皮而綴虎豹之毛者也而安所得飾此其弊古人葢多有之呼天而叱鬼神沈寃幽懮懷沙而沈水於是乎離騷九歌九辯之文作焉而屈宋以下摹而倣之者何多也賈生悲憤不得志其文近於情實視諸家爲獨工他則皆無病而呻焉者雖工吾未嘗不厭江陰李子膚公以工詩聞於人先君忠毅公死魏奄之難膚公痛之旣壯遭時不偶棄諸生自晦其爲詩感慨悲愁若大冬之風觱發而不可遏其質固有然者而當春秋佳日朋好往來爲文酒之會自適其意者亦往往見之吾聞江陰多志士甲乙間嬰城而守甘死禍如飴至闔門數十人趣死無噍類者不勝數今其遺民剩夫當猶有存作爲詩若文以自遺釋亦當不乏李子試爲我求之毋徒冶鐵沈諸井納諸瓠而浮乎江海也

詩遯序

梵林子采方外與隱者之詩選而輯之名曰詩遯遯非君子

所得已也易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已爲君子而人爲小人君子之心必有所不樂然不幸與之遇則不可使吾之爲小人又不能使彼之爲君子於是而遯之義出焉民之逸者莫過許由巢父孔子論次逸民則自伯夷叔齊以下而不及巢由豈非以巢由生當堯舜顧自沈冥於箕山潁水之閒是不當遯而遯者也不當遯而遯當遯而不遯皆不可謂之君子故曰遯非君子所得已也此其說可以論詩詩之爲道主於溫厚和平此不惡之義也止於禮義此嚴之謂也不惡者寬以全天下之小人嚴者重以責遯之君子傳曰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君子物身立言自踰禮法而顧欲疾小人於已甚幾何其不敗乎山之在天下也其遠於天甚矣然而嶽嶽然特立崍崎處不易其方變不損其節瞻之者有泰山喬嶽之慕焉所謂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也而今之爲詩憤世詈俗多哀怨激楚之音尽考其行則與世俗人無幾異者何惡而不嚴者之多也故必爲山而後可以遯爲山而在天下而後謂之遯然則詩之遯焉者蓋寡矣而又豈易得之哉梵林子本乎儒而逃於禪者吾於是釋經以質之

了溪一家詩序

南豐甘京學道二十年旣編家禮酌宜修了溪家譜成已又取甘氏十九世祖靜軒公以下七人詩編次之名曰了溪一家詩命其友人易堂魏禧爲之序禧拜受讀之作而歎曰甚矣京之有本也京好學能詩文負匡濟才旣而棄諸生隱居爲童子師自給閩中令聞其名欲歲奉白金十五斤爲壽致之幕中京勿應禧意京卓犖自奮當特起族里爲了水不祧

之宗及讀一家詩乃知京立身砥行其先世固有是也靜軒公生元末辟本州學正不就及高皇帝御極之二年以薦授本縣訓導歷官路城縣丞十六年不調卒於官嗚呼其始以學正辟不就其後久於丞而不辭古之君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然卒懷才抱璞以沈冥不試者非其性之惡富貴而樂貧賤也葢大有所不得已焉爾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慟禧竊以爲士不苟祿以辱身葢其天性翊縱不哭金川門當必不肎爲太倉學官靜軒公生元末其志嚼然若此此豈有新故之感迫於其中有生平之言要於先礪於後哉宜其子孫皆能師其意得靜軒公之風爲多也公諸詩英偉忠誠之槩猶若可見諸胥宇使得究其所施當與宋文憲王文節諸公齊驅先後稱開國名臣惜也其僅以丞終云公二世時雨公爲御史執法不阿其後竹牕公不肎營美選以慙妻子學古公丞太和有政績西峰公訓導浦城修縣志引楊震四知拒貴人子金白水公籌策滅封山賊修族譜置義田京之父爲應侯公篤孝聽京不就試京所爲詩有恭謁孝陵命門人恭摹高皇帝像及十苦歌下堂曲諸篇因自編錄附之而幷及其族弟素素詩不多作出處畧與京同並出學古公後昔宋末崇仁有甘泳工詩人謂其全體似李賀而不涉於怪性剛直不娶有林和靖風元至元庚寅卒亦終身不仕泳卒先靜軒公生二十八年予未得見京所修全譜不知崇仁了溪同出丹陽之望否也京字健齋長禧一歲禧兄事之

問山詩集序

庚申五月鴈水丁公以分守嶺北路出金陵部民魏禧將就醫桑林亦暫停於此公聞之枉車騎臨客舍不值明日報謁公首詢地方利弊繼談詩因出示問山詩集而命以序葢禧贛之寧都人也而公泉州人贛閩粵壤相錯贛屬利害必與閩粵爲連卽比年事可觀矣古者太史采十五國之詩獻於天子閩與吾江西無與其時文教未開風雅之道爲蠻方所不講近數百年間人文輩起足與中原南服相畸勝故能聲詩者山郡水邑多有其人而公特以詩名於南北士大夫之間者且數十年夫泉州濱海之地貨寶所充物其人奇巧多藝能倘韓愈氏所謂天地清淑之氣於是焉窮非丹砂物寶所能當而技巧之智不足以勝其氣故特鍾之於公歟比年閩粵既靖吾贛稍稍休息徵役之困尚未知所息肩百室空虛而民愁苦猶且絃誦詠歌者比戸而不絕以公之寬仁振之以學道之化拊循而涵濡之所謂小人易使者亦庶幾其可見禧讀公詩和厚而深摯藹然爲仁人君子之言其感人也油油乎若春風之被物吾知其爲政必猶是矣干旄之三章曰孑孑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古卿大夫之下士者非徒希折節之名而已必將有所諮詢俾有益於其德與政事然處士盜虛聲者自古多有故詩人於干旌之臨唯恐夫姝子之無以相告而賢大夫勤求諮詢之意不言而可以想見公深得乎詩人之義禧學疎識鄙無能有所啟告卽讀公詩能知其工而不能深言其所以工況進於是者乎或謂後世下士有單車徒步躬款於其廬者毋乃賢於干旌六馬之爲余曰不然書有之曰樹之風

聲夫世之重貴而輕賢也久矣千旄六馬人所炫慕而一旦賁止於荒郊茅茨之間則必相與驚而傳之而賢者之聞風而欲告大夫以善者將源源而不可止公以溫柔敦厚之教治吾贛興利彰善而去其泰甚贛之士讀公詩聞公行事必有所以告公禧固不足道也

淮游草序

鄧子木上自金陵之淮得五言律詩三十首名勝之地有詩古賢豪遺迹有詩哭故人有詩聞見之所觸有詩詩之情無所不備於此可以想見木上也木上年方壯承其家大夫之學竭其才可以無所不能今能於詩已如此昔人稱五言律如四十賢人著一屠沽不得木上詩雅馴而多牢壯之氣選詞徵調不靳至於工不止所謂四十賢人者吾見其卽於次矣夫江淮之通自吳夫差伐齊始至秦隋益增大之夫差以好大喜功亡其國秦隋用此失天下然漕運之利工賈百貨仕宦行李所經於後世爲永賴而天下未有戴其功而稱其義者蓋其心本以快一己之欲傷萬民之命初非有逸道使民之志故雖利及萬世而論者徒見其罪而不見其功也陳琳爲何進謀誅宦官可謂先識人僅以文章美之淮陰侯受顯誅於未央後世無一人言信反者而漂母以一飯獲千金之利誠爲奇貨然至今廟祀誦義無窮未嘗以覬利言漂母然則後世之公論亦各本其初心耳木上懷古詩悠然有言外之旨諸如骨殖船廻軍黃河清江浦諸作則又多慨當以慷之風焉昔陳容卽席死臧洪之義千古爲烈予嘗客寶應拜二烈士祠聞其墓地亦在數十里內予不工詩未有作木

上他日倘再游淮上當有慨慷淋漓之作以補今草所未逮也

贈北平劉雪舫序

癸卯十月余客秦郵劉君雪舫歸自燕訪余黃黃山家余久知劉君家世及其爲人三過秦郵不得見既相揖列東西向坐余熟視劉君肅然動容色欲徑前就君執其手相痛哭嘔血數升然後罷時坐客甚衆自貶抑心愀然不懌者久之明日報謁登其堂則見故駙馬都尉鞏公所畫山水縣於壁拱手瞻視悲敬交作而余自曲巷趣郎門入方丈之室見其牆戶案几杯匜書硯以至服用細器塊然不相關之物一觸於目則皆若有所甚傷於其心欲痛哭而後已者余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有頃君出其一門殉難紀畧及鞏都尉城破自剄事示余受而讀之拊膺泣下幾不能終篇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才十有五歲又生長貴戚宜縱心聲色自驕倨不學問乃其所紀殉難本末於天子孝思劉氏先世所以輿母若兄捐軀殉國之大節都城所以陷敗雖倉皇急遽中一言一事莫不條理委悉使讀者如目見耳聞而悲憤感激勃然作其忠義之氣嗚呼若劉君者豈常人哉君去京師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饑寒之狀無弗身試然君語皆京師音而方頤廣額隱然爲宗廟之犧昔商民輸梏於河手擁而弗敢墜跽入之弗敢投夫梏非文王民之梏非文王之梏而敬之若此況親爲天子懿戚爲忠臣孝子之子若弟雖庸人猶將愛敬之而又況劉君之賢者乎君好學工詩其入燕有燕游草悲涼忼壯不忍多讀吾意君馬首既北夕陽在野望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市城郭宮闕必有徘徊愴怳策馬而不能進者不得已而作詩詩如是無足怪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劉君日夜孜孜敬其身不負其志以視予相見鯁涕又其情之餘也已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休寧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爲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序凡百數十壬寅予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爲余言其人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子山曰無言悅子文子盍爲文以趣其歸予謂子山曰廣陵爲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傚屢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失志無聊恆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願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迹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無言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於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余以爲無言儻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屠沽賈衒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三十六峰深絕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通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謝爲不能則絕交游束筆研揮手而疾歸乎黃山可也北宋時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徙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鄰人適在軍事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

所以報也其人拊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爲君鹵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爲廣陵有而不爲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予之所敢知也予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送新城黃生會試序（己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故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新城黃生光會予弟子也義不得不代之謀今天下何病哉天下民困豐荒稻很籍於囷露而饑寒於室四海安恬而貧者無以生富者日懼其死閭閻側目重足凜然有不終日之憂故吾伯子嘗言時和物豐而民窮財盡此何故耶光會旣以秀民爲諸生今又舉於鄉自是舉進士積累至卿相亦其常也而三百餘年來以八股取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習士子耳目無聞見迂疎庸陋不識當世之務不知民之疾苦其有志者則每於釋褐後始盡棄所爲舉業講經世之學學之不精習之不久以遽當民社之寄馭積滑之吏其不克勝也固宜然方其爲諸生無絕人之資而求通古今之務則舉業不專不精督學之法繩其後而身之榮辱分故經世之學爲諸生則不敢爲旣舉進士則苦於無及惟夫舉於鄉者退無督學之榮辱亂其心進未及民社之責此古人所謂不必爲大人而將且爲大人者天下之號爲士而可以學經世之學者獨有此耳吾嘗見世之士甫脫諸生志矜氣滿咫尺之地非肩輿無由至富者益務爲驕淫貧者橫噬鄉里求田舍美衣服食飲日不暇給而何暇學或其賢者亦且優游

燕會飽食安眠而嬉嗚呼吾甚悲夫其據可以學之地與時而自棄之也且令光會一舉遂成進士不暇學其上公車也必將浮鄱陽觀匡廬溯大江千里遙望故宮瞻鍾山然後橫江而渡自河南歷宋鄭以達於燕又或揚帆過金陵向京口北趨揚州渡淮河以道齊魯此皆光會往日貧困諸生時身所不得到處其閒名都大邑之風會山川之形勝古聖賢奮興之跡足以擴心胸增長志氣者何限而身所經地數千里爲民數千百萬井閭利害疾痛愁苦必有接於目聞於耳而動於心者昔邵康節先生謂諸弟子曰有司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吾門人之出者吾嘗以光會爲賢光會之祖多隱德父勤於學蚤世母苦節植遺腹以逮光會其可不自愛又幸起貧困嗜欲易給筋力足以耐勞苦當無爲世俗格例所變夫貴不爲惡則先欲廉欲廉則先儉光會固有可爲廉之質者且汝起貧困而欲車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都將安取耶此皆余所欲代光會謀者不可以默而不語江南二吳子予石交也客長安光會試道吾姓字往求見之其亦必有以益汝矣

贈王孝成序（名式孚）

當天下之變任天下難事必有倜儻非常之人好義而輕其身者毅然自奮於毀譽利害之外然後其事可濟而人平居草野無君國之責非常之事則不可以見其端每發於朋友夫朋友之絕於世也久矣吾嘗欲因是求其人以爲非常之寄而不可一二得今夫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弭耳斂翼之說古之至人嘗用是濟天下之變難然不得其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所以然則相率爲觀望持兩端者所口實大變起於目前而吾方弭耳斂翼以求其濟則君父之危亡亦已久矣高郵王子孝成年少尚義欒吾門人黃之清父死而大難作家破幾殺身孝成以身護之禍及而不懼衆毀歸之不變其志乃得解吾於是歎世之朋友猶未絕也庚戌余來哭黃山先生造孝成廬一面而別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故爲序以奇之嗟乎孝成人才不易得大廈之傾賴於枝柱古人弭耳斂翼之說未可盡以爲非然也吾聞孝成有弟又思氣豪邁淞江徐合素以慕黃山先生義亦護清於難俠烈之氣不可偪視吾恨皆未見其人孝成尚以予言質之

送歙縣鮑生北游序

門人鮑夔生將發廣陵游北京再拜請曰先生其何以贈夔生予曰予姑坐予與子言昔子父又靚君僑吾贛予因吾兄交之及卒子方十齡旣而以詩文爲名士又立義輕財士之贛者必以子爲緩急然戾氣無嚴賓友嘗使酒罵其座人自童子後未嘗北面從師嗟乎夔生豈非世所謂賢豪士今遇予廣陵年踰三十魁然偉丈夫而一旦立談爲弟子是豈有所未足於心耶方今之士志弱者以天下事爲難爲而吾非其人志彊者易視天下之事不自知其不足此海內人才所以萎靡鹵莽潰散而無成也予十一有聲黨序自謂名進士弱冠可致將嶄然見風節於朝廷廿一丁國變好交奇士自謂能知人常億而中天下之故則又竊視公侯之賞爲吾分所有今年四十有八益讀書久歷世變方潦倒偷活草閒數受人欺紿始信天下事本難爲知人不易富貴功名不可倖

而向之厚自期待者蓋妄也京師公卿貴人之所輻輳草澤賢人奇士所託伏夔生游當必有遇然人之僞者易知其似者不必盡僞而亂眞益甚處士多盜虛聲公卿徒豪舉屠沽卒伍或麤中不知大計若是者夔生何以自信且夔生此行不賓大帥則督撫下逮郡縣書記之任將因是習文武吏事知四方大利害仕於斯學於斯盡心以求自得如徒曰吾勤事以稱吾食無罪於人而已則梓匠輪輿之用心非吾所望於夔生也天下變不可勝窮一人之智力不足勝天下之衆然惟能盡其心者則誠至而明能自知所不足則人必思益之虛憍之氣句勝不可居功一敗則難以再振故古人之成大事者必智深而勇沈廣益而集思得其道則可以將可以相反其道則不能治一家夔生之才與氣於世有所用數聽其言議求鍊於事若自思進其未足夫夔生亦在乎勉之而已吾年力始衰才短性疎慵將坐而須老嗚呼則豈不望吾之徒之爲之也夔生再拜曰敬受教於是書其言以爲北游序

贈林君序

蛟龍蟠於泥或乘雲氣而飛豪傑之士亦然然龍潛於淵水波不揚窈冥若無物其出也興雲致雨潤澤萬物五穀果蔬卉木之屬咸賴生養蛟則不然伏處而揚波其出乘風雨溢川澤山崩裂拔木發屋破壞田畝蹊遂人物盡被其害而不能致雨豪傑之士亦然器小者逞志妄作犯時而逆天視人命如草芥以僥倖於功名器大者志在濟人而已故循分守常遵時而不敢妄作是以動而有功關尹子曰蛟蛟而已不

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故通乎老氏之說者然後能知之予識林君於飲酒座上殆世所謂豪傑士又聞君勇氣善擊劍卽日獨身持襆被挾所爲詩歌游江楚豫齊燕趙秦蜀以庶幾一用於世今天下號稱太平然求才正急世必有得君者而君亦因是以相天下士故於其行也爲蛟龍之說以贈

陳文長畫竹冊序

陳文長工畫竹余最愛之余所居翠微峯石根拔起牆立八百尺其上生雜木數千章梧桐桃李橘柚之屬植無算皆拱把蔭高屋獨竹不生余種竹死而復種凡又十數年終不活每以爲恨及余遊新城得文長畫竹歸縣勺庭中而右岡所種竹已筍生可盈握其後竹日益生余日倚竹下乃益愛文長畫竹家伯子東房性喜畫頗能別識古今人工拙見文長畫竹驚歎謂觀其作葉直是顏柳家書法畫師爲余寫像頗似之而近俗文長輒畫小竹七八枝棠以煙月俗氣頓洗文長畫竹多形態冊小當恐不盡其工然吾伯子自燕都還相謂河北苦寒都中諸貴人園亭得數竿竹以爲奇玩而前年有司稱命取竹江南窮山僻壤驛騷無不至余翠微峯頂竹莫得免今文長挾其冊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宦京師文長竹益工好者益遠見其似而欲得其眞江南之竹恐以文長盡也文長其無以竹游也夫或曰世之好似也久矣江南竹剷根鑿土而之燕百無一得活者得文長畫縣壁閒颯然而風雨至煙雲愴怳出入庭戶卽眞種竹何異文長竹益工則江南其可以終休矣文長爲人良易能文藻吳越多予知交又

人好奇必有知文長者予將惟文長之所之也

贈薛藝復姓仲氏序

人本乎祖故著姓以厚别姓而無别則無爲貴有姓矣然或以辟讎或因母鞠他氏或出嗣爲他姓子爰是改姓者古名賢往往而有然未幾卒復本姓孟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不可二祖不可忘故姓不可以久冒薛君長卿以文雅居吳市恂恂君子也其子藝亦謹飭好學壬子余僑吳門與薛氏望衡而居樂與其父子游乃知長卿固嘉興仲氏初長卿之祖仲士良教授吳門卒遺孤仲仁方七歲隨母適薛氏恩甚備長卿再世不忍復故姓而薛氏本支子則有孫四人長卿嘗念本宗無嗣欲復姓則自曾祖以上不可考又懼辜薛氏恩徘徊不決者十有餘歲予告之曰無傷也薛氏假令無

子恩重亦當令子孫分姓以主二祀今彼自有子孫而顧絕仲氏以枝駢於薛氏其可乎古之賢者如范文正公以母故冒朱姓卒復姓范東里楊公以母故冒羅姓七歲時竊磚土放作神主私於别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拜伏皆感泣卒復楊姓此皆當其身復故姓者而洪武初黄公觀從父贅姓許卒復之近如蔡忠襄公易陳歸蔡則再世而復姓者也長卿其可以無疑長卿老矣藝之必爲仲此不待再計決者是冬長卿將爲子藝取婦吾謂長卿當因是時擊豕釃酒名婚友告二氏先祖使藝復仲姓凡婚禮請謁所書名皆曰薛某率男仲某名正而禮順使吾祖有後而無罪於薛氏此其時矣或謂奚仲封薛子孫或姓仲或姓薛其初固一本也何必改姓予曰不然仲與薛自先祖以來不知殊幾千世矣而今

欲比而一之可乎長卿婚藝畢當往求大父所自出以附仲氏大宗嘉興多余知交吾將遍贊諸先生大人使知長卿父子爲嘉興仲氏也

送藥地大師遊武𡰱山序

予性好山水力不能及遠嘗至淮上望黃河而反渡錢塘江不及登會稽山探禹穴然燕秦晉豫楚蜀間無日忘之獨謂閩越爲不足游及覽武𡰱山志慨然願游其地聞廣州陳元孝爲季弟道羅浮日出之勝又饞厓絕壑上下百餘丈人力所不到處有丘邦士三字橫勒丹壁丘邦士余姊壻維屏姓字也余於是又願游羅浮初藥地大師來吾易堂最稱邦士高悟不從人聞得豈固有是耶丁未閏月師自青原游武𡰱還路新城招晤天峰寺中時余以授徒閉關竊出痛談一日夜不得止余向與師相見有猶龍之況今別師七年胸中新語勃勃不自遏明日師謂涂澹菴曰冰叔昨與吾夜談燭見跋神采益壯聲如洪鐘余方病喉痛不能言論輟講席已數日及見師談不倦喉且頓瘥獨恨身羈課誦不得從武𡰱游妄意師到武𡰱有隱君子爲師納屨折杖結茆屋居師又或有如羅浮丹壁事勒師名姓師亦當不欲去吾聞龍之爲物大蟠天地小藏爪甲潛見不常世不可得而制師老於武𡰱爲吾道南主人未可知也憶讀武𡰱志時厓穴縣絕朱棺蜺骨橫錯空際或以炭畫石壁輒飛肉登天心甚蕩慕又載朱晦翁楊龜山先生講學處及詩詠甚多余既不束身道學又不能求登遐倒景化色五倉之術以汪洋超舉其身今從師游不好禪理然以山水之好則是三者吾皆得而游焉矣

贈迮旦菴遷居序

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人之遷地能爲良者恒棄舊而就新積小以高大故曰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迮子旦菴益三遷其居不出戸庭之內屢遷而益卑以小是殆與古之言遷者異然吾有賢於迮子易之節曰初九不出戸庭無咎迮子棄諸生隱於醫讀書賦詩以自說而貧日甚且夫兌爲說坎爲險以兌之初應坎之初是一出戸庭而遇險也動則有咎宜處而不宜出故聖人以知通塞許之迮子貧不能守先人之室售其奧焉於人而居堂已又售其堂居於廡所居益隘而迮子安貧守義志終無少變也迮子本中州人先人業鹽筴廣陵使迮子出其才能苟且陰猾以取貲當世雖高明之室踰其先夫豈不可致然而欲無咎也得乎人之患莫大乎知通而不知塞是以幽谷無定位喬木無定所遷無定義吾以迮子爲有合於節之初九而無悖於詩是以賢之迮子好朋友與予交予再來廣陵值其再遷也於是爲文以贈

送汪舟次之贛榆序

古學校爲公卿大夫守令所自出人才盛衰天下治亂之故莫不權輿於此故學官重得人在昔盛時有自學官入爲編修侍講讀者故其時人才特盛公卿守令多賢者天下又安其衰也循例而官循例而罷率以昏耄貪鄙者當之然人才必出於學校其官猶重及夫進仕之途紛然各出則官愈輕而居官者益不務其職吾嘗謂天下之官自宰相至倉驛吏莫不各有所事故一日缺官則事不治問今之學官所治者

何事乎雖鈌官百年要無關於得失嗟乎今人才雖不必出學校然終不可謂學校非育才之地學官非造就人才之官苟賢者當其職其必有以異乎人之爲之者與淮安之贛榆縣最小而僻濱於海俗不尚文學吾友汪子舟次教諭於是舟次以文學名海內然其人精敏通達不肎一日以素食飽此大有司才也屈而爲今之學官得無非其意當日飲酒賦詩而不事事夫武城有絃歌文翁興文教於蜀官無小地無僻陋亦視其人何如耳予聞舟次日董諸生講貫暇則咨詢利害佐其邑大夫以治斯民頃自贛榆歸省親不一月遽去曰吾不可以曠官也其與予所商畧皆治民善俗天下所以理亂興衰之故往予與易堂諸子私論官制謂爲宰相者必起家縣令爲督學大司成必起家學官如是而天下之治亂人才之盛衰乃可得而言夫舟次循是不變其必將有所以用之與於其去序以贈之

贈萬令君罷官序

武進萬君以明經令吾寧都始至優緩循默若迂儒之無所爲者已而寧之民見其廉也曰三十餘年無是官矣已而見其才曰五六十年無是官矣已而見其所守久而益介大兵大亂處之若無事也曰吾儕耳目所及覩記無是官矣已而君以廉得辠罷歲餘不能去僦西城下之屋而居焉出則步行應門無紀綱之僕童子三四人供事而已君之下車也徵稅之耗視前蠲其大半日肉二觔蔬數束酒二壺幕中賓客之食皆在賓客嘗不堪託事去一粟一薪之費一夫之役不以取諸民有所市民嘗多取値是以寧之民德之易堂魏禧

曰予最服夫君之處乙丙之亂也方甲寅西南變起境百里環强敵十里多伏莽門以內姦民之欲持白梃而起者相覦君下令門以內郊以外部署民兵而訓練之民氣日壯令日重於是敵伺而不敢偪伏戎不敢起協鎭之兵不敢譁而好亂民有所歸不至於爲賊於是寧民得晏然保其父母妻子免反覆誅討之殃然君之始爲是也禧山中聞之竊以爲隱憂古人有言曰拒虎而進狼改革之際寧之民嘗稱兵於市白日而殺人劫人於縣治之門已而郡兵破縣城城屠掠幾盡今以急用之能保其不爲狼乎已而聞民兵稍有跋扈者已而聞君因事繩之以法法者二三人其黨無不伏於是終亂三年郊市之民無敢動以迄於今帖然若未嘗聚衆而鼓之者予乃喟然歎曰其古之人也夫消禍於未萌折亂於方長以靜制動而以閒暇治其棼其古之人也夫予三四十年以病不交州府丙辰之秋將遊三吳治裝於西郊僧舍君夜聞之啟關而出西城兵二百許人聞令君夜出皆佩弓刀先後走護君已而知爲就視予也皆大驚予乃與君爲往返禮今予以病臂就鍼師於雙林道出武進將遊君里與君姻舊爲吾故人者相談讌而君尚不得歸予過君寓室見君服御起處未嘗不慨然太息歎廉吏之不可爲也前年郡兵數萬潰城下欲夜入君閉門解印綬拒之寧人感其功比罷官閉市三日爭出錢爲請然不動聲色以定大亂其大功在不可見者寧之人未必知之於是乎有言君名蹶生字文若

贈張駘菴廣文序

南昌張君駘菴以高科爲廣文先生於吾寧寧之士誦法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章又親炙其教君初度諸士將舉觴相率而屬予爲之辭君乃趨駕而謝曰毋吾之鬱鬱不得志於斯也其何壽之辭且君亦知吾之當食而歎寢寤而欷歔者乎戊子之亂吾奉吾母避兵山莊游騎猝至母氏自跳越而沈於河吾是時欲自沈也父命强止之至今餘痛焉其後里中橫逆起連吾父産既蕩析無以養負笈四方取束修以養今苜蓿之供不得逮兩先人其何壽之辭予曰諾遂以謝里中士而君於予日親善往還數數有加禮焉予歎君能自降階篤朋友之好非尋常科名士所及而所以教吾寧士者其於大本恢恢然矣古之聖賢論學必先孝弟至治國平天下道不越此於學宮尤爲要務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使主教者以文而不以行以言率而不以身先之則諸士何法君去戊己

之際且三十年年踰五十而惻然不忘其親若此夫人子於親富貴壽考百歲而令終綿掇之際莫不呼天搶地而盡哀焉葢其心卽千萬歲而無終窮期也又況於遭時會之屯戹命之不猶而或不得其正寢者且夫毀節而偸生以老固人子所不願然死有重於泰山者亦非人子之心之所期雖其親身沒而令名長存未嘗不竊以爲幸而終不以易其哀痛之情此則君之所爲自盡也已君舉甲午鄉試第一人人爭榮之予謂三年而一人不足爲君重且君五世中大司馬棠谿司馬之兄木山君諸子公謀皆幾得第一人則君固視爲張氏之常業予迺特表君孝思爲文贈君且以告吾寧士之服君教者不僅在其文章科名也君母夫人姓王氏亦南昌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叔子文鈔卷之六終

魏叔子文鈔卷之七

序

門人楊晟三十序（字御李）

門人楊晟三十初度肅衣冠見於先生再拜稽首而請曰晟之年及三十矣願先生有以教訓晟也先生曰吾年十四游吾師一水先生之門先生有盛德禧事先生猶父禧嘗語人曰吾生平人倫之樂人罕有及者葢內以父爲師以兄弟爲朋友外以師爲父以朋友爲兄弟然先生虛已執謙其後雅不欲以弟子蓄我其言至今思之皇恐汗下先生年六十而舉汝明年舉晉晟晉皆幼慧先生均愛之稍長命以父執之禮事我十歲命及吾門汝生而友愛有仲弟母出汝之母夫人助簉於中廚每分食則汝以已食私易仲弟之食意恐母

魏叔子文鈔卷之六終

魏叔子文鈔卷之七

序

門人楊晟三十序（字御李）

門人楊晟三十初度肅衣冠見於先生再拜稽首而請曰晟之年及三十矣願先生有以教訓晟也先生曰吾年十四游吾師一水先生之門先生有盛德禧事先生猶父禧嘗語人曰吾生平人倫之樂人罕有及者蓋內以父爲師以兄弟爲朋友外以師爲父以朋友爲兄弟然先生虛已執謙其後雅不欲以弟子畜我其言至今思之皇恐汗下先生年六十而舉汝明年舉晉晟晉皆幼慧先生均愛之稍長命以父執之禮事我十歲命及吾門汝生而友愛有仲弟母出汝之母夫人助饘於中廚每分食則汝以己食私易仲弟之食意恐母

之厚已也汝是時纔五六歲耳及同晉就學羣微峰憐晉弱飲食則推其甘腴者灑掃勞苦之事則代晉以執汝是時爲文輒成篇有思理吾意晟年二十其成就當不知何如而今乃遂三十也禮三十曰壯又十年曰彊而仕古所謂仕非如近世用帖括反掌取富貴庸庸然偷貲守位可以坐致公卿也大者上引其君於當道下不使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次亦廉義仁明大小克稱於職其閒斷大事折疑獄抑權倖與禮教富國而強兵皆仕者所有事晟十年後其可有所自見者乎晟無其志是庸丈夫也雖老壽及耆頤直旦暮耳有其志而自知不能則所以求其能十年之中孜孜然惟日不足不知其可至否也夫人生於天地上必求有利益於人次則無害於人孝弟之道最大而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人乃以爲士之次其首舉以告子貢者則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然則士其貴有特立之操濟變之才也審矣家庭尋常之節固不足以自安而畫也吾先生年八十即世志氣淸明唯以晟晉之能成人爲吾屬晉明年亦三十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晟與晉其日勉矣哉

宋漸堂四十初度序

天下之勢將在客吾聞諸高僧云竊疑七國各王其土有互相幷兼之志故縱橫游說之術行而客重今非其時也客勢將安在及遊大江南北見聞之迹漸廣乃悟向者僧所謂客非游士也方今天下太平其勢終不得不右武故將帥之權常重帥重而帥之客不得輕何則名藩巨鎮起自戎馬率以戰功拜爵擁大纛專千里百城之寄所能爲生民禍福關係

天下大利大害者其氣力往往十百於方面之文吏而文告奏對之詞機事之謀則不得不寄其權於客客之能不能異而帥之賢否分帥之賢否分而天下治亂之大故定余竊嘗欲求所謂客者交之而不可旦莫遇也寧國宋漸堂以文章隱於後將軍之幕府乙巳冬予客建昌因朱靜菴造其寓時天莫微雨宋君秉燭堂上衣冠而俟予於著坐定設酒饌余索飯宋君自飲盡醉則出其雞蹠言示予予讀而歎息有賈山劉向之遺風所謂客者此其是耶靜菴曰宋君明年四十初度子不可以無作丙午二月因追序向者相見之意爲文歸之予長宋君三歲早衰不敢復言天下事宋君氣盛志壯長於才古人所謂膂力方剛經營四方者舍宋君其誰歸也已

封禹成五十壽序

天下士之能爲人上者然後能下人學可以爲師然後可以爲賢弟子蓋弟子必有過其師之處乃能如師學問深而自知明則必思求進其上故毅然下人而不難南豐封子禹成年二十四而學成授徒里中既以明經貢於鄉門下生且百人年四十執贄四拜師事程山先生余與程山師弟並爲昆弟交禹成少先生五年立門下於今十年執禮恂恂如未成人余乃歎人器識相遠何止倍蓰計今少年有才士稍能執筆爲文便亢然自謂人師至其素所執經受業師若㞩然不屑不得已而奉以其名者此固不當與禹成並論然聞風興起當必有以自愧程山之門黄子維緝少禹成一年甘子楗齋又少維緝一年並次第五十禮與先生爲鴈行友而皆北

面爲弟子葢數君子者確然以聖賢爲可爲自知明而求進其上夫是以忘其長且賢也而後天下知文章經義之外別有所以爲師之師者弟子之義明而師道乃益尊禹成於同門年最長其德宇尤大醇其才視之若不甚敏而性耐繁劇終日爲人解紛難秩然有倫次余嘗謂禹成當爲良有司禹成謝不敏余曰以子之爲弟子者爲臣惡乎不忠敬以子之爲師爲民父母惡乎不慈且義禹成今當服官政之年而惜乎其不爲大夫也庚戌四月予自新城返程山禹成襆被同止促席而談者五日夜距其初度之日葢一月而先爲序以贈之

孔仲隆六十壽序

賢溪孔君仲隆余門人之逵父也己酉仲冬君六十初度逵同門生某某謀所以代之逵佐一觴乞言於余余曰吾嘗聞君之爲人矣自先聖有靜壽之言世人率以安閒無爲爲引年之術余謂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者葢十人而九古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而先聖於四代獨取殷輅樸素渾堅故行地能久也殷人尚質而多壽孔子序殷書紀事不甚詳然雜見他書及詩三百篇中無逸稱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之年五十有九祖甲三十有三三殷王享國如是其壽命之長可知然周公於二宗則皆曰不敢荒寧於祖甲曰知小人之依咸與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者異而成湯壽且百歲今讀商頌諸篇質肅明厲使人不敢有機心惰氣故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余因之逵交仲隆君其言訥然不出口性樸直不知世有機詐事聞君少時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擊劍輕財慕義既補弟子員非其所好會甲申李賊陷京師君名之逵兄弟語曰天下方亂惟當習武事勤練筋骨即不能有爲可保身命坐守章句無爲也於是日課諸子運石削土習技擊以爲常乙酉秋江藩變起聞君名以禮聘君比至見不足有爲遂辭歸自是家屢破數千金君亦不以介意乃力耕山中田親薙草糞穫之不少倦而君精力倍强年五十六十充然無藜藿色予見君退而笑謂之逵曰翁眞殷人苗裔耶壽當不減先祖矣之逵又言吾父侍大父疾晝夜不倦者五閱月大母年九十一能察綫作女紅嘗語之逵汝父年六十如嬰兒逮我年不知當何如

贈程穆倩六十序

天下有事士之負志氣者不出而圖功名則遁迹窮岩使當世聞其名不得識其面而必有非仕非隱浮湛閒散徜徉於其閒者以抵天下之隙而佐功名之士所不及故上之若魯仲連排患釋難解紛亂而輕世肆志次若陸生病免家居以車馬錢財游漢廷公卿閒且夫仲連在戰國陸生於呂后時浮湛徜徉固天下之閒人耳然當其有所用之則魏趙欲帝秦燕將守聊城不下而仲連以片言濟事諸呂危劉氏陳丞相計無所出則陸生一見將相和而社稷安蓋身處事外利害不相及吾可優游以投其閒而人無所猜忌勢固然也然使絕人遺世則無以得人情而緩急之際齟齬不相入是故陸生不直入陳丞相坐則交驩太尉之謀無由進不游漢廷公卿閒則無以得劉呂之機事不名聲藉甚則無以傾動公卿而信其言司馬遷曰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陽侯會聞賈壽之謀而太尉能使人劫酈商以用寄又能使襄平侯持節矯納太尉北軍使北軍皆左袒腹心閒人布置早定以應時而發謂非陸生游公卿閒力哉歙人程子穆倩好學問工詩往從漳浦黃公清江楊公游論議頗關朝廷事今三十年閒海內公卿無不折節善穆倩者穆倩所解紛亂既多尤能出氣力揚聲韋帶之士吾知他日其將有以自用也嘗讀酈生陸賈列傳酈生年六十餘能出大度之言佐沛公定天下陸生晚年有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過五男子而穆倩年六十精彊不減酈生方以篆籒學自食其力晚舉五子困生計不能如陸生子二百金給人馬酒食吾於是爲穆倩歎息也然意穆倩所以爲賢當在於是噫世無尉陀陳丞相則穆倩將以貧終老乎夫穆倩固亦今天下之閒人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映碧先生七十壽序

昔孔子考夏商之禮致歎杞宋無徵而歸其故於文獻不足竊疑傳世既遠苟典章無墜足以徵信亦何必代有賢者被服誦習數百年不衰乎既而思之易姓之際故國之事有史冊所不及載而其故老遺賢能默識於心口授來者世世相承以及於久遠故獻者所以補文之窮也逮乎後世新故之交益復多事上焉者有忌諱之嫌下焉者有恩怨之報雖典籍未亡其文之闕畧不足徵者已非一端則此日之賢視上世尤重而文與獻並責於一人之身其克當此而無愧者難矣且夫所謂賢不達而在上則窮而在下二者之閒必有其人然達者事與志違出言而人疑窮者伏處草野聞見狹陋不足知國家之事當是時則必有達而窮者康彊老壽其學

博足以彊記歷事久知人之情僞其出處言論足爲天下所信服由是文獻合而國家之故有所依倚以傳輿化李映碧先生舉進士於崇禎辛未歷諫官乙酉晉大理左丞皆數有奏對言天下大事南北之變並值奉使出先生自是閉戶不關人事當事欲强起之以病固辭無有能識其面者至今年七十如一日也家居益好學著書滿天下於古今書援端竟委可覆按而誦而典籍所不及載則先生又皆心識之當乙酉閒釐正革除時祀典禧與先君子踴躍私議南都之立天若特爲此一事設耳然疑盈庭中誰復能發此言者久之得先生疏乃歎賢者以一言釋三百年之憾過此則已不及爲嗚呼夫豈獨補文之窮焉而已先生七十初度在今辛亥四月先生之子與禧交來徵辭易曰碩果不食先生老而神明不衰非偶然也禧將拜牀下請先生口授其識於心者以當乞言可乎

吳母五十序

癸丑中秋吳母羅夫人五十初度吾鄉涂子山介其子榮第來乞言於予其言曰吾母幼失怙恃歸先君子最早勤於家孝謹而慈自太母以下得其歡心予曰勤則不匱孝慈則上下和順母可以壽然此婦德之常也又曰先君子好行其德母常脫簪珥佐之有善事必贊予曰德於人人必思報之而頌禱作母可以壽然分財曰惠惠德之餘也又曰先君子三十二而病病二年母視藥候言色如一日祈天以自代不已封股進之及卒慟欲絕以不肖孤賒其死鞠而養之成人以至今日予曰婦德莫大於貞莫苦於節貞則固苦於先者甘

於後母可以壽則又曰昔吾世母嘗在蓐夜有暴客及門母惶遽以不肖孤授婢子自左手抱世母所生兒右手扶掖世母出於難母筐篋立盡而無悔予喟然歎曰難矣哉母壽再逾五十而百歲可矣嶶之俗多女貞故節者婦德之大而於嶶之婦爲常德人情之愛其子也甚於愛父母婦人尤甚母當危急存亡之頃舍己子而身護其姒與子此賢丈夫所難能謂之天地爲心可也易之筮曰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然乾坤之策至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皆自大衍之五十始而母之壽又當中秋中秋者秋中也於陰道爲得中滋長而不可禦榮第試跽誦吾言以進母可乎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嘗讀詩既醉之卒章其稱婦人以爲有士君子之行余嘗疑焉及今觀黃太夫人而克知之太夫人產黎陽羅氏右族幼讀書十五失母綜家政簿書數算皆出其手及繼室簡文先生以孝謹勤儉聞撫其前子如己出族戚諸季女畢來受學生子熙成進士時人榮之而太夫人泊如也自聖賢之教衰而功利盛富貴利達之習中於士大夫之膏肓而不可除父兄所以望其子弟日夜孜孜唯勢利是急苟得稱封君食肉衣錦赫奕鄉里則其子弟雖使貪婪暴戾不孝不友親加於其身而其心已暢然不復有所嗛又況以婦人女子之情當耄耋之日其務苟榮苟得有百十倍於常人者太夫人視子之成進士與布衣等十年來不使其子求祿以自養而麤衣糲食𡰥然不改其素吾嘗觀古賢母之於其子其氣類固多

有以相感者竇太后自投堂下恨不能救舅氏之患而唐太宗滅隋陶母截髮剉薦欲成其子之功名而侃與晉尹母戒其子以善養不以祿養而焞爲名儒熙躬行仁義勉强不怠師事布衣程山先生毅然有必爲聖賢之志則太夫人有以成之也太夫人八十初度實在己巳五月時簡文先生服未除戒子孫勿得爲壽於是熙以其八十有一之五月稱觴於堂而友人易堂魏禧爲文以佐之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爲數吾邑及嶺表則以十之一爲數禧竊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於禮爲宜古人往往以其身所偶行而禮因之變俗因之成他日大湖之東有以貞元之義壽其親者則自熙之壽太夫人始矣

汪母陳太君九十壽序

歲辛亥某月日武林汪母陳太君壽九十子澄澐乞禧一言以奉觴禧與澄之弟溉及澐爲兄弟交者十年微二君請將修其不文之言以祝太君葢太君出武林望族年十八而繼室彥卿先生翁姑並高年善病太君事之謹撫前子浩如已出天性慈儉好周恤人而尤明大義教子以忠孝立身顯名於時善夫古人之言曰人以壽爲榮老臣以壽爲辱今天下康彊耄耋者不可勝數然求其不辱於壽則甚難太君則固以壽爲榮者非壽之能榮太君太君不辱於壽則將因壽益榮葢太君當甲申乙酉閒年已踰六十藉令太君目不及見甲乙閒事又不歷三十年之久則太君賢何由見太君身率溉澐東渡江也命澄守墳墓而與某孝廉同僑嵊縣孝廉故負重望日嶄嶄言名義溉欲依以終隱太君竊聞其議論窺

其人名渢等曰客貌恭而心多嗜欲見不早決去恐終相牽引爲患矣遂徙天台之石梁孝廉果不終時渢方少年謝公車貧困無聊婚友日勸駕而深山中甘旨多缺渢澐以爲憂太君曰人生要令此心得安足矣寧爲口腹計乎其後渢以疾終太君哀痛欲絕不能出聲已而大呼曰兒無憾矣稍稍起居如平時今年九十五官精明禧以通家子禮請見太君太君樓居日上下木級如五六十許人先是十年鄰有鬻子以償官逋者其妻號而沈於水或救之太君延至舍悉出簪珥以贖明日端午節太君編蒲葉爲簪帶之村婦見而效焉呼曰壽姑簪旣見太君九十康彊益相傳倣成俗夫一物之微被於風俗況太君令德教其子成名於千萬年者其所自壽有非數算所及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閔氏熊太君百歲序

辛亥五月歙縣閔氏熊太君壽百歲其孫文學本光以故交來乞言聞之百歲曰期言人所期望在是古者壽百歲天子就而問禮雖不逮婦人要亦世之禎祥也其烏可無言予惟太君之生在隆慶壬申是歲神宗卽位四十八年太平天子實始基於此生其時者類多龐祉老壽以應氣運及太君繼室雲川翁當天子親庶政四海昇平樂業家用富饒徽屬邑九甲天下人情習爲驕侈而太君性特勤儉事姑孝前子甫六齡字之與其出腹子不少異三昆並時奮起爲歙巨室孝慈無閒太君之取壽也固宜然吾竊計百歲中自天子端拱深居而內外多故鼎革之際鋒鏑被天下赤縣高門悉破毀至於今年穀豐熟人號太平天下之勢凡五六變當其時者

盛衰新故之感貧富之相乘安樂憂患更迭洊至皆足以攖其性情使不得全於天今太君百歲尚健飯豈婦人無外事理亂之故不以關其心而諸孫賢曾元雲數十輩濟濟雍雍左右就養承其歡心者無閒耶抑太君誕生之初得諸天者本厚也予取謝氏室人之曾祖母亦百歲其伯子富先邑屋仲以孝廉官湖州守臺使者聞諸朝天子命有司建百歲坊坊石高五丈雕鏤士大夫輿皂五伯之屬龍鳳麒麟海馬白澤諸瓌異狀立石之日輓牛數頭役夫千指鳴金齊力讙聲震屋瓦予時八九歲從父兄往觀之心慕其盛而有怖色今文學兄弟鵲起於時旌褒之典跂足可致予庶幾四十年閒再見斯盛而余又聞崇禎末西陵黃大叅克謙有母蔡太宜人百十三歲尚亡恙後不知其壽所紀極然則坤道專靜於壽母爲宜而又皆生長嘉隆閒太君其自此無疆矣

周左軍壽序

贛州十二屬邑皆負山依阻地迫閩粵故昔稱多盜而天下稍稍有事則蟻聚蠭起揭竿假名義者不可勝數左軍周公涖贛之二年爲甲寅乙卯西南變起贛屬盜暴發吾寧尤甚公以世冑負文武才數奉檄出師馬足所至刻日報平余家金精斗絕之山然宗廟田盧婚友之散在城野者皆仰庇公功贛上下如龍泉崇義諸處亦數勤旌旆克安全無恙是以威名暢於遠邇而公有功不驕愛民而好士士論斐然歸之乙卯十有一月既望爲公生日愛公者皆願公壽考蕃祉方長而未有艾也門人鮑子韶王羽左先後來請曰周左軍生同先生甲子某諸子是敢乞先生言以爲觴且此左軍之志

也予謝曰予生五十二年潦倒窮山中於世一無所用其言何足重公然予惟世之頌祝者以生人多爲積德殺人多者爲積刑夫天下有殺人而爲積德者王文成公開府贛南所以汲汲於討賊也甲申乙酉閒予親見不逞之徒假竊名字剽掠鄉壤城郭蕭條村里爲丘墟使百姓不得有其生以保其父母妻子而當事行一切姑息苟且之政以養而滋之驕而縱之民生之苦於是不可救吾嘗以爲殘賊殃民者雖師出有名固國法所不容而亦敵人所必殺蓋害人之生者則必無所容其生於天地之閒況叛服反覆唯以盜賊爲事者乎公剷除羣盜宣力不懈其以殺人爲生人者固足以壽公而有餘矣予伯季皆交公予未獲識公公因二子且先施予再三而不已予故不敢以世俗之浮談爲公頌因本公除盜功以推原其義使天下之人知殃民之必誅而上之人知殃民者必不可貰無惑於其名而滋養驕縱以害乎天地所生之人此則予所爲侑觴之意也

諸子世傑三十初度序

乙卯三月諸子世傑年三十有一勺庭叔父呼而進之曰傑前汝亦嘗念汝之生時耶汝生崇禎甲申之明年紀年乙酉三浹乙爲今乙卯汝之生祖父母未老吾與伯子季弟未及壯家殷富有餘田宅衣食甘美過今日遠甚然當是時甲申天子崩於亂乙酉南京再不守邑大猾羣起爲雄四鄙之野人揭竿稱名字者不可勝數祖母母襁褓汝以竄伏於窮山邃谷之閒者十有餘處最後得翠微峰而僑焉是爲丙戌汝適週歲猶記是日大風雨破茅雨潦被草堂吾兄抱汝獻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盤於先祖踽踽然濘不可行不謂今遂三十祖父母見背吾弟兄垂五十六十而吾家人聚處汝之飲賓客於堂者猶此山中也方乙酉丙戌以來初罹鼎革夫人之情悵悵然若赤子之失其慈母士君子悲歌慷慨多牢落菀勃之氣田野細民亦相與思慕愁歎若不能以終日及天下既一四方無事人心安於太平而向之慷慨悲歎遂亦鮮有聞者而去年甲寅西南變起天下多事吾彈丸之邑數被兵寇至於今未已人不得保其父母妻子有其廬室又相率鑿山梯險而居者已二年所而夫人之情視乙酉丙戌閒殆有過之嗟乎孟子曰人生於憂患傳曰時至而事起自汝生至今時皆與憂患爲終始其閒治亂成敗安危愉戚之故雖百歲之老所經歷有未及此三十年閒者汝不可不思其事矧吾兄弟將老汝於諸子中最長吾嘗許汝吾兄弟所恃以無墜祖德克先後之人者實在於汝其母以方壯歲月爲甚長也

蕭小翮五十序

泰和蕭氏以仕宦文物爲邑望予往交孟昉多快槃交游滿天下丙辰秋孟昉諸子從泓執贄見予畫秋閣上因交泓尊人小翮蓋孟昉母弟也性儉朴足不出戶庭恂恂然言不出諸口與之齒則予同年生泓因請閒曰泓父五十初度三年矣諸君子多贈言願先生益之余曰吾固有聞也伯氏相爲壽其文吾則又見之孔子曰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盛德長者無怨惡於家邦皆世家巨室所難能予以爲尤難者在兄弟之閒伯氏之言曰吾兄弟和好數十年未析產小翮年半百歲家事無大小未嘗主斷雖千里必請命視邑聽

聲不忤予於神明予有過婉容幾諫雖孝子之事嚴父不過此又嘗報泓書曰吾在瀟江見汝書道吾弟鬚白齒衰善病吾心欽欽然不知涕淚之沾衣也嗟乎蕭氏之兄弟如此予嘗以爲後世人倫之薄莫甚於兄弟蓋五倫惟忠孝爲難盡然父母生我恩最大君可以富貴我生殺我非大故不敢叛而私暱之情夫婦爲篤朋友之投合有意氣相結約命生死者故四者或庶幾於世至於兄弟則以爲吾適然而與同生若路人之共居於蘧廬之內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投吾之意氣不若朋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財貨之爭貴賤貧富勞逸地偪而相形婦人之讒說浸潤而易入是以兄弟之故十人而九雖號爲賢者未免有幾微之情不動於聲色而累於其心然則篤兄弟爲世所難能有甚於忠孝者然而人特未之思爾今夫岐路相遭及其解攜也有徘徊之情其處逆旅奄久旬時則分張有黯然之色兄弟同母而共腹異母而共氣是以一物析而爲二爲三爲四也夫是謂之同體而年相若壽相似其共處於天地閒自幼壯至老耋視父母妻子爲特久今小翮兄弟二人孟昉交遊滿天下縱天下爲聖賢爲豪傑者且千百輩而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使小翮以所以事孟昉者嚴事之爲兄孟昉以愛小翮者撫之爲弟則萬萬不可得予兄弟三人年並五十外內頗稱無閒然予所以事吾伯兄者往往不及兄之愛我蓋予見小翮其反面而拭汗以退者不知其幾矣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者楊延壽兄弟友恭司馬伯康年八十溫公時其寒煖饑飽之節若護嬰兒二家兄弟

並老壽蕃祉吾蓋於是歎蕭氏世澤之長而小翮之順德其年爲不可計數也

楊仲子六十序

秦人楊仲子客南昌之蓼洲吾友胡心仲奇之介余以見既覽余續論十篇喜而序之與之談無不盡仲子客南昌久無人知仲子者其僑揚州揚州人亦不知其知仲子者曰家世顯仕伯仲工制舉業於秦中爲達者國變棄諸生服或曰兄弟孝友惇厚有家法子孫並循謹以文學名或曰仲子好性理言繩繩儒者也余乃仰天而歎曰嗟乎人固不易知信哉仲子甚工詩古文卽未有知仲子工詩古文者夫仲子不易知豈知人之明不可學抑仲子善自藏確乎而不拔欲知之無從耶余讀司馬遷魏公子傳竊怪博徒賣漿二人者其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耶何以聞於鄰國之公子其知名者耶好士如平原何以在國中而不聞且夫古之豪傑隱身寄迹以善藏其用往往晦名於百千庸衆之人而知名於一二卓犖非常之士故非信陵不足交毛薛而其知毛薛以告信陵者亦惟信陵能知之平原則不能也東漢末俊顧廚及之賢旣無救於亡漢而劉曹孫氏三國鼎立所謂名士者不處一焉惟劉表割據方州號能招徠天下士坐談自大終於無成然後知名士之不足用如此臥龍鳳雛佐命蜀漢聲施後世其在當日亦惟德操數人知之使天下盡知是二人者則昭烈無待於德操之舉而天下羣雄久物色而網羅之豈能晦遯隱忍以待劉氏之與哉方心仲言余於仲子仲子曰吾聞之久矣得毋爲文章知名之士矣乎蓋見余而後交相得然仲子久知有余余

則不知有仲子余深愧乎仲子之善藏也仲子今年六十視南陽出草廬士元治中時年不啻倍之而神明精强自得其藏彌深其發也吾不得而知之矣仲子名敏芳所稱涇陽蘭佩先生也伯紉芷翁明年亦七十家人千指伯爲督盇同釜而食云

李元仲六十壽序

予少愛春秋左氏傳年幾五十讀之不厭嘗以謂天道十年一變三十年爲一世而二世爲六十年剝復盈虛消息之數於是爲極左氏傳春秋列國事凡四六十爲二百四十年又當王道衰熄之後後世千萬年之變無弗有者特其文簡義隱約非深思力索不能得其解左氏好紀怪異所載老壽之人恒多奇迹長秋僑如百餘歲侵曾見獲此不足道絳縣賢者年七十能執土功於杞延州季子九十餘將兵古者七十而致政衛石碏告老未詳在莊公何年然桓公立十六年見弑則碏已八九十歲故其使告陳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方且誅州吁殺其子厚立宣公智力精强以復讎定國難乃出於耄昏之歲何以後世二千三四百年閒未遽見其人而其所稱引古人事則又有不可解者魏絳和戎述窮羿夏康之興敗云夏故臣靡事羿寒浞滅羿靡奔有鬲氏以與少康按羿逐王相二十八年而浞殺羿浞篡四十年少康復辟靡當相逐時爲夏臣非幼穉可知身歷羿浞垂七十年然則祀夏配天之日靡當年百歲上下視衛石碏成功尤奇且吾嘗疑靡之爲心無乃非人情也人上壽百歲少昊顓頊帝舜禹皆以壽聞雖上古氣運敦龐壽百歲者亦罕靡身爲賊臣三十

年羿敗而後奔竄伏草土又四十年靡忠且智獨不念人壽難倖得惡名不可久居此七十年間脫令身先朝露則萬世下當與莽大夫唐六臣並列然靡恬然身且爲之久而益晦則誠何心也寧化李元仲先生書無所不讀三十年危言危行與吾友彭躬菴季弟和公交甚篤今九月先生紀年六十此韓愈所謂十日十二子相配窮而復之數也躬菴將親往爲壽遂舉所疑質先生以庶幾吾黨草閒乞言之義云

于母七十壽序

古今之稱節婦與忠臣並重而婦節爲尤難然所遭又各有其時必論其時然後忠與節之難者可得而見受遺而託六尺之孤盡瘁鞠躬以無辱命此凡爲忠臣者之事而或當太平無事之日從容措置於廟堂之上而天下晏如或受命於倉卒處位於危疑師旅洊興外內多故而能扶持匡定以無隕其先烈此二者非可以同日語也友人鄞縣王正子母年二十而寡流離患難翼其子以至於今予常舉是說也以告正子正子曰誠哉子之言矣然世之抱難爲之節隱德閨門之內或不生賢子令孫上得請旌表之典下俾大君子紀述於文章形於歌詠其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道今吾友廣陵于君王庭王臣之母獨身翼其子以至於今七十年者凡三十四年矣予曰願益聞之正子曰母姓薛氏十九而歸羹鬻翁十八年而翁沒在甲申之五月今夫母產宜陵巨族于氏系出忠肅以禮義詩書世其家其比節栢舟固無足異者嗟乎母之所爲極難耳方甲申三月京師陷踰二月而翁以疾卒海陵是時淮南北大亂揚之屬無開戶之家麾赤幟而掠

草草而持白棓者輩相屬於野母以一少婦人衰衣雪涕攜弱子穉女竄走山谷東西轉徙無定處卒能免外侮守故業教其子以成名諸孫皆斐然有文學亦可以爲難矣而二子方懼其母之無傳也於是仲冬日二十有五爲母七十初度正子介二君操名紙詣予再拜奉母夫人之行述而乞言予再拜受簡讀而謝曰母之節辟諸忠臣其殆當其時之所難者歟然世之乞言以榮其親必達官貴人而予自甲申來伏首草閒棄諸生服以布衣老者亦三十四年二君何予言是徵爲正子曰二君固常與吾有言矣布衣之士勢微而力屈於當世一無所重輕獨文章爲有權故懷道義而能文者其至也雖天子宰相不能與之較工拙且吾母氏固非俟貴人言爲賢於鄉里者也然則非子言其何屬予聞是說也面熱而汗浹於背然而不敢辭於是並次先後語歸二君以侑觴

程翁七十壽序

廣陵於天下號稱繁富四方宦客之所寄財貨所聚故其俗紛華競侈以相高鮮衣美食甲大江南北而好行其德者亦往往出其閒爲他郡邑所不及吾五至揚州見夫收棄子而乳之者有人濵河水患饑民千萬爲羣糜而食之者有人冬人病涉梁之有人大江滞決盲風覆舟造輕舠拯溺人懸賞格於漁子者有人酷暑遘厲虐館疾醫而行藥者有人夫乳棄子之費金以萬計食饑之金以數萬計拯溺之金以數千計橋梁道路唐肆茶飲之金以千百十計甚矣揚之人之好行其德也吾嘗以爲天下細民之窮非大患也富民窮而天下乃眞窮故善治天下者必務養富民富民養而窮民乃有

所賴藉以全其生是故富民者窮民之命國家之府也然富而好行其德者不可不以爲難丁巳冬予飲黃君藎臣家時閔君象南同一客至髭鬚皤然溫然而恭神明清而强二君顧謂予曰此程翁休如也識之乎予揖而言曰未也雖然聞之（句）揚之乳棄子者翁在焉食饑民者翁在焉立賞格拯溺人者翁在焉橋路唐肆茶藥之施翁無不在焉甚矣翁好行其德者也二君曰不寧唯是五里墩有敗閘植巨楠百數十邪水滅之大舟閣觸立破禍人無數或以爲神椿一日河涸而椿見翁出金贊事使人拔以登鳳凰橋壞南北人病涉雙橋之路圮病行人翁皆單力治之且翁德固莫大於賑饑民者翁既出金與粟又身獨董一方事久而不言勞予曰嗟乎甚矣任事之難也夫任賑饑之事爲尤難部署不得其方則擠沓糾紛而饑民死分給不均則饑與飽偏勝而饑民死水火之劑不調則潰腹胃傷而饑民死不能察在事者之侵牟則金粟中飽財不繼而饑民死翁身董其事使饑者去四死得四生宜乎老壽而清强也二君曰去臘翁壽七十翁子孫曾凡二十餘人仲子澎方官京師待次爲部郎不得親乞言吾三人者五十年昆弟交也敢請子之文追壽之可乎余笑曰可也遂書以壽翁

彭躬菴七十序

余乙酉年二十二交躬菴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日雖一父之子無以過也葢古朋友之義不講於世久矣余十一歲頗知求友里中如劉公定李咸齋曾青藜謝君求或以篤行令德或汚身辱名而志不滓皆次第相與爲石交意中竊自

負若以爲天下無人及見先生所行事議論稱道其交游之人則皆若古書傳所記載不覺惝怳自失意若發醯雞之覆而見天取眢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初先生以福清林退菴言知予立談定交決計與朱用霖攜妻子相就舟至余方晨起聞之蓬頭垢面褐被走砂磧相見慷慨談論每至佳處先生輒攤兩手向用霖曰何如是時先生長予十四年爲名卿相所賓禮立義聲有大名於時予方跼蹐鄉里名不出州府而先生一見特與爲兄弟交古人所稱知己何以過焉然吾兩人山居爭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往往動色厲聲張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書數千言相攻謫兩人者或立相受過或數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嘗畧有所芥蔕而先生性尤嚴烈無鉅細事輒危言切論以警懼之余嘗謂易堂諸子曰吾生平多君子交所奉爲益友畏友者必以躬菴爲首蓋其言之切中可奉爲韋弦而其不必中者吾亦可儲爲藥石也余於是而歎夫人朋友之功蓋幾於生成等且夫一鄉一曲莫不有忠信之士可寄託之人然而賢人君子之足名於天下後世不多見者則何以故蓋無特達偉俊之人爲之開發其胸智所不知夾持其力所不及而俗師小儒又以其鄙志陋識自私自利之學術敎導而薰陶之是以雖有美質終於汩沒而不能自立以有成也豫章之材松柏之木可以歷霜雪勝棟梁也明矣然而無場師焉爲之識拔灌漑長養而護持之使之雜生於棫柞之中瘠土之上牛羊斧斤又從而尋之其得成材者幸矣而其能自樹植以有其天年者然且根荄不衍枝幹不强而不足以勝梁棟悲夫吾甚惜乎鄉曲之士忠

信可寄託之才而終與棫柞弱草同類而並腐也則甚矣余之多幸也先生老不忘世四十年不安其席比遊楚阻兵不得歸或有以高官達爵餌先生者先生去而逃之山中及歸而先生適七十易堂諸子咸謂先生得出處之正夫百里奚七十而入秦先生七十而去之其義當必有在而先生則曰吾不敢負吾朋友也噫此吾所以交三十五年而如一日者也先生出矢言謝遠近交之以詩文來壽者余則何能已於言故不敢誦言以侑先生之觴而私序之以告同學云

贈程山五君子五十序

同立乎程山之門有六君子焉封君禹成最長其五十也予爲序以贈之黃君維緝之五十以辛亥甘君楗齋以壬子危君二爲以丙辰湯君長人以丁巳曾君美公以戊午五君子者予皆欲得序之未遑也而危君之子湜湯君之子一德申前說以請予鹵莽於學何足知五君子然予得與程山先生爲兄弟交六君子者皆得以齒學相鴈行其知之不可謂不深則是五君子者予其何能已於言乎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維緝成進士蕭然若布衣人自終養至乞病未嘗涖一日之官此仕而如隱者也楗齋一試諸生輒棄去不輕持面目見人然均差傜平劇賊爲郡邑興除大利害日飯蔬飲水而營心天下之故此隱而如仕者也此二君者最相得久其出處語默殊不同而二爲長人恂恂修諸生之業美公四十餼庠序忽舉而棄之家貧至腐豆賣錢以自給是又何所見耶然而孝友於家廉於財不苟且於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欿然以爲若將弗及然者則無弗同也予自視行

已玷闕不敢望五君子之項背則無弗同也然其爲人美公毅而介長人和而有守楗齋二爲坦中而好義維緝虛己而摯五君子性情行己之不同又如此者然予猶有欲質問於五君子者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孔子所謂講學非徒考鐘擊磬揖讓進退匡坐而談經也葢朝觀而夕摩疑相質而過相規無事非學則無時非講學故子夏曰予離羣而索居也久矣往五君子同聚於程山比年離亂各散處相去或數十百里歲時不二三相見其所以爲學獨處而不孤無輔而不懈者當必有在予固願聞之以自鞭策頃吾季弟五十初度遠近之友來集而吾易堂自叔季外躬菴中叔二人而已古人晨星之歎不勝怛然於心竊憂夫良友之日寡吾行己日以玷闕也而程山六君子者尚巋然五人者存焉則何其幸矣哉夫姤之爲卦五陽在上而一陰生聖人爲之危懼有勿用取女羸豕孚蹢躅之戒然使五陽同心堅立而不反則一陰必不能相牽以進遯且無有而況於剝乎五君子從程山先生學易而先後當五十之年其必有以詔我矣

贈謝約齋六十有四序

乙卯四月程山先生六十初度時西南亂方劇寧都南豐二百里閒或赤纓介馬而馳或裒冠博衣翺翔於城市相去若絕域及己未東南既定煙火千里行李數往還予以易姤之義追序五君子五十而始憶先生六十之壽葢先生已六十有四矣予更請以易論易自乾坤六子八其八之數爲六十有四而卦全天地之大萬物萬事之變理亂與亡之氣數自

今以至於無無終窮期舉未有能出此者然人生六十十日十二子既窮倘所謂剝之時非耶物窮則變剝則必復先生之六十既四年矣夫夫剝不遽復剝復之閒有坤焉以厚德之土養其碩果以至於萌芽蕃大然後可以屢進而之乾洪範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疏曰思通土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晦於剝見於復而養於坤萬物生死出入皆在乎土萬物有新故而土無新故萬物有成敗存亡而土無之是以大旱流金石大浸稽天而土如故也古之聖賢饑寒不以易其操患難不以胜其志拂逆叢胜之雜投不以亂其心其所以養之至矣先生學道三十年晚尤以養心爲學然則今日者天人之際其皆在易之坤乎夫物之方剝庶草百卉亦恒有于時而橫發者而碩果之爲物非養之至深氣足而候至則必不輕吐其萌芽是以由根枝以至拱把環抱其枝葉可蔭而果可以食剝之不遽復也所以復之者深也人則不知而天知之先生其益厚土之德以剛健中正自養而需乾之會自此而七十八十以至於百歲予淺陋其何足知之

王汾仲六十序

黟人王子汾仲隱居於金陵之上新河余交之有年矣庚申八月王子六十初度余適自金陵之吳門不能爲王子舉一觴於是爲序遣兒輩登堂拜手以進之其言曰吾觀數十年閒天下志士當少壯時激發於名義矜於氣不難碎首斷吭以爭其所不能爭及夫强艾少陵𡰣矣而澳涊脂韋怵於禍患苟且於名利視其初若秦越之兩人者葢不可勝數也吾

甚悲之古之達者以死生爲旦暮志士則以旦暮爭死生求其久而不回抑亦難哉汾仲壯年好義常被大禍金鐵嬰於頸三木交於踝脛拷訊備至而密然不肎及一人當是時汾仲之幾死於犴狴者屢矣及事釋而汾仲隱居教授或賣字給口食戹然若於世無所輕重吾以是來金陵必主汾仲也汾仲工於詩其爲人誠信外和而內直詩多悽音古節得騷雅之遺嗟乎以汾仲之才取富貴安在其不富貴平生交遊仕州郡者不乏人使往而干澤亦豈遂以賣字老然汾仲廚無見糧或晨夜併炊而食顧欲以貧賤終其身何耶方汾仲在獄時有醫者朱貞之日賣藥得錢除身食外悉以養汾仲妻子如是者經歲不少懈此其人可不謂義士然唯汾仲能得之則汾仲生平所以取於人者可知虞仲翔曰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況二十年後復有知汾仲如余者汾仲其可以自慰余少汾仲三歲更數年余六十有一吾意汾仲詩必有和平藹吉之音爲余壽行將倡余而和汝也

魏叔子文鈔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叔子文鈔卷之八

題跋

跋蘇文忠書醉翁亭記

余幼從塾師授歐陽文忠醉翁亭范文正岳陽樓記且讀且念若欲往而至其地及大外舅謝青蓮先生守滁州以七十致政歸余時十一歲謁之南郊螺子山旣設食按記而問所謂醉翁亭者今安在大外舅爲言琅邪風景及亭所以數興廢余至今猶恍惚其一二向微歐陽公文傳六七百年徧於海內則余髮未燥且不知有滁州安知所謂琅邪醉翁亭者癸卯五月余自寧都來高郵壽黃黃山七十登其堂見屛風開蘇文忠所書此記又念年二十讀開國記慨然思郭氏所以興大師畧滁陽李韓國被書生服道謁命掌書記及平僭

魏叔子文鈔卷之八

題跋

跋蘇文忠書醉翁亭記

余幼從塾師授歐陽文忠醉翁亭范文正岳陽樓記且讀且念若欲往而至其地及大外舅謝青蓮先生守滁州以七十致政歸余時十一歲謁之南郊螺子山既設食按記而問所謂醉翁亭者今安在大外舅爲言琅邪風景及亭所以數興廢余至今猶恍惚其一二向微歐陽公文傳六七百年徧於海內則余髮未燥且不知有滁州安知所謂琅邪醉翁亭者癸卯五月余自寧都來高郵壽黃黃山七十登其堂見屏風開蘇文忠所書此記又念年二十讀開國記慨然思郭氏所以興大師畧滁陽李韓國被書生服道謁命掌書記及平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亂封爵極人臣自恨童子時不識國家典故僅從大外舅問山水亭榭之勝余今年已四十距問醉翁亭時三十年讀大政記二十年日月奄忽遂以至今不禁流連太息而予內人實生於滁比年再游江淮屬余倘至滁爲詢州守舊官舍在否先大夫遺澤滁人能道之否余居嘗欲游息此地慰二十年鬱鬱之志而不獲遂可歎也黃山曰子何其多思也遂書所懷於屏以貽之

賢溪重修孔聖廟碑記跋

新城賢溪孔氏重修先聖廟成曲阜衍聖公興燮爲之記孔氏勒石於廟又各爲卷書之藏於家歲丁未易堂魏禧來新城孔氏鼎亂桂與禧友命書數言其後禧讀闕里志宋徽欽時金人破汴京河以北皆臣屬而中散大夫傳獨率其子端問從子衍聖公端友從高宗南渡因賜家衢州終宋之世襲封爵於衢元初以衢爲孔氏宗子名端友六世孫洙封之洙赴闕讓爵居曲阜者及明復其家官以博士而衢之孔氏遂至今不封蓋自宋渡江以來先聖陵廟雖在曲阜而道則南矣曲阜孔氏不無守陵廟功然且歷朝相沿世公世縣令四百歲而傳與洙以宗子守先聖之道不降其志辱其身者子孫僅一官博士嗚呼何其殊也聖君賢宰相復起其必有以釐定禧懷此論久矣嘗考洙無嗣惟中散公子孫世居衢今賢溪孔氏來自臨川臨川來自衢實唯中散公後孟信子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中散公子孫宜封爵而廢置且數百年積之厚則發之必盛而長賢溪之典無疑矣賢溪山水環滙禧嘗客中洲望之鬱鬱然也其興也

宜哉

脈望齋文集跋

禧過無錫吾友顧祖禹介張子漢槎以交出貽先人廷掞君脈望齋文集屬余言諸君子宣道廷掞君詩若文與其爲人甚具君自託下學若蠹魚之嗜書而人咸以神仙之事歸之余謂顧子曰天下之生莫貴於人莫微於蟲蟲至於蠹魚則微之微者然且三食神仙字則爲脈望而與之俱仙甚矣乎其能變也士君子被服古人誦法其言語文章博聞强記者雖汗十牛不勝載拙者亦累尺盈篋至於等身經乎耳目歷乎口以入乎腹心所爲食聖賢之字何止萬數而且言其言書其書謦咳聲音求與古聖賢毛髮無異及退考其身則往往出於禽獸盜賊所爲嗚呼亦何其不善變與考君家傳君侍父母疾睫不交者六十日疾已幾自殞賙姻族朋友之急不訾其費而好獎士類成就人於學非所謂眞讀書者歟程子曰今人少有能讀書者如讀論語未讀時如此人既讀時亦如此人卽是未曾讀顧子掀髯而笑曰然顧子以語漢槎漢槎愀然曰其諸是歟遂爲之跋而歸之

跋歸莊黃孝子傳後

禧客揚州時人言計甫草東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以歸甫草執贄四拜事孝子爲門下生或言孝子少文采子何師甫草曰子夏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歷二國求親萬里蠻瘴之鄉虎豹虺蛇盜賊風波險阻饑寒疾病出百死得生又奉其二親涉萬里以歸者乎天地鬼神實敬之而何吾之爲師爲既余與甫草交又往往道孝子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客吳門交徐禎起晟則見紀孝詩千數百言而孝子父含美先生年八十四徒步辱臨禧禧報謁因拜孝子孝子愉愉色養若嬰兒母夫人與先生齊年並清健先生出示歸元恭莊所作孝子傳讀之令人毛髮寒磔心悲痛涕淚下不能止於戲先生令大姚能不汚身於賊無俟凝碧池頭之作向堅艱難尋親視趙重華諸人爲尤奇眞所謂是父是子者歸莊傳詳而有法徐晟詩得焦仲卿遺意其足以傳孝子無疑禧何能更言僅次先後得知孝子者跋傳尾時壬子十月朔日

跋蕭夫人紀事詩後

季弟禮爲蕭夫人作紀事言王君克承以國義出走夫人字其前子潔及已子源教之成立數千里以歸王君而夫人遂死比於古之程嬰諸子作歌詩又咸若謂世無其人往歲已

亥南康高士宋之盛以書來徵易堂諸子作其里人婦黃節孝詩言黃婦割股肉療夫病身溫被翼其姑立嗣子爲夫後又割腴田祀黃西坡先生而以舅夫配之余既爲作黃婦謠禮之詩又連類及吾姊壻丘維屏之適曾氏子女者蚤日夜勤紡績忍苦饑寒贏私財以爲其夫立嗣子剎豕釃酒告於祖廟作盛饌合享其宗人而迎以歸噫是二婦者則皆能且有功不獨以其操也然蕭夫人則當王君之身爲之丈夫畜妻子父教子者也故夫在則婦人密然無所事而夫人義王君之出以父道自處竭力慮教二子盡瘁至於死其所見爲尤大昔歐陽修傳王凝妻以謂五代禮義消喪之後士大夫不知廉恥而李氏以一婦人能如此知世固有人而不得見夫人生長輦下黃曾氏婦皆萬曆崇禎時人沐浴三百年聖

人之禮教漸濡其祖父之訓卓然爲女中丈夫子何足怪也夫人死潔哭之流血兩目盡腫天下士所以知夫人率由潔然則世之賢婦人不遭逢賢夫令子其湮沒不可得見如修所感歎者可勝道哉余兄事王君常宿其霜阜潔陪寢床隅余從容言及繼母潔仰天垂涕歎曰直母耳何繼爲人常面對潔道繼母字若刃刃攢心腹中潔自誓不歸葬母不娶婦今三十餘歲潔源兄弟猶共被寢也

霜哺篇跋

今天下能文士莫不有述袁節母霜哺篇者自先代耆舊山澤之遺民爲詩文已千餘篇而駿乃以孝特聞駿之孝以汲汲然求傳其母之節凡能文之士則再拜稽首而請故節母之名滿天下天下窮巷僻鄉縣箔之戶婦夫死不嫁忍饑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扶立其子者多有而鮮有聞者則袁子之爲孝亦宜貪者之言多於財淫者之言多於色心所好在是則言無往而不在書曰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也今夫蓼莪之言罔極言顧復出入不過追思其父母之慈而後世則以爲此孝子之詩於袁子其庶幾焉袁子見禧兄弟於毗陵苴絰齊衰節母之喪及小祥矣求所以傳其母者亡異平日吾伯子爲之序而禧方病未有以應也再來吳門則伯子文已裝潢成軸遂不辭而跋其後

書後

書全沖堂卷後

壬子秋禧客吳門病飲世醫紫谷君之藥而愈紫谷姓劉氏名元稷吳中號爲博雅登其堂多法書名畫因瞻其曾祖廉

使筆山公像有古大臣威儀吾友徐晟云筆山公以名進士給事中歷官藩臬淸愼廉法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也全沖堂者筆山七世祖康民公永樂中扈從北征精岐黃術與館閣諸公游學士臨江金文靖公幼孜顏其堂曰全沖爲之記廬陵曾公棨書其記之末其他贈詩記序不勝數皆名公卿也而禧之鄉先進凡十有一人焉劉歷世皆用醫學顯封大夫培橋公積德厚實啓佑筆山公全沖堂之名益大有聲於吳當筆山未第時文靖公記已失去後宦游滇南過江右得之文靖集中元稷去公又三世文靖書康民公墓誌及徐武功伯有貞爲其九世祖季誠作卷跋皆失元稷偶過裝潢家見墓誌壁閒以宋板本草易歸而武功跋亦於雜書古帖中買得之獨周處士東村爲其六世祖夢橋公寫全沖堂圖失之百年不復得東村唐解元寅師也元稷每以爲恨百方求索而近復不意得之於是全沖堂名蹟自永樂來三百年所世傳歷變革而亡於兵火者至元稷大備嗚呼可謂盛哉禧於是歎元稷孝思之誠若有鬼神相之而劉氏先世之澤爲深且遠也徐晟又云元稷父維申先生恂恂退讓君子與家君少游庠序交自髫齔至老如一日晟不妄以言許人者也晟父武子先生蓋高士禧嘗於李灌溪侍御飲酒坐上識之元稷既出卷示禧請書其後禧惟元稷淳篤好仁有君子之行又感晟言不敢辭遂敬書數言以竊附於鄉先進之後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禹航三嚴先生崇祀錄後

禧爲童子卽聞天下名士有禹航三嚴年二十足未出南州

旣以病臥翠微山中者二十年海內耆舊彫落殆盡往往不得識面癸卯始游吳越交沈甸華陳貞倩則人人言給事中嚴公顥亭賢又八年游揚州而公至乃辱臨禧講布衣之好開誠樂易殆過向年客沈陳時所稱道已讀三嚴先生崇祀錄乃知公葢訒公先生冢子世父則印持叔父則無敕兩先生也嗚呼禧爲童子時聞名字而不得見今得見公又爲當世賢公卿豈不甚幸因念漢鉤黨之禍起於甘陵然而亡漢者十常侍之徒非三君俊顧之徒也唐以下莫不皆然後世不察至謂名士足以亡國夫人處家必孝友惇篤見稱鄉里其出也清言正論風節著於朝廷然後謂之名士故或以爲無救於亂亡則有之而顧謂其亡國亡國不罪小人而罪君子則人幾何不相率爲小人也三先生以文章倡海內而篤行誼兄弟孝友無閒身沒論定先後祀學宮可謂盛矣今夫忠臣孝子貞夫義士名之最美者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天下不患好名特患其好名之不甚好名甚則必將勉爲君子而惡爲小人禧交杭士最多率彬彬然由文章進於德義以孝友著稱者不獨在嚴氏也謂非三先生遺風所興起其誰然與

書計甫草思子亭卷後

甫草客揚州將歸予過之爲連牀語其表弟董方南出示所作宣城林氏雙烈傳書後附載宋旣庭氏女景昭年十三夫死守貞居小樓十年不下微聞親戚有欲奪其志者輒不食凡二十日嘔血至盡死予驚問方南女之夫何名曰吳中所謂計孺子準者也然則予嘗見之汪戸部稿中思子亭記甚

愛其文而惜其苛於禮甫草乃持一卷授予悲且歎曰在是矣予覽諸君子折衷情禮論既備迺歎若孺子者固宜有宋女之爲之妻也孺子幼慧能文章獨好儒先之學程純公次子邵公生五歲而夭公誌其墓幾於生知之聖然則世人所閒出抑固有然與天下之害生於不及情不生於過情臣不忠子不孝兄弟夫婦朋友不終雖羣匹失喪反巡其故鄉求如大鳥獸之翔囘蹢躅燕雀啁噍之頃有不可得者嗚呼五常瀆亂禮義乖離則豈過於情者之所致乎海內耆舊彫喪過半後起寥闃無人則吾將安望故苟其賢且才雖秦越之子猶將生而愛之死而悲之而況於其子甫草久而不忘且爲亭旌其悲誰曰不宜雖然甫草於夫人之子之賢且才者身力所及爲必長養而成就之使終有立則計孺子其終未死也矣

書周茂蘭血疏後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漣周忠介順昌以下得賜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爲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讎人未伏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發二人姦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辠一鷺以死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禧盥手正襟誦茂蘭血疏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寃於君則在白其父之寃寃於姦人則在誅其父之讎父寃雖白而讎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讎之義也禧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獨班宮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楚之日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

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讎其君而不讎其姦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孝子者也吾故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冤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爲足當茂蘭刺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迹淋漓紙上瞿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卽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萼皆守義執節不愧其父禧並得與友而先生行尤高云

宋烈母傳書後

甲申乙酉之變婦死其夫子死其父者不可勝紀而以婦人從容就義於吳門又得一人蓋宋子實穎之母夫人姓葉氏以名族歸子堅先生嫺於內則爲子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度乙酉閏六月薙髮令下太湖中有起者城內外火光燭天實穎與父謀出避兵夫人正色言曰出走者汝輩事爾吾婦人去將安之昔伯姬不避火春秋美之火且不得避況兵乎於是實穎奉父出而夫人閉戶坐達曙俄聞有兵持刃觸門者門未啟夫人遽同季子實方女雪娥實穎婦朱氏則牽袂奮身赴井死矣時仲子實粟年十七號泣井旁曰母死兒何心獨生須臾亦赴井死嗚呼不自愛死以愛其身臨難決絕情不反顧者婦人之義也顧母同夫子出走其得免於難未可知卽兵入嚙齒大罵死夫豈不烈而夫人皆有所不肎爲葢嘗觀古今變難之來士大夫非盡輕廉節樂去故而就新也

死生之際少濡忍不斷因循遷次遂迫於利害易其初心者比比有然夫人懷必死之志以爲可以得生身儌倖於不辱而其事危不可試夫死之權操於我則天不得而奪之而況於人乎此夫人之烈所爲加人一等也兵既去實穎負母及實粟屍從井中出顏色如生而實方與妹及實穎婦俱植立井中竟日不死是豈所謂天命者與越二十五年而實穎有貞女景昭以死殉夫蓋亦漸被夫人之遺教而自奮於義與實穎字旣庭年未三十名重天下與禧交善至今述其事嘗流涕

書左傳後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逾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於難故驕且肆必敗敏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呴呴爲仁不以佗佗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愼輕則脫愼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獸困則鬭民困則畔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掊斂黷貨必敗治國如治病然而用小人是飲酖酒以攻疾也故退賢進不肖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愎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

綱綱紀不立則其敗也匉匉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敎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悀而不止必敗蠭蠆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必敗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疎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翳賢德蔑强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瘠己以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𡰱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栢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仆蔦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面焉立於劇驂掾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則必與

書歐陽文忠論狄靑劄子後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爲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劄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而遇事敢言特其措置之方天下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靑

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嘗出一二言爲拯回護何至謂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既多鄙尼不屑之辭而小心謹愼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很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尚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

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很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書丘登父詩傳後

洪武中日照民江伯兒割脇肉療母病不愈復禱於岱嶽祠以其三歲子祈焉母愈殺而祭之事聞天子怒其滅倫傷化杖而戍之海南於是著爲令凡割股臥冰者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旌表法既不行好名希賞之徒無所儌倖然世之篤孝奇行輕生命傷肌膚以求全其父母者禧耳目所覩記已不勝屈指而學士大夫又爲之作傳記形詠謌若以風動天下之爲人子者毋乃非聖王之意與禧嘗因是而折衷之以爲聖王立法必於中正禁其詭僻畸至之行以杜夫好名輕生貪利忘害之端然至性顓誠之節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者亦自不可以湮滅於是學士大夫從而揚扢之以愧恥乎天下頑鈍不孝之子嗚呼此則聖王法之所禁而其意之所許也盱江丘登父父母病先後割股嘗之皆獲愈其事爲最難且奇盱之士競相贊述余覽其冊而書之以見登父之爲皆人情所難能而士大夫之所樂道故述聖祖之制而廣推之以明世之所以稱道奇行者其義如此

書商丘宋氏家乘後

家乘之作多大家貴族其有德而世微者無有焉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人情所競趨雖甚盛德必稱說富貴之應以張

之富貴不絕於世盛德君子代不數人則大家貴族又恒以有德爲榮述家乘者必推本其先世之善然非有所飾辭謬說以欺世也古今子孫蕃昌簪纓奕世不絕其先人非有大功隱德則必不及是如江南王氏之推本祥覽關西楊氏之推本寶震不可以枚舉商丘宋氏自莊敏公先後代有功德而文康公爲難爲文康公當鼎革初首言議崇禎先帝廟號義聲震天下夫新故之交人所難言狼跋尾疐婉轉以求避其事而不可得昔王祥在魏稱純孝盛德及以三公事晉於故國未嘗有一言之及李德林自周入隋才名爲文帝所愛重言聽計從及爭宇文氏事輒觸嫌怒雖幸脫於死而終身廢躓不復起夫幸其不忠故君而忠新君是求忠臣於逆子之門也隋氏再世覆滅九州四海之大忠臣義士寥寥無聞此固文帝下愚之見然由二事觀之亦以知人臣處此之難爲矣方文康公慨慷昌言時豈意其出口而無他患且自此位極人臣子孫賢貴繁昌以至今日哉動於其心之不容已義所不可釋夫是以倉卒之際不待再思不謀於親疎而毅然行其志也方正學有言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族雖盛衰也文康公克承先德不忘忠孝諸子以才德繼起在位此方先生所幾幸爲不可兼得者宋氏後裔覽觀興起世德名位傳於無窮卽叔孫穆叔所稱三不朽何以過焉禧因員外犖之請而爲書其後

文

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

壬子冬余自吳門歸癸丑八月病傷寒十月驟頭風

發欲死十二月又發枕上得姜勉中學在訃始知尊先生死矣淚微下輒頭痛不敢哭既又得歸子元公凶信明年甲寅三月水莊摛曝軒落成乃爲位白衣冠以哭書曰明遺臣如農姜公位不書官公志也稍降書曰明處士元公歸君位哭上香獻酒三四拜訖以寓錢藉文而焚其文曰

嗚呼天不賴斯人一老不憖遺哀哉公忠孝大節山以東大江南北衣裳之士人人能言公僑吳趨閉門不揖客禧客吳越先達高門亦不自通名紙聞公賢桐城方密之先生與禧篤相別青原山曰子之吳門不可不見姜公也出寸紙書坊屋屬毋忘禧迺先到公門公欣然躧履接之每過必具饌予畏酒好甜食必設寒餌清糖每酒具必招元公三人者談竟日去或便宿水樓意志顛倒歌哭雜有故公與禧相結深嗚呼世之能言公者未必如禧之知公也禧樸遬元公不羈胸中少世上人公並與親密元公嘗自刻乾坤一布衣語爲方三寸石印印草稿上墨注其下曰吾往年刻此今見江西魏叔子當轉手贈矣元公卒未贈禧印然禧嘗過元公翻其稿得見之色怵惕不敢當未嘗不自喜爲元公知也元公善病又使酒罵人吳中人時時說其死復時時見元公吳中禧將歸元公持羊羹脯魚酒一尊過禧南樓開三面總瞻眺雲樹曰相見幾何君遽去飲不盡歡若不勝情者時元公益羸瘠氣息不壯予私謂僕夫曰歸先生豈其不再見耶及行又出贈詩叠贈余詩凡三矣而再拜請曰先太僕刻集有成子其跋之貽我遂去不復見而公聞禧歸有日數使仲子邀宿止

先是禧言東裝行公輒涕泣或失聲氣逆上禧有揚州童奴曰阿邦甚忠慧嘗從禧之公食飲公一日引前撫其頭曰阿邦汝主人歸吾亦不知何日得見汝也又泣下禧亦相與泣嗚呼豈知禧遂果不再見公耶甲寅九月阿邦死禧甚傷之爲墓記及此事益念公忽忽時淚下公之別禧也棹小舟獨送禧於滸墅關上握手再拜痛哭久之他日過禧寓門有高樓及春長風千里之詩公二子寄公年譜屬作傳并寫公懷贈諸詩文然禧在吳時公皆未嘗出示今禧病困傳公未遽成所跋太僕集度書至元公已死五六月慚負生死不止車過腹痛洒迺者事變沓至元黃交野公元公又皆不及見江生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況死生之際大矣嗚呼豈不痛哉

哭吳稽田文（名鈕嘉興人一字佩遠）

惟金之剛火冶而液君心鞲鞴其堅不釋惟石之貞霆霜則裂君心曾冰不磷其質鯨波山立白日爲黑君則涉之譬彼溝洫嶔岑碕礒熊嗥豹穴君乃上之無有憭慄有子有瘐於非所逖矣越人君行不處豈無丘隴藜藋交埏如彼唐肆無寧繾綣嗚呼哀哉君則何心我則何心能不哀唫在昔白石（白石村在匡山初見君於此）風吹烏柏羣鳥倒飛君特我就珠湖之濱涷雨溢衢褰衣前走君追而呼君謂我兄平生知己孤視四海惟汝叔子聞君南游或詢國士君曰斯人非折束致我黻子佩子負我戴明明日月如何可貸嗚呼哀哉生重泰山死輕鴻毛君胡不生而死蓬蒿大竹之山黔陬之地精魂在天委蛻斯寄瞰彼若木既斲其根彼鄧林樹亦嚙其萌蔓蔓者

天不遺斯人嗚呼哀哉予將疇依北望君墓涕泣漣而

祭伯兄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叔弟禧叩首椎膺痛哭陳哀於吾伯兄之靈曰嗚呼哀哉痛哉天不可信吾兄遽如是以死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兄卽考終命吾與季弟如割肢體況遭此慘聞訃之日幾不有生然痛定之後與世傚反覆推尋猶冀有萬一之異及抵山麓而兩棺且儼然矣痛哉痛哉吾邑百年以來未聞有此慘禍天道謂何吾祖父謂何吾何能禁肝腸之碎裂血淚之枯也兄客於劉帥力全潮州一城數百萬性命及客范中丞於浙佐賑饑蠲荒諸大事全活亦數百萬吾嘗私語世傑吾兄之後必昌汝當修德力學以承天眷何意吾兄橫遭凶禍世傑復就殀亡二旬之閒父子併命哀哉痛哉天眞不可信矣吾祖父之彊善行仁眞不可恃矣方和公遣魏引訃揚州追及吾於無錫當食引至吾與世傚乍見驚愕疑吾婦痼疾三十年必今死也問之乃得兄信再問而得所以死狀魂魄飛散心肝碎裂搶地呼天如夢如死及吾歸而丘氏姊告我曰兄之行也姊力陳其不可謂兄非懷私利圖富貴何苦而自蹈不測之地兄曰兩兵相交死者千萬且吾鄉蹂躪已久秋深冬至民無衣被何以爲生吾何憚此一行爲卽此一念應無死法哀哉痛哉蒼蒼者天夫何使我至於此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吾年又與兄差近相親狎之日視和公尤久往同學淇園兄嘗好遊戲吾直言相諍兄悉容受至語同學生曰此事勿令吾弟知之又嘗攜手周行城堞閒兄慨然曰使汝或爲賊所執欲見害者當請殺我以活

汝汝於世爲有用人也後兄客劉帥寄我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竟自神交託友生吾他時每一念及輒爲心痛豈知兄今見殺於賊吾遠在三千里外無由身請代死又不得一見容顏手奉肢體口吮頸血僅得撫棺搥膺而痛哭也嗚呼吾年衰力弱吾家祖父兄未有及六十者吾今已五十有五自分不能有爲於世含冤負仇隱忍終生騰怨蒼天結恨黃壤哀哉痛哉吾之爲弟眞負兄矣眞不欲生息於人世矣眞死有餘恨矣吾前年避兵泰和山中寄兄弟書欲自吳越返後杜門不出吾三人促膝相守以終餘年曾引東坡獄中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之詩豈謂遂成凶讖舊年四月聞兄從廣州出吾溯贛省兄兄見我來鼓掌大笑拍肩執手自面及背周身撫摩若慈母之獲愛子連牀四夜而後南行哀哉痛哉豈謂遽成永別耶禧到揚州刻集成者前後已千二百葉兄往酷愛吾文今哀痛慘切不復能爲文章以娛兄跪奉巵酒幷陳新集於靈几之前嗚呼吾兄禧集在此其能一讀一批論之一刪改之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兄子世傑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勺庭叔父禧謹以巵酒酹於諸子世傑之靈哭而言曰嗚呼痛哉吾爲文以哭汝父卽爲文以哭汝能不痛心而腸斷耶汝於諸子中長而才吾兄弟且老方倚望汝提挈諸弟不隳吾祖父之教而今遽死又死於吾兄凶變二十日之内汝雖庸愚不勝其哀況其才耶四叔遣魏引來報吾兄之變來書皆云汝哭父痛含殮時抽佩刀自刎者再爲人所持今疾危將不起吾昏裂中不及細思但稽首

呼天願以我命延汝益我年迫衰暮處世不長又無婚嫁之累何如留汝壯年率諸弟持門戶少慰吾兄於地下乎痛定之後展轉思忖吾嫂初喪汝每哭則淚滴地下直坐立處土皆成泥毀瘠之狀吾兄深以爲憂今汝於父更當何如危疾之言其聊以試我耶自念歸途遙遠水陸三千里不易得至故且抑情自欺不敢細詰來者夢夢昏昏遂逾一月及抵甘竹族人脫口相告而吾始痛哭汝矣抵山下而吾兄與汝兩棺儼然然則汝之死其信矣痛哉痛哉天既加吾兄以凶禍又復殀折於汝天乎天乎吾祖父何罪汝父子何辜而一旦併命也吾沿途以來願以身賒汝死豈知聞兄訃時汝死已四十二日耶嗚呼國不幸然後有忠臣家不幸然後有孝子汝學行麤立今又以死孝成名追隨吾兄爲神爲靈汝當不以死爲恨其如吾叔季何如汝之少妻穉子何如吾祖父何吾展轉思忖其眞以汝之孝爲恨也吾年五十有五相見吾兄與汝者知不幾時獨吾兄弟三人山居之日形影不離春秋佳晨講論談笑窮日夜不休汝每出入隨侍又日同諸生就列請業悲夫悲夫春日明和勺庭之桃花矣池柳颺矣春草萋萋而生矣諸生班列旅進旅退矣獨不見汝吾時時如睹汝形如聞汝聲而汝果何在也吾無子汝與傚事我如父汝尤周篤又每能執義以匡我汝幼常同汝嬸寢處甚愛汝汝亦事之如母汝嬸長病我好遊恃汝以晨昏而今亦無望矣嬸哭汝至今未已也聞汝病彌留諄諄以不見我爲恨哀哉吾眞不見汝也矣汝詩文吾已爲刻竟今用陳汝靈几嗚呼有文不朽有子不死獨吾之恨終吾生而未有窮也嗚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痛哉

哭涂宜振文

嗚呼吾不幸而又哭吾宜振也歲正月吾自京口奔還哭吾兄吾兄子於山下孔正叔先生今年八十聞健飯頗不如昔欲來新城一望見之病不得行五月門人輿鵬訃至時吾病新愈一哭而復有聞而確齋以疾病告未幾死矣吾哭之不盡哀葢自吾兄與兄子之死吾視吾身若旦暮之人者而神竭淚枯耗於凡可哀之事其哀情已微然自是心鬱鬱確齋死七月中秋之夕予頭風大作轉牀席方三日夜而兄之訃又至也予捫膺椎枕席竟不能一哭方擬稍瘥力疾來新城哭孔先生與兄而病以日增嗚呼今年八閱月耳吾哭吾兄吾兄子又爲文追哭吳專季吳稽田任仲望又哭孔先生哭林確齋而今又率吾黨以哭吾宜振嗚呼賢人凋喪同志寂寥吾以五十有五鬚白齒落之病夫而憂傷橫來其能久視於人世耶七月之杪確齋喪發引而葬吾門人任安世自新城歸追及喪車於山下哭盡哀既抆淚而謂予曰宜振先生方疽腳瘍醫弗效也謂先生且來胸中欲相語甚多孰意兄遂死吾不知兄欲語我者何語而遂不及待耶自吾兄諸人之死惟確齋吾視疾三日夜手親含殮舉屍扶頭以入棺其餘則皆不及訣而兄之望予來訣者日日以幾吾知兄之死而不瞑也兄長予七歲無子與予同而先死嗚呼吾哭人日以多他日人之哭我者日以少也吾雖欲弗哭惡得而弗哭耶嗚呼哀哉

說

亦安樂窩說

丹陽吳子遠好遊而與易堂魏禧善於是好易更字曰師邵所至名其寓室曰亦安樂窩初予善洞庭山蔣公郁公郁爲言吳子予遇之廣陵定交主人廡下一見而別後八年庚戌又適在廣陵相見吳子以食貧賣畫都會沖和𡰥猶與貴人貧士雜遊處無不自得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倘所謂安之若命者非耶然傳於天地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是聖人未嘗無憂也故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邵子見天地萬物成毀之故莫不有其時與其數於是放焉自適於安樂之境觀其飲酒微醺命小車遊洛陽市上惟意所適此雖舉天地萬物之大古今成敗與亡治亂之感無一足芥蔕其胸中獨怪幽州遠隔數千里失之久且百五六十年此與山

中學道人逍遙物外者何毫髮相與而當其觀化時耿耿然若有所不能自釋至形之夢囈語則誠何故吳子其能爲我言之乎吳子如不能言則安樂窩別有所屬吾將與吳子其日尋憂患而無已時矣

弓說（爲吾盧作）

矯枉者必過正不過正則不可以得中檃括之用是已今夫弓之有弢必反其向背而爲之制故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以檃括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然且矯其枉不矯其矯枉則始乎正卒乎不正是故爲弓者其人安則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其人危則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且夫其人安其弓危則何不且危其矢其人危其弓安則何不且安其矢然且危弓者而爲之安矢安弓者而爲之危矢夫

人安而弓危者背其人也危弓爲之安矣則且背其弓而向其人背其弓而向其人是一危而再安一安而再危是故矯枉者必一背一向一背一向者一背再向也一背再向則其人始可以用今夫絲纚纚然也不急絞之則不可以成約然且急絞之不結則絕故弓欲其堅也然且相角於牛戴牛者中堅而本末柔向背之道也

麻中說爲賴韋作

門人賴韋取蓬生麻中不扶自植之說自名其室曰麻中葢韋去城市棄先人之廣廈離親戚從予結屋於翠微峰者幾二十年矣屋倚勺庭之竹圃與吾兄弟易堂先生望衡而居傳曰宮之奇達心而懦韋性有似之然韋既見予毅然不慕世榮終其身從予於枯槁寂寞之道雖松柏曷過焉夫蓬之爲物有麻則直麻去則委性固有然不得而變化也人則異是吾嘗以謂人進德改過莫大於師友然獨處而遠遊則何以自立故人有終身無師友之助而彊立不反者此志士也韋嘗佐吾種竹既覆其根則扶之以木者環四面風雨時至不仆然旬歲則去木而可倚三歲竹叢生欲植他木則竹以爲扶持吾觀韋之友藉韋以進德改過者多有人夫韋固吾勺庭之竹也而奚以蓬爲雖然韋終自以爲蓬此韋所以爲竹也夫

貧士一篇贈鄧生

古之士伏處貧賤不偕尺寸自立其身以致顯名然方其未遇操術甚卑而不恤故杜廣爲廐卒翟方進爲小吏程賀充肴州廳僕兒寬賃作董永張繹吳逵爲庸朱翁子黃葢江淹

賣薪劉實賣牛衣傅昭賣曆日王猛鬻畚周勃織簿曲爲人吹簫給喪事班仲升闞澤崔亮傭書而王僧孺亦傭書鄧艾養犢陸羽牧牛承宮尹勤公孫弘吳祐皆牧豕卜式王尊路溫舒張華游明根皆牧羊任安將車以求小吏匡衡傭作以給食飲袁宏傭載運租范史雲捃拾自給公沙穆賃舂吳祐而陳安世亦傭作於權叔本此初非擇而爲之也或身富貴或成令名於時後世以爲美談蓋好學砥行立名而已矣且夫好學則博文多識可以待問砥行則忠信加於人是以名立於下而身顯榮於上故雖身都養不爲辱親灑掃下坐不爲屈爲諸生拾薪執苦不爲勞彼其志誠欲有所就也而孫期梁鴻亦牧豕葛洪賣薪孔仲山爲街卒則皆超然自貴立其身於萬物之表不可以貧士論已至若莊浪之傭夔市之匠臨海之賣薪則自有人非汝所知也

寄廬說

鄧生自名其室曰寄廬或曰此先人之室也勺庭先生曰人生有定質無定位於父爲子於子爲父於弟爲兄於兄爲弟夫寄者虛位也故君子實之故曰不誠無物是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朋友信今夫寄物於人非誠勿受受物之寄非誠勿與故曰取之若寄言與受皆誠也或曰人寄身天地如客之寄蘧廬實則妄矣先生曰夢諸乎寄身久者百年短半之人倦而假寐無樂乎其惡夢也百年五十年之於夢也甚矣叔孫昭子之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君子不以寄視寄故寄之者衆焉鄧生再拜曰敬聞命矣請歸書於廬

耕廡說

諸子世俶讀書於吾廬之西廡請名於予命之曰耕廡士之學猶農夫之耕也汝亦知乎耕乎夫耕者必强耒利耜反覆其土故孟子曰深耕而易耨耕不深則草茇不盡土膏不發雖有土化之法燎山之沃而不入則苗不秀秀不實是以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又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汝其以人情物之理爲田以私與習爲草茇理義以爲種六經史以爲耒良友苦口之言已之强力以爲耜晝夜三反不懈不有以爲之耕今夫蝨至細也諦而視之則見其毛目腸胃焉莫輶於髮察之則見其中空而鹵莽者白日行道而不見丘山今夫食木果者必解其皮出其核咀而咬之而味出而鹵莽者茹皮核而不識甘苦之質然則其與於不食也幾何矣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莊生曰耕而鹵莽之則苗亦鹵莽而報予汝毋鹵莽於學其庶幾於獲矣乎

學說贈葉徂徠

傳曰人之有學如玉之必琢而成器玉不琢其璞不毀人不學則失其質故質美者譬諸苗不深其耕擇種而播之土化而耘耨則庶草蕃而苗以萎死故曰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葉子徂徠年少而質美能自浣濯於俗以志於學雖然必謹乎其所習愼其交毋玩其歲月以實致於令名君子者有益於人者也人之交貴君子以其益我也君子而無益於人交君子而不自取益則與世俗人無幾異徂徠好君子交其所以自益有可言者乎孔子曰友直友諒記曰審問之愼思之易曰積小以高大此學之實也

藝蘭說

魏子藝蘭於勺庭僕請曰去其本與葉之敗者其垂敗者請毋棄之瘞他土而或俟之成魏子曰善哉顧謂門人曰君子之治小人當如此也古者放流之義其諸此與魏子過江亭以告其師楊子楊子曰吾之髯不半咫有二莖焉美好而長吾惜之亡何而美髯絕吾夫而後知亂世之不可以獨長見也

孔建字說

余讀易至屯未嘗不愀然而色變也傳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草昧天之勢也故治者天心所欲亂者天所不得已然天欲大治必開之以大亂萬木百草夭喬於春夏而不有秋風之振槁大冬霜雪之摧落則陳者不可去新者不可來故不大亂則不能大治者勢也亦天意也唐虞三代以來或諸侯起爲天子或匹夫徒手取天下而乘時構會屠沽胼胝之人韋布之士特起爲王侯將相者不可勝數是以宜建侯當是時豪傑之士廩然不自保其身周章四顧若死亡之來無有方所富貴者懷門誅貧賤者塡溝壑膏鋒鏑亡時而其器識之超越絕羣者雖安樂溫飽終業業焉不敢以自放逸居一室之中隱然有經營天下之慮故曰不寧所以建侯也建侯不寧所以承天造也知天之所以造而後可以濟屯建幼慧十三通五經於易讀之久矣其亦聞此義乎因命以字曰造侯

閻氏三子字說

閻氏百詩有子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屬其友魏叔子字之字詒樸曰元木字書木素曰樸白所以受采樸斲所以塗丹

臒也訓慤曰穀仲平子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反本懷忠而抱慤也議畧曰方叔方畧恒言也昔充國馳金城圖上方畧事必有方法若田有畔也是故李將軍野戰必有兵法樸質也慤善也畧簡也莫質於木莫善於穀莫法於簡木於德爲春故元之穀者中央之盛德故仲之德成而後民向方畧者後起之事故曰不得已而應故叔之

公範字說

成鑄字公範按鎔金入範曰鑄範法也法無一定圓中規方中矩平直中準繩是故士農工賈各治其業銳若錐鈍若錞曲若鉤子各中其法五行之性金最堅洪範金曰從革金俯而就裁天下之物無悍不可化勺庭叔子曰從遷善也革改過也不遷善改過則不可以入範是之謂躍冶曰不祥之金

似齋說

宋子維德欲名其燕居之齋私於魏子曰某先世以孝友恪恭爲家法至大父文康公益光大（句）父守而弗失加恪謹焉某日夜戰戰懼弗類以忝祖父願先生錫以思義之名魏子曰人夜半而生子舉火照之見不似已而喜者夫豈子之幸也哉故子孫之幸其祖父之賢也甚於祖父之幸其子孫是故朱均不足以累堯舜而瞍鯀之名舜禹之心至今千萬世而有餘痛也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又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宋子溫恭有恪而好學不怠其庶幾有之矣題之曰似齋

魏叔子文鈔卷之八終

[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36

魏叔子文鈔卷之九

記

長林里泰伯祠記

歙縣之長林里吳氏聚族而居新有泰伯祠吳君孟明與其弟之子榮第所建也先是吳氏祖遺泰伯畫像歷代並著璽書相傳天下有六長林吳氏得一焉榮第之父幼符更命工斲木摶土按畫以像幼符又走四方博訪子姓散處者聯敘世次爲譜謀建祠奉像因以合其宗人而早世弗克就死乃屬其兄與子祠成榮第謁予爲記惟泰伯之讓孔子稱爲至德其後以季子之賢世不能無議獨是泰伯無子仲雍有子季簡天下吳氏皆仲子孫乃咸祖泰伯祠祀者所在而然何哉豈以伯至德爲聖人所稱慕於其名而祖之抑仲子孫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吳國千有餘年其食報最長而伯以至德無子後人祖而祠之亦天所以報善人與然吾於是葢有見於古人兄弟之義也泰伯仲雍兄終弟及名爲兄弟而情同父子伯於仲之子爲世父世父與父所殊不過尺寸之閒漢疏廣受燕居相告語猶有父子之稱焉後世不明此義世父叔父僅虛名相奉而眞意消亡仕宦之家至有弟建祠祀祖父其子孫奉弟以配食而兄不與一廟之中弟蔑其兄而父絕其嫡者且失泰伯讓而仲雍不從則國非季歷有也伯讓而仲卽讓伯逃荆蠻仲卽逃荆蠻兄弟孝友無閒雖其形體如一人之身又計伯仲之卒在商盛時商人弟及於禮尤篤其後子孫亦遂忘伯之無子與其姓之蕃衍在天下者實仲之祚亂故相率祠祀泰伯羣然祖之而不以爲怪是祠也蔽志於幼符經始於孟明成於榮第某歲月榮第更丹雘其像冕服裳舄咸厖以妥神靈而記諸豐碑榮第少年能承父志終世父之事葢不失吳氏孝友家法又於祠旁建別屋祀其父使後世子孫無忘祠所由肇皆盛事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翠微峰記

翠微峰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峰之一也四面削起百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翠袤延如列屛東面城大赤如赭中徑坼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升葢卽其處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歲甲申國變予采山而隱閒邑人彭氏因坼鑿磴架閣道句於山之中幹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葢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漸致遠近

之賢者先後附焉山左幹起西閣平石建木簷牙窗戸欄楯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横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閣之腋搆草堂阻石爲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予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菴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豔天半桃花春井香葢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郎門經高椰度方塘北循左厓亂藤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流瀦以爲井而後之桃石當其缺故謂之曰桃井加露板爲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壬辰秋土賊四起彭氏屬於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財物因以脅諸子於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氏衷甲飲之顧謂其人曰吾嘗笑荆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自尋誅滅豈不甚愚哉其人笑不荅既與爲觀要害地因左顧遂發匕首揕其喉

据石礫首碎之復還飲所取二佩刀去山遂墟明年伯子歸自廣卒復之諸子之散處者咸集以謂彭氏既當罪功不可滅乃祔而祀諸社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桃石迤北至山門緣坼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登者默從甕中出側身東向傴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曰烏谷谷如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樓其中矚蹊徑眺城邑爲守望焉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絕乃至於頂葢此峰迤邐竟里旁無援輔自下仰之如孤劍削空從天而仆上則岐而三之中高右縮左展結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鬱勃陰森見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庚辛閒有西北善兵者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使於甕口徹其闌使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雖萬夫誰敢進者先是豐城人數百里

來覓躬菴開關山下遇樵者指之曰從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耶遂竟去壬寅三月伯子將北行畫圖於扇命予記其畧或曰此山名石鼓峰也土人以其東面赤羣呼曰赤面石躬菴舊有記特詳

吾廬記

季子禮旣倦於遊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肩曰此眞吾廬矣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址最高羣山宮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十里故視勺庭爲勝焉於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𡰥之華蔭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爲檻堊以蜃灰光耀林木客曰斗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乎其將懷安也方季子之南遊也驅車瘴癘之鄉蹈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颶風夜發屋臥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聞諸家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北遊山東方大饑饑民十百爲羣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唯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債遊往往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危而遊與舉債而飾其廬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爲適終身守閨門之內選耎趦趄葢井而觀腰舟而渡遇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彊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

者吾不彊之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也吾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爲之而吾何暇禁季子爲余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不敢起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闔門而坐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余乃笑吾幸不憂恐泣下也廬既成易堂諸子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爲之記

新城縣學宮重修記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士因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其後天下州縣皆得建孔子廟而學或廢又於孔子廟旁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課至今數百年仍其制特所爲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敎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則一無所與益教化不與士之不出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貌嚴其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咨嗟慨慕因以上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及其凌𡰥舉所爲孔子廟視其朽頓荒蕪若唐肆之不足介意士心蕩然無所繫屬而古學校之意將盡澌滅而不復有所存嗚呼是誰之咎也新城學宮圮久而不治邑大冢宰涂公國鼎憂之時方繕城命其子曰他日無廢命邑既被兵宮益圮東西廡以下盡墟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掃地以祭於是己亥閏三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諒大詠大訒修舉之秋九月工成又十一年己酉寧都魏禧來授徒得瞻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然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承祀不忘敢請子爲文勒諸石禧乃再拜言曰自世教既衰釋老之徒汎濫於天下蓋數千年矣而釋氏爲絕盛大江以南風莫靡於吳浙

吾豫章則建昌之新城三里之城梵宮浮圖鱗次斥地幾三分之一蓋福田利益之說入於人心沈浸堅固而不可解學士大夫率借徑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不得志則懼罪倖福利皆逃而之釋而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不可禁止求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固難其人新城郊南有赤溪爲宋李覯讀書處禧少讀覯袁州州學記愛其文明健所以教人臣人子者甚篤邑君子於其文誦之久矣然當時官府倡議經營於上吏督成於下踰年告成覯猶重其事爲之記涂氏當世之極流以先公命竭一家之力不七月而舉之視袁州爲何如而邑君子久不忘其功則又因是以求古者建學敎士之義是役也寢廟率舊制益廓甋易桯棟之壞窗戶維新建廡門加弘敞焉木石甃堊丹漆之費白金之兩以十計者凡一百有五十於是相材鳩工早夜勤事不怠則大詼功尤著云

燎衣圖記

光武燎衣圖唐吳道子畫友人程邃得之新安僧漸江邃字穆倩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尤有神理畫人八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若闕者二一茅亭樹葉脫枝槎枒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人并釜竈雜器亭外五人大樹一在亭前右倚石一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互臥石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半出唁唁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二帶劒服弓箭牽馬立石下旁剚二旆卷其帛右三面兜鍪出石背亦見劒鐔矢之羽弓簫亭內三人短項隼鼻要弢弓左膝跪地下手厝薪吹火者一人鄧禹兩手奉麥飯向釜間來豐頤

者一人馮異一人光武帝鞠身燎衣背胡牀向火立細視亭屋内又二人從壁柱間窺各見半面光武帝豐頤隆準大耳高額微髭須縝髮眉端從際額目光澄渟不耀其武伏波將軍所謂帝王自有眞信與左壁上有更始日曆下壁泥落見編竹茅亭烟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於時寒冽通幅周尺從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畫人皆長尺有三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本大徑二寸八分亭柱徑一寸三分穆倩云漸江蓋名諸生世變棄妻子爲僧更以畫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予季弟禮嘗經光武村作詩予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歎息呵凍書此辛亥臘月朔日

邵子湘五眞圖記

邵子命梁谿生圖其像凡五變屬予記之人不變者心然唯

心能變境故意之所造則無求不得其意西方之書曰思蹋縣厓足心酸澀二柱曰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且夫一人之身意至而境變境至而形變雖倍五至於十遞至百千萬億而且何有焉邵子高才工文章有用世之志爲遺世之想以讀書始而將以逃禪終其一坐大石左手展卷右手著膝上听然而笑梧陰覆之修竹環其旁水淙淙循竹間去曰展卷圖其二披襟搖羽扇坐大栁樹下左手反据樹根一童驅黑牛過其前水田中白鷺三一飛去二掠波欲下曰課耕圖其三戴淵明巾棕屨布袍支方竹杖向丹厓疊嶂閒行曰遊岳圖其四坐小漁船篛笠持竹竿一手自撚鬚眼看釣絲船尾隱汀蘆中蓬艙施幔幔中見書帙茶具曰垂竿圖不作洞庭煙水蓋邵

子青門圃閒溪汀也其五爲頭陀形趺坐山巖下巖上翠藤青蔓纏絡搖綴藤花簌簌欲墜曰蕉園圖

俍亭像記

此俍公也像之者誰謝文侯也誰記之易堂魏叔子也魏子見公九年也往見於西湖淵乎若泉也冥乎若雲中之鴻也後見於揚州軒軒乎若鴻翥沛乎若泉之流也然而兩見之也則皆僧幅巾上衣下裳朱履也誰像之公之子汾請於文侯像之魏子曰公志也或曰僧曰若是焉僧也神穆然而清然而秀發於外熣熣然誰使記之汾請記之汾也知句　公著書布天下天下曰西陵名士徐世臣名士何以僧也僧故名士故記之也魏子見公九年也

孫豹人像記

墨所加縱六寸衡八寸有衣有裳有幅巾有帶有履有大銅盂平底闊中而巨口有杯有高木杯托有盤磁達且蹲有安石榴有桃桃三實榴二綻其衣子齒齒然皆有綠葉藉於盤中盂有長瓢見其柄右肘露加盂口手握柄袒胸而笑白鬚胥疎掀動目耽耽視木托上杯左手拊膝膝左豎右膝衡屈徇地坐朱履裳所不掩者頭三分加一裳色薄青衣形鼈衣白而青其純幅巾色視裳淺類綃見短髮大銅盂深碧雕文疏有環杯磁白木托朱色實榴桃盤類杯杯盂居右榴桃盤居左身倚盂正面而身右欹帶左委自巾放履高數盡於縱是爲溉堂先生像其腹皤然盂所有人不得見也吾見於瓢於杯皤然其腹所有人不得見也吾見於目眉鼻口鬚髯巾衣帶魏禧記

敬亭山房記

登州姜如農先生有別業在吳門曰敬亭山房敬亭者宣城之山也蓋先生以直言忤旨廷杖詔免死戍宣州衛未幾國變先生曰吾不可以歸也轉徙浙東久之僑吳門得故相國文文肅公園居之曰我宣州一老卒君恩免死之地死不敢忘遂以敬亭榜其堂云當崇禎季年先帝焦勞銳於爲治臣下不稱任使負上意上寖疑羣臣不可信而言路是非貿亂一二直言敢諫之臣又多議論失平或迂疎無裨實用上數有貶斥疾威之下罰不當罪者有之從古偏聽生姦誅斥諫臣者往往至亡國先帝不幸國亡人每追咎於斥諫臣之故然其得失要當分別論列不可徒徇君子虛名全歸其過君父先生同時有名臣亦嘗論時相退而補牘與面奏語前後不相蒙上震怒以爲欺罔幾抵極刑是以持兩端得罪其事與先生不同而國亡後猶悻悻然不能釋其懟怨先生蓋不僅加人一等矣先生抱膝讀書山房中不與世事者三十年有二子甚才教以古人之學予至吳慕其義先謁先生而先生油油然和且直又若未嘗身之爲忠節然者予因歎近世士大夫登巍科躐顯仕則德其座主與主爵之吏稍有降黜則怨君父至遷謫外地乃悍然敢不之官而大吏且以賢能稱職首登薦疏雖世所稱賢者亦不免嗟乎天子可貴人不可賤人可子人不可奪人也善則歸己德則歸他人而過與怨則歸君父臣子之用心當如是耶先生名埰中崇禎辛未進士令儀真以最擢禮科給事中山房故美林水前此爲文肅公葯圃又前此爲副使袁公祖庚之醉穎堂三公者皆賢

人吾將比栁子之賀丘遭也遂因仲君實節之請爲之記

白鳥紀事

吳方漣御史有先壠在歙西新安山葬百餘年無達者葬師皆曰不宜貴人然壠上多長松望之鬱然辛卯春白鳥數百忽集松上狀類鷺而小或曰雀也松頂若積雪鄉老以爲不祥童子每持竿驅之人或仰投石擊松枝折終不去益多是秋方漣試浙江中式明年成進士於是人皆曰白鳥祥而葬師更盛稱是壠爲吉壤及方漣司理西粵白鳥漸散去里人私相謂五嶺瘴癘地司理君恐不生還耶庚子春白鳥又大集未幾方漣以卓異取御史魏叔子曰白鳥之兆其信耶其偶然耶然且至再則信也人或疑其不祥或以壠不宜貴人人之智固不若雀哉或曰吳氏先世有隱德故雀兆於壠或曰方漣孝克念其祖故雀兆於壠或曰雀白色子孫當爲清白吏楊震先世以雀貴其葬致大鳥惜不載鳥羽何色狀且類雀否或曰古雀爵文通魏尚曰爵命之祥故雀兆於壠

汲古閣元人標點五經記

常熟毛君扆承其家學好搜輯古槧本考訂討論正世本之失嘗悼五經爲萬世文章之祖古聖賢道統治統所寓而字義訛錯章句倒置莫由考定於是頓首告先聖願得五經古本訓正世俗未幾得元板春秋胡傳於書賈丁氏已從錢君頤得元板詩集傳從馮君班得元板易傳義從陸君廷保得元板書傳輯錄纂註而禮記舊本求訪百端終不能得久之之震澤葉君樹蓮所見架上有舊書隨手抽覽則元板禮記集說也然止八卷餘悉逕去扆乞以歸且喜且恨於是更頓

首告先聖願得禮記之闕者後以語何君敃敃云曾見陸君貽謨有禮記舊本亦殘缺貽謨扆外舅貽典從弟也扆欣然立折柬往索之來則適合前書九卷以下標識皆出一手於是五經咸具扆募工補綴裝潢以五色紙分護五經既成肆几以拜先聖及告其先君晉自是每歲元旦設先君遺像則必陳五經而拜之葢扆先君博雅好古多藏古本書所自校讎剞劂之書精工絕天下天下所稱毛氏汲古閣書是也扆其季子云壬子九月禧從虞山訪扆出藏書相示自盥手捧五經置几上曰扆不肖不能繼先人志獨得此藉手報先人若有神焉相之者願子屬筆記之因隨手指示毛詩經文與世本不同者三十三字嗚呼五經列學宮爲三百年教士育才之本士功名於是乎出而訛謬苟且沿習相踵不知其非一經之誤至三十三字況其他諸子史百家之書非朝廷所建置海內戸誦而童習其訛謬又可勝道哉書傳纂註有至順壬申二月吳壽民識云尚書標點王魯齋先生凡例朱抹者綱領大旨朱點者要語警語也墨抹者考訂制度墨點者事之始末及言外意也大略與四書標點例同詩集傳亦墨朱標點易傳義黃朱有元人印記後入袁氏有五印又傳馮班扆云班字定遠與先君子同執經於邑魏叔子先生冲之門有馮班印以世誼遂贈此書禮記集說亦有元人標題按三經標點皆類王魯齋先生義例魯齋名柏金華人博學精義以古今自任德祐開賜謚文憲天下學者宗師之所閱書多手摹口識諸經咸出其本理有固然獨春秋胡傳用筆五色點抹以左氏公羊穀梁傳標於上視諸經尤工密禧反覆

其五邑殊例處了不能得識云至元三年後丁丑秋八月七日陳畱邊子昌手整於姑蘇鄧明仲家塾有邊氏印記展云先君子於天啟中得宋板胡傳亦五邑筆閱例與此本同宋板序後有論名諱劄子進表及綱領類例等十三番爲此本所無悉倩善書者摹寫補入標點出魯齋與否未可知要於此想見古人窮經之學致精極研不敢鹵莽如此禧惟展少年窮經志尊往聖詔來者卒得畢所願而此書傳四百餘年屢經兵燹幸存不毀以至於今又獲全書標點如出一人益亦天下之神物也末世多故後此流傳聚散都不可知禧故纖悉記載不敢避煩冗用以示後人彰展之志展又云近見元人臨魯齋標點四書在泰興季御史振宜家款例與五經同云

九展成像記

巨柳蔭其上竹環其左湖水演漾澄渟於其下則有偉丈夫科頭跣足踞石而坐觀童子垂釣釣絲沉水中竹竿嫋嫋欲動若魚觸餌彼丈夫者得魚不喜不得魚不怒目睒睗若有所思丈夫者誰悔菴九先生也悔菴曰吾嘗從政烹鮮之義吾聞之矣陽鱎吾棄之矣如山之鰲運海之鯤彼童子者嘗得之而吾且以閒廢也吾之齊物也久矣吾視吾才名若冠屣然可委而蛻也坐石臨水哉軒悔菴自作水哉軒記翠微魏禧作悔菴像記

落落齋記

江陰李忠毅公有賢子曰膚公嘗刻公文行於世題曰落落齋集葢公所自名其讀書之室以見志者也屋三楹潔樸無

華前墀方二丈立石數筍植梅杜鵑數株自公爲諸生讀書於此後公劾逆璫詔獄死膚公方九歲奉遺命厝楄柎齋中夫公之神靈安此久矣考公生平於世多落落難合自諸生歷官侍御史皆然不獨劾逆璫一事小人於世毀方求合遂至無所不至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伊尹非義一介不取與伯夷望望然去之狂之嘐嘐狷之踽踽涼涼孟氏之囂囂皆是志也世之工鄉愿苟且偷容動以柳下惠之油油爲口實獨不思三公不易其介爲士師三黜非落落其孰爲之予生晚不獲見公幸因膚公請敘公年譜壬子九日又同吳霞舟先生之季子公及訪膚公赤岸得信宿此齋肅然如臨神明焉古之名賢見其遺器敗屨所偶一經過觴詠之地猶爲之徘徊戀慕慨然於九原之可作況交其子而起處其讀書棲魂魄之地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無愈於聞風之興也歟膚公當國變棄諸生性疎嬾不治事而獨好學以詩文自娛入其齋書帙縱橫凝塵滿席膚公方吟哦不輟余以膚公之爲子殆無愧是齋者於是復因其請爲之記

重興延陵書院記

常州爲古延陵地吳季子所封邑故郡縣季子祠廟最多舊誌有延陵書院故址不可考葢其廢而不興者不知幾百年矣歲辛亥郡太守駱公鍾麟慨然以風敎爲己任有意興復之而延陵裔孫武進諸生發祥鬻產以謀建造於是就郡城雙桂里季子祠西偏之廢址創復古延陵書院太守時與郡邑之大夫士講學其中未幾太守以憂去而新太守紀公堯典復振興其事講習如舊時常州爲古今人文之藪倡明道

學者代有其人書院之設自南宋周伯忱先生至明孫文介張清惠凡四五建至於今廢墜者數十年一旦得賢有司起而舉之常之大夫士觀感興起彬彬乎道德之林矣書院凡爲廡爲堂爲室若干區地廣若干畝作於某歲月落成於某歲月發祥竭力經營之宜興邵贊協圖之禧來客茲土得交常之賢人君子而不以禧爲不文命爲記勒諸石禧固謝不獲於是拜手而言曰昔孔聖以學之不講爲吾憂而兌之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自宋之小人以僞學誣君子始有講學之禁禧嘗以謂講學之人有不盡出於君子者而攻講學之人則斷未有不出於小人自宋以來可見矣然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朋黨之禍千古一轍世愈降而趨愈下嗚呼不有君子其流禍抑又何所底也易曰殊塗而同歸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於聖賢之道而已是故弊有所必救則殷周損益雖聖人之制可以改其未善理有所合則諸子百家之言未嘗不可以發明聖人之經若執一自用是此非彼始以相長之義而成相勝之氣以徑路之殊成門戶之異則已之偏私膠固與小人之怙勢專利者其間不能以寸顧嘵嘵然曰吾講聖人之學者也是何異於之楚而北其轍手格父母而口誦孝經哉吾知諸君子之必不出於是也夫正其身以率物虛其心以受人將天下之忮求自消況一堂之上乎禧庸劣於講學之堂不足供糞除之役今因諸君子之請而

妄述所聞於師友者以附記事之後是雖不能辭道聽塗說之罪或庶幾備矇瞍之箴頌云爾是爲記

吾廬飲酒記

吾廬左瞰三巘峰前俯石閣開門羣山來几案主人坐而延之是於月夜惟良丁未仲春月望同新城涂宜振家伯子季子諸子世傑宜振從孫尚鏵夜飲前楹月益明遠山四周塹若堤岸烟月沈浸空濛下視閣頂若巨石巑屹立澄波中時諸人馮闌相對寂寥無聲彭躬菴負杖獨來翛然若遊魚出於水際余顧彭子曰樂乎彭子漫應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諸人乃大笑皆曰良會不易得更索酒飲盡歡久之（句）聞巘中兒啼聲凄凄然若杜宇鳴夜半於是宜振病新愈明日復病雨沉沉不休天霽而余同二涂之新城

白渡汎舟記

丁巳四月予訪蕭子孟昉於白渡舍龍眠陳子之室門臨清溪平坡曼衍綠草延緣洲渚縈廻黃犢烏犍散牧其閒或嚙或飲或寢或犇隔岸有高樹斷林屋瓦上下隱隱見大江遠山黛橫平截天末予甚樂之獨恨未有亭閣足遊憩五月八日晴天無雲江水倒入浸灌坡陀綠頂微出明日大漲東西瀰漫勢合大江極目所周不下十里五抱之樹叢篠瓠蔓植半水中孟昉方營膝寓予薄莫過之登黛橫樓以觀漲水周虎落樓在中央孟昉曰月出風微與子汎舟乎予大喜於是牽野航懸躡板而坐浮乎中流波平如紙人影在江子謂孟昉曰吾每翫花月觸緒紛來不能自定唯臨流水則忘憂孟昉曰人生適意爲樂耳苟能自樂何往非水吾明年六十其

何不自解天之弢爲詩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時同汎者孟昉二子從涓從沛弟子從泓妹壻陳子則象白水僧寂聞孟昉乃指二子而謂予曰詩所謂他人匪他此卽是也人苦樂不相代如食木果甜酸自知耳既夜舟子廻船鼓枻予扣舷而歌曰山杳靄兮月霏微水澹澹兮吾何之洞庭無風兮彭蠡不波吾徜羊兮風吹衣

文木屏記

余客横溪得文木之屏三一方九寸攢嵐積嶂岩壑百狀夾山之閒瀑布潰下注而復瀉波瀫沫起廻薄（句）流於無際屏陰亦然文皆隆起山水之皴可捫而得也一方六寸空濛中見羅漢騎獅子頭目口耳鼻鬚眉卷髮毛尾畢具一峰再成有大鳥翔起展翅垂尾眼咮頭頸歷歷（句）向朝陽而鳴若丹山鳳翥高七寸廣視高減七之三狀層巒飛瀑及鳳翥者得板於横溪文學孔生家羅漢獅者友人貽槃一枚予察其異命工截之製爲屏横溪旴新城之西鄉也地連閩閩多產此木然文必數百歲合抱之木乃得之其尤異者山水人獸龍鳳雨雲花樹螺蛤奇怪一一如寫竊歎天地至文不假彫琢自然變化既生樟栢松杉爲人上棟下宇榱桷欂櫨以安其身而娛耳目悅心志之物往往錯生其閒天地之於人亦至矣聞山中人利其木炭堅每伐以爲薪或爲屋壁腳櫓圂之屬工云木皮一二尺許白無文其美在中故人不易識解木心者四面横斜曲直鋸之錯節根盤處文最奇密工雜作槃榼筆斗硯匣廚牀几几或長丈廣尺二寸以上粤東花梨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櫻木皆文不及孔生雅好之嘗求木數百里外鳩工作而市故器盛於新城而橫溪工爲能新城人呼曰花木余客五載購之衆獨此三版爲絕也桐城方太史云卽紅豆樹所謂相思木是也一云鸂鶒木一云鷄翅木皆以其文似之故名近有司誅求甚盛工頗失業閩界木亦垂盡云

重建平山堂記

平山堂距揚州城西北五里許宋歐陽文忠公所建公守郡時當慶曆末天下太平公治尚寬簡故獲與是役與賓僚飲酒賦詩其中今六百餘年廢興不一至於蕩爲榛蕪盜據爲浮屠而其地以公故益名於天下登臨者慨然有峴首之思焉揚州古稱名勝然絕少山林丘壑之美城以內惟康山一阜頗三面見邗水外則平山堂望江南諸山最暢康山既屋而平山堂又久廢矣自堂建後揚州數遭兵禍至紹定初歷一百八十有二年而李全之亂猶置酒高會於平山堂豈斯堂倖免兵火抑燬廢復有賢者修舉之耶今觀察金公前守斯郡政既成慨先賢之不祀郡之最勝地久廢與鄉大夫汪君蛟門謀廓然新作之不以一錢會諸民五旬而堂成有堂有臺其後有樓翼然以祀文忠公軒敞鉅麗吐納萬景視文忠當日不知何如而觀察公化民善俗之意亦因可以推見葢揚俗五方雜處魚鹽錢刀之所輳仕宦豪彊所僑寄故其民多嗜利好宴游徵歌逐妓袨衣媮食以相誇耀非其甚賢者則不復以文物爲意公既修舉廢墜時與士大夫過賓飲酒賦詩使夫人耳而目之者皆欣然有山川文物之慕家吟而戸誦以文章風雅之道漸易其錢刀駔儈之氣而揚土洿

曼平衍惟此山差高足用武之地公建堂其上又習以俎豆之事亦將以文事靖兵氣焉公名鎮字長眞浙之山陰人丁巳仲秋余客揚州公適自江南來攝鹽法乃停車騎步趾委巷而揖余以記見屬余惟康山以康公海得名平山堂以歐陽公名天下嗟乎地以人重公其自此遠矣

洪武四年會試錄記

嗚呼此洪武四年會試錄有明養士三百年所自始者也不四十年有遜國之變忠臣義士趨死如歸其後雖以靖難之參夷議禮之誅斥逆奄之摧折而甲申以還天下縉紳之士窮岩草衣捐身執節以自獻於先王者不可勝數謂非聖祖養士之報其能然哉是錄崇禎時興化李公爲吏科給事得於垣中壬子夏禧謁李公出見示按考試官四人詹同宋濂原本其一則前貢士鮑恂也以元貢士儼然與本朝學士並列考官而兵部主事許方僅主彌封翰林院編修唐肅主對讀意當時恂有文名徵授學士不就故特命同主試事而不以加於郎官史臣爲嫌耶其題先五經次四書疑共二首爲第一塲論詔表各一爲第二塲策一爲第三塲是科中式者一百二十人江西凡二十七人吉安得十一焉吉安科名盛於宋及元多誡子孫不仕至明又盛自此科名甲天下吾邑有管貞者亦中一百十名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下里小邑與有榮幸而九十七名金濤則高麗人也太祖用人之無方取士之法並見於此禧又按洪武十七年始定三年大比之法前此時舉時罷而三途並用洪宣閒以薦辟吏員至大官者尚不乏人葢不專以科目取士故得人爲盛中葉以來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末造士非科目不進科舉之文益迂疎浮濫不足用僞人並售禍及國家此禧捧卷太息而不勝權輿之感焉李公名清字映碧古所謂不愧科名者宜其寶而藏之歷患難播遷不敢失墜也與

十二硯齋記

汪舍人客京師夢得十二硯因以名其寓室他日問於魏子曰是夢也爲致耶爲咸陟耶魏子曰致也子好文章日親事筆硯然而入廣殿遂取以歸者咸陟也夫夢惟咸陟爲有兆故曰無心之感致也者弗應也舍人曰應之奈何魏子曰今夫文章有律呂之聲焉有春秋冬夏之氣焉皆十二之數聲盡乎陰陽氣備乎四時則其變化不可勝窮矣夫日數窮於十子又加二焉是以配而益多生而無窮此文之法也舍人

曰於硯奈何魏子曰古人志之矣唐庚曰筆銳也硯鈍也墨動也硯靜也夫文章之道多銳者易折善動者易流故必運動於靜藏銳於鈍此聖人之愚色書法所謂如畫沙如印泥者也此文章之法也子之文其歸於是矣乎舍人曰惡然而吾謹志之矣舍人名懋麟字季甪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名士稱曰江都汪蛟門

崇禎皇帝御書記

己未九月禧就醫泰和過贛會捉船不得行臥故賈將軍季公子重儀所偶論古帝王工書法實天縱非人力也重儀因言吾家藏有崇禎皇帝御書蓋先將軍舉葬楊文正公公子以是報云公官翰林院時所賜禧敬請瞻仰免冠叩頭展視草書唐人句當軒半落天河水遶徑全低月樹枝十四字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璽崇禎之寶璽上押字大如錢所書詩字大五寸許筆法遒勁秀好煥然天章皇恐悽愴者久之禧往見御書松風水月及賜督師楊嗣昌詩皆墨刻又於揚州興化李廷尉清所見御書所批考選卷面科九二小字並未足方是書時天下多故皇帝礪精求治宵衣旰食惟日不給而以其間精藝事如此非天縱聰明其孰能之禧因顧重儀當珍藏爲世世子孫寶勿謂得之易也文正公諱廷麟清江人初乙酉公將入閩過贛見虔督萬公元吉獨支嚴城遂以義師留贛辦軍事丙戌十月城破公死青水塘池中時遼東賈將軍熊爲右軍有部丁獻佩刀者刀鐔及室皆黃金飾將軍曰此必非常人親馳往視屍識者曰此楊閣部也將軍惻然曰忠臣固無彼此迺名部畫工寫其像趣匠以四門扇爲棺瘞之西門外河上他日將軍鎮寧都建牙禧故宅邀相見道此事禧公門下士也辛卯四月請於將軍將改葬將軍命故瘞者從禧往率鍬鉏七八人之河上凡發土十餘處不得蓋金王之變營西郊塚墓皆平不識其故處也禧既希到贛亦不復聞問頃重儀乃言庚戌歲公子來求屍得之將軍爲改葬立墓碑致祭成禮葬後十年其家人無有至者重儀使人導禧往道迷久而後得之拜伏不勝嗚咽豈與國休戚荒塚蔓草蕪穢不治公固當有是與墓臨西河上在楊梅渡灘兒下楊秀亭右百步禧兩求公墓皆有詩在別錄

觀行堂記

蔡子璣先以觀行名其堂取論語父沒觀其行之義請記於余余告璣先曰世之爲子孫誰不曰繼志曰述事哉考其所

行與賢祖父若相背而馳焉者且爲常人之子孫難而易爲賢人之子孫易而難璣先不欲以虛志大言爲孝而思實見於其行其知之也審矣子之父抑菴公爲名進士有治行以恬退終推而上之子之王父二白公以死抗魏閹之黨以散僚出奇計平妖賊以郡守除大憝而格直指使者爲古名臣所難爲又推而上之子之曾王父守塘公以匹夫躬至德然則子之行亦難矣哉且夫人有親沒旣久而哭泣哀思不少輟者此不可不謂之孝子然泣血深墨者人子之情乃與其祖父何與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世所謂顯揚掇科名取大官富貴邀誥贈而已夫操莽不難以天子之禮樂享其先李林甫秦檜不難以宰相推封祖父然而指操莽林甫檜以命之則凡爲人子孫者不樂居而祖父有所不願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璣先觀行之名意取諸此吾聞守塘公之爲匹夫也鄰有兄弟爭產而訟（句）鏁不解者公未明懷金數十兩入其兄之臥室長跽於牀下兄寤而驚問曰公何爲者曰子之弟有悔心矣令我私進金以求田勿爲人言也兄喜諾翌日又長跽其弟之牀下曰子之兄使吾道其悔願以田予子勿終訟也弟又喜久之乃知守塘公所爲兄弟相與抱頭而哭遂相好如初又聞歲除有貧士難衣食者公手槖米與金暮叩其門門將闢委之去嗚呼守塘公厚德若此此古獨行君子之所未聞也是以克生二白公抑菴公以及於子之兄弟子兄弟並少負才好文學樂交四方之賢士而鋒穎可畏於二白公剛烈之風庶幾近之其將毋益務乎守塘公之厚德矣乎易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人之觀子

也衆矣其先自觀始璣先賢者余故於其請盡言以告之遂爲記

魏叔子文鈔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

傳

泰寧三烈婦傳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辱視彊死如歸以禧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寧都蕞爾邑有若職方主事彭鯤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東門曾氏一門三烈婦禧再從姨葉芊妻謝氏紿賊自揕其喉皆禧所親見他或名氏無所考或久失其傳嗚呼二南之化亂離板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節義之故夫豈不以一人哉禧讀新城孔鼎紀泰寧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妾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

也衆矣其先自觀始璣先賢者余故於其請盡言以告之遂爲記

魏叔子文鈔卷之九終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

傳

泰寧三烈婦傳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辱視彊死如歸以禧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寧都蕞爾邑有若職方主事彭鯤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東門曾氏一門三烈婦禧再從姨葉芊妻謝氏紿賊自揕其喉皆禧所親見他或名氏無所考或久失其傳嗚呼二南之化亂離板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節義之故夫豈不以一人哉禧讀新城孔鼎紀泰寧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妾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

世葢泰寧縣諸生廖愈達妻也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嘗學制舉業寒暑每旦至夜分不少輟李氏碎鑪以待然嘗有不豫之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目愈達曰君尚無子子與科名孰重愈達憮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爲妾數年又無子更爲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樂家居築別業於隔河石壁下李氏每女紅閒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坐東西向爲講章句大義旁及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遞當日供茶果餌以爲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聞講書聲駐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歲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輞之新塘坑於寓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瘧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甲申三月十八日簡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爲厲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九日聞城破耿夫人執榼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縊於右夫人縊於左夫人既引頸就帛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夫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愈達妻妾失歡競來慰藉卒不知爲何事八月三山失守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攜妻妾同鄉人夜走南石砦砦素號天險四壁牆立遠近薦紳富人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砦門甚急砲聲震天地砦中人欲竄徙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萬人奔擠不得下李氏謂愈達曰君何必出砦門出砦門者吾三人事耳愈達曰汝輩顧得出未及荅羣呼兵自後門入

李氏卽從砦口展兩手投厓下愈達旣已無可奈何更攜二妾奔別厓岩中岩多刺棘男婦數十人先伏處未幾搜牢兵至愈達遽瘧發仆地而張氏投厓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朱纓窄袖者拔刀南向立諸小卒執槍挺東向侍指揮邏山前後猙獰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聳身投厓石石右擊（句）搏於厓左若支解然是夜雨甚兵宿厓頂明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岩中者皆得免

魏禧論曰三烈婦誠少須臾緩其死則皆可以不死而竟死或曰天也（句）非與烈婦計須臾緩其死則懼夫求死而不可得也求死不得死與可以不死而死孰得孰失亦講之久矣士大夫死生出處之際濡忍不斷身敗名惡取笑千載者何可勝道也孔鼎曰愈達妻妾有殊色李烈君之死年三十有九汪氏二十有五張氏十有八李烈君之爲敎亦奢矣豈非然哉烈婦死四日愈達求其屍合而葬之人過其處者皆呼三烈婦墓

明右僉都御史江公傳

公名東之字長信歙縣人也少爲諸生性剛有大志以澄淸天下爲己任中萬曆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皇城駙馬都尉侯拱辰車騎闌入御道公叱之出都尉皇恐謝錦衣衛指揮徐爵者司禮監太監馮保假子也與江陵相爲腹心氣勢熏灼公卿皆由關說爵嘗乘驢擅出入東安門一日與公遇執其驢付所司罪狀爵因以撼保疏曰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嘉靖閒犯罪發遣潛逃在京

夤緣武職又復倚勢張威竊弄朝政如王國光之欺侮陛下黜之爵乃揚言曰此我罪之馮司禮者也梁夢龍之謙謹陛下用之爵乃揚言曰此我薦之馮司禮者也夫爵果能進言於馮保保果信任爵與否臣不敢知但爵身爲錦衣衛官未嘗一日至錦衣衛堂上臣每巡視皇城輒遇爵由東安門進守衛官軍不敢問其行跡不知爵奉何職役而出入禁闥欲何謀議而常居直廬也且夢龍謝恩之日卽往拜爵門舉酒款洽二鼓始返朝臣及市井細民無不知之夫馮保服勞年久未聞干預外政爵指之以邀惠大臣是誤保不能永其終譽者爵也夢龍初掌銓衡未聞親爲不善爵誘之以交結近侍是誤夢龍不能正其始進者爵也雖然誤保與夢龍此猶小者陛下德追堯舜威服中外大小臣工奉法唯謹而爵以狎邪小人竊弄於下虛張聲勢肆無忌憚不敬之罪孰有大於爵哉伏乞聖明大奮乾剛將徐爵勅下法司追論原罪或不卽加顯戮亟行竄逐庶內臣無由招議得保其近侍之榮外臣無由夤緣可塞其官邪之徑將見宮府肅清而威權不致下移矣疏入上震怒收爵論死而保亦尋誅竄先是巡撫王宗載與御史于應昌等合謀竄殺直臣劉臺以媚江陵至是宗載爲右僉都御史公露章劾之疏曰頃者陛下允臺臣請復建言之官天下臣民感激泣下以爲主上如天之尊不難於悮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見天日唯是死者不可復生忠義之魂不得聞見陛下卽重哀矜亦無可施此人心所以感戴聖恩益切而追恨邪臣益深也故大學士張居正十年勤勞不可謂無輔理之功但才高性拗攬權太專設心太險

媚已者立躋要地異已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御史劉臺論劾居正其詞嚴義正忠義之心不出趙世卿余懋學趙用賢鄒元標下也臺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僉都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門生屬官承受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讎家代創誣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奉旨查勘同心狐媚逼脅司屬捏報虛贓宗載復啗江西巡按御史今故陳世寶曰了此獄政府以巡撫處公遂擬臺遠戍臺家產不足償贓十一乃宥充軍該死人犯代爲完贓以實其罪所以凌虐臺者萬狀臺至潯州身死衣衾棺木俱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此長安故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是殺臺之慘主謀者宗載行凶者則于應昌陳世寶也世寶嘔血暴卒天實報之臣無論矣外叅照得僉都御史王宗載甘爲馮保義子自恃居正私人阿附權勢謀害忠良法當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誣贓以陷僚友枉法以媚要津當以從論者也宗載係臣堂官臣執禮素恭豈敢沽彊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人素厚豈敢爲刻薄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不知有天子殺人可忍將何事不可爲所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不暇恤況爲死御史以論生御史臣獨何心伏乞陛下察臣愚忠憐劉臺之無罪勅下吏部諒加卹典將王宗載于應昌亟賜革職勅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路楷謀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抵罪臣東之不勝激切待命故事御史上疏必以副白堂上官公嚴服捧疏升堂宗載迎謂公曰江御史何言公曰言公殺人媚人耳宗載失氣反走於是上

大怒戍宗載應昌於邊已公奉璽書督屯牧畿輔閒豪貴斂手會小阿卜户率百餘騎襲破黑峪關殺數十百人去邊臣總督薊遼右副都御史周詠等懼失守當坐法因瘞滅諸屍詐以功上爲巡按御史李植所劾上素知公忠直至是朝議遣給事中一人往勘上曰非御史江東之不可特命撤屯務往而執政有謟公爲邊臣地者公以手指心曰東之亦欲仰承公命奈此中不肎負天子何公至廉得其情顧未有以顯服詠等乃閒行關外見新蒔蔬圃疑之立命吏士發蔬深入得九屍屍皆中槍於是諸將膽落皆叩頭輸服公報命副將陳文治等坐死督撫以下降罰有差吏部尚書楊巍以御史丁此呂論江陵時科目事與首輔有嫌劾此呂謫外公卽日疏劾巍言巍大臣晚節不終巧塞言路名爲曲庇故相實則

逢迎新輔乞賜罷斥以正人心定國是蓋首輔二子時皆中科名公疏直指其事又有請蠲恤屯牧近地九陵守户彫殘奏免銀力二差禁私宮改正虛糧劾皇親佔產害民諸疏皆關係大利害上悉嘉納是時公直聲震天下而小人亦因是側目上詔曰江東之盡忠言事摘發大姦有功特擢光祿少卿未幾晉太僕卿時張馮餘黨復用事批根正人公發憤上疏曰張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九死不移本無一眚而欲掩其大節臣不知言者何心也然臣樂與之遊幸先罷臣由是齊世臣吳定等益交口齮齕公力求罷上遣中使至皇極門諭留亡何朝廷有事大峪公議與執政迕因左遷兵部職方員外上疏論壽宮劾監正張邦垣欺罔罪調外知霍州尋病免歸遭母喪治葬並葬期功不能

舉者十餘喪築室瑞陽以望丘墓足不入城市者八年癸巳吏部尚書孫公鑨言於上起公鄧州隨陞按察司僉事備兵辰沅地控接溪峒寇攘四出公身按行諸壘檄諭苗酋苗民相戒曰自守法慎毋干江公三月晉南光祿少卿尋遷大理丞歷左少卿領大理卿事有閹宦格殺親弟以弟妻當臥內刑部故從末減公駁還復議部郎畏諸閹率以原獄上上竟如公議部郎坐貶太醫屬范洋嘗爲文選蔣時馨通賄事覺繫獄時馨欲殺洋滅口公以當過錢律不應死會御史趙文炳劾時馨鬻官削籍而權要大臣迫文炳反覆以謝時馨文炳乃誣稱誤受公指公疏辨乞免上屢旨慰留然時馨黨人以公在終不能殺洋遂以公爲右僉都御史出撫貴州名爲推奉實放逐之公自知忠直不容於時卒不悔將行復上備陳寃獄疏貴州故荒徼安酋彊臣尤爲桀黠公始下車知安酋意圖貴竹遂首議建天柱銅仁二縣及發兵部尚書某受金議復貴竹狀以奪其氣有安使從輦上來者公擒之盡得其所賄吏兵諸曹錢牘遂列以上聞而彊臣益懼烏撒酋目阿備擁安効良求繼公以効良倫序相當而要挾非法下檄縛阿備始議繼於是高寨苗兩入新添剽劫嘯聚黃苗山衆至千餘公檄兵進討之斬馘一百二十餘級上賜金帛有差而人頗謂公執法過致激其變然自是諸酋奪魄彊臣不復萌異志矣播酋楊應龍自招撫後益陸梁數遣部目盧阿凡讎殺五司五司轄貴州部內公謂此門庭寇不可玩也疏聞奉旨防禦公乃命經歷潘汝資借餉募兵營平越近境以折賊衝賊屢失利幾縛阿凡會夜大雨遁去我軍欲乘勝進拔

五牌公虞爲所誘檄令退軍保牛場賊果糾生苗夜薄我軍官軍殊死戰殺傷相當會公以京察中讒詔致仕而議者竟以失事坐之遂削籍公撫黔三年疏罷鑛稅置賑租增右文恤武田公歸行李蕭然苗漢攀號者以萬數車枳不得行次安慶病亟至家中風卒天下莫不惜之初公爲行人時有同榜刑部郎中舒邦儒江西人也闔門病疫死遺孤一歲人不敢過其門公爲經紀後事自著官服往抱其孤歸乳之人咸戒曰君四十始舉子不懼伯彊遊厲耶舒氏卒有後吏部侍郎某負時名趨附政府嘗與遇太常少卿沈思孝所相揖某傴僂謝過已起視公則足出罘罳外矣江西人爲御史者感公義交章薦公爲御史諸科臣又薦公當在六科上詢科道官東之何爲具以舒邦儒事對上曰從江西請故公擢御史云

魏禧曰公屢犯權貴不自顧死禍天子是其言每護持之可謂得君矣卒以誣不竟其用語曰十夫撓椎君子小人之際可畏矣哉公既死詔復原官禮科給事及南直隸巡撫御史爲列章請謚不報所刻臺中草廷中草撫黔疏往往爲人竄冒去公從孫九萬以公建白關國家大事懼漸就湮沒無以傳信請禧爲立傳使後之作史者有所考焉

同知潮州府宗公家傳

公名萬化字羅中先世自義烏徙揚州已隸籍應天府上元縣遂爲上元人曾祖通判節及弟兵馬司部嘗從泰州王先生艮游以經術顯名祖伊秀水丞父名世中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抗直有聲厄於讒不竟其用公十六爲弟子

員既中己酉鄉試四試禮部不中謁選得北直隸景州天啓辛酉覃恩授階奉議大夫上書白父寃復其官公爲人倜儻明大計遇事慷慨敢言景州南北孔道州守率曲意奉貴人費不訾民以重困公獨無加禮有富民死孤幼族人利其貲誣以非子更乞公同籍檢討某書道意公察其誣置族人於法未幾白蓮教亂起聚衆數萬人山東騷動郡縣莫能制攻武邑破之屯白家屯屯去州二十五里鉦鼓聲相聞士大夫爭入山辟賊小民附妖術者將內應公日夜巡視戒門者毋得出一人景州故土城高不盈丈至是益修築爲戰守計名妻妾於室人予一繩曰我死汝自經會監軍僉事來斯行以官軍三千抵德州公夜自縋城走間道追及之陳賊狀請假兵禦賊斯行有難色公大聲言曰景州密邇京師賊攻景州州守備單弱城必破京師且震驚公不爲一州民命計獨不爲京師計乎斯行感悟悉以兵付公公分兵間道入城賊未覺公益示弱使不爲備出俸錢數百金及民財犒士勉以忠義士皆感激願効死於是偵賊懈部兵爲三隊一從間道遶出賊後兩隊爲左右翼公親率城中鄉兵千餘人中道迎戰兵既交兩翼並進而間道兵從賊背奮擊賊四面受敵不知所爲遂大破之斬首八千降者數萬人還獲所鹵牛羊財貨亡算是役也以少擊衆朝廷升斗無所費而全一州扞蔽京師功甚大捷聞巡撫張公鳳翼手書慰勞吏部范公景文爲文勒石紀功景人慶再生建生祠者二當是時公彊幹廉敏聲爲畿輔冠都御史李公邦華畢公自嚴提學副使左公光斗巡按御史王公象恒屯田御史張公愼言等二十餘人交

薦之章凡二十七上公用是見知正人而過客及州豪貴不得志者頗側目先是州人曹思誠爲吏部郎中怙聲勢公遇之落落舍人子犯法又逮治之其弟奉白蓮教賊屯白家時欲內應公密擒之賊平思誠從京師遺公書茍曲貸吾弟必報公公卒論如法思誠銜恨益甚已敘城守功學官及士民効力者皆受賞獨謂公多殺人不錄久之例轉鞏昌同知公去任富人孤追送數百里奉二百金爲壽公固卻之旣抵鞏昌以父老投劾去工部公卒崇禎改元諸齮齕公者多用附魏忠賢敗御史吳公甡給事解公學龍交章薦公補廣西左州一年轉廣東潮州府同知不事貴要人如治景時公攝府篆海寇劉香老犯沿海諸郡甚猖獗總督熊文燦屢喪師欲茍且就撫名監司以下議有康某者阿文燦意請親詣賊舟

餘人率唯唯公獨爭曰古之撫賊者必我足制賊賊畏威而懷德然後聽我譬之馬銜轡在手可東西驅也今我師屢挫賊甚張如徒手騎猛虎欲範我馳驅必不得矣盍先謀大折其鋒不然必不可文燦色變目攝公遂罷議康某邀公同往賊舟公固辭賊卒挾康揚帆去文燦以公言中愈銜之而公攝篆時試士裁抑魏黨通政使吳殿邦至庭叱之批其頰殿邦門人適巡按廣東遂與文燦交章誣公通賊多受遺然事皆無證驗而公亦以病死矣公性豪好游宴喜聲伎與人言常面斥人過力能緩急人益至老不衰云

魏禧曰公子元豫節士也與禧交篤因出俞少卿所爲誌銘請立傳聞公幼失母事工部公篤孝年五十小拂意即長跽請罪伯兄性卞語不合大罵輒手批公頰弗敢較也退而對

妻子未嘗言兄過買友人田直八百金他日焚其約以田歸之此皆其可傳者

江氏四世節婦傳

歙縣江元亮明成化時人娶黃氏生三子明康德元亮三十九卒黃少元亮五歲撫其三子卒年八十二

明娶鄭氏鄭年二十七明卒有身越五月生子元祐鄭撫元祐凡四十四年

元祐之卒也與母鄭同歲初娶鮑氏生子巖龍四歲鮑死繼室宋氏年三十二始生子而元祐卒享年六十二先後撫二子各成立明元祐弘治嘉靖間人

初江氏三世節婦惟鄭年及旌格力不能上聞至巖龍又夭其妻方氏妾萬氏特以節孝顯方之歸巖龍也繼姑宋性嚴好督責宋疽發背方親視藥洗滌之至以舌舐瘡口時時竊仰天歎曰吾安得身代吾姑也年二十五未生子私念江氏天三世夫相又不壽乃趣巖龍置側室得江西德安縣萬氏女六年而巖龍卒於楚方痛絕欲從死萬曰妾有身三月矣幸舉子共護之不然死未晚也彌月而生子應全兩母育之極辛苦應全篤孝嘗與妻楊氏割股療嫡母病家既饒益立名義崇禎三年二母得奉旨旌表建坊石奉祠而應全亦於是年以恩例官光祿寺署丞十七年巡按御史鄭崑貞疏表應全孝子人皆稱節婦有子云

魏禧論曰徽州富甲江南然人衆多地狹故服賈四方者半土著或初娶婦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歸歸則孫娶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嗚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聖王於男女之際

葢重矣余嘗心惡其俗他日得志當爲法繩之而其婦人乃勤儉貞醇鮮淫僻貞女節婦往往而見若江氏婦姑四世節婦豈不盛哉

予客揚州得交光祿之家孫元里出其四世守節事實請爲立傳又聞楊太母危疾元里與其妻黃日夜侍榻前同日割股和藥進楊更甦三月後卒事與光祿夫婦同而元里弟婦程氏以二十八歲寡次媳汪氏以二十七歲寡並矢志不嫁然則江氏節婦葢六世矣幷附識之（自記）

大鐵椎傳

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遊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叩其鄉及姓字皆不荅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數擊殺响馬賊奪其物故讎我久居禍且及汝今夜半方期我

決鬭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鬭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愼弗聲令賊知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突奔客客大呼揮椎賊應聲落馬馬首裂衆賊環而進客奮椎左右擊人馬仆地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塵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朱參軍家傳

魏禧曰嗚呼士生盛世鬱鬱不得志與處衰亂抱道懷貞老且死牖下其孰悲乎哉夫莫之禁而不爲欲爲而不得爲君子悲之然高尚其事抗志自悅雖憂天傷人狹隘迫蹙苟不至於斷脰絕吭其所處有裕如者孰與夫身負材適當其時而無所自見乎哉陰厓之木雪霜以爲雨露堅彊而不僵木生陽山春氣盎溢而華葉不滋悲孰甚焉吳門之隱君子曰金俊明余見之年七十一矣倘所謂抱道懷貞老且死牖下者非耶工書法窮不得食以書法自食賦詩讀書何其蕭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耶俊明之父曰朱參軍余覽其行事悲焉參軍本姓金氏名允元七歲而孤母貧不能自存有姊適朱氏屬養焉遂冒朱姓更名永昌云參軍嗜書通古今事爲人有器量美鬚髯修幹偉然嘗遊四方所至攬其山川土俗與賢豪士遊性倜儻善計畫能爲人緩急思欲有所用於世當是時朝廷重資格非制科無由進而制科亦輕他途士參軍既無聊乃入貲事吏部久之以勞授綏寧簿綏寧楚邊邑苗𡰪雜處民藉深林爲屏障有巖酋倚監司同里者取其材殆盡民無所庇愬之令令首鼠以屬簿參軍陳利害欲置之法持論侃侃不撓遂以左上官意投劾歸而參軍去後苗𡰪乃歲爲邑患當事惜之復補參寧夏衛幕寧古朔方也苦寒參軍顧樂之恒自佩刀與部曲飲酒歌出入塞上熟察士馬器械阨塞險阻思建功邊徼取封侯印天啟乙丑督府以互市遣參軍時方二月山深積雪及馬腹甫出疆感寒疾卒年纔四十有八參軍將瞑無他言開目視左右曰謹藏吾佩刀俊明始爲諸生亦姓朱氏名袞後復姓更今名字孝章吳人稱曰孝章先生

魏禧曰語曰不於其身其於子參軍負材不試俊明自廢放窮餓以老豈所謂天道者耶夫俊明莫之禁而爲之以求顯參軍亦烏能聲施若是哉悲夫

江天一傳

（陳繼遇 吳國禎 佘元英 江孟卿 閔遵古 蕭倫 洪瀾 僧海明附）

江天一歙縣人字文石正直廉介工文章世居寒江村人稱寒江先生祖東望貢士學官華亭有大宦以辱士激變縣諸生焚其第學使者命東望列諸生名將寘諸法東望力拒之

忤當事意棄官歸祖母胡割肝救姑疾父士潤湖廣某司巡撿獻賊破武昌拒賊自沉於江天一家故貧好學所爲制舉文磊落閎肆困童子試三十年後見知邑令傅公補郡弟子員試每冠其曹令故重天一嘗令天一來請事凡數年終不以私見是時天一貧甚帬布常穿空見尻家居屋數椽瓦不足以草覆之會姻戚有詿誤事令捕之急知天一最善令乃自詣天一陳百二十金八上長跽以請天一愕然曰吾守身垂數十年豈忍一旦敗之耶卒揮之不顧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者天一感其事與祖母類率朋輩攝衣冠往拜其庭時人亦多爲詩文稱述孝婦天一盡出其脯脩資刻板以傳天一性剛好結友士至者倒屣惟恐後赴友之急義形於色視禍患不屑意行踰禮法輒面叱責不少假貸人尤善同邑閔遵古嘗語遵古曰吾黨立身如處女處女失節無賢愚皆賤之若誦服聖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喪其守可賤孰甚世奈何苛巾幗而寬鬚眉丈夫哉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與休寧金文毅公聲相講學里中癸未黔兵倚鳳督馬士英勢所過荼毒過徽州州人禦之輒格殺黔兵主者怒欲中以危法公坐此就逮天一發憤具疏叩閽白其寃會公以邊才起用事遂罷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佐金公舉兵參其軍攖險固守與大兵相持累月而鄉人故御史某者陰導兵從閒道入師遂潰公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毋從我死也天一走歸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追公及之大呼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日遇害閔遵古蕭倫僧海明爲購屍殯之同死者

族孫孟卿郡人陳繼遇吳國禎佘元英

閔遵古字無作與天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落僑蕪湖天一旣被執道過蕪湖以囚服突至遵古家從朱纓帶刀者一人遵古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時賓友滿座聞之皆驚竄走唯一客不去遵古進苦茗天一飲盡數杯遵古亟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帶刀者固辭去已同客往覓天一天一見遵古來大喜帶刀者竊嗟歎坐頃之帶刀者大言曰君無以武人鄙我我雅知忠義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兵得功金翰林及江君四人耳然觀子亦義士吾在坐子毋乃有不盡之言呼二小卒伺門外竟去遵古因歎息不得一見金先生也天一遽索敗紙書數字授遵古見金公至則僧海明先在與公密語去公曰甚思一見文石也遵古令客具壺榼自往招天一前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悖也且吾家屬十餘口肎殉人乎乃曰金翰林好持體貌不少假借使諸君並坐我獨侍立豈情所堪耶遵古復走往欲言於公甫坐定而其監押官張亦踞對席坐公忽移坐南面臨之遵古不復言張遂出而以令箭檄帶刀者送天一來諸人痛飲悲歌相欷歔泣下燭再跋門外弓刀環列金銕聲錚然兵人大呼叱咤遵古與客緩步出天一柬金公時餘敗紙尺許因作一百三十三字遵古以錦軸裝潢之藏於家

蕪湖僧海明聞金公遇害乃乞貸往市棺徑前抱公屍而殮邏卒呵阻之海明不爲動卒殮公載歸蕪湖菴中閔遵古聞之泣曰吾文石先生奈何休寧程達可者慨然願捐三十金

遵古乃焚香泣拜於金公之柩而以謀告海明海明曰諾或言金公同死四人念江先生獨不念三義士乎遵古復告海明海明以爲難遵古惆悵拊腹周行廊廡間有偉丈夫過其前以肘觸遵古者再遵古目視之而不言丈夫微笑曰君何所苦而若是遵古以情告丈夫曰噫但得八十金畀我事辦矣遵古大喜率同人羅拜之顧金無所出遵古募得二十七金自据拾一金益以程達可所捐尚不足丈夫曰事久變生吾不可待矣旦日去果殮三義士凡所費金百餘而程達可金乃爲其姻友中匿竟不至方丈夫之肘觸遵古也聞金公棺至來拜之見其棺惡泫然曰此豈足臥公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其伐材而下上關稅環銅文漆皆在明時乃我公所安寢者遂易之而三義士者丈夫悉以善棺改題唯天一用

金公故棺其後天一弟文月與陳氏皆奉柩歸吳佘竟無人遵古海明復買地葬之數年海明死遵古自遠歸遭丈夫於道蹙然曰向葬吳佘二君恨牽事未立碑今失其葬處奈何丈夫曰吾記之遂導遵古往則豐碑屹然書名氏鄉里矣蓋丈夫所爲也丈夫姓蕭氏名倫字彝敘閩人而賈於蕪湖

洪瀾字遠生亦歙人年二十餘始力學不悅俗儒語聞天一名負笈請爲弟子天一殉難妻子將入官瀾毅然曰是瀾責也觸熱走烈日中數百里以義勸助婚友及子貸大汗汙衣無可易輒澣衣於溪暴之伏身水中候其燥衣而後行得百金贖天一妻子於官而以其餘買田給饔飧焉

魏禧曰遵古學問君子與天一爲至交倫賈客海明僧何其難也倫與四義士皆平生不相知識獨以遵古義發動於中

久而不懈雖古人何加焉文月來迎其兄喪夜夢文石語之曰我無頭文月曰頭固在也曰非是明日開棺頭果悞他棺中方倫往收義士屍甫三日兵大至屯其地人以爲忠義之報然非倫曷濟哉

明知龍溪縣涂公家傳

歲丙戌之九月清兵破漳州知龍溪縣涂公被執不屈死焉其長子常吉從公死新任知漳州府祝登元與其同僚推官李毓秀龍溪知縣徐國章哀之登元捐橐中金六十兩贖公二孫又捐三十兩助公妻子歸公柩曰道遠費不足吾不能獨任也手作疏募於衆漳人士素德公浹旬凡得金三百餘兩公妻子始得奉公柩歸葬新城其疏畧曰今天下所稱識時達變不激不撓以自成其節者葢見之前龍溪令涂公云公諱世名字仲嘉江西新城人中天啟丁卯鄉試大兵入閩七郡風靡公獨不肎出降遂被執父子同日併命嗚呼桀犬吠堯未識天命有歸而鄰婦詈人彼誠各爲其主夫孤竹傲周猶曰義士余闕祠廟褒以忠臣　今天子肇造區夏軼駕前王豈此罪眚不逢浩蕩茲者白旐牵風靈輀戒路爰與理刑李漳邑徐各致賻金更爲募疏徧告紳士情維念舊貲不擇多至於經過所在或戒彼封人護其歸孥或錫以椽筆表其貞懿則溫序之魂可返叔夜之男不孤是所望於君子矣公柩既歸新城里中人多訛言疑公死事不實公甥孔亂桂手出祝疏示之疏簿皆鈐以漳州府印印並刻滿漢字文朱色爛然談者乃止予舊交亂桂因介公幼子山請予爲之傳亂桂嘗言舅氏偉幹修髯性豪華好長夜飲酒慷慨言古今

事家故貧既爲孝廉嘗事愛其才贈以金輒隨手用盡亂桂又言公死時僕黃錫黃羊王亨將三四人者皆同日死

魏禧論曰余讀金史有陳和尚完顏彝者以勇功歷忠孝軍總領嘗以四百騎破元兵八千名動天下及鈞州破和尚自出言於大將大將勸其降至斫足脛折不爲屈割其口吻至耳猶噀血罵死不絕聲大將義之酬以馬潼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嗚呼忠臣義士亦何負於人哉而世卒不悟悲夫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終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一

傳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合傳

新樂侯劉文炳者烈皇帝之中表兄弟也其先淮安海州人劉山子以成祖靖難功授世襲河陽衛正千戶九世遷宛平遂爲京師人傳十世應元取徐氏生孝純皇太后爲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夫人者也子效祖繼祖效祖娶杜氏生子三文炳文燿文炤文炳娶光宗皇后姪永寧侯王天瑞長女文燿娶懿安皇后妹太康伯張國紀次女生女二長嫁神宗皇太后姪武清侯李誠銘子國瑞嫁三年而國瑞死子存善嗣封太夫人次嫁恭順侯吳惟英子希彬爲侯夫人崇禎元年效祖以皇太后弟恩賜爵新樂伯父母弟及子文炳文燿

事家故貧既爲孝廉當事愛其才贈以金輒隨手用盡亂桂又言公死時僕黃錫黃羊王亨蔣三四人者皆同日死

魏禧論曰余讀金史有陳和尚完顏彝者以勇功歷忠孝軍總領嘗以四百騎破元兵八千名動天下及鈞州破和尚自出言於大將大將勸其降至斫足脛折不爲屈劃其口吻至耳猶噀血罵死不絕聲大將義之酬以馬潼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嗚呼忠臣義士亦何負於人哉而世卒不悟悲夫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終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一

傳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合傳

新樂侯劉文炳者烈皇帝之中表兄弟也其先淮安海州人劉山子以成祖靖難功授世襲河陽衞正千戶九世遷宛平遂爲京師人傳十世應元取徐氏生孝純皇太后爲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夫人者也子效祖繼祖效祖娶杜氏生子三文炳文燿文炤文炳娶光宗皇后姪永寧侯王天瑞長女文燿娶懿安皇后妹太康伯張國紀次女生女二長嫁神宗皇太后姪武清侯李誠銘子國瑞嫁三年而國瑞死子存善嗣封太夫人次嫁恭順侯吳惟英子希彬爲侯夫人崇禎元年效祖以皇太后弟恩賜爵新樂伯父母弟及子文炳文燿

皆封贈進爵有差七年效祖卒文炳嗣伯未幾晉新樂侯繼祖文燿並加官甲第塋田祭葬節賞皆甚渥明年賜太夫人寶鈔黃曆謝表云聖曆無疆臣年有紀老嫗七十去日無幾上覽奏謂內侍曰太夫人年登古稀使太后在不知何以稱觴也命大司禮賜白金萬兩綵緞百端至第爲壽上每瞻太后畫像左右輒云不似乃遣大司禮武英殿中書至第命太夫人口授畫工再易槀不似時文焰尚幼面頗肖太后太夫人乃令文焰出指授某處似某處不似畫成凡四軸擇日遣錦衣衛堂上官具鹵簿迎入大明門上俯伏道左安奉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追贈效祖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歲賜祿百石繼祖文炳文燿各進階文焰授都督同知上每追思太后則推恩太夫人甲申三月二日太夫人八十時寇氛甚惡上日夜焦勞猶遣大司禮賜金幣三宮賜賚有差繼祖晉階少傅文炳太傅文燿太子太保文焰右都督文炳深念上恩罔極而時事漸不可爲誓以死報國與申湛然黃尼麓鞏鴻圖相友善每論國事則潸然淚下云

鴻圖名永固京師人尚光宗皇八女樂安宮主爵駙馬都督善騎射好詩工畫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士游慷慨多大節嘗抗疏請建文皇帝謚救薊督趙光抃名震當時與新樂侯劉文炳爲刎頸交都下稱戚畹之賢者必曰劉鞏甲申正月文炳永固請名對上問以國事曰宜早建藩封速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屛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可以爲後圖上是之以內帑乏遲其行三月初八日聞闖賊李自成將逼京師京營兵未議城守唯中府派分文武勳戚坐守京

城內外皇城諸門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外城永定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十六日賊攻西直門急城東居人猶不聞卽本兵未知也文炳以繼祖文燿皆城守故未有職事是日同文炤坐棃花樹下黃尼麓自外踉蹌入云賊急攻西直門城上軍士皆不守大事去矣府中宜早計文炳文炤入告母母隨命侍婢簡筍緜於樓上作數十繯命家僮積薪樓下傅以引火物而急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一樓也家人環而泣鞏都尉匹馬至庭前著白戎服東弓矢見文炳下馬哭拜於地曰城內無守外無援滿城皆賊黨旦夕破矣吾輩世受國恩當自殺爲厲鬼殺賊耳特與兄訣卽馳去明日繼祖自東安門至與妻訣亦貯草薪所居樓下繼祖文燿託太夫人於申湛然而以文炤付蒼頭文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肎去是夜鞏都尉復至同文炳請名對出十八日期五府公侯伯集朝陽門議事無一二至者夜漏下上遣中使馳騎捧詔至文炳第封甚固文炳於內室開讀詔曰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速擁家丁來護衛文炳知事急恐駕南幸立遣人招都尉哭告母曰兒受國恩當以死報國不能復侍母矣母曰兒善事皇上無忘孝純皇太后恩皇上恩我與汝妻汝妹死瞑目矣文炳乃牽文炤手曰汝幼可無死當逃去得奉太夫人延劉氏祀也兄弟相泣拜而都尉至遂同文炳入見上於大內上倉皇謂曰賊入城無多二卿所糾家丁能一巷戰乎二人以衆寡不敵對上愕然良久泣下曰朕志決矣永固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於是君臣環泣左右莫能仰視上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

社稷文炳永固奏曰萬一都城不守皇上當焚宗廟三殿臣家即自焚從皇上上首頷者再命二人且歸十九日文焰方侍杜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焰飯盌脫地直視杜夫人夫人遽起登樓文焰從之文炳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復下樓移二菊盆抵門而上文炳妻及次女首已入繯夫人撤其乘而氣絕文焰入繯氣急不能死掙繯而下杜夫人繯絕墮血涔涔然伏板上長女扶環瞪目視母文焰撫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遂逃去長女九縊不死杜夫人六縊絕長女見母死乃自開樓窗踴身倒撞下樓高齒落臂折死而復蘇見蒼頭傍立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脫付平曰掖吾登樓以是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嫂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女屍今死豈可違其言平掖之以登遂入繯平以繯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時文炳同永固坐崇文門見賊輒射之箭盡復取地下箭射賊賊皆走俄而賊大至文炳顧永固曰吾與君畢命此黃尼麓在側曰滿城皆賊守此何益當速歸焚府第也二人遂各馳去文炳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太夫人於申湛然家黃尼麓亦至曰鞏都尉焚府自刎矣文炳頓足曰鴻圖先我耶將投井忽顧影曰此戎服不可以見皇帝湛然乃免己幘與之幘小不可冠尼麓曰何不裂幘幘裂乃冠之投井死時年三十弘光立贈太師恒國公謚忠壯繼祖亦投井死先是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登樓縱火自焚二妾投庭井中文燿見外城破馳百里至渾河已聞內城亦破復入見閭門焚死皇帝已殉社稷撫膺哭曰燿不死以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母在也今生何爲急走拜太夫人遂尋文炳死所大書板置井禽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年二十一後贈太保謚忠果闔門死者四十二人太夫人以匿申湛然家得全而湛然竟用是爲賊拷掠死鞏都尉之馳歸也遇一賊據鞍若有所待都尉引佩刀手刃之時公主早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棺傍主冠裳法書名畫置薪下財帛盡散家人及歸繫所乘馬曰馬吾不忍殺寶鞍吾所愛不可以遺賊因解鞍置棺下都尉見蒼頭在側曰汝留此何爲對曰侍主人死都尉手摘所服戎帽金頂與之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酹地拜皇帝一杯酹公主自飮一杯曰此永固報陛下殿下時也遂自刎年三十一白戎服上豫書駙馬都尉鞏永固死節九字後贈少師謚貞愍都尉無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楨子某亂後歸李南下襲爵封夫人乙酉南京破隨李安置旗下李死將悅其色欲納之令女伯父鞏永基往說女女詈曰昔吾父以女託伯父期城破卽殺女伯父既不能今乃以禽獸行汙我永基慙而退將以勢刦女女大罵曰吾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姑在爾刦我惟有一死遂剺面斷髮終不能犯後歸得事姑終其身

魏禧曰皇帝純孝故推恩劉氏甚厚與昔之寵外戚執國政者異矣都尉馳射萬壽山爲勳戚冠以是見知於上寵遇異他戚畹卒之劉氏一門死節都尉自刎其知所以報哉李國楨亦戚畹總督京營官兵數十萬先時有警每一堞守兵五人戰兵列近畿要地時國楨欲省軍費每五堞守兵一人而守兵大半居鄉戰兵反居城內事既急城門晝閉戰兵不得

出守兵不得入人心皇亂國楨無所措手足矣賊入城國楨解甲降賊帥張能能督輸銀數萬兩而國楨第已爲他賊所據無所得賊拷掠兩脛俱折國楨夜解所繫綠線絲自縊死賊以椰棺乘之血淋漓於地他書載國楨死帝后旁誤矣此禧得之友人錦衣衛僉事王世德時益與國楨同執云

高士汪渢傳

魏禧曰余癸卯遊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車有監司欲見之知其不可屈艤舟載酒西湖上屬所親招之惟汪渢不至渢錢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渢故城居母老思得渢一見時兄澄弟澐亦棄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渢聞來定省然渢自能來家人欲往跡之卽不可得予客西湖身造澐使道意久之渢不出微聞渢到湖上予乃寓書澐以告渢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我顧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失人渢得書輒走舍館相見自是常出就余出則必之愚菴所抵足臥往往談至雞數鳴或更起坐行不肎休愚菴僧明盂兩浙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予二人會三宜設食畢輒掀白鬚笑曰但喫吾飯臥吾牀吾不來溷也闔戶去初渢爲諸生試輒高等爲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渢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渢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渢

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渢私爲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媚欲彊渢試禮部出千金覘渢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爲渢壽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遊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徙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遊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渢病瘵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渢與予旣相見以齒序爲兄弟予嘗私問渢曰兄事愚菴謹豈有意爲弟子耶渢曰吾甚敬愚菴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牽誘去（句）削髮爲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肎也魏禧曰渢往來談甚多不能記於當世葢熱中人也惜哉

項節母家傳

節母姓吳氏歙縣人嫁同縣項君德輔德輔服賈廣德遭兵亂傷卒母年二十有三訃至欲從死念子志發纔三歲女二歲又遺腹待生死則諸孤無所託乃勉自活而同堂人利母出筦家財百法困擠之母不爲動母適外家同堂人踰樓入取其貲又摘諸奴婢身劑竊還之奴婢多叛去母益孤時遺腹已生女子歙亂盜白晝至掠衣物竟手牽志發行母急闖然從竈下出奪兒子盜手且號且踊曰吾今日母子倂命矣且此貧兒挾以往無所利兒身衣佩所有願悉將去但還我兒也盜憐而聽之盡脫其衣袴行兒赤身啼母慮後盜復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手掬松毛覆赤身兒毛刺兒兒啼母更取竹籠籠兒葢以松毛然盜竟不至未幾歙大饑米一石値白金七兩母子無所得食母早夜縫紉以易米日量米一甌食志發身及兩女子日食炒豆一酒杯母子四人得不死凡數月乃復故食庚申四月志發謁余南州請傳母苦節言至此淚下如雨不能止云方母極困時或勸母以二女子義養他人一意衣食志發使成立母泣曰女子賤然先人遺體俾失敎訓婚嫁不得所誰之罪也卒困苦敎養之親爲擇壻並得善所焉母今年六十有三歲母有族妹嫁從子志震震病瘵死死之日妻遽以刀自斷其喉志發又言吾族子長眉者取程氏前年長眉客死程氏聞之不食或勸曰屍柩未返汝死無子誰爲收葬者程然之起飲食如常趣人刻墓碑書程氏合葬字柩至距家門數里將成禮以入既擇日程氏手辦祭品而衣吉服其母尤之曰汝壻明日歸家是亦吉也聞者皆笑或竊罵之品既具程氏告家人曰倦矣吾且休遂入房明日日出二丈程氏尚未起家人呼之不應壞門入則儼然自經死矣細視衣襪諸親身服皆密綫縫之母姊娣以節烈聞當事屢褒之程氏貧無後不得聞

魏禧曰項氏婦何多賢哉母姊娣並節烈爲吳氏光幸矣或問節與烈與從容就義孰難魏子曰並難世之立言主此則抑彼主彼則抑此過也三者惟時所遭與人性之所近項氏三婦其皆可以風矣

明遺臣姜公傳

公名埰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

懷遠將軍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贈瀉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諡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牀頭夜起飲之一瓿立盡萬曆乙卯山東大饑盜蠭起公時九歲與兄圻夜讀書聲咿唔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爲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璐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眞縣公爲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干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讎嘗捐俸請託免泗州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閘糧船牽夫著爲令舊例摯鹽封引儀眞令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激爲代償脩河銀一萬兩下車日廉得大憝董奇董九功置於法窩訪之害遂除袁公繼咸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聞行眞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攺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諭一體考選三月上御弘政門名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既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某相表裏爲姦惡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又言上諭有代人規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又二十四氣蜚語騰聞

清禁此必大姦巨憝惡言官不利於己等語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謂埰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著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旣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積公僵仆土室無襆被身嬰三木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而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報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肎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堦下半日稍甦校尉灌以酒使畢讞公終不肎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掠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備極慘毒俄出密諭姜埰熊開元即取畢命衛臣駱養性具奏曰即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司寇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罪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肎退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治罪旣矜其耄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爲雷同罔上奪職謫籍而兵部侍郎馮公元飈都給事吳公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爲少移旋密諭衛司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刑部尚書徐公石麒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創處七日而痛爲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甦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命上曰二臣顧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爲關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彊猶爾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垓請身繫獄而釋埰歸治喪不許臺省亦交章請釋公上曰垓在七月大疫上命刑部清獄公暫出上名見刑部以墨筆叉埰開元名曰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豈爲罪輔哉不許甲申正月闖賊猖獗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埰開元上報可謫公戍宣州衛公過故鄉哭光祿公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戍所未至弘光即位赦公遂留吳門不肎歸會馬士英阮大鋮用事大鋮往被垓劾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得一飽祝髮黃山丞相園而自號敬亭山人益不敢忘先帝不殺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子安節實節才亦不令進取戊子奉母歸萊陽母疾甚公默禱願減算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招公公故墜馬以折股名瘍醫竹筏舁之使者歸報公夜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今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正丘首抱恨於中心吾當待盡宣州以終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簀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歿時年

六十有七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日遠近弔者如市同人私謚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選所爲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己亥後詩文曰餺飥集又著紀事摘繆皆藏之

魏禧曰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二子乃寫寄禧山中也予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公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踦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制此秦法所未始有作俑者罪可勝道哉宣城沈壽民曰謚法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爲孝矣宜謚曰貞孝

朱中尉傳

明季天下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姦骫窮困不自賴爲非恣犯法而南昌寧藩支子孫尤甚崇禎末諸宗彊猾者輒結凶黨數十人各爲羣白晝捉人子弟於市或剝取人衣或相牽訐訟破人產行人不敢過其門巷百姓羣相命曰鎏神當是時奉國中尉議雺年少特以賢名（句）四方豪傑士多從之遊諸鎏宗亦畏之中尉字用霖父統鐼中崇禎丁丑進士知江夏縣敢言成、敗多奇中上將用公爲兵科給事中未除而歿事及世系在丘維屛所作江夏公傳中中尉幼奇慧江夏公戒之小字曰蠢七歲出應賓客公同年萬公元吉嘗與中尉對弈中尉立小杌上揎腕指揮攻殺旁若無人萬公笑而睨之曰非凡兒也負則沈思徹夜旦求復得勝乃已江夏旣劇邑號難治又幕無他客錢賦悉委中尉中尉創立開收出納

法別有籍法主每項各爲首尾必不少那借老胥見之大驚欲毫髮欺侵不可得中尉時年二十有一江夏公旣卒於官推官同年生某攝府印與公有怨牒取公在事時修城費十數萬金籍相對勘而老胥憾公父子盡匿諸籍大索不可得中尉同公門人邑諸生張若仲及弟議霖日夜窮思所出入條記合算較原數十數萬金無少差另冊報老胥及推官見之大驚以爲神江夏公柩乃得還南昌而中尉自是得嘔血疾數十年且瘳且作以至於死中尉性豪邁敢大言見天下將亂專意結客招致方外異人冀他日爲國家用江夏公命師事太僕段公然海內所推三異人段其一也段公有異表鬚長委地數寸許以好道術觸神怒失明與中尉語大愛之更令讀大學衍義諸書求實用張若仲亦負奇才精擊刺中尉與爲兄弟交得其技僧辨文道士張還初深沈有大畧中尉皆委心交之而辨文往爲邊帥技勇絕倫肌膚如削玉甲申中尉病湖上寇迫不能行辨文縛椅爲筍輿同一鄉人舁之人見辨文狀貌奇偉咸怪異而鄉無賴子有妄擬中尉橐中裝者辨文微覺之日將夕挾弓矢爲嬉遊取木楗插百步外射之十發矢盡中諸無賴子大驚皆羅拜請遂爲弟子而中尉更師事新建歐陽先生斌元友南昌彭士望胡以寧樂平王剛福清林全春廣濟舒益其乙酉左良玉謀破九江悉師數十萬南下中尉因九江毛珏任濟世集其地雄武士將用柯陳兵過左師柯陳相傳爲陳友諒後所居峭壁廣袤地跨二省會明三百年兵征不服稱悍旅者也以當事議不合散去九江亦隨破六月金聲桓入南昌中尉彭士望兩人相

與謀曰大亂至矣坐須此守田宅爲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士望三至寧都見寧都魏禧立談定交遂同中尉往依焉與諸子結廬金精之翠微峰講易讀史爲易堂凡八九人初中尉與士望爲親戚各負才不相能中尉訪士於王綱綱曰子同里彭達生方今俊傑也而外求士乎中尉曰吾固知之遂傾身交士望士望亦故愛中尉相定交兩人者交友遂第一及還寧都士望嘗遊四方中尉以病多家居並督二家事既日貧中尉曰不力耕不得食也率妻子徙冠石種茶長子楫孫通家子弟任安世任瑞吳正名皆負擔親鋤畚手爬糞土以力作夜則課之讀通鑑學詩閒射獵除田豕有自外過冠石者見圍閒三四少年頭著一幅布赤脚揮鋤朗朗然歌出金石聲皆竊歎以爲古圖畫不是過也而中尉酒後亦往往悲歌慷慨見精悍之色近十餘年益隱畏務摧剛爲柔儉朴退讓使終身無所求取於人無怨惡於世雖子弟行以橫非相干者勿與較也晚又好禪嘗素食持經呪尤嚴殺生戒見者以爲老農老僧不復識爲誰何之人戊午八月復病嘔血死年六十一蓋中尉以戊午生戊午死云死之日士望阻於楚唯魏禧彭任親舉屍入棺含殮焉

魏禧曰中尉來寧都時年二十有八予與季禮方壯並願爲中尉死也中尉更姓林字確齋所製茶高妙遠近名曰林茶工二王草法詩於杜爲別出人咸推服之然求書者中尉率書古人詩也楫孫負志氣力作病先中尉卒幼子東孫士望女夫也以謹愿稱

丘維屏傳

丘維屏字邦士寧都河東人禧之姊壻也祖一鵬萬曆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直諒好學先徵君與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丘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産内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瞯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性靜嘿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辯事理輒高聲氣涌面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辯時文體制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雞彘雜陳衣破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葢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曆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某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乏紙卽用牌票紙背書之翟悉以錦軸裝潢其草稾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勦說易數曆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

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稾隨手散漫或爲鼠齒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栁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曾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餼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丘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尚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己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繭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繭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予方就醫泰和未歸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盇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遊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盇不得其解云

墓表

歙縣程君墓表

程氏於新安爲著姓出周程伯休父後東晉元譚由廣平持節守新安有善政詔賜宅於歙遂世爲歙人多達者其四十九世孫謙與禧交奉其父仲熙君狀屬禧表墓石不獲辭按狀君諱文傳字仲熙由身以上七世仕者八人都察院右都御史公順道按察司僉事公仲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富提學道副使公志學南戶部員外郎公宏宏生兩浙都轉運使公瑄弘治丙辰以春秋舉禮部第五人是爲君曾祖運使

生象山縣知縣宗哲公象山生中書舍人道中公中書二子長天其次君也中書沒京師君六歲聞訃哀號至迎葬無失禮見者歎息君先世顯仕在成弘迄隆萬閒其時禮法修明重清議士大夫敦尚廉恥以貧相高而程氏世世爲廉吏運使公象山公死至不能買山葬葬縣郊義塚上其子孫皆無一椽之屋田一畝以自衣食中書公沒明年象山故人少傅許文穆公始挈其柩以歸君稍長益貧從父知州公玠無子欲養君爲子令母子得存活母夫人將許之君不可曰吾祖父世德不幸中落吾一身責甚重遑敢後他人乎從父大奇之年十三請於母曰守此坐饑寒死耳兒願棄書學商賈也母以幼不許既冠適吳越北走大梁西遊汾晉出燕冀閒貧困如故歸經河西務君以世家子讀書不習賈事上稅不中約吏持短長白之官官召訊驚下座執君手曰吾固象山公所得士也君竟貧至是因厚贈以歸先是同里任翁少泉爲女擇壻難其人一日會飲里中見少年短後衣末坐者數目之曰誰家兒耶主人曰是程中書子任翁明日遣媒妁通意字以女納采之日任氏姻族來觀禮日午使者奉筐升堂啟視則舊束帶破琴各一姻族皆掩口笑任翁喜曰吾聞程氏家無長物獨僉事公帶都御史破琴爲宗器不輕予人今以聘吾女足矣婚踰月卽走四方貲殖漸起任孺人勤儉操作以養姑乃之揚州徙業鹽筴母夫人春秋高病君侍藥半歲不怠至封股以食卒不起久之歎曰吾所以遠服賈者爲養母也母既卒家人饒衣食吾復何求遂家居不出好利濟人爲人贍婚嫁治橋梁道路歛饑出粟千斛賑之饑民有誤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盜食者有司擒獲君憐而白之全活甚衆葬族人十有七喪捐千緡脫友人於獄初君行賈時益好學往還數千里必束書百卷自隨其封股療母病親黨欲聞諸官君力止之曰封股非經也且吾愛吾母豈以爲名哉益讀書識大體如此君享年八十將卒置酒召親知爲別取負劵千金焚之誡子謙等曰繼志莫如讀書榮名之來聽之而已遂卒寧都魏禧表

楊一水先生同元配嚴孺人合葬墓表

歲甲辰六月先生年八十卒子復晟復晉旣請銘於河東丘維屏踰年九月元配嚴卒年七十有八門人魏禧弟禮爲之誌又三年戊申二子旣得吉壤於東鄉圍坑某月日將奉父母合葬地勢隘不足位二墓之石於是晟晉勒生沒家世子孫內於壙更再拜稽首屬禧爲合葬之文表諸墓門先生諱文彩字治文晛號一水學者稱一水先生父典簿公家貧先生幼嘗令賣炒豆貿貿然東西走已學木工日血指獨從童子塾過聞誦讀聲則駐而聽年十三四典簿公乃令就學學一年而成十六補縣附學生三十一中乙卯副榜先生年未二十卽教授弟子多至數百十人自貴公卿下逮匠工徒隸皆及門四十五歲爲崇禎戊辰用登極恩選貢士數試南北雍不得志老焉先生在北雍時司業方公祭酒吳公嘗推爲天下文章第一同鄉陳大士楊維節揭祝萬皆下之陳公至自謂人句讀一水理題文字陳大士不直一錢矣而先生諸弟子中禧最晚進父事先生以諍子自任十四歲常面諍先生先生大悅奇之自是無大小事必盡言先生性故和易虛心樂善雖老嫗童子之言必敬聽人有攻其過者委身若無

所自容子晟晉生十年命從禧學又令嚴孺人及晟晉兩母出見禧使禧得言家事方先生之未舉子也惟弟文彬一子病危篤先生日夜叩天請曰天寧喪子夫弟子果愈閒謂門人曾應秋吾黨長者名卒無子使人怠於善瀕死必手疏生平罪告於人應秋拱手仰天曰先生一念生賢子有餘矣既五十四歲晟母初產子叒賀者在門先生愀然曰命也既而曰吾不德以至此當益務改過遷善耳及六十生男子三人中子殤而晟晉皆成人能讀先生書先生著尚書繹十二卷四書藝二百餘篇尚書藝二百篇古雜文數十篇率多巉峭精到其上楊文正公書論簡兵所以省餉省餉所以慎名器爲時藥石初先生作尚書繹必浣手執筆曰吾方對二帝三王奈何不敬乎書未成先生之屋火器服盡燬惟書繹存戊子江撫獲信豐曹生起兵書中及先生差三百騎來縛去財物書籍皆散亡而書繹篋扃鑰如故諸親知往唁先生見先生頸被鐵索背兩手緩步周行馬矢閒方沈吟作尚書繹騎官夜使獰卒夾先生寢待旦驅就道先生鼾睡聲達旦同縛者皆驚呼聖人而汪騎官乃更拜先生稱義子先生病將革執禧手謂禧曰尚書繹非吾一人書當見於天下後世禧再拜泣而受命嚴孺人年六歲能繡卍字十四歸先生外家嘗持酒食私饋孺人孺人盡以食姑而先生弟文彬少不治生事先生教之讀書分館穀爲再娶婦孺人樂成之文彬卒舉天啟甲子鄉試先生性篤孝父母疾爲減朝夕食者凡十九年孺人承事無怠色孺人性好潔無子先後側室六人皆善禮之最後徐氏生復晟劉氏生復晉而孺人篤愛晟晉如出

腹子當徐氏初子之歿及他妾子殤孺人皆憂泣減日食逾於先生孺人卒二子盡哀成禮人不知爲側室子也論者以爲先生盛德孺人賢能逮下所致云

三原申翁墓表

誌墓非古也古之碑繫紼以下窆自孔子題延州之墓後世因勒死者名氏子孫爵里既而飾以文章道德行稱勛伐然而其言質及其流也子孫緣飾以爲狀述作者因之或直紀所述不復考信又或益其所無增飾張大其所有以求悅於生者於是而古意𣊬然消釋盡矣秦中俗猶近古其人多樸直而言質三原申君大猷僑揚州往年歸葬其父倉卒未納銘於是因楊君聖藻請予追表其墓按狀翁諱文彩號林軒七世祖時孟公官江西監察御史歷雲南布政司使大父世郭公父梧岡公諱鳳鳴妣張氏趙氏梁氏公梁出也元配趙生女一適王氏子二大猷太學生大梁早卒繼室張氏袁氏生女三人一適雷兩適秦孫男子六人申氏自時孟公居顯仕世郭公睦鄉里好施周士之困濟人於饑寒以及橋梁道路皆能出己財求利益於衆梧岡公寬厚無過言過動井里五尺之童無相欺紿者翁慷慨多義舉事嫡母以孝聞既抵揚州業鹽筴得廉賈五利之術家以大昌嗚呼申氏之善凡可紀者數世矣而大猷克勤儉愼守先訓以世其家子孫衆多淩昌而熾謂非翁之遺澤長哉予因是而歎世之人莫不欲歸善於其祖父此孝子慈孫之情然前人有善而弗彰謂之不孝無其善而矯飾之其罪與不孝等葢欺世盜名誣其祖父既貽先人以非君子至世必不可欺則其名因而加損

何者喜誠惡僞者人之情人情不樂以美善歸人況矯而飾之則其不平之情必將有所發大猷之言質合於君子足以詔後之人余故不辭而爲之表云翁之沒也於廣陵塡星在己亥月復在亥邇其生凡六十有四年三孺人皆從葬在三原弟友里

謝太學君墓表

南豐謝氏自南宋堯仁公居於豐十五世而爲太學君世稱程山先生者太學君子也躬行講學於程山與禧交最篤故知太學君家世詳君以上多聞人二世處厚公與堯仁公並有文名三世之純公以孝友醇儒著四世霜厓公登宋理宗朝進士令石城縣禦寇以才行聞於時四世具載縣誌十三世爲君祖邑大賓豐石公有長者行君父行所公縣學生端厚爲諸生所矜式生三子而君長君生萬曆己卯四月距其卒享年六十有七君性內慈祥而外嚴丱角時蒼頭趨走奉唯諾惟謹喪父喪盡哀擗踊絞衾必誠信服除遊學南雍君美儀容嫺於進止雖王公從容議論如儕輩是時叔出嗣伯父季幼君獨理家政權子母財然一歸之太母季長均授無私焉故季壯事君猶父季死君經紀家事撫其子如子君旣饒於財好作橋亭諸利人事獨僧道以營造請者謝不應歲旱貸粟饑人不取其息晚年負責者多至千百守空劵或謂此君家囷牢中物君笑曰果有是當爲吾賢子孫耳君之卒也爲乙酉九月時義兵羣盜並起所在持白棓掠人諸子草葬君奉母竄西鄉倉皇不知所往土人慰勞慇懃具盤餐掃榻迎居家人怪之乃曰吾常鬻薪炭於城大姓多虧吾値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價足而金良是以懷耳其後歷奔田舍皆各道君德供具如前人嗚呼無言不售無德不報君自行其理所當然非有異恩殊惠以市於人而子孫流離死生之際乃食其報也君諱天錫字振南初遊廣昌之香山愛其形勢自號香山居士其後諸子以遺命改葬焉取揭氏繼室何氏傅氏側室毛氏生子六人長文洊卽所謂程山先生也明縣學生國變棄去次文波文澂縣學生次文瀚文淇文渶孫十四人曾孫四人文洊言先君雖治家事而好讀書尤喜堪輿家言自京省郡邑山川支分派別言之井井家藏書千餘卷悉手閱洊幼時嘗命冬夜供杯茗漏將盡居人寂然茶竈火灰燼洊鼾睡頭觸屏風醒猶見雙眸炯炯坐篝燈下卷帙整肅吟誦不倦云君之葬在某年月日不及納誌石而封故爲表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二

墓誌銘

袁君泰徵同配吳節母合葬誌銘

吳門袁氏有節母年二十六而嫁嫁四歲而寡守其子年八十七而歿子曰袁駿者事母孝又僕僕走四方求能文之士作詩文以表其母於是節母名聞天下而駿亦以孝名壬子予客吳門駿來言曰吾母之喪及小祥矣貧不得葬惟通判常州林公鼎復知無錫縣吳公興祚實分俸入以助窆是冬也將合葬於吳縣九龍塢先君子之穴先君子有隱德駿三歲而孤壙石之文闕焉弗備人知吾母而不知吾父請子合銘之以傳吾子孫世世之德也願予弗辭乃奉考妣狀再拜屬禧按狀君之祖曰思川公父曰明宇公貢監生授江西某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二

墓誌銘

袁君泰徵同配吳節母合葬誌銘

吳門袁氏有節母年二十六而嫁嫁四歲而寡守其子年八十七而歿子曰袁駿者事母孝又僕僕走四方求能文之士作詩文以表其母於是節母名聞天下而駿亦以孝名壬子予客吳門駿來言曰吾母之喪及小祥矣貧不得葬惟通判常州林公鼎復知無錫縣吳公興祚實分俸入以助窆是冬也將合葬於吳縣九龍塢先君子之穴先君子有隱德駿三歲而孤壙石之文闕焉弗備人知吾母而不知吾父請子合銘之以傳吾子孫世世之德也願予弗辭乃奉考妣狀再拜屬禱按狀君之祖曰思川公父曰明宇公貢監生授江西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府通判未之任卒君少負才數奇家貧年二十五而娶吳孺人鬱鬱不得志自放於詩酒萬曆甲寅春以醉溺齊女門外時年二十八子駿三歲驌未生君既死益貧宗黨無所賴孺人母欲奪其志孺人以死爭之自課其子教駿學作字駿十四傭書四方陳徵君繼儒見而器之又知孺人苦節作詩以紀孺人名曰霜哺篇而管典簿席之董尚書其昌錢尚書謙益陳尚書必謙瞿留守式耜吳學士偉業及諸縉紳魁宿士無不與駿納交者霜哺篇之詩歌敘記幾徧天下方孺人之教二子也常泣而撫之曰汝父早世不得售所學然其行有過人者孺子不可不知汝父性慷慨好急人之難嘗至城隍廟聞婦人哭聲排闥入面責道士道士曰此夫負官稅十金欲賣妻以償借此地立離婚券耳君惻然曰且止趨歸而謀之我出簪珥他物畀之如其數夫婦遂全又嘗至縣丞署見刺一人臂詢之爲盜斧者君力言於丞曰安有以一斧之故而使人終身受汚名乎遂免孺人言已嗚咽二子亦感動駿得從諸大人長者游知名字於時皆孺人教也嗚呼君其不死矣君諱應詔字聘甫孺人姓吳氏銘曰

迺危於水迺安於土迺夭於夫迺壽於子子履其武父爲不死母節之苦子離其祉有水則泜有山則岨扈而迤而不弛不腐直如決矢曲如張弩漆漆濟濟奠此幽戶

貢士黃君墓誌銘

君諱子錫字復仲晚耕於杼山自號麗農黃氏世多顯仕君曾祖諱鋐嘉靖丙辰進士廣西副使祖諱洪憲隆慶丁卯解元辛未會試第二人天下所稱葵陽先生者也官禮部右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郎父諱承昊萬曆丙辰進士由戶科都給事自請外任歷官廣東按察司使初廉使公上公車以多病偕沈淑人行壬子閏十一月十一日道出潞陽而生君幼穎悟廉使公篤愛之長與何慤人剛吳可黃夢白巢端明鳴盛朱子莊茂暻吳稽田鉏同學皆推服君君讀書每有疑夜臥必起相問難年十五補嘉興諸生試輒高等並三十九人餼文名日起浙東西皆知黃復仲張公溥陳公子龍咸器之君雖工制舉文然不事章句好讀史講求古今治亂得失之故乙酉以登極恩貢士第二人當事薦其才將授以要職卒不及君既家居時時悲憤習弓矢劒戟以自勞嘗傾家產佐義人急又爲畫計策陳公子龍有所建白恒屬君起草以爲中機宜若自己意出也每歲三月十九日必素食北向而叩首故舊有力者或勸以及時仕可得顯秩君愴然曰吾家五世受恩澤子錫且不才寧敢負先人乎君性孝友居父母喪皆哀毀盡禮與伯兄清伯相友愛推讓財產君嘗自買松山百畝構屋其中所謂杼山玉蕊莊是也推伯兄居之歲操艇入山候視兄卒盡其哀遵父遺命以長子溥嗣歲壬寅君益氣盡怏怏不自聊乃挈家入杼山課子沆及童僕墾地種瓜瓜實大如斗又味甘遂以爲業而人因名之曰麗農瓜君更以餘暇作畫常閒行阡陌蔭長松下臨清溪興至輒寫以自娛久漸名於遠近遠近人爭購之寶而藏焉然君意所弗善卽不可得禧嘗與君相遇於南州爲畫便面寒厓枯木禧客揚州君又作匡廬霽雪圖以寄曰聊與君永結歲寒耳辛亥禧客嘉興則君已之粵今年再之嘉興與冀君歸相與結友申知己之言而粵中訃

至矣冬十月君子沆從粵扶喪還禮適在吳門沆再拜稽首泣奉狀而請銘予不敢辭君之卒也歲在壬子月季春日二十有一距其始生享年六十有一地在羊城之旅遺命沆曰歸我喪於妙喜杼山與伯兄同葬君娶申氏相國文定公諱時行孫女兵部尚書諱用懋季女也子六人溥深湜溽泌沆溥申出出嗣世父深湜泌側室顧氏出溽側室張氏出沆側室王氏出女四人一申出一顧出二側室楊氏出孫八人孫女三人君之葬也溥溽先卒泌以愛次溥爲世父嗣杖而稱孤者三人禧聞人葢棺而論定君慷慨好義不酬其志吳鉏嘗言往有金壇客辟難投君君義之適鬻產得金二十兩悉舉以贈又轉徙脫其死嗚呼忠孝之性窮且老不變於其葬也不可以銘乎哉銘曰

惟杼山之岡復仲之宅魂氣無不之而歸藏其魄其何樹之檟以爲松柏

李母徐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徐氏常熟之望族也父崑琳公母盛氏生五男二女孺人最長且賢父母愛之不肎輕字人文學李君伯發諱應炅江陰名家子父封太僕見復公聞徐氏女賢求爲文學君婦崑琳公亦才文學君許焉年二十歸於李明年文學君補弟子員忠毅公仲達諱應昇者文學君母弟也兄弟以文章知名於時每共負笈越境遊學孺人操作洴澼縫紉以佐家封君性嚴稍不如意則督過不少假孺人祇敬順以將事封君稱曰賢婦以故文學君得一意於學忠毅公既少年舉進士而文學君積學不售婚友臧獲有軒輊之邑孺人安之生

二子三女皆親自哺育有侍者進於文學君比之簉室生庶子男女四人孺人悉護視之如己出天啟中忠毅公以劾逆璫逮詔獄時親老子幼文學君獨持襆被挺身緹騎間與忠毅同臥起入京納橐饘獄門搏顙痛哭求貸以緩贓比忠毅死捧屍就斂徒步扶柩出國門歸而趾傷兩目盡腫由是文學君友愛名動天下當是時使非孺人賢文學君何以無內顧慰老親心又使孺人有所齟齬與文學君爭刀錐之末則文學君亦不得快然行其意文學君得爲孝子爲友兄垂令名於天下後世固其天性自植立亦孺人成之也甲申乙酉閒姦民羣聚爲盜焚劫村落封君先獲考終而太母尚在廬舍衣服器皿蕩然無復存孺人以勤儉佐文學君再作室奉太母忠養者又十年旣以哭太母傷目文學君又哀毀卒孺人號慟欲絕兩目出血遂失明然猶嚴於訓子雖小節必命長跪數其失戒之曰靜坐一室而家政瑣細畢察無一物不經區畫者吳中頻年水旱徵稅繁促諸庶子或不能支孺人則令二子子貸助之曰汝兄弟視庶弟庶姪如一體是乃所以孝父慰我心也文學君在時曾以庶女許婚老友徐仲昭幼子徐家貧孺人使入贅築室居之授田以食故孺人八十壽時頌禱者皆以鳲鳩均平之德形之咏歌焉孺人父早卒每諱日必躬奠祭作八關齋兄弟貧挈之以歸授田舍畢婚喪事再傳而鞠其子如初其篤於孝友又如此是以內外敬愛享期頤之壽及其歿而人悲惜之如壯艾焉孺人生萬曆之戊子享年八十有四以疾終子五人遷之延之孺人出餘側室出孫男十有九人今將卜葬某地遷之延之介其從兄

遜之奉狀再拜來請銘禧按狀爲誌而繫以銘曰右族之產嬪於名家克勤克儉悃愊無華夫子孝友令聞四海實克相之不忤不怠菀彼樛木其枝下垂鳩集其上衆子葳蕤食之誨之克遂於學嫡則玉珏庶亦棣蕚惟天佑之享有期頤愛浹於人沒而猶思爰得吉土以奉體魄億千斯年怡神幽宅

彭母朱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朱氏江西石城王府奉國中尉潯州府通判朱公議汸長女也年十五歸吾友彭躬菴躬菴十四歲時潯州公從館生見其文曰此國士也以女字之父曆城公力持不可公發憤欲削髮爲僧委女去祖母李宜人解之葢宜人年十歲而背母育於祖母憐愛特甚故宜人卒歸躬菴宜人早慧達

事祖姑及繼姑克盡婦職生一女殤病幾殆自是絕不復生而躬菴妹適朱氏以產女卒宜人撫之如己出宜人諸大父父諸父以王子侯爲州府者七人及宜人歸親家政內外稱其才皆曰貴家女顧如是崇禎庚辰黃石齋先生黨禍作躬菴周旋緹騎間將詣淮上詭稱赴南大司馬李公名以別宜人明年太學生涂仲吉以黃故詔獄辭連躬菴與友人候逮南下宜人始知之相引訣泣謂躬菴曰君逮我必死惜先人未葬且無後耳旣事解終未及躬菴時天下方亂躬菴大築館舍居四方客楊機部先生與友人王乾維歐陽憲萬毛二如朱用霖客皆來屬每食主客從者輒十數許人宜人無寒暑早夜在庖廚與羣婢操作具精饌必客盡歡以無逢夫子怒客留居或數月不去宜人始終執勤無怠色乙酉辟地寧

都會寧都土人大亂躬菴應機部公名護軍西行宜人與其妾劉氏及朱氏女晋東村舉室病臥宜人或自斯薪行汲雪涕躬炊飪未嘗慍恨庚辰寧都城破機部公遺孤璹掠於兵時躬菴他出聞兵人索高貲馳信語宜人傾資裝以應宜人命女復書曰如此豈惜財物所有衣飾惟祖母金指環一雙未忍棄餘盡以贖楊公子宜人既不復生子益逮下妾劉生子女三人男子三人每斷乳則宜人使同臥起推乾就濕無少閒諸兒亦忘所自出惟宜人是依自丙戌躬菴旅居翠微後以變故數遷三巘冠石家益貧落冠石夜被劫盜宜人與家衆緣峭壁走避特迴覓長兒失足折踝骨時天寒衣被俱盡則裁敗絮尺餘綴衣督護諸兒脊上宜人身藍褸鶉結紉緝以自溫躬菴走衣食恒外出家常種茶造楮傭耕人田皆宜人主饔飧視鄰田媼無後時飛塵蒙面十指皸瘃斜互見者傷之及其死也筐篋間不名一錢假服以殮躬菴性卞烈晚嘗以米鹽淩雜督過宜人宜人順受唯諾然嘗病項下癭痰起則暈眩不知人卒以此死躬菴痛哭仆地椎膺曰吾負斯人矣宜人以丁未十二月初八日卒未卒之六日自冠石歸翠微恒自言死事先二日躬親烹割獻先姑忌明日躬菴名予兄弟食猶力疾手自臠雞死之日妾及諸子女爨婢皆哀慟失聲明日或以果啖小兒厚下不肎食曰吾不忍母也人無不哀且頌宜人者宜人生癸丑距今丁未享年五十有五所撫朱氏女靜方適氾水令胡公定男昳日辛丑以產卒妾劉氏生男厚德年十六聘南昌諸生魏君定宸女次厚本八歲聘予季弟禮女次厚下四歲女柔麗適豐城諸生游君

洪紳長男樹德次引吉適廣昌諸生黃君運昌長男建次木旦許字冠石朱君雱次男東孫卽以是月十一日葬冠石爛泥壟老菴場背去朱氏女墓不二百武固宜人志也宜人嗜茶飲性尤愛花既貧困常覔花種破缶敗莒中依時灌滌花開持茗杯流連移日不能去頃歸翠微輿中見田夫持山蘭花貰錢買手攜登山既殯家人皆環蘭花而哭遂置諸靈几予嫂事宜人歲時請見知宜人獨詳躬菴爲狀命兒子請誌其墓予不敢以不文辭且銘之曰

問善御莫如馬上之德視其下於其死知其生永不磨宜斯人

徐母姚孺人墓誌銘

長洲隱君徐公樹丕之妻姚孺人前諸生晟之母也盇禮部尚書文毅公希孟之長女自其生萬曆丙申以逮歿享年七十有四子晟以下燇禧廷俶烙隆凡四人燇禧縣學生女四人孫八人晟出者一垓燇禧出者二坡墀廷俶出者四均埼埏埴烙隆出者一墉孫女五人某年月晟等稟隱君命奉母葬於邑武安山投字圩祖隴南百餘步晟以兄弟交乞銘於寧都魏禧晟父子執高節吳中推爲君子禧謹詮次晟狀而爲之銘曰

惟母不常篤生右族生而端嚴笑言無瀆尚書愛之如玉在璞二十而嬪器於桓穀夫子好學不逮桑麻乃復好客多長者車米鹽醯醴立辦無譁并曰之側忘厥貴家側聞十五母馮見背哭泣噫嚘遂絕胾膾笄而嬪徐蔬食毋悔乃復二年姑彊而饋翁既弗祿是筦梱事虔恭老姑朝夕不怠叶祁祁

踖踖蘋藻有鮮（叶）必信必親如臨祖妣以相賢夫以生賢子惟性疾惡乃識大體外首而顧亦根毛裏鸞鷖之鷇鴟梟是倚愍然摽膺念厥先人瞑默不言鼠憂以瘁豈不壽豈而多鬱堙吁嗟武安有嚴有翼穹而窿而奧厥幽宅以待其榮以慰其魄延而緜而千世無斁

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璽字玉也吉安廬陵人系出揚州興化洪武初興化人王祥從高皇帝起兵祥及子皆戰死天下既定行封賞贈祥定遠侯以祥孫業守吉安世襲吉安所副千戶常扈文皇北征宣德閒生擒大盤山賊首曾子良陞正千戶屢從征福建浙江劇賊戰死於浙之丁公厓業孫莊弘治閒從都御史陳金勦姚源洞賊亦戰死前後功最大朝廷贈伯爵賜葬及祭官其子世襲指揮同知事並載通紀及郡縣志後一百三十四年國變莊八世孫弘極爲布衣弘極貧苦無人狀長自力學學舉子業無師授文日有名補諸生冠其曹歲丁巳見予再拜受業爲弟子於是再拜泣而請曰哀哉吾父死四十五年矣吾父死國事而不有傳也弘極生不見父又父死不使有傳雖死何罪之足贖今幽室石無文先生其肎幸死者弘極死且幸甚予慨然歎曰嗟乎人不難以身死國其何文之有君力學作文好精思工苦嘗思極不得以齒齕爪甲血出不知痛夜讀書欲睡則以杌藉書跪兩足而讀然性豪爽好射弓走馬弄劍戟崇禎壬申粵賊起騷掠吉安甚鋒銳巡撫解公學龍命君兄璧督兵勦之人情恇擾君請束甲從兄擊賊親戚咸勸止君君仰天歎曰吾家世受國恩吾雖

書生敢愛死耶時賊屯淳化鄉之富田以遊兵誘我師君怒大呼單騎突賊營賊伏兵四面起圍數匝一賊揮長刀斫馬足馬蹶君墮地而以右手揮刀殺賊一賊斫君臂斷旁以長槍刺其胸遂死時五月八日也君死年二十有六妻李氏遺腹生弘極君弟聖養且教之恩極備葬君於郡城北中家莊爲弘極娶婦劉氏生孫男二大焯大煒孫女大媛繼娶蕭氏自文學君遡祥凡十一世死國事者六人莊四世孫應鵬嘉靖壬申鎮守白洋凹勦賊戰死於泰和之石坑朝廷賜葬祭死而神靈士人立廟其地弟應鶚襲官是爲君曾祖生謨公謨生諸生錫命公公子八人君行二君之死也當事以聞於朝朝廷命建坊旌之訖不果行至弘極諸嫡長皆絶應嗣職又不果天也銘曰

君儒生也而工武事非其事也而死使執軸建節必無有乎輸人之國叛降而亡恥其後之人將有與者耶吾聞諸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常熟顧耕石先生墓誌銘

君姓顧氏諱柔謙字剛中居蘇州之常熟縣父府學生諱龍章取浙江龍泉令華公女祖奉訓大夫廣東提舉司使諱文耀取知贛州府張公女誥封宜人文學君性嚴羣季皆庶孽少年狂易諸小人蠱以爲非每見文學君輒恐懼汗下及文學君生君而大夫捐館舍未幾文學君亦卒家難蠭起先世所遺貲產園林書畫好玩具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家對宛山幼嘗同兄出門遊有數人擁之行行乃擠墮大澤中母忽心動急呼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自是不敢更出遂得心悸

疾年二十爲館甥於湖東譚氏補弟子員督學倪公元珙宗公敦一御史祁公彪佳皆器識君君自傷貧依倚外家不得奉母晨昏鬱鬱疾作歲中頻往還昆承諸湖風發舟且覆君長身多力自躍入水與舟子舁舟行疾遂大作君外父乃爲別置宅使君迎母以來君病於是良已及母喪一號嘔血數升勺水不入口者三日逾二年値甲申之變君哀憤往往形詩歌讀者悲之君不妄交遊以父執事馬文忠公世奇師事舅氏華鳳超先生允誠而江陰黃介子毓祺嘉定黃蘊生淳耀皆一見定交同邑徐瞻淇澳於君尤篤諸君子先後死難君皆設位而祭爲詩文弔之哭盡哀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安世先君卒祖禹時亦棄舉子業日侍君臥起見君常閉門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寬譬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跪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耳遂更名隱字耕石署其室曰伐檀常中夜蹴祖禹起曰汝他日得志如舊怨何祖禹曰每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上爲言家難及墮大澤中事祖禹不敢忘君曰嘻汝何見之隘吾家數傳以來頗盈盛以汝祖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彼何尤且彼敗我家者曾有勝我乎吾苟有力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愼毋以前事爲念且夫同室之中寧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汝謹識之君生萬曆乙巳十月十有九日再乙巳逾所生月二月有十日而卒將卒嘔血數升起坐謂祖禹曰吾不孝無以仰承先祖死匆葬我祖塋之旁言訖而絕君家遭多難生産益落旣之甥館盡以讓其兄無所取文學君未葬君獨力營辦所著有補韻畧六書考定十餘卷和蛩草山中吟湖東雜咏

釣濱集知非集平山稾耕石草藏於家手錄五經左史古詩文數十冊祖禹博學善著書寧都魏禧客吳門見方輿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旣交其人沉深廉介可屬大事相與爲齒序弟畜之祖禹因出君狀乞誌銘禧不能辭謹誌其行事於右而系以銘曰

君少而孤長而病且貧晚而放廢其何辜於天其非天也其惟人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之子知之葬君於芙蓉湖之濱而使禧爲之銘

明懷慶衛經歷楊公墓誌銘

公諱作梯字雲路始祖善夫公元季爲御史大夫自曾遷秦涇陽縣之雲陽鎭七傳至綬綬生鸞鸞生肩肩生二子長作楝次公也公多大畧善斷萬曆庚辰年三十嘗輸貨甘州甘州漢張掖郡也故設督撫節制諸戎開屯田中鹽商輸粟塞下督撫給倉鈔商執內地受鹽景泰閒葉淇建攺折議久之塞下荒商益困秦晉之商規避相鬭訟無寧日公始至秦商率詣公請所以決勝策公曰物不得其平則爭是相勝無已時也誠計貲輸官以情平之則秦晉人皆便矣衆從之明日上其事於督撫報可秦晉人自是不復訟公爲吏十餘年授井陘尉縣令馮公士淳雅重公邑有張的入李坤之室而遽持其妻謂之曰汝夫得吾金書婚劵嫁汝矣婦爭不決里人以聞令公曰捕之此殺人盜也令疑不敢發公曰無媒妁而遽持其妻不親見坤死何敢爾捕至呵曰汝殺其夫耶屍安在不承磔汝矣的驚服蓋的與坤同盜他境殺之井中而僞書婚劵奪坤妻也境內稱神明論報巡方御史下敎褒之署

考得上上明年遷兗東沂州吏目吏目故事隷兵備道副使王公三德多病器公才簿書悉決於公繼事朱公大典朱公特峻厲左右惴惴懼得罪公事之當意朱公習兵完繕甲冑飾器械公有力焉每歎楊掾幹辦才也惜居下僚不得展其驥足耳崇禎壬午登州兵變朱公遷天津趙公建極代之沂兵調征登州敗北盡棄其甲仗歸朱公更來徵兵兵徒手行時兵官盈庭無言者公獨謂趙公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而可徒手乎且昔朱公在事衣甲器械勝他軍今徒手往其何辭趙公故儒者不知兵事曰急矣奈何公曰第發之沂去登州六百里古者師行不過五十里計十二日始達此三百里爲滕縣山深多材木遣吏往採之以爲柲三晝夜可集調匠作鋒刃梯自督之軍行半塗可人授一械也從之會雨兵

未出境而吏取材還明晨發句兵人盡持械踴躍行趙公顧公笑曰克敵當以汝爲第一功矣公年十七喪父事母仇至孝兄嫂並亡遺幼女撫之逾已出女終身忘其所生公旣以內行推擇爲吏勤於職天性誠慤不設機事然事無巨細卒然臨之立辦若素定者自作吏至爲官不欺其上苞苴不行朱公嘗謂其門下客曰文官不愛錢若楊掾者近之矣時重資格公雖才無所施後遷懷慶衛經歷歎曰仕不知止將有後悔遂謝歸田里挈家之廣陵煑海以自給享年七十三而終公元配張生子毓芳敏芳繼室賈生子彥芳琦芳毓敏琦並名諸生彥高才蚤世二配皆先公卒葬涇陽女一孫男十人曾男孫七人女孫四人曾女孫七人年月日毓芳敏芳將葬公某地奉行狀乞銘於寧都魏禧時琦芳亦卒而禧與毓

芳敏芳爲道義交不能辭爲之銘曰

昔于公大門於廷尉歐陽發祥於文忠所謂一命之士心存利物必有濟於世者也天道報施夫豈爽乎公勤職庇民子孫衆賢奠於幽宅億萬斯年

從叔父篤棐翁墓誌銘

從叔父篤棐翁諱純臣父崇疆公諱君悅祖抑所公諱于厚曾祖希簡公諱良宗高祖松隱公諱金秀抑所公配陳氏生子十人禧先祖鳴宇公行四崇疆公行五數世皆聚族而居先代以力田致富至希簡公益大嘉靖間歲饑捐穀萬石賑之朝廷旌其門賜冠帶希簡公乃建聖旨門鑿石鏤人物丹綠之高大如五歲兒門內建高堂廣室落地者千柱子孫繁衍邑人呼曰聖旨門魏門內既析箸家相尚爲豪舉翁早失怙長試有司數奇更好聲色馳馬蹴踘相嬉久之家日落又遭世變革徙廣昌庚寅縣城破吾魏自大宗以下祠祭醮墓禮悉廢闕先徵君獨倡諸宗人修復之念非翁無與助理者乃折柬招翁歸故里翁歸日與先徵君同心經營自大宗以下祭醮禮悉復次第秩然過承平時不五年先徵君卽世徵君生萬曆丁酉年五十有八翁生己酉年四十有六徵君病篤翁日來省視彌留執翁手以祖祠未竟事相屬曰弟方彊健性爽直足服衆其勉爲之於是宗人大小事咸走屬翁翁亦毅然任之勞苦怨責不辭也翁長於才治煩劇不勞而理善會計時翁家駸駸起復其故業而更爲大小宗拓祭田義倉修祖祠之廢墜始祖之祖父墓在廣昌二百年不祀翁出私田百餘石供冬至祭宗人皆服焉大宗譜二百年未修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稱徵君遺言命季弟禮獨秉筆禮行卑宗人有不便欲相齟齬者翁輒擱然出聲色直之得不撓翁好面折人然樂施予人有急雖所惡必出力爲之故嘗罵人而人不恨也晚年好佛修齋誦經以爲常日閱內典參悟有得著爲偈享年六十有六以疾終配陳氏性婉淑長齋數十年少翁二歲事翁謹毋敢忤顏色翁多妾媵悉以姊娣畜之先翁一年卒二子際登縣諸生蘭武學生皆母出孫三人會淳登出會寧會樂蘭出曾孫二人初柳所公墓背有他穴爲無賴子所得每歲以鍬鋤芸草故傷馬鬣翁經營得之遺命二子輸於祠立后土焉二子既合葬翁母某地來屬禧爲銘禧謹誌其大畧再拜而銘之曰

自吾父之亡也祖廟之事翁實代之自翁之亡而代之者誰乎翁於子姓多嚴直而遇禧兄弟則委曲而有禮意將以爲能繼吾父與翁之事也豈知其非乎九原可作吾非翁其誰與歸乎南望馬鬣能不涕下而心摧乎宜祖宗之相之卜厥吉土俾爾子孫千億不衰乎

魏叔子文鈔卷之十二終

[illegible]矛于戈[illegible]于十一祭

寺于[illegible]閣于[illegible]于[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于南[illegible]不[illegible]于[illegible]八[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36

汪鈍翁本傳

汪琬字苕文別自號鈍翁晚居堯峰學者稱堯峰先生幼孤奉母讀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會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北城於京兆尤劇號難治琬當官不畏强禦多惠政大著聲跡滿漢大臣有斂手避之者簿書雜冗裁決如流朝士知之者曰汪某文士不意其長吏事如此再遷戶部主事時設左右餉司琬官左司堂官命兼攝十四司兵餉尚書王公弘祚雅器重之用才能出視西新倉得羨金上之 朝使竣以疾請告歸琬力學於書無所不闚而尤邃於六經其爲文出入廬陵震川閒務疏通經傳闡身心性命之旨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而碑版之文尤見重於世既歸屏居堯峰麓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書事著述晝夜手一編咿唔如諸生時自從游弟子外卿
方面大吏躬造請罕見其面以是望逾起
今上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辭大臣交章薦徵詣　闕　御
試體仁閣下
上親署名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命纂修明史琬入史館僅六
十日譔史傳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疾請總裁者難之琬力請
不已後年餘竟　予告歸歸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
年終不復言出矣甲子冬
聖駕東巡至蘇吳門在籍諸臣恭迎河干
上獨顧問琬良久徹　御前餅餌二盤以賜還次無錫　駐
蹕惠山名撫臣湯斌諭曰汪琬久在翰苑文名甚著近又聞
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特賜　御書一軸己巳再　巡幸

蘇命鴻臚寺官名見　行在又　賜御廚供饌及果品時論
榮之其明年冬遘疾卒年六十有七琬性弁急不能容人過
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對客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雖
詩文小得失不肯稍徇以是人多嫉之士友相傳汪鈍翁喜
嫚罵人然坦率胸無城府遇其服善處不難首俛至地喜獎
借後進片語之佳稱揚不容口家居弟子日進常敎之曰學
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大指
如此通籍三十餘年家食幾二十年杜請謁絕苞苴敦儉素
其難進易退亦近日薦紳先生所難者所著鈍翁前後類稾
續稾凡若干卷歿之前三月合諸稾手自刪定益以晚年所
作曰堯峰文鈔五十卷行世嘉興計孝廉東序其文以謂儒
林道學史家分而爲二惟先生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於

文世以爲知言云商丘宋犖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目錄

商丘宋犖 毗陵邵長衡
鹽官許汝霖選 商丘宋至訂

第一卷

論八首

春秋論一（平王隱公）
春秋論二（平王）
春秋論三（趙盾一）
春秋論四（趙盾二）
兵論
降將論
名論
易乾之九四論

說議五首

改過說（幷序）
交道說
北城募棺說
文說示門人

復讎議（幷序）

碑七首

新修至德廟碑　陳文莊公祠堂碑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碑

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敕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府君墓碑

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

睢州節烈祠碑

第二卷

誌銘九首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宋公墓誌銘

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秦公墓誌銘

布政使司參政丘公墓誌銘

前明吏部驗封司郎中曹公墓誌銘

朝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誌銘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墓誌銘

彭貽令先生墓誌銘

前明兵科右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臨潁知縣吳君墓誌銘

第三卷

誌銘十一首

貞憲先生墓誌銘　侯記原墓誌銘

前明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金孝章墓誌銘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
金府君墓誌銘　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葛府君墓誌銘　張府君墓誌銘
朱翁墓誌銘
第四卷
誌銘七首
誥封陳母張淑人墓誌銘
李母常孺人墓誌　敕贈喬母潘孺人墓誌銘
李母顧孺人墓誌銘　孝貞女墓誌銘
誥封王母張宜人墓誌銘
閔宜人墓誌銘
墓表六首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按察使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
公墓表　陳處士墓表
文林郎岑谿知縣劉公墓表
天岳山人墓表　鄉飲賓郤公墓表
烈婦周氏墓表
第五卷
記二十四首
大通橋分司壁記　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閣記　容安軒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書齋記　綏齋記
晢次齋記　計氏思子亭記
堯峰山莊記　茗華書屋記
三衢文會記　伐楊柳記
寶翰堂記　御書閣記
草庭記　侫研齋記
蘭室記　姜氏藝圃記
石隝山房記　南垞草堂記
遊京師郭南廢園記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遊馬駕山記　遊姑蘇臺記

第六卷

序二十七首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送釋震公歸華頂峰序
送宋牧仲權贛州關詩序
贈翁君序　遠志之苗序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
重訂韻補序　說鈴小序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挍正東都事略前序
安南日記序　讀書正譌序
詩說序　代青陽館規序
代洪氏族譜序　休寧張氏世譜序
沙氏族譜序　汪氏族譜序
族譜後序　重刻高子遺書後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區志序　吳逸民傳序
篆隸考異序　皇清詩選序
第七卷
序二十三首
砥齋集序　物外閒吟序
洮浦集序　徐圃臣集序
王貽上詩集序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識小錄序　灌園詩後序
計甫草中州集序　湘中草序
苑西集序　使琉球錄序
龔紫樓文集序　願息齋集序
春草軒小稾序　張青琱詩集序
綿津山人詩集序　拾瑤錄序
緯蕭集序　來虞先生年譜後序
寓廬十咏後序　擬明史列傳自序
參同契衍義序
壽序四首
劉敘裒六十壽序　趙孟遷七十壽序
代壽張母賈太恭人七十序
族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第八卷
書十七首
與曹木欣先生書　與周處士書
與友人論內亂不與書　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荅王進士書　與王處士書
荅陳藹公論文書一　荅陳藹公書二
與王敬哉先生書　荅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與梁曰緝論類稾書　與友人論葬服書
荅或人論祥禫書　與參議施先生書
荅顧寧人先生書　荅吳秀才書
行狀一首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行狀
第九卷
傳十四首
乙邦才傳　劉公惟中傳
邵宗元傳　江天一傳

彭公子籛傳　節孝王先生傳
御史王公傳（幷贊）　華鳳超先生傳
前禮部主事王先生小傳
文文肅公傳　張贈公小傳
宋烈女傳　王烈女傳
金節婦傳
第十卷
書事四首
書沈通明事　曹孝子事略
黃孝子事略　顏中和事略
贊頌四首
陶淵明像贊（幷序）　杜少陵像贊（幷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周量像贊（并序）　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并序）
題跋二十四首
題致富書　題淵明集
題小兒語　題平毋節略卷
題使琉球記　題萬里紀程
題時御史西臺奏議後　題容安軒記
題楊忠愍壽徐少湖文稾後
題壯悔堂文集　跋蘇文忠黃州謝表眞蹟
跋孝經易知　跋漢書揚雄傳
跋邵堯夫先天圖　跋宣和畫譜
跋高似孫子略　跋家禮
跋文氏葬錄　跋茅鹿門手蹟

跋周氏血書貼黃　跋劒閣圖
跋來虞先生手蹟　跋石交紀牘
跋詩問
祭文哀辭四首
祭季給事文　祭仲弟揩九文
鍾廣漢哀辭（并序）　族子處默哀辭（并序）

第十一卷

擬明史列傳一
郭子輿傳　陳友諒傳（并論）
張士誠傳（并論）　方谷珍傳（并論）
李文忠傳（并論）　沐英傳（并論）
陳有定傳（并論）　張赫傳（并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炎傳（幷論）　宋濂傳（附燧幷論）
楊維楨傳　宋克傳
鄭湜傳　張籌傳
李仕魯傳（幷論）

第十二卷

擬明史列傳二

毛澄傳論　汪俊傳
何孟春傳　鄒守益傳
舒芬傳　楊言傳（附陳察）
薛蕙傳（幷論）　汪應軫傳
王思傳（附張日韜張澯）　邵經邦傳
文徵明傳　唐寅傳
周宗建傳　周順昌傳
衛景瑗傳　黃淳耀傳

汪鈍翁文鈔目錄終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

論

春秋論一（平王隱公）

按左氏惠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孔穎達引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聲子與仲子皆妾也及其繼室則衆妾俱不敢與聲子齒而何有於仲子哉然考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來歸仲子之賵五年考仲子之宮夫仲子特惠公之妾耳顧得蒙此禮而聲子皆不與何與汪子曰甚矣鍾巫之禍平王啓之而隱公自取之也葢仲子固家之妒妾而桓公又其驕子也惟爲之君若兄者稍能制之以禮然後可以逆折其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杜其爲不肖之計今平王與隱公則不然生則爲其母賵歿則爲之舉喪而稱夫人祀又爲之立宮是三者皆越禮之甚者也而平王與隱公爭先爲之彼爲之子者旣習見其母之貴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勢日橫其謀日深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閒思抉之以覬覦富貴者亦日衆而其人遂不可制此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積漸使然也桓公之敢於簒弒者豈非其君若兄有以爲之漸哉今夫豢猛獸者非能狎而翫之也惟馰諸檻阱而稍飼以粱肉雖有噬人之狀無能爲也苟一旦盡去其防使之跳梁於外而又望其德我而不噬此雖至愚者不爲今隱公之於桓公何以異此夫隱公豈不知其弟之爲豺狼哉然所以尊崇其母至於不顧非禮而爲之者亦欲藉是區區以稍慰安桓公之心而使之不我噬不知適足以長其驕而速之亂耳孰若逆而折之之得乎昔周公之輔成王也成王有過必撻伯禽以示之惟其豫教有術故天下稱周公爲良相而成王爲賢君嗟乎使隱公而非攝隱公而果爲攝也其亦未聞周公之道也夫

春秋論二（平王）

今有富人於此生子皆庶則家政宜授之長者乎抑授之幼者乎不問而知爲長者矣使不幸父歿幼者不讓而與其兄爭則宗老必笞而責之彼諸侯之有天王猶富家之有宗老也乃獨助其幼弟奉幼弟之母以擬其兄豈非聖人之所深惡哉孔頴達者儒之冗末無當者也其論歸賵曰隱公立桓公爲太子其母得爲夫人故賵之國必有君而後有太子使

隱公得立太子固當稱君而不稱攝隱公旣以攝矣吾未聞周公輔政而以成王爲太子者也然則穎達之說不亦妄乎夫惟平王之賵仲子也若不知有隱公母子者其助桓公以偪隱公爲已甚故聖人貶之穎達舍此而區區責其生賵之非禮是豈足以立訓哉有難者曰改葬之役左氏亦言太子少者何與吾應之曰惠公縱其邪心蓋嘗欲立桓公爲太子矣故謂桓公爲惠公之太子則可謂爲隱公之太子則不可且吾以爲天王之賵必桓公有以使之聲子仲子皆宋女也隱公伐宋者一明知鄭之與宋相怨而輸平者一爲會者二意者桓公獨陰恃宋援以邀求於天子故隱公深爲之不平而欲稍洩其怨以孤桓公之羽翼與唐乾寧時王珂與其從父重盈之子珙瑤爭河中珂求婚於李克用克用爲之上請於是珂遂定河中而珙瑤不能與爭此與魯事畧相類吾甚悲夫天王自失其權而助人爲篡弒者如此也故并論之

春秋論三（趙盾一）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𡰥臯於是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爲弒君者趙穿也經之與傳其說宜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予嘗畧考史書所載篡國之臣若趙高之弒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弒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其弒恭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弒昭帝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爲篡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爲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劫其一雖不行而實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子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爲盾辠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弒何也予更考魏唐之事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弒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簒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辠故使人臣無弒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爲之廣其說如此

春秋論四　趙盾二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弒其君𡰥皐之歲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鬬椒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勢詘也當此之時內難將作既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爲戰而勝則橫挑彊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少斂其鋒彊抑其陰鷙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

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旣而果不爲寇齊師徒歸夫崔杼所用蓋卽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辠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辠而異其罰豈足爲春秋之法耶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旣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爲大惡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畧此皆大惡無疑也蓋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狡則凡目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搖其志惜乎侵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魏之崔浩能逆闚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邲之役荀林父不欲戰則先縠不從鄢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衆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兵論

國家之禍未有不由於兵者也非兵之不可用用兵而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此禍之所自伏也夫可否成敗旣有所不暇審計而又數用而不知止故勝亦爲禍不勝亦爲禍前世亂亡之主其出於此者多矣試畧得而舉之唐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楊劉之閒經百戰而僅滅之一旦李嗣源叛合於趙在禮蒼黃夜奔死於絳霄殿下此勝而得禍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苻堅舉步騎八十餘萬號一百萬以伐晉自謂投鞭可以斷江流及洛澗之役陽平公死歸而鮮卑與諸羌皆叛之卒爲姚萇所殺隋煬合十二道師再征高麗一敗於平壤而楊元感遽反黎陽羣盜四應卒釀江都之變不數月而隋遂折入於唐此不勝而得禍者也由其始而觀之是三君者皆所謂梟雄人傑也及其兵敝於外民困於內情迫勢屈雖以左右近習與廝養奴隸之人皆得奮起而與之爲難至於身死國滅而天下後世卒莫之惜者此其故何哉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數用兵而不止之明效也蘇氏嘗有言曰勝則變大而禍遲不勝則變小而禍速吾獨以爲勝亦禍不勝亦禍雖勝敗之數不同而其亂亡一也漢高帝不取尉佗而以遺諸孝文宋太祖不取太原吳越而以遺諸太宗惟其取之也愈遲故其得之也愈牢固而不可解不過稍緩歲月之閒而其道遂出於萬全此漢宋之所以久安長治與有人於此苟能節其飲食起居使無心腹之疾則雖有瘡痍爲患亦可不藥而自治如不能忍其搔爬痛癢思欲以金石慘烈之劑投而去之於是病不在四肢而且中於膏肓矣可不戒哉

降將論

古之謀國者不難於受敵人之降而難於善其後無以善之則降而復叛叛而潰敗天下者多矣是以帝王之制降將也必先解散其黨與經畫其土地明去其爲亂之資而陰翦其爲惡之志初不敢用高爵重賞以示姑息於彼故雖受數百萬衆之降而未嘗有後患誠其慮之者周防之者密而駕馭之術得也昔安史之亂薛嵩田承嗣既降唐矣而代宗授以

一鎮遂失河北廣明之亂朱全忠旣降唐矣而僖宗又授以一鎮遂浸淫及於弒君而奪唐宗廟此其故何也夫三人皆盜賊之梟雄非明於順逆竭忠誠以圖後效者也方其來降得毋出於智盡能索不得已而思所變計以苟一時之生與使二君者果能抑其爵輕其賞而得所爲駕馭之術則彼雖欲怱然特一匹夫之力可以驅而縛之如㹠犢耳惟其慮之不周防之不密無故而資以山川之險甲兵財賦之利使彼有所恃以爲暴辟猶縱猛虎於山林欲保其垂首貼尾終身不復噬人亦必不得之數也已昔劉盆子率其衆降漢先遣使請於光武曰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夫以盆子宗室之胄乘閒起義本非光武之叛人而其臣下又皆悉心聽命是宜有爵賞以慰安其意然漢之所以待彼者止於如此則駕馭降將之術從可知矣議者或謂曹操降許攸而不疑李愬降李祐唐莊宗降康延孝而重用之卒賴以成功不當使降將失職怨望此大謬也如許攸李祐與康延孝者非敵中之下僚卽其宂職未嘗有腹心羽翼之寄也故示之以義則知歸而感之以恩則知勸議者不察乃欲舉三人之事望之薛嵩田承嗣朱全忠盜賊之徒其爲計亦左矣善乎陳亮之論降將曰將者天下之所難御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吾故備著其說以爲後世鑒

名論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閒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

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旣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汚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靦面以媮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易乾之九四論

周易乾之九四或躍在淵无咎王弼曰九四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所處此進退無常之時也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弼又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故无咎也夫前此九三爲下卦之上雖處下體之極然於九五之大人猶未偪也至於九四離下體入上體其距九五一間爾蓋已駸駸有偪上之嫌矣以人事言之九五之大人旣爲君位則九三之君子當爲卿大夫之位九四居其閒上不上下不下無所可擬求之於古若文王之在西土伊尹周公之在商周皆足當之何也文王則嫌於偪紂伊尹周公則嫌於偪太甲成王也然而經於九三猶爲憂懼警誡之詞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有偪上之嫌而聖人顧但舉其象若一無所告戒者何也豈據是位者皆可傲焉自肆而自謂无咎乎夫以文王之德猶受讒崇伯而不免於羑里以周公之才猶見疑名公管蔡而不免於居東使非文王周公而倖據是位則其咎之不能无也審矣聖人之作經也其詞深微而簡奧所謂或躍在淵者欲躍於天而不可欲潛於淵而不能進退失所可謂危疑之甚者也聖人以爲九四之危疑如此當不俟警誡而後憂懼又以爲乾乾惕厲之詞已見於前九三旣然則九四不問可知此固經之微意也善乎王氏推言之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夫公之一言豈非九四之善道而伊尹周公之所以得延其世者與吾又嘗考之昔霍子孟之受知孝武也以小心謹愼

未嘗有過夫亦庶幾无咎矣旣而磔上官父子殺燕王旦廢昌邑王弑許后於是恣其驕子悍妻而不知憂懼警誡遂夸其族此皆不公之禍也嗟乎子孟雖不及周公而後之論者猶推原其本心至今稱之爲賢顧身歿未幾竟以不公致禍則由其所據者卽九四偪上之位也然則世有卿大夫者不幸而據是位其亦幸而思王氏之格言鑒子孟之覆轍知有憂懼警誡則雖欲進而猶可以无咎也夫

說議

改過說（并序）

魏環極先生敎予以讀書改過予故爲是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爲剛爲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敎人趨避之

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爲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愼不節則必爲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爲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卽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晝之所爲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爲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愼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掩護之念復作不曰姑竢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他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勢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一簣之土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爲則將氾濫四出而無所底止

天下之人嘗忽之未潰之時而欲救之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勢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乘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爲善改過者矣

交道說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夫子張之說與子夏相成者也非相倍者也子張之所謂賢者善者卽子夏之所謂可也其所謂衆者不能者非子夏之所謂不可也何則衆可容也不肖可容乎不能可矜也不善者亦可矜乎夫君子小人之相左也殆不啻火之於水白之於黑也君子疎而小人密君子信而小人詐君子嚴氣正性有不可犯之色而小人每陽爲柔和以陰行其險陂其勢不能合而其情不能通也果欲兼容并包調停乎其閒則君子必退小人必進君子必見屛弃於門牆而小人必被親暱於戶闥之閒矣自古論交之道未有雜出於君子小人而能相與無閒者是故二子之說猶不如孔子之言之善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夫不如己者非其人盡不肖也殆亦衆與不能之流矣然且戒其爲友又況便辟柔佞之小人顧可與之酬酢往返使得參與君子之列乎然則大易之言包荒得尚於中行何也曰此聖人所以化小人者也非聖人能若是乎苟未至於聖人而欲行之其不爲小人所用而敗壞國家者幾希

北城募棺說

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吾意爲周之民者其

死也宜無有不棺棺亦無有不葬者矣顧猶有蜡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書日月縣衣服任器以待月令孟春又命掩骼埋胔是皆不棺不葬者也得非墓大夫猶未盡其職抑成周之世實未有是不棺不葬者而先王姑爲是深遠之慮以令其下也後世既無專官又非有孟春之令則踦魂棲於草露遺骸盡於鳶螘小者爲燐大者爲厲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傷國家之仁者多矣　本朝仍前明之制尤加意於嬛獨棲流有所義冢有地可謂仁至而義盡矣然以北城一隅之地予蒞官不及旬日而用浮尸告者凡四見遂爲立表而命役夫呼求於路是卽周禮置楬之義也會予奉巡城使者檄往驗死者骨暴血漬守視不謹乃顧而憫之欲與之棺恐其後不繼謀於華子纘長華子遂偕其友何子甤音查子王望傅子雨臣率金以助既訖事予思推而廣之蓋先王之政誠善矣墓大夫所不及詰者則佐之以蜡氏族葬所不能盡者則佐之以除骴置棺掩骼埋胔然予猶不能無疑也使置楬而無人焉收之將遂聽其不棺不葬與彼既已爲骼爲骴矣而官始爲之掩埋盍亦棺之葬之而使不至於骼且骴與或曰是將不勝棺不勝葬也予其若之何嗟乎以先王之仁聖加之以周官之法制猶不能盡其國中之人使無骼者骴者道路死者顧欲以區區司城之力又非有墓大夫與蜡氏之專職而乃悃悃焉務爲此財所不任責所不急之事此固世俗之所誹笑而亦仁人長者所爲隱心動色者也願相與勉之而已

文說示門人

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煩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顚倒誖謬亂世之文也今幸值右文之時而後生爲文往往昧於辭義叛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囂然自命作者嗟乎人文與天文地文一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假令如日夜出兩月竝見日中見斗又令山湧川鬬桃冬花李冬實夫豈不震耀耳目超於常見習聞之外其可喜孰甚焉而經史書之不曰新而曰妖不曰奇而曰變然則今之作者專主於新奇可喜倘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翁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僕竊憂之而一二小子輩方且詆僕言爲老狂故不敢以告他人所願諸同志戒之而已其有及僕之門而志或不同者僕亦不敢以告也

復讎議（并序）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臯當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先爲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爲當下御史再審故議之議曰

復讎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　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曰其卽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爲少遲卽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既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

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眞僞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辠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爲　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邪議者曰潮兒既欲復讎何不卽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稺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讎之心不得不乘閒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爲遲又何閒於數年內外哉律曰辠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很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辠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讎而又不以減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奈經屢赦何夫復讎不可以赦言也赦者　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辠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爲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修至德廟碑

閶門內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泰伯者也蓋吳越武肅王時始度地創置於此宋元祐間賜廟額曰至德崇寧改元制書累進王爵以仲雍暨延陵季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泰伯之神歷世修葺者屢矣既入　皇朝益荒圮弗治殆無以障風日有司雖歲時致祭特奉行　國家令甲餘悉不暇誰何也巡撫都御史湯公甫涖政卽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勝歎息乃下令撤巫祠之淫者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爲之有不足則捐俸金若干兩佐之又不足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若干兩且遣縣丞塗某董其役凡三閱月而訖事工不知勞民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閎修拱危垣文陛丹堊之絢麗木石之堅好則有加焉公遂以六月之朔齋祓率諸屬吏晨趨廟中陳牲薦醴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方大和會公呼衆諭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句吳之爲荆蠻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我泰伯來居斯土然後端委爲治而二千餘祀之間文教由是大啓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設諸之屬出而民人傚之尚氣鬬很舞劒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衰矣爾曹亦知之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挐冠帶文章甲於海內伊誰之力而莫或念也言未既郡人汪琬在公側乃復揖衆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用文教治吳也蓋實以三讓爲之本古者政化之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於鄙耕者讓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世禮教既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靡所不爭

於是父子相譏婦姑相誶伯仲相鬩及其甚也獄訟緐興盜賊滋熾孰非不讓權輿之與此哉公下車以來所爲日夜有感於吳人者也公涖政未朞亦既鋤豪彊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矣顧猶惓惓於茲廟者豈徒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欲藉是爲吳人勸也繼今以往或過伯之廟下肅瞻其像設有不矍然而思翻然而悔嘅然而改者匪特孤我公之敎也抑亦孟氏所謂非人矣琬願偕吾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弟子可也衆皆曰善既退公以書抵堯峰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不獲命因幷書前言以復公云公諱某字某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由某官擢今官章君諱某字某順天宛平人由某官擢今官於例當附書

陳文莊公祠堂碑

前明南京國子祭酒贈詹事陳文莊公之歿也是爲崇禎七年閱十年其長君濟生獻公所著書於朝始予贈謚追錄其子一人又一年爲弘光元年復許建專祠以祀於是偕其弟濟楨卜地建祠於府治臥龍街關壯繆廟之右歲月且久有司時節往祀輒歎其密邇市闤湫隘不足以稱也乃謀遷於虎丘得民居若干楹閒而更新之門廡壯麗堂寢崇閎其旁則餕食有所庖湢有廬又其旁則有廩有倉凡文莊公所置贍族義田若干頃及祭田若干畝其所得歲租悉出納於此蓋其地山川之雄秀林陸之亢爽煙雲竹木之靚深實稱神明所棲非故祠比工已告成次君濟楨復聚族謀曰維茲麗牲之碑闕焉無辭以刻非所以妥先靈而示子姓也乃來謁某爲文某自惟鄉曲晚進未及登公之堂而受其學顧少而

嘗從兩公子遊儻復掛名碑尾附公以不朽固素願也遂不敢禮辭謹按劉念臺黃石齋兩先生所譔文莊公家傳備言公之在熹宗末也以講官負重望會逆閹魏忠賢父子冒功求給鐵券公當草誥辭忠賢屢遣使趣公公奮曰首可斷誥不可草由是觸忠賢怒與妖人孫文豸獄牽連及公竟削籍以歸數陽言欲殺公僅而得免嗟乎閒觀史所載宦官之禍無世蔑有殆未有如漢唐及前明之甚者也然而漢之亡也以十常侍唐之亡也以北司是直宦官與士大夫爲難耳前明則不然君子小人雜然竝立於朝日夜用門戶相傾軋而小人遂借刃於宦官以戕君子此其過在士大夫非專屬諸宦官也當是之時吾郡被禍最酷不幸而死則有周忠介忠毅兩公幸而生則有公與文文肅姚文毅三公夫兩周公之死非輕生也公之生非避死也皆天也天之死兩周公所以伸忠臣之節也其生公與文姚諸賢者所以養直臣之氣也假令諸賢悉畢命於鋃鐺桁楊之下則國無人焉吾見夫醜顏黨面絕無顧恤嘷九千歲之不已必至於九錫策九錫之不已必至於勸進亦何所畏忌而弗敢爲耶此公與諸賢之幸存係於前明宗社非小也某故曰天也由今思之向之號爲義子義孫者其威福勢燄非不盛且熾也曾幾何時而俱歸於澌盡泯滅雖下訖於婦人豎子亦往往戟手恣口指斥其姓氏以爲詬厲而公與諸賢獨名在天壤能使言之者太息聞之者興起然則君子小人其獲報於天者又孰爲愈哉今且距公之歿踰五十年矣四方士庶往來虎丘者登其祠而拜瞻其祏主有不欷歔俛仰想見公之風聲氣烈

徘徊不去者乎吾知其必無是也祠成於康熙十九年又三年某始爲之文至若公之述作已行於時其家世生卒之詳已見於劉黃兩先生所譔者槩不復詮次云公諱仁錫字明卿世居長洲天啓壬戌科進士第三人由編修歷官南祭酒别自號芝臺學者稱芝臺先生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碑

康熙二十有二年吳中士民合辭言於長吳兩縣官曰故分守蘇松常道叅議方公諱某之治吳也以勤涖官以方廉倡寮吏以嚴毅約束胥吏而以慈愛拊循閭閻諸士庶惠威竝著有年於此最後奉檄采木義興深入山阻衝冒雪霜不幸蒙疾物故訖今殆六閱寒暑矣而民閒猶謳吟尸祝如公之存實合古者死勤事有功德之義雖已祭於學宮未足爲公報也請遂度地剏爲專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世言者後先凡數十輩縣用其言上之於府於布政使司以達巡撫都御史余公公慎重祀典再下所司核故例既而訖如士民之請衆遂踊躍傚命相率置地虎丘之麓工不待鳩財不待募未數月而遽潰於成升主之日士民胥大和會俎豆既設笙歌既登蹲蹲肅肅儼公在堂事竣而退各少休於庭廡顧瞻麗牲之石慨其不當無文且曰如是則猶未足以報公也復相率詣予乞其辭予不暇以爲則公之子辰又繼以請葢予嘗誌公墓所述事行備矣大約謂吳民自入　本朝以來旱潦蝨螟盜賊疾疫之虞歲不絕告閭閻之閒蕭然愁歎彼爲大吏者曾不知安養而噢咻之民是以益困惟公正身率物用能順民之欲偕與休息故輿望悉歸於公考諸西漢

循吏如文翁祀蜀名父祀南陽由公絜之信無媿焉宜乎其血食茲土也乃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歌此以慰公於幽冥而疇士民謳思者之望云其辭曰

丘有林兮森菲菲復有泉兮涵文漪神來兮何遲雲爲輪兮飈駕之林泉佳兮是棲是依　擊鼓兮吹笙薦桂醴兮蒓之羹神惝怳兮來下弭鸞節兮偃霓旌飲且食兮斯告馨　飈舉兮雲翔曷不少畱兮茲堂神之去兮旁皇生撫我兮歿又降康惠士女兮時雨暘

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前明福建參議范公既解雲南組綬退居里中惟用文章翰墨倡率後進享有林泉之樂從容壽考殆三十有八年其平時尤工書法遠近購其書者雖寸縑尺幅悉藏弆以爲珍翫與華亭董文敏公齊名葢百餘年來吳士大夫以風流蘊藉稱者首推吳文定王文恪兩公其後則文徵仲待詔繼之最後公又繼之逮公物故而先哲之遺風餘韻盡矣琬不及從公遊幸得偕公子簡討君同官於　朝君出其所譔事狀以公墓道之文來屬故敢敘琬嘗所誦說者爲書首按狀公諱允臨字長倩別自號長白宋參知政事文正公十七世孫也以諱汝信者爲曾大父贈太僕卿諱啓疃者爲大父由進士歷官光祿少卿諱惟丕者則公之考也先世居吳之支硎天平兩山閒太僕公徙家華亭及公貴而始復故公爲吳人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歷員外郎郎中俱在南京出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遷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未至任而歸公自少才識通敏恥爲章句之學

盛年仕宦奮欲以功名自效其在雲南也値鳳克亂臨安諸州縣殘破以十數猝圍會城巡撫陳公獨器公任以城守事時將吏已列戍外地賊攻城急旌旗刀槊皆不及設守埤者居民耳公禦之百端凡閲數晝夜城卒得藉以完及賊遯走東川有以克首獻者公爭曰僞也衆不之信尋生獲克於安南界上獻俘京師其露布文則公作也先是教化三部人相讎殺廣南酋儂應祖者自稱智高後志不軌陰闚三部釁窃趨名安南兵取其地自益安南酋武德成兵最彊素雄視諸部遂擁兵象號十萬攻臨安教化八砦三長官司悉爲蹂躪上官屢諭不聽會城大震在事文武集議公昌言交人入內地勢不得久宜會諸部併力急擊時武酋已僭號諸賊帥亦皆僞署王公矣氣汰甚及諸部未可猝定宄豫且去我師乘之遂大敗俘斬僞王公以下以數百計武酋由是遂衰皆公之謀也幕府方上功次會陳公被逮代者忌公遂不復錄及遷福建忌公者猶不置且受中朝要人指竟中以考功法例當貶秩於是公歸而築室天平之陽徙家居之日夜流連觴咏討論泉石數與故人及四方知交來吳者往還遨嬉山水閒稍閒則簾閣據几命筆揮灑以應遠近諸購者訖不復措意功名矣東方漸用兵有欲奏起公者公力謝不應也其後時論浸異國是益以敗壞中朝諸賢罹黨禍者相望公歎曰吾僅而得免所幸者知幾耳以崇禎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家壽八十有四配徐宜人太僕少卿諱泰時女也雅工於詩偕公倡和甚睦前公二十四年卒繼仲恭人後十六年卒男子子一卽簡討君也初名雲威易必英順治十四年舉人以名

試授今官女子子二長瑩適編修沈某次瑤適國子生楊某孫男三孫女五先是文正公置贍族義田三十頃延至明之中世僅存三分之一顧又困於賦重歲所入不足以支幾盡廢矣公別捐膏腴十頃佐其入然後有羨粟以及族人其田卒得不廢既昏於徐待徐氏尤有恩意徐宜人無子歿而公權命從孫能先主其喪簡討君既生復還能先而終身待之如子吳人咸以爲難宜人與恭人後先持家俱嚴重有法其賢畧相當恭人嫠居敎簡討君尤力故能延納良賓師以底於成康熙某年月日葬公清流山之祖塋遷宜人及恭人匱以祔公之卒也簡討君年甫十一故其襄事也晚嘗泣語琬曰過時而不葬春秋謂之慢葬孤非敢慢也承先恭人治命葢有待也簡討君博雅善屬文所譔狀中敘公雲南事雄麗典核深得子長孟堅遺意琬無以加也於是悉仍其語稍詮次之而系以銘曰

天平嵯峨森然萬石維范之先實託幽宅鍾靈我公高第纘家維人之傑維邦之華滇南荒服任秉學政既以文育亦以武令厥功煒矣顧遘厚誣公則遂矣如國是何公在天平於焉遊樂筆墨所濡潤及丘壑公在天平有書有詩詩書之澤後人之遺瞻彼清流與天平邇後人思公公不復起桓桓豐碑樹於墓門徵是深刻如公永存

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府君墓碑

韓君誦先既歿之十有九年其子慕廬先生以會試第一人入對殿廷復賜第一四方士大夫咸歎異以爲盛事實吳中前此所未有也於是君骯髒抑鬱之志詘於地上者始得以

次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葢君自少爲名諸生記問淹博行文未嘗屬草默而好深潛之思逮其下筆鉤幽剔微悉非他人所到吾黨同研席者往往傳寫諷誦媿其不及也每試輒冠儕偶而屢阨於省闈最後從闈中出即病越明年春而沒瀕沒猶口占五言古詩一章述己志以勖其子及慕廬先生既貴贈君翰林院修撰配周繼顧皆贈安人然後君之志始少慰曩弟凡兩人而君庶且幼其生母陳太夫人之卒也請於伯兄乞祔其棺父墓伯兄業許之矣既引而復執不可遂弗克葬爲文以哭其辭引咎甚悲聽者莫不酸楚病方革伯兄與訣曰吾知若志矣當葬若母如故約君不能與猶流涕叩首枕上以謝然亦竟弗克葬也康熙十八年慕廬先生請告南還始諏日穿穴告君於殯所而大葬陳太夫人遠近白衣冠執紼者數千人父老觀者填塞衢巷俱嘖嘖稱羨然後君之志始大慰予故曰誄於地上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誦先字也諱翕別自號幼巖其先自鳳陽徙長洲有贈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諱宗道者君高祖也曾祖世賢太醫院醫士祖諱逢隆考諱治萬曆中舉人歷官雲和黃巖兩縣知縣以廉能稱君甫冠而黃巖公卒於任扶喪數千里沿路賻遺一無所受以毀瘠故遂患咯血終其身君爲人沉靜有識其孝友敦厚葢出於天性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適張者夫婦俱歿撫其遺孤如己子先是周安人來歸資遺加盛歿而君籍奩具封鐍維謹外姑老而貧悉以還之曰此固姑家物也發封所值逾千金以上親故由是心服吳中故有大役曰首名受役者率至破家君田不及伯兄而兄卸

其役於君君受不辭盡哀所有以聽伯兄之命後先費至不貲家遂大困所餘敝書數簏老屋數閒而已君脫身擕慕廬先生讀書吳山中菜羹糲飯日益不給而蕭然自得絕無幾微憾也甫臥病即取伯兄所徵役費諸手書及親故語君役事被禍本末舉焚棄之已復謂慕廬先生恐女曹異時見之或有他言致傷我兄弟好耳其用意周密如此享年四十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兩安人皆有賢行周安人前君十年卒顧安人後六年卒子男二長照殀次菼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學者所稱慕廬先生也皆周安人出孫男三女二慕廬先生既葬陳太夫人因卜葬君暨兩安人於吳縣穹窿山之陽屬予文其隧道之石予在翰林於慕廬先生爲後進而其少也實嘗與君定交以是知之頗深既慨然傷君之不偶而又幸先生之大顯其親有以慰君素志也乃爲敘之如此且作銘曰

節彼穹窿宰木森然維君德人幽宮寓焉積之也深閟之也久既久既深其發也驟曰君有子升於　帝廷　帝寵洊加孰能與京君靈榮矣君志遂矣君今安栖穹窿之阡矣

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

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諱鳴玉字楚珍其先周公之子伯齡受封於蔣蔣爲楚所滅而子孫適他方者遂以國爲氏自漢兗州刺史詡以不仕新莽有聞於世而詡之孫横復以大將軍征赤眉封浚遒侯其子婺州刺史澄又封函鄉亭侯始居陽羨歷唐宋顯者不絕或分徙丹陽金壇故公爲金壇人曾祖某祖某父應祿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中

進士爲台州推官七年甫行取而値弘光帝南渡是秋爲兵科給事中數上書言兵事方欲以功名自奮而明遽亡矣王師入江寧公棄其官閒行歸鄉里久之經畧洪文襄公薦公參湖南軍事順治三年錄從征功遂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兗東道駐沂州公爲學不名一家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神仙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强記洞悉其原委少時尤長舉子業著聲場屋而旁及他文章皆工在湖廣凡軍中文檄主者悉以屬公其爲政不務苛察而精敏有識在台州嘗力抗上官活其平民之被誣執爲海盜者十三人數攝諸府縣事所釐革蠹弊不下數十條及在沂州則益以平恕得衆心沂州北接龜蒙鳬繹諸山而所轄又兼泰安號爲盜藪羣盜踞費縣西山中聲言受撫衆惶懼不之測公單騎冒雪行數十里抵其營誠諭之羣盜環跪慺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以次散去盜魁蔡乃聰等屢爲沂患公先後設策撫之降其黨數百人釋脅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之詿誤者無算然其治沂也雖多用從舍而於馭兵最嚴兵興以來諸隷戎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與之約毋擅入人廬舍毋掠子女毋彊市酒食犯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士大夫爭頌公政事以相師法而深歎其寬嚴調劑之有方也自公起家以至爲僉事布衣麥飯率如諸生時沂州標兵例有除曠銀千餘兩吏循故事獻公公不可曰奈何以官帑入私槖耶竟力卻之其奉法公廉如此先是公之棄其給事中也旣得省太公與母韓太夫人遂易僧服爲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之族子無賴者因與之通盡劫取太公家財而斥公爲逃官將甘

心焉於是太公持公泣且告之曰女縱不欲出柰女父母何公不得已彊往見文襄公於江寧文襄公素聞公名爲歷敘

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兗東不數月即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而遂致仕以歸葢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既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歿猶康彊無恙也公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起居尤厚於宗族數買田以賙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雜說合爲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同縣某公之女善事舅姑撫其子無適庶愛之均一先若干年卒享年三十有九子男二人長超內翰林弘文院修撰次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當仍晉正五品階矣吏部誤不晉階故僅稱奉直大夫其後遂爲例云銘曰

蔣維王孫九侯嗣昌唐宋之閒袞黻相望公載世德於前有光遭時艱難願避繳弋維忠與孝黽勉一出晉侯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嗇之難進易退遽止於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遊林泉曾不下壽詩書之澤以貽永久孰爲之徵公則有後

睢州節烈祠碑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　誥贈恭人趙氏恭人葢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

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間所向殘破騷騷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名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戶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爲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曄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稚聞有是 命咸讙嘑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斌顧瞻裴回歎其地之湫隘弗稱非所以侈 上恩厲末俗也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宗老及其子姓議改築而遷焉卽今祠是也鳩衆庀材自門而坊達於前堂後阿其旁眂牲有所庖湢有房徹藏祭器有庫俱次第訖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深丹堊增麗畚埽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既伐既具久猶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薦舉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駑下固

讓不獲命始靦顏執筆爲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內女之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忼慨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恭人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譔傳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敘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污恒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訹於利俛首曲膝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議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遘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呼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呼恭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詬有氣如虹寧碎我首寧揕我胷冐玷髮膚而犬豕從嗚呼恭人遺爽不沒凡厥忌辰陰氛四塞飈馳雨擊陟降怳惚霧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高閎　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侯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于豆于登于薦蘋蘩恭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汪鈍翁文鈔卷之一終

汪鈍翁文鈔卷之二

誌銘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宋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破居庸關南下山東大震於是巡撫顏繼祖方以所屬兵移鎮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以兵駐臨清濟寧間爲聲援濟南告急巡按御史宋公學朱適出巡章丘急策騎馳至閱城中兵惟得土兵五百人及調萊兵七百人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衛單弱乃爾吾無死所決矣凡後先七上疏求援及條上方畧皆寢不報卽率兵登陴未幾北兵抵城下圍一宿去公益嚴守禦具旣而北兵大集環營三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餉絕乞德王出帑金搞軍又命將士輿佛郎機火器以擊北兵圍稍卻相距九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卷之二

誌銘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宋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破居庸關南下山東大震於是巡撫顏繼祖方以所屬兵移鎮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以兵駐臨清濟寧間爲聲援濟南告急巡按御史宋公學朱適出巡章丘急策騎馳至閱城中兵惟得土兵五百人及調萊兵七百人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衛單弱乃爾吾無死所決矣凡後先七上疏求援及條上方畧皆寢不報即率兵登陴未幾北兵抵城下圍一宿去公益嚴守禦具旣而北兵大集環營三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餉絕乞德王出帑金搞軍又命將士輿佛郎機火器以擊北兵圍稍卻相距九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夜守城者面目皆生瘡援兵竟不至其明年正月二日天黎明公方率巡道官周之訓及典史田多善等守東南門衆譁曰城陷矣北兵肉薄以登公猶躍馬率親卒數十人循城而西持白棓格鬭力屈死之其地在城西南門譙樓下云之訓亦死多善竄免是時公三子皆幼其長子德寬聞之卽偕其叔父匍匐抵濟南號哭徧求公屍不獲與多善及公故所從胥吏得脫者復往城西南求之多善指示公死處其樓已爲北兵所燬左右屍骸相枕藉悉腐齒不可辨又不獲僅獲公所遺令箭鍭一繼又獲所佩巡按御史印一而已德寬號哭旁皇者數日不得已卽其地奉公故所御衣冠招魂以殮巡撫累疏陳公死事顛末有旨覆勘先是起潛旣不援濟南又以失藩王故恐受誅謀欲卸罪於公而中朝黨人忌公者遂誣公不死德寬扶喪歸而公次子德宜卽文恪公也復偕其叔父伏闕上書畧謂臣父銜命巡方本無兵柄然猶慷慨身任卒以死殉泣念臣父子身蒙難非若守土諸官攜有親屬收視致使形銷骨化無櫬可還惟冀上邀君恩稍光泉壤而詳覈再三尚缺題卹臣若隱忍何以爲人復何以爲子其言絕痛復有旨察議議久不決給事中光君時亨遂草疏力白公被誣狀江南北士大夫在中朝者自刑部尚書徐公石麒以下凡三十有四人復公言於朝而吏部左侍郎沈公維炳亦請予卹廕援故巡關御史王肇坤例議猶不決而北京遂亡弘光主南渡始贈公太常卿廕一子入監嗟夫公一羸然儒生耳使得立螭頭之側正笏昌言爲當世良臣可矣不幸趨冒矢石內無金粟之儲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驅老弱千數

空拳枵腹使當猝至之鋒事一不捷以死繼之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亦何以異而議者顧媒孽阻撓其閒賞罰無章莫此爲甚此明所以亡也當明之季全軀保妻子之臣望風鼠竄麇奔者相隨屬仗節死義如公者能幾人哉而猶不免見誣如此昔蘇文忠有言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琬竊以爲不然人之君子小人往往迭爲勝負訖未有定也而天固未嘗不定彼誣公者人也非天也卒之塞阨於一時而湔雪於後日此則天爲之非人力所能彊也及今數十年閒竟食文恪公之報光大顯融垂耀史冊隆名碩實行與天地日月相終始文恪公父子昆弟俱可以不憾亦未可遂爲公之不幸也已公諱某字用晦世居蘇之長洲曾祖某歷官南京刑部郎中祖某國子生父某縣學生有長者稱公爲諸生以習小戴禮知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寶源局歲餘得息若干俱以歸公帑不私一錢著書名司鑄政畧丁外艱服除補禮部主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劾楊嗣昌田維嘉唐世濟史堃袁鯨五人侃侃不阿由是爲黨人所忌最後與其父竝以文恪公貴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配王夫人自公歿後教督三子俱知名長德寬更名宓康熙丁巳科舉人次德宜幼奉公命爲伯父後順治乙未科進士累階至光祿大夫爵至太子太傅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諡文恪其事蹟具載國史次德宏順治辛卯科舉人女適某某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公之葬也文恪公昆弟俱前歿矣孤孫某等卜於康熙二十七年某月日奉公柩與夫人合其地在陳公鄉金涇

堰之原來謁誌銘琬於文恪公同年進士又嘗辱薦舉在史館許排纘公事行爲傳而不果故文恪公雖歿琬不敢忘夙諾旣誌其大畧復擬大招之詞以招公其詞曰

公兮歸來無叫天閽些白雲迷漫絕扳援些公兮歸來無滯殊方些歷山濟川苦修長些彼梟與狐恣搖吻些伊優唲嚅曾莫之能損些虹旌霓車返佳城些湖流鬱盤木千章些豐碑巨趺屹嵒嶤些有獸有人巧琢雕些公兮歸來樂哉丘些旣固旣安盍嬰遊些歸來歸來示肹蠁些宜爾孫曾俾熾昌些摛詞刻石永且堅些石也可泐詞不可刓些

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秦公墓誌銘

先是順治十有二年國家臨軒策士之典凡五舉矣公以會試第一人聲譽大譟都下諸士子傳相購寫其文於是世祖章皇帝方留心文學急命取公卷進御稱善者數四既而發策試於廷置公第三語內院讀卷官曰卿知此卷爲誰叩首謝不知 世祖曰此必秦某也朕於其書法知之及拆卷果然 世祖大悅名見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益異數也授內翰林國史院編修越四年 天子差擇詞臣中才學著聞者俾練習民事於外以需大用凡得數人公與其列遂轉廣東參議分守雷州道遷浙江杭嚴道兵備副使又遷陝西榆林道參政擢江西按察使越二年以失出降調丁外艱服闋起補長蘆鹽運使遷湖南糧儲道參政裁缺候補遂不復出實康熙二十有一年也公時年六十有二矣始偕公外轉者其後或復被召用相次至大官而公獨浮沉外僚以坎坷終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爲公惋惜公顧弗校也歸六年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卒諸孤卜葬歸山之阡以公族孫對巖先生所撰行狀來請銘按狀秦氏本宋龍圖閣直學士諱觀之後其子始遷常州十世孫又遷常之無錫故公爲無錫人明正德嘉靖間有諱金者累官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歿贈少保謚端敏生姚安知府汴汴生縣學生楷楷生湯溪知縣延默默生長洲縣學生重采兩世皆以公貴　誥贈中大夫長蘆運使卽公之祖若父也公諱鉽字某生而氣宇凝重甫就外傅屹然如成人凡巨公長者見之卽推爲國器順治五年舉於鄉越七年而及進士第爲人寡言笑與人酬對終日其語一一可數或當訟訴紛拏輒不動聲色一言折之而定性和厚無町畦雖小胥賤隸不輕鐫呵至事屬名教及大利害者必侃侃持論不得當不已故雖用詞臣起家而尤諳吏治所至不務赫赫名常歎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蓋其爲政有法大槩然也雷州値兵燹凋敝靖南王每歲發千金市豆輸納費緐雷民病之公力啓於王而免瀕海賊王占三據海東王之翰據海西名相聲援而實相忌公探得其情手書反覆諭占三占三感寤乃授計使圖之翰賊遂驚遁商船誤入海港水師官將誣以爲賊數邀公往視公廉知之卒不往商以是得全浙中有無爲邪敎連及愚民百數公問告者何所爲邪敎也曰不食肉飲酒乃命人給杯酒臠肉飲食盡立散遣之大帥率師過杭索女妓千人有司白公公曰杭城安得妓千人卽有亦不可與率僚屬往見曉以大義乃止榆林道驛神木縣所轄黃甫川一路有茶煙二稅民不能供力請於上官乞疏免其額不可更請與鎭將議借戢市以贏餘補稅缺民困始蘇城外

爲蒙古部落駐牧地與民通市稍不平卽相鬬公悉心平其曲直部人皆感悅嘗出觀市爭以潼酪獻公飲之盡器至去官多泣送者江右進賢縣購叛人江德八不得其族有國八者名相近縣令執之以緝獲聞國八不勝拷掠自誣服公察其寃言於上官奏釋之後竟捕得德八姦魁蕭贊元以僞劄誘人事敗遁去連染數百人公諭之令擒贊元自贖由是悉得免爲按察二年所全活甚夥會有姦民詐稱旗兵以舟過村聚取人財新例詐財與盜同罪舟人徐昆實不得財公據律免死竟坐失出遂左降以去公資性敏決長於摘發迎見立解諸宿猾老蠹莫敢上下其閒兩浙案牘塡委公手定招稾所援法比一一精密又悉用楷書無行草者對巖先生往見公輒相慰藉公笑曰吾恐心力不盡不覺勞也故江右咸稱其平允長蘆鹽政大壞私販日滋而諸商習爲豪奢浸以貧乏運使藉商人爲囊橐其體亦益卑公奉職據法一無所撓於是始稟然聽命戶部議增引目公致書當事以竭澤焚林爲喻覽者歎服既不及大用其所施爲未究凡見諸吏治者屢屢如此事父運使公嚴謹既貴猶侍立終日不少休迎養江右署中父遘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體素豐碩居父喪至於骨立撫諸弟與其從子尤友愛無閒假貸親黨視遇諸故人恩意甚備同縣侍讀諸公以事在理公方爲編修力資其二女歸里衞經歷陳君卒於官親經紀其喪以還有少子未婚復助之俾受室居官廉謹自好苞苴拒不入門其遷楡林也貧不能治裝乃子身行在長蘆有東光令爲蜚語所中幾不免公立捄解之令執贄求見公峻卻曰吾保全賢令耳

非私吾子也知者咸爲之歎息居平不畜媵侍無聲色之好晚節築室數間雜植花竹於庭往往獨處其中書卷縱橫凝塵滿席暮則一燈熒熒如老書生然歲時伏臘數偕親故會飲相與披豁情愫欣欣如也讀書過目不忘爲古文詞典雅詩尤婉麗數經　御試必居高第而謙約不以文章自名故旣卒而其稾散逸者多矣對嚴稱公與名流賦詩長篇險韻不假經營而自然清華舉坐皆廢惜乎不及見也卒於康熙二十有六年某月某日以明年某月日葬享年六十有七配吳淑人子男子三長汝泌歲貢生銅陵縣學教諭次汝沆國子生次學源長洲縣學增廣生子女子三適諸生殷沆無爲州學訓導顧嗣和諸生劉學洙又撫姪女一適國子生吳漢宗孫男六孫女十二曾孫男女六詳具對嚴先生所撰狀中對嚴與公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其文章聲望高出琬上所敘公事行俱精核可信琬故仍其語稍刪次之爲誌且作銘曰

秦之初興淵源淮海居鼂張閒才學沛沛秦之繼興端敏實賢望重兩朝史冊爛然公偕族孫克光前烈回翔內翰聲譽相埒　天子眷公俾佐外臺匪推遠之將老公才一出不復命也誰咎宣力吏民有爲有守暫詘獲信丞輔是期拂衣歸臥豈惟知幾公雖云亡令聞則久君子之澤奕世不朽惟此歸山宰木千章宜爾子孫爾熾爾昌

布政使司參政丘公墓誌銘

山陽之丘有布政使司參政晉封中大夫德峻府君者故以耆德宿望見稱於時生子九人其仲寺副先生偕其弟檢討

君尤知名嘗板行其詩歌古文流傳近遠夙爲四方士大夫所推服寺副與予同舉進士最後檢討亦與予同以薦舉入史館後先從其昆弟遊者數年詩酒往來相得歡甚顧不及拜府君於牀下展子姓之誼以此爲憾康熙二十四年予旣里居府君適年八十寺副先生以書屬予敘其壽予病不果爲明年秋府君遽捐館舍寺副衰絰踣門又以誌銘見屬予遂不敢復辭又明年來速銘曰葬有期矣乃爲次其世系官爵事行及其生卒子女之始末誌而銘之按狀府君諱俊孫字顧之德峻其號也曾祖璟祖嵩世有隱德父廩以府君貴累贈朝議大夫府君舉崇禎癸未科進士明年授戶部主事兼兵部職方司主事督四鎮餉　王師下江南六合知縣曾某以違法誅疑其民且有變將遣兵屠之會有薦公才者俾率遊擊王某以往府君度六合民必無他駐兵十里外單騎至城下撫諭之父老咸感泣出迓不戮一人而返尋榷滸墅關明年司後湖圖籍閱一年至京師改刑部歷官郎中覃恩加一級廕一子入監讀書出知漢陽府以積穀有方實加一級特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分守冀寧道非故例也由是爲忌者所中摭事誣劾府君聞之卽日棄官歸里里居凡三十餘年疾將革屏去醫藥不御諸子長跪以請府君笑曰吾命懸於天藥何能爲精爽至臨終不亂生於前明萬曆丙午年八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丙寅年十月初六日壽八十有一歷官十五年所至皆著惠愛尤長於聽訟或案牘未決堅坐堂皇上必事竟然後起凡屬邑以獄上者立斷遣之旅舍闃無留人鞫語悉口占手判不假羣吏吏雖老姦夙蠹但瑟縮

奉行文書無敢毁法舞文以獄爲市者其在六合也前知縣有婦繫獄婦姙將產府君惻然啓大將軍極言其無罪甫出獄而婦產一男聞者無不誦說太息在漢陽也旣下車卽誓城隍神曰守於事不明神相之不公神殛之楚俗好鬼而信禨祥府君下教徧毁諸淫祠獨修葺大禹后稷廟以示民凡訊兩造輒爲開陳義理往往悔悟泣下叩首解散是後有忿爭欲訟者父老止之曰奈何以細事重瀆我使君一疑獄十年不決府君質諸城隍神夜勘之各曲中其隱而府君以其事關閭閻也勘訖急引燭焚其卷於神前識者知有陰德云爲人亢爽不畏彊禦西南方用兵往來更戍者驛騷道上民疲於奔命府君調發應付雖束芻斗豆皆有程則絕不可干以私以故兵民慴服諸上官額外誅索一切不納或遣吏索藤牀府君引吏入臥內示之所臥榻僅覆以板吏大驚馳去具以告上官始慙服民有寃抑疾苦必力請於上官不從不止或以是規府君府君歎曰民不堪命矣吾安能徇人喜怒乎故府君之歸也漢陽民泣送踰百里乃止晚而杜門讀書不復有進取意長吏俱不識其面閒出遊阡陌閒青鞵布襪府君不自知其貴人亦不復知府君爲薦紳先生也雅喜周人之急諸故人子弟問遺殆無虛日其友愛殆出天性創建宗祠歲首聚拜春秋粢祀其中有蕩名檢者則戚以夏楚有貧不能昏嫁者歲時伏臘不能自給者則予以錢粟有差其素行如此信可謂耆德宿望者矣配張氏累封淑人先府君十六年卒葬三里塘之新阡長子象觀次象恒俱諸生早卒象升順治乙未進士大理寺寺副前翰林院侍講象隨拔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　御試博學宏詞翰林院檢討象益諸生俱張淑人出象艮歲貢生候補訓導長庚殤同升如升俱國學生候補序班俱側室管氏出長女適貢生王家植次適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候補理問尚玉弼廩生王裕德俱張淑人出次適國學生杜象昭諸生喬蓋潘閎盛國學生陳模沈洢幼許諸生楊斐舊俱管氏出孫男八孫女十曾孫一諸孤卜以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府君啟張淑人竁而合焉禮也嗟乎以府君之爲人其獲享壽考宜矣顧涖官　興朝回翔中外者積有歲月而訖不獲大究其設施所謂積德於身責報於天如符契之合者果安在哉克昌厥後吾不能不深望於寺副檢討與其諸子弟也銘曰

淮亦楚望與江漢同卓哉府君淮人所宗學績而碩才敏而雄致身　本朝言建事功追風簫雲譬若騏騄視天尺五詎難一蹴入居郎舍出授民牧雖曰盤錯未展駿足中道忽蹶何命之迍善刀而藏達哉府君有詩有書以昴後昆石渠東觀相繼騰騫壽考令終永垂休問巷爲停相士俱執紼人定勝天斯言則信光厥遺緒後起振振

前明吏部驗封司郎中曹公墓誌銘

順治初　王師渡江破金陵故明賢士大夫相率南奔往往崎嶇閩粵間思以功名自蓋然而門戶之禍益熾上不知兵下不用命文恬武嬉卒至土崩瓦解然後已其在行間者或死於兵或死於盜賊水火僅而得免或竄入方袍黃冠之中其尤幸者則又感憤無聊或廬一廛田一區甘齒編氓以終君子論其世悲其志而竊歎其所遭之不辰不忍援亡國大

夫之說苛纚其後也如侍郎公與公是已公諱元方姓曹氏字介皇別自號耘菴世居海鹽之淳風里父侍郎公諱履泰舉天啓中進士踰十八年爲崇禎十六年公亦舉進士父子皆侃侃抗直不撓以才學竝著聲譽中朝爭推爲東林黨人當金陵之破也自京口至浙西無不望風内附侍郎公方以謫戍家居公亦棄常熟縣印歸省於家會淳風爲亂兵所掠公父子蒼皇中各棄家散走公由間道變姓名入閩得謁隆武主於福州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累進驗封司郎中繼而侍郎公亦由海道至授太常少卿累升兵部右侍郎父子俱在列是時閩中恃大帥鄭芝龍爲重而芝龍桀驁至與閣臣抗禮出入呵殿聲擬於警蹕視隆武主蔑如也由是隆武君臣積與相猜恨竟殺其所善都督陳謙公逆策國事將敗乞視師江上乃加御史銜齎白金五十兩而遣之公僅抵浦城而江上潰兵突至遂縋城鼠走山谷匿僧舍中侍郎公從隆武主趨贛州中道傳　王師至土豪將縛侍郎公以降急投身厓石下斃而復蘇亦與臥僧舍中其地距浦城踰數百里公聞之懼侍郎公不免急號呼訪求凡間關亂兵間者若干日父子始復相見迎至浦城侍郎公以病先返故里而公獨滯畱僧舍明年夏甫歸渡錢塘而丁侍郎公艱矣於是淳風故廬已毀里中交親無藉及市井惡少年爭洶洶攘臂視公爲奇貨所以挾持虛喝者萬端公屹不動然其家遂破挈母夫人及妻子寄食旅舍中久之事定始卜硤石村葺東山草堂以居杜門讀書賦詩暇則挾杖屨遨山水如是者三十年最後縣官慕公歎曰此先朝遺老也延爲鄉飲大賓公力辭不

可得識者咸以爲允享年八十有二卒於草堂之正寢公少有至性尢重名節敦尚氣誼侍郎公在崇禎朝以給事中言事忤大閹王永祚羅織下刑部獄公爲諸生蒲伏數千里入視醫藥於獄中爲摩創吮血日夜目不交睫出則囚服叩首控訴諸公卿之門流涕被面見者悉矜其冤侍郎公慮公爲邏者所獲公曰兒萬死不憾侍郎公竟以讁戍得脫拊公語所知曰此吾克家子也微此子吾不望生還矣及金陵建都公居選人中先是閣臣馬士英後先與侍郎公俱繫獄相親厚視公如子姓至是擅政有薦公署職方事者旨已下矣士英覬公往謁且欲借以德公公訖不往上疏言願得俻分守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遂授常熟知縣以去其居平氣節如此公爲宋忠靖公勛之後勛扈高宗南渡其裔孫始徙著海鹽曾祖某祖某萬曆中舉人羅山知縣以侍郎公貴歷贈太常少卿侍郎公之葬也故史官吳先生太冲爲之誌其文典質可誦今諸孤卜於某年月日葬公大河堰之原以誌銘屬琬謹按公自撰年譜及侍郎公誌采掇其出處大節與侍郎公牽連書之以信後世至於行狀所述猥瑣不當書者俱不及載云娶陳宜人子男二人三德康熙丁巳舉人三才廩貢生皆側出女二人適諸生沈聖祥陳宜人出適監生王子頲亦側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銘曰

維明之季勢傾莫支噫小朝廷僅延歲時雖有君子亦奚能爲猗與曹公才大未施脫身兵燹晚卜幽栖峽石之麓可讀可犁可觴可詠可詒後嗣碩果不食天若祐之壽考令終如公則希河堰之濱神爽來依偕侍郎公九原相隨琢詞於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磨是期

朝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誌銘

康熙十六年冬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以疾歿於位闔治聞者自士大夫以下至於委巷老稚無不慟哭失聲及明年春喪行遮道號呼拜送者數十里不絕公子共樞既免喪以事至吳舟過閶胥兩門父老爭招攜往觀或太息泣下相告曰見公子猶見我公也其明年公子復至聚觀如初其泣下者亦如初嗟乎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葢吳人入　本朝以來甫脫兵火卽旱潦疾癘之災無歲不有十室九空蕭然愁歎而爲有司者不思覆露拊循之術方剏與大役以朘其生而摧其力獨公用清靜無事爲治順民之欲與之休息故輿頌悉歸於公予嘗論之吳人所患如病羸者然神耗氣衰雖峻補猶虞其不任況可益以苦寒刻削之劑乎是宜節其起居調其衣服飲食然後可以稍延公能得此意以治民民旣翕然悅服而又惜其設施未竟也儻天假之齡俾得建牙開府於江淮之閒以宣布　朝廷德化不當大有造於吾吳與然則公之歿也豈惟公之不幸直吳人之不幸已公諱國棟字干霄別自號艾賢先世居浙之德清後徙順天明太師文端公從哲從子也六世祖允及高祖華曾祖天敘皆贈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祖希哲縣學生私謚恬節先生考士淳以文端公廕歷官至饒州太守公讀書明敏過人十歲善屬文順治初與伯兄皆以諸生舉於鄉伯兄旣掇進士而公連不得志於禮闈遂援蠡縣敎諭遷國子監助敎進博士丁

饒州公艱服闋補故官遷刑部江南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巨寇鄧耀盤踞海島中時時出沒剽掠爲雷廉患公請諸制府集兵三千分五路以行而躬總其節制繼又慮賊之他跳也急檄鄰道及安南國王各出兵分搤要害耀遂受擒招徠餘黨所全活數千人廉人爭感公德刻主於名宦祠生尸祝焉遷整飭寧武兵備參議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公屢官監司率在兵戈擾攘中更事多矣及涖蘇蘇居江浙舟車之衝視他道尤劇而又值　王師有事於閩粵羽書旁午芻茭糗糧之需猝不及辦有司皆惴恐公素具成算從容指揮咸中肎窾軍興賴以無乏而民間晏然若不知有兵者未幾而採木之役起疾驅入宜興深山中晝夜督視以勞遘疾而歸踰

三月殁是歲十一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公頎然長身閎學淹雅工詩喜書而於弈尤入能品與人交不翕翕熱亦不落落涼雖接布衣下士未嘗有疾言傲色歷官三十餘年補衣糲飯絕無聲色蒱飲之好約束胥吏往往皆重足立而撫視士民則藹然具有恩意尤耿介自守不爲禍福利害所搖終其身如一也雷廉諸富人被賊誣後先株連下獄公察其寃力爭於制府前悉脫其械而出之諸富人念無以報裒白金數千兩壽公公大駭曰吾憫若無辜耳若奈何以此汙我卒卻不受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伶故吳中無賴子里人屏不齒者也至是怙勢恣爲姦利有司以貴人故爭折節下之至與揖讓行鈞禮公獨不少屈伶又以非法干請亦不聽或勸公盍稍委曲爲一官計乎卒峻拒不可伶大怒去然亦不

能毫毛有加於公也由是聲望益大重喪歸之次年卜葬於大興縣方家莊祖塋之次元配賈恭人前卒遂祔葬焉子男一人辰卽共樞例監生娶徐氏側室葉孺人出也女一人殤賈恭人出也共樞好學而有文所娶爲太僕卿武進徐君某女故數往還吳中其始至也實來徵銘且曰知公者莫子若也予惟前此請告十年適當公治吳時公嘗以微言動予曰何以教之予正色曰昔漢杜密家居每多所陳託而劉季林以閉門埽軌稱清高士頗爲密所譏評然黨事之興季林竟免使君將使某爲密乎抑寧爲季林也公笑而頷之故其相知最深不可以不銘銘曰

鼎鼎巨族文端基之碩儒循吏惟公繼之公未來吳吳人惶惶及公至止歌舞康莊仁以矜物廉以律躬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吳人思公瞻望公子餘慶綿綿是續是似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墓誌銘

公姓于氏朋舉其諱襄于其字而念劬其自號也于之族稱金壇巨室先世有累官都御史諱湛者公之七世祖也恩貢生諱玉鳴者大王父也費縣教諭贈布政使諱之鏞者王父也累贈至布政使諱昶者父也荆夫人其元配也子五女六星煥星燦星炳皆太學生與星燿星炯則公之子也候選州同姜伊鄉進士張恕可太學生徐時成李肇軫吳遠立與王緝馨則公之女夫也公舉順治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越五年奉　旨外陞遂除分巡睢陳道按察司副使遷福寧道布政使司參政四川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外艱服闋補湖廣湖南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也自文林郎至通

政大夫此公所積之階也其在睢陳嘗自署其廳事曰無求於吏吏自察不擾於民民自安其爲政大指如此會公婦翁荆公其惇知鄖城縣縣故公之屬也一夕盜踰城劫庫幷殺縣官去闔城士民洶洶謂城將受屠公聞變卽間道馳至諭以無恐且勅縣吏閉城門已而營將果統兵抵城下公拒不聽入營將怒誣諸總督總督名公詰責公曰縣官於某爲舅甥某顧不欲甘心是盜乎然柰何株牽平民俾以非辜被禍總督大悟未幾而獲盜他所最後補湖南由京師取道鄖城鄖人喜相告曰是前活我于使君耶空一縣遮道迎送凡數十里不絕其在福寧甫抵任而興化兵譁事起興化瀕海協鎮官部卒皆羣盜受撫者也適有材官辱張給事僕爲給事所訟鎮將撻材官數十衆卒大憤相率入給事家毀其門戶什器將殺給事急走竄以免衆遂欲脅鎮將爲亂會其將已潛行入會城旣不得逞乃縊死被撻者復譟入給事家誣其僕殺人公先廉得首惡數輩因集文武諸官會鞫卽擒首惡者縛階下於是健兒帶劒方林立咸瞋目悻悻有不平意公從容呼首惡語之曰軍法士在伍惟將之聽今若曹乃敢挺而譁以至殺人罪不赦顧吾新下車且奉上官指念若曹約束無素止用殺人律從事則罪有專坐於若曹何如衆始泥首言殺人者張氏僕也公叱之曰若曹氣燄何等視張僕直俎上肉耳彼顧能於千百健兒中奪一人縊之耶更名被縊者妻及其家廝養童訊之俱吐實遂按首從三人寘諸法而釋其餘於是軍民以安是日微公幾至大變泉州提督官剿海盜盜或逸入興化界鎮將擒數百人將悉俘之公視其嘗

薙髮者則曰此良民被陷也法當宥有年少者則曰童稚何知又當宥所全活甚夥漳州與海中厦門相望號要地　國家旣遣固山額眞統兵營會城備應援而額眞別遣梅勒分番駐漳以守歲凡四易兵馬往返七百餘里輒檄民夫供役多至三四千人其人荷重踰險或受鞭箠或苦饑羸墜崕以死者相繼公憫之言於總督請駐防者毋踐更總督曰不可公曰然則展其瓜期可乎乃議展歲四易者爲再易葢自此始其在湖南湖南人甫脫兵火率不聊生公一切休息之每見司中胥吏猥濫踰數百人歎曰湖南百姓皆鶉衣鵠面而此曹子鮮衣張葢縱横市井閒何所取之悉下令汰去止留謹厚者數十人俾供文書而已數爲上官力言士民利病暨有司賢不肖狀上官絕不省且疑其立異有所誅責公又槩置不應積與巡撫者忤竟以事中傷公得　旨鐫二級調用公未歸而巡撫亦遂以貪殘獲罪士民咸快巡撫而惜公無不相顧歎息者公故以廉慎知名其去睢陳也將渡洪澤湖榜人慮舟輕不敢前因舁岸旁巨石以實舟公笑曰惜此石差頑耳不然卽陸鬱林故事矣福建總督李公某亦嘗曰在地方不愛錢者惟我與于參政耳此公涖官之大凡也公少喪妣馮贈翁引至殯所誡曰女母僅生女儻不讀書自力母在棺中目不瞑也公旣受命則又曰俟女有立而後葬女母及公以檢討謁告始葬馮太夫人於西墳如贈翁言晚歲公屬諸子曰異時必葬我太夫人側其事繼母張尤謹病將革慮遺張太夫人憂數力疾往問起居事諸父及拊幼弟皆孝友無閒言此公居家之大凡也公享年五十有六以某月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卜葬縣之某鄉某原距馮太夫人墓若干步從公志也將葬公之冢君星煥已早世其來請銘者次君星燦而介之以請者徐君時成也銘曰

學優入官惟古之制後世不然學與政貳表表于公國之偉器起家文儒乃諳吏治　帝曰往哉女學既邃女佐女長試女政事遂歷五藩不敢告瘁所去見思咸懷其惠修途方軌胡然中躓所學什百施未一二壯年歸休韜此鋒鋭積此趾美用詒來嗣惟爾嗣人既有既似活千人者厥封可俟巍巍新阡宰木森然詩以章之億萬斯年

彭貽令先生墓誌銘

吾吳有隱逸之君子三人焉曰彭先生諱行先字務敏一字貽令與其友鄭舉人士敬金秀才俊明年齒畧相若雖未及從宦顧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士大夫三人者歲時過從鬑眉皓然相與討論文史揚扢翰墨杯酒豆肉談笑移日見者羨以爲神仙中人也既而鄭金兩先生相繼物故獨先生巋然老壽以是尤著聲望故尚書睢州湯公嘗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先生以爲重先生稱老病固辭及湯公還朝入見　天子下訪吳人物公卽首舉先生姓名以對他若總督潼川王公學使者吉水李公亦悉遣使齎書幣候問起居不絕然先生率引分瑟縮不敢輕往報謁也於是先生之從子瓏瓏之子祭酒定求相踵取進士祭酒既以第一人及第最後先生之孤孫編修寧求復以及第第三人入翰林家門鼎貴賀者填里閭先生顧愀然曰吾家遭遇若此吾子姓其何以圖報益恂恂退讓日夕鍵戶悉謝賓客干請

閒出遊城市布袍襆履以一老蒼頭自隨絕不盛軒輿傔從相衒鬻也康熙二十八年某月日以疾終於家是歲某月日將葬諸孤以祭酒所撰事狀授琬曰願爲銘琬按彭之先故居臨江自明初以義旅歸附隸籍蘇州衛遂家長洲踰數傳而有諱時者隱居不仕以大耋終於先生爲曾王父生嘉靖辛酉舉人天秩天秩生先生之考萬曆丙辰進士汝偕釋褐甫逾月而客終京邸先生年未弱冠隨伯兄蒲伏數千里護其喪歸哀毀無不中節識者稱其爲遠大之器既補諸生所師友悉知名士磨礲浸灌發爲文章銳欲借科第自奮而會友人以場屋事被訐其人與先生雅故陰援先生爲左證冀以解免而先生實不之知也遂牽連見褫或諷先生訟諸官先生歎曰功名細事耳奈何隤人家聲俾蒙玷辱乎乃走京師上書闕下以自雪然始終未嘗歸獄其友也有旨還先生於學宮士大夫咸以爲異數而滋推先生長者先生既坎坷摧抑自是亦不復思奮於舉子業矣明季用拔貢生謁選考授知縣見國事浸以不支竟棄官還隱故里教授生徒藉以自給者逾四十年編修所由成名者亦先生親訓督之使然也先生內行完潔事兄若嫂以敬育兄之遺孤子以恩當昆季晰產所晰有無厚薄槩置不訾省與人交醇謹無他腸雅善書法暇卽簾閣據几力橅晉唐諸家莫不酷似貧不能購書數借人書手自校讎繕錄日課數十紙錯置巾衍中時時繙閱不倦尤習前明典故每對知交必據故家遺老流風佚事娓娓抵掌以爲常疾將革預尅期日屏去食飲湯藥至期翛然而逝春秋九十有二明亡以來吾吳之逸民未有康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壽耇高朗令終如先生者也先生歿而老成之典型於是乎凋落殆盡矣當先生之年六十餘也躬營壽藏於東吳鄉祀字圩之原乞鄭先生誌其壙而金先生書之於石誌中述先生之言以爲持情必平處物必恕加恩於人所不知施德於衆所不報其自敘云爾知先生者謂之實錄云娶顧孺人先先生卒春秋七十有七己前葬矣至是諸孤奉先生柩合焉子六人三男三女曰珮府學生曰璜早卒贈翰林院編修曰球長洲學生壻曰諸生陸嘗吉曰朱有孝曰諸生程棅孫十一人曰予繡予綬寗求實求宏求志求思對廣益思光思毅錫光寗求爲康熙壬戌科進士第三人官編修宏求爲府學生孫女六人曾孫男女十有五人先生長於琬二十餘歲琬之少也猶及見鄭先生顧以久宦京師不及從之遊金先生之歿且葬也則琬爲之銘至於先生由進士公而下與汪氏講通門之好者凡四世矣況以先生之名德尤爲琬所敬事此太史公所謂欣慕執鞭者也後生晚進幸得以文字受先生役其何敢辭故遂諾諸孤之請銘曰

彭之始兮鼻祖鏗維老壽兮汔今傳遠苗裔兮超其先猗先生兮名德全文若獻兮儀後賢福曰五兮躬有四雖不富兮非所冀子之子兮登貴仕身則尊兮德彌懿儼宿儒兮與寒士甘寂寞兮鎮浮譁善之積兮慶靡涯制書褒兮光且華竑寵錫兮來　天家徵斯刻兮知非夸

前明兵科右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故兵科給事中吳公既沒之十有一年諸子卜葬於長洲金鵞鄉之誠字圩又十有一年其配顧孺人卒越明年諸子將

奉其柩與公合兆公之葬也未及具石以銘至是持某所撰行狀問銘於琬琬之祖妣湯太君視孺人爲姪孺人蓋琬重表姑也吳汪又有通家之好公季子又從琬遊故琬不得辭按吳之譜曰周太伯後裔由太伯至今二千餘年屢徙不離於吳大王父滔贈襄陽知縣王父之佳以進士累官都給事中萬曆中與同官合疏請豫教皇太子忤旨削籍歿贈太僕少卿父承科以公貴贈戶科給事中公諱适字幼洪晩直明亡自稱南國廢人早歲敏妙下筆成文章贈翁器之曰此兒頗類乃祖中崇禎十年進士釋褐衢州推官以卓異徵甫去任而弘光主南渡入除戶科給事中內閣馬士英遣人致殷勤於公公弗報也於是士英擅政力援逆案中阮大鋮使掌樞柄共招致羣小謀盡逐東林黨人而武臣如誠意伯劉孔

昭忻城伯趙之龍之屬皆與表裏相唱和尚書張公愼言爭之不能得引疾去閣臣姜公曰廣都御史劉公宗周復相繼去公意憤激極言老臣淪棄可惜因請申明祖制以清議專歸言官不報未幾公兼攝吏科事趙之龍疏薦前少卿陳爾翼爾翼亦在逆案中得旨起用公業鈔駁之矣之龍復疏辨公遂彈之龍畧謂祖制惟科臣與司封駁未聞以勳爵參者爾翼嘗稱魏忠賢用命而薦崔呈秀爲本兵夫以諂魏逆者爲公道假魏逆而在亦必昭雪而後可以薦崔逆者爲公道假崔逆而在亦必推用而後可若一經勳臣條列無論是否卽登啓事則科臣封駁與銓臣甄別俱可罷而不設是悖旨自雄而弁髦故制也疏入羣小恨公刺骨其明年進兵科右而總兵官寧南侯左良玉方與馬阮交惡舉兵焚武昌以扳

以清君側爲名初公之在衢也蔡奕琛嘗以夤緣事發覺上官檄公偕他推官會勘公執法無所屈奕琛坐是得罪南渡初名爲吏部右侍郎或勸公往謝公故不往奕琛深銜公及居內閣思因事中傷之公疏薦侍郎楊鶚可仍撫荆襄且言鶚與鎭臣良玉忼慨同仇共矢夾輔云云奕琛摘其語票旨嚴加詰責已而良玉兵起卽暴死軍中其子夢庚代將連艘二百餘里破九江安慶諸府京師未知良玉之死也中外大震九卿諸御史爭上疏請討良玉科中公疏獨中止不果上羣小益疑出公意會士英遣私人方國安統兵往禦良玉於江中國安頗焚銅陵掠南陵所至人皆嬰城固守公詗知之中夜起草疏劾國安罪當斬幷及鎭臣牟文綬劫掠狀或沮公曰君休矣言之何益直促禍耳不聽奕琛果票旨責公沮撓國安軍又自露章劾公誣以黨逆下錦衣衛獄羣小必欲殺公以快故憾御史張孫振遂言公東林後勁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獄由是益急公亦自分必死纔踰月南京失守始脫身歸奉其母徐太孺人避地村舍中　皇清順治三年巡按御史用地方人材薦非公志也不得已遷延行至中途而返凡杜門卻埽者十有七年太孺人壽終哀毀骨立以不勝喪卒享年五十公爲人公廉彊直在科中僅數月所上章奏二十餘悉關宗社存亡東南利病至於是是非非尤激切言之不肎媕娿骫骳取合權要故深爲小人所忌其得不死者幸矣雖然公卽死亦何愧之有彼小人者豈遂能不死哉配申氏贈孺人再室以顧氏封孺人其先有大僕卿諱存仁者世宗朝爲名諫官卽顧孺人高祖也孺人自公諸生時

故以勤儉佐公起其家公方下獄合門駭懼孺人搖手戒家人勿令太孺人知晨夕拭淚定省無幾微見顏面益其孝謹類此公之既歿能力持家政而縱諸子於學俾皆致有成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五人瞻康熙癸丑科進士誧殤誂廩例太學生諶乙卯科順天舉人誦太學生卽從琬遊者也女五人長適諸生申岳來次適申祖琦次殤次適候補中書舍人錢廷銑次適貢生李綿初孫男十一人女四人曾孫男女若干人長女申出也申孺人前從葬贈翁墓左故不祔公與其祖太僕公後先俱以直言顯名又俱以諫官終符贈翁之言吳人謂贈翁知子云銘曰

善覘國者覘人有無苟無人焉其國將墟明之季世蠅營蜩沸肆言鉤黨清流喪氣公也侃侃枝之梧之棟榱崩折勢莫能支幅巾布袍言旋三徑訖爲遺老名高節勁浮圖雙峙野水環流宰木鬱蒼公歸斯丘乘雲駕霓風雨下上公靈儼然百世所仰

臨潁知縣吳君墓誌銘

故臨潁知縣遼陽吳君來亨字康侯予同年生也當舉進士時予嘗識諸稠人中其後絕不相聞既而予以刑部郎謫官北城始識康侯之子雯問康侯亡恙乎則歿久矣比二年雯凡再至京師數爲予言家有老母弱弟貧乏無以自存故四方奔走以謀衣食言竟意慘慘泣下予於是深憫雯之志而重悲康侯之不幸也康侯一名允升既第後改今名始年數歲時其大父都司僉書三仕官雲南父光國與康侯從行僉書公戰歿於賊而是時適傳　淸兵破遼陽父遭喪不能自

亡又日夜念其家乃屬康侯於逆旅主人獨身北還康侯居旅舍中每憶父輒發篋中書且讀且泣鄰有盧先生者聞其聲詫曰比屋無書生此何爲者因走訪康侯一愿稱子耳既相見盧先生者頗易之問讀何書曰漢書也質以書中疑義荅之如響盧始大駭引康侯歸置之旁舍予飲食益教以讀書歲餘父復至雲南乃挈康侯僑於臨清已又僑於薊補諸生日益有名順治二年舉順天鄉試逾五年選蒲州學正又五年成進士其明年吏部方授臨潁而康侯已前歿不及見矣康侯娶塗氏子四人雯其長也次霨次霦次霞女二人長嫁陳發次嫁劉麟書以明萬曆某年月日生以順治某年月日歿於蒲壽四十六卽以其年葬蒲城東五里之裒嵋阪先是康侯之在蒲也有誣蒲諸生爲盜以求賄者康侯言於上官悉解遣之蒲自兵亂後人士力學者無幾康侯所以獎勸具備由是蒲人皆興於學嘗攝榮河縣事有惠政既去而吏民思之不忘蓋康侯亦嘗慨然欲自效於世矣然所表暴止此康侯固遼產遼人甫出兵燹凡隸籍八旗者無不披甲汗馬立取通侯之印次則建牙開府出爲大官子弟席父兄之餘寵亦無不狗馬服飾自娛者康侯固不幸而當羈貫之日往返萬里外至於垂死而猶敧嶇窮餓寄食佗境何也平居俛首章句把筆弄紙墨爲文章世方尚武亦旣與之左矣復不幸而纔致一第乃欲區區借一命之爵升斗之祿以榮其身而飽暖其妻子而訖不可得又何也或謂天實使之然則天之阨康侯遂至此極耶豈康侯才行曾不能與遼人下中者相頡頏耶何其貧富貴賤修短區絕如此也或又謂此天

之未定者也嗟乎使必遲而久之以竢天之定則吾康侯之冢木拱矣其肉已胔其胔已朽矣天其如康侯何康侯又如天何方康侯之葬也諸孤幼未暇乞銘於人至是予始應雯之請追次其所聞以悲吾康侯而慰雯者如此實康熙八年二月某日銘曰

寧爲善而窮乎抑不善而通乎寧有聞而短折乎抑無聞而壽且寧乎康侯宜自知之矣已乎已乎謂必有後庶幾其可望乎

汪鈍翁文鈔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卷之三

誌銘

貞憲先生墓誌銘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爲位以哭且往弔其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家國破亡之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隧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盍以貞憲易先生名衆皆曰然因作謚議之文奠告殯所由是學者稱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銘予與既庭皆交先生久既庭既議其謚矣予故不敢辭乃爲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暘萬曆中進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累官吏科給事中以抗疏忤魏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龔太孺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曾天啓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後通政公二年亦坐事累死是卽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羣從受經陶菴黃先生之門竝有文章聲譽而先生最爲陶菴所引重　王師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旣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瀞之令相繼下縣是時侯氏禍患踵至死喪狼籍而官吏且絡繹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他株連鉤引者尤衆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天兩從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從弟瀞亡命惟先生在耳顧以獨力撐拄其間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殯殮次拊孤寡葢瀕於死者數矣其室

孫孺人病垂革先生亦不暇恤也有司捕瀞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訹以好語脅以嚴刑俾具白瀞踪跡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得釋而羣無藉睥睨侯氏者猶乘間思擠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走他縣匿村落中無恒居凡三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產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勝於己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頎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彊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豫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

士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呼爲小友晚而定交於予予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予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爲物不格而遽談主靜則遇事不無溷濁若遽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能處變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爲宗以爲讀孟子而恍然悟其所以爲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之汩汩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奇正隱顯起伏闔闢隨吾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譌體而極之自得以爲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非也以是先生於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蓋自陶菴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得師傳者必首推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賢行以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太學公毀卒繼章孺人知縣諱簡女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棠縣學生次萊出嗣伯父後女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年矣銘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生著述絕塵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震霆晦冥轟擊倏焉止霽雲澂水寂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苟其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汔於潛蟄魁壘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書想見其人

侯記原墓誌銘

嘉定前左通政侯公峒曾既以城陷不屈死其子演潔皆從死已其弟太學公又以事被執太學冢子秬園府君與通政公幼子瀞適在他所故不及於禍不移日而名捕瀞之令下君不暇顧家竟挾瀞以逃達於支硎之中峰詭言追者將至瀞大懼欲歸就死君持之泣曰不可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立遣瀞而身自登小舟攜酒痛飲解其腰閒金以與舟人揮之去乃大書瀞姓名於衣襟殆徧躍入水自分必死矣會有泅而拯之者出水良久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家也盍留故衣水次倘有追者當以示之紿令求尸水中耳君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有老僧薙君髮更其名一正授以盋曰汝易留此吾誓不汝泄也復至中峰中峰僧匿之而瀞亦薙髮亡命閒道渡江匿於揚之天寧寺矣事甫定君母弟掌亭先生迹知在所遺書勸君還君乃謝中峰僧變姓名往來崑山常熟閒逾三年聞瀞死與掌亭先生哭之慟君拊胸曰吾萬死一生以保吾弟吾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趣歸故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以主通政公祀乘夭死又以幼子來宜繼之於是君遂無後瀕歿命以掌亭先生子萊爲己後嗟乎天之禍侯氏何酷也微君兄弟相與奔走內外支持門戶則侯氏斬焉無遺矣豈天果未定乎亦視天㝱㝱從古所歎不獨在侯氏然耶君諱汸字記原老居秬園遂以此自號蓋太學公諱岐曾子而太常少卿諱震暘冢孫也幼聰穎太常公家居嘗與子弟論李可灼紅丸事君甫九歲侍側即請曰楊漣既與方從哲同被名在內廷當進紅丸時何不面諍而顧從衆出宮門乎公由是大奇

之稍長爲諸生與諸弟講求經世之學期達於用而君尤忼爽有志節落落自喜嘉定之以銀折漕米也著爲令甲久矣崇禎之季流賊告警議者復令輸五萬餘石以佐軍興嘉定士民苦之其明年將伏闕請免募能行者君慨然與張先輩鴻磐詣闕下疏陳嘉定素不產米連歲大饑人相食之狀具爲諸公卿條其利害甚悉朝議韙之訖如所請至今士民賴焉是歲以例監生中順天鄉試乙榜凡與乙榜者方合疏乞準貢而閣臣顧遺私人邀賂君卽拂衣以歸是後不復應舉晚而學使者旌其門曰高士君亦峻拒不受也始君歸自京師知明將亡盡出其室甯孺人奩具易金歸諸王母龔太恭人請白塔田二頃將往耕之筮得震之剝筮者曰未可行也君曰否予退也非進也來也非往也不往則无不利也予爲長子成卦皆動宜與婦行也變而碩果宜得獨全也互曰綸祭受福所謂不喪匕鬯也又曰吉大來互之之曰黃裳元吉所謂大來也且吾資於婦上承王母黃裳居尊王母當之矣吾其行乎既而俱如筮言康熙十六年遘疾復命筮之筮者曰是兆也是爲出於死門君笑曰向者震之剝所謂出死門者也今已矣不可復出矣遂卒達者以爲知命壽六十有四配杜繼甯二子乘來宜皆甯出卽後先嗣從弟者也女二許嫁許珌柴某俱殤君既丁禍患故爲學益進嘗論易乾坤二卦曰世之衰也所向无可用剛直者乾主於剛然繼之以健中正又繼之以純粹精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剛也坤六二之動直內以敬然繼之以方外以義一本乎柔順中正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直也不然恃吾血氣而不撓不摧吾能免於悔

吝乎葢晚歲所得如此某年月日其孤萊卜葬君於某鄉某原乃來請銘銘曰

侯之門兮忠且義保孤難兮殺身易君九死兮心彌慰極飄泊兮天之涯茹荼蘖兮甘如飴幸生全兮返故栖君之兩父兮翔正氣薄雲與日兮摩天際兮往從之兮其可以無愧

前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原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死之賊長驅入京師無何弘光帝卽位於南京於是禮部尚書顧公錫疇上疏乞褒公曰輦轂淪陷天崩地圻大小文武官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降獻策爲逆賊倒戈出死力者實繁有徒至於忼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身控扼全晉備著勞績事窮勢迫灑血盟衆誓不與賊偕生城陷之日竟疇其志又能倡率旗鼓弁流盡爲一時節義之冠苟不厚加恩卹何以慰忠魂而示以死勤事之報疏上詔予祭葬建祠謚曰忠襄是時閣臣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媢士英者遂劾公失守罪以是格贈廕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搤腕長歎以爲報公未盡云

先是公之撫山西也方與陝西督臣孫公傳庭相犄角以禦賊最後孫公之師十餘萬大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榆林公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遂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數上疏請餉不報請發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爲援又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寇

太原於是太原復告急宗友以書促公歸衛晉王王亦請救於公使者前後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歸宗友遽出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以已之促公歸也懼得罪謀委之公以自解露章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代公巡撫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皆逗遛不進自成遣僞使誘公降公梟使者首竿之以令衆或諷公寇深矣盍循故事出竟候代乎公毅然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奈何藉口解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乘城自成怒公殺使者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瘞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殲賊衆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衆肉薄攻城越明日大

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明日城遂陷公先草遺疏懷之至是以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支麾下士欲劫公走公厲聲不可徑下騎徒行入三立祠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人公從容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不敢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訖解腰帶自縊於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若干人自成既入城購公急或指示尸處賊遂斂而棄之海子材官段可達廉得之竊買棺槀葬於南門外之東岡我　清順治五年公子方炳方炌往負公柩歸太原人無不涕泣以送者又三年卜葬吳縣妙明山之麓而方炳以行狀謁銘嗟乎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既奉旨解任宜其有以自解免矣

是雖待皐竟上可也不則與衆偕奔俟賊之釁以爲後圖亦可也而公俱不謂然夫公之涖太原僅二年所爾自三秦瓦解以後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蚍蜉螘子之援張空弮裹枵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啖之以利而不顧誅之以死亡而不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豈倉卒所能辦哉公葢素宗王文成公之學至老猶聚諸生講論不輟幸而功成名遂享有封爵則爲文成不幸而身死國裂委尸溝壑則遂爲公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均也方公爲舉子得文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淵原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爲根要以至誠爲歸宿以知及仁守莊涖禮動爲階級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爲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溯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死也期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君父即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以視匹夫匹婦之諒誠大有閒矣按狀公字維立別自號雲怡先世居河南之新蔡宋南渡初始遷於吳曾祖安自太倉遷崑山祖嚋贈某官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冒陳姓公既貴始復姓歸於蔡舉萬曆末進士釋褐杭州推官上官薦治行第一當入爲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某司主事又忤太監魏忠賢謫告歸忠賢誅復補禮部歷員外郎至郎中出爲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改嘉湖道進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參政改寧前道我　清兵大入公有城守松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敘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在具有聲望爲上官所倚重

在寧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頗驕縱公患之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壽悅乃徐謂曰邊事急幸幕府戮力敢相庀哉顧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治之以全將軍令名保終始大壽敬諾邊人得賴以安總監高起潛尢貴橫公貽書責之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憲綱體統當從義起耳貴監體不詘則爲凶德職等體不伸則失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歡然通賓主意庶幾貴監享謙謙之譽職亦伸蹇蹇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不能難也會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勘定必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於此旣擢撫山西愍帝名見中左門詔問致治之要公首言四方多事皆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寮屬心又言兵富而後能彊欲勸屯田必信永不起科之令愍帝頗嘉納之蓋其終始守正不阿類如此當前明之季中朝諸鉅公貴人惟知分持門戸日夜以語言相齮齕其有賢者如公則輒委而擯之於外矣設若假以便宜資以調遣使得左搘右梧以扞禦西北則天下尚可爲也顛危之不恤方相與斃社稷而覆之誰秉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顧議公者猶曰失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旣以爭光日月而彼小了纖人蠹國僨宗之餘乃復靦焉面目騁私意以詘公論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豈不當流涕痛哭者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人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長方焴國子監生淑人出方炳方

炌其仲季也方炳長洲學生側室顧氏出方炌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女二人壻管熙陳哲庸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爲行狀敘公官政甚具予略其大者而又作招魂之辭以銘公曰

公乎歸來雁門岌嶪道阻修些河流滂湃蟠蛟蚪些歸來歸來勿久畱些公乎歸來峩焉三尺馬鬣封些蒼松檜檟森成行些歸來歸來乘雲龍些公乎歸來刻桷丹楹有崇祠些羔臄兎脽雜豚胹些歸來歸來薦淸醴些公乎歸來元氣浩浩風烈烈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越千億年令名不沒些

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 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衞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公性嚴正三桂頗忌之輒禁止沿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閼若此安用臣爲實陰刺三桂也三桂益銜公旣而東西兩路兵俱爲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寧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寧士民洶懼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因遣使齎啓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救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綿州至公面授方略具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蓋公功居多 詔令三桂次第頒賞公獨疏辭不受由是益與三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銜之刺骨潛使使詗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爲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竟坐降一級調用矣復命久之三桂猶銜不已又摭拾保寧城守事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獨公寃特從寛流徙盛京康熙十年今　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旣反如公言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寃府尹蔚州魏公至謂爲三桂所仇者正爲　國家所取柰何棄置不錄尚書宛平王公復繼言之最後魏公再疏保舉部議皆格不行特　旨取還錄用仍補本道御史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留差一年其年五月擢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進副左其明年遂命巡撫廣西　陛辭日召對便殿屢奏軍國事宜皆當　上意賜御廐良馬一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於廣西是歲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日也諸孤以公喪歸擇於某年月日卜葬州之某鄉某原具行狀及公疏稾寓書堯峰山中屬銘其隧道之石按狀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復自號復陽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爲定州人曾祖某祖某父大鈁恩貢生考授府通判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自少好學博通六經百家言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每發論則原原本本洞見前賢精蘊尤諳悉累朝典故居官慷慨有志略見四方猶未寧一獨以澄清寇亂爲己任其在保寧圍中也　世祖詔問公收拾全川實著公疏略曰秦兵苦於轉餉川兵苦於待哺是兩敝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冀秦之助而後川可

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爲廬不難就也錦江之魚繞岸求之蕃於雞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衆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參遊畫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倘令每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即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敘重上遊獨饒茶鹽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粤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鳥銃刷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而蜀中土官土兵其技猶嫺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兵雄騎爲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霆之下咸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兵官王輔臣等叛附三桂公旣細陳各路出兵曲折則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寶雞平凉固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用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謀此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疏言武臣縱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閣不行將何以收效萬全乎前後章奏數十上悉皆諳練兵事通達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甚狼猺獞獠諸蠻所在睥睨公因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調劑四策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鋭宜簡　上是其言悉聽公區處又言宜停鼓鑄又言宜酌復南寧太平思恩諸府縣行鹽舊制又言滇南班師例由黔楚不當假道粤西土司中馳驅數千里不毛之地又爲故死事撫臣馬雄鎮傅弘烈請祠爲故知府劉浩故知縣周岱生請卹闔省皆悦服而便安之設施未竟公顧已卒矣享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既而喪將北歸炷香叩送者延道數千里不絶語及公必流涕太息云當公之卒也護印者左布政崔某爲公同門生故與公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凡挪移庫金踰七萬兩公既至乃請以庫項扣抵顧諸務倥傯猶未及扣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落職追補奉　旨特稱公前任巡鹽及後任巡撫皆潔己愛民免其奪職已又奉

旨稱公如前　諭免追庫項且曰以昭朕優卹廉吏至意蓋異數也公學既淵博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說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既而築書室三楹開顏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學以主敬窮理爲工夫以身體力行爲究竟如是者垂二十年而始歸歸而所得彌邃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淑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有賢行從公在奉天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子五相稟貢生林康熙壬戌科進士俱王淑人出椿州學生楨枚女子子一適諸生梁穆俱側出孫男女六士大夫咸謂

天子之於公其相得章矣既簡諸生前又卹諸身後曰廉曰

潔稱許再四儼然如家人父子何其知公之深也琬則以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　先皇帝不之知也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揣而與之抗微　先皇帝則公之元已喪而肉已齒矣譴公於遠使避三桂而畱公爲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故因敘次公事行而詳論之銘曰

顯允郝公謇謇諤諤迅擊亂臣如鸇如鷂幾二十年邪謀不作國有人焉彼殆膽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　世祖是儲今皇是庸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寔簡　皇衷　皇曰汝諧汝撫西粵諸蠻睢盱遺黎杌桯噢之咻之資汝廉潔以死勤事純臣之節生則庸之歿又卹之小人汚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幽堂巍巍瘞此銘文勞臣之思

金孝章墓誌銘

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用嘉邢用理沈啓南先生降而至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率皆遺榮弗仕或以詩文或以字畫或雜出醫卜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鄉士大夫之口自有明既亡吳中好事者亦皆棄去巾服以隱者自命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既而天下蕩平苦其饑寒頓踣有能初終一節老且死牖下不恨者葢實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與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宦寧夏往來燕趙閒馳騎遊獵頗任俠自喜遼左多事諸邊帥爭欲延入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

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先生愀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事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卽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　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詫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楷師曹娥碑行草師聖敎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辭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詩文來請者相次不絕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三吳碑版旁及僧坊酒肆率多先生筆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爲幸閒喜畫樹石皆蕭疎有致其墨梅最工吳人尤傳寶之先生旣善書平居繕錄經籍祕本以訖交遊文稾凡數百種無不裝潢成帙度置縢鐍惟謹予嘗走詣先生老屋數閒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起焚香瀹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客而已予嘗論之以爲先生非忘世者也旣已遭逢不偶積其激昂奇偉之材與夫輪囷結轖傲兀不平之氣託於暮年而劖削未盡不得已寓諸書畫閒吳中後生晚進高談賞鑒者徒推其書畫之工且欲求諸筆墨蹊徑之內俱未爲知先生也先生年七十徧乞常所往來者賦生輓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爲況葢其風流雅趣如此嘗有學使者慕先生名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眞絕俗雖古之沉冥不過也壽七十有四某年月日其孤葬先生長洲縣瓜山之萬字圩以狀來乞銘按狀曾祖箎祖可大考永昌官陝西寧夏衛經歷妣徐孺人娶浦氏先卒女二長貞琬適吳江張某次貞琰適長洲方某男四長上震某科武

舉人今方爲某官次侃次祐次預早卒孫男三先生篤於孝友每居喪必手書孝經數百本以乞人撫愛仲叔兩弟尤力晚而自號耿菴又嘗自書其堂額曰孺宜以志之銘曰

於學則豐於德則崇不逮於用維時之窮庭有幽蘭先生所藝篋有奇字先生所制潛光隱曜後人是詒後人其昌斯石識之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鬚衣冠甚偉其輩行既尊於予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敘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纚纚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其家將禫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閒樹木蒼秀亭榭潔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保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詒遠矣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樊瑞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少爲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故其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棄所業翛然不以名第介意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爲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怠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

號愓菴其爲學根柢如此予惟自明萬曆以來山中高貲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爲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僅纖嗇擁財自衞者也故凡春秋佳日遠近藍輿畫舫爭集其門如華亭董尚書元宰陳徵君仲醇常熟錢尚書受之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爲湖山主人一切管絃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予雖晚進幸而得一從遊蓋有往者流風遺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然不可復覩矣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能無爲之追嘅乎哉公雅性儉樸自奉無重綺兼肉惟用以施予不倦當順治之初臨清賈店所有盡亡於兵火而翁施予如故每念族女多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貞節也元配姜賢而無子嘗出奩中金爲翁買兩妾及冢子甫生翁卽擇對尨糚具嫁遣之其最後買者侍翁彌年旣嫁猶處子也由是里黨翕然推服至於賑饑薶胔治道梁葺學舍衆所夸說義舉者在翁視爲固然雖更僕握算不能以悉數也有司聞之遂延翁鄉飲邑人無老幼咸謂不忝云享年八十娶姜氏享年六十側室沈氏善事其適且嚴於御下與適姜並以賢著皆先翁卒子男子二曰士琨曰士瑛皆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子女子三曰諸生嚴某曰徐某曰諸生蔡某其壻也皆沈出孫男十孫女七曾孫男十三曾孫女十一始翁壯歲猶未有丈夫子自謂不宜子矣至是中外子姓將踰五伯指其在提抱者弗論也歲時奉觴上壽綵衣朱舃交錯滿前有不能

徧認者洪範五福翁實兼之此長者之效也兩君免喪之次年葬翁夫婦於卜家山新阡以沈孺人祔是爲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銘曰

積財匪艱積善爲艱財久而傾善久則敦翁也善士又益以學窺易微指乾三惕若菑之畬之厥惟播之我躬之淑我後之詒環山面湖幽堂既考餘澤綿綿伐石是詺

金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朝勳字令猷姓金氏金爲吳著姓而其族非一府君先世有千户公諱恭二者當元之季卜居吳之吳苑鄉是爲府君始祖鄉瀕太湖於是湖中多盜乘閒肆出剽略公率兩子三孫團集鄉人扞盜兩孫皆死於鬭而意氣不少沮所擒殺甚夥盜相戒不敢犯由是一鄉得完浙江行省上公功次授義兵千户而有司復名其鄉下保以旌之其子姓聚族而居至今稱下保金氏前明二百七十餘年之閒用科第及明經起家者相望既入 本朝府君之族曾祖舉於鄉者一人其從兄以進士高第入翰林者一人金氏方盛府君又種德積學庶幾能大亢其宗顧獨浮沈諸生中坎壈歿世以是知府君者共悼惜之云自千户公而下九傳爲紹興府經歷諱某又一傳爲縣學生諱某再傳爲府學廩貢生諱應華卽府君之曾祖與祖若父也府君自少聰穎甫成童受知學使者每試輒在高等爲人醇謹能以孝友律其身以儉勤理其家以仁恩逮其交戚鄰里父歿而事母夫人尤盡子道母微意咈必長跪以請俟其解乃起伯兄與巨嫂相繼早世府君年少當室入則送往事居出則支撐門户綜治生產咸井井有

法兄之遺孤子在孩抱中拊之與已出無異先爲之擇良乳媪繼又爲之延名師選佳偶迄至成立葢始終如一日也何氏姑嫠居來依府君之父府君遵遺命奉養旁舍如其父在時最後言於有司俾得以苦節旌其門有所事師老而貧其家且燬於火府君出已資築室悉具室中所需什器而歸之聞者尤以爲難他若宗黨之婚嫁失時者不能喪葬者交遊之以緩急有無告者一惟府君之歸府君應之無德色亦無倦容衆譁謂金氏積善之報將萃此矣然府君爲諸生五試省闈不售以準貢入太學再試順天又佹得而失之一故知當要路遣使者以書幣招府君欲爲推輓府君恥緣他塗以進婉辭而止其恬於進取如此康熙某年月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有八配顧氏先府君十六年卒繼蔣氏側室陸氏某氏子男子二顧出者曰枌殤陸出者曰上簡廩貢生候授訓導子女子四顧出者許沈烜初未嫁卒蔣出者一適諸生蔣應鑨一許繆宗儼某出者尚幼孫男女四將卜葬府君於靈巖鄉顏家隝祖塋之次以顧孺人祔其孤來乞銘嗟夫吾觀吳中大家巨室席有祖父遺業往往不嫺詩禮之教其彊者喜爲鬬訟其弱者陷入於聲色裘馬蒱博飲食之好而尤無良者則又愛吝賄財以市怨怒於衆葢未一再傳而敗其家者多矣若府君文行非特金氏保家子也殆所謂一鄉之善士與乃潛光匿耀卒弗及振以詒後人昔歐陽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然則所以不朽府君者當在府君之子若孫而不繫乎銘之有無也序而詩之亦聊以慰其孤之意云爾銘曰

湖濱一曲喬木蒼蒼閱歲三百家族彌昌府君承之有聲膠庠克保祖德表於一鄉謂宜顯融厥宗以亢時之不逢壽考是望中道而闕何報之爽匪報之爽天道有常其積也厚其流乃長垂休委祉後嗣之祥尚克有聞爲府君光如曰無徵眂此銘章

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君與予同出新安越國公華之裔又與予同年進士順治十五年冬予待罪戸曹而君亦來謁選吏部數相過從甚樂也是時予僦居正陽門東所居後有小閣俛魚藻池而面郊壇閣外灌木幽深水鳧沙雁遊泳上下爲都人士遊觀之所君暇卽登予閣裵回眺望把酒賦詩以爲常其明年君得湘鄉令湘鄉涉江踰湖去京師數千里予祖君於郊臨别無惆悵繾綣之色所以然者葢以　天子方褒寵循吏多不次之擢予同年諸兄弟涖郡縣者遠或及朞近或不過三四月而得入爲京朝官者比比矣如君之才行是宜在侍從清要之列予以爲非久則必復入入則必復相見於此故不以此别爲重且難也而孰知其遽歿也哉君之歿也以丁母夫人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以歸而上官固畱君候代代者不卽至君毀益甚遂不起其距謁選時僅二歲其距予祖君之日僅四十餘旬耳豈不尤可痛哉君性簡易無町畦與人言呐呐不出口而及其爲吏則又以廉能仁恕爲上官所重湘鄉罹兵亂里井蕭然君一切與之休息嘗語人曰刑者所以警衆非用以騁吾虐也有訟於庭者立諭遣之會　國家有事雲南而湘鄉當用兵孔道所需役夫船馬無算君慨然曰征徭

彙集民不死兵而死役矣因奏記上官請免船解且請復故時廢站民困始蘇武岡郃陽大旱饑民散走至君縣或虞其生變也議逐之君不可爲設策予之食蓋賴而活者數千家其以吏治稱者如此惜乎中道以歿而不得竟其所設施也豈非其命也哉君諱觀字顒若舉順治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太學生某其自新安遷宣城者十四世祖宋中散大夫慥也娶某氏男女各一人男名絡洪初君與弟燦發若同舉鄉試君既歿發若以其柩歸將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里某原而因試事至京師乞予銘其兄之壙予不得辭君有弟三人發若其叔也今更名如龍亦以文學有名於時銘曰

魯公之後其氏汪自唐而宋世斯昌子孫緜聯散四方於今纓芾遙相望惟君才行宗之良有施未究滋可傷我欲叫天天茫茫兹丘之穴魄所藏賦命雖短名則長

葛府君墓誌銘

崑山葛生悌明將合葬其父母於常熟虞山之西原來謁予而請曰灝中不幸甫四歲而吾妣與吾府君相繼卽世至於今三十載府君之嘉言懿行其不獲記憶審矣幸而入則侍吾祖父母之側出則奉教於從祖祖父世父及吾父之執蓋無不敘說府君軼事以督率灝中也祖父母之稱府君曰善事我從祖祖父世父之稱之曰少而克勤於學執友則皆曰其與人交也耿介而不諧於俗端方而不受憐於人者也徵諸家庭質諸鄉黨灝中以爲信故敢乞銘予語之曰四民之窮無告者誠未有甚於孤子也人孰無父人孰無母而顧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以爲依長無以爲養家貧則力不能自存及其饒益也又將有外侮内難乘隙交訌之虞焉而三尺之童或不被魚肉者少矣君子已孤不更名冠衣不純采必終其身非獨以志不忘也夫亦自傷其艱難勞瘁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子之孤與吾子同言之而且刺心覺額矣其忍爲吾子銘其先君乎悌明復請曰灝中事先生久敢卒以是累先生子乃曰昔孔子疑其父墓處殯其母五父之衢郰人輓父之母誨以父墓然後知之今吾子於先君之軼事也徵諸家庭而信質諸鄉黨而又信其勝於輓父之母也不既多乎夫顯幽闡微亦後死者之責也予不可以固辭遂敘而銘之君諱雲葩字方千崑山縣學生卒於某年月日年二十有六娶戴氏先君一年卒曾祖某贈某官祖某萬曆某年進士仕至某官父某某官子男一人灝中也國子監生考授州同知娶陸氏孫女三人銘曰

太常名卿澤流孫子文學蔚蔚而不永世卜彼高敞虞山之趾鬱乎佳哉墨食在此越惟後人克承遺祉既剝乃亨行復爾始

張府君墓誌銘

府君之葬也其孤排纘事略踵門請文爲銘追惟予自童子時數從先仲父知縣公獲見府君府君豐上削下頎然長身間與仲父及予同里繆子長先生爲文會其文最雅麗秀拔予昆弟在家塾中輒傳相謄寫以熟逮入　本朝繆先生先舉進士最後予亦舉進士爲郎官於　朝先仲父亦得浙東一縣以去而府君獨棄諸生服杜門不出以教督諸子爲事

葢府君有令子曰遇恩每以諸生試有司必與同邑諸名士互占甲乙嘗詮次墨卷所謂介石堂選者徧走四方殘膏賸馥沾溉後進藉是取科第者甚衆而遇恩屢見屏於省試府君恒爲之歎息及遇恩之子如錦高第始得大亢其宗而府君則捐館舍已十餘年矣康熙二十八年某月日葬於吳縣十九都長山鄉之先塋予少習府君而遇恩之室則又予中表女弟也故遂采掇事略中語序而銘之府君諱明勳字元卿晩自號介菴張氏之先當孫吳有國時與朱顧陸竝爲吳中著姓後徙長洲之陽城村者不知其何別也繼又徙居郡城以封徵仕郎諱某者爲曾祖忠義衛經歷諱某者爲祖縣諸生諱某者府君之父也府君少而孤露能自奮於學以致成立出應童子試受知學使者偕其同産弟明烈後先居諸生中俱善屬文聲譽籍籍稱二難所結納悉勝流名宿凡入試於鄉不錄中閒一爲本房首薦又以忤主考意報罷府君私自詫曰命也非戰之罪久而循例貢入南太學兩司成有識府君名氏者勞之曰吾子猶蹭蹬未遇耶於是國將亡而府君亦不復措意舉子業矣爲人有至性以不及侍養爲憾每値諱辰設享所居之東堂指示子姓曰此爾祖屬纊處也爾曹其識之毋忘言未竟必潸然涙下世父饒於産而無子鞠明烈爲子及世父歿人或謂府君乃大宗也質諸令甲君子宜爲後府君正色曰有治命在且親昆弟相距幾何而敢爭哉居平事世父如父事庶母如母視諸從子悉如己子而與明烈友愛無閒性素耿介晩節尤硜硜自愛故人有顯者歸里來謁府君拒不與相見招飲亦不赴有司聞其文行延

致鄉飲又卻之由是爲鄉黨所推重而府君訖不以此矜於衆也旣謝諸生掃除一室庋書數千卷坐臥其中日夜手鈔口誦雖盛寒暑不輟屢遘外侮家產漸以中落猶尼然不屑也閒爲古文詞喜學唐宋諸大家或遇風日晴美華月朗媚輒拈小詩一二首蓋府君才甚高學甚博非僅用舉子業擅名者顧雅不欲以詩文自命也旣成則削其稾今惟存介菴日纂若干卷藏於家春秋六十有九卒於康熙某年月日配吳孺人婦德甚具治家儉勤中度拊媵妾臧獲皆有恩意自少知書暇則閱通鑑綱目繕錄古文小品誦之以爲常春秋四十有六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已前葬矣至是以府君合焉子男二人長卽遇恩次文墀皆太學生女五人適廩貢生黃日華吳江學生吳森潁府學生顧揚鉞及范君瓚吳詒孫男五人太學生如鏡縣學生如錫康熙某科進士如錦府學生如鈺幼如鉞孫女五人適太學生王元震鄭誼縣學生顧三曾許時對一未行曾孫男一人女三人銘曰

張故巨族世有哲人或隱或仕爰逮府君以學名家以善立身善積於身詒慶文孫庶承　天寵用大里門　貤恩所加賁及幽魂其形雖亡不亡者存如欲徵之眡此銘文

朱翁墓誌銘

翁諱某字愼誾別自號潤寰系出徽之望族曾祖存中始遷吳江祖行父文彬復徙著府城翁其季子也先世率居市闤閒潛德弗耀至翁昆弟始延名師勸諸子於學而其子姓遂有掇取科第仕宦於朝者吳中朱氏至是始益大爲人倜儻不羣敦尚氣義雖自少棄去舉子業而喜觀諸史與人論古

今成敗得失大略若繩引珠貫娓娓不怠家庭雍穆閨門數百指翁養老字幼指撝使令上下皆訢訢如也性好施予自二族以訖交舊若鄰里若委巷老弱傭丐諸婚嫁饑寒與夫疾病死喪悉惟翁是歸翁赴人之急不以在亡爲解亦不以遠邇戚疏爲厚薄於是吳中人爭頌說之素信釋老氏之學晩節築室鄧尉山麓蕭然子居惟與方外士相遊遨以繕性參學爲務家政悉付諸子不問病將革始就醫入城有問疾者卽荅曰吾目中無醫吾胸中無礙來處來去處去而已識者知翁蓋有得云平居尤有至性母夫人常患末疾輒中夜焚香露禱願以身代無已遂刲股肉治糜以進母疾良愈翁不以其故語人久而稍有知者或質諸翁翁蹙然曰此不得已耳豈吾本心欲爲是乎由是衆益歎息以爲難昔唐史言陳藏器注本草謂人肉治羸疾民間遂刲股肉以療父母韓退之作鄠人對罪其毀傷肢體爲不孝之甚予竊疑不然夫人子之事親猶人臣之事君也人臣當國家危急之時雖肝腦塗地亦所不惜是以殺身成仁君子許之忠孝一也使刲股而非孝則比干之剖心屈原之沈淵顏魯公張睢陽之身殉國難皆可謂之非忠乎賈生曰借父耰鉏有德色母取箕帚有誶語蓋自周末以來先王之教不作彝倫道衰父子之閒如秦人視越人者多矣顧退之復作此對以佐之宜乎孝友之不少槩見也予故特書翁療母一事以風末俗至其他造梁甃衢賑荒㐌責俗流所稱善事者率不及書以其事不勝書且在翁爲細行故也壽五十有八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元配陳氏繼室以黃氏二男子曰霖曰霞皆太學生霞出繼

伯父後三女子適太學生邵言璋諸生裴起潛幼許李鈞俱黃出孫男二人女三人其孤卜於某年月日葬翁吳縣西南珍珠隖之原先事來乞銘銘曰

歲在徒維日躔星紀爰諏良辰幽宮是啟維是幽宮鄧尉之陽梅華馥郁宰木鬱蒼翁安體魄越千萬祀摛詞著之不磨可竢

汪鈍翁文鈔卷之三終

汪鈍翁文鈔卷之四

誌銘

誥封陳母張淑人墓誌銘

康熙十七年冬翰林院掌院學士子端陳先生將奔其母張淑人之喪所司以聞　天子爲之惻然　詔遣學士屯泰公喇沙里公勞問先生於喪次賜以乳茶挏酒四器且宣　上諭曰爾廷敬宜勿過哀以致滅性恩意有加焉已而復命　上又問先生動止容色如何兩學士具以對嗚呼休哉此皆君臣相與之異數考諸故事惟滿洲重臣始得之先生漢人也其官又甫及三品顧獨蒙眷注優渥如此　本朝三十餘年未嘗有也於是先生擗踊號呼幾絕者數矣及奏　上諭然後哭有常節積五六日然後能蒲伏踵宮傅大學士高

伯父後三女子適太學生邵言璋諸生裴起潛幼許李鈞俱黃出孫男二人女三人其孤卜於某年月日葬翁吳縣西南珍珠隖之原先事來乞銘銘曰

歲在徒維日躔星紀爰諏良辰幽宮是啟維是幽宮鄧尉之陽梅華馥郁宰木鬱蒼翁安體魄越千萬祀摛詞著之不磨可俟

汪鈍翁文鈔卷之三終

汪鈍翁文鈔卷之四

誌銘

誥封陳母張淑人墓誌銘

康熙十七年冬翰林院掌院學士子端陳先生將奔其母張淑人之喪所司以聞　天子爲之惻然　詔遣學士屯泰公喇沙里公勞問先生於喪次賜以乳茶挏酒四器且宣　上諭曰爾廷敬宜勿過哀以致滅性恩意有加焉已而復命
上又問先生動止容色如何兩學士具以對嗚呼休哉此皆
君臣相與之異數考諸故事惟滿洲重臣始得之先生漢人也其官又甫及三品顧獨蒙眷注優渥如此　本朝三十餘年未嘗有也於是先生擗踊號呼幾絕者數矣及奉　上諭然後哭有常節積五六日然後能蒲伏踵宮傅大學士高

陽公之門乞銘淑人隧道之碑公既許諾顧又屬琬誌其壙琬按張氏世居澤州之沁水淑人則故陝西商雒道左參政諱之屏之孫威縣知縣諱洪翼之女歸澤州陳氏則故贈儒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加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諱經濟之婦今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昌期之配也與詹事公相莊者四十餘年而歿凡積三封而始錫今稱則皆用學士先生貴故也淑人自少聰穎爲翁媪所鍾愛威縣公嘗曰若男也我張氏其可復興乎教以四子及通鑑列女傳諸書無不成誦且能知其解妣王孺人又善理家其訓率淑人者尺寸具有程度淑人亦善承翁媪意由是張氏諸宗黨無不賢淑人者以女公子之貴來歸詹事公絕無纖介驕逸態一切烹飪縫紉諸瑣細必躬親之

姑范太安人老而喜潔淸非淑人饋食則不甘性端靜笑語率不苟稍暇卽出書於匱莊諷若經生然素不信鬼神祈禱之事尼師巫姥尤距弗與往來待內外大小疏近悉以禮其於庶出子愛之均一雖家人初不覺其異母也先是順治初姜瓖以大同叛澤州爲賊所據賊素聞詹事公名數遣人誘致公公數裂其書幣以惡言復之最後嬰賊怒趨衆圍公於所居之中道莊堡公率堡中人力禦之是時淑人甫娩女卽自奮曰此非吾安寢時遂起具糗糧治酒炙佐詹事公拊循堡中人人皆感激無異志一堡得賴以完淑人與有力焉由是陳氏諸宗黨又無不賢淑人者淑人享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卒於家以某年月日卜葬於中道莊東山之原子男八淑人出者六廷敬順治戊戌進士累任翰林院掌院學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兼禮部侍郎充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敎習庶吉士廷繼恩拔貢生候補國子監官出繼叔父後廷藎州學生早夭廷愫例監生候選州同知廷宸歲貢生太原府府學訓導廷統歲貢生候選知縣廷弼例監生廷翰州學生廷敬廷藎廷愫廷統廷弼廷翰皆淑人出女子子五淑人出者四適諸生盧啓茂例監生候選州同知秦光先例監生王仁堂候選州同知張中驥例監生楊健其適秦氏王氏張氏楊氏者亦皆淑人出也孫男女七曾孫男一當學士先生之幼也凡四子書悉淑人口授以熟及就外傅日晡自塾中歸淑人必篝燈督課之與塾師不少異學士旣登侍從以儒學文章在　天子左右然淑人歲時必寓手書其訓戒尤嚴於詹事公　天子器先生日久每稱先生厚重沉默可屬大事方有意向用而惜其以喪去位咨嗟太息者移日用是勞問不置先生述以告琬曰廷敬兢兢守官幸而得荷　上異恩微吾母教不及此言竟因拊胷而慟葢淑人讀書曉大義其賢比於古之列女故其敎子之效卓然可見而庶幾耀於無窮琬老矣無能爲役然竊惟少爲諸生嘗受知於提學御史道莊公公卽學士先生世父也繼又從先生遊有年其能悉淑人事行者宜莫琬若故遂忘其不敏靦顏執筆以誌淑人且謹列　上諭於前俾先生稍紓其哀以無忘　天子休命而大慰淑人於地下尙亦淑人之志也夫乃作銘曰

采蘩之敬葛覃之勤樛木之和鳲鳩之仁風詩所美萃於淑人淑人如何以古律身豈惟律身曰忠與義用相夫君亦勗其子爲國良臣乃熾乃昌乃裕後昆幽堂有石是刻銘文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益章洵不可泯

李母常孺人墓誌

李母常孺人故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諱某之女來適李氏實內閣中書舍人諱某之婦諸生諱某之室而順治戊戌科進士前推官念慈之母也孺人歿踰五十有三年太公始歿是時孺人已前葬矣又踰七年念慈將啟孺人壙與太公合命琬誌太公墓琬文既成不及詳孺人事行念慈又以爲請悉如所以請太公文者而其詞加悲念慈曰吾母與吾父生同歲其月日稍先於吾父享年僅十有九其歿也念慈纔生相去旬有四日耳痛哉吾母以念慈之故免身得疾而遂致此也吾父傷念慈不及見吾母賜以所遺手澤二俾藏篋衍中其一爲裝定小冊子若干葉其一爲嬰兒襖一襲小冊率

吾母侍外王母疾時所錄其間記症候之進退藥物之加減無不悉具字畫端楷清勁得曹娥碑筆意兒襖則鍼線整密襟領熨貼以重華緞爲之色正紅吾父指謂念慈此冊故汝母手筆又手自裝定者也此襖亦汝母縫紉豫爲免身備者也汝見之如見汝母之音容笑語及其爲人之孝謹儉勤也念慈既泣受命不敢不視又不忍細視也至今歲時享祀即出而陳之每一展輒哀號幾絕痛哉自王公貴卿下至行路販負之人莫不有母生事死哀莫不可以自盡獨念慈幼不得識母顏長不得奉母養天乎天乎念慈何辜何罹荼毒若此極也吾子不爲之文何以稍慰念慈乎遂再拜且曰念慈嘗聞諸先王母矣王母謂念慈汝母性聰慧知讀書作字尤善女紅以女公子來我家初未嘗有驕惰色凡吾飲食衣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旁及爨濯之事必躬執之不以委婢媼也吾有所欲以屬汝母未嘗不愜吾意其來我家也最晚汝伯母輩皆年長矣汝母不以貴介失長幼禮故先後中悉和順相欽愛御臧獲寬嚴有法由是內外絕無閒言王母每言之必愀然移時念慈亦淚涔涔覆面葢外王母亦嘗云爾此吾母事行之槩也其他則外王母與王母不及言吾父亦不言念慈俱不能知也按孺人卒於崇禎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又以某年月日合太公柩而祔焉琬竊感念慈悲母之詞距母歿殆六十年矣顧愈久而愈不衰故復誌之使刻寘壙中其繼扈孺人亦賢屺瞻幼時賴其拊育訓誨甚至幷附誌於後云

敕贈喬母潘孺人墓誌銘

予往以薦舉抵京師嘗介家舟次與寶應喬子石林定交舟次落筆妙天下於人少所許可顧獨推服石林才學不去口且謂石林之成名也實其母先孺人教之於是石林亦介舟次屬予銘其母墓葢距孺人之歿二十餘年矣石林之言曰吾母姓潘氏先世有諱塤者以都御史巡撫河南平青羊山賊有功載在前史其高祖也吾外祖父諱叔暘雲南馬龍州知州母仲孺人吾母生而穎異爲父母所鍾愛外祖母雅好讀書故吾母亦好書外祖母雅工五七字詩故吾母亦善詩先府君喪吾前妣王孺人吾母年十九來歸卽操家政旣而府君以御史官京師吾母方家居有同官來巡鹽者知府君之不受賂遺也乃私餽白金二百兩於家吾母固辭曰金至二百非交際恒禮也卒拒不受府君巡按浙江副都御史陳乾陽以書屬薦貪吏府君不聽而遽劾之用是觸乾陽怒及

回道誣奏府君所薦非是得旨鐫職府君索乾陽書將上諸朝吾母執不與報曰發人私書昔賢所恥茶香酒熟待君偕隱久矣府君始大悅服明之亡也吾母流涕累日作絕命詩四章置衣帶間闔户自縊爲家人所覺故得免最後萊補諸生吾母忽忽不樂復作詩一章略敘其所以教萊者以深有負於前四詩爲愧其通曉大節多類此吾母旣好書遂能博知經史府君晚隱柘溪之上杜門謝客坐卧一小樓吾母數舉古人出處成敗以相質且以慰安府君府君喜曰汝眞吾益友此吾母之爲婦道者然也前妣王孺人生吾兩兄曰邁曰英又生吳氏長姊至吾母歸時兄姊皆長矣吾母婚男嫁女晝夜拮据鮮違禮者尤篤愛兩兄嘗待之嚴甚兄嘗遊飲至中夜吾母燒燭端坐讀書於堂中必俟其歸然後寢旣而兩兄寤訖不敢夜飲其督責萊益嚴萊出或侵夜始還吾母怒必令長跪達旦葢府君生萊也晚故稍示寬假而吾母以爲不當驕而縱之輒賦戒子詩示意焉自是萊嚴吾母過於府君又視庶母所生兩幼弟不異己出疾方革猶諄諄以屬萊與兩兄也此吾母之爲母道者然也予因以其言質諸舟次舟次爲石林同郡又嘗同硯席又有婚姻之好其稱述孺人與石林言悉合則孺人之賢信矣府君諱可聘天啓二年進士累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孺人封安人以子貴復贈今稱卒於順治十有四年享年四十有九生子女各一子卽萊也字石林康熙六年進士今官翰林院編修方爲　天子所知駸駸貴顯未已女嫁劉士壯孫男三崇烈太學生崇讓歲貢生崇修女六長適進士劉國徽次適歲貢生丘璋次許舟次

子宸褒次許太學生朱經次許黃之鈞次幼其王孺人及側出子女俱詳御史府君誌中府君葬柘谿而孺人之墓在鄭府莊距柘谿凡二里銘曰

詩三百篇孔子所采女子諸詩葢莫善於衛之二姜顧子猶謂其貞而入於變哀而近於傷也孰如孺人彤管有煒賢婦賢母險古列女厥封若堂棲魄於此敢作銘詩永告來裔

李母顧孺人墓誌銘

李氏世居嘉興長水之上當勝國末有李曉令先生諱應者以文章氣節著聞東南晚歲鬱鬱失意客死粵中其配顧孺人躬拊諸子督以讀書修行晨夕不怠嘗述先生語曰窮達命也但俾吾有子爲通儒爲善人足矣否則雖錢萬緡爵三公非吾望也以故李氏諸子次第嶷然成立伯曰繩遠字斯年仲曰良年字武曾叔曰符字分虎率皆器識雄邁論議卓犖所學則迆演淹貫悉達於用爲詩賦古文高筆雅韻可歌可誦閒出新拔句輒絕去晚近窶陋畦徑同縣曹侍郎秋岳雅推轂後輩極口首稱之浙東西呼爲三李遠近交遊知三李者未嘗不歸重孺人之善教其婚姻宗黨知孺人者又未嘗不推服三李之善承其母教也武曾北遊京師舉朝士大夫孰習其氏名而予尤與之相得文譽籍籍在人耳目閒最後應博學宏辭舉諸儒並集　闕下是時武曾學益高聲價益大噪凡名卿巨公悉爭先延致求識武曾面私屈指揣摩以爲必李生也當首是選者語聞諸儒則譁應曰然旣而竟中忌者襆被出國門矣衆遂搤腕攢額代爲武曾懊惜及武曾歸省孺人於家孺人安之再述先生前語從容曰古人有

言吾期汝以志養非祿養也母子閒怡然慰勞絕不以屈抑見於色辭嗟乎在孺人母子則得之矣如國家失才賢何如當路者以人事君之道何今遠距舉宏辭時且五六年矣武曾尚浮沉諸生中斯年分虎亦如之誰之不如而褐衣徒步相率旅食於四方也豈誠先生所云命耶孺人顧氏考廣東左布政使元鏡妣吳淑人性警敏識大體以女公子爲翁姥所鍾愛遣嫁甚腆曉令先生喜豪俠賓友雜沓造門供張贈遺費擿奩中物略罄孺人不少慍亦不少顧恤也事君姑沈及少姑張盡得其懽自先生之歿家事遂落一手措拄門户檢按米鹽屛當裝槖用以迎婦送女辛勤者凡若干年昆弟奉布政公遺指分與孺人田二頃他產稱是笑曰吾嫁時所齎安在此亦命耳奈何復以吾故減昆弟產卒不受少習孝經毛詩小戴禮列女傳及唐人詩集皆誦無失忘長從布政公官署書牘旁午輒代削荅草以進尤工於詩與先生倡和甚夥旣居先生喪悉取槀焚之曰吾不忍憶和詩時也遂一意歸命佛乘稍作偈頌道所得而已疾革不亂出簪珥衣襦徧給家人與訣曰吾期至矣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九諸子卜以明年某月日合葬先生之墓子男五季曰震遠早夭又側出幼子曰嗣遠女三壻曰祝翼銓曰諸生徐章曰鄭魯孫男四女五曾孫男一同縣繆山人天士評孺人夫婦詩曰先生遭喪亂其辭多憂憤感激而孺人每佐以達人語不入兒女曹纖豔氣習惜乎其槀旣焚子不及見也

銘曰

內則邈矣世無女師有儀有德孺人之思手瘃足瘏以支坎

坷孰慰其心有子克荷孺人在堂諸子羣趨教之誨之遺澤父書孺人在室子則出遊秉是懿訓謦問乃遒維天之報視爾所積積既厚矣報未十一嗟爾後人宜昌宜熾天久斯定盍姑俟之

孝貞女墓誌銘

宋子既庭與計子甫草皆以文行知名海內兩人交相重復交相好也甫草有子曰孺子準字念祖少而娟娟美秀數從甫草往來既庭之家既庭愛之許以其女配焉卽孝貞女是也孺子年十五補吳江附學生高才好學聲譽方大起纔及期而殤於痘訃至女竊慟哭且自誓曰吾死生計氏婦也卽日屏櫛沐布衣蔬食願以此終其身既庭奇女之志將以歸計氏而甫草慮其少也猶與未決久之有求婚於既庭者女

微聞之遂不食數日死甫草始大悔恨流涕太息曰此眞吾子婦也吾負若多矣引舟載其棺以歸某年月日與孺子合葬某鄉之原成女志也有難甫草者曰周禮禁遷葬嫁殤彼宋氏之女也胡爲乎同穴於此予爲甫草解之曰禮所禁者謂夫生而未聘與未許嫁者也今男氏已聘矣女氏又已諾矣何不可合之有難者曰女未廟見不祔於姑歸葬女氏之黨如之何其可合也予曰不然禮有常焉有變焉娶女有吉日而壻死女斬衰以弔既葬除之者常也守貞不字變也若既庭之女之爲孺子也始則膏澤不御觴酒豆肉不嘗及其繼也絕粒捐軀而勿之恤變之變者也夫既儼然計氏之婦矣安得以未成婦之禮格之予又曰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二傳予奪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反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葢彝倫道息女德不貞有守死不回如伯姬者而又加貶焉何以示勸是故婦道卽女道也既庭之女之死於不食也不可謂之非女道猶伯姬之死於火也不可謂之非婦道也如疑其舍生傷勇則予請以伯姬之惻惻之予雖不敏其敢自外於先儒之說與女性仁孝幼受論語孝經俱曉大義葢既庭詩禮之教著於家庭而遂被其女如此女死時年二十三諸宗黨閔之私謚孝貞云銘曰

昔贊典姐今述之子大書特書敢附野史其烈既均其氏復同矢志所天乃以身從身歿名存幽堂有刻用警遺風閨房之則

誥封王母張宜人墓誌銘

予既請告歸吾友王子貽上命予傳其伯兄考功府君越二

年又傳其從父御史府君已又以書來告曰某用文辭累吾子者凡兩世矣今吾妻張宜人年甫四十而歿某感悼不已願復以累吾子吾子其亦憐我而惠之銘以慰吾亡者而損吾悲乎予於是發書往唁之且讀貽上所撰行狀其狀里居世系曰鄒平宜人所生邑也前巡撫河南都御史諱一元者曾祖也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諱延登者祖也鎮江府推官諱萬鍾者考也李孺人其適母而宜人則景出也其狀生卒子姓曰前明崇禎十年六月某日今康熙十五年九月某日宜人之生卒年月日也有四子長啟涑例監生也次啟渾又次啟汸皆縣諸生而渾早殤者也次啟沐甫五歲方呱呱而泣也其狀事實曰宜人之歸於我也年十四雖生長富貴而無紈綺金玉之好衣非數澣濯不忍易也上事王舅暨君

舅君姑孝謹如一接姑姊妹娣姒和而有禮馭婢僕嚴而有恩終歲絕不聞譙呵聲兩大人皆喜謂新婦賢某忝成進士族黨畢賀宜人顧欲然無幾微見顏色宜人又舉次子渾兩大人愈益喜謂新婦能相夫有成且宜男子也先宜人之喪宜人治家益勤吾諸姊妹歸寧宜人禮之視昔有加食飲服用之物纖悉周至諸姊妹嘗歎曰吾輩無母微弟婦無與歸矣此宜人之佐某操家政者然也同里徐隱君東痴貧且老冬無緼袍宜人出絮帛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遺之官廣陵吾友許天玉北上以匱絕告是時橐中蕭然愧無以應也宜人笑曰勿慮因指跳脫示某曰此不足許君行李費邪舉以相授無吝色在京師與諸子爲文讌四方人士輻輳邸舍宜人治肴核茗醴必躬親之不以委臧獲有不給輒質簪珥不恤也此宜人之佐某禮遇賓客者然也已矣今而後不可復得也蓋貽上之狀云爾予與貽上同舉會試又先後同官戶曹往予宦遊時與貽上詩文杯酒相往來日夜無閒其能知宜人之賢者宜莫如予予踰壯而喪其室袁顧視弱息稚女在側數浪浪涕下不可制其能悉貽上感悼之情者又當莫如予顧使予言之不如貽上自言爲詳且到也使予代貽上言之又不如貽上自錄其所欲言爲尤嗚咽而歔欷也故爲次第行狀中語稍刪潤之而繼以銘曰

蕭艾敷榮芝蘭戕兮鶬鶊匹遊鵷鸞傷兮懿哉宜人令德章兮曾是不延天難詳兮有丘巍然遠咎殃兮丸丸櫝柏永青蒼兮夫君逢吉子孫昌兮爰勒貞珉示不忘兮

閔宜人墓誌銘

宜人閔姓中外皆名族其考與舅氏皆仕前明至大官旣生長貴盛晚而又嘗從沂州公於官舍壽至六十有三不爲不幸矣然旣殁幾無以斂將襲問飯含具徧搜其笥篋求銖金碎璣無有也沂州公夫婦之貧乃至是耶公本貴公子中歲浮沉公車逾二十年纔爲縣於章丘又以非罪被劾方事急時所挪借兵餉若干兩有司日夜督之急不知所出宜人適家居盡斥其產以償而公始得歸歸而爲姦民叩　閽者所誣上官移諜江南索公置對捕者夜半到門老幼皆張皇走匿宜人內憂公獨涕泣辦裝握手與公訣其事雖得白而宜人已驚恐被病矣公性豪邁喜賓客每交遊在坐輒呼酒爲笑樂而橐中實無一錢也宜人竭心力治具大半出典貸猶誡侍者勿使公知公有陂田三頃雖豐年然悉所入以佐徭賦供子錢猶不給闔門食指數十或正晝忍飢相視公搏手仰歎而已微宜人家人不得食也公又多疾屢愈屢發藥裹湯餌之屬皆資宜人宜人益憊而病已不可支矣是不死於病而死於貧也哀哉宜人始祖珪累官刑部尚書諡莊懿祖某贈某官考宗德累官湖廣左布政使宜人旣歸而事君舅海南公最孝謹以不及奉其姑丁夫人歲時祭饗輒歔欷泣事平居治家斬斬有法撫庶出女一如己子中外皆以爲難有男二人攸介才而夭元絅國子監生候選通判孫男四人份侃僎何皆元絅出先是沂州公猶未貧也順治初有族子酗酒與人路毆走訴公會是時方設織造侍郎於吳氣燄張甚而所謂機户者尤横族子與毆者是也其人知公瑟縮畏事謀借以中公遂言於官欲拘公庭辱之必得賄謝乃已而

公之家始落矣或語宜人以族子事者宜人怡然不屑也已而微哂曰自是吾夫婦命耳愼勿置齒頰間嗟乎吳中風氣浮薄父兄子弟爭一錢之積往往面頸發赤戟手相詬罵至終其身決絕不顧有棄千金如唾涕者乎若宜人者雖謂之丈夫女可矣公將卜某年某月葬宜人於某鄉某原顧謂從子琬曰汝宜先期誌之於是詮次始末上諸公公復之曰汝措詞何惻然刺吾心也吾將誦諸帷次每出聲輒淚涔涔下不能終篇也奈何於是又爲之銘旣以慰宜人且解沂州公之悲云海南公諱某官至廣東布政使沂州公名某前明崇禎中舉人官至沂州知州銘曰

死生去來猶夢幻然無生無滅覺者實艱我惟宜人洞敎與禪誦寫貝多其字累千了彼幻化洞抉根原心手口如詎假言詮食飲動息姑順世緣緣盡而行曾何戀焉老蠶蚩蚩吐絲自纏獨返於眞宜人則賢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公墓表

公諱允禎字貞甫其先家江西贛縣後徙山東之德州前明世宗朝有諱逢時者以進士歷官山西左布政使嘗爲監察御史諫止大同馬市與倖臣仇鸞忤其事具在前史卽公之四世祖也曾大父諱汝棟隆慶庚午科舉人大父煥國子監生父嗣美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工部員外郎母高宜人公少工塲屋之文舉崇禎癸酉科鄉試入　國朝用薦除故城知縣調豐縣已兼攝碭山縣事碭山土寇方熾上官欲揀材幹

吏使勦賊度無險豐令者故遂以委公公乘間冒重圍出賊不意入其城賊疑有大兵繼公後遑遽遁去於是碭諸大家爭以通賊相告訐公罪其渠而條疏寬釋其株連者甚夥碭人甫定會濟寧駐防軍至聲言將屠城城中洶洶思潰公先諭民無恐卽治牛酒往逆其師於數十里外爲言境內皆良民已無賊矣帥不肎從公與往復數四大聲曰縣固某之縣也脫有不虞某自任之卒拒使不得入及公還老幼擁拜馬前曰使君活我微使君不死於冦必死於兵矣治狀暴聞遷南城兵馬司指揮踰三年進工部營繕司主事順治八年初建端門成以督琉璃窰功予員外郎銜加一級賜文綺名馬各一又以覃恩階奉政大夫十一年進虞衡司員外郎以督清江船廠竣事疏獻羨餘白金數千兩於　朝再加一級尋進屯田司郎中十三年遷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行次岳州遘疾遂乞致事歸閱五年終於家康熙改元九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公性嚴重寡言笑居官以公廉自持尤長於治劇凡所區畫必先事爲之備好釐姦弊勇於敢爲雖老猾吏無不縮手屏氣者而又能拊惜細人若惟恐傷之案牘滿前迎見立解抉摘其根株悉盡以是士民始而畏繼而愛及其既去且久而益思慕不釋也故城額丁二萬餘兵燹後死徙者過半顧歲征猶如故民閒大困公編審已有緒矣適改官將去乃大集父老取故冊焚之曰毋爲若曹異日累也因鎖書吏密室中晝夜開除以新冊申上官竟得請其困始蘇豐庫吏張某號蝨魁乘公始至豫陳金帛什器於署公大駭曰此出正項乎抑爾所自置也吏漫應曰司庫者故例

耳公怒曰庫中絲毫皆公賦何得借是餌我命悉撤其具杖吏黜之未幾吏果以賍敗自是終公之任未嘗支庫中一錢黃河決上官徵栁材急豐當輸栁萬餘束吏請率下里公曰如是則敝安底止且必悞期日遂呼諸大家告以某所廢地有栁可刈某某户有斂禾牛車可發官錢以賃衆皆曰然不踰日而事辦豐有豪民欲淫妻之妹爲其夫所辱銜之賄大盜引爲同劫其人不勝搒掠前此獄已具瘐且死矣公獨覺其寃微行入獄中具得獄吏與豪相左右爲姦狀立置豪及吏於法而釋其人有嫠婦擁貲甚厚其大兄利所有謀嫁之不可嗾某甲使自誣與婦姦甲既至官公以無左証不信也姑緩其讞而繫甲空舍陰使吏詌之曰伯得弟婦財將解訟矣久之公召甲於庭陽怒呼曰若知死罪乎衆皆質若彊

姦律彊者死促入死囚獄勿留行甲大懼泣且訴曰實無姦也彼試某爲之又欲賣某死乎婦遂得白有兄弟訟田者官得兄賂抑其弟弟訟不已公廉知其情卽判歸弟田併以大義加鐫責兩人皆感泣卒爲兄弟如初碭諸生有訐監生范某欲叛者公呼騎將詣其家衆力諫不聽卽止諸從者於外親行視室中所在錢穀充斥而叛具無有也出叱諸生曰若曹殆利其財耳柰何遽陷人滅族事未幾復譌言范監生將引賊至矣先是公頗奇范狀貌乃勉使以武自奮遣卒衞致諸徐州其後范果官守備屢向公垂涕以謝公之愛護士民多此類也嘗夜渡大河猝遇大盜數十從者不知所出公言笑自如已而盜詗知爲公輒譁語曰此好官也不可犯遂以次散去是時民閒爭藉藉頌公而諸上官迄縉紳大夫亦數

相引重尤受知於徐州道張公兆羆每語僚屬曰李君眞能吏也最後公出権清江巡按御史秦公世禎抵境所逮繫他關姦胥不下數十輩獨清江一無所問歎息謂公曰某雅聞君清操今所見殆勝所聞矣秦公名御史以風采著江南雖同時大吏莫不震慴者而公顧爲所知如此公歷官中外十四年槖無餘貲家無膏腴之產先世所授田數頃旣擧於鄉悉以讓其弟及引疾歸杜門謝絕干請有司莫能識公面居常訓戒諸子嚴而有法子姓無敢違公教者娶宋宜人繼趙氏又繼董宜人子男三長浹順治丙戌科進士芮城知縣嘗與討叛將姜瓖有功不得敘中考功法免次濤康熙丙辰科進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次潤州學生孫男六曾孫男二旣葬編修君撰次公事畧畀琬識其墓琬曰考諸前史所紀如漢之黃丞相霸卓太傅茂皆非有帷幄之勞介甲汗馬之績惟以吏治循良遂得封侯錫土茂又圖像南宮列名元勳之次照耀史冊聲施無窮以今觀公之爲政夫豈不頡頏古人哉至於碭山之亂揭竿弄兵者遮塞道路公挺身策騎挾數吏卒蹈不測之險視羣媮譬若豚犢然不煩尺箠寸鏃驅之境外卒能撫恤其善良而保全其子女俾碭之遺黎得沐　國家休養生息之化殆三十餘載者其誰之賜也惜乎壽不酬德位不配功故公所可表者僅止於此琬不敢以老病無文爲解謹掇拾其大端識之非徒慰公地下而已葢將告　國史之傳循吏者使有所考焉公之葬也以某年月日其地在州之某鄉某原是爲表

陳處士墓表

當前明熹宗之世宜興陳少保公爲吏部侍郎以會推忤魏忠賢削籍愍帝卽位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又削籍益公嘗從無錫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爲世指目至是再以直聲動天下東林益共推服公而公有子貞慧字定生卽處士君也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鑣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杯酒淋漓相與掀髯抵掌往復上下其議論其於國家之治亂中朝士大夫之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剌剌數千言可聽諸名士尤慕君氣節故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君相親愛前所謂要人者適家居欲釋故憾交歡君父子爲好語諷君曰公子盍從吾遊乎吾能貴顯公子君固拒不往益有隙而會魏忠賢義兒阮大鋮久被痼陰輦金巨萬於京師謀復用公卿間口語籍籍諸名士聞之曰懷寧起東林無噍類矣懷寧者大鋮所居縣名也乃謀數大鋮罪惡爲文檄之共推應箕屬草而君與周禮部皆列姓名其間檄未布而事泄大鋮愧且恚曰吾不識陳某何如乃魚肉吾至此於是恨君次骨君禍自此始矣已要人者應名出大鋮竄入其幕中人或爲君危之無何而要人敗君始得免弘光帝卽位大鋮驟蒙湔洗用事將盡殺東林黨人是時少保公已前歿而君與周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爲營救萬端人又諫止君君娭笑曰死耳何畏鋮詗知之遂積前恨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鍛鍊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竟傅致禮部於死君歸懲前禍乃謝絕故時諸名士屏居村舍中者十有二年卒享年五十有三嗚呼君書生又貴公子也苟不得志則當鍵户濡首

習爲科舉學耳其或少暇則褒衣博帶出而嬰遨里閭間夫亦足以豪矣今顧獨舍去與聞國家之事侃侃鑿鑿瀕死而不悔何與昔東漢兩宋之季太學諸生率皆危言覈論用以臧否人物甚則伏闕上章詆譏當國者卒之皆賈大禍而漢宋亦遂以亡焉若前明門戶之患頗與相類此固國家之不幸也顧予見東南鉅公方壯盛之時亦嘗負有重望號爲東林黨魁及其齒髮衰暮貪位苟祿從而盡蕩棄其言論風采俛身乞憐權勢之門者葢有矣非孔子所謂鄙夫患失者耶求如君之忼慨發憤終始一節果可多得乎哉使斯人也而得據大位秉大權則其建白必有赫赫可觀者又豈但如是已乎考少保公諱于廷舉萬曆中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妣張夫人生妣王安人娶湯氏御史兆京女男維崧維岧維岳宗石龍女適吳璟吳金昌孫男女若干人維崧維岧皆能文章而維崧尤知名君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地在某鄉某原先是君母兄貞達以父任官戶部主事降順天府知事流賊入北京死之予得牽連書焉乃表於君之墓道曰是爲東林名臣之子甲申殉難名臣之弟後有過君之封樹者考視此石則知其於君忠於友義而厠諸父若兄之閒也殆可以不愧矣

文林郎岑谿知縣劉公墓表

山陽劉公禹度之歿於蒼梧也分守道秦君仁管出涕曰古遺愛亡矣爲輟鼓樂者三日凡蒼梧及岑谿父老皆哭失聲且曰天奪我公誰繼公撫我者旣而喪歸傾兩縣人追送踰三百里道中縞衣素車與臺稚扶攜者相望哭聲大震其孤

屢謝遣之率依依不忍舍去說者以爲自岑谿設縣以來縣官從未有及公者予聞而太息世傳岑谿在荒崖叢箐之間獞獠出沒其俗好人而怒獸不可以文法告諭公直一儒者顧能得民如此昔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僅得六人探其本則曰以經術潤飾吏事然則公之所本可知已公諱昌言禹度字也其先自濠泗來徙有諱世光者由鄉進士官沈丘知縣廉直多異政山陽之劉至是始大沈丘公生禮部主事諱一臨主事公生贈文林郎知縣諱自靖公則贈公仲子也年未弱冠卽爲名諸生文才雄博下筆縱橫數千言立就每試輒第一家世故習禮經公尤號大師所譔經義爲士子傳誦餘膏賸馥沾漑一時其從弟及山陽諸後進藉此率後先取科第去而公顧浮沉諸生中益潛心六經三史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大家之學不屑爲時文蹊徑語最後北遊太學試又第一遂舉順天鄉試 孝陵覆試諸舉子於廷公文又稱 旨特拔置前列踰一年遂舉進士方除岑谿或戒公勿往公笑曰吾爲其易孰當爲其難者促命家人治裝岑谿自兵燹後凋敝日甚公捐煩滌苛一切饋遺請託俱屏不行然後嚴保甲以防民姦均徭役緩催科減獄訟以蘇民困修緝學舍課選生徒俾肄文學禮遜其中以勸民讓不期月而政成縣故產毒草民有小忿輒齧草致斃者下令禁之自是草不復生廣人咸以爲異縣中火災延燒若干家公憫民露處席槀中俸金三百兩命民次第搆屋以居鄰縣賊彭奇聲言將壓境城中兵士僅三十人衆詗知不敵悉洶洶思潰公拒不可日夜率吏民登陴又團結鄉勇數千列營城下以示有備賊竟不

敢犯公閒出方略誘賊其黨李勝高者遂縛奇來降且獻啗血氏名冊公曰此皆良百姓受賊脅耳若株連者衆何以令反側子自安乎取冊焚之所全活數千家縣益無事公乃築兼山堂蒔花植竹吟嘯其中書清心省事四字於坐隅嘗告寮吏謂居官之道不在立異惟在與民不擾而已會蒼梧闕令上官檄公兼攝其治一如岑谿於是蒼梧人喜曰眞吾公也岑谿復爭之曰固吾公也於汝何有及公既歿甫殮而擢授宛平之命始至由是兩縣人益痛惜之葢公之吏治其所本於經術深矣享年五十有六配王孺人生男子三長曰始大改名愈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次曰始恢十年進士今官吏部某官又次曰始偉夭孫男女各四詳具誌中公性醇直無城府爲人輕財樂義尤以孝行著稱既舉進士念贈公春秋高數年不赴選迄服闋始出居平好行其德於鄉距公歿久矣山陽人猶能縷述曰某橋公所建也某道公所甃也某子某女被掠公所贖也某里病疫得公藥餌以起者也某甲某乙道殣幾暴骨得公棺櫝以殯者也然則公匪直良吏也誠有古長者風焉其歿以康熙十一年某月日葬以十三年某月日芝麓龔先生亦既誌而銘之矣閱十年吏部君至吳復命予文其墓道之石予爲芝麓先生門下士自度文筆衰薾不足以繼先生之後顧又念嘗承乏史館是宜述公事行表而出之以俟後之良史如班孟堅者擇焉故遂不敢固辭公墓葢在山陽城東之三里塘云

天岳山人墓表

山人諱策字晉之姓龔氏常之武進人最後客關陝閒嘗挾

杖登華山巔拂石題名而後下因號天岳山人旣仕　本朝爲鄧州同知然猶以山人自命鄉曲熟聞者亦遂號呼之故不復斥言其官所以成山人志也山人自少從大父按察公宦遊南方習其言論風旨通知中朝故事遂究心國史之學爲文尤長於詩賦典贍整麗與時俗好尚迥異當明之亡也作金陵燕臺懷古絕句詩各百首其文約其義隱緐音促節如庾信之哀如唐衢之哭如羈人思婦之牢愁如露蟬寒螿之悽咽往復上下三致意焉又作三朝史議三篇其最善者言建文帝未遜時史臣紀事不當內靖難而外遜國持議平正君子韙之夫亦可以窺山人之志矣山人先世有諱大有者以進士官南御史値武宗南巡首率諸僚諫請回鑾不報其孫有諱道立者又以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擅廉能聲吉水鄒忠介公嘗作兩龔合傳以美之即山人大父也父可宗國子生山人雅無貴介紈綺之習讀書彊記銳欲以文學自奮踰壯方補諸生聲譽即隱隱起平生所師事皆中朝賢公卿大夫所結納皆四方知名士相與更唱迭和前推後輓故山人姓名益大噪操舉業選柄爲書賈所奔湊其視一第殆可剟拾也及數試於鄉不獲收其科於是始自傷坎壈稍稍厭怠而國亦遽亡矣順治中所厚故人在內閣彊之使遊國學例當得一官遂客遊秦晉及回翔燕中者凡十有四年乃返鄧州除目旣下頗抑鬱不樂欲棄其符不果之任未數月竟歿於鄧壽六十八配蔣氏王氏子男曰士勳曰士烈曰國子生士薦士薦才最高稱能繼山人者也女之壻曰諸生孫復道曰董元禮孫男七孫女五某年月日卜祔山人於按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之墓或疑山人既不忘故國矣奈之何受官予曰非也漢之亡也梅福爲吳市門卒宋之亡也諸名儒者遜或不足於養輒食書院山長之祿以自給後之尚論者莫能優劣也歸潔其身於山人何疑焉庸敢表而出之以示士薦俾伐石刻其辭墓上

鄉飲賓郃公墓表

公姓郃氏諱文燦字明父別自號海鷗武進之漳湟村人性孝友輕財好施歲凶乏食者餔以粥糜疾病無治療者給以藥稱貸無可償及佃人不足於歲入者捐其負死無棺櫬者殮之欲葬無所者坎埋之族之貧不能舉子者歲給乳哺米十斛至十歲止老而鰥嫠無歸者迎致於室與偕食飲終其身中外待公舉火者十餘家待公經紀其婚嫁者又十餘家稱貸不取子錢者皆是也公家故饒坐是漸中落而公施予如故未嘗以爲悔也縣中有大徭役輒悉其家財爲衆倡後先長吏皆愛重公稱公長者凡再飲於鄉再被旌門之典於是巡按御史行部縣令連歲舉公善行請旌之後御史詰曰縣豈無他士可應著令者乎令謹對曰主臣實未見有踰郃某者其爲長吏推服如此臨歿囑其子長衡曰吾嘗欲置義田以贍吾族今不逮矣女其割宅一區爲康節先生祠割田若干畝爲祀田吾死不恨其後長衡竟如公命葢公卽康節廿一世孫也當公之葬也長蘅自狀公行以示前大理評事賀君瞻度爲之銘長蘅自少力學用詩古文詞知名大理君又東南通儒長於三禮之說其文能不朽公也審矣而長衡顧命予表其墓予自惟才力駑下雖欲傾倒其長以爲公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豈復有加於大理君及長蘅所述者哉顧嘗仰公之遺風流韻謂可以廉頑立懦也又嘗歎世之富人擁貲自封者之多也又嘗憫公之不得志而死使其得志有祿位則所施必博所沾漑必大寧僅傳頌於鄉邑已也是數者實於私心有深慨焉雖微長蘅鄭重諈諉尤當出其不敏之辭冀得附大理君後以推明公之果爲長者而使末俗有勸於此又況申之以吾長蘅之命乎故遂略其行誼大書於墓曰是爲鄉飲賓海鷗郜公之墓至於世系子姓生卒歲月俱詳誌銘庶幾可互見云其墓葢在定安東鄉之中村

烈婦周氏墓表

洞庭周之球之女曰壽英嫁里中蔡氏其夫瓊藻有心疾壽英鬱鬱不自得夫兄瓊滋兇暴人也彊欲私之輒往調壽英壽英走訴諸姑姑反恚曰若嫌若夫不慧今得慧者顧猶不快耶瓊滋益無忌復走調之壽英知不可訴也詈不絕口急剪奩中金服之不死縊於牀乃死里人洶洶將控諸官會之球遠客湖廣而蔡氏復賄里人止其事於是其寃遂不白矣明年之球歸始葬女於山南復自銘之其辭酸楚讀者無不爲之球壽英太息也康熙十五年壽英死久矣瓊滋忽夜發狂撻户手刃其妻與所生女子一人乃自刺死明日户闔不開家人穴而視之見三尸相枕藉大駭有小婢匿於牀下呼詢其故具言中夜窺見一紅衣女子往來室中若導之使殺者衆始悟爲壽英魂也紅衣葢壽英大殮時所服云死時年十有九汪琬曰太史公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葢微獨生者有之也惟死亦然如杜伯射宣王魏其灌夫守武安是矣

至於東海孝婦之死又能致枯旱三年然則匹婦雖微及其精誠所激往往動天地泣鬼神何可忽也今壽英之寃疏而里人不能白也親而父母兄弟迄於周之族與其婚姻親故俱不能白也而壽英有知顧自報之於二十年之後瓊滋得不暴尸市中幸矣予於是表其墓既慰壽英於地下且以警夫世之兇暴不仁如蔡瓊滋者十六年四月某日也

是事也訪諸周氏而信訪諸周氏之親故而信及予遊洞庭訪諸儈夫而又信顧予作此表一年矣始有蔡旅平者不知何人自稱瓊滋之父挾其族黨勢力娓娓爲瓊滋辨且脅予使刪此文是則凶人之幸而烈婦之大不幸也猶有鬼神其遂悍然無忌憚如此乎昔歸震川書張貞女死事又書其獄事又有貞婦辨又與嘉定諸友書與李浩卿及殷徐陸三子書殆不啻數千言丁寧反覆不置予始疑其煩由今觀之豈得已哉豈得已哉康熙十七年四月己丑鈍翁記

汪鈍翁文鈔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卷之五

記

大通橋分司壁記

順治十五年冬予既分司大通橋於是太子少保永昌王先生方以尚書爲之長予往辭先生先生爲予言是司在部差最下然清靜無事於誦讀著述爲宜明年春予至署逾一月漕運不至諸小吏兢兢奉法可以不用鞭笞其無事畧如先生言然予素多病病每發卽苦煩懣不能多讀書邸舍所攜書甚少亦不能竟讀也雖時時有所作然皆應醻里俗之文不暇自奮勉以進於古人以是深媿先生云署故有軒曰飲氷前任主事錢君江所重葺也軒中蕭然惟具一几一榻予每晨乘馬入署恒居是軒諸小吏抱案牘竢几側予濡筆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卷之五

記

大通橋分司壁記

順治十五年冬予既分司大通橋於是太子少保永昌王先生方以尚書爲之長予往辭先生先生爲予言是司在部差最下然清靜無事於誦讀著述爲宜明年春予至署逾一月漕運不至諸小吏兢兢奉法可以不用鞭笞其無事畧如先生言然予素多病病每發卽苦煩懣不能多讀書卽舍所攜書甚少亦不能竟讀也雖時時有所作然皆應酬里俗之文不暇自奮勉以進於古人以是深媿先生云署故有軒曰飲冰前任主事錢君江所重葺也軒中蕭然惟具一几一榻予每晨乘馬入署恒居是軒諸小吏抱案牘竢几側予濡筆署

紙尾訖卽擁藥甕茗具爲苦吟狀諸小吏見之俱匿笑避去不復顧軒前有庭庭有石挺然如人立又有柏槐各一本小桃一株桃將吐華予暇則抱席往坐花下有小鳥青黑色飛鳴其閒馴狎不避人予樂之忘疲常至日暮始返夫以予之疏慵率直自分不任錢穀去年夏謁選不幸得戸曹而分司於此以自蓋其拙未嘗不欣然以喜也然爲病所侵衣食湯藥俱不足以自周而京師親舊過從者亦益少署中自奉行文書之外亦無他材能可以自見於是撫歲月之如流而恥功名之不立又未嘗不默然以思而悄然以恐也詩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然則予去其故鄉舍其朋友兄弟妻子之樂而來縻祿食於此復何爲哉復何爲哉

嗜退軒記

遷邸舍之逾月始理一軒爲讀書之所名曰嗜退其語在宋史司馬池傳中予取以自志者也然予自受差以來簡書旁午日夜奔走東便門外不暇恒居是軒先是病羸未瘉入夏益咯血不止予方懼戸曹之未易稱職也欲得改他部以去會有言事者亦條其策於　朝下公卿聚議久之不決予復謀移疾還江南文稾已具矣而諸小吏力爭以爲故事無有不果行秋八月運務將竣予始得還居軒中習養生家言以治病然亦不復能讀書矣軒前無他雜植惟丁香二樹青蒼可愛每至夜深人靜月明滿牆樹影辬駁如畫予數數行吟其閒意欣然自得也因是又念海隅多事　至尊方議南巡之典以掃除兇逆（是時鄭賊逼江寧下　詔將親征）士大夫爭欲奮其才智取功名於數千里外慨然有乘長風破巨浪之思而予獨僻

居於此形影相對若不知其身之在長安者何也昔馬少游誡其兄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御下澤車乘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仲長統亦曰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於是遂爲文以論之然則古人之所志葢亦有與予類者予其能無慨於中邪作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閤記

兵馬司號巡城使者屬吏雖其品秩故與部主事相當而所職猥雜士大夫仕宦中朝者皆得以公事檄使之所轄之地若窮村委巷餅師酒媪牧豎販夫酗酒誶語攘雞逐狗之屬無所不當問每朔望進謁巡城使者雜與胥吏徒隸爲伍俛首傴僂若將拜於庭者使者不許乃止或出遇御史於道下馬走避望其訶殿遠去然後得行故雖同爲京朝官而士大夫悉輕視之至以相譏嘲北城兵馬司舊有治所在宣武門內其地久廢不治輒僦民舍以居予既左遷今年秋始受事案牘之暇退休此閤閉戸吟嘯自若也客或問予曰子亦有不快於中邪予曰否否昔漢張忠爲御史大夫嘗署孫寶主簿寶徒入舍祭竈請比鄰衆以爲怪寶謂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某爲可一府不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然則予以不才幸蒙屏棄於此此亦予祭竈請比鄰之時也而又何不快之有客遂匿笑去

容安軒記

予既寓居太傅息齋先生之第其第踰堂而左得東廂三楹庳濕幽暗遇雨將圮於是稍葺治其一闢牖南向設几榻爲

燕休之所暇即坐臥其中自非理文書接賓客率不他徙遂名之曰容安軒容安云者蓋出於陶靖節辭而蘇文忠取之以入志林者也古之達人其饑而欲食寒而欲衣旁皇無立錐之地而欲得居處未嘗稍異乎人也惟其中有自得雖復加之以死生利害是非得喪猶不足累其心邀其一哂而況起居日用之區區者乎是故藜藿之食亦可以飽毳褐之衣亦可以暖衡門圭竇之室亦可以居豈有他哉誠能安之而已抑予思之方夫靖節之棄官也種秫采鞠悠然自得不幸爲窮餓所驅往往賦詩乞食而未嘗有幾微悔恨之意文忠之在海上也蠻煙瘴氣極士大夫所不堪而能刈桂以釀酒儲諸芋以爲糧摘蘆菔蔓菁以爲羹日與黎子雲老符秀才之徒幅巾杖屨徜徉山市若忘遷謫之無憀者蓋其安之也如此夫然後知死生得喪果不足以動達人之心而爲之累也今予左官司城逾一年所矣出處語默之際雖與靖節異道及其退居此軒也有圖書以怡目有酒茗以適口從容俛仰以視文忠見逐有司不得已而偃息桄榔之下者相距豈不遠哉此予所以自安而願附二君子之後者也

讀書齋記

編修葉子子吉在京師以好書著聞嘗積書數千卷閉戶讀之以自奮勉於學因命其所居室曰讀書齋而屬予爲記嗟乎書豈易言讀哉士之少也困於科舉之業則書之凡無益於經生者悉廢而不暇以讀矣及壯而宦遊四方又困於簿書文牒之猥瑣倉庾陛豻城郭之周防上官僚友冠蓋交游往來醻酢之紛紜上下則書之凡無益於吏治者悉廢而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暇以讀矣當是之時未嘗無有志之士知書之可好而能自奮勉者也然其未遇也或見爲迂疎而不足以迎合有司其既遇也或見爲闒茸遲鈍而不足以鍊達當世之務故士大夫無所事於書而爭以讀書爲諱惟翰林先生則不然旣已舍去科舉之舊而又無簿書文牒倉庾陛犴之可虞品秩雖稍卑下而率用簡貴相高其於往來醻酢之節亦僅僅耳此歐陽永叔所謂榮顯清閑得兼宰輔神仙人天之樂者也宜其遂有讀書之暇矣且夫翰林之爲官也素以文章侍從爲職業上之人優其廩賜而寛其程課使之從容緩步於簪筆荷槖之列如此而復廢書以嬉不幾曠官而喪職也與而葉子寓直之廬則又國史院也吾意必有前代金匱石室之藏與夫日曆起居注之屬人間所不易購者咸充牣乎其中以俟葉子之讀然則葉子苟好書又何必惓惓於是齋也哉抑予嘗考之於古若周之柱下所掌晉之伯黶氏所司漢之蘭臺天祿唐之麗正殿宋之崇文院之所校輯皆設有專官其書多者乃至八萬九千餘卷而近世固無是也葢三院所貯者自　太祖　太宗曁前明十三朝實錄而外不聞有難購之書翰林先生自翻習滿字而外亦不聞有卓然畱意於書者至於退而休沐亦皆飲酒諧笑之時爲多然後知以讀書爲諱者雖在翰林亦然而葉子顧獨不然方其用心於是齋也孜孜矻矻窮日盡夜幾不知異物之可以易其好者儻益奮勉而不已則其學豈可量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緩齋記

顏蠋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蘇子瞻評之曰蠋巧於居

貧者也然而未聞道也子瞻於是乎失言矣當戰國之時如蘇秦張儀犀首樗里子之屬莫不歷說萬乘爭攫其金玉錦繡以爲榮使蠋少出才力以與之抗豈遂不如數子哉而顧退安於此謂蠋不聞道可乎今夫山林窮居之士無悲憂欣喜以迫之於中無是非毀譽得喪禍福以乘之於外曳履而行倚杖而息從容偃仰於泉石林麓之閒故能識安步之爲樂使不幸游於朝市而馳騖於功名之途掎裳交袵摩趺而攘臂者連日夜不止此其勢若赴火之蛾聚羶之蝗豈能與山林窮居者同哉故孟東野反之曰長安無緩步吾友吏部郎王子子底爲人恬靜少欲不苟言笑殆幾於聞道者其自河南典試而還也又嘗反東野之詩名其燕休之室曰緩齋益子底之視朝市也固無以異於山林窮居者也旣而爲磨勘者所擿拾　詔下刑部遂不能安居是齋或則誚之以爲此殆緩之效與汪子曰不然若獨不見夫馬與車乎方車之偏轅而奔也不數里而覆者有矣馬之脫銜棄勒而走也不數里而蹶者有矣彼其所以蹶且覆者何也吾故知疾行之未必皆得而安步之不必皆失也今子底之所處特不幸耳而世之貪功而死名者顧欲以區區之禍福得喪爲子底病是豈知子底之道者哉離騷有言曾歔欷余鬱悒哀朕時之不當予於子底亦云故記之

晢次齋記

梁先生曰緝交於予有年矣其人內剛外和與之游處終日愛憎喜慍不見於色殆類孔子之所謂中行者然而釋褐以來凡所至即舍與其退休讀書之地必以晢次名其齋意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敢自擬於曾晳而願居季次原憲之列何也予嘗思之昔孔子既並推狂狷而周衰之後若莊周列禦寇者出率皆以一死生齊得喪爲賢降而祖其說者劉伶阮籍之徒飲酒任達莫不自命爲狂而訖不聞有以狷稱者即史傳所載獨行卓行之屬亦往往歷數世而僅得一二人至於孔子論狂則又有古今肆蕩之不同蓋若逆知莊列之流敝而豫憂之者而於狷獨無譏焉得毋狂猶可以貌爲而狷者之孑然自守則雖好名之士亦不能竊其近似以相倚附與宜乎遂見尚於先生也顧或謂太上達節其次守節狷者自守有餘而常不足於高明廣大此季次原憲之所以不如曾晳也予竊以爲不然傳曰有所不爲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古聖賢之爲學也雖本乎中庸而亦未嘗無高世絕俗之行非姑以示異也惟其不顧千駟故能進而爲王者之佐惟其不受萬鍾之粟故能退而以其言語道德爲儒者宗千金之子無故而縱於酒色則其保家者少矣況望其積累以致富哉以是見不爲者之果足尚也近世卿士大夫無不好言曠達之識馳驟上下不可羈馽之才以視狷者之所守相距良已遠矣及從而微闞其隱雖至於敗名裂檢放廢繩墨之外亦閒有之豈非高明廣大求爲曾晳而過者與當是之時苟得一人焉以其孑然之節高自位置乎其閒微獨可以厲世而警俗夫亦庶幾聖賢之學也此則先生之志然也

計氏思子亭記

計孺子準字念祖吾友甫草之冢子也年十五補吳江諸生及期而殤甫草哭之慟遂集士大夫誄之既又爲之諡既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刻其遺文逾四載甫草來言曰吾思孺子甚吾將構亭所居之旁以思子命名子盍爲我記之予遂正告之曰昔子夏之喪明此過乎情者也延陵季子之三號而行此不及乎情者也夫二者皆非也惟世之甚暱其子者往往牽於骨肉之私而不知裁之以禮是以過情者多而不及情者寡聖人惻然憂之則寧於季子有取焉此無他凡以訓天下之人父人母使皆知有禮以爲之節也今者孺子之歿其歷歲月也固久且遠矣而甫草猶睠焉不忘起居寢食則有纏綿悽惻之聲歲時膢臘則有涕泣顚額不能忍之色其殆近於無節矣吾方以越禮爲慮而又樹之亭是亦不可以已乎甫草曰未也孺子也賢吾將以禮成人者禮之予應曰否否聞諸周人之葬諸殤也則用殷人之棺槨與虞夏之堲周瓦棺其既除喪

也則元服以祭其祭之也則不立尸不以特牲未有不與成人異者父母之視其子固無賢不肖之分也發於中者之有慘舒達於外者之有隆殺也惟視其殤與非殤而已故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此施諸父母且然而況所謂殤子者乎孺子雖賢然不得比於童汪錡之列明矣今既思之過甚而又益之以非禮則是委棄先生之制而甘蹈子夏之遺轍也甫草其愼之嗟乎吾之言此豈果能禁甫草使勿思哉原本乎送殤之禮而折衷之以聖人之訓非薄待孺子而然也亦以效忠愛於吾友云爾孺子娟娟秀好未殤前一年適予罷官南歸嘗一識其面而甫草極言孺子故好學則其久而不忘也固宜作計氏思子亭記

堯峰山莊記

堯峯山莊在横山之麓距先大夫所卜墓道僅一里故爲盧氏别業秋七月予介友人盧子定三評其屋直償以白金四十五兩而命子鈞更新之凡鳩工一百五十有奇木以根計竹竿以箇計瓦甓甎釘以枚計灰砂以斛計漆油以觔計者共一萬一千五百有奇閱四旬槩白金幾如屋直之數而始訖工予從朋舊置酒羣游於此酒半輒仰屋而歎葢歎夫得之之難與葺而治之之尤難也後之子孫可不思所以善守之乎吾吳風俗衰惡父兄師友無詩書禮義之教其子弟類皆輕儇巧詐不率於孝友而中閒尤無良者又多移爲服御飲食博弈歌舞之好於是士大夫之家易興亦易替數傳而後匃貸不給有不廬其先人之壠而翦伐其所樹者殆亦鮮矣吾先大夫無他支屬吾父子不衰即病而鈞又未抱子方相與手足拮据勉焉經營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又責其善守豈不愚乎雖然汪氏自太學公以來讀書修行積有歲月以及先大夫而猶不克盡食其報詩云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蘇子瞻亦曰王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使其言可信則吾先大夫之澤固未可艾也姑識歲月以竢

苕華書屋記

康熙九年春予自金陵命兒鈞往卜居郡城之西郊老屋二十餘閒堂寢庖湢畧具俗傳以爲前明正德中尚書陸公完故居云夏五月予還自西新關始掃除旁舍一楹遷几榻其中而寢處焉地廣袤不越數弓庭前後雜華藥三株老梅各二本前廡又有石植立陵苕始華其蔓循外垣而下羅絡石

之四周蓋與梅皆數十年物也予頗樂之乃顏之曰茗華書屋今夫水萬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羣匹越月逾時焉則必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踟躕焉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今予自仕宦以來無汙萊以供饘粥無室廬以蔭芘風雨寒暑袁宜人既歿於是寓其孥於昏黨委之而祿食京師者殆十有三年矣及其還也環顧耳目之前井市半已改易親舊半已凋喪故時所藏琴尊圖籍翫弄愛好之物半已零落不知所在而予亦遂老矣幸而有此一楹以爲讀書詠歌之地自分可以少休顧猶馳驅奔走役役而不止不亦大可太息哉然則予固困而思歸矣拂巾布袍從容偃息於陵苕之下必不久且遠矣故記之

三衢文會記

三衢文會蓋元時江淛士子私課之文也其題爲經疑二易書詩禮春秋本經義各一賦策又各一所得凡二百十二卷所取自德興余闡而下共六十六人司糾者程國表等十三人司盟者劉文瑞而主評者鄭縣丞元善是歲則延祐六年八月也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六月以宋諸儒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十月詔天下以三年八月與其賢能充貢有司次年會試京師云云其後改三年爲延祐元年又五年而斯編遂出是時方値尊崇儒術嚮用科目之際爲有元極盛而江淛又文學淵藪也故科舉之詔既下而南方士子莫不聯袵交袂相與刮摩淬厲以俟有司之舉由斯編考之蓋舉淛西建康淛東海右四道六路之人才皆彙焉抑何彬彬也鄭氏所評具在無讕詞無溢語采瑜擿瑕殆不

失直諒之遺而諸策所答周正一說亦皆援据精核敷陳詳贍庶可以見其所存矣邇者吳會之間士子既耳剽目竊而凡江湖僑客借觚翰以求食者又往往撰爲淺陋里俗骫骳不根之文盜取虛譽以相牢籠而後生不學者亦復靡然譟而從之此震川先生所謂妄庸人者也以視斯編作者之典贍如彼而評者之直諒如此能無赧顏泚額也哉按輟耕錄元反宋金餘習初試論賦其後一以經義爲本云云及考選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疑經義則有之耳先儒云經非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經又不足謂之文顧後世乃有畔經而以文自命者何也

伐楊柳記

楊柳易生而宜於水涯春夏之閒往往多美蔭吾吳故澤國也人家瀕水率栽楊柳以取蔭焉然其木稍久則空中而易朽不足備梁棟器物之用髡之惟可用以薪爾此莊周氏所謂不材者也而吾黨顧作詞以寵之傳相放效多至數百首儻亦楊柳之幸耶刻詞甫竟而官中造火藥需其木爲炭巡撫下令長洲吳兩縣命伐城內外楊柳民閒騷然而無知者懼所由之擾復私自伐之公私所戕殆不啻十之六七或咎予詞若爲之讖然予曰非也吾聞禍福不可妄邀而名不可倖得楊柳以不材之木而横被詩詞之寵則其致此災也宜矣然櫟社以不材全而楊柳獨以不材見伐此其不幸而非莊氏之言之不驗也於是復有客曰此二說皆過也夫楊柳無知之物寵之以詞不知榮戹之以斧斤不知辱者也今使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夫處榮辱之會澹焉漠焉能如此木之無知則幾矣曾是不能而頠譊譊焉於楊柳不亦陋乎予異其言故記之

寶翰堂記

前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偕其子今工部尚書臣熙延臣琬過其私第第有堂三楹顏曰寶翰蓋臣熙構之以敬匱　世祖章皇帝所賜　御札及書若畫之所也於是導臣琬俾與觀焉軸以象犀襲以文錦發函啟帙爛焉盈目琬既畢觀則臣崇簡又命之曰女其記之臣嘗逮事　孝陵不敢用固陋辭謹拜手稽首爲之記竊惟我　世祖章皇帝以天縱之姿神武之烈受天成命西翦巨寇南平小蠢十餘年之閒薄海內外罔不賓服天下既定然後躬屈　至尊數引見左右侍從通今好古之士講譯詩書修明禮樂舉郊祀之典考求籍田幸學之儀以肇興文治當此之時日不暇給矣及其萬幾稍閒則又能屏絕他好遊戲翰墨之林揮灑淋漓渲染生動奇葩異藻閒見層出訖於今日其藏弆　天府者固不知凡幾而寸縑尺素流傳人閒公卿大夫之家皆裝潢而寶惜之夫亦不爲少矣臣熙起家　禁苑既用文學才望受知於　上於是出典制書入備顧問遊獵巡幸未嘗不在交戟扈蹕之次如此者凡十有四年而九以恪恭勤慎獨爲　天子所親信故數賞書若畫之賜視他侍從所得殆有加焉然後知君臣相得蓋自晚近數百年以來未有及臣熙所遘之盛者周書君牙之誥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遺緒亦維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古王者所期望於大臣如此若我　世祖之在御也功崇德懋亦既措天下於乂安而又慎擇一二腹心心

胥之佐如臣熙輩者用輔毗我後人其知人不可謂不明詒謨不可謂不遠且大矣然則竭股肱之力奉揚　嗣天子丕顯休命以無忘　先皇帝之知遇而後寵錫於無窮是皆臣熙之責也書又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臣於王氏父子見之矣

御書閣記

皇帝踐阼之二十有三年冬十月戊午　東巡至蘇越二日庚申　御舟還次無錫　駐蹕惠山之麓　召巡撫都御史臣斌　諭曰編修汪琬久在翰院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是誠可嘉特賜　御書一軸汝宜傳示不必令彼前來謝恩亦不必具疏陳謝許其從私家祇受臣斌奉命即東官役俾恭齎　上諭及　御書南下夜漏十餘刻臣琬聞知出具朝服跪迎於大門之外繼又九拜三叩首受書堂中既竣事然後敢啟重封敬覽數四凡行楷三十有五行一百三十有一字乃臨故尚書其昌所錄詩餘三闋也筆墨所到光采暉映如鳳之翥如龍之騰如日麗天如雲出岫橫縱變化幾於化工雖云臨筆夫豈其昌輩流專以一藝名家者所能髣髴其槩哉其前有致中和小璽其末又有癸亥春　御筆臨董其昌九楷字覆以康熙　御筆之寶臣琬舒卷甫竟感愯有加蓋臣在今世諸儒中學術才行最號疎拙向者承乏史館幸免皐戾自請告以來姓名不挂朝籍者踰四載矣不虞蟣蝨小臣尚辱眷注勞以　溫諭錫以　宸翰受恩受獎高厚無際蓬篳之內爛然有餘燿焉在昔唐太宗之於其臣馬周也嘗賜飛白宋孝宗之於其臣范成大也嘗賜

石湖之號此其人皆居腹心股肱之寄夙爲至尊所親任宜其恩數稠疊滋渥且深然而所得筆蹟多者不過十餘言少者僅兩言耳而史官備載之二臣列傳推爲榮寵至於成大則又造作文章大書深刻登諸樂石庋諸華屋用是侈大君臣相得之義以誇示鄰里詒子孫況乎臣琬之所被過此什伯者乎顧惟犬馬之齒漸就搖落氣薾力疲圖報無所繼自今以往其敢不夙夜戰戰栗栗益思勉自刻厲期無負
皇帝不與外事之旨庶幾省身寡過或能對揚　休命於萬一云

草庭記

平湖鮑生聲來有讀書之屋三楹顏其前榮曰草庭而乞予記之予惟屈原作離騷嘗以香草喻君子如江蘺如薜芷如蒥夷如揭車如蕙茝如蘭如蘜之類皆是也以惡草喻小人則如茅如蕢如菉如葹如蕭艾如宿莽是也而或謂蘭蓋指令尹子蘭而言然則江蘺薜芷又何所指乎無論引物連類立言本自有體不當直斥用事者之名且令尹素嫉原而讒諸王此小人之尤者也原顧欲滋之紉之佩之若與之最相親昵亦豈離騷本旨哉予竊疑子蘭名氏乃後人緣騷辭附會者其說頗非是今鮑氏之庭所有者果香草乎抑惡草乎聲來從予游三年予觀其人篤信好古之君子也使遇惡草必非其臭味必將斬伐芟刈之不暇而奚暇借此以名其庭此其所託殆爲蘭蘜蕙茝之類可無疑也聲來讀書稍閒益亦考之爾雅以辨其名廣之本草以審其性時其榮落華實從而植援以扶之抱瓮以灌之開徑延賓客親故以翫之寫

爲圖畫發爲歌詠以形容之乎審如是則庭之得是名也雖百世而後衆芳銷歇猶能與南陽之草廬成都之草堂並傳於好事夫豈騷人香草空言無事實者比與

屐研齋記

宗人季青購得古端研一於俞子無殊之所其形如屐遂以屐研顏其齋既命四方諸名士作詩歌以寵之復屬無殊命予爲之記予問曰季青何以好此研也無殊曰此研相沿爲宋季物閱世四百載矣自閩流入吳中凡更數姓而入於季青之室季青弱冠以意氣自豪讀書善屬文則其得研之古者而好之不亦宜乎予曰甚矣季青之拳拳於古也雖然古之宜好者獨研也乎哉其見於器物者則有鐘彝鼎罍尊壺盤洗之屬見於翰墨者則有碑文石刻法書名畫近代士大夫遺蹟之屬是皆可謂古矣顧猶非其至也最上則莫如六經三史諸子百家與夫漢魏以來訖於唐宋諸凡賢人君子大家名流之文章其好之也非區區供耳目之翫而侈見聞之博也葢得其鐘彝器皿則可以考制度得其法書名畫則可以怡性情得其經史子集諸書則可以上鏡國家之盛衰興廢下觀人物之是非邪正淺深高下而采擇其嘉言善行以爲楷模而備當世之用其益視一研不尤大哉夫古人之亡久矣一切流風餘韻往往散見於是數者之閒雖其磨滅乎兵火零落乎山崖墟市而毀棄乎婦人孺子流俗之手殆不知其幾而留傳人閒者猶十而三四也特患夫有力不能好與好之而無力耳季青既年少有志而又力足以副之益當遐收博摭使是數者悉充物於齋中然後能極其所好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憾也而其端蓋自展研始若區區以此研爲古則季青之名其齋也毋乃局於一物而未之思耶吾知其必不然矣故爲述前之說以廣之

蘭室記

晉士會食采於范而武子其謚也而班固古今人表則列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兩公孫龍相距踰百餘年而鄭元謂仲尼弟子卽論堅白異同者盧橘枇杷一果也而相如上林賦有云盧橘夏熟枇杷橪柿蔓菁萊菔兩菜也而注本草者或云在南名萊菔在北名蔓菁古之名物甚夥載籍甚宂而學者彼此詆訶又甚繁碎雖有博洽之士亦安能一一疏通證明而俾無小誤於其閒乎予家藝蘭數本每夏秋之交華既放舁置室中以自怡悅客至輒從而誇示之有客笑曰此土續斷耳非離騷詩疏淮南子陶隱居之所謂蘭也而吾子取以誇客其不爲有識誚者幾希予曰不然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爲一人不害其爲良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爲大儒相如不知枇杷之卽盧橘不害其有辭賦名注本草者不知蔓菁之非萊菔不害其爲活人之伎今茲華也嗅其氣則郁然而芳覩其色則油然而潤可以入詠歌可以侑桮酌可以供采掇可以對之而忘埃壒之爲患溽暑酷日之爲煩蓋非幽人逸士莫之能樂此也雖以蘭譽之夫亦宜矣予固非博洽者又何必辨其孰眞蘭孰贋蘭孰專蘭之實孰冒蘭之名而誤者耶因揮手謝客曰姑爲我撥去離騷詩疏請以異日受命

姜氏藝圃記

藝圃者前給事中萊陽姜貞毅先生之僑寓也吾吳郡治西北隅固商賈闤闠之區塵囂湫隘居者苦之而茲圃介其閒特以勝著圃之中爲堂爲軒者各三爲樓爲閣者各二爲齋爲窩爲居爲廊爲山房爲池館村柴亭臺畧彴之屬者又各居其一予嘗最其大凡則方廣而瀰漫者莫如池邐迤而深蔚者莫如村高明而敞達者莫如山顛之臺曲折而工麗者莫如仲子肄業之館若軒至於奇花珍卉幽泉怪石相與晻靄乎几席之下百歲之藤千章之木干霄架壑林栖之鳥水宿之禽朝吟夕哢相與錯雜乎室廬之旁或登於高而擥雲物之美或俯於深而閱浮泳之樂來遊者往往耳目疲乎應接而手足倦乎扳歷其勝誠不可以一二計葢茲圃得名也久矣圃之主人亦屢易其始則有袁副使繩之以高蹈聞於前其次則有文文肅公父子以剛方義烈著於後今貞毅先生復用先朝名諫官優游卒歲乎此而其兩子則以讀書好士風流爾雅者紹其緒而光大之馬蹏車轍日夜到門高賢勝境交相爲重何惑乎四方騷人墨士樂於形諸詠歌見諸圖繪訖二十餘年而顧益盛與不然吳中園居相望大抵塗飾土木以貯歌舞而誇財力之有餘彼皆鹿鹿妄庸人之所尚耳行且蕩爲冷風化爲蔓草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石鴝山房記

吳中石之美者如太湖⿰山蒦村之屬最著以堯峯文石爲甲泉之美者如武丘法雨七寶憨憨之屬最著又以堯峯乳泉爲甲故吾吳游者莫不盛推堯峯九西山幽絕處云石鴝在堯峯之麓居人不及數家然其行路所踐皆文石也晨夕所引

以灌稻田汲之以供食飲洗濯者皆乳泉也又加以竹樹之美華藥之勝雲霞煙霧出沒之奇麗悉與泉石相映帶王子咸中愛之遂築别業讀書其間暇卽探泉源窮石脈極其登攀所至而休焉予竊異之以爲咸中年力甫壯方銳志勳名學術而故居又在吳市西南隅素稱舟車冠蓋之衝其中則有文恪公怡老之園有先君子耆老之堂以娶以游以燕以寢自生長以來葢三十餘年矣出則可以結納四方名士大夫入則可偕其諸伯仲從容歗歌文酒之會計無便於此者顧棄之不居而補衣素食屛蹟於深山窮谷與泉石爲伍無四方結納之援無伯仲文酒倡和之樂予度其人非恬勢利厭塵囂曠焉有得於胸中者不能然也然則咸中之居此而豈徒哉顧予數嘗詢咸中以所得而終不予告則又何也作石隖山房記

南垞草堂記

堯峯志南北二垞相傳元末顧阿瑛嘗避地卜居於此其事不見他書未知果然否也南垞在胡巷村南予居村中吳公紳先生屢訪予於此而樂之因買地築小園爲草堂於其閒堂之前喬柯數章文石參列飛泉從山巓來穴垣而入每瀧瀧鳴除下堂之東爲潄石之廊又東爲攫雲之閣又東北爲容安之軒予山居多暇輒屣步徐吟其中然其勝未有踰草堂者公紳遂以南垞之名名之而且屬予記之予讀歐陽公所記許氏南園以爲園不足書特書其孝友一節以示勸何其工於立言之體也今吳氏善行殆不減於海陵之許葢公紳故儒者及壯始業醫以是喜讀書爲詩好施樂義有以病

告者無論寒暑風雨必往既悉心治療其讎謝有無舉不挍也有餘貲必用以分給親故賓客隨手散去家不畱一錢親故待公紳舉火者日常數十人故雖爲良醫有盛名而甚貧異時遘末疾動止須人一切甘脆藥餌米鹽薪炭之資俱自公紳長子毓乾主之毓乾奉侍起居不解衣韈廢寢與食者凡六十晝夜公紳有宅一區有田三頃毓乾願悉推予諸弟又願償其父所負他人金至五百餘兩然毓乾亦貧方謀醻錢爲之其仲弟于石以諸生從予游三年亦恂恂醇謹如毓乾嗟乎吳中風俗猥惡往往錐刀之末箕帚之微而至於母子相訐伯仲相鬬者所在皆是顧吳氏善行獨萃於一家若此歐陽公又以爲使許君子孫其孝弟久而愈篤將見園中之草木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葢氣戾則咎徵應之氣和則休徵亦應之此理之固然無足怪者故予於吳氏亦云然則公紳其扶杖隱几從其諸子姓愉愉然安居於茲堂以俟焉可也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出宣武門橫徑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予居京師十年游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雜花之閒予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而後返予乃告二三子曰昔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劫之以憂患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相尋而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焉亦

何以逌然而笑灑然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以爲歡擷芳以爲翫葢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出閶門沿漕河而南爲虹橋未至橋數百步有慧慶禪寺在焉建於元之延祐賜額於元統天如則禪師嘗記之寺前後爽塏平衍故爲吳人士娭游之所前記謂其松林柳逕映帶如畫者信也由元歷明寺屢興而復廢至是佛殿乃大壞像設露處入門瞻禮者悉懈不虔一寺莫之誰何也僧惟貞者輒自奮曰此非吾責乎乃出其槖裝以裒木石以庀徒衆而命監院廓源董其役闕則補之圮則易之漫漶黯昧則丹碧之凡閱五十有四日糜白金一百八十兩而始訖工於是一寺煥若改觀矣嗟乎自　國家撫定江浙而吾吳又更湖海寇盜之虞公私廬宇其廢爲丘墟灌莽狐鳴鴟嘯之區者十將三四而佛法於是時顧獨大熾層樓傑閣上摩霄漢雕楹畫壁下瞷鬼工鐘版日聞金錢粟帛之問日至舟車士女歲時往來其塗者旁午大抵江浙諸名刹皆然而吾郡則推靈巖元墓兩法席爲之冠甚矣吳民之佞佛也訖於今日東南之蕩平亦已久矣然而爲佛氏之學者往往求食無所囊葢荷笠散而他之判然與曩時異豈吳中故俗至此而遂變與葢十餘年以來吳民甫脫湯火而水旱疾疫之災仍歲閒作徭役益重而訟獄益煩閭閻之間方謀朝夕之不暇其不能捐室家減衣食以旁及學佛者之徒固其勢爾也然則盛衰

循環之數雖佛法亦有不得免者而吾獨慨然於吳民之窮焉幸而有貞公者出不假同侶不邀檀施悉其俗姓之儲畜以盡之於佛而成此莊嚴偉麗非常之觀豈不誠難也哉吾謂是役也當吾民既窮之後雖使彼之爲徒者日夜奔走衢路號呼匃募以圖其事猶未必其果速辦也而貞公獨力所就卓卓如此世之士大夫類以異端㡿浮圖如貞公者夫亦何可盡㡿與工既訖予許爲之記而貞公病甚臨滅猶屬文予與也來促予文予不敢忘也乃述是說以告凡學佛者

游馬駕山記

馬駕山在光福鎮西與銅井並峙山中人率樹梅藝茶條桑爲業梅五之茶三之桑視茶而又減其一號爲光福幽麗奇絕處也予入山與諸子循鄧尉之陰前行數十步輒有平原曲澗冋流倒影澂澈見底心稍稍喜於時游人輿者騎者屣而從者不絕於道既至山麓則其境益奇界以短畦藩以叢竹陰森蔚薈栽通小徑不能受輿騎率皆舍而徒步矣前後梅花多至百許樹鄉氣蓊勃落英闐闠入其中者迷不知出稍北折而上望見山半累石數十或偃或仰小者可几大者可席蓋爾雅所謂礐也於是遂往列坐其地俛闞旁矚濛然皜然曳若長練凝若積雪緜谷跨嶺無一非梅者加又有微雲弄白輕煙繚青左澂湖以爲鏡右崇嶂以爲屏水天浩溔蒼翠錯互然則極鄧尉元墓之觀孰有尚於茲山者邪惜乎地深且遠莫有治廬其阯者故不能信宿於此以窮其幽盡其變此則予之恨也馬駕山不載郡志或又謂之朱華山云同游者劉天序潘惔門人句容王介石及兒子鈞

遊姑蘇臺記

九月九日予將爲姑蘇臺之遊會廣福菴僧風遇偕沈生友篪至自滸墅遂命肩輿與俱西過鍊虛村訪女眞院院中女冠有辟穀者誘致大家諸婦女從學甚衆予稍愒卽升輿行灌莽中將至臺迷失道入一小菴命菴僧道而前臺阯頗平衍有方石中穿俗謂吳王用以竿旌者其旁石壁直下數十尺矮松壽藤相盤絡類一二百年物壁上流泉數處匯爲池其泉清泓可鑑池畔皆石坡土人呼爲小赤壁大率泉石擬虎丘而幽僻勝之予有田二畝在山麓乃坐池上命佃人煮茗且飲所攜酒侑以果實復稍稍進飯飯罷去遊鳳凰池池無他異遂登鳳巢所過松櫟皆罥蛛網微有樵徑似久無行人者既登則茅廬三間僅蔽風雨僧號閑菴者居之自云守此十三年矣爲予摘籬豆作湯且引觀獅子巖獅乳泉葢結廬時畚土出之其名則僧所自命也予立巖間望穹窿鄧尉元墓諸山皆了了天將暮乞僧所蓺菊花而別是日張子六予劉丈序寰與予會於臺下而不至女眞院及鳳巢云予得詩八首友篪得五首六予四首

汪鈍翁文鈔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36

汪鈍翁文鈔卷之六

序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　國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慽也吾友王子貽上年少而才既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爲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慽者方在燕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閒矣王子勉旃事上宜敬接下宜誠涖事宜慎用刑宜寬反是皐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風初勁雨雪載途搖策而行努力自愛

送釋震公歸華頂峯序

世言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爲諸神僊及應眞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32711 v.8

蹟顯化之所道家謂之金庭洞天山之顛有華頂峯葢其形如蓮華然故名而俗讀華若胡譁切殆音譌也仁山禪師寂震嘗結廬於頂翦茅代瓦伐竹代棟壘土石以代甎率其徒三四輩居之苦水泉不給有小池涸且久師禱於佛像前俄而泉涌出以資盥濯以供食飲無闕者其居此若干年矣康熙十六年冬自錫山杖策而來吾黨延主堯峯與福院不數月弃去將復歸故廬瀕行告予曰頂最高寒必須重裘夏必衣袷無蟁蚋之患每春秋日則華發巖谷閒如光明錦如五色霞絕不知其名頗有虎警然亦未嘗傷人其佗壽藤異石珍禽文獸所在皆是外人倉卒遇之輒驚歎以爲怪奇山中耳目慣熟視之直平平也細徑縈紆多斷崖絕壑嶄巖嵂崒之險雖土人非習知者不能至欲市鹽醯非走百里外不可得黃精黃獨之屬隨人力所取皆可以代粱肉儻亦所謂別有天地矣於學道宜於避世尤宜又曰吾子無仕宦之慕無聲色賄財家室土田之戀能屏蹟讀書窮村中庶幾可進於道者盍從我隱於此乎山半有李翰林書院又有王內史墨池固名賢遨嬉栖遯處也吾子顧不如古人乃日夕沈浮於塵壒中乎予深駭師語且媿赧不自適然以師是行之太速也與之定期而別嗟乎異地非異人不能居師爲元墓璧公受法大弟子又精於戒律好與吾黨文士窮者游然則師得非異人乎予將裹糧負篋從諸華頂之上衣草茹木以畢此生雖槁死不悔姑書此爲之券

送宋牧仲榷贛州關詩序

康熙十七年仲冬之吉刑部宋子牧仲方以才能簡任關使

者於贛州瀕行京師諸相識率皆往而餞之又以詩贈之牧仲意猶未已復命予序其端予歎息謂牧仲曰琬葢嘗受教鄉先生矣頗明以語予勝國時士大夫爲郎吏者往往不樂任戸曹爲戸曹者亦往往退讓不欲以分司之職受知於其長爲分司者又皆不汲汲於征利而惟務以寛恤往來之行旅此所以商賈富饒吏民安樂而士大夫亦多廉恥之風也比年以來其時其勢率異此故關政日益嚴而所以勾稽利敝者亦日益巧且密於是商賈之子錢易耗耗多則舟車不前而貿易漸稀貿易者稀則所産之地患其不售而遠方難得之物黠者將居之以爲奇故其價急趨於翔踊民間既騷然告困而算緡者亦策無所出爲國家致富之術如是可乎顧猶自詑曰我才也我能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以寛大爲政以招徠拊惠爲心上不闕軍國之供而下不詒遠人之怨是在吾子勉之而已至於贛州山水之雄魚鮮橘柚花竹之美與夫親舊寮友攜尊設祖殷勤道故黯然傷别之情舉凡見諸詩者皆不暇以云也

贈翁君序

翁君名天章字漢津吳縣人以諸生入國子上舍爲人喜聲色縱游狹邪順治十四年來京師與妓馮金者相好也已盡散其所攜貲不數月馮徑棄君去更歸他氏而君猶日夜歎詫不自得每對客必曰吾負馮生吾負馮生云於是京師人皆以君爲狂翁氏世居洞庭之東山君之族人有逢春者故明中書舍人也其豪邁尤與君類客金陵時有所狎妓寇氏以色藝擅名南院中中書君惑之先後費錢帛巨萬始得娶

爲外婦已復游臨安華橐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得復稱俠矣遂徧名故人游士及妖童豔倡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檥舫西泠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又有彥登者亦君諸父行也少任智數武斷山中當明愍帝時置姬十二各建一樓居之高甍畫棟制如掖庭爲怨家飛章所訐下巡撫捕致於獄於是君與其族人出家財居閒久之始得解葢翁氏以意氣相尚類如此東山之俗健鬬喜訟富者率居貨四方以纖嗇起家而翁氏獨任俠輕財至傾其產不顧亦豪矣哉往予游東山直翁氏盛時甲第相望其子弟輕裘鮮服日夜與賓客相過從彈箏擫瑟有古游閒公子之風今相距不過數年逢春死彥登老且病而君亦濩落長安中訖無所遇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然君意氣如故終不以此自悔恨也豈眞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耶公娶布政來虞公女於予爲從姑之夫性坦率多大言每自矜能詩然館予邸舍累月亦不見君嘗爲詩也忽醉謂予曰女他日銘我於石當云云予笑應之曰君果欲琬文又何用銘爲於是遂畧序君之生平且牽連翁氏故事爲文以贈

遠志之苗序

前明御馬監太監劉若愚直隸延慶州左衞人崇禎初以魏忠賢黨下獄若愚自辨頗力在獄中纂此書所述妖書及客魏始末最悉卷首曰寺人小草又曰遠志之苗與酌中志畧大同小異此葢其稾本也予借諸文氏筆畫譌謬且雜以行

草遂別加繕錄而序之曰嗚乎凡國家之患一曰女寵二曰宦寺而外戚與藩鎭猶不與焉何也女子小人其類同其志同其闚伺也狡而深而其結納也亦近而便日夕於人主之側不盡之以聲利卽中之以土木導之以犬馬游幸未有不相爲表裏者也然考諸前世所以亂且亡者往往成於宦寺而始於女寵漢有王聖與其女伯榮在內然後江京李閏之徒因之而黃門常侍遂熾唐有張良娣干豫政事然後李輔國程元振之徒因之而北司遂以亡唐蓋女子小人皆足以致患而女寵之惑人主也尤甚牢根固蔕盤結於閨闥之間陽託人主之權而陰樹左右羣小以爲援諫官之所不能糾而重臣之所不敢問此誠召亂之本也夫安得有不亡者哉前明亦然始之以鄭貴妃繼之以李選侍復繼之以乳媪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氏而魏忠賢始乘其隙竊弄人主之威福以號名同黨誅鉏異己外廷之覬覦富貴者又莫不夤緣朋比朝鄭李而夕客魏於是釀搢紳門戸之禍者紛紜轇轕垂五十年及其末也賢人君子大則糜爛於詔獄次則銷磨於罷官遣戍而明之社稷遂浸淫傾仆而不可復支然則宦寺之爲患又未有不由女寵者也嗚乎千尋之木非不高也吞舟之魚非不大也至其腐敗則必自內始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後之長國家者可不戒哉可不愼哉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爲言常也頫者爲鐘仰者爲鼎鐘鼎固彝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

王子之所詠殆卽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葢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洎及政和宣和之閒天子更捌禮樂亦寖慕三代之法物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黃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味其文章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於世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挲鑒賞作爲詩歌以傳道之不啻數百言迹其風流好尚其何減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郜大鼎於宋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可謂鼎之不幸也至於

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汚嚴氏父子然猶幸而得反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巖絕壑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郜鼎者相提而語辟諸山林隱遯之士遭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爲可尚也哉予故并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隲在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圍視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於周□□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惠曰官司□王□側□作錫女元衣束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鋈□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予之所釋也與貽上

原文稍異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

先生既歿之後其族弟道傳刻遺集二十卷其子子祜子寧又刻集三十二卷二本去取多不同而子祜等所刻有詩一卷又附行述墓表誌銘一卷視道傳本稍備而獨無年譜琬深惜之因畧其事蹟稍次第之以示高山仰止之義夫當明之中葉士大夫爭言古文往往勦襲史漢諸書以相輘轢紛紜倡和徧於東南此先生所深歎於妄庸人爲之巨子者也於是退處荒江寂莫之濵獨與其門人子弟講求六藝慨然以斯文爲已任而欲遠追游夏之徒於千數百年之上不亦豪傑之士哉蓋琬嘗因所譜而推原其始末矣以先生之學識自當出入禁林蚤居簪筆荷橐之選顧獨連蹇蹉跎凡九上春官而始得一第斯已謂之不幸然且困於州縣之職不理於媢妒者之口齟齬數年垂及遲暮而後從散僚之中與掌外制方欲以高文大冊自鳴天子之前而又溘焉長往矣先生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固有其志而未及疇也然則區區遺集亦何足以槩先生哉王文肅公嘗稱先生之文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於言外可謂大雅不羣者竊歎以爲知言去年夏琬屬同年生從先生之曾孫莊乞寫其遺像而至今猶未有以復也當致書促之而先識其事於此將以附於譜之右方

重訂韻補序

凡字莫不有聲有音故平上去入四音爲之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爲之緯而後切韻協韻與焉所以盡韻學之

正變也夾漈鄭氏獨倡急慢諧聲之說如中之協十陽激之協十八藥皆協韻也而鄭氏以中央之急聲爲張取證於古豔歌以激搏之急聲爲郭取證於西京賦此其說葢本梵書之合音而於六經諸子所謂協韻之道尚未之備也惟吳棫才老所作韻補最爲淹洽嗣後朱晦菴先生遂悉采之以協詩三百篇與楚離騷葢其爲大儒取重如此非徒有功於小學而已也今夫世之士大夫羣焉宗尚者惟劉淵韻畧一書耳其他如陸法言之所輯孫愐之所增宋祁鄭戩之所修定所謂二百六韻者俱茫然弗之辨矣而顧暇問協韻乎哉予謂唐宋韻協韻各有所宜五七言詩從今者也故宜於唐宋韻箴銘贊頌騷賦歌謠之屬法古者也故宜於閒用協韻爲古文而不知協韻是猶觀樂而不知琴瑟習禮而不知籩豆也其可乎然則才老之有此編也信乎其不可少也韓退之言凡爲文辭宜畧識字苟能通字義之原流審其聲音考其偏旁點畫而又求之協韻殆可謂之識字矣至於近世好古之儒往往譏排協韻之非甚而上之疑孔子之繫易次之點顏師古章懷太子之注兩漢書其說愈長而其辨愈細則又予所不得而知也

說鈴小序

汪子方爲說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著錄之不倫也夫四方之大夫士聯車轊結衣袵而來遊京師者非以市奇弔詭也梯榮焉止爾媒利焉止爾梯榮故名顯媒利故實厚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從事於此書以名則窮以實則左得毋奇且詭與汪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褎衣緩帶

之倫舉不免焉然方其下儤直匄休沐也則必絲竹以諧耳妖冶以悅目摴蒱博塞之具以怡情肆志一張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空然孑然蕭然闃然於絲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蓬垢而已於摴蒱博塞無有也故簏敗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娛其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絲竹而諧無妖冶而悅非摴蒱博塞之具而亦肆然忘返者誠不知其不可也噫吾欲梯榮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故寧取裁於此尚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弔邪客遂笑而去說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吾子篇其書則與世說語林畧相類

古今五服考異序

昔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兩漢猶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元王肅譙周之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拳拳於此勉齋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惜乎未及成書而遽殁也自晚近以來諱爲凶事往往棄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私行其胸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焉故作此考以儀禮爲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間發明辨正雜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於其末孔子曰丘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況陋劣如琬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殆不無小補云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不同今吾子之爲此考也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之曰非也蓋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内大夫得立高祖

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曾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尚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爲從母小功而爲舅止於緦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絕緦於其旁親皆然而獨服貴臣貴妾可疑六也漢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中閒雖有舛譌往往從而曲爲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察相知服制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衆議而稱制以決之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夫賢君察相因乎其不可變革者而損益其可變革者不亦善乎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徇今而不通乎古與好古而不協乎今是皆謂之俗儒君子弗與也客既退遂錄之以爲序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右所作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凡八閱月九易稾而始成予嘗考周禮凡大喪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大僕縣首服之法於宮門肆師禁男女之衰不中法者卿大夫之喪肆師則相其禮職喪則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是故無不嫺於五服者今雖律文具在而世風猥惡凡喪服與居喪之節鮮有能遵令甲者矣而　國家又無專官以董之於是苟簡慢易日以成俗甚則承譌襲謬違失制禮之意豈不大可痛哉予不揆檮昧願爲卿大夫之相禮序事者故敢檃括古今

以成此考雖或訶責其怪迂頗僻非所恤也至於自大小殮以訖祥禫其儀文度數之詳近古而不倍於今者莫如溫文公書儀徽文公家禮惟學者酌而行之茲不備及云

校正東都事畧前序

東都事畧一百三十卷宋承議郎知龍州王偁撰偁字季平眉州眉山人淳熙中翰林洪文敏公表上其書且薦偁刻意史學詔除直祕閣宋史不列偁儒林文苑傳中故不詳其始末考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紀傳附錄畧皆具體但太簡畧未爲全善岳氏桯史亦嘗指摘其誤而朱徽公示學者以爲止說得一影子南宋諸儒皆非深冐其書者也及予取而讀之其詞質而不俚綮而不蕪至於蔡京王黼諸傳則又約畧史記封禪平準諸體雜議論於序事之中尤能推原禍亂所自始流連反覆三致意焉此其文章恐亦未可盡沒也元脫脫修史大率採取於此而中間用他書增補者又不啻十之三四蓋南渡甫經兵燹之餘祖宗殿閣所藏旣悉燬於劫火而凡士大夫家乘別集與夫行狀志銘則又以流離播遷不免散落偁之裒輯網羅良云艱矣故雖自成一家而猶閒有所遺漏如諸儒云云者此非偁之過也自近歲以來其書流傳江南者絕少常熟錢尚書受之遂謂宋史鹵莽如欲重修必當參之以此則予亦未敢以爲信也今年秋始購此本於吳山吳氏其人村夫子不達文義遇所不解輒以私臆奮筆改竄又仍襲旣久敗紙故墨脫譌甚多烏焉亥豕開卷叢雜於是掇拾其有可據依者麤加是正其餘則姑付諸闕如以俟後之博識君子

安南日記序

惟其氣能勝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立天下之大節成天下之大功學士大夫進則建動名於朝退則齊得喪一死生睥睨萬物浩然天地之內當是時也蹈水火膏鼎鑊而不怵投之以三公之尊萬鍾之富而棄之若唾涕然此其故何也惟氣有以勝之也張子房諸葛孔明李長源之流或事大度之主或立於猜嫌忌諱之朝所遇不同而同歸於成功談笑揮斥之頃而風采聲望著聞於天下小人宦侍相與環伺而訖莫敢動搖數千百年之後仰其遺烈考求其言語文章而知其所得於氣者匪眇小也不然雖有賁獲之勇儀秦之辨淳于樗里之智平居憪然自命而及其臨事苟氣不足以充之未有不淟涊退葸盡喪其所守者吾游四方所交賢俊多矣未嘗敢以氣許之惟吾楊子庶幾焉　國家承平幾三十年士大夫膠守文墨雄偉不羣之才詘然無所表見而楊子獨受知　主上驟被　簡命函尺一之詔出使瘴癘不測之區不偕一夫不攜一刃而能逆慴其驕王倖相切中其要領而力回其强悍不臣之心使盡挈所有侵疆返諸鄰境不啻折券之易試讀其所與國王書後先援據故事踔厲駿發爛然明析彼陸賈終童豈足爲楊子道哉吾嘗謂楊子所爲極難殆非卒然可辦者也向在京師見楊子博洽古今發諸論議無不纚纚可聽諸名卿貴人皆慕而與之游旣使交趾往返萬里所在餽遺一不入其橐其爲人介而能和多才而有守蓋所養之久且裕如此宜乎不辱　天子之命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楊子殆有之矣故於其刻日記也書此以序

之

讀書正譌序

吾讀春秋而深有慼於後之學者也當周之衰也周文公之遺風漸息會盟征伐列國日相尋焉然其君率皆習於禮其卿大夫率皆嫻於訓詞降而至於閨房之婦女四夸之君長莫不彬彬然以文自淑葢有漢唐以來好古者之所不能加老師宿儒善爲訓故者之所不及究者矣是故穆姜魯之淫婦人也而能賦綠衣之卒章能釋隨卦之彖辭戎子郯子皆裔夸也而戎子能誦青蠅郯子能識少皡氏之故延州來季子荊蠻之介弟非素通上國者也及其聘魯一聞周樂而能熟悉其盛衰興廢後之學者束書不觀故雖典籍具在而承譌襲謬遺忘其原委者多矣於是方言里諺蕪蔵而不可解

者往往出於士大夫之口而登於其筆使當衰周之時且不得與淫婦人者並況可廁諸晉叔向鄭子產楚左史倚相之側乎吾嘗推求其故葢濫觴於南宋浸淫於明季風靡波屬訖今日而遂爲極也何休氏有言尚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由近世學者觀之則吾之爲學也殆亦難乎免於其俗矣顧猶不能自已遂作斯編用以是正文章家紕漏異時成書俾後進得采吾說以爲鑑

詩說序

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恒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彙於一葢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簡策之閒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爲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詞則隱

其旨則微有美有刺有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抽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至於諸家之說如一關雎也或以爲稱后妃之德或以爲刺康后之晏起一芣苢也或以爲婦人樂有子或以爲傷夫有惡疾一黍離也或以爲閔宗周或又以爲衛公子壽閔其兄伋羣言宂脞大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吾門惠子元龍好爲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冥覽者有年怳若有悟閒出己意爲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

據非如專門之家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詩說先成竊疑辨惑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達而不詭亦可謂毛鄭之功臣紫陽氏之諍子矣予固晚而有志經學顧年及昏耄見聞遺忘輒撫卷歎息以爲當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故樂得而序之

代青陽館規序

古之仕宦者自比長閭師而上其涖官行政皆不出乎鄉一鄉之中吉凶有無相賙恤歲時伏臘禜酺飲射相周旋是何風俗之美也葢其爲之君者有八刑三物之法以治其衆降而公卿以下有大小宗之法以序其子孫故能整齊而聯屬之凡所云敦族睦婣救災恤患者莫不纖悉備舉士大夫生其時進而登於朝其比肩者皆吾親故也退而休於家與游

於黨庠術序其相見往來者非吾親故又皆吾子弟也居者有禮讓之教愛敬之心行者無踦栖旅食輕去其鄉之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不信然與逮先王之法不行而貴自仕宦下訖商旅不能不散而他之而京師爲四方都會往往交轂結袵鱗次而麕集雖其同邑共井之人親故子弟相距數千里之外者恒遇之於京師則所以整齊聯屬之者尤不可以無其道也於是一方之士大夫規地作館而寓敦睦救恤諸遺法於其中葢隱然以先王之治一鄉者行之豈非善復古者哉前明萬曆中吾鄉嘗置會館一區又鏤館規三十則於版比年以來傾圮廢墜日以益甚同邑孫君茂先懼無以整齊聯屬其鄉人也趨告予曰盍亟圖之予諾其請遂捐奉金若干以倡而孫君復身董其役不期月門屏

堂宇悉還舊觀又增葺館規次第告成夫吾青陽之在江表也僻處一隅其俗素號愿樸類能以敦睦相教誡可謂美矣使一旦來遊京師又皆循是規而守之至於吉凶有無歲時往還一本乎古之愛敬禮讓而未始有踦旅之歎雖不能不出其鄉猶爲不失先王之遺意也予故樂得而序之

代洪氏族譜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昔者先王之以親睦教天下也畫其田而井之設鄉大夫黨正族師比長以誡諭之顧又聯之以姓立爲宗法使之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冠昏則告喪葬則赴歲時燕饗相率登宗子之廟而揖讓進退其間此王道所以隆也後之儒者以爲大宗既不可復矣不得已而思復小宗以存王道於什一夫俗之不古若也葢已

久矣親親之誼薄而歡欣愛敬之心微彼其視族之人也誠無以別於行路也雖其近在五世之內者既死猶相爲服然特劫於令甲而行之耳非有惻怛悽愴出於誠然者也卽幸而存小宗之說虛名焉耳已文具焉耳已求諸先王親睦之教豈有當哉然則宗法其窮乎當夫法之始立也舉凡氏姓之本末子孫羣從之親疏遞邇枝分派別固不必系之以圖誌之以牒未有不瞭然者也自大宗小宗亡而世譜與焉學士大夫之爲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吾先世自唐時始居曲阿一遷婺之官阬再遷休寧之黃石宋南渡後又遷洪原兩郡之間其昭穆葢可考也予願集吾族告之曰凡父兄子弟之處於此者其遂忍視族之人若行路邪抑猶不忍也自今而往儻能守親睦之遺意而無廢先王之教則宗法雖不可復而洪氏之族庶幾猶爲近古矣乎於是方修家譜既成予序其後如此

休寧張氏世譜序

張之先見於詩若爾雅者曰仲見於春秋傳及短長書者曰老曰趯曰骼曰孟談曰儀之屬稍盛入漢則留侯良者其功名益大顯相傳休寧張氏卽良後也予考吳郡諸張史俱不載其爲良裔而休寧舊譜則然譜圖自良至六世孫千秋皆與漢書功臣表合獨言千秋次孫讚南渡居蘇州吳江縣九里橋讚長子居蘇爲華亭縣尹則予竊疑之計讚之渡江當在東漢之初是時吳屬會稽郡有吳縣而無吳江有婁縣而無華亭且縣官亦不稱尹安得如譜云云乎又漢順帝始分

會稽爲吳郡至隋始改蘇州讚亦安得豫以居蘇名其子哉此可疑者也譜言艮之二十三世孫裕其父爲憑祖爲茂曾祖爲鎮而李延壽南史則裕曾祖光祿大夫澄祖廣州刺史彭祖父吳國內史黨與譜皆不合譜言裕子永字景山而史以爲永弟岱字譜言裕長子演無子岱弟暘一子融而史以爲演有子緒暘有數子融第居五又皆不合其他官爵名字子姓與史傳齟齬者率類此此又可疑者也予固不能信史以詘譜亦未敢信譜以詘史也蓋譜家之學從古難之矣休寧青山有張氏裔孫羲馭名履昇者方用修葺世譜爲已任而又以自艮以來世遠無所徵信乃畧仍舊譜於前而獨詳休寧四大支以存宗法遺意其先蓋由吳江徙著者屢矣至三十三世榮則遷休寧之嶺南三十五世閑遷漁灘三十八世蕩再遷山斗最後四十六世五九然後遷於青山其地皆不越休寧於是以榮公爲始遷嶺南之祖閑公爲始遷漁灘之祖蕩公爲始遷山斗之祖而五九公則爲青山之祖所謂四大支者昏娶卒葬必書有子無子必書而青山其本支也則尤加詳惟謹予謂是譜有三善焉闕疑一也尊祖二也收族三也夫亦可以示子孫矣羲馭爲人謙厚好行善於鄉里來賈吳門吳人皆推長者復能延吾友周子敉寧俾訓諸子思以文學大起其宗予觀張之先累世纓紱不絕號爲新安聞家而羲馭事行又如此其繼繼承承昌熾殆未有艾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當在張氏矣

沙氏族譜序

三代之時姓氏判而爲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姓以別昏姻

氏以明貴賤後世合姓與氏爲一而言氏族者惟用地望以相夸詡此圖譜一局隋唐所以有專門之學也自譜學廢而先王大宗小宗之法蕩然無餘卽禮所謂尊祖敬宗睦族之本意亦湮有知者加以遷徙之靡常貧富窮達之不一故雖大家巨室往往不詳其所自出或以始遷者爲始祖或以仕宦於朝者爲始祖如吾吳沙氏亦其一也沙故籍大梁其上世譜系已不復存明初有太醫院使諱福一者其子景銘來居吳門之長洲再傳而至處士公讓遂以治生起其家率其子若孫卜築虎阜之左一時亭榭之幽花木之邃琴罍圖籍之雄賓從往還觴詠嘯歌之樂甲於吾郡賢士大夫如吳文定公文侍詔唐解元陸尚寶袁提學之屬後先交歡於沙氏沙之衣冠文物於斯最盛其父老皆輕財仗義敦長者之行其羣從子弟皆讀書息業恂恂孝謹無褻馬蒱博遨嬉之過蓋大易所云積善之家是也當天啟中周忠介公方被逮士民起而羣毆旗校處士五世孫舜臣以諸生抗論上官之前不撓不懼爲有司所指目故尤以氣節著聞旣入　本朝舜臣族孫衍中又首舉於鄉由是其族之地望幾與三吳諸巨室相頡頏是譜也創於經歷公綸闕疑徵信斷自院使父子始經歷則院使元孫而處士之孫也其後又得經歷從孫懋德佐其役彙凡三易乃就迄今又百餘年矣派別益分子姓益以蕃衍舜臣之姪太學生恒銓慮其久而渙且疏也復大合族人修之獨捐橐中金若干鏤版以行至於排纘事實採葺先世傳記誌銘之作則恒銓之姪雲起與有勞焉夫然後昭穆以明少長以序歲時蜡臘賓祀讌酺之際斌斌秩秩俾

院使後裔不致相視若塗之人然皆譜力也予再四周覽以爲兩君子是舉能不失先王尊祖敬宗睦族之遺意其知所本也夫其猶合於禮也夫

汪氏族譜序

宗法之亡久矣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何謂祖別子始爲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適世世繼起爲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大夫三廟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貴且顯者以歲時旅薦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鬬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萃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之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父爲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詘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爲吾父兄子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膢蜡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

族譜後序

吾譜吾族而不言宗也抑有微意焉吾族繼始祖者爲適子處士公處士公之適子顯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異姓子則大宗之絕者殆三百年矣繼高祖者爲適子贈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爲後久之而始以已之幼子爲之後則小宗幾絕而幸不至於絕者又數十年矣然則吾之不言宗也微獨爲宗法不可復也誠大不得已焉耳又吾仲揞九有言曰譜牒之廢也廢於貧且賤者什之三而廢於富且貴者什之七富者或恥其家之衰落則扳援大族而强附之貴者或傲焉忘其先世之遺澤而過慮族人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速也夫富者既强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於是譜牒雖存而實亡矣信哉斯言凡爲吾族者不可不深長思也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吾故述諸譜末以爲父子兄弟鑑云

重刻高子遺書後序

右高先生遺書十有二卷幾亭陳氏所葺以行者也洊經兵燹版燬不存琬嘗購求其本踰歲始獲以示四方諸門人咸欣歎以爲未及覯也有高生荏者字象姚來從琬游因語次告之曰先生是書決不湮沒者也盍謀重鐫諸高生敬諾生蓋先生之族曾孫也歸而傾橐中貲鳩工庀役有不足則鬻

膏腴三十畝以佐之凡糜白金若干兩越若干日而始竣用以嘉惠後學其寓意至渥也歲之正月生復過琬門請爲之序琬惟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閒賢士大夫以鉅儒碩望著稱於世者肩項相比其學術粹精議論醇正者前則薛文清而止耳後則先生而止耳顧兩先生俱罹宦豎之禍文清僅而得免而先生不幸竟蹈楚纍沈淵之遺躅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此明社之所以遂屋而後之論者不免有人亡殄瘁之痛也琬自昔有志於學氣昏質駑訖今髮種種矣不能少加進焉少而聞先生之風壯而誦先生之書慨然想見其爲人煌煌乎若日星之麗天也浩浩乎若江河之行地也巍巍乎若嵩岱之與兩閒並峙也譾劣如琬仰窺俯測豈能極先生高深之所詣哉方仰止景行之不暇其庸敢妄贊一詞以刻畫摹擬之乎姑承高生之請具述重鐫顚末以塞其意以慰四方學者欣歎欲覩之情而琬又得以挂氏名於卷端竊自謂深幸云

具區志序

古揚州之境踰淮距海襟帶吳楚封域最廣而周禮職方氏所表爲州之藪浸者曰具區曰五湖則皆指太湖一水而言與他州迥異何也東南雖號澤國而水之大者莫逾於此湖故以太稱焉中流名山若洞庭東西若馬蹟者尤爲諸峰之冠入乎其中即有平疇廣陌穹林蘙落環湖而家者不勝算也仰焉而升高則巖巒之秀麗雲霞之變幻皆在眉睫之閒俯焉而矚遠則波濤之出沒沙禽水獸之上下高帆大檣之往來隱見皆在襟舄之下至於魚蝦之利橘柚李梅果實之

珍蓮芡芋栗菰蓴之富甲於三吳爲商賈所輻湊艫銜肩負絡繹而不絕加諸巨人長德名儒勝流與夫士女之卓犖老釋之奇詭燿史冊而煒彤管者後先相望名爲湖山一隅而實則與都會比非小國寡民之所能幾也是誠不可以無志然而前之爲書者出於草創往往畧焉未備最後震澤一編猶不免乎依據叢雜掊摭絓漏於是東山翁子季霖奮曰士君子不出戶庭知天下況吾生長其地而可使湮沒不著哉乃慨然發凡起例上參山海經下究太史公酈道元以來諸書旁及圖經地記稗史別集之屬左右采獲積以歲月其或未悉者自山郵旅亭僧坊肆壁荒區野冢殘碑斷刻父老之所傳聞緇衲之所記憶邇則策杖以求遠則挐舟以訪搜剔討論靡有缺遺既成示予予愛其典雅詳實成一家言遂應季霖之命序而行之季霖博學知名家多藏書尤善五七言歌詩所交率當世賢士大夫其長固不盡於此書而此書亦非藉予言然後傳者也

吳逸民傳序

陳子均寧爲人沈靜澹雅自少不汲汲於名利年未壯值明社既屋卽棄諸生隱居東郊外婁江之上教授自給尤好著書凡三十餘年矣輯成吳逸民傳始仲雍訖金先生孝章共如干人蓋以自寓其志云予惟逸民之名原本論語而虞仲在焉按周初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左傳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至今虞山上猶有虞仲墓見陸廣微吳地記是也一爲仲雍後人史記謂武王滅商封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北吳是也孔子之所稱逸民者果

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翦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尸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爲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夫未毀齒之時卽無日不背誦論語顧垂老而猶不得其解予之專愚甚矣然而質疑問難皆後進所當盡心也均寧好學深思爲吳中隱逸之冠其作此傳攟摭最博而去取最嚴發凡起例井然不苟必能講求孔子所以稱逸民之意庸敢述此說著諸卷端而求受教於均寧均寧其毋以老詩棄我

篆隸考異序

古今之制不同也古人之所食者俎豆而後世更之以桮盂古人之所安者簟席而後世更之以榻校古人之所聽者籥管琴瑟而後世更之以箏笛琵琶古人之書其器則簡策其字則大小篆籀文而後世更之以縑紙與夫隸分行草風俗日流於簡易而人心日趨於靡薄此其不同之故所由來也使後世有王者作必欲盡廢一時之制而大復乎古非不美且善也然徒足以驚駭觀聽而實不足以爲治何則勢之積

漸使然也今之學者乃區區守其一隅之見輒以小篆正隸文以大篆正小篆予往往惑之度其詭異非遂返諸科斗結繩之世其譊譊者必不止嗟乎此曲士之所尚而通儒之所不許也顧其間猶有不可不辨者葢隸之視篆特小更其點畫爾其於周官保氏六書之法未嘗相盭也自輓近以來承譌襲繆絕不知造字之原委於是競行俗字而六書之法遂亡始則市井有之而繼則學士大夫亦然矣始則私家簿籍有之而繼則經典詩文以訖章奏符牒之屬亦然矣小學之教不明而因循苟且者衆舉凡儒林藝苑皆不免於漸染流俗宜乎世之曲士得奪其一隅之見以相詆訶也吾郡周子枚寧博學而文慨然有憂之作考異一書發凡起例悉原許慎李陽冰徐鉉三子每字必加折衷先舉隸文爲主然後求之於篆而以俗字附焉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晰其是非至詳至細而亦未嘗有詭異之說故雖通儒不能難也韓退之謂凡爲文辭宜畧識字若枚寧之學豈非識字之尤者與不必盡廢隸文而所爲小學六書之教藉是可以復相講明其有功於同文之治匪淺尠也予故序之以示學者采焉

皇清詩選序

吾門孫子思九素以才學知名既發爲舉業之文及其暇也復與知交以詩歌相贈荅尤多清麗迴拔風流韶令之詞固已爲時賢所引重矣閒又取　本朝士大夫及騷人墨客方外之徒之所作散見於世者彙而葺之以行其選既成攜於丘南示予予未暇寓目也試問思九所以刪存去留之意知

其用唐開元大曆爲宗則又告之曰古之爲詩者問學必有所據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師承無唐宋一也今且區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何其與予所聞異也且宋詩未有不出於唐者也楊劉則學溫李也歐陽永叔則學昌黎也蘇黃則學子美也子由文潛則學樂天也宋之與唐夫固若壎篪之相倡和而駏驉之相周旋也審矣且吾子獨不見夫庖人乎均之肉也或切之爲胾或粉之爲臡爲菹或捶而暴之爲脯烹之爲羹其若精若麤若濡若乾之質不同也而味同其若酒若酏若糝若蓼若醯醢若桂薑所以佐之之味不同也而其爲肉則又無不同一旦薦諸几席或嗜或否者何與此非肉之果有異也葢羣一坐之口與其齒舌爲庖人之工拙所易故也詩道亦然善於選者其猶吳人之善爲庖者也於以易學詩者之耳目導其心志而轉移其風氣皆在是矣洵如是也雖專宗唐之開元大曆可也

汪鈍翁文鈔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卷之七

序

砥齋集序

砥齋集者華陰王子弘撰字無異之所作彙而刻諸京師者也王子既與予定交因出是集示予予讀至孫督師傳庭公傳往復數四輒爲慨然以歎凄然以悲也前明崇禎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立門戶以相攻訐至於國事之顛覆盜賊之蔓延中原秦楚之陸沈板蕩率棄置不復誰何先儒謂揚之水閔鄭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予於愍帝亦云當是時惟督師公慷慨任事所撲滅流寇不可勝計而卒爲宦寺之所搖撼政府之所把持不獲盡展其用以及於禍蓋督師公死而明之大勢已不可爲矣王子之爲是傳也其采輯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卷之七

序

砥齋集序

砥齋集者華陰王子弘撰字無異之所作彙而刻諸京師者也王子既與予定交因出是集示予予讀至孫督師傳庭公傳往復數四輒爲慨然以歎凄然以悲也前明崇禎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立門戶以相攻訐至於國事之顚覆盜賊之蔓延中原秦楚之陸沈板蕩率棄置不復誰何先儒謂揚之水閔鄭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予於愍帝亦云當是時惟督師公慷慨任事所撲滅流寇不可勝計而卒爲宦寺之所搖撼政府之所把持不獲盡展其用以及於禍蓋督師公死而明之大勢已不可爲矣王子之爲是傳也其采輯情

事既詳且核加以序次簡潔有法頗得太史公傳傅靳蒯成之遺意所以不朽督師公者不端有賴於王子乎王子故嘗以山史自號觀其學識如此信乎其近於史矣今　天子方詔修　太宗　世祖實錄及前明史書逾年於此行且考求徵聘之典網羅山林老成淹雅隱逸之士以廣儲其選使王子得給筆札厠身玉堂之中發凡起例是是非非必不苟同流俗雖以之爭光日月不難而惜乎其布衣芒蹻沈淪諸生間而莫之爲援也苟得一二鉅公出氣力以左右之其所撰述豈止是哉王子多諳前明故實尤好鑒別唐宋以來法書名畫平生爲文甚夥其議論馳騁今古悉有據依非苟作者於是顧謂予曰某將舍吾子西歸矣吾子幸以一言序其文予既爲之序則又慰畱之曰吾方以史事望王子子殆未可以西也盍姑弛橐少俟之

物外閒吟序

盈天地閒無往而非物也畏塵喧者激而至於閉戶自以爲物外矣然而所暱者家室所御者琴瑟書冊几杖之屬皆物也厭軒冕者放而入於南山北山之阻益自以爲物外矣然而所聞者松風泉瀨鳥哢蟲號所覩者層崖飛瀑異花名藥與夫麋鹿之往來田夫釣叟方外之徒之出入凡此又皆物也極之爲達人之觀則吾之一身亦物也安所得物外而逃之是故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畱意於物惟其隨所寓而安焉夫然後不物於物而能游乎萬物之外無錫華先生子嘉頎然長身爲人耿介自好年未壯而與其室析屋子然杜門者幾四十年今年壽七袠矣華髮漆鬢朱顏郁然有老屋數

椽破書數千卷紙牕土壁煤幬塵榻意若自得者頗善飲酒酒酣輒發之爲詩短章促節脫去唐宋人章句蹊徑蕭疎遠寄味之別有異趣得若干卷署曰物外閑吟予讀而加愛慕焉倘所謂不物於物而游乎物之外者與先生少娶於周予門周子子贍者先生之室之姪也數過丘南乞予一言爲閑吟序予惟先生胸中浩浩焉落落焉俯仰天地古今視之與空華游雲野馬者不少異況於詩歌小技豈復以苦吟相矜若近世詩人之爲乎然則先生之視萬物皆寓也其視此吟亦寓也耳目所觸偶焉託興而已世之人相競以錢刀相軋以名位方十沈九浮碌碌風埃澒洞中彼安能知先生之高且曠哉讀是吟者盍以吾言求之

洮浦集序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斯言誠是也然而古之作者其於道也莫不各有所得雖所見有淺深所從入者有彼此顧非是則其文章不能以傳雖傳亦不能及於久且遠自孔孟而下若莊騷若荀揚以訖於唐宋諸大家未有不然者也而槩以小技斥之其可乎金沙曹惕咸先生亦近世聞道者之一也先生旣釋褐與同年生張翰林天如友善其才名亦畧相伯仲而數爲黨人所排仕宦不進歸而揵戶謝客以著述自娛爲學自六經諸史旁及稗官野乘天文地理爾雅本草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究繼又值甲申乙酉之變流離奔走感激憤懣悉見諸詩歌古文詞時而爲太羹元酒時而爲火龍黼黻或如虎豹之炳蔚或如魚龍之變幻或如鏞鼓之宏音或如箏笛之繁響或如吟蛩嘯狖之淒清或如蛇神牛鬼之

詭怪卽奇以爲正化舊以爲新如怨如怒如隱如排如莊語如寓言蓋其傷宗社之傾覆而慨身世之仳離無所發攄不得已而姑寄諸此也可以使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矣顧猶自以爲未至也於是取蒙莊華嚴兩書融而爲一作南華泚筆若干卷上採諸子次援宗門諸語錄其詞雄偉辨麗倘怳莫可究詰凡數千餘言如繭抽絲如車引泉原原本本悉叩其底裏而出之不亦盡道之變而極文章之能事與昔賢謂文章與道同一關捩然則以文人視先生而疑先生不知道者夫已傎矣冢君持原琬之同門友也槖先生集見示堯峰山中屬琬爲序琬捧覽數四自分文旣非工而聞道又淺其於先生所作不啻河伯之遇海若望洋而走也爲之傾仰其人者久之倘得列姓名於集首豈非幸哉

徐圃臣集序

先是嘉興徐君圃臣以所著書介其宗人崧之命予爲序予老病惽忘忽忽不暇記憶也踰再歲崧之督序甚急且言圃臣家貧好學日夜杜門孜孜撰述不倦至謝絕人事一切同里諸貴人俱不通往來而獨有慕於鈍翁蓋崧之稱述云爾閒嘗觀圃臣所次曆法視元郭守敬及回回大西洋諸曆畧相牴牾其論春秋春王正月義九大異於諸儒予甚奇之而稍駭焉圃臣其殆長於數學者與顧予竊有疑也請以邵氏易數言之自子丑二會開闢以訖於巳其數凡六萬四千八百年而唐虞適居午會一萬八百年之半則前此已踰七萬年矣此七萬年中聖賢迭興所傳易卦圖本草經而外他書若三墳若八索若九丘悉皆湮沒不存其存者惟堯舜以來

三千餘年諸書爾然而尚書僅有二十八篇周禮又亡冬官儀禮散失尤多聖賢諸書猶不免於湮沒闕遺況爲吾儕者方欲僶精勞神孜孜窮日夜以事撰述而動曰將爲不朽計其果不朽乎自堯舜以訖於今其數尚在午未自是而未而申而酉更當三萬三千餘年其果能傳諸三萬三千年之久乎近世後生晚進喜於詆譏前賢以博名高其能保三萬三千年之人果異於今人乎果能盡讀吾書而深思吾意乎夫安知不大肆其喙如今世者然也吾又何敢以藐焉易盡之身出其書與三萬三千年之人角而資其口實哉予故喜爲古文詞者晚歲乃大悔之深憫圃臣之志類予往時而又疑其失計也雖然圃臣既長於數學得毋布算算之逆揣其書決當大行於三萬三千年之久故遂孜孜役精神於此以求成一家言雖至垂老而猶不欲返與信如此也則圃臣之計未爲失而予言誠謬甚矣圃臣其何以敎我

王貽上詩集序

昔吳季子札聘魯魯人爲之歌齊歎曰美哉泱泱大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而說者又謂齊音敖辟而驕志何也予嘗誦齊詩自雞鳴已下凡十有一篇皆哀襄時之詩爲多詩疏以爲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然則所謂傲辟驕志者葢謂變風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爲咨嗟太息其美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時及其述詩而不錄齊之正風獨存雞鳴以下十有一篇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予惑之舊矣予友王子貽上世家濟南之新城新城故齊地也而貽上又

工於詩其人博雅好古習知六藝之文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惜乎予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詩緒密而思深閒能自出新意從横馳驟無所不可庶幾盡破其所謂傲僻驕志之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世復有吳季子札宜何如爲貽上咨嗟太息其美與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删其詩而不錄與然則貽上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爲夷齒於於越蠻荆之列故吳越荆楚之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之七年始見於經自西漢以來然後吳之賢士大夫文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訖於今日號爲文物之地古今時勢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才學在吳人中爲最陋劣者然幸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爲詩而猶能知貽上之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歸也嘗乞予爲其詩序而予不暇以爲今者休沐無事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貽上爲予辨正其所惑焉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貽上自涖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一以庚子歲同考試官一以讞大獄皆當奔走不遑之日而貽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凡爲詩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亦得以不廢此非有絶人之才不能至也方其爲同考時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始得抵燕子磯貽上興發欲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荅從者顧視色動而貽上徑呼束炬以往題數詩於石壁上從容屣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數十家皆江南知名士也其再至則館於布衣丁繼之氏丁故家秦淮距邀笛步不數弓貽上

心喜遂往來賦詩其閒丁年七十有八爲人少習聲伎與歙縣潘景升福清林茂之遊最稔數出入南曲中及見馬湘蘭沙宛在之屬故能爲貽上縷述曲中遺事娓娓不倦貽上心益喜輒掇拾其語入秦淮雜詩中詩益流麗悱側可播笙管而被絲桐也噫亦異矣哉以廣陵之凋敝刑官之冗雜多事此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顧貽上方用政事自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讌歌之樂吾然後知其才之絕人也觀斯集者亦可以得其槩矣丁繼之名胤最後貽上爲歲暮懷人詩六十章諸名卿大夫具在而獨喜推譽繼之綴於篇首葢貽上之矜奇好廣異聞如此

識小錄序

公勇予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潁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末以任俠著聞是時流賊方大起潁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爲潁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冠舉於鄉意氣卓犖與先生畧相類數往來兵閒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會有家難弃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頗寓意聲色爲樂寔不能久畱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宋閒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逾數年復出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騷騷通顯矣平居不嘗爲文然爲之輒陗拔有致有潁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簡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罍洗書畫翫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其工窳眞贗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也昔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

落人顧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人哉

灌園詩後序

李子武曾將謀灌園長水之上乃命其友文子與也爲之圖京師士大夫聞之遂各賦詩以詠其事武曾輯成一卷而又命予爲之序予惟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恛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饑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今武曾北遊者逾年枯槁憔瘁不獲已思得數畝之園灌之其謀則誠善矣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顧武曾所遇之時若此方且車轍馬蹏奔走衣食之不暇豈暇獨行其願也哉考諸是圖有室廬之華有花木水石之勝又有琴尊棊矢朋從往還之樂夫必待是而後長往度非武曾所能辦也武曾在京師落落寡合平時相親善者惟吾輩三數人耳若予則又浮沈郎舍意不自適雖使具區饘粥之資以稍慰安武曾而猶未之能繼況欲勉出氣力以助成其所願乎予幾不知爲武曾謀矣姑徇其命予之意而告以斯言云

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遊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

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歎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游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蹏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骼往往雜出於頹垣墍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遥望嵩山少室蘇門之暫秀其閒長林修竹飛瀑淸湍緜亘而不絕至於菟園鴈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嗁而鴟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陗而深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韜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爲往來贈荅宴飲别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敧嶇齊魯秦蜀荊湖之閒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游而益工則固千載已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況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爲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湘中草序

天之生才將以有爲也旣已生之矣而又斬刈困折俾爲之

而不底於成何也於是後之學者儻慌憤懣無所呼籲不得已而設爲天問天對無憀之辭反覆三致意於其中然猶未獲其解遂有謂天人之際漠然若不相涉者此柳子厚果蓏癰痔草木之說也及其甚也又有謂天之於人往往愛不肖而忌才故其所培毓者恒在妄庸無知之倫而其斬刈困折俾爲之而不底於成者則必歸於賢若智此孔孟所以皇皇而顏閔以下亦訖於短命也葢卽莊周氏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說而又加詭激焉雖其言未合於正然知其出於無憀不得已者決也予友湯子卿謀自少以才見稱當前明之季其年甫弱冠卽用詩古文屈其輩行至於老師宿儒悉折節下之而卿謀已不幸夭死矣夫使卿謀不死必能得志取功名以自暴其畜積而振燿於一世卽使志不得功與名不偶而或僅享下中之壽鍵戶著書亦必能深造精微卓卓然追逐古人於千載之上而顧何以不幸如此也則所謂天者是已豈天之好惡喜怒果與物類相反耶豈物之有才者果不可出其長以爭巧拙成敗於天而勝之耶一何不免於忌才有如前說云云者也予滋惑焉卿謀爲徐子公肅外舅旣版行其遺集而尤子展成宋子旣庭皆卿謀故人也復從而序之且命予繼其後予素知卿謀之才者也其敢默然已乎

苑西集序

昔者興王之致治也莫不有左右心膂之臣仰備啟沃而次之則以文章爲黼黻治平之具如皐陶之賡歌於虞周文公名穆公尹吉甫之屬作風雅頌諸詩於成康之世皆是也前明萬曆後士習益陋斯文寖以衰薾自我　世祖定鼎以來

文治聿興於是聲敎所被時則常熟錢尚書謙益太倉吳祭酒偉業宛平王文貞公崇簡合肥龔端毅公鼎孳以文學倡導於前然後鴻儒碩士望風繼起訖於今　上在御益加網羅海內英雋彬彬蔚蔚麟次麕集於　朝廷之上大之發爲詔誥小之散爲詩歌繪繡錯施韶濩並作往往媲美前古其間九魁然傑出亟爲　天子所廸簡而稱賞者則惟澹人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器識溫茂才思敏捷問學淹洽既足以結主知慰輿望蓋十餘年於此當其入傢　禁廷也諸凡宮闕苑囿之壯麗天球琬琰內府之珍奇法書名畫周彝漢鼎四庫之祕玩皆所饜聞而飫見及其出扈警蹕也馳驅乎長楊羽獵之塲翱翔乎宣曲巡遊之地東謁孔林南探禹穴至於平沙廣漠崇巖窮障我　太祖　太宗發祥之址與夫金戈鐵騎百戰創業之區皆所跋涉而導從於以恢拓其耳目而發越其撫時懷古慷慨壯烈之思宏篇短章閒見層出上應　御制下與士大夫更唱迭和宜乎其登作者之堂而獨爲　天子所亟賞也邇者請告杜門編次篋衍所弆十之一二名曰苑西集離爲十二卷以示琬豐而不失諸靡約而不失諸促和平爾雅而絕不爲鉤章棘句之習雍雍乎有垂紳正笏臺閣氣象焉昔元遺山論金源之文以爲宇文吳蔡諸人非不可謂豪傑之士然皆宋儒之仕於金者故大定明昌間文派斷自蔡正甫党竹谿趙閑閑始琬論　本朝詩文亦然若常熟若太倉若宛平合肥數公雖或爲文雄或爲詩伯亦皆前明之遺老也後之學者而欲求　清興五十年之間文章正傳非先生輩其誰歸琬之立說如此以俟異時采詩

者論定可也

使琉球錄序

使琉球錄若干卷中山沿革志又若干卷吾舟次奉使時作也舟次在翰林既以　特簡出持使者節聲名播於屬國踰年返命　天子徵其沿道撰錄諸書遂繕此進　御亦既藏諸金匱石室矣及其請急歸里四方士大夫索觀者甚夥舟次乃鋟之於梓而屬予序之予觀成周之制行人使適四方則必述其山川形勢之要禮俗政治與其語言風土物產之宜凡爲五書以獻俾天子周知天下之故諸如小史外史之所掌土訓誦訓之所道皆是物也然考職方輿地自王畿訖於若鎮若藩其服惟九則行人所記亦當不越九服之內未嘗有遠及海外爲象胥所不及知鞮鞻氏所不及與而能加意撰錄如此書者也琉球自明初以來始奉正朔守職貢歲時往返不絕既入　本朝不懈益虔顧後先爲王人者往往跋涉狂波颶浪之中魄悸神駭延歷旬時甫至其國神魄未定率皆苟且從事不暇從容爲書閒有作者又多樂道怪奇承襲譌謬直等於郢書燕說耳與時議禮之家載筆之臣猝然有所尋訪而訖無以徵信雖道里土風猶不得附見簡牘之末況其世次之大者乎舟次丰度之儁偉才識之敏決文章議論之壯麗方爲屬國所愛畏故有言必以誠告有事必以實應宜其爲此書也其搜輯也備其据依也詳上之可作輶軒之指南次之可備史家之筆削最下亦可爲四方士大夫考異聞述荒怪之一助惜乎周禮五書湮沒不傳於後世以予度之殆未能遽勝舟次之作也抑予聞皇皇者華之遺

使臣也其詞雖繁而大約命之諏謀詢度以上報天子今舟次之諏詢者可謂至矣此書成而不愧王人之職矣

龔紫樓文集序

嘉興李君明遠其先世都運公以乙科起家累官至兩淮運使嘗受業顧端文公習其風流餘韻中朝爭以東林黨人目之歿而錢尚書牧齋銘其墓稱公少而其詩多名章麗句爲文人長而淹經術負經濟爲通儒晚而廉辨幹達爲能吏其見推服如此於是君以諸孫與其再從兄曉令繼之皆用文學有聞於東南又皆游牧齋及張翰林西銘之門是時文社方大熾君兄弟又張氏高第弟子世居長水之上四方好事輕舟過長水詣門投謁者連日夜不絕而曉令尤重然諾性剛直好嫚罵由是爲怨家所中屢傾其產千金曉令既歿有子斯年武曾才名相頡頏其年皆少於君君則復以所長角逐其閒垂老猶不少倦予嘗歎長水一隅之地居人僅數千家而李氏百年之閒科名蟬連衣冠都雅其子弟耳濡目染無不自澤於學者何其盛也君雖轗軻不偶然自少家居則有都運公爲之祖有曉令爲之兄在外則有牧齋西銘與其同門諸名士爲之師若友故其學易進而其聲望易起最後復有斯年昆季爲之族子晨夕候問起居相與倡醻詩歌研磨古文辭之曲折遂以是娛其老而忘其貧則君之所得者不可謂不厚且幸矣武曾在京師尤善予君以武曾書造予堯峰山中屬予序其文集且追述社中諸故事娓娓可聽予謂君之詩文既行於世四方士大夫必有讀之而知君者至其家世問學之原委則讀者未必能盡知也予故次其始末

以復於武曾而寓君俾冠諸卷首焉

願息齋集序

義理之學一也經術之學一也史學一也辭章之學又一也學至於辭章疑若稍易而世之文士終其身僨精竭神於中卒未有造其全者杜子美之詩舉世宗之號爲集大成矣而無韻之言輒不可讀蘇明允曾子固皆不長於詩子瞻之於詩若文雄邁放逸其天才殆未易幾及而倚聲爲小詞則不如周秦遠甚儻猶輪人不能造弓垺人不能操斧斤以斲櫨椽也惟其僨精竭神於一藝夫然後可以盡其變而入於神且化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與若吾友徐子竹逸則不然徐子與予同年生閒嘗聚首都下既而釋褐永昌推官别去踰二十年始復相見於吳門出其著述凡若干卷予受而讀之其詩歌甚工也古文辭又工至如酒闌遊戲屈其體格以見於小詞則又工古人之所難徐子之所易微獨其才識氣力有以捷出乎衆也葢徐子家世義興生長山水奧區若銅官善卷張公汲里之勝固已飽聞而飫見之矣及其奔走西南諸徼則又舉危崖峭壑重淵修阪魚龍之所都虎豹蝯猱之所穴與夫箐谷之窅深花木之秀麗蟲鳥羽毛之怪奇娟好者無不閲之於目擥之於心而發之於文章加以宦游不達則又喪回險阻吁嗟轗軻撫時觸物幽憤悱惻之思生焉故其所作類皆得江山之助者也抑予聞之道成而上藝成而下予與徐子皆老矣予年五十有九而徐子又過之須髮皓然顧猶角逐辭章精僨神竭而不知返夫亦遠乎道矣盍相與刊落膚華棄捐楮墨以進求其上焉者乎是則有先儒義

理之學在今而後願偕徐子勉之

春草軒小槀序

處士君諱遠臣字孔輿姓華氏世爲無錫鉅族少孤而貧事其母以孝養稱長而習舉子業且潛心先儒義理之學明祚既訖遂歎息曰先儒有云學道而應舉譬諸避人而入市也於是絕意進取大肆力於詩文來吳門徧從前明士大夫游遨靈巖鄧尉間所賦詩益多名春草軒小槀未及版行於世也既歿之十有九年見夢其子佺曰若方錄吾詩宜乞汪鈍翁序之佺是時已棄儒初不知鈍翁誰也寤而歷訪親故知其爲予因介中表周生子瞻詣予請序予讀其詩氣平而語和不失古詩人之教非若麥秀黍離感憤怨懟者比信乎可傳者也雖然周有占寢之官所掌六寢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若華生所夢於斯六者果何徵耶詩文小伎學道者恥爲之君墓木且拱矣而猶惓戀不忘耶當君之生也與予氏名不相諳聲問不相接未嘗有杯酒硯席之雅及其歿也而顧知之地下耶予之窮於世久矣杜門空山士大夫好予者無幾而君之靈爽乃獨愛慕如此耶豈鬼神所好惡視人世遽相逕庭耶予不幸少學古文辭晚而衰病荒落自分且湮滅無聞焉若君之所作顧已藉藉騷人逸士之口反欲託予之餘波殘燄然後能不朽耶是皆未可以爲信也抑聞之知道者曰生猶夢也死猶覺也君既覺矣而予方十沈九浮於碌碌塵壒之內顧令以夢中之語傳覺者於不朽則君之爲計左矣特以生之來請也其辭也哀而思傳先公之詩其志又甚確易所謂子克家者也予故不能嘿嘿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青琱詩集序

昔賢論文有二體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惟詩亦然鋪揚德伐磊落而華贍者臺閣之詩也裒回景光雕琢而纖巧者山林之詩也春容翺翔澤於大雅者臺閣之詩也悲嘯憤慨鄰於怨誹者山林之詩也是故王公大人之所賦讀之如伐鼉鼓如考鯨鏞如撫琴瑟之和平臺閣之詩也騷人思婦之所吟讀之如擊土壤如叩瓦缶如聞蝯歔蟲鳴之凄清山林之詩也有唐諸名家若燕許之巨麗李王錢劉之新逸皆臺閣之詩之屬也至於盧仝之怪奇李長吉之刻削孟郊賈島之寒瘦則山林之詩之屬也爲臺閣諸體者宜貴宜壽考宜大其設施於世爲山林諸體者宜不偶宜不永年宜無所表見而自放廢於寂莫之瀕浩蕩之壄以此相士大率皆然獨於吾友張君青琱失之青琱起家中翰洊登曹郎駸駸乎向用其平生歷臺閣之日居多舉凡見聞所經興會所觸無不寓之於詩大章短什傳頌士大夫之口祭酒吳梅村先生最善歌行每推青琱長歌數千言太息其不可幾及所居與予比鄰數用文字相角逐青琱閒出一篇予未嘗不瞠目而擊節也蓋其體實有合於所謂臺閣者然而官不越郎署年不及耄期最後遂轗軻困頓以歿何其宜壽而弗壽宜貴而弗克大其設施與予以是有感也異時　天子右文　詔舉博學宏儒　御試於體仁閣下而第其甲乙假令青琱在列得奮其淹洽之學雄麗不羣之材抑揚上下筆墨稍異卽以掄首選非難而追惟青琱之歿也則已久矣予以是重有感也於是其女夫金生名定者排葺遺稾若干卷乞予序之予故

論其大畧亦藉以哀吾亡友云

綿津山人詩集序

綿津山人集者牧仲宋先生自名其前後所爲詩也先生以文康公冢子自少嶄然頭角綽有聲譽其稍長也以侍衛往來　殿廷交戟之內進則長楊校獵宣曲馬射未嘗不扈從其閒爲　世祖所賞識退而侍文康公側賓接名公鉅卿熟習其言論風指耳濡目染用是鍊達累朝以來典故之沿革文獻之盛衰所以資其見聞者旣至旣而從事宦游南臨江淮北俯碣石所過名山大川長林峭壑無不往採古今金石之刻鼎彝之器經史百家之學以訖法書名畫無不採覽隱逸之谷耆舊之廬與夫四方騷人寓公之所在無不延訪而折節所以拓其胸次而陶育其性情者復久且深其志愈充其氣愈下於以發爲詩歌其長篇雄變如蛟龍之幻化其短章秀傑如珠玉之瑩潤至聯句角勝則寫難狀之物而吐難言之情如傾江倒河益注而益不窮洵乎其才之高學之宏而養之裕也吾聞之也非才不足以應猝非學不足以馭才非養不足以蓄所學若先生之爲人固已光明而俊偉博大而醇深及其達於政事也廉而不劌嚴而不苛拊循吏民煦煦慈愛而不失之姑息當其涖吳僅四閱月耳裁決簿書勾稽金穀往往至丙夜雖精銳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姦宿蠹俯首側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設施則詩歌特先生餘事也故能以其閒與賓客置酒贈荅方揖讓笑談之頃落筆如風雨佗人未及搆思而先生數百言立就矣苟非賦才之高而又佐之以學深之以養必不及此夫豈屑屑焉摛章繢句僅以

詩人自矜者所得而侔哉昔文康公以漁陽開府進登宰輔今先生繼之復開府江右出爲股肱之臣入必爲心膂密勿之佐遭時遇　主紹揚前休行以賡歌諸什被管絃而施郊廟當有數倍於此集者譬之五星之麗天芒寒色正方與日月齊曜寧特於文康公有光而已先生出此集命予序之予衰朽無似豈能窺見著作之原委姑述其梗槩云爾

拾瑤錄序

學之所尚不同義理一也經濟一也詩歌古文詞又其一也談義理者或涉於迂疏談經濟者或流於雄放於是咸薄詩歌古文詞爲小技而不屑以爲自漢以來遂區儒林與藝苑爲二至宋史又別立道學之目卒區之爲三矣予謂爲詩文者必有其原焉苟得其原雖信筆而書稱心而出未嘗不可傳而可詠也不得其原則飣餖以爲富組織以爲新剽竊摸擬以爲合於古人非不翕然見稱一時也曾未幾何而冰解水落悉歸於烏有矣是故爲詩文者要以義理經濟爲之原朱徽公固理學之祖也而其詩文最工推南渡後一大家唐之陸宣公李衞公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之流其勳名在朝廷其聲望在天下後世宜乎不屑於詩文矣然而議論之卓犖詞采之壯麗五七言小詩之雍容爾雅至今讀其片言隻句猶莫不想見其風采而企慕其人然則區道學儒林藝苑爲三此史家之陋未可謂之通論也定州郝雪海先生自少博通諸家日夕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溯流窮源洞見根柢既謫鐵嶺者二十餘年益潛心宋儒諸語錄始於居敬窮理而歸諸躬行心得故其所養日邃所發日宏平居讀史則

有史斷闡發孟子則有孟子章句序是盖合道學儒林爲一者也既又取先生所作詩文而卒業焉窺其旨醇正而渾厚攬其詞清潤而雄暘一切撫時觸物跌宕感慨皆於是乎見之雖號爲詩文專家者或未之能逮也殆又合藝苑與儒林道學爲一者與然則若詩若文謂之學者之緒餘可謂之小技不可觀於先生所作斯知其原之有自矣先生事功駿偉不在宣公衛公之下嘗密疏劾吳三桂尤有古豪傑風已備見於誌銘俱不及論但論其學以序拾瑤錄云

緯蕭集序

商丘故宋地也宋之爲國雜見於春秋戰國策史記諸書而班氏獨稱宋自堯舜湯以來其人重厚多君子猶有先王遺風訖今距宋有國時閱二千餘歲生其地者鉅公名儒大都以勳業道德相高尚而其次亦雄駿瑰瑋風雅不羣之才後先相望與班氏言多君子者合故予夙昔師友率四方賢豪長者而所最厚善者必推宋中如牧仲先生其一已先生之次君山言胚胎前光濡染庭訓齒髮甫燥即有聞於中原數從先生宦游徧交南北知名之士相與磨礱討論爲詩歌古文詞不極其源不止始予在史館見之睢州湯先生潛菴坐上丰采魁梧揖讓語言恂恂謙下而頹露爽邁磊落之槩潛菴指而目之曰此善承牧仲家學者也顧予猶未知其工詩及得牧仲先生雙江集則山言詩實附其中所和彭蠡望匡廬一篇氣雄詞警下筆驚人予始爲之歎服猶未知其他詩之悉工也自先生開省吾吳與山言相見署中盡讀其詩豪所謂緯蕭集者往往清麗雄偉備兼衆體閒出新意愈奇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愈高古至於聯句之作用韻妥貼使事變化尢類牧仲先生乃知潛菴所指目者可信不誣也洵乎君子之人君子之文哉昔孔子刪詩不列宋詩於十五國之次或謂商頌卽宋詩也以其王者之後故尊之爲頌然而變風終於鈌如使孔子復生今世倘得見先生父子之所譔著其能不採而登之於風以補其鈌乎世之讀宋氏詩者亦知此否也

來虞先生年譜後序

從祖祖父來虞先生歷官幾三十年始在工曹卽用職守忤巨奄陳永壽汪懷德幾至得辠是後在粵藩又忤魏忠賢閒住當先生立朝於諸黨人絕無所附麗及其臨事輒不肎撓詘如此嗟夫熹宗之季士大夫婞婟無恥爭以媚奄爲事交結之不已繼之以贊導贊導之不已繼之以頌美擁戴而建祠之議遂起盍自浙江巡撫倡之薊遼總督應天巡撫輩和之是時主票擬者崑山元城兩相公也相與造爲駢儷揚詡之辭應荅如響於是凶德參會而生祠遂徧天下矣假令天不悔禍則九錫勸進之文必出此曹手筆前明之宗社又奚待揭竿斬木之徒乘閒歘聚而始覆亡哉顧先生以一外僚屹然撐搘其閒用能夾輔撫按率厲寮屬嚴禁境內不得擅建生祠卒使逆奄之黨如陳萬者斂跡屏氣而不敢出聲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先生之爲人豈非人心風俗所重賴者與否則亂臣賊子相隨屬而彝倫或幾於息矣不亦大可畏耶逮至先生暮年雖復見搤於用事者屏置海外以歿而高風偉節訖今傳述於吳越人士之口彼媚奄者流上之旣已伏法朝市次之卽幸免歐刀獲保腰領於牖下而見童走卒販

夫餅婦猶能羣焉指斥其氏名藉藉啞罵不止然則賢不肖之相距其所得孰多也觀此譜者微獨吾族羣從子姓宜謹毋忘先生之遺懿相率起而師之以求繼美於世卽凡百有官君子儻亦當奉之爲楷摹爲龜鑑且以俟太史氏有事明史者采擇其一二以備實錄起居注之缺遺不亦可乎譜爲先生第五子沂州公所輯先生歿時沂州公尚少今距先生五十年獨力攟摭凡再脫稾而始就嘗莊語琬曰吾之爲此也文直事核庶幾可以傳信後人琬歎其誠然也故并著之

寓廬十詠後序

元年正月予方得張氏園居之半以爲寓廬不逾月北上遂作絕句十章詠之且命兒子筠稍葺治之旣而歎曰張氏爲此園幾世矣當其刱構之始夫豈不欲貽諸子若孫哉而卒委於予試觀夫壽藤紆竹蔓延而蕪薉孰非向之佳華美卉列植而灌漑者與荒谿斷塹石將傾而水欲涸孰非向之曲徑平池周視而經營者與頹垣破瓦鼯鼪之所穴而鳩雀之所巢孰非向之雕欄畫棟羣萃而管弦歌舞者與主人之去留無時而人事之盛衰乘除有數則予之得此廬也殆不啻鄭人之夢蕉鹿遊子之栖旅亭也雖名之爲寓無不可者嗟夫凡吾之所謂寓者固不獨一廬而已彼夫富貴皆寓也故堯舜有之不爲泰許由支父辭之不爲高形骸內外皆寓也故佺喬得之不爲壽顏淵殤子失之不爲殀古之有道者往往柳生其肘而不惡曲僂發背跰躃而行而亦未嘗恥之蓋恬然忘其所寓而游乎方之外者也今予顧不能舍是寓廬者而沾沾焉詠之是不亦贅矣乎

擬明史列傳自序

世之言史者莫不競以史遷班固范曄三史爲宗顧猶不免後儒之評議議史記者則謂項羽不當本紀也陳涉不當世家也龜策不當列傳也五帝世次不當顚錯也六經傳記不當割裂也稱孔子者不當但言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也議班固者則謂五行志不當蕪累也古今人表不當乖名而亂體也孺子嬰不當書於王莽傳也西楚所封十八王不當載於異姓侯王表也遷雄傳不當取其自序也嚴延年傳不當以子貢冉有比也議范曄者則謂董宣之守正不當槩之酷吏也蔡琰之失節不當槩之列女也王喬左慈之妄誕不當入方術傳也龐君盤瓠之俚詭不經不當入蠻夷傳也聖公之結客報仇不當誣其懦弱也計子勳卽薊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論後不當復贅以贊也然則鑴誣刺謬雖三史且不免焉甚者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信如此則遷固尚不足法乎此葢後儒以文章相軋之病也非公言也又況才學識三者俱不逮古人而忝列著述之林如琬之區區其能免於評議已乎琬又衰老且病蹉跎一出幾喪廉恥計入史館纔六十日杜門請告者殆踰一年始得放歸故所譔止於如此然而舛錯迭見缺畧時有欲無得罪於古人葢其難矣既已錄上史館及歸而猶不能不藏弆此槀者非敢望名山其人如史遷所說也孤位苟祿遷延歲月亦聊以志媿云爾

參同契衍義序

神僊之學貴乎內外交養或養外而遺內或養內而忘外此

莊生所以譏張毅單豹者也魏伯陽參同契數言坎離龍虎由內丹言之龍者精也虎者氣也由外丹言之龍者汞也虎者鉛也精若汞陽也坎之物也氣若鉛陰也離之物也內外丹之指殊流而同源然後世猝不能相合何也以予所聞則又有與莊生異者內丹既成苟無外丹以佐之惟能延年卻病而已欲期變化超舉不可得也若內丹未成而驟服外丹則精耗氣散譬諸厝火積薪之下鮮不焚者固當用內丹爲主也注參同契者數家其說紛紜不齊而吾里中子佩周先生所譔衍義一書則專主內養之學章分句晰悉出於自得至於解上德無爲章如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以上爲上兌兌爲口以下爲下兌兌爲精門則尤非諸家所知亦淵微矣哉先生今年七十餘矣顏色頳潤如嬰兒步履飲噉過人常若三四十歲者自言內丹已成洵乎所養之有驗也儻復濟以外丹不將乘雲氣而游汗漫偕伯陽相揖讓哉抑予復聞之昔顏魯公不屈於李希烈及既歿而握拳不開手爪俱透掌背時人稱其尸解閒又閱十二眞人傳有斗中眞人降於曲阜蘭氏自稱孝弟王授蘭至道且言晉眞僊許遜傳其孝道之宗是爲衆僊之長然則忠之與孝固吾儒立身之本而亦神僊家變化超舉之要術也今先生之門則忠孝其兼得之矣忠介公侃侃義烈既不忝於魯公雖受逆閹之禍吾度其精爽可畏必且翺翔天壤訖今不死亦如魯公之尸解者也若先生直一孤童耳數千里刺血上書竟白其父寃而肆姦黨於市自其少時至性已卓犖如此豈非斗中孝弟王所欲降而求之引以超舉者乎然則先生之當僊也予固不

僅以此書決之也承先生命姑序書之大畧云爾

壽序

劉敘寰六十壽序

予童子時即與敘寰爲忘年交葢敘寰長於予者二十年所矣而兩人數相過從其親厚特甚往予宦游京師每念敘寰之貧以吾妻袁宜人其族與劉氏有連致書宜人必曰敘寰坎壈若此女當資遣之使來宜人謾荅曰敘寰不任舟車已不復能出門矣及罷官還以其言質敘寰竟不之知也予深用是爲恨敘寰爲人朴直無佗腸其婦有三女一男季女笄而未嫁男亦尚幼然皆能任手力自活不以擾敘寰故敘寰雖貧得往來予家飲啗奔走自若未嘗用饑寒少挫折也葢予自棄官以來諸少年浮薄之士號爲故交相習熟者率稍引去或不復通聞問惟敘寰眷戀不忍舍數慰藉勞勉如故宜乎予念敘寰不忘也敘寰老矣常困乏無所得食有故人爲斂布粟之屬使易茶四明顧渚山中敘寰徒跣行數百里林木蔚薈谿谷陗深會天大風雨迷不知路雜與虎倀蝯猱爲侶幸而得免旣得中下茶百許斤擕以歸忽患腰癰累月盡費其所易茶然後瘉其平生奇蹇多類此當予之里居也頗好賦詩彈琴而敘寰於諸藝事一無所長時時屣步來看予默坐竟日間發一語亦質直少致聞者相目以笑而敘寰不之變予反以是益親厚之方謀爲治屋具饘粥以娛適其意而予又北之京師矣是時送者皆集虎疁獨敘寰最先至留與之飲兒筠窺其衣褎若有所挾者探之得素卷丈餘問其所欲始知敘寰以今年之秋爲壽六十意將乞予贈文

口吶吶不敢發言鈞乃代爲之請予首頷之遂序其大都以示鈞使於誕辰得往進一觴焉

趙孟遷七十壽序

始予在郎舍有趙翁孟遷數懷刺踵門予未暇與相見也最後予方休沐孟遷至而閽人又辭焉於是無所發怒當門大呼曰而翁乃山陰趙陞天下奇男子而何人顧不爲翁通姓名耶捽閽人首至地欲拳毆之聲達於戶內予大驚走出揖孟遷登階孟遷虯須赬面衣敝衣曳破革履而前予頗易之及就坐自矜能詩又矜與李琳枝侍御爲酒人交繚繞數千言不可了予意稍怠屢顧日影而罷自是予嘗贊孟遷像有云跅弛其志穨唐其形拍張叫號爾女公卿者敘此事也既而置酒名之飲孟遷飲不能一二升予益調笑之久而始知其故葢李侍御素豪於飲兩人日夜浮大白相角孟遷不勝遂爲侍御所困往往據几而吐則已減故量十之六七矣既又讀其行卷卷中皆近體無樂府古詩其辭質直憤激以視世人規橅唐之子美明之獻吉于鱗者不相入也然孟遷雅自負其奇諸士大夫亦數奇孟遷或給酒資或與賦詩相唱和故孟遷雖畱落不偶而其姓名猶在口耳間今年春孟遷爲壽七十復來游京師先是謁井研相公於山右相公贈文一篇大率謂孟遷好動多言易怒而其終篇則曰古之至人發以天倪和以天鈞是三者皆不足病其諷孟遷甚善然以至人期之則近於諧矣予聞好動則傷筋多言易怒則傷氣此養生家所忌也孟遷既非至人盍亦簡應對戒奔走而退息於澹泊無爲之鄉乎夫善自養者雖若詩與酒之屬猶虞

其嘔心腐腸而以爲不足事況冒役役於是三者以促其生哉使孟遷果能如是則其距至人也亦不遠矣

代壽張母賈太恭人七十序

康熙六年秋　天子親卽政推恩　廷臣俾各以所居官貤封其父母於是蠡吾張子正甫遂用戶部郎得封母賈爲太恭人太恭人適居京師年七十矣在位諸君子與正甫厚善者咸羨太恭人之康寧壽考能享正甫之報也又羨正甫之能以爵位爲太恭人榮也羣詣予乞一言序之予與正甫同朝又同家畿輔又辱正甫數納交於予故予不敢以不文辭竊聞太恭人之風舊矣其在賈也以勤愼寡言嫻習女紅爲淑女其來歸於張也以善事君姑氏而與贈公終身相莊爲順婦蓋贈公嘗舉於鄉及其歿而正甫方惸惸藐孤張氏詩書之澤不絕如綫顧又提攜正甫使得策名　王廷著有譽望於郎署之內爲賢母雖傳紀所載列女之事蔑以加太恭人也則其康寧壽考而享正甫之報者豈偶然哉抑予觀於古而知事親之與事君其道殆不能以兩得也如所謂祈父之士北山之大夫遭時不偶而不獲盡其私養故其詩不曰有母之尸饔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至於鹿鳴之什說者以爲文王時之作其末則繫之以南陔白華蓋極言君臣上下兄弟朋友宴享征伐時和歲豐之美而終歸之於孝當此之時士大夫之在位者夫豈有不獲養之親與不獲養親之人子與然而四牡一詩猶惓惓焉有將母之願與祈父北山無異何也豈非得諸此者或失諸彼雖以先王之仁猶難於曲體士大夫之私而代爲之謀耶若正甫故家於蠡距京師

不數舍風土相接而語言飲食相通也以是太恭人挾其版輿竹杖時時就養邸舍正甫進而簪筆荷槖盡心於　王事無有不共退而奉侍太恭人舉其定省鄉趾之儀修其饘酏酒醴脂膏之物亦無有闕今者當生辰爲壽之日復率家人子婦陳　天子所錫之冠帔而奉觴上壽於太恭人前則事君事親之道正甫其兩得之矣雖四牡之使者且巽於不及而況祈父北山之屬敢希其所遇之萬一哉予以爲　天子自卽政以來與卿大夫勵精圖治殆不亞於鹿鳴天保矣然則爲正甫者當益夙夜黽勉以自奮其南陔白華之潔白以無負太恭人教則爵位必漸以隆　天子之寵錫必漸以渥而家門純嘏之慶必漸以益增吾知太恭人之康寧壽考必屢進而訖於無窮也遂書此言俾勸太恭人一醻焉

族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族母吳夫人以今年二月某日爲六十誕辰夫人葢吾再從弟寶文之母從父維億君之配而從祖祖父方伯來虞先生之婦也先期一月寶文乞予言爲壽予竊有感於汪氏盛衰之際矣始夫人爲婦在前明熹宗之時先方伯以忤魏閹私人解其粵東藩政而歸聲望方大重而吾先大夫又適舉於鄉家門敦睦諸伯仲咸恂恂勉於文學號爲吳中巨族之冠可謂盛矣是時予年雖幼顧猶及見之其後先方伯再起旣暴歿於海外從父與先大夫復相次蚤世汪氏稍衰數爲外侮所侵雖以寶文之煢煢少孤亦困於徭役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而卒能搘柱門戶得至於成立者是孰使之然哉於是宗黨相聚未嘗不嘖嘖稱道夫人以爲難而夫人尤有不

可及者蓋自明季以來入於　國朝吾諸父之鄉舉者二人明經高第者一人進士甲科得爲京朝官者曁予又二人此亦汪氏衰久而復之漸也然吾族日益蕃衍薰蕕好醜雜出於其內雖不乏閉戶好修之士而一二不才者亦往往健鬬喜訟挾機詐恃氣力以相輘轢汪氏殆由此不振矣予故嘗喟然太息思復見先方伯盛時而訖不可得遂不能無隱憂焉獨寶文守其家法讀書爲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出門結納皆吳中賢士大夫於是寶文之名甚熾而不知夫人實有以教之也此其尤不可及者與予嘗論汪氏之在今日也於易卦當爲剝其距先方伯之歿逾三十年此之謂一世矣於剝卦當爲爻之上九其辭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今以夫人之賢艱難黽勉終享壽考豈非吾汪氏之碩果哉予雖不復見先方伯盛時猶當見寶文得乘君子之車輿而蔭芘其衆也已

汪鈍翁文鈔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卷之八

書

與曹木欣先生書

琬自與先生相見得聞高論私心不勝向往遂忘固陋以一言干聽願竊附於左氏子游氏之後遽辱賜荅所以獎勵過當非琬受教之本意也夫琬之於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當其少時頗好韓吏部歐陽子之書及壯而始習六經又好諸家注疏之書孜孜矻矻窮日盡夜以用力於其中於是異同離合之必辨名物器數之必晰義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博且專也至於既久則稍舉而筆之於文亦且曠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得矣至於又久而微察之然後知其所得者或狃於才氣之偏所見者或出於聰明之臆求諸聖

汪鈍翁文鈔卷之八

書

與曹木欣先生書

琬自與先生相見得聞高論私心不勝向往遂忘固陋以一言干聽願竊附於左氏子游氏之後遽辱賜荅所以奬勵過當非琬受教之本意也夫琬之於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當其少時頗好韓吏部歐陽子之書及壯而始習六經又好諸家注疏之書孜孜矻矻窮日盡夜以用力於其中於是異同離合之必辨名物器數之必晰義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博且專也至於既久則稍舉而筆之於文亦且曠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得矣至於又久而微察之然後知其所得者或狃於才氣之偏所見者或出於聰明之臆求諸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賢之道達於日用事爲而根柢於修己治心者槩未有合也故復戚戚然而憂惘惘然而惑以怠憂惑怠三者交幷其距道不逾遠乎顧先儒必言文爲載道之器琬竊謂此惟六經語孟足以當之他如退之之原道永叔之本論則猶舉其麤而遺其精沿其流而未遡其原也夫當其去陳言闢邪說毅然以起衰立教爲己任亦豈遂脊脊於道者然其中之踳駮疏漏支離而附會者已不爲少矣又況固陋如琬者哉今先生之言曰儒者之學本於天地仰觀俛察無往而非道也是誠然矣然使觀天者止知星辰之躔舍而曰天道盡此察地者止知山川形勢之脈絡而曰地道盡此則是郭璞何承天僧一行之流皆可列於有道之士也先生寧遂許之耶夫惟後之學者不精求道之大原而區區守其一得之文自以爲察之皆醇而養之皆熟一倡羣和不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卽曰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至焉者噫其果遂深於道邪抑猶有豪釐千里是非離合之分也此琬之所不敢安也故願悉心受教於左右伏惟垂察焉

與周處士書

自足下初入京師卽聞韓武庫聖秋娓娓口足下不置已復遇劉刑部公勇於邸舍其向僕稱道者悉如武庫而又加詳焉僕竊揣此兩人者士大夫皆曰賢人焉其說必不虛且妄故願與足下相見既見之後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楮磨墨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

胸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視之則後先舛互首尾斷續面且爲之忸怩而心且爲之媿悔者竟日夕不止葢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忸怩媿悔之餘也不自意爲足下所闚見是宜如何規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譽非僕所望於足下也虞仲翔有言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僕交游衰少然於吳門得計子甫草於京師得梁御史曰緝今復得足下而三不可謂之孤矣前御史奬厲僕過當僕且信且疑退而復取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歎其才識之練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眞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媿悔乃不滅於往時益疑御史雖名爲知僕而其實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告之而不以誠邪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掩覆其短邪此未易爲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灝博之學曠達之思迴出輩流又能周旋燕趙齊魯吳越之郊所聞所見什伯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教誨之言勿更用浮詞云云也

與友人論內亂不與書

連日天雨道路泥濘不得奉教左右竊敢有請也琬下直時稍看禮經經曰內亂不與外難不避此言如崔杼作亂晏子不死孫林父作亂蘧伯玉從近關出是也然實不能無疑考諸春秋如孔父仇牧之事皆詳書而深許之夫齊宋衛三國皆內亂也士大夫殺身之仁與保身之哲必非可臨時決擇者若不與者是邪則孔仇知勇而不知義春秋決不當予若與者是邪則蘧晏爲倖生何以不見譏孔子且禮經獨非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之言乎此琬所以疑也孔悝見劫於蒯聵子羔不死而子路死之孔子兩以爲賢琬竊謂人情之所愛莫過於生其捐軀截脰而不惜者爲名在爾今使死與不死均不礙其賢則一旦多故又安得有奮然忘生者哉後世江徐死逆邵之亂袁劉死蕭道成之亂通鑑畧無貶辭蓋取春秋遺意也必如禮經所說則漢之孔光揚雄賢於楚兩龔而齊之褚淵王晏之徒舉可以末減其辠矣此學者所當盡心吾兄深通經傳必能發明聖人之旨幸爲示及不宣

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

別後再讀吳氏正錢錄其例甚嚴其詞甚辨誠有功斯文不小然琬竊謂學者之讀書也不可以無和平之心周詳博大之識斯二者既具而又能爲之往復曲折於其中然後作者之是非可得而論定矣若但盛氣以相攻擊而商榷未安則必有偏駁之病考證未悉則必有鹵莽疏漏之病我以我之說而彼又以彼之說紛紜攘臂訖無所止此雖如柳子之非國語吳縝之唐書糾繆猶不免於後人之議而況其下此者乎辟之有大盜於此有司既獲其人必當考求其贓證推原其出沒之蹤窩藏之處各得其實然後殺之而不敢爲異詞假使無原贓無見證出入不知其蹤窩藏不得其處不俟其案之定而上諸司敗是終爲疑獄也能保無人焉爲之平反哉今此書非不例嚴而詞辨然而其中所列尚有不合殆有如前之所謂偏駁疏漏者得毋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榷考證與恐不可謂之定案也夫琬之於錢非有門牆之雅桮酒殷勤之歡也平時所以刺譏其文章殆不遺餘力而於此

反爲異論豈有左右袒於其間哉誠欲吳氏和平其心博大其識往復曲折以得錢之是非所在而徐徐筆之於書則庶乎其無憾矣不然此書一出必無以服錢之心而杜其口也琬嘗恨文章之道爲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弇州大函而錢氏門徒方盛後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師承之故舉世不言其非幸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豈不大可惜哉故琬之言此亦欲護持斯文而助吳氏之不逮於萬一也然吳氏方用才學自負而琬顧以空疎之胸迂闊無當之見刺刺於其側不以爲狂易則以爲輕薄耳度彼所敬事者惟先生一人故不敢陳之於吳而以私於執事其說具在別紙幸微引其端使加改竄是亦朋友之忠告也如有未當乞更疏示

答王進士書

琬啟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更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

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序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賢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惷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慚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與王處士書

琬敬自去河閒後每入逆旅輒發先生文讀之繁歎不已中閒如藺副使郝太僕傳胡孺人壽序等篇尤有卓見琬入仕以來數爲利祿所驅雖亦嘗以其餘日有志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汶汶乎未測其底裏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所屏棄不錄者也今夫通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衢百物之肆上自珠玉綺繡下訖器用服食之類煌然雜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轂相交趾相錯袵袂相聯各得厭其所欲而去可謂緐且庶矣然使游閑無資者過之則雖旁皇歎羨於其閒猶無益也今琬之於經史其識不足以窮古人之微其才不足以達古人之變而又嘗以簿書役其心往來醻酢勞其力朝誦夕忘一無所得辟諸無資之人亦徒旁皇歎羨於衢肆之閒耳是安能厭其所欲哉若

先生則不然其識足以窮古人之微其才足以達古人之變而且名不挂乎仕籍身不至乎國門凡所謂簿書醻酢之類舉皆蕭然擯去故能一志凝神以求聖賢之遺緒而陶然自樂於環堵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四燭如尊彝俎豆之淵然邃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殆亦無愧於作者矣詩傳有之曰干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衛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爲好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吝琬旣迫於公家之事不能匍匐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至於其才其識俱無足取而區區好善之心猶欲自比於干旄之大夫願先生有以告我而無吝也

荅陳靄公論文書一

琬頓首頓首前在劉比部坐中幸得與足下解后旣別而比部盛稱足下之文以爲不減古人然猶未暇詳也旣又遇計子甫草復稱足下所爲邊大綬傳等作僕私心向往之至而性疏且嬾不能摳衣請業自分見絕於左右矣而足下乃從三百里外辱書殷勤中閒稱謂過卑儼若後進之爲禮者豈僕所敢當哉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爲詩歌古文辭亦思奮其頭角以附東南士大夫之後而器識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於　朝不習世務數遭轗軻於是年比四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豁翻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大久矣不意足下過采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究不敢深信夫足下疑僕是也猶幸僕與足下交疏而誼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

其議論則必且詆之爲迂詆之爲誕爲僞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而況他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佯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聶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足下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洵乎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也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惟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礫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足下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幷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古人之爲文也其中各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而不知道者足下好古博文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積歲年於此儻又能因之以闚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足下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無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辭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足下亦猶足下之疑僕也文雖小技然而其原不深者其流不長古人所以取喻於江海也誠欲進求作者之指要則上之六經三史具在次之諸子百氏下訖唐宋大家諸集亦具在足下習之既久而翫之既熟矣其詳擇而審取焉可也顧舍此不論而區區惟嘉靖隆慶諸君子是詢溯流而忘原非所仰望於足下也意者矜僕之陋劣姑欲借此以少嘗試之耶則僕所不能測知者矣僕過不自量畧陳其迂誕之說伏祈賜之教誨敢不唯命是聽琬頓首不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荅陳靄公書二

琬啟前倉卒報書媿無以仰副足下之意茲者休沐少暇故願更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僕一讀再讀歎爲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之書最下亦當旁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說爲之折衷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芒疑似之閒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在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

挫不散則亂碎諸驅烏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歛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葢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峰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荊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今足下之言曰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爲有激之言也由僕觀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否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卽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猶取之而足下顧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與知乎此語狂且直祈賜裁荅琬再頓首

與王敬哉先生書

琬少孤失學不能通知先王六藝之旨幸而習爲時文得竊科第叨居郎署之末當此之時氣盛志銳方欲自奮於功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途猶未暇學也曾不數載不幸而橫被詿誤左官司城退與胥史爲伍加以文牒簿書之繁奔走期會之冗自分力不能任當無復振起之日矣而會上官念其文士又哀憐其以非辠被黜稍寬假之以時日然後得從容閉戶盡發其所藏六經三史詳讀而細繹之則又其識不能窮義理之微其才不能達古今之變雖時時憊精疲思作爲文章以求發攄其感憤不可如何之心而蹇澀陋劣卒無以進希作者之萬一宜在擯而不錄之列久矣而不謂虛名之得徹左右也伏惟先生年雖至而志益勤位雖尊而德益懋動名學術載於史書而達於海內士大夫之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以其菲才淺識蹇澀陋劣之文上塵門下之觀覽而裨補其毫末者哉顧先生惓惓懇懇下交不倦誠有合於周詩遐不作人孟子樂育英才之義故雖陋劣如琬者亦嘗記憶而見齒其姓氏琬過不自量深以得出於大賢之門爲喜然而實非其人也竊恐有累先生知人之明與其好士之雅是以遲回瞻顧且前且卻者數月於此昨錢進士中諧復傳述先生之言欲觀其所爲雜文故敢繕寫舊作序傳十篇伏祈賜之教誨不勝惶愯待命之至

荅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昨足下見琬春秋諸論遽蒙手教之辱謂古人以經證史不以史證經解經諸作不當參以後世事其說甚辨然非琬所敢安也琬不能探援祕籍以相讎荅試舉里塾諸童蒙所恒誦者爲足下言之幸足下少降心平氣而聽焉昔子程子之傳易也於屯之九五則引魏高貴鄉公唐僖昭二宗以證之

於師卦則引淮陰侯於六五則引郭子儀相州之敗以證之於否之九五則引王允李德裕以證之於遯之象於未濟之九二則又引王允謝安子儀李晟以證之於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則引漢四老人之定太子爲之反覆其故而痛切申明之此即解經者以史證經之明驗也如其不可以爲證則淮陰侯以下諸人之事豈不皆出於史乎至於楊廷秀易傳引史尤多其他若胡康侯之傳春秋鄭伯謙之論周禮舉莫不然彼歐陽永叔蘇明允諸作偶不及史耳非其果不可以證經也如果不可以爲證則易春秋傳與太平經國書決不妄引漢唐也明矣抑琬又聞春秋經中之史不當用易詩禮三經爲比今之士大夫果能上下數千百年悉取春秋與漢唐宋之所以安危治亂以訖君子小人之用舍進退或同而異或異而同者無不哆口抵掌馳騁往復其閒而又能著諸文章成一家言以爲後世有國有家者之龜鑑此亦曠代之軼才也雖使借經立說而參之以後世之事謂之以史證經可也謂之以漢唐宋之史證春秋之史亦無不可者其殆子朱子所云解經而通世務者也惜乎今猶未見其人而琬又學識惷陋不足以任之耳足下宜早自奮勉用此倡導後生而顧爲之詞曰史不可以證經然則琬尚奚望哉昌言無忌希賜裁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梁曰緝論類稾書

今之讀某文者不曰祖廬陵卽曰禰震川也其未讀某文者亦附和云云悠悠耳食之論某聞之未嘗心服而首肎也何也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旣也必求其所從出

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古今人雖不相及然而學問本末莫不各有所會心與其所得力者即父子兄弟猶不相假借而況廬陵震川乎以某之文上視二君子其氣力之厚薄議論之醇疵局法之工拙固已大相區絕矣至其得力會心之所在可以自喻不可以語人亦豈能驅之使盡同古人邪某嘗自評其文葢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者也假使拘拘步趨如一手模印辟諸輿臺皁隸且不堪爲古人臣妾況敢與之揖讓進退乎宜乎譽某而某不之許也今棠先生云云實爲獎借過當至謂原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苟非知已不能深悉其本末洞然如此也彼耳食附和之輩駢足林立果有當於某否耶又某初不解作詩十年以來信口率筆尤與唐人相闊近以數詩示人其人報之曰盛唐盛唐某駭詢其故則曰此某公之言也士大夫往往類此姑述之以助左右一笑

與友人論葬服書

棠足下見示諄諄以古無葬服爲疑僕請得申其說而足下試詳擇焉古人之居喪也葬不踰時故先王不制此服至孔子世其遵三月五月之制而行之者固已少矣殆非獨近世然也考諸春秋列國之葬其君往往緩不及禮故公羊氏譏之謂之不能葬然猶在未終喪以前當無有不衰絰者也近世士大夫溺於陰陽家之說其營葬也尤緩有及數年者矣有及十年二十年者矣如此而不爲之制衰絰可不可也葬凶事也啟殯而祖屬引而行即壙而窆當此之時主人或踊或哭其不得以吉服將事審矣禮有之曰久而不葬惟主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不除蓋久而不葬主喪者之過也又曰爲兄弟反服其服然則主人主婦而外亦無有純乎襲吉者也近世士大夫自終喪之後或從事四方或服官政於朝旣不能不除其服而臨葬又不爲之服是忍於死其親也而可乎昔者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旣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爲由是言之葬其有無服者與爲人子者夫亦返諸心而已假令祖也行也窆也或可以不踊不哭是雖用吉服將事其亦何嫌之有如其有所不能而顧諉之曰古無葬服然則當用何服以葬與僕故謂今之葬服猶不失禮之遺意者殆以是也足下盍審思之

荅或人論祥禫書

禮有之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足下兩大人在堂而諄諄用喪事與僕相往復僕私心不以爲可故荅足下甚畧而足下又盛稱再期當爲祥禫二十四月則請得陳之昔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據服問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此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三說者皆出於禮記而惟漢鄭元爲能酌情文之宜得先王中庸之道故歷代行之至於今不廢足下所云二十四月僕不知所遵者何經所援者何傳竊恐仁人孝子之用心不當如是也且足下亦嘗覩　本朝之律乎律於妾之喪本無服也而足下必欲加之以緦麻三月於父母之喪本二十七月也而必欲減之以祥禫二十四月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聖人且猶議之而況抹摋經傳欲以自立一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孰非人子顧獨澌滅喪失其仁孝本然之心而彊辨以求勝本旣不立則區區變除之是非禫祭之先後特其餘文末節雖姑置勿論可耳孔子語宰我曰女安則爲之夫固不屑之教誨也故僕於足下之言謂之戲論必不得已亦惟曰足下安則爲之而已矣

與參議施先生書

琬啟去歲姜子學在傳述先生之命及齋大集使琬評閱琬不自揣竊嘗竭其區區之固陋而先生不以爲忤顧又命之曰其爲之序受命殆已踰年方逡巡未及援筆而學在數來見督不已遂不敢固辭琬聞古之人有詩文以序重者有序以詩文重者有詩文與序交相重者如子夏之序詩也杜預何休范甯之序三傳也此序以詩文重者也韓退之之序盛山十二詩也蘇子瞻之序牡丹記也此詩文以序重者也上而孔子之序易與書降而訖於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此皆詩文與序交相重者也今先生之詩沈鬱雄麗其去古人不遠蓋非待有序而後見重於時者無惑也至於琬則又殷憂轗軻未老先衰故其才識之譾劣學殖之荒落自分不齒於藝林久矣顧欲以里俗不敏之辭炫諸先生之前亦決不能與先生交相爲重也夫先生之詩旣不以序重而琬之序又不能與先生之詩相爲重而先生屬諸學在惓惓不已是猶欲薦其千金之璧而顧使以庳車羸馬先之毋乃不可乎然琬所以不敢固辭者夫亦自量其譾劣如此荒落如此幸而不見棄於有道長者又幸而挂名卷端得附沈鬱雄麗之作以行世而傳後儻亦所謂序以詩文重者與謹潔本附便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伏惟先生垂察且辱賜一言以教誨之敢不惟命是聽

答顧寧人先生書

與天生相見語次知長者比來動履清吉著述益多殊慰仰止繼又得手教所以奬勵鄙拙過實萬不敢當禮教廢壞久矣儻蒙先生斟酌今古原本禮經而又上不倍 國家之制下不失風俗之宜用以扶翼人倫開示後學甚善甚善别紙所論康王之誥辨冕服爲踰年即位之禮依據最明援引最悉愚嘗證諸春秋昭十年七月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如晉葬平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云云蓋故君未踰年則新君不敢即位故其辭委婉如此也是時晉伯已衰三月而葬既不免失之太渴而君臣猶能恪守此禮以拒列國諸大夫不可謂非叔向力也至若康王盛時方欲以禮教治天下豈有居喪之初顧冐躬路非禮如所服冕服如所稱予一人者乎則是太保之見反出叔向下也竊不勝惑之今讀先生此辨亦可以息後儒之喙矣惜不能起蘇公九泉與相往復耳歎服歎服琬山居讀書九年差覺自愿此番進退狼狽當不免有識掩口不審先生何以誨之時節嚴寒伏惟爲道自愛不宣

答吳秀才書

昨辱手教責僕以立名太高意甚懇至此正僕所深望於良師友者不意顧得之足下紬繹再四其何敢忘然又有不能默默者夫僕固東吳之鄙人而衰宗之孤子也家居無伯仲之助在 朝無卿大夫之援得譴以來旁皇牢落日以彌甚

其何名之能爲然而足下見責如此則僕已知其故矣憶僕之方弱冠也腸肥而腦滿氣盛而志銳而又幸得簉迹同人之林數挾其文藝以相角逐當是時也拍張叫號四顧無人頗自謂功名可以戾契致而古人可以步趨隨也於是四方之士亦遂有耳其聲而齒其姓氏者由今思之實不免於好名意者足下詢得僕之故吾而遂云爾乎抑知僕之在今日也髮白齒搖向之盛者已耗其銳者已挫矣故欲避名而去之不啻若畏溺之人望舟楫而卻走也雖簿書官守之暇閒嘗從事詩文中然皆嗟貧歎老感慨無聊之意居多此子瞻所謂候蟲時鳥自鳴自止僕既不求人知人亦未有知之者也足下試視僕之門可以張雀羅而蔓草且叢生其庭是豈有意於名者哉顧足下猶爲是言夫亦過矣昔張籍責退之

不能下氣葉進叔責子瞻不能把臂以示無閒二君子皆諄諄往復不置今足下方在盛年而能直諒如此雖責僕未嘗竊闚足下之意其所以自待與待僕者豈下古人哉此正僕之所樂聞也必當思所以報足下足下幸少竢之

行狀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行狀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河閒府之任丘自公曾祖光祿府君始來京師贅於晉故遂爲宛平縣人家譜散落不知其族望所自始凡再傳而家始大錦衣府君性孝友讀書知大義掌東廠太監陳矩賢之欲援府君爲理刑力辭不就布政府君舉萬曆中進士初仕潞安府推官以清節著一府人稱之曰王青天但飲潞安水耳自後歷官皆有聲績歿而董文敏

公其昌表其墓府君無子錦衣府君生公甫晬卽以子府君爲之子稍長善屬文旁及詩歌古文辭皆優爲之相繼受知於國子監司業張公鼒提學御史左公光斗二公素名知人每見公文輒歎曰此公輔器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六年舉進士知公者欲引之入翰林公方請假營焦夫人葬未暇仕也而值流賊破京師遂挈其家播遷東南久之始歸順治三年　世祖章皇帝愼簡文學之臣以儲後用公嘗首選卽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與諸詞臣一體辦事與修明實錄尋除祕書院檢討歷侍讀遷國子監祭酒入爲弘文院侍讀學士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刑部右侍郎戴公明說薦公可大用吏部難之
世祖素知公遂越部議而起公於家其明年以原官兼弘文院侍講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尋以　太宗皇帝配大　詔加一級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加級如故尋轉左不數月遂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保公自爲諸生卽肆力於學日誦記數千言自經史諸子百氏無不貫穿每考論古今治亂興廢之故輒慨然有志當世益務爲經濟有用之術在弘文院　詔察明季殉難諸臣始末公卽疏言在內如東閣大學士范景文以下二十有三人在外如山西巡撫都御史蔡懋德等五人或以其身仗節死或父母兄弟婦子相隨死或家人闔門大小俱死其忠烈相同宜並賜褒揚以廣作忠之典疏既上時論悉以爲允及在禮部感　上知遇益盡心於職掌會御史乞更定帝王廟祀典公疏言廟刱自前明迄於
本朝曾經增定皆祀從來開刱帝王功業顯著者至於守成

令主槩不及與中閒如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王康王其行事具見詩書漢之文帝史稱其節用愛民方內安寧家給人足宋之仁宗恭儉仁恕明之孝宗亦與仁宗相類憂勤惕厲終始不渝此七君者宜百世祀不當以守成見格又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祀列張浚三命爲將凡三致敗一敗於富平則關陝遂陷再敗於淮西則酈瓊叛命三敗於符離則中原遂不可復且劾李綱殺曲端與岳飛議不合奏其積慮在於併兵雖爲南渡名臣而初無灼然可見之功亦當罷其從祀

詔議祫祭禮公疏言宜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及
太祖南向　太宗東向又　詔議大享殿合祀禮疏言　本
朝所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如
前明附祀例有建議請祀周公於孔子廟者公獨以爲不然疏言周公制作前代比諸帝王今旣配享武王於廟禮數隆重若復祀諸文廟之中於體爲褻非尊崇之得也議者謂北岳恒山立廟曲陽非是公以先儒言考之曰按曲陽有三地里志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下曲陽屬鉅鹿郡鼓聚少陽亭晉荀吳滅鼓其處也今之曲陽旣非鼓聚又不在北谷距恒山絕遠遂疏言宜從議者移祀渾源州爲便當是時
天下大定朝野乂安　天子銳意掫興禮樂公旣鉅儒問學淹洽爲　上所委任而又身居禮官之長一切制度沿革必皆援古證今侃侃建白雖或廷議糾紛亦皆俟公一言而決
上亦必從公言由是眷注日厚公有賢長子曰胥庭先生
熙先與公同爲學士至是亦以考績加禮部尚書父子後先同列海內榮之以爲　國家異數王氏盛事晚近數百年以

來所無有也顧　天子方嚮用公而公且以夙疾請告矣疏凡再上優　詔皆不許會　世祖皇帝奄棄羣臣　公治　大行之喪及議今　天子登極禮儀日夜辦事左翼門疾大作又再疏請解任　上不得已予告公雖里居士論益翕然推之康熙三年疾良已人咸望公復用或私相告語曰　天子且旦暮名公而公於是歲亦甫年六十有三動止康寧如少壯者故事當赴補公徑不肎起遽以老乞致仕自是迄公之歿凡十有五年終不復言出矣一時有識無不爲公惋惜亦無不服公進退大節以爲仕宦者所難公交遊滿天下少時所親密者率多文章意氣之士旣躋貴顯猶汲引不少怠雖單門後進輩行闊絕每到門投謁必相與握手款曲凡被公禮遇者人人色喜謂王先生親我也諸所獎借其後率皆成名性清慎不苟於財嘗貸前明中貴人何某金百兩何死於盜公無所歸金遂舍諸僧寺且設位爲文以告曰吾用貸故人冥福有同年生宋君某者寓赤金百兩白金千兩於公其家不之知也宋君歿公促其子至如數與之金其子大驚願以其半奉公爲壽公笑曰如是則與乾沒有異乎竟悉予之平居無聲色博弈之尚晚歲益嗜澹泊惟潛心先儒義理之說以躬行心得爲主於諸儒論難不強爲異同及其發之於文原原本本下筆輒數千言而悉根柢乎六經其論詩風雅正變則謂論正變以體不若論之以聲蓋體由聲而定也三代以上詩與樂出於一古人以聲詩奏之樂是故詩之本在聲孔子删詩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或謂詩有正變聲何以有正變不知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皆變也後

儒補六笙詩又補肆夏詩皆未達乎聲之義者也論春王正月則謂春秋之作孔子尊王之作也因魯史之文遵周代之制槩乎無可疑者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倍王非尊王也是故孔子所書春者卽周之春所書正月卽周之正月也其說悉有裨於學者至其他碑銘之文尤見重當世子若孫欲榮其父祖者往往數千里惟公之歸其辭皆典核有則今翰林侍讀學士葉君方藹序公集曰色黝然而光味沖然而長葢實錄也閒名賓從子姓與之觴詠及嬉遨山水閒所賦詩清新整麗見者爭傳頌之有青箱堂詩十卷續詩十二卷文集十卷家譜年譜各一卷雜著述若干卷以某年月日遘疾卒於正寢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城關外坊畏吾村之西原配一品夫人梁氏有賢行前公四十年歿詳具公所撰行狀中公之葬也穿夫人墓而合焉子男六人長熙順治丁亥進士累任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加二級梁夫人出卽士大夫所稱胥庭先生也次熛國子監典簿次然山西靈丘知縣次照刑部江南司員外郎皆側室趙宜人出次燕候補員外郎次默候補國子監正側室周氏出女子子六人長適太倉州同知陳承吉次適丁亥進士福建按察使張弘俊次許聘諸生朱持正天次適辛丑進士行取候補主事米漢雯皆梁夫人出次適諸生張弘佐趙宜人出次適候補兵馬司指揮孫道林側室田氏出孫男十人孫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於是胥庭先生衰絰踵門以公之官階與其學術勳業當得賜諡立傳不可不爲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且藉是乞銘於大人先生納諸幽竁登諸麗牲之碑以示來世而埀於無窮遂述公治命

屬狀於琬琬辱於公爲年家子又嘗辱公悞稱其文又嘗與校公全集雖才識駑下不足以窺公之深然竊願上附於知公者故敢攟摭公家譜年譜及胥庭先生所述行畧件繫如右

汪鈍翁文鈔卷之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5/136

汪鈍翁文鈔卷之九

傳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閒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别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箙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財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陬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譟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偪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閒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陬所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輙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弘光帝卽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　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坳準猿臂而蠭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輙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獵還爲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郄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閒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爲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卻衡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

兵官云

劉公惟中傳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政使九光長爲潁州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公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遇州縣豪傑皆傾身與之交得其歡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公爲人沈勇有知畧作詩歌不甚屬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喜談兵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隷潁州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君别聊用爲歡會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觚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啗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令四方笑吾潁無人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妻孥乎某在無憂凍餒也因手觚自滿引曰保爲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果皆匍匐泣下曰某等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微公救解幾至生變羣盜大掠村市中將抵州州太守故文吏不知所出悉名士民廷議公聞之緩步至廷中於是士民皆集太守素嚴憚公急揖之使言公仰面大聲曰此狂豎子也計已走矣脫薄城特成禽耳太守惶遽姑欲藉公以安衆即謬曰劉生言是遂命公率衆詗之已而盜果遁去公之出奇料事多此類也公狀貌魁梧飲酒至一石不亂善運馬槊往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

當是時流賊方起陜右蔓延汝洛閒所在剽掠官軍不能制也潁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爲重然公竟不及設施而死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奪據之俛射城中城中人匈匈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太守曰事急矣然樓旁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别乘閒焚其樓則賊勢可麾也太守旣許諾而會張尚書鶴鳴在圍中尚書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劫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袂走出謀矯太守令遣其客客已悉聞張尚書語藉藉怒罵稍相目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訶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公雖與廷石爲俠然廷石少年使氣而公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廷石譙公迂儒公笑不挍也廷石爲怨家所中上官將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他逃公遣人招致於家陰與畫策得免由是廷石始大服最後公死而廷石亦與賊戰敗身中大創十餘輿至於牀猶口占書數百言乞鄰道兵逐賊不逾日亦死公娶於王有子體仁與予同舉順治中進士今方爲刑部主事

汪琬曰予讀公詩至抱膝吟與聽郭山人彈圯橋歌未嘗不歎公之忼慨壯烈葢其天性然也劉氏自布政公以來科甲相望廷石有弟廷桂亦與予同年進士其子佐臨壯國壯國從子搢後亦相繼第進士故河南稱巨族者必推潁州劉氏云

郜宗元傳

郜宗元字元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爲保定府同知署府印十

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震恐宗元與總監方公正化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已自成陷京師遣僞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名眾議事廨中眾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眾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射書以示眾眾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靦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元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爲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奈何宗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乃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故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不與況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元宗元急擲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爲因拔佩刀將自刭眾或抱持之宗元哭眾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元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仰天歎曰嗟乎我爲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元乃

挈印自投城下爲羣賊所執賊搒得其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既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摺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與焉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衆諸生陳僖有上谷紀事述之詳矣予獨慕宗元罵李闖部語侃侃壯偉故畧其始末如此

江天一傳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遯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帓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

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掎角遂築叢山關已而　清師攻績溪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少怠閒出逆戰所殺傷畧相當於是　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别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勿爲我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齎辨疏詣闕上之復作龥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尚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駉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葢其人好奇尚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别自

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彭公子籛傳

公諱而述字子籛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之下自號禹峰卓犖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爲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寧靖遠兩王公之爲人有如不遇則閉戶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爲舉子時直張獻忠據穀城謀率其所部以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詗獻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以㒓動之賊爲奪氣欲畱公公不可歸而請閒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蓋將以款我師也如急乘其懈以大軍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几肉爾執事豈有意乎文燦愕不應有閒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爲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吾子奈何爲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閒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　英王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王以湖南既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僞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帀公夜開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

礟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頷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爲吾往者乃拊裨將張白强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爲前鋒橫衝友龍敶敶動公自以衆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寶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夢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於賊巡按御史劾公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爲非公之辠咸惋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白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　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畧府於長沙遂命公赴經畧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須髯儀觀甚偉謦欬若洪鐘善飲酒酒酣爲人稱說古今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爲諸王公所重既受軍前之命單舸詣文襄公幕袴褶腰刀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幷陳戰守方畧以獻文襄公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政事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獞賊莫扶豹聚衆劫永寧無虛日兩江皆震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　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爲鄉導而檄永寧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參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進扶豹竄走追敗之於西山又敗之於武寧之麻岡公乃撰論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禽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轉落縣崖如

履平地出沒草間即蜥蜴蝯猴讓其獧捷難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荊棘或履巉巖或由沙水石溝不可蹤蹟難破三也然自酉山麻岡二戰而後脇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即挺而走險其何能爲可禽一也我師既據賊巢賊裹糧西竄屈指食盡草根木皮何以持久可禽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處設險嚴兵控扼即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禽三也計窮力敝惟恃一走爲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徹可禽四也操此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已而扶豹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吳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爲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昏媾今四府雖名內附然狼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疆而令安藩復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捲四府先戡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間諸貴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俛首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勉慰留之而會有　詔名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性落落難合而顧好獎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爲緐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未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子六人始

起始騫始奮始超始搏始凱始起舉武進士始騫亦以公故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搏尤善詩文有父風

汪琬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故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亡遂上章辭免公蓋非獨以才畧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節孝王先生傳

康熙十二年七月前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節孝王先生卒於家蓋以毀故也其毀奈何先是先生在京師聞母孫太宜人訃設位於堂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先生素患羸親故或私憂之有曹君某者遺書以解先生先生曰不孝當此大故越在千里凡先宜人附身之具俱不獲用其誠信況敢言祿養乎不孝竊深悔之悔大則痛深今日之悲蓋有不及無過也由是遂病既奔喪歸中夜哀號家人悉不忍聞枕席皆擗擗血漬也病益革醫或謂心血盡耗矣惟豬肝可以補心先生拒之曰吾寧守禮以斃勿越禮以生也蓋距太宜人小祥未二旬而歿遺命朝夕奠惟設白粥清水舍酒脯家人從之親知哀先生之以孝死私謚節孝先生享年四十有八禮曰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若先生之循循守禮未始無節而顧抱羸疾以訖於歿雖謂之不幸可也夫豈滅性者比與禮曰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愛焉知者可以觀理焉彊者可以觀志焉孝子悌弟貞婦

皆可得而察焉然則先生之孝友仁知備見於此矣欲觀先生者舍此奚適哉先生諱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名尤工於詩晚歲益潛心六經其論僞詩傳有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葢以世學之視傳猶毛傳鄭箋之視序亦有本也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序詩傳原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原流存亡眞贗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序諸家授受尤悉幷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卽毛氏故訓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僞穿鑿掩覆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於鄭故闕狡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良諫用狂狡云云而世學則取箕子麥秀一歌爲此篇首章葢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合也詩傳於鄭又闕東門之墠一篇於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華四語爲此篇首章葢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

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爲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爲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爲泄冶刺靈公防有鵲巢爲內子憂泄冶澤陂爲國人傷泄冶其他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淩濛初作傳詩適冢竟躋傳於序之右以爲端木長於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闡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竊恐後世惑之故著其槩云先生撰述甚夥此一篇尤善至於官閥世系具載其同產弟貽上所作年譜中

汪琬曰予與貽上同舉禮部又與先生同榜進士後先官京師相好也羣居酒次貽上議論風發而先生獨恂恂不妄措一詞固知其篤行君子人云始予以疾請告先生趨視予疾眷眷不忍別去且和予遮字韻詩以相贈至今弆其迹篋衍中顧先生已不復可見矣故爲傳之如右

御史王公傳（幷贊）

公諱與胤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次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嘗抗疏劾總兵官鄧玘罪狀大畧謂玘自用兵以來淫汚劫掠每捷皆係殺良冒功以此敗類置之行閒正如稂莠之妨苗虎很之噬物爲禍最鉅伏祈罷其兵柄行勘正法庶幾斬一人而千萬人懼是時主兵者方横玘又閣臣私人疏上大忤閣臣意被謫江西按察司知事以歸遂不復出十七年三月流賊陷京師公聞之涕泣不食自草壙志訖再拜訣其父

布政公入室沐浴與其妻于孺人子士和拒戶皆自經死遺命速葬士和字允協縣學生始公求死時家人或以微言諷士和俾乘閒譬解士和不爲動且曰此世閒好事女曹安用喋喋爲遂作絕命辭一章其畧云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溷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皇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會 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 詔禮官具甲申死難諸臣本末上之爲之臨 朝太息特命賜謚宣付史館甚盛典也凡蒙賜者二十有三人而公以左降家居獨不得與議者至今惜之嗟乎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社稷之臣則死社稷若夫官已謫矣身已退矣夫固無封疆社稷之責矣當其時雖入山路海爲世之逸民遺老無不可者而顧泣血飲恨忼慨殺身何其壯也故吾謂公死爲難能導其妻若子俱從死尤難予友王子貽上痛從父之不得聞於 朝也以其事寓予予讀絕命辭尤爲之潸然出涕故備載之乃系之以贊贊曰

願爲良臣勿爲忠臣昔賢所遘邈矣昌辰公職柱史犯顏批鱗侃侃諤諤不有厥躬彼其之子伏機思逞一蹴中之匪人伊命明政不綱門戶嚚爭泰極而否陽詘陰信鴟張螘聚惟此黃巾無小無大瓦解土崩天傾日夸廟社以淪公則痛之仰呼蒼旻羣拜犬豕屈膝苟生公則恥之以臣死君婦也死夫子也死親於乎閒氣萃公家門願告太史毋俾泯泯宜不一書以慰九京以勸大節以激頹風與天壤俱與日月新

予既作此傳成貽上寓書於予述公聞變卽握腦子服之不死赴水者二皆被救不死會僞縣令賈三俊者至公求

死益力偕于孺人共縊於室又繫絕不死家人遂共守之公歿守者稍懈乃縊死及葬會哭者數千人賈三俊亦來衆怒爭欲奮前執之三俊策馬走免所述視傳中稍詳因幷附識於後

華鳳超先生傳

先生諱允誠字汝立無錫人舉天啟二年進士歸而受學鄉先達高忠憲公攀龍之門踰一年從忠憲公北上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是時魏忠賢與閹臣魏廣微等亂政方欲盡誅逐東林黨人凡士大夫爲世指名者悉隳黨中先生將草疏以爭忠憲公力止之會楊忠烈公漣以疏劾忠賢得罪忠憲公與諸賢相次去位先生遂請告以歸崇禎二年赴補營繕司監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兩以繕城工南御史疏薦天下清官四人首列先生姓名衆以爲允久之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事於是溫體仁在內閣閔洪學在吏部兩人相表裏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厭衆望先生憤然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吾非以養母引退卽當死職官下耳先上母老乞休疏不許遂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數千言其末謂次輔與家臣以同邑爲朋比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昏夜爲常加膝墜淵惟其所欲甚至芘同鄉則逆黨可因事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怒諸臣之專專莫甚於此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威福下移而舉錯倒置臣竊寒心疏上凡再奉旨詰責先生遂發洪學冒功冒蔭諸敝言益侃侃不阿且謂喪師辱國之王化貞何以不正法也潔己愛民之余

大成何以不矜恤也唐世濟之黨護逃臣何以驟得美官也劉宗周之孤忠自立何以不登啟事也時體仁方擅寵中朝見先生疏者悉爲危之先生亦自分禍及然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是後釋大成誅化貞而逐洪學最後世濟下獄體仁亦竟罷去訖如先生言其年竟以終養告歸歸十二年而弘光主卽位於南京始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尋改驗封到署甫十有三日復引疾歸凡通籍二十餘年立朝不滿五載其剛方蓋天性也中閒疏爭者率國家大計而訖未究其用知先生者惜之自諸生時讀忠憲公心性靜坐諸說卽深信不疑及從公游造詣益深遂公旣歿先生發明高氏之學巋然稱東南大儒蓋忠憲公之後一人而已平時閉門家居有司罕識其面尤爲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巡按御史祁公彪佳所重每先生至吳門兩公必先造舟虛心咨訪焉先是周延儒再召過無錫迂道詣先生門且屬其私人傳語許以殊擢及在南京馬士英亦詣門如延儒然先生俱不報謝也先生嘗論經有曰易者聖人之體春秋者聖人之用又論爲學曰居讙呶之時常自收斂常自鎮靜處闃寂之地常自震愯常自生發其所得蓋如此　本朝順治五年避地鄒氏鎮標兵猝至先生以不薙髮被執送抵江寧諸滿漢官咸集並以緩言款先生先生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去身不可降乃遇害年六十有一是日天大雷電晦冥風雨驟至父老見者相語曰此不要錢華吏部也無不歎息泣下從孫尚濂從先生死僕薛成聞先生死慟不食先一日死僕朱孝聞訃亦號哭立死十五年縣人作神主祔東

林道南祠學者因先生自號尊之曰鳳超先生

前史氏曰予聞先生之當鼎革也閒指頭上髮歎曰畱此必賈禍然吾食祿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地下此其定志久矣嗟乎忠憲公授命於前先生又仗節於後所遭之變雖殊而就義則一也不負所學誠哉是師是弟子云

前禮部主事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泰徵字嘉生其系出自瑯琊後遷嶶之祁門唐乾符中避黃巢亂又遷於歙數傳族益大土人呼其村曰王干故先生爲歙縣人大父贈給事公世綱父鄉飲公文謨皆客於江陵先生生其地遂寓籍爲江陵學生自少善屬文名譟湖襄閒年二十餘嘗以貢試抵會城有前輩白君某者素知名至是年且老矣與先生值詢名氏先生具以對白君慍曰吾聞王嘉生名已久計其年當與吾相輩行若年少奈何妄語既而知其果先生也始大歎服又嘗醉登黃鶴樓適諸名士方大集先生故使酒乘醉出語侵衆衆亦醉爭起詰何之至有欲毆者或從旁識先生乃呼曰此江陵王嘉生女曹素所嚮往者也衆大驚遂延先生上坐與定交其見重如此先生屬文甫就卽爲同儕傳誦以熟往往竊其所作取科第去而先生猶浮沈諸生中踰壯始舉於鄉越七年始成進士出馬文忠公世奇之門釋褐廣東吳川知縣調繁新會丁母艱服闋補福建建陽縣所至俱大著聲績崇禎十七年以卓異擢禮部主事會愍帝之變竟不赴官歸隱歙之檀山杜門教授爲業蓋先生之學非獨長於舉子義也其於經史百氏無不淹洽既居文忠公門習聞其論議所學益進每與人辨說必

旁引曲證纚纚數千言具有條貫及其見之於文尤深沈曲折可驚可喜由是嶽之學者悉籯糧笥書往從先生游歲亡慮數百人一經指授其高第顯名者後先亦不啻數十人先生每出游山水間不擕傔從或以一童子自隨或諸門生相扶掖而已晚年病足久不瘉用晉習鑿齒故事作半士賦寓意中間雜以譏諷其援據甚博嶽人皆誦述之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嗟乎天之生材也未有其具而不適於用者也然而見用者恒少而湮沒於窮岩深谷者恒多如先生其一也使先生肎出所長以與時賢相角逐未必不比肩抗踵也而顧放棄乎寂寞之濱優游乎塵壒之外訖於老且死而不用豈非其不幸耶抑予聞之昔文中子之在隋也其門有魏鄭公薛太常之屬吳淵穎之在元也其門有宋文憲公王忠文公之屬故身雖不偶而所造就弟子率號興王之佐後世稱說其師道數傳不衰今先生亦然距先生之歿已十餘年矣而嶽士大夫之在朝者濟濟並列溯其師友淵源一惟先生之歸夫豈遂遜於文中淵穎哉則亦未可謂之不幸也予故聞先生之風而樂道之遂從其仲子基棠之請采掇遺事如此

文文肅公傳

公諱震孟字文起先世衡州人自衡屢遷始定居於蘇有諱林者皆其弟森後先舉進士林官至溫州知府森巡撫都御史而文之族始大林生翰林待詔徵明徵明生國子博士彭彭生衛輝同知贈左諭德兼侍講元發元發生公年二十一以春秋經舉應天鄉試凡十上禮部天啟二年始舉會試以

殿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於是熹宗幼冲太監魏忠賢擅權羣小相次用事方下講學之禁而謀盡逐東林黨人公乃疏請勸學勤政語侵忠賢忠賢怒指摘疏中字以爲嘲訕有旨將予杖閣臣力救改降二級調外遂策蹇以歸公故與姊子姚文毅公希孟及里中周忠介公順昌友善其志節略同又視東林諸先生輩行甚後而丰采論議數相企慕故羣小爭目爲黨魁及歸里忠介公既被逮死文毅復以事鐫職公日夜懼不免豫訣家人竢緹騎到即引決幸而不及於禍未幾一妾男子作步天歌以寓刺譏廠衛捕獲即鍛鍊獄辭令牽連公公亦遂削籍崇禎改元薦起侍讀尋進左中允左諭德充日講官累至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纂修熹宗實錄日講如故公在講筵見人主聽察過甚而諸臣方用門戶相齮齕莫有能當上心者每臨講必反復開陳務關切時事以諷帝輒改容嘉納焉旋察公挺挺忠正論說有裨於國中宰輔選嘗曰文某倒好始講筵於五經廢春秋禮記不講神宗方命講禮記至是又命講春秋閣臣溫體仁輩素不樂公而春秋非顓門不能講公少習是經爲大師體仁不得已以公應命講至宰咺歸賵傳賵凶禮也於例當闕帝令補講章進覽公乃推明春秋之義極言咺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帝甚嘉歎降諭諸講官今後當講者悉以此類推舉朝益知公將大用矣其明年廷推閣員公資淺不在推中特旨命吏部取公年籍履歷入遂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之爲史官也值北兵甫退吏部將借邊才以翻前所定逆案公再疏爭之羣小已相與側目

繼又上疏請改正光宗實錄其畧曰臣猥以非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恭請光宗實錄副本校對見中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莫如先帝之册立與梃擊紅丸三大事祖要典邪說而應和之葢逆黨崔呈秀等請旨重修見今藏於皇史宬者是也方進呈之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訂以故含糊從事後來亦無復發金匱之祕洗石渠之蔵者至今邪說猶在儻謂一入史宬不可復改則流傳後世將安取衷國是攸關非細故也因條次所宜改正者其目凡五疏入大忤體仁輩意而帝獨心善其言出御平臺手公疏示閣臣帝銳意嚮公而體仁及王應熊兩人猶齗齗力持之詰問良久兩人者辭窮無以對方叩首曰此誠逆黨所造邪說也今要典之燬已久又蒙皇上申飭即可垂示後世矣實錄雖不果改而奉俞旨申明畧如公之奏焉由是益與體仁輩忤旣入直應熊去位而體仁深中多數乃力求所以中傷公者會都給事中許公譽卿及公婚家福建右布政申紹芳得罪公竟以是罷去先是吏部尚書某不厭衆望數爲科道官所糾頗疑譽卿指使譽卿故公所推重者也用是幷疑公最後納山東布政勞某賄推擢登萊巡撫衆議大譁因交章彈之某窘甚具疏自辨遂誣譽卿紹芳坐以馮藉奧援爭官講闕其事絕無左驗葢陰借以傾公也故事凡奏疏至閣中閣臣以次分票是疏不隸體仁所而體仁傲取之竟擬旨削譽卿籍且票且目公公從容曰言官爲民極榮事也彼方德公玉成之耳體仁益慍露章言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惟此爵祿名位而文某云云以股肱心膂之臣出此悖倫滅法之語欲以激

怒帝帝果意公有私得旨閑住公罷而譽卿削籍絀芳亦下獄矣公歸里甫半歲而病歿當公之病也聞文毅公訃往哭之慟其病遂革距文毅歿時相去僅十有五日四方賢士大夫爭悼惜之公性方嚴不苟合以是數忤小人在內閣不滿三月雖屢見寵顧而受同官排陷訖未及有所設施家居公廉自守苞苴不敢及門通籍凡十有五年至於貴顯矣第宅猶仍諸生時所居從未嘗拓地一弓建屋一椽也生平深惡內閹不與交通有太監曹化淳者故出王安名下浮慕公賢嘗遣私人祈公儻得循例往來外廷事敢不惟命或勸公往投謁公哂曰此謁一入其辱尚可湔洗乎其後見排體仁咸謂化淳與有力也越三年始復原官致仕又二年贈禮部尚書南渡初追謚文肅公嘗因流賊不靖疏言致亂之源有四中間指斥廟堂猜疑黨人蒙蔽與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汚慘劫驅民爲賊之狀尤極痛切及公既歿明竟以此亡天下云有兩子長子秉最知名明亡隱居竺塢之丙舍杜門著書終其身

前史官汪琬曰琬嘗訪公故居蓋已易主矣因抵其讀書之所所謂青瑤嶼者倪清沼攀修柳慨然久之適大風颯颯起林木間輒想像公掀髯抵手痛詬逆黨時也琬謹按公行狀及秉所譔烈皇小識詮次爲傳以授秉之子點俾後生有考焉

張贈公小傳

公諱民感字爾孚別自號霖海先世由淮安徙居安丘家素力農其以文學著聞則自大父將仕郎諱澄者始公少補安

丘學生在諸生中不屑事俗儒章句性方嚴恥與時相俯仰然勇於爲義以長者見推鄉里中歲無子元配王孺人嘗厚直爲公購一妾其女有殊色甫入門公見其淚痕盈頰驚而問故以實對公知爲名家女遂立返之不責其直也女抵舍面使者再拜祝曰公長者願公生三男子是後公生子果符其數云嘗築樓別墅畚鍤已具夜夢老嫗來告曰庇公宇下久矣今當見逐公固長者盍少寬之俾兒輩衣服具而後行既寤莫測其何祥也翼日斸土得蛇穴有大小蛇蜿蜒以千百計公哂曰疇昔入夢者乃爾耶命役人護而移諸中野見者咸以爲異生當承平東土士大夫家率以侈靡相高公獨以儉薄行之用一扇必數年乃易且於他物悉類此或譏其矯公曰福當如是惜也卒年六十治命以柳棺斂一切殯葬之具戒勿踰制家人悉遵行之娶於王先卒次室亦王氏皆贈孺人子三嗣倫萬曆壬子舉人繼倫天啟丁卯歲貢生緒倫崇禎辛未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公之卒也長子甫十二歲中者三歲最幼者方娠病革語王孺人曰若生必男將昌吾門及生卽御史君也人莫知公以何術得之有從子舉人書紳者其人亦長者也公素厚愛之旣病呼至與訣且屏人出槖中裝千金指以示曰嬛嬛諸孤豈易守此付汝俟其長可予則予之不則汝自享之耳書紳唯唯寘食器中舁去無知者三子漸長書紳置酒大會宗黨賓客以原槖歸焉緘鐍如故衆大歎服且追稱公知人康熙二十四年歲貢君之子貞入吳過予請曰某大父距今將百年矣故人遺老畧無在者其軼事日就湮滅某生又晚大懼先德之無以詔後裔垂

來世也勉焉採輯得其有據依者僅僅如是是亦可以傳乎予曰記有之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君子之所恥也今吾子所葺者質而能核不亦信乎詳而能擇不亦明乎一舉筆而思永其先人不亦仁乎是固大異乎記之言矣其何不傳之有因稍刪述爲傳如右他生卒子姓與舉人歲貢及御史君事行俱別載家乘中貞字某所撰諸行實皆有史法方候補翰林待詔

宋烈女傳

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顧有未嫁而殉其夫者或疑之以爲過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士庶之未委質者猶女子之旣字而未嫁者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然則不居其位不食其祿與居其位食其祿而非有軍師邦邑之責者先王固不輕責之以死也然而夷齊餓死首陽之下則孔子稱之童汪錡死於郎之戰則許其勿殤夫夷齊未嘗事紂也汪錡不在成人之列又非有祿位於魯者也由是言之是皆可以無死及其旣死而孔子曾不以爲過得非世教旣衰人倫道息凡忠孝義烈之行聖人急欲借之以底厲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與其又何疑乎女子之殉夫也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則媒氏行而可以知名矣聘幣具而交親之分可以定矣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夫生則有交親之分死則服斬衰之服如是而遂以身殉之其何過之有吾於是傳宋烈女之事烈女名典姐家於蔚州

之西崖頭其父有懷故農夫也烈女性樸謹不苟言笑年十六許嫁千字村人蘭州廝蘭氏貧不能聘康熙四年正月甫聘而州廝暴死訃至烈女方舂轂遽輟舂慟哭欲以死殉者屢矣父母多方辟慰之意若稍解者已而乘其母出徑裂蘭氏所聘羅數尺縊死寢戸旁及斂顏色如生於是村中諸父老走白諸州州以聞上官而前光祿寺丞魏環極先生其州人也書其事寓予予謂烈女生長農家非素聞姆氏之誡者也又非嫺於詩書之文而習知禮義者也顧一旦忼慨殺身雖名家士族亦有所不逮此其義烈出於天性夫豈得以矯激少之哉予故備論焉

王烈女傳

王烈女者小名玉陜西郃陽之世族也父圖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家人曰若男也必與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梁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傷者載道諸刼帥又好竄取婦女爲質以邀厚利多者償至千金由是郃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悉散走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汚爲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既入山烈女陽陽如平時顧反用好語紿盜曰某一羸弱女子耳執不能遯且家已破敗遯將焉往盍少見寛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衛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顧見道上眢井遂投入以死冬十一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繫纍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嘖嘖驚異有爲盜所辱者或更俛首太息用

以自媿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殯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旦中已亥進士在京師述其事命予爲之傳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麕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何柔順貞正雖至於扞禦彊暴而猶婉曲其辭如此也今觀烈女之詆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邪郃陽本有莘氏故地爲周后妃太姒所生洽水經焉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金節婦傳

節婦胡嶶之休寧人嫁金騰茂騰茂蚤夭於是節婦年甫二十五姑徐在堂無恙而遺孤子明誠僅周晬騰茂故貧士既死其家益困節婦藉紡織縫紉易粟肉以養姑畧如騰茂在時明誠少患痹踰毀齒猶不能行病且篤節婦抱之涕泣禱於神曰是兒乃金氏所係一綫也不可死吾願以身代死無憾一夕夢神人授之藥厥明明誠病果起不踰年彊壯且異恒兒矣其冥感如此節婦又以貧故不能延師口自命之讀書識字課督甚力既長又命出遊里塾故明誠雖爲賈而恂恂有士行皆節婦之教使然也未幾姑徐老病坐臥牀蓐中家無婢媼節婦日夜扶掖起居凡飲食搔抓下訖澣濯溲溺之役無不親之如是垂十年而姑始歿節婦艱苦具至無怨言亦無怠色曰婦道宜然姑之將歿也呼節婦與訣曰吾無以報女願女得新婦異時所以事女者如女事我我可慰於地下矣言未既執節婦手泣下而瞑節婦亦號慟幾絕如哭騰茂時也於是族黨皆太息其孝以爲難節婦至今在其年

七十五矣顧強健如故明誠生子且有孫若曾如干人內外斬斬悉遵節婦儀法休寧諸婦女稱節孝者必首推金節婦云予門人貢宇箴文明誠之族也乞予傳之且曰將往求旌於有司予遂爲畧其始末嗟乎在禮婦人以婉娩順從爲職國風二南所詠如葛覃采蘩采蘋小星諸詩又皆勤澣濯共祭祀與夫不妒忌之常非必竢苦節高行然後有聞於世而見錄於聖人也其後王敎衰微苟非節義彰著不得與於國家旌門之典然亦皆從事具文而有司莫以爲意幸而有司留意其間則其所被旌者又皆豪彊貴顯有氣力之家居多至於閭閻之間雖其苦節高行往往沈薶湮滅垂老而不及旌者殆不知其幾矣如節婦亦其一也夫國家剏爲烏頭綽楔之制所以旌此者葢將以勸乎彼也若其被旌者或不足以勸而閭閻之卓卓可傳者又不皆與於旌則風俗安得不益壞而教化何以復興哉此今之有司之責也故予傳節婦既訖因并論之云

汪鈍翁文鈔卷之九終

汪鈍翁文鈔卷之十

書事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　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卷之十

書事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　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歛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

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頟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閒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籛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閒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中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弇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畧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湮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闒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僨決潰裂揍手無策則槩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眞乏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曹孝子事畧

孝子名廣攄字蘊昔今兵部侍郎曹公國柄之長子也以蔭

入國子監年二十五會其母夫人病乃刲股肉爲羹以進母飲之而瘳先是孝子亦病旣刲股匿其創不以告創驟受風病遂亟逾若干日歿實順治十有八年也於是顧御史如華傳之詳矣因畧其事如右或問於予曰毀傷支體以至於死此非古聖人訓也又非　國家之令甲所聽也孝子豈未之知邪予應之曰奚爲其不知也當其埶危而情迫藥之不瘉禱之不應欲控籲而靡所亦奚暇古訓之遵而禁令之卹邪故雖死無憾也嗟乎昔之君子效命於君父者多矣今之君子能乎否也旣不能勉爲爲之而猥譎巧謬之輩則又援聖賢之說以自解借令甲之似以祈逃免其辠幸相縻以虛名而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益媮而急難危亡之時天下所以無臣子也論者不此之咎而顧以毀傷滅絕議孝子孝子不幸死矣然且不免於議得非其重不幸與此論者之過也

黃孝子事畧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夤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辠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歡而私遣惡少年詗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捽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女父未葬我老矣竢我死則聽女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壻女孝

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爲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邪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間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女死庠起笑曰孺子醉邪乃瞋目荅曰將醉女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横斧揮其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翼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辠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孝子甚奇予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予又聞孝子之出獄也遂去爲浮屠易其名曰光空今方行腳諸方以精進稱

顏中和事畧

予既序黄孝子事宗人昭茲因從容言顏生中和嘗復父讎其始末甚具予歎曰是又一孝子也不可使無聞焉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其爲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槀草

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中和以爲此穉子戲耳卽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讎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藉有膂力女弱小何能爲愼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趣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衆曰盍偕我詣官首皐乎衆如其言旣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别言之始下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詬曰騃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邪中和怡然曰父讎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别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昭茲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啓中與衆共訴周忠介公寃毆殺錦衣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性坦率雅好六博本不甚解書及其鋭於爲父瀕死勿憚乃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贊頌

陶淵明像贊（幷序）

淵明桃華源記述其人之語曰尚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淵明之所爲寓意者也葢自魏晉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操

戈擾臂鬬爭紛紜其爲耳目之所不忍見聞者多矣淵明思得窮山曲隩深阻夐絕蕭然遺世之地而逃之而卒不可得則姑託諸文以自見設爲虛辭以示其欣慕想像之意固不必實有其地與實有其人也後世能詩之士遂因淵明之言而爲歌爲行者不絕最後蘇子瞻洪駒父之流則又從而辨之以爲源中之人非神仙是不已大誤乎昔阮嗣宗當魏晉之閒其才無所發攄輒寄之於酒時人譏其放誕任達而大將軍昭獨稱之爲至慎昭雖姦雄然不謂之深知嗣宗不可也淵明之好飲亦然當其醺然微醉悠然長吟不自以爲黃綺卽自以爲無懷葛天之民故其詩有云一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幾若不知此身之在義熙永初時者彼其視醉鄉亦甚無以異於桃華源也吾見子瞻愛孔北海子由愛管幼安皆爲之贊遂作淵明贊曰

金行旣衰寄奴嗣起螘鬬蠅營公實憎恥欲羣鳥獸無所栖止桃華之源特寓言爾風生北牕菊抽東籬何以悅志拊琴賦詩遺詩百篇澹漠沖夸二蘇而後其孰能和之

杜少陵像贊（幷序）

鄢陵梁子曰緝爲御史一年方用侃侃任職知名於時顧其閒居爲詩獨愛杜少陵先生以予論之先生愛君憂國之心見於詩者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矣然當其閒關亂離受左拾遺之命是必有議論丰采卓然自異者乃自諫房琯罷相薦岑參而外寥寥無所建明何也意者史氏盡軼之邪及考先生詩有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益其所謂一飯不忘君者如此然後知史氏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軼之也信矣彼劉昫者固不足道以宋景文歐陽文忠之賢而不免於漏失豈不大可歎耶不然豈避人而焚之者果實有其事邪然則梁子之好先生也必於其人有取焉當不獨以其辭采之工音節之壯而已於是命工繪先生像而索其同年生汪琬爲贊敬贊之曰

先生之生忠愛性成丁世迍邅感激塡膺有志不逮發爲歌詩非其欲然時則使之海涵嶽蓄莫測其涯後人見之四顧咨嗟亦有作者步趨後跕不得其形況乃神似上者陵競下者剽賊匪根於中蕪詞奚益嶽嶽梁子正色在　廷不詭不隨鶚擊鷹騰誦先生詩尚論其人忠愛之心異世維鈞爰繪斯像以示末學有容秩如有風穆若伊我小子是用仰止纘言作贊敬告詩史

程周量像贊（幷序）

程周量畫像一卷其像席方茵而坐左有梅華三樹右有池復有梅覆影池中旁纍石陂雜草叢生其上畫之大都如此周量南粵人也南粵自庾嶺以往深谿陗谷幽崖絕壁之閒彌望皆梅也今周量置像其側得毋慨然有故鄉之思耶先是周量嘗舉壬辰進士旣得第一人矣而會權貴人與考官有隙謀因事中之於是科塲議起爭指摘周量經義欲以傾考官語聞於　上周量乃復被黜當是時權貴人之意非故有憾於周量也特借周量爲根以快其私爾然科塲之議日以益熾其端發於是科而其禍極於丁酉士大夫糜爛潰裂者殆不可勝計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吾故觀於壬辰之事未嘗不喟然太息追咎首禍之人也今周量方用閣試擢

爲中書舍人致身玉堂之上可謂一時之榮而向之指摘周量者輒因事斥逐不復枋用久矣噫以周量之文章雅秀明潔投之宜無所不可然不幸而遭擯落者垂八年於茲矣賴天子深知之故復見錄用爲周量者當何如竭其才力以圖報稱耶而顧惟故鄉之思若欲效古之隱約山林者何也吾將見周量而問之於是龔芝麓孫退谷兩先生皆爲周量像贊而予復記之且以詩系之其辭曰

篁墩之裔越居五羊種學績文聿來　帝庭以遨以遊頽而復亨乃命畫史貌此清揚華林鬱然流泉淙淙胡當筮仕遯思不忘爾齒方艾爾名方昌盍箴斯圖竢宦之成

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并序）

順治十七年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睢州諸生湯祖契妻趙氏値明末李自成之亂賊入祖契家挺刃劫氏將驅之出氏厲聲呵曰國家何負於若乃至屠割民人羸辱女婦天誅將降行見磔若曹肉餧飤犬彘曾不愍死尚敢以刀鋸脅我賊大怒遂刃之以死迄今舉州流傳言發涕下華顚毀齒一無異辭於是士民某等白其狀於長其長上諸府若司道以達於臣臣加覆覈謂宜旌氏門閭用勸流俗臣謹昧死以聞　天子下其章禮官定議如御史言遂　詔有司遵著令行事署其門曰節烈之門越康熙十八年氏子侍講某暨琬俱職禁林具述其母節死始末琬惟我　世祖章皇帝誕受天命甫定鼎宅土於燕卽　諭臣僚博求明末死事諸臣凡得二十有三人贈官賜諡有差與古之釋囚封墓者信無異焉蓋興王尊崇義烈甚隆甚渥於以作新臣庶變易惰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剏國規模莫先於此然則氏之得與　褒寵豈不宜哉琬琰史官幸得廁某之後以文字爲職不揣固陋敢造旌門頌一章授某鑱諸樂石垂示永永其辭曰

維　聖建極撫有萬方武功既弛文教以張維忠維節爰錫寵章靡遠弗屆靡幽弗光睢女氏趙來嬪于湯幽閑貞正秉德之常時艱孔棘兇豎扇殃叫呶紛紜睢人心恇氏也獨否彼兇是抗彼兇何知方恣彼猖有沫者血卒膏兇鋋維此睢人載謳載颺亦惟睢人眷言盡傷柱史采之上於明堂　帝曰俞哉是協輿望　朕豈有愛而不女揚亦匪女私女節則臧乃命睢人伐石崇岡乃築之基乃樹之坊烏頭雙表絢玆門墻詩美游女寔扞暴强史稱禮宗之死以伉氏也儷之卓然煒煌維　帝女嘉女節益彰有嵩則高有河則長山摧川

竭令聞不亡

題跋

題致富書

此書出於近世其辭不雅馴然論樹蓺蠶畜之術頗可觀覽信有益於農家者流也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甚矣財之不可不殖也以孔子交遊徧四方其道又大被於七十子之徒然猶不能無藉於財況在後之學者邪然孔子又言富不可求數譏子貢不受命而貨殖何也學者苟有志孔子之道必不可以不知命有財而交親道行命也財不足而交且日疏道且日廢者非其人之過也亦命也故雖有是非毀譽之至乎其側亦安命以俟之而已

或曰然則奚取乎此書予告之曰吾將退休於家以講求所謂樹蓺蠶畜之術而老焉則必於此書取之所以自附於農家者流也非求富者也

題淵明集

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而揚子雲獨譏之子雲方自詡以爲煌煌明哲度其胸中舍劇秦美新而外所自得者無幾矣宜乎於二子若冰炭水火之不相入也溫文正公之爲人豈子雲比哉通鑑不尚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畧而不取可也乃元嘉四年幷不載淵明之卒何也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至其爲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衛之塡海大節炳然微獨以甲子紀年而已而通鑑不載豈偶軼之耶抑別有義例也夫子雲曲學之士本不足道也而自溫公以訖王介甫曾子固之徒無不好其學者同時能辭而闢之者子瞻一人而止爾溫公旣好子雲至謂荀孟殆不足比遂作太元集注又作潛虛以擬之噫亦過矣昔人譏司馬遷是非謬於聖人予謂子雲亦然抑殆有甚焉若溫公之不取原與淵明也得非平時之所好不免深中子雲之毒故有時而發與予三復淵明詩不能不爲溫公太息也

題小兒語

沙隨呂公得勝作小兒語二卷其仲子侍郎公坤作續語三卷演語一卷皆不越委巷俚談閨房兒女子之所習者而勸誡存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聖人之道兼徹上下非有幽深元妙奇特而不可測者也故其功由日用飲食而極之可以盡性至命化民成俗所謂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也蘇子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不知道遂謂道有不可名言者及其論子夏之教人也則又善其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急於道審如是也豈道之於灑掃應對果有截然爲二者邪夫亦支離悖謬失子夏之本意矣惟子程子則不然其說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知此則於易養正之說庶幾其能相發明與故吾謂是語也不獨爲閨房之勸誡已也雖曰聖賢之教大人先生之學不外是焉可也竊願廣其傳以竢後之求道者

題平母節畧卷

詩二南半爲后夫人作聖人既繫之正風至於邶鄘衛爲變風之始而鄘詩復首柏舟其後乃以墻有茨采唐鶉之奔奔諸篇繼之蓋聖人立教之意所以望其爲此而戒其爲彼也深且遠矣如馮孺人能持苦節以終其身又能教其子用文章取名於世其於共姜奚媿焉於是王茂遠宋玉叔既爲之傳諸士大夫復從而賦詩寵之凡如干篇異時有譔輯　本朝詩者苟不取法乎聖人則已如法聖人繫詩之意則必不遺乎此也且微獨不遺而已必將采其尤工切者冠諸篇端以端風化而勵末俗平氏盍姑俟之

題使琉球記

陳翼字友石常熟人畧通琴書既從張御史學禮往使琉球嘗授琴於其王世子還至京師爲予備言海中魚龍之變幻日月之出沒煙濤雲浪之倏忽有無與夫琉球風土之醇愿人物氏族之喬野儀文器數之樸畧近古可喜可愕多記中所不載者予聞而羨且慕之爲之拊掌起舞恨不能經行眺覽其閒也昔蘇明允有言大丈夫不爲相得爲使折衝口舌

之間足矣今陳生雖不爲使幸得附　王人以行出其技能遠自暴著於數萬里外爲予所羨慕雖蹈海奚憾哉於是陳生又言往返海上蓋瀕死者數矣其始遇盜於海口則幾以兵死旣而逗畱大洋中所貯水米告盡則又幾饑渴死夜見大魚浮海面揚鬣噴水水涌起數丈所乘船震撼欲覆又幾沈溺死隨風引至琉球北山得登岸稍逾數十丈卽當墮入落漈洋中不可上又幾死越北山遇風雨卒至兩龍夾舟飲於海又幾死及歸而復遇大風雨桅裂颿壞柁繩中絕飄蕩三晝夜不知所之又幾死抵閩界上輒潛行賊島間數百里懼爲所得又幾憂悸疾病死顧得仗　天子之庇中國之威靈數瀕死而不死天吳海若實陰相之蓋其自以爲幸者如此然予猶有憾焉求諸古人如游輞川泛渼陂周覽洞庭彭蠡沅湘雲夢之旁此其蹟之所涉耳目所經見者以校大海直比於桮水勺泉耳然且作爲詩文相與張大而稱說之況乎奇觀異聞什伯於此不有雄偉恢閎絕倫特出之作以述其事而陳其狀歸而上諸史臣藏諸藝苑以媲美齊諧志怪之書將何以誇示後世爲無窮之傳邪惜乎陳生者方沾沾以琴書自喜猶未暇及此也

題萬里紀程

紀程曷爲而作吾吳孝子黃君向堅端木爲其親作也親者孰謂謂孝子之父含美先生也先生名某崇禎癸酉舉人明末知雲南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往尋之故有作也曷爲謂之紀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二月訖明年夏六月自吳入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爲日則二十有

一旬爲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間疾風盲雨之嗟縣崖絕壑深谿危彴之恐山妖木鬽猩鼯豺虎與夫獞人猺子盱睢咋噬之虞烽煙戎馬營壘關隘之警無所不紀未見其親則憂憂而思既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舉凡家人父子悽傷款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予受其書於徐子禎起讀之既竟作而問客曰昔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華皆常尋親士大夫之賢者亦嘗爲傳爲述以行矣乃今而復見孝子然則孝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趙之違其親或在羈貫或在襁負而其父又細民也所執無定業所游無定方東西南北茫茫焉倀倀焉故其尋之也難孝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含美先生顧居蠻獠中無恙也孝子又熟習其親之音容笑貌豈必如王趙者占之以夢決之以卜導之以異人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道路也市不晨易犬不夜吠海內一家雖難易也當孝子旁皇羽檄之間蒲伏無人之境辮髮頂笠言與服俱異繭足黧面絕無人色遠方之人視之不猜爲間諜卽誤爲匪類其幸脫於刀刃劍鋒者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含美先生之意亦云爾語未既一客笑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謂難易哉大舜克諧稱孝小子胡蓋前之愆亦稱孝文武視寢問膳稱孝小弁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文武易則文武不知也以若舜若胡若小弁之子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知也凡爲人子者知其親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問所謂難易哉予曰善

題時御史西臺奏議後

右嘉定時公乾所西臺奏議三卷公諱偕行字汝健乾所其別號也前明萬曆中進士由知縣擢四川道監察御史以抄沒崇信伯事特旨降調邊方雜職歸卒於家當公之甫爲御史也太倉王公錫爵在內閣餘姚陳公有年在吏部富平孫公丕揚在都察院時方崇尚清節百僚凜凜奉職號爲國家之極盛居言路者類多挺挺守正不撓不阿公卽其一也琬讀公所葺諸奏凡二十六篇中間如論沈惟敬媚倭之姦以爲陽稱封貢實許和親遂并劾石星宋應昌李如松輩皆國家文武大臣曾不能練兵選將屯田積粟以衞封疆乃今日議封明日議貢騷騷乎又有和親之說不聞請尚方劒以斬惟敬首而反爲曲辯隱諱其謂之何又因雷震西華門極言章奏既留中不發加以小臣言事獲罪者一切禁錮而驥驁不分大臣稱疾請告者一切慰留而薰蕕無別臣願視逐臣之才品爲取舍如孟養浩鄒元標之直諫所當亟用而中有沽名偏拗者舍之可也視大臣之賢否爲去留如陳有年之忠鯁所當亟挽而中有瑕疵可指者聽其去可也又言財譬諸水也導之爲江河疏之爲溝澮則羣生咸沾其益若積壅既久必奔潰四出而流害無窮單穆公曰絕民用而實王府猶積川原而爲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今太倉之積貯已空矣太僕之馬價已匱矣而東倭北敵未有息肩之期皇上以天下爲家何必藏富內府而徒爲潢污之聚乎葢公所爭者率皆天下大計茍從其言有裨宗社非淺於乎偉哉顧考之神宗實錄既不及爲公立傳後來秉筆纂修者亦無從悉公始末琬鄉里後進距公之沒不過數十年去公之居不逮數

舍而其流風餘韻亦茫乎未有聞焉是可歎息者也今幸公曾孫圯授來游於琬之門然後得覩此二十六篇者惜其名位猶未大顯設施猶未大究而遽連蹇以終也意者其待後之人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在圯授念之而已圯授字期五縣學生方以高才知名吳下云

題容安軒記

予汪子既作是記宣城梅子讀而歎曰先生其有道者與或笑於旁曰非也吾聞至人之於道也若承蜩若捶鉤其視憂患也若虛舟之觸其履之而安也又若沒人之入水若醉人之墜車夫固泊然無心與造化游者也今先生乃不勝得失禍福之慮雜然攻於胸次而形於起居動靜之閒明知其不可奈何然猶呶呶聒聒借一言以解之以自託於淵明子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果可謂之無心乎苟無心何有言苟無言何有記哉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曰先生非有道者也於是予汪子聞而善之遂錄其語

題楊忠愍壽徐少湖文稿後

右明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椒山楊公所譔壽序原稿一紙乃壽其師徐少湖者文見集中忠愍平時以浩然剛大誠正義烈之氣發爲文章爲心畫雖翰墨閒有未工猶當歿世寶若拱璧況字與文俱清勁不苟如其爲人乎眞可與顏平原文文山兩公所作鼎峙並傳者也少湖係徐文貞公無疑蓋世廟時别無他徐爲閣臣者文貞入內閣年尚未及六十序云黑頭相公是也忠愍氣節既自不朽序中又以此期文貞後來東樓伏法皆出文貞之力輔相兩朝勳名爛然是師是弟

信乎其能不相負矣稿藏於忠愍裔孫家因感牧仲先生重葺椒山廢祠之誼攜此爲贈聞又有忠愍劾分宜十大罪五姦疏其原稿裝潢成卷前賢題識甚夥並攜置驢背上欲以示牧仲中道不知爲何人竊去牧仲痛加惋惜琬謂公英爽在天至今存想其風采猶凜然若生決不令此卷湮沒塵埃中盍姑少俟之康熙二十七年端午日長洲後學汪琬拜觀并盥手敬題於卷尾時年六十有五

題壯悔堂文集

集十卷商丘侯方域朝宗著朝宗本貴公子孫席祖父之遺結納名士頗以豪俠自命與桐城方以智貴池吳應箕宜與陳貞慧如皋冒襄諸子友最善有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退居金陵不爲諸名士所齒嘗欲納交朝宗會其家有伶人一部以聲技著名江南能歌大鋮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朝宗知之於是諸子方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凡吳越閩楚豫章之客皆在不下百餘人促徵阮伶佐飲大鋮心竊喜以謂藉是可與朝宗交矣因立遣其伶復使使者詗之酒酣方度曲四坐相顧稱善使者走告大鋮大鋮心益喜已而朝宗與客使酒厲聲論天下事脫帽箕踞叫呶紛紜遂稍及大鋮戟手痛罵不絕口與歌管之音相雜大鋮聞之乃大怒尤恨朝宗切骨越五年而禍作集中所謂爲左兵內應被逮下獄者蓋以此也予又聞朝宗嘗游金陵挈其橐數千金寓居桃葉渡上日夜名故人善酒者挾妓彈琵琶縱飲所治盤饌甚盛費輒不貲有膳夫忤意急叱出搊殺之投其尸秦淮水中是時侯氏埶方張見者皆咋舌不敢問朝宗之任俠使氣皆

此類也末年來游吳下欲刻其集集中文有未脫槀者一夕補綴立就士大夫以此益奇之冒襄字辟疆每爲予語朝宗未嘗不遲回太息云

跋蘇文忠公黃州謝表眞蹟

黃州通守宋牧仲購得此表於京師及其還也將謀刻石郡齋以備黃之故實予交牧仲五年觀其文章議論殆不減蘇門鼂張一輩人物而其所守又在雲夢澤南之地凡雪堂嘯軒岐亭赤壁長公之所游處者牧仲皆專而有之宜其懷高山景行之慕也然長公自遷謫以後日益窮困官中所折俸錢僅得退酒帒數十耳衣食不給則借東坡數畝躬耕其中以庶幾來歲之一飽亦大可歎矣而牧仲則出自禁近扈從之列乘朱轓佐蓮幕有江山風月以寄其登眺有將母之樓

退休之圖以舒其歗歌翩翩然發舒其志是豈長公所能及哉予固遷謫無聊者不勝妒且羨於牧仲因附識其語

跋孝經易知

右孝經易知一卷登封耿逸菴所纂其說明白簡要便於童蒙葢鏤版嵩陽書院者久矣會湯潛菴先生開府吳中憫吾吳人習俗頹靡孝友道微乃遴簡宿儒命每月講孝經於學宮欲以移易風俗屆期遠近至者環集先生親往臨視命之坐聽且呼社學諸生徒年僅髫齔者使前勞以好言飼以餈餌長幼人人自得深合古者有德有造之義甚盛舉也於是吾吳前登封令張子牖如嘗受易知一書於逸菴所遂以呈先生先生閱而大喜謀頒行之以爲蒙養之助牖如因捐貲鳩匠重刻且竣將以先生命頒示社學諸生徒俾朝夕肄業

焉嗟乎周官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必先曰孝以八刑糾萬民必先曰不孝之刑其屬族師月吉屬民讀法則書其孝弟有學者而師氏之教國子也又一則曰孝德以知逆惡再則曰孝行以親父母至於武王作康誥輒舉不孝不友之罰擬其罪於元惡大憝然則古聖王之爲教也莫不根柢門內如此而後世董率不行教育不至其道寖以衰息往往民彝泯亂相爭相攘以陷乎獄訟宜乎先生有深憫與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者吾吳中生徒誠家得此書諷誦而紬繹之朝夕不怠庶幾格心滌面於以棄其故習而復其良知也非難是則先生之意也夫亦琬與牖如之意也夫琬故跋其後而敬虛前序以俟先生命筆云

跋漢書揚雄傳

吾吳楊莊簡公嘗參政於四川作郫縣揚子雲祠堂記歷引郫人簡氏吉人胡氏之說辨子雲未嘗仕莽而胡氏說尤詳大畧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悞據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祠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爲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時已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子雲何

以差謬乃爾殆不可解也莊簡又引法言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何以故曰治則見亂則隱子雲之言如此其無仕莽事可見云云莊簡公諱成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有文集四卷不行於世予故表此記出之以書揚雄傳後俟再考云

跋邵堯夫先天圖

堯夫嘗以其學授王豫豫無所授死葬其書冢中及吳曦叛盜發豫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有道士杜可大者賄盜取之以授盱江廖應淮應淮死鄱陽傅立得之傅之後再傳而至德興董時又遂無聞焉金華宋太史作溟涬生贊所序廖事尤奇廖遇余安裕弋陽將以其學教之安裕勸廖業中庸廖厲聲曰俗儒幾辱我康節矣既宗先天之學頗自負知易見諸易師傳疏輒加詆笑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人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性使酒難近在臨安每痛飲不醉不止醉中嘗大叫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數爲太學生熊某指示國將亡兆最悉臨安人皆以爲狂居無何而元師入矣廖無子畜一義女瀕死告其女曰後一月中朝當命山姓鳥名使者徵吾及傅立立當過吾門女可以吾藏書示之卒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則崔鵬飛云先是林黃中袁機仲最後黃東發先生皆力辨先天學非是東發私淑朱子獨此說與朱子異蓋不知其奇驗果如此也予因畧其槩附圖後

跋宣和畫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於賞鑒者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爲贋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眞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眞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眞贋各半邪

跋高似孫子畧

高氏疑孔叢子僞書歷引孟子及家語後序證孔子子思無問荅事最悉然予以爲非是漢書孔光傳首載孔氏譜牒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尚高則伯魚爲子思父審矣孔子家語孔子年二十娶亓官氏明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卒後三年始卒使子思猶未生則孔氏譜不足據邪史記魯世家穆公之立也距孔子已七十年子思壽止六十二使穆公時猶在則與孔子相隔絕久矣其去伯魚當益遠不得爲其子然徧考諸書又不言孔子有佗支庶何也予以爲宜從孔叢子蓋孔叢子與譜牒皆出孔氏子孫之手其說必有證左非他書臆度者比也嗚呼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後世迂儒小生讀書不知通變往往舍其大者旁引瑣細以相辨難豈非好古而失之愚者哉

跋家禮

按年譜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也今姑卽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

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既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月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月而畢之義四也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曆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唯此爲正德以前所刻附以楊氏注劉氏增注補注雖有闕譌差可喜也

跋文氏葬錄

文先生之歿也一時名公鉅卿弔祭贈賻者相繼二承所輯手書祭文至於如此之多夫亦盛矣先生當承平右文之日能以文章德望傾動海內同邑後進若陸少卿子傳王吏部祿之以訖陳道復王百穀之流皆及其門其流風餘緒吳人至今傳道不絕非如一藝之士僅以筆精墨妙見推者比也何元朗云衡山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黃泰泉馬西元陳石亭與相醻倡甚歡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邪錢牧翁評之云快哉斯言百世而下猶可以興起也予讀牧翁所記每歎息流涕於此故附識葬錄之末

跋茅鹿門手蹟

茅順甫先生手錄所賦詩一冊其曾孫某上人購藏予按順甫在前明世宗時自命有文武材爲文章滔滔莽莽尤善談兵嘗僉事廣西提卒五千人直搗府江賊巢連破十七砦又東南被倭胡績谿開制府浙西凡料敵設謀率用順甫策居

多其才氣雄奇如此設使今世有順甫輩數人落落布行閒何患寇氛克斥之有是故覽其遺墨雖在吾黨後進猶不勝高山仰止之思慨然想慕順甫之爲人又況身親其裔孫如上人者乎至其詩體字學姑不備述云

跋周氏血書貼黃

右血疏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君子佩少時所書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頌其父忠介公寃刺兩指血寫全疏旣竟先以示同鄉姚文毅公公摘貼黃中數字命改繕以進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序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涖官清愼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文煥李實兩疏敢於誣衊狂噬幾致東西易位黑白換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倪李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今同轍者爲之一慨

跋劍閣圖

此圖雖不免院家氣而用筆最爲蒼潤及觀圖中人皆按騎徐行指顧閒頗有閒雅態若不知閣道之險者眞能品也予因思士大夫處崎嶇嶮巇之場率當安閒如此然後可濟於難若輕薄躁妄未有不失身墜者夫豈徒度閣道然哉同年子吳天章出此圖示予因附識此語於後

跋來虞先生手蹟

右子美秋興詩一卷從祖祖父來虞先生所錄卷末自誌丙寅歲葢天啟六年也按年譜先生自粵東入覲覲畢歸里兩乞致仕不允始復之任不數月竟被黜以歸此爲再至粵時手蹟也又按是年奄黨方熾乃楊左受禍之次年先生方

不安其位故書此以託諷寓志所謂聞道長安似弈碁及文武衣冠異昔時者頗附合時事其意葢亦微而章矣竊惟先生在工曹數忤巨璫使當魏奄擅柄之日或得入居卿貳則其盡言直諫必不亞於楊左諸君子顧獨以外僚之故不及與楊左齊名朝右此先生之命也先生之不幸而楊左之幸也然先生既被黜優游家食合於明哲保身之義末年雖未大用可謂身名俱泰而楊左竟與禍會身死之後至不能芘其家室此楊左之命也又楊左之不幸而先生之幸也距先生歿五十年其曾孫僎年少好學出此卷示琬琬不勝撫卷太息爲之尚論其世如此至於忤璫始末具詳年譜及琬所撰族譜中此不復著

跋石交紀牘

來虞先生嘗以部使者持節張秋會宛平米太僕亦使清源相與往還最數此石交紀牘序一篇又與石隱贈荅詩二首皆先生爲太僕作石隱葢太僕自寓也其稾舊藏從父沂州公家今始裝爲一帙而附太僕亦牘於後琬嘗追溯神宗之世國家方承平無事部曹在中朝頗加遴擇其官故尤號清貴而是時又令甲寬弛吏牘稀少中閒士大夫有才望者率能出其詩文相與頡頏上下每遇燕集則往往命縑染翰流連倡和以爲常及其出使往還亦然風流文采每爲好事者所豔稱以近時郎吏視之不既瞠乎其後哉嗚呼自諸曹流品漸雜而予於是歎士大夫遭逢之會各有幸不幸也琬在京師與太僕孫紫來相善顧琬生既晚不能通知兩家世好之誼而紫來亦未嘗以此見語葢距先生與太僕之歿亦已

久矣異時有便郵將乞沂州公繕錄其文寓書紫來使知此始末以備吾兩家嘉話云

跋詩問

予前作詩問其首則言諸侯之詩亦有風雅頌三者不獨天子詩爲然或疑其臆說非也予又嘗以豳詩考之豳雖成周王業所基當其在有夏之季特岐梁閒一小國耳十五國風之中旣殿以豳風而周禮又謂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亦列國有雅頌之明驗也不然何獨有豳雅豳頌乎朱子嘗引或者之說以爲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又在小雅之中欲以當豳雅至近世何氏則遂謂甫田大田豳雅也豐年良耜載芟豳頌也立說甚辨理或然也獨鄭元以七

月一詩備具風雅頌三體不知何所據依其爲穿鑿也斷斷爾予故書此以祛觀者之疑

祭文哀辭

祭季給事文

嗚呼惟公在廷歷官左掖俛視班行鷙百鶚一公規密諫舉朝色惕公實丈夫羣鬚而幗事關宮闈侃侃端笏雖涉風聞敢忘獻替仰攖逆鱗慮有倉卒　先皇聖明止輦太息謂公愛君芻蕘宜擇且咈且俞儼荅禹益欲老公才姑示薄謫膏雨疾霆莫非　帝德公之北征童叜嘖嘖扶攜祖送讙闐巷陌祝公生還炷香叩頟公去不顧忼慨于役臣臯萬死幸寬誅磔甘履戠阸輪單轂隻寒日慘心陰飈凄骨魑魅與鄰叫號克斥長沙卑溼潮陽瘴疫鱷魚張牙鵩鳥奮翮公禍過之

捐身沙磧懸棺槀殯有同棄擲嗚呼哀哉　世祖之末雲開霽滌乙夜寢興每眷忠赤使得少延必掌前席金魚緋紫行受寵錫如何絕命川馳筈激雖有賜環於公何及聞公彌留涕洟交塞惟君與父睠睠牀簀荒言寱語殷憂如昔撐目拒含齎恨窀穸藏血三歲化丹爲碧招魂而南僅歸齒骼某等於公辱在交戚異時瞻仰魁杓岱嶧寶公諫草寧啻拱璧庶幾公還載親几席今則已矣山積星殞遠望銘旌道里遼隔白馬素車奔馳弗獲羣焉搶呼聲發如砉何以酹公酒絮雞炙差勝湩酪公盍來格

祭仲弟搢九文

昔喪先君孰相左右惟我與女自立不苟雖屬童穉遞相師友食則同案臥則聯肘每遇異書擊節拊缶有得必告有疑必剖女之文章詎出我後當其得意雲奔電走洴爲辭藻金彩雜揉儒林文苑罕與之耦弱冠慕道已闚堂廡紛華靡麗棄猶芻狗志期用世時命非偶退而著書旁搜薈藪儻假之年擬附不朽天乎何辜反促其壽太歲在壬我時北首自傷左謫感憤於口女與我言此非溫厚榮辱得喪於己何有我聞斯語其顏怩忸虎嘐之旁春江晴瀏方戒行李繫舟岸柳念女送我涕落尊卣及茲三年暌離已久我逐簿領面邑老醜願挂塵冠歸耕南畝巾車竹杖庶幾兩窔此志未遂得毋女負赴音北來神驚不守寢邪非邪胡懼此咎女雖已矣我實抱疚歛不視含訣不執手何以爲人袒胸自毆設位於堂獻此酤酒魂無不之能釂此否

鍾廣漢哀辭（幷序）

檇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囊所著書數千言來遊京師介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辨論六經諸史之原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洋纚纚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傲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性甚敏識甚高俛仰前古葢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深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別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邪豈豐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邪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閒雖造物不能有其權邪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櫨棃果蓏實盛則剝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殉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邪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族子處默哀辭（幷序）

處默諱譔舉人鄰幾公之孫也年二十餘以孝友聞於家以文章著於鄉黨不幸中寒疾死其族父琬在京師聞之哭焉而慟先是予爲諸生處默嘗延致予執弟子禮甚謹處默家有園一區號爲名勝其林鬱然而邃其池泓然而深予數偕處默履行其閒相與撫喬木酌流泉采雜華之紛糅聽鳴鳥之睍睆閒以講道論藝談諧甚適未嘗不移日忘返也未幾予客游松陵遂連取科第而處默亦中副榜第一人是

歲予適家居亟往看處默處默因遂醉予以酒已復行至園中予乘醉戲指示處默曰某徑可竹某所可亭可臺若盍亟成之異日予與若皆退休當復晨夕游從於此言未竟處默視予而笑且曰幸甚蓋予以遠大期處默者如此今其已矣造化之生人也或美而秀或頑鈍而佻險此非天爲之也所謂物之不齊是也然秀者美者多夭折而頑者鈍者佻且險者常壽考豈造化所欲殄滅者專在秀美而其所欲長養培植者反在頑鈍佻險之屬與不然以處默之才而遽至於死何也處默頎然長身爲人勃發有英氣及爲文章亦然予求其所以夭折者卒不得焉使天少假之年則處默之所成就豈復可量哉今顧不幸若是予其能已於哀乎遂爲之辭曰

質美兮材良緬馳騁兮康莊何中道兮踠足奝遺憾兮茫茫之子南兮羌北泝山川兮阻長視飯含兮不可遂眇天末兮悲且傷愚者壽兮賢者殤命不猶兮將誰望羌不知所歸咎兮姑致歎於彼蒼

汪鈍翁文鈔卷之十終

汪鈍翁文鈔卷四十一終

令駐返黃兮放舲
非日暮思者壽兮禮者盈兮不猶兮將鎮望志本破門[illegible]
之于南兮北浙上川兮翳[illegible]餘合兮不可[illegible]天未[illegible]

136

汪鈍翁文鈔卷之十一

擬明史列傳一

郭子興傳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少以日者術遊於定遠言禍福輒中由是貲稍饒竟留居焉里中富人有瞽女郭公推其祿命當貴其人笑曰疾廢無所歸何言貴郭公乃請婚遂贅其家生三子子興則仲也始生郭公卜之視其兆曰吉長必大吾門及長任俠喜賓客會元政方亂益散其貲推牛釃酒與壯士相結納至正中偕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太祖往從之門者疑其諜也縛以告子興子興奇太祖狀貌解其縛而與之語收之帳下俾爲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小張夫人亦指太祖曰此異人也娶以所撫馬公女是爲孝慈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32713 V.10

高皇后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各自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戇且麤惟日事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俱不說合謀傾子興子興以是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閒說曰彼日益合而我益離久之必爲所制子興不能從也元師破徐州徐帥彭蚤任趙均用率餘衆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乃共推奉之使居己上蚤任有智數子興與相厚善而薄均用於是德崖等譖諸均用曰郭某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以爲然因乘閒篡取子興幽諸德崖砦太祖自佗部歸知而大驚急率子興二子訴於蚤任蚤任曰吾在其孰敢魚肉而翁者與偕詣德崖砦中破械出子興挾之以歸旣而元師圍濠乃釋故憾合力守者五閱月始解圍去蚤任均用遂皆自稱王而子興及德崖等爲元帥如故未幾蚤任病死均用專兵柄很戾益甚將以計殺子興太祖乃遣人說均用曰昔大王窮迫賴郭公開門延納有德於大王甚盛顧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是自翦其羽翼失豪傑心竊爲大王不取也且其部曲猶衆萬一稍不如意大王能無悔乎子興藉是得免及太祖取滁州乃將其所部徙居之子興爲人故梟悍善鬭然性悻直少容方事急時輒從太祖謀議親信如左右手及其旣解卽猜忌而疏斥之人疑太祖必不平而太祖與孝慈皇后奉事子興夫婦愈謹子興欲據滁自王太祖告之曰滁四面皆山舟楫不通商旅不至非可以卽安者也子興默然太祖又取和州子興命統諸將守其地孫德崖軍饑就食和州四境數懇太祖求駐軍城中太祖不得已納之有譏於子興者以太祖之納德崖也怒甚自滁來

視師將有所行遣而德崖聞子興到遽謀引去前營甫發德崖猶畱視其後軍子興不以語太祖立誘致德崖鎖其項與之對坐飲酒於是孫郭兩軍鬨於道太祖馳至德崖軍慰撫之亦爲其軍所執得徐達救免語在達傳子興既執德崖欲甘心焉聞太祖被執始縱德崖去是日微太祖救解幾名變居無何子興卒其子長天敘以元帥攻集慶路被執次天祐官右丞陷賊又次天爵坐謀叛後先死女入後宮事帝爲惠妃子興無後洪武元年追封滁陽王詔有司建祠用中牢祀復其鄰宥氏世世守王墓十六年諭太常丞張來儀文其碑或曰有郭老舍者郇子興季子也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俱以王孫歲朝京師弘治十五年命琥爲奉祀琥請乞不已正德中奪官

陳友諒傳（并論）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氏祖千一贅於陳因從其姓父普才業漁友諒少讀書略通文義有術者從友諒遊相其先世墓地尅期示友諒曰某年當大貴友諒心竊喜嘗爲縣小吏非其好也聞羅田徐壽煇與倪文俊兵起壽煇已稱皇帝國號天完慨然偕其兄弟赴之普才內恐語友諒曰汝漁家子何不歸守故業乃作此滅族事荅曰術者之言此其時矣竟不聽文俊以友諒爲簿書掾數從戰有功擢領兵元帥文俊專天完政友諒心不平值文俊謀弑壽煇而不果出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自稱宣慰使尋稱平章政事是歲元至正十七年天完治平七年也其明年率兵陷安慶又破龍興瑞州諸路因分遣諸將取邵武及吉安而自以兵入撫州已又破

建昌贛州信州諸路已又遣將取襄陽又攻衢州取杉關由是友諒兵在天完諸將中最彊友諒既陷安慶命部將趙普勝鎮其地普勝數與王師鬭太祖患之招致普勝所善客爲其謀主者厚資金帛使潛入友諒軍說陳氏所親以閒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誇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屢銜之且疑其貳於己藉會師安慶爲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不虞友諒之見圖也以燒羊逆於鴈汊甫登舟友諒卽殺普勝而并其軍乃以輕兵襲池州遇伏發盡覆於九華山下僞使使者告太祖曰戰非吾意也巡邊者悞爲之耳葢其飾詐類如此始友諒之破龍興也其主壽煇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數遣人阻其行未幾壽煇遽發漢陽次於江州江州葢友諒治所也友諒伏兵郭門外然後逆壽煇入乃閉城門悉殺其所

部而卽江州爲都奉壽煇以居友諒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立府第於城西隅遂挾壽煇東下攻陷太平路駐舟采石磯急謀篡位遣部將陽白事壽煇前陰戒壯士挾鐵撾伺其後立擊壽煇碎其首壽煇既死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昇神像棄之卽皇帝位於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命天完官屬自太師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會天大風雨羣臣班沙岸稱賀冠服俱沾濡幾不能成禮識者以是知其不終是歲元至正二十年天完治平十年也友諒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既卽位盡撫有江西湖廣之境益驕蹇自恣恃其兵彊遂欲東取建康又爲故將康茂才書所誘引兵直抵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栅王師競前拔之友諒麾衆與之爭衆潰趨舟適舟膠於淺殺溺及被俘者無算友諒乘別舸脫走江州王師乘勝復

取太平路旣而太祖悉兵西上奄及江州距城五里而軍友諒倉卒不能禦挈妻子夜奔武昌於是江西諸將相次乞降於太祖其明年治樓船數百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凡三級級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艫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盡銳往圍南昌親督衆屯於撫州門用飛梯衝車諸具百道薄城城中堅守幾三月友諒不能下聞太祖以兵來援始徹圍東出鄱陽湖逆戰於湖中之康郎山所殺傷略相當越三日友諒集巨艦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王師不敢卬攻友諒氣盛指謂諸將曰是可一鼓擒也日將晡東北風作太祖以漁舟實荻葦及火藥其中遣善舟者操之使前傍具走舸因乘風縱火延燒漢舟百餘艘友諒弟友仁等皆燒死友仁號五王眇一目以勇略見推於漢旣死友諒爲之氣索是戰也王師乘小舟往返輕駛而漢軍俱艨艟巨艦不利進退故遂及於大敗翼日戰又敗友諒欲退保鞵山而太祖已先搤湖口邀友諒歸路相持湖中者數日友諒謀於其衆其右金吾將軍曰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以圖再舉左金吾將軍曰此則自示弱也萬一彼以步騎躡我我進不及前退失所據大事去矣友諒不能決旣而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而懼舉所部詣王師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諒益困太祖凡再移友諒書其略曰吾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竢天命此雅志也公旣失計肆毒於我我輕師閒出遂奄有公之龍興十一郡猶不自悔禍復構兵端一困於洪都再敗於康山骨肉將士重罹塗炭非逆天背人之效耶公卽僥倖生還亦宜郤帝號革黃屋

左纛之制坐待眞主不則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忿恚卒不報久之漢軍乏食不得已率樓船突圍欲出禁江口西遯王師復以火筏火器衝之漢軍且鬬且走日暮猶不解而友諒方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撝驟中流矢貫目睛及顱死矣其軍遂大潰太子善兒被執太尉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屍遯還武昌先是友諒之起旣不聽父普才言普才家居漁如故及貴往逆其父於是普才又曰汝違吾命吾不知汝死所矣不數歲竟死如普才所揣云友諒故豪侈嘗造鏤金牀甚工其宮中佗器物類是漢亡之後江西行省以牀獻太祖歎息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窮奢極靡宜其敗也命有司毀之友諒凡立四年

論曰術家之言多奇而幸中昔興王固嘗有之而姦雄亦間託焉彼相墓云得毋陳氏欲借以惑衆與不然知其與不知其亡卒陷友諒僭逆致不良死其言不亦妖乎

張士誠傳（幷論）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人有弟三人士義士德士信兄弟竝以操舟運鹽爲業緣私鹽作姦利頗輕財好施得羣輩心常鬻鹽諸富家多陵侮之或負其直弗讎而弓手丘義尤窘辱士誠甚士誠忿卽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幷剿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自度得辠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起兵過丁谿爲大姓劉子仁者所搤士義中矢死士誠擊走子仁乘勝陷泰州取興化結砦德勝湖有衆萬餘元以萬戶告身招之拒不受攻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是歲元至正十四年也元命右丞相脫脫討之久不

下會脫脫罷官去元兵遂大潰士誠復振踰一年淮東饑士誠留兵守高郵而身由通州渡江入常熟攻據平江幷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諸路改平江爲隆平府卽承天寺爲府第踞坐大殿中射三矢於棟上以識是歲太祖亦下建康遣使通好於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埶相等吾深爲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今者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報太祖之以兵爭常州也士誠遣士德赴救馬蹶被執始復太祖書請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贖士德太祖不許士德小字九六勇略爲士誠諸將冠潛寓書士誠俾降元人以求助遂不食死士誠既感士德言而又數爲苗帥楊完者所敗因請降於元元拜士誠太尉授其黨官秩有差久之元賜御酒龍衣且來徵漕貢士誠乃貢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爲常旣而士誠益驕命其所部頌功德以求王爵元人不可士誠以計誘殺楊完者遣兵趨據杭州遂自立爲吳王尊其母曹氏爲王太妃以弟士信爲丞相置王府官屬別治府第於城中元人徵糧不復與遂與元絕有參軍俞思齊者字中孚泰州人諫士誠曰爲賊不貢可也臣而無君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卽移疾退是歲至正二十三年也當是時士誠拓土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上下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爲腹心左丞徐義李伯昇呂珍爲爪牙參軍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又好招延賓客所贈遺輿馬居室什器甚具諸僑寓貧無藉者爭趨之士誠爲人外遲

重寡言號爲有器量而中實闇弱旣據有吳中吳承平久士庶戶口殷盛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信元紹尤好聚斂自金玉珍寶訖古法書名畫無不充牣於家前堂羅鐘鼓後房被綺縠理筦弦日夜以歌舞相娛樂諸將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高臥邀求官爵美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載婢妾樂器踵相躡不絕或大會遊談之士摴蒱蹴踘一不以軍務爲急及其喪師失地而還士誠槩置不問已復用爲將其威權不立如此故遂至於亡焉太祖與士誠接境士誠數以兵侵掠適太祖方討陳友諒未暇校也友諒亦遣使約夾攻太祖而士誠欲守境以觀變故雖許漢使者而卒不行太祖旣平武昌卽回師徇下士誠淮東諸郡移檄平江數士誠八辠使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兵東伐自太湖趨湖州吳人逆戰於弁山又戰於七里橋於舊館皆敗士誠親督兵戰於阜林之墅又大敗復遣潘元紹以赤龍船屯於平望爲聲援常遇春縱火焚其船所失軍貲器械無算由是湖州及嘉興松江諸守將相次出降而杭州亦降於朱文忠遂進築長圍以困士誠先是太祖之東伐也集諸將議所向常遇春請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宜直擣姑蘇夫亦士誠之巢與穴也太祖曰否士誠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相倚如左右手今不分其埶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非取勝之道也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破之必矣至是果如太祖言士誠拒守數月太祖移書招之曰古之豪傑以畏天順民爲賢以全身保族爲知若漢竇融宋錢俶是也爾宜三思愼勿自取夷滅爲天下笑士誠得書不

報數突圍決戰俱不利故養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鬬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陣中亦悉敗溺萬里橋下死最後丞相士信又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平江城遂破士誠猶收餘衆戰於萬壽寺東街其衆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戶自縊故部將趙世雄促解之大將軍數遣李伯昇潘元紹等諭意瞑目不荅昇出葑門入舟不復食至京師竟自縊死年四十七命賜棺葬之方士誠之被圍也語其妃劉曰吾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荅曰君毋憂妾必不負君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自縊死有二幼子匿民間不知所終先是王敬夫等三人用事吳人知士誠必敗有黃菜葉十七字謠其後卒驗云士誠既亡潘元紹等皆誅死太祖乃御戟門名故吳諸降將諭曰取富貴易保富貴

難汝曹在吳耽於逸樂惟知聲色子女是故卒爲我擒自今宜革心滌慮勉佐大軍削平禍亂庶幾長享富貴延及子孫張氏覆亡遺轍不可不戒也諸將皆叩頭唯唯士誠自起至亡凡十四年

論曰士誠斗筲小器顧得乘時儌倖割據方隅既無立國之謨又鮮幾先之哲乃欲擁烏合之衆假浮夸之客屈彊跳梁遷延歲月不亦難乎太祖比之隗囂可謂知人矣

方谷眞傳（并論）

方谷眞本名珍一名國珍台之黃巖人身長七尺餘體白如瓠見者皆異之元至正中起兵掠沿海州縣元不能制招授定海尉谷眞不受趨犯馬鞍諸山誘殺達魯花赤泰不花元人復招授徽州路治中谷眞仍拒命乃以爲海道漕運萬戶

由是據有台溫慶元三郡之地同縣章子善者好縱橫家言走說之曰今豪傑竝起有分裂之埶足下奮袂一嘑海瀕響應溯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餽運之粟以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甌粵可傳檄定也足下豈有意乎谷眞曰君休矣吾始志不及此願君勿言子善遂謝去元累擢谷眞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是時東南承平日久特起稱亂者自谷眞始谷眞既受元官益擁兵驕恣元人亦姑羈縻之藉以通海運於上都不復詰責也太祖取婺州使主簿蔡元剛使慶元谷眞諜於其下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之抗況爲我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衆皆以爲然谷眞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以鎮撫孫養浩報之谷眞請以三郡獻且遣次子關爲質太祖乃曰古者慮人不從則有盟誓盟誓不已有交質子此皆衰世事也苟誠心來歸何嫌何疑而以質爲哉厚賜關而遣之復使博士夏煜拜谷眞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國瑛參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僉事谷眞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旣至乃詐稱疾自言老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太祖察知其情以書諭曰吾始以汝豪傑識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則遣侍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此何爲者夫知者轉敗爲功賢者因禍成福汝審圖之是時元方趨授谷眞行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分省慶元谷眞受之如故特以甘言謝太祖絕無內附意也及得所諭書竟不省太祖復以書諭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隗囂公孫述故轍可鑒矣大軍一出恐不可以虛辭解也谷眞詐窮始

陽爲惶懼對使者引過曰鄙人無狀致煩鐫責旣而谷眞從子明善趨爭平陽爲參軍胡深軍所敗乃與谷眞謀請歲輸白金三萬兩以給軍賞又謂竢杭州下卽納土入朝太祖遂詔深班師吳元年旣克杭州谷眞據境自如方遣閒諜假貢獻名以覘王師勝負又數通好於陳有定圖爲犄角計太祖聞之怒命徵軍糧二十三萬石於谷眞仍以書諭之且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也書到谷眞集衆議事其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姑蘇姑蘇勍敵成敗未可量也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左丞劉庸曰江左多步騎此平地長技也其如吾海舶何衆皆以爲然有丘楠者獨爭曰二者均非公福也惟知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公之經營浙東十餘年矣遷延猶與計不蚤定不可謂知旣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彼之徵師則有辭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請命庶幾可視錢俶乎谷眞不聽惟日夜運珍寶治舟楫思汎海而已太祖遂數谷眞十二過命參政朱亮祖下台州繼又下溫州命平南將軍湯和以大軍長驅抵慶元谷眞率所部遁入海中其部下諸將相次出降湯和數令人開示以順逆谷眞始遣關奉表乞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德舊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臣本庸才遭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爲之心方主上霆擊電掣至於婺州臣愚卽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之有今日矣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潤者也而主上推誠布公俾守鄉郡如吳越故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目子姪不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潛構釁端猥勞問皐之師私心戰兢用是遂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孝子之於其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類卽欲面縛待皐闕庭復恐嬰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得皐之深將謂主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葢幕下士詹鼎辭也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違吾諭至於六師徂征猶懷觀望不卽斂手歸命次且海外負恩實多今者窮蹙無聊情辭哀懇迫人於險吾故恥之當爲汝不記前過汝勿自疑遂促谷眞入覲面讓之曰若來得毋晩乎谷眞頓首謝授廣西行省左丞數歲卒於京師子禮官廣洋衛指揮僉事禮弟關虎賁衛千戸所鎭撫關弟行字明敏善詩承旨宋濂嘗稱之劉仁本字德元谷眞同縣人元末以進士業中乙科歷官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與張本仁俱入谷眞幕數從名士趙俶謝理朱右等賦詩尤有稱於時谷眞海運輸元實仁本司其事朱亮祖之下溫州也獲仁本以還太祖數其皐鞭背潰爛死餘官屬從谷眞降者皆徙滁州獨赦丘楠以爲韶州知府

論曰小說家謂谷眞故佃富人田乘閒醢田主貯瓮中遂以倡亂信如此亦倍義甚矣然且不忠於元不信於明顧太祖殺陳有定而貰谷眞其視漢祖之待丁公季布相距得毋遠乎抑果表文悽惻足以動帝心也國珍稱谷眞者葢以降後避明諱云

李文忠傳（并論）

李文忠字思本小字保兒泗之盱眙人父貞尚仁祖女是爲曹國長公主太祖之親姊也保兒生甫十二公主薨貞攜之

閒關避兵幾不能存久乃謁太祖於滁陽太祖見保兒且喜且悲拊之曰吾甥猶吾子也卽使從國姓賜名文忠延師誨之讀書年十九以舍人從策應池州驍勇爲諸軍冠別攻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敗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於潛昌化前襲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壽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張士誠遣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文忠以輕師破其陸兵取所馘首載巨筏中放之中流水兵見之亦遁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襲殺金華帥胡大海以叛急擊走之諸暨守將謝再興亦挾士誠兵叛又擊敗之其明年士誠將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寇新城文忠往救令去城十里而軍日未晡有白氣亘天或告曰吉是破敵徵也新城守將

遣閒使詣文忠所以謂衆寡非敵盍姑避之以冀大軍之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苻堅八十萬敗於謝元庸非衆乎乃下令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何彼之虞彼輜重山積是天富汝曹也戰旣合文忠橫槊親引數十騎乘高馳下斷其中堅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遂督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嘑聲震地是時兩山民方觀戰山上至是復羣讙曰賊敗矣伯昇兵遂潰前後蹂踐死者甚衆谿水爲之不流凡斬首數萬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無筭伯昇僅以身免自是氣奪不能軍矣太祖名文忠還賜以御衣名馬復鎭歲餘又命率師攻杭州進下桐廬新城富陽餘杭四縣杭州守將潘元明懼遣其員外方彝詣軍門乞降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員外遠來得

毋以計緩我師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吏民方慶更生其何敢緩文忠因引入臥內與飲酒而遣之翌日入城原明以女樂道迎急麾之去營諸軍於麗譙乃下令曰敢擅入民居者斬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捷聞卽軍中加行省平章政事復姓李氏洪武元年率師平閩中餘寇還爲偏將軍從右副將軍常遇春北伐語在遇春傳既而遇春卒於軍詔文忠代將率師往援慶陽甫及太原聞慶陽已下而大同被圍甚急文忠曰移援大同便軍中或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事吾得專之有言不援大同者齒此師遂次馬邑擒其平章劉帖本進至白楊門擒四大王命前軍阻水爲營元人乘夜攻之文忠堅壁不動以二營委之士皆殊死戰不可敗比明策其饑疲乃分左右翼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伯所俘斬及降者萬餘人追至莽哥倉而還未幾授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北伐别出埜狐嶺抵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竹貞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賴及后妃宮人諸王省院官又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追其太子愛猷識里達臘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螺山又降萬六千餘人捷聞帝大說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加文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予世券尋領都督府事蜀平詔文忠鎮撫還復以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北伐總東道兵取和林抵哈剌莽來元人遯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於負重乃留東平侯韓政守輜重驢駒河令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達土剌河破走

其將哈剌章等追至騁海敵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敵疑有伏遯去文忠亦引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方患之俄而所乘馬跑地泉以涌出三軍賴之俱濟乃刑牲祭焉尋復從大將軍行邊營於代縣分遣兵出其至三不剌者俘其平章陳安禮其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又破大寧高州復斬其宗王朶朶失理俘其承旨百家奴自是敵益遠避邊境無事尋命參軍國重事兼領國子監事文忠有器量膽略頗好學問嘗師事金華范祖常胡翰通知經義爲詩歌亦雄壯可觀功名旣大顯矣及其釋兵家居則又恂恂若文士帝心雅重之非獨以甥故見寵待也晚節諫帝誅戮稍過帝乃曰安得儒生家言乎由是微忤旨洪武十七年薨追封岐陽王謚武靖配享太廟肖像功臣祠位皆第三始帝卽位卽以文忠父貞爲駙馬都尉封恩親侯其後以文忠故又進封曹國别食公祿一時親重無有踰李氏者貞先文忠薨文忠三子曰景隆增枝芳英皆帝所賜名也芳英至中都正畱守

論曰岐陽雖用肺腑之親受心膂之寄及考其奏功殆過寧河東甌遠矣顧又能敦詩說禮從容尊俎小雅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岐陽其殆庶乎

沐英傳（并論）

沐英字文英濠之懷遠人年八歲失母太祖與孝慈皇后憐之撫爲己子冒姓朱氏名之曰文英其後英漸以功名顯有詔使復沐姓遂止名英而以文英爲字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鎭江稍遷廣信衞指揮使洪武元年從下福建别以兵破

閩谿諸砦移鎮福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尋遷大都督府僉事進同知府中機務緐積英年少明敏處決賴以無滯孝慈皇后每愛重之數稱其才於帝而帝亦自器英久之命鎮撫關西尋充征西副將軍從將軍鄧愈出塞西渡黃河略川藏燿兵至於崑崙俘男女以萬計馬駝牛羊以十餘萬計論功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西平侯予世券再充征西將軍平朶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男女以二萬計雜畜以二十餘萬計復以所部兵略亦集乃路登賀蘭山偵知其穹帳所在分兵四翼薄其營降其國公脫火赤及知院愛足其明年又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別以兵渡驢駒河鹵其知院李宣以歸遂改征南右副將軍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由辰沅徑羅鬼中前下普安循格孤山而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平章達里麻以兵十萬距王師於曲靖英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乃可破也會天方大霧冒霧趨白石江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友德欲濟師英曰未可我步卒未集不若以計破之率諸軍嚴陣若將渡者而出奇兵潛從下流以濟使張疑幟於山谷閒梁人恟懼英急麾軍渡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鏖戰良久復縱鐵騎蹙之遂大敗之長驅入雲南梁王走死滇池島中悉收其金玉子女圖籍移兵分徇屬郡皆下之獨大理不下大理倚點蒼洱海爲固又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故南詔所築也土酋段世搤之以守英自將取之不能得別遣一軍從閒道扳點蒼山而上度其既上乃策騎亂流進克龍尾關與山上軍前後夾擊遂鹵段世得其城由是永昌寉慶會川相

次平悉定雲南地是歲詔班師命英畱鎮雲南英辨方物以定貢賦視民數以均力役疏關節目以便安其人未幾平緬及八百媳婦皆內附已而宣慰使思倫發悉衆三十萬入寇定遠英親率兵擊之始戰獲一象殺百餘人英喜曰賊不足破也翼日寇驅百象而前象皆披甲荷闌楯左右挾大竹爲筒筒置標槍以標我師英分軍爲三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軍都指揮同知湯昭將右軍多列火器閒以長刀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乘風縱礮大噪諸象皆股栗有昔剌亦者寇之梟將也方殊死鬭左軍小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以來左帥遙見一人握刀馳而下益麾衆力戰英督大軍乘之不移時而賊大潰斬馘四萬餘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盡殪渠帥刀思郎斯郎理各被百餘矢伏象背以死自是諸蠻震慴麓川始不復梗矣其明年入朝宴英於奉天殿賞賚加厚陛辭帝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既還鎮復破走土酋阿資於龍窩使使以兵威諭降諸番番部有重譯入貢者矣英凡後先鎮雲南十年自其畱鎮之次年哭孝慈皇后及再鎮之三年哭懿文皇太子皆極哀至嘔血遂感疾二十四年薨追封黔寧王諡昭靖英之在鎮也簡置守令勸課農桑有惠愛於民居常讀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略不釋卷暇則延諸儒生使講說經史聽之靡倦性又好良馬嘗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由是飤馬甚盛太祖初起時數養佗姓爲子每攻下郡邑輒遣之出守養子多至二十餘人惟英之勳績在西南最大佗如徐司馬何文煇雖名賢將猶遠不逮云子春晟昂皆嘗鎮雲南昕駙馬

都尉

論曰太祖之封諸勳臣也或中絶或及身嬰禍衆矣其剖符受土延十餘世者惟中山黔寧爲然黔寧名雖藩臣而實君長一方視中山殆尤幸焉抑嘗聞黔寧治滇威德竝茂土人尸祝若神此其聲被遐荒慶流孫子宜矣哉

陳有定傳

陳有定一名友定字安國福清人徙居汀之清流世業農爲人沈勇喜遊俠鄉里皆畏服之嘗充明谿鎭驛卒有汀州府判蔡公安者至清流募民兵討賊有定應募入見公安與語而奇之使掌所募兵署爲黃土砦巡檢以功進清流縣尹及陳友諒兵戰於黃土擊走其將鄧克明不數年元超拜有定行省參知政事尋加平章事開省延平盡有福建八郡之地有定以農家子起傭伍目不知書及據八郡數招致文學知名之士如閩縣鄭定廬州王翰之屬畱置幕下麤涉文史習爲五字小詩皆有意理然頗任威福不循法度所屬違令者輒承制誅竄不絶漳州守將羅良心不平以書責之曰郡縣者國家之土地官司者人主之臣役而廥廩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視郡縣如室家驅官寮如圉僕擅廥廩如私藏名雖報國實有鷹揚跋扈之心不知足下欲爲郭子儀乎抑爲曹孟德乎有定得書怒移檄漳州曰蚤降則享富貴不則噍類無遺良不受命有定竟以兵誅良由是威振閩中太祖既取方谷眞遣使至延平招諭於是有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明使者瀝其血酒瓮中與衆共酌飲之酒酣誓於衆曰吾曹竝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巡視福

州環州城皆築壘距壘五十步輒築臺一成益嚴兵爲拒守計太祖遣將軍胡廷美等由江西路入杉關湯和等由明州海道趨福州有定聞杉關破急分兵爲二命其將以一軍守福而自率一軍守延平以相掎角及明師抵福之五虎門城中引兵逆戰而敗明人竝緣南臺蟻附登城有定不能救也踰一月湯和進攻延平有定謀於衆曰敵方氣銳難與爭鋒不如以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有定疑所部欲叛而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人知有變益急攻城有定嘑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惟一死報國諸君宜自努力因退入省堂仰藥於是所部爭開城門納明師師入趨視有定猶未絕也舁出水東門適天大雷雨有定復甦遂械送京師先是明師在蒲城參軍胡深敗於錦江上有定執而殺之語在深傳旣入見帝詰有定殺深狀有定抗對曰事敗家亡死耳尚何言卒坐棄市子海一名宗海工騎射亦喜賓禮文士有定旣被執自將樂詣軍門降至是從有定死帝命胡深子禎臠有定肉以祭其父云有定與方谷眞後先起事皆假元位號據有一方其才亦略相埒谷眞舉族内附徑保令終而有定父子死義時人稱其完節蓋非谷眞可望也鄭定字孟宣好擊劒爲有定記室及敗浮海入交廣閒久之還居長樂洪武末累官至國子助教王翰字用文在子偁傳中

張赫傳（幷論）

張赫濠州人江淮大亂嘗團結義兵以捍鄉里嘉山繆把頭每遣人招之卒謝不往聞太祖起遂率衆來附授千户以功進萬户從渡江所至攻伐皆與以功擢常春翼元帥守禦常

州尋從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又從攻武昌已又從伐張士誠進圍平江諸將分門而軍赫軍閶門士誠屢出兵突戰屢挫其鋒吳平賜彩段表裏又從克慶元幷下溫台洪武元年擢福州衛都指揮副使進本衛同知復命署都指揮使司事是時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閒輒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悉患苦之帝數遣使使諭日本國王詔書謂能臣則當奉表來庭不能臣亦當斂兵自固永安境土如必欲爲寇將尅期命舟師颺颿往剿滅其國繼又數絕日本貢使然竟不得倭人要領赫在海上久所捕鹵不可勝計最後追寇至琉璃大洋親率士卒與戰擒其魁十八人斬首數十級獲倭船十餘艘收其弓刀諸器械無算帝偉赫功遂命掌都指揮印尋調興化衛召還擢大都督府僉事會遼東漕運方艱軍食後期帝深以爲慮以赫人於海上習知海道曲折因命赫督海運事久之封杭海侯予世劵赫前後往來遼東十二歲凡督十運勞勩備至軍中賴以無乏病卒追封恩國公謚莊簡同時有朱壽者亦積戰功至都指揮大都督府僉事又積督運功封舳艫侯皆與赫同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示勳臣五十七人各從其類爲標目以江夏侯周德興而下十九人爲一類赫壽相次皆與列焉後三年壽坐藍玉黨死

論曰海之通運殆由秦始始皇時起黃腄琅邪負海之粟轉輸北河其後元萬户張瑄朱清遂獻海運之議海中風信有時自浙西抵大都凡萬四千里比及運竣不過旬日力省而利倍未有善於此者明初仍之歲漕粟七十萬石以給遼東則杭海舳艫兩侯之功茂焉兩侯與瑄清適同姓氏夫豈其

苗裔與一何習於海也逮會通河成而海道竟廢萬曆以後雖建策紛如直空言而已

孫炎傳（幷論）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長身鐵面一足偏跛所至持辨風生人莫當其口元至正中天台丁復同郡夏煜皆以詩名炎遊兩人閒日夜相切劘爲歌詩雅以才畧自負嘗輕視章句儒太祖取建康名見炎炎陳元運將終勸太祖延攬賢士以成大業太祖甚説之授行中書省掾所謀多合太祖心乃愈以爲可用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歷遷行省都事會克處州命擇守臣咸以處在山澤閒盜賊馮結難其人太祖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以敕牒未署者付之悉聽炎自辟用炎匹馬入處州是時處城外皆賊窠穴不奉官府約束炎坐廳事名城中父老列階下諭之曰天將棄元人共知之海內分裂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甚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面諭爾民將以安爾也爾民審思之有不遵化者必盡爲僇皆叩頭受命出以轉告其鄉人謂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令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良民擇其勇健者練爲兵時時敎習之復擇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農於是民皆安之炎又鉤至一二儒生問才而賢者錄其氏名如劉基章溢葉琛輩皆伏匿山谷中不肎出輒爲書遣使招致之基尤豪俠有名自以嘗入石抹宜孫幕不當爲佗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劒遺炎炎作詩以爲劒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

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基無以荅逡巡就見炎置酒與飲爲敘說古今成敗事基深歎服之曰始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建康太祖方征伐無一兵與炎踰三年苗將李祐之賀仁德叛襲破處州擒炎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賊知炎不爲用擕燖鴈斗酒啗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劒㓨鴈舉巵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賊方持刀擬炎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極口駡且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耳遂引枕臥賊伺其睡害之洪武元年追封丹陽縣男

論曰讀炎卻寶劒歌又觀方孝孺所譔炎事知其偉然丈夫也使炎不死其勳名殆與文成公侔矣文成身居王佐而炎不免以血膏凶刃命也夫

宋濂傳（附遜井論）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谿人至濂乃遷浦江始師吳萊先生受其學已又遊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之門兩公皆大儒亟遜濂自謂弗如也於是學者悉稱濂潛谿先生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辭不行徑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太祖取建康遣使者辟濂濂始歎曰吾聞大亂極而眞人生斯其時矣遂與青田劉基等俱入見帝尊禮之除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兼命授皇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長於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於時然基雄邁有奇氣數求爲世用而濂尤雍雍自命儒者不肎妄有所合既俱被徵基遂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恒侍帝左右備顧問嘗名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襃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

中天下可定也已御端門帝口釋黃石公三略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又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帝悉稱善未幾以疾告歸帝與皇太子竝加勞賜濂上箋稱謝幷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以副天下之望帝覽書大說召太子爲語書意遂賜札褒荅焉洪武二年召充元史總裁官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濂雖用文學進然在帝側遇事輒有所規益未嘗依違順旨會甘露屢降帝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皇從子文正得辠進曰文正辠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誼置諸遠地則善矣帝又語及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

以求賢天下其有不治乎車駕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從容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其明年遷國子司業又明年坐事謫安遠知縣五年召爲禮部主事遷太子贊善大夫問以帝王學問之要濂請觀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既如詔因曰漢武溺方伎之學喜塞外之功民力既敝然後嚴刑督之臣竊謂人主能以義理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歷數及封疆修短廣狹既備陳之復曰三代之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後世莫及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以躬行率之則衆胥化矣濂之隨事納忠皆此

類也未幾又遷翰林侍講學士欲使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習幸待辠禁近足矣由是帝益重之濂性朴誠加小心周愼官內庭既久從不許人之過帝多暴怒在側者輒惶懼失度不知所出濂獨乘閒以一言解之帝亦未始不嘉納也所居室署溫樹二字客有問禁中語者卽指示之値方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翌日問濂昨者飲酒否坐客爲誰所進何具濂悉以實對帝喜曰誠然卿不欺朕也閒名問羣臣臧否惟舉其善者且曰善者與臣交故臣知之佗則不能知也有奏書萬餘言者帝厭其迂衍議欲辠之以問廷臣或指其書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復以問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故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辠既而帝覽其書有足采者悉名廷臣詰責因字嘑濂曰微景濂幾悞辠言者於是帝廷譽之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有九年必誠必謹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故久而愈益親信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所以慰藉之甚至濂雅不善酒帝嘗彊之至三觴行不成步帝大歡樂御製楚辭一章并命侍臣咸賦醉學士詩又嘗躬調甘露於湯手酌以飲濂諭之曰此能愈疾延年故願與卿共之又詔太子賜濂良馬復爲製白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寵待如此九年復擢學士承旨其明年致仕賜綺帛若干問濂卿年幾何矣曰犬馬齒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濂頓首謝又明年來朝十三年以長孫愼獲辠安置茂州濂狀貌豐偉美鬚髯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竝在朝一切郊社宗廟

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夸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天子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句驪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濂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雖白首侍從其勳業爵位不逮誠意伯基而一代禮樂制作多屬濂所裁定聲譽煊然播聞海外卽基猶遠不敢望也其明年卒於夔年七十二矣先是濂之謫安遠也坐議孔子廟制失旨然濂又有私議一篇其說皆本於禮畧曰世之言禮者率取法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尸出入降立於阼階亦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胥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户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户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無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坐於堂上西楹閒設先師神坐於先聖坐東北皆以莞則猶埽地而祭也今襲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肖像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葢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有大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以

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用秉苣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書有毛公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奠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也其餘當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乎其弗悖禮意與今則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俱廁其中吾不知其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今一切寘而不講回參伋子也配享堂上路點鯉父也配食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父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斯爲甚吾又不知其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耳今則襲魏漢津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其儀不具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節文爲詳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乃舛繆至是佗可知矣至於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之雜乎雅俗升降之昧乎左

右則尤更僕未易數也議出諸儒雖之顧訖明世竟不及盡從云正德中追謚文憲仲子璲最知名

璲字仲珩善詩尤工書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名爲中書舍人其兄子愼亦爲儀禮司序班帝數試璲與愼幷敎誠之笑語濂曰卿爲朕敎太子諸王朕亦敎卿子孫矣濂或奏事久不能起帝必命璲愼扶掖之祖孫父子共官內廷衆皆以爲榮愼坐胡惟庸黨璲亦連坐竝死建文帝卽位追念濂舊學召璲子懌復官翰林而濂門人樓璉鄭楷亦次第擢用璉自有傳

論曰當濂之受知於帝也優遊禁近非堯舜之道不陳觀其奏對往往諷而不失乎正葢所以匡救將順者微矣卒能大展所學潤色鴻業俾有明制度煥乎出兩漢上區區叔孫通桓榮之徒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楊維楨傳

楊維楨字廉夫山陰人少時日記書數千言父築樓鐵厓山中積數萬卷去其梯俾讀書樓上踰五年貫串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也因自號鐵厓舉元泰定中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以狷直忤物十年不得調會修遼金宋三史成維楨著正統辨千餘言故總裁官歐陽元讀且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而不果擢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以兵亂未及上往來吳越閒張士誠累招不赴遣其弟士信就維楨問計因獻五論且復士誠書曰閣下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謂閣下不可及者有四兵不嗜殺一樂聞善言二儉於自奉三厚給吏祿而誅姦貪四也此東南士

大夫庶幾望閣下可與有爲者也或意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直言決不使見遺毀譽決不使亂眞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僕獨疑閣下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括民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賢不能不貳也六者之中少有一二可致覆邦閣下柰何不省也況乎爲閣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親族姻黨者有朘削之權無祿養之法矣某假佞以爲忠某託詐以爲直某飾貪暴以爲廉良閣下信佞爲忠則臣若靳尚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若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蹻者進夸臧者退矣是非一繆黑白悉淆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贊之人未及砭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訖無成效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寡而爲身謀者衆也苟無內變必生外虞此不待智者後知明者後察也閣下狃小安而忽長慮得毋懈東南士大夫之望乎惟幸采僕言無溺羣小之聽則小伯可爲錢鏐大伯可爲晉重耳齊小白也不然悔之晚矣書到士誠不從諸用事者合譟共目爲狂生其後士誠竟以是敗維楨徙居松江之上造門受業者無虛日太祖自初起時雅聞維楨名洪武二年召諸儒纂禮樂書以維楨前朝老文學遣使徵之是時維楨年近八十矣謝使者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復遣有司敦促賦老客婦謠一章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彊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帝許之命以安車詣闕凡四旬所纂序例略定遂乞骸骨抵家卒著書數

百卷皆行於世維楨所至好接引士類士相率趨附雅不善飲酒然頗耽聲樂出必以女伎從酒酣輒戴華陽巾披羽衣自吹鐵笛與歌聲相應和賓客皆次第起舞欲以此依隱翫世遂爲禮法士所嫉維楨岸然不屑也同時有郭翼者字義仲崑山人文章清麗所學尤長於易維楨數稱之翼亦嘗上書士誠勸其反元舊政乘時進取且曰若晏安逸樂坐銷精銳四方豪傑竝起吳其必爭之地雖欲閉境自守埶將日蹙其可保乎士誠怒翼言切欲殺之妃劉阻士誠曰郭生策誠善大王縱不能用獨不能度外置之收士心乎乃得遯去太祖嘗徵授訓導翼怏怏不自得與維楨後先歿

宋克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劒走馬能彈下飛鳥家饒於財盡費以養客及與少年蒱飲見天下亂頗學古兵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遊無所合遂汎江淛而還平居以氣節聞衣冠爭慕趨之克皆傾身與相接張士誠據吳有部將恃勇橫甚數使酒毆辱士類不可近嘗置酒名克飲或勸毋往克笑曰彼惡能勇卽往坐上坐爲說古賢將事其人竦聽至汗浹背居尊下跪起爲克壽竟酒無敢失禮於克其能以氣服人如此性伉直多辨好箴切人過然遊士凡至吳者察其賢必與周旋延譽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於諸公間共營具之士誠聞其名欲招致幕府克察士誠無成固謝不肎起士誠怒將中以法卒用計獲免雅善爲詩其於書法尤工所作草隸無與輩者最後家益貧稍厭事闔門時時賦詩見志

居南宮里與高啓友善啓喜稱之爲作南宮生傳云洪武初薦授翰林侍書終鳳翔府同知啓北郭十友克其一也

鄭湜傳

鄭湜字仲持浦江人其始祖綺常戒子孫勿異爨子孫世守其言至湜凡同居者十世矣國初表其閭四方稱之曰義門鄭氏洪武十四年姦人誣其家以交通故丞相胡惟庸事吏逮捕甚急是時主家政者爲湜之從兄濂先以事往京師吏將逮湜諸兄代行湜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師濂迎謂曰吾家長也當任其辠弟勿與湜曰非兄辠也二人爭先就獄帝聞之名見二人諭曰朕知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卽赦其辠賜酒食且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濂具以所行對帝嘉歎良久遂放濂還而命授湜布政使司參政吏部言參政無缺員乃特設參議官以處之因授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湜舉所知湜遂舉同郡王應等五人其後亦授參議皆有聞於時湜少聰警姿貌魁偉嘗受學於承旨宋濂濂急稱其才旣至官吏民熟湜家聲輒相戒勿犯南靜民爲亂被詿誤者數千人諸將部曲多掠其婦女湜皆言於主帥俾縱遣去有劇盜殺商而取其財其同行者得貌誣於官旣擒盜矣驗屍無有不肎承湜夜取盜訊之因縛置於庭匿吏案下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相向私語始知其沈屍井中明日以詰盜盜驚服吏民以爲神未踰年卒湜卒後四年詔天下度田命太學諸生繪田爲圖諸生有以賄敗者其事牽及濂復當逮濂弟洧又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就吏乎遂自誣服死京

師洧字仲宗亦宋承旨門人也夜嘗籠雞臥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下筆爲文章多奇俊語死而鄉人哀之私謚曰貞義

張籌傳

張籌字惟中無錫人父翼性陗直任氣當張士誠之被擒也吳將莫天祐固守無錫屢殺明招諭者不肎下明師謀將屠城翼奮曰事急矣卽率父老與天祐大聲相辨折使速約降天祐意沮復縋城趨謁明帥祈勿誅僇降人帥見翼氣貌奇偉大喜許諾城中人率賴以完翼有力焉籌舉元浙江省試第一洪武四年尚書詹同薦授翰林應奉未幾進禮部主事奉詔與尚書陶凱編葺漢唐以來藩王事蹟爲昭鑑錄六年擢湖廣行省參政九年召爲禮部尚書命與學士宋濂定諸王妃喪服之制籌有文學記誦淹博又在禮曹久其於歷代禮文沿革俱所諳曉然亦頗善附會先是吳元年建大社大稷壇於宮城西南皆北向社東稷西又嘗命學士陶安等進圜丘方澤宗廟社稷諸議悉從其說行之已數年矣旣而天子以創業之始凡一切禮樂皆宜有所更定而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且悉沿前代之舊不足以彰一代盛典遂命禮部再議於是籌上疏言臣等奉詔詳考社稷配祀及合祭分祭與夫社主之設臣謹按通典顓頊祀共工氏子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稷田正也高辛唐虞夏皆因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此社稷之祀所由始也商湯因旱遷社以棄代柱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然王肅謂社祭勾龍稷祭棄皆人鬼非地神而陳氏禮書又謂社以祭五

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鄭康成亦謂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平水土功故配社棄以播種功故配稷二說不同漢元始五年以夏禹配食官社棄配食大稷唐宋及元則又以勾龍棄配葢皆本鄭氏此配祀之說初未有一定也至於社稷分合之義書召誥社於新邑孔注云社稷共牢又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注云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如是則當時社與稷固已合而一之矣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而章氏考索則曰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爲九土之尊稷爲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則社與稷不可岐而二之矣又曰祭主乎誠誠苟不至分祭何益是則社稷之祭合而一之於古亦有明徵也至於壇位則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於社而後出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漢建官社大稷在宗廟之右唐因隋制在含光門之右大氐皆本成周左祖右社遺意社主之設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主各以埜所宜木名其社小宗伯立軍社鄭注云社主用石爲之葢以石者土地所生最爲堅實故也唐神龍中議立社韋叔夏引鄭義以爲社主用石韓詩外傳云天子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象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宋初祭社稷正配位用神位版大社又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下半其中植槐是則木主石主前代葢兼用矣今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桼之祭則設於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瘞

之中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祀之無義商湯欲遷之未果漢嘗易以夏禹而禹已列祀帝王之次棄亦配食先農請罷勾龍與棄配位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帝覽奏大說乃命有司改築籌又疏言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故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敬之意至唐升爲上祀而國初復仍中祀祭服或用通天冠絳紗袍或用皮弁行禮訖未有定今有事社稷旣奉仁祖淳皇帝配其禮嚴重宜爲上祀具冕服以祭奏可籌旣驟更祀典其說最當帝心顧通儒或竊非之十年坐事罰輸作十二年再起爲本部員外郎其秋復尚書任尋以事免

李仕魯傳（幷論）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自少穎敏篤學足不闚戶外者蓋三年又聞婺人朱公遷得宋儒朱熹之傳千里往從之遊盡受其學聲望隱隱起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初詔求能爲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對曰臣逢掖士不能左鞭右弭佐陛下馳驅中原冀武功成以文學進耳帝笑謂文武一也朕方收攬賢才豈區擇文武乎除黃州同知諭曰朕姑以民事試子所學行且名子矣居黃期年用治行聞果命爲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之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暇則名入禁中賜坐與講論若吳印華克勤之屬又驟蒙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羣臣莫

敢言者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煇後先爭之汶煇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相濟也今者勳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憸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距豈有間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處以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而會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剏立職官許之乃改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其於道教亦然嘗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嚮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乎亦不聽仕魯爭之力章數十上其爲人剛介有氣節本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之學以闢佛自任既見僧徒貴橫如此而所言又訖不施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寘笏於地帝大怒立命捶擊死士大夫皆痛惜之汶煇字耿光詔安人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大理少卿在朝數言得失最後忤旨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汶煇死數歲帝始悔悟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然僧錄及道錄諸司所設官訖明世竟不復革矣

論曰甚矣哉佛教之惑人也英武如太祖猶不能納仕魯讜論且加慘殺焉況欲以止輦愉顏望諸中主而下乎嘗考蔣山之爲法會也天子親屈萬乘之尊皮弁搢圭率公侯百官臨幸筵坐樂舞竝作傴僂奠獻傳會者至謂佛光夜見天雨娑羅樹子夫亦近於不根矣於時朝多巨儒率莫能救止而宋濂又侈以詩若文至謂普拔幽冥感動天地噫此儒者所

不道也

汪鈍翁文鈔卷之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鈍翁文鈔卷之十二

擬明史列傳二

毛澄傳論

論曰嘉靖初之請考孝宗也廷和與澄倡之舉朝賢士大夫和之至杖戍以死不悔嗚呼盛矣然而世之學者或右楊毛或右張桂紛紛訖無定論善乎黃進士淳燿推言之也曰大禮之議張桂附會歐陽修一時槩議爲非竊考歐陽濮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不得而藉口也何也宋兩制官議以濮王稱皇伯韓歐則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開元禮爲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竝稱父母古今典禮無改稱皇伯之文葢韓歐止欲依漢宣帝謚史皇孫爲悼考例非欲追尊爲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出無

不道也

汪鈍翁文鈔卷之十一終

汪鈍翁文鈔卷之十二

擬明史列傳二

毛澄傳論

論曰嘉靖初之請考孝宗也廷和與澄倡之舉朝賢士大夫和之至杖戍以死不悔嗚呼盛矣然而世之學者或右楊毛或右張桂紛紛訖無定論善乎黃進士淳燿推言之也曰大禮之議張桂附會歐陽修一時槩議爲非竊考歐陽濮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不得而藉口也何也宋兩制官議以濮王稱皇伯韓歐則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開元禮爲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竝稱父母古今典禮無改稱皇伯之文蓋韓歐止欲依漢宣帝謚史皇孫爲悼考例非欲追尊爲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出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稽古人稱伯兄叔兄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乃諸父昆弟之通稱未有斷然以稱本生父者歐陽脩爲鄙俚雖若過當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使如宣帝稱考亦何渠不可訓乎且宣帝之失在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謚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悼后當時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仁宗乎顧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漢稱悼后者諸侯王之母亦爲后非用是匹帝也濮安懿王稱懿皇殆非歐陽本意而至是不得不爲之辭故引漢師丹疏言恭王稱皇乃丹所許夫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丹以爲帝太后至尊之號劾宏詿誤聖朝帝太后既不當稱則知稱恭皇非是丹疏所云不可復改葢亦既往不咎爾而謂丹許之此歐陽遂非文過之辭不可以此幷皐其稱考也今張桂議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皇上以倫序當立非爲孝宗後云云夫世宗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宮中所育然止可比宣帝不可以光武中興比也光武遇亂崛起且緣大宗之義承元帝後徙四親廟於章陵先儒援此斷宣帝立廟京師之失張桂建議不從光武之得而從宣帝之失可乎濮安懿皇止於置園卽園立廟尚比諸侯之禮獻廟用十二籩豆及八佾與二祖八宗竝爲世數是固歐陽之所譏二統而其徒曾鞏氏之所譏以子爵父以卑命尊者也故曰張桂不得藉口也淳耀之言云爾特采剟之以竢知禮者折衷焉

汪俊傳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既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以忤太監劉瑾及閣臣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名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嘉靖初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吏部左會詔上興獻王尊號與尚書毛澄及喬宇輩同心力爭澄既引疾去代爲禮部尚書於是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下其章禮部三年正月俊集羣臣共七十有三人上議力辨萼言非是其略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萼言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佗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帝不聽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又不聽於是議稱皇考益急且詔建祀室於奉先殿側俊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皇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皇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臣不敢導陛下於非禮凡再下部議俊等爭益力最後俊兩疏乞休帝切責其肆慢予致仕俊與毛澄後先長禮部竝以議禮忤旨去位澄之在告也數遣御醫

中使慰勞不絕而俊獨被譙讓其恩禮視澄有間矣及明倫大典成鐫職閑住卒隆慶改元贈少保謚文莊始俊父鳳累官貴州右參議四子皆舉進士俊其次子也俊兄僎至工部郎中弟偉字器之以簡討與俊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後至吏部左侍郎又與俊皆以議禮不合相次歸偉季弟佃字有之初父兄慮門户太盛爲擇是名曰畱此子力耕可矣佃奮曰某獨不能繼父兄讀書進取乎亦由庶吉士累官侍讀中忌者謫寧國通判後復至南京太常少卿卒官時人稱鳳善教子也

何孟春傳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少遊李東陽之門舉弘治六年進士東陽將選以入翰林以父艱罷已授兵部主事歷郎中嘗出使山陝清馬政還上五事并劾巡撫官不職狀朝論韙之出爲河南參政進太僕卿武宗欲取馬價佗用極言不可乃止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砦叛夺設永昌府復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益賦若干石以功蔭一子辭不受世宗卽位名爲南京兵部右侍郎中道改吏部尋遷左會蘇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孟春緣歲不登倣漢魏相條奏八事一引相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言請愼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言請減百官俸皁一引范鎭言請裁冗費一引蘇轍言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言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言請禁遏糴一引趙汝愚言請豫免災傷州縣來歲稅錢帝曰制祿養廉國家恒典也其如故餘悉嘉納焉與同部尚書喬宇侍郎汪俊同心謀

慮舉朝皆倚以爲重而會力爭興獻王大禮竟觸帝怒得臯去先是大禮議之初起也孟春猶在雲南卽虞小人有以邪說進者上疏曰臣閱邸報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爲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未見部議則知猶未奉兪命也臣惟秦漢來帝王或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蹟具載史冊漢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情守禮此實爲得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此實爲失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名也者天下之辨也所以别嫌明微而不可不謹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今者多官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白虎通父矩也度以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母牧也言有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曰匹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文此所以别也然則皇叔考之稱其可加興獻王乎或疑考字爲誤必且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旣歿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謚之親王乎臣伏覩

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悉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詒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官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璁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並席爲朋黨孟春卽夕具疏略曰伊尹謂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招徠罷閒不學無恥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璁且曰宋歐陽修謂小人欲讒害忠良必指爲朋黨臣等用是大懼不得已條爲之辨者非與璁角口頰誠欲聖明知欺妄之在彼也疏上帝大怒責孟春徇情奏擾孟春乃倡於衆曰憲宗朝嘗議慈懿皇太后葬禮有跪門哭爭故事此可援也因相率赴左順門跪伏大嘑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帝傳諭使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凡再傳諭衆猶跪伏慟哭不起帝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幾二百人而令孟春等待皋翼日責孟春曰若藐朕沖齡敢於聚朋譁敗其姑從輕奪俸一

月然怒孟春猶不已改調南京工部旋引疾以歸其後明倫大典成遂削孟春籍踰數年卒於家穆宗卽位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孟春問學淹博李東陽數稱之曰子元必張吾楚凡居恒論議俱依據古今不爲浮辭宂說官郎中時嘗請復孔子帝號及釐正七十二子氏名幷請以公孫尼子入從祀朝廷莫能行也又嘗論郊祀有曰古人立言或舉一以該二或舉重以見輕如言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召誥社於新邑馬融謂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周禮封人掌詔王之社壝州長祭祀州社禮擇元日命民社非遺稷也是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夫天之與地社之與稷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同壇壝也可乎蘇軾氏引舜肆類武王柴望及昊天有成命之詩以明之謂祀天則地祇在焉其亦辨矣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言上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謂之帝又言爲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謂之帝夫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兩漢魏晉以來郊祀皆配以一祖唐遂有二祖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嘗以二帝配我太祖合祀天地於南郊以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竝配則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此亦以義起者也意蓋緣世宗改祀典而發是時孟春已家居久矣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學者遂稱燕泉先生云

鄒守益傳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

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大學格物致知傳中庸乃首言慎獨不言格物者何邪疑久不釋往謁王守仁於贛州守益故守仁會試同考時所取士也相與反復者閱月乃釋然曰道在是矣遂從守仁遊復從起兵討宸濠世宗旣卽位始赴官京師嘉靖三年議加興獻帝尊號且議建室以祀守益上疏曰禮所以正名分別嫌疑者也君失禮則入於亂臣失禮則入於刑不可不慎也今陛下推恩本生尊爲帝后其於私親非不隆矣乃復加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視正統疑若無別臣聞尊無二上是以我太祖製孝慈錄其敘五服之制有曰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三年爲所後祖父母承重爲本生父母降期卽喪服之隆殺則廟制祭法皆可類推伏望陛下恪遵祖訓不爲異論所惑致以失禮詒譏天下疏入帝責守益出位不聽是時張璁桂蕚數與廷臣相辨詰尚書汪俊及御史馬明衡朱淛等力爭不能勝先後罷黜以去守益復上疏曰伏見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自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推大宗小宗之義辨正統私親之等以道事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姦人妄熒聖聰致煩天語詰責由是人懷畏懼不敢復陳一言道路相傳且有孝長子之稱是陛下徇情以爲孝羣臣順令以爲忠長此不已殆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簀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曾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羣臣之議援經證古欲陛下專意正統此皆爲陛下忠謀者也陛下不察而督過之

謂忤且慢喜怒好惡夫亦少失其平矣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㡿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伏望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羣臣忠愛之情信而用之其去國者名而復之庶幾聖志堅定國論昭明無復姦人敢有動搖宗廟離閒宮闈者昔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章諫阻先帝赫然震怒重加㡿罰豈不以謂欺慢可辠哉然而陛下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爲盡忠於先帝也今日入繼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陛下乎疏入再責其出位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因建復初書院與學者講授其閒稍遷南京禮部郎中聞守仁卒爲服心喪繼又告歸走哭其墓復與同門生講學於天眞書院久之起南京吏部郎中名爲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上聖功十三圖帝又責其假借訕謗幾再得辠遷大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御史毛愷言守益名儒宿學宜畱侍東宮不當投之散地竟以忤旨被謫而守益遂復南矣尋擢南祭酒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應詔自陳備言上下交修之道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享國長久爲據帝大怒削籍閒住守益爲守仁高第弟子其赴補編修也旣別守仁守仁念不已門人問故荅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挍謙之近之矣及削籍益以講學自任四方學者踵至嘗語之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功夫則同所從言之異耳若以戒懼起意爲非斯誤矣其持論率如此學者稱東廓先生凡家居二十餘年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

文莊子善官太僕卿孫德涵至按察司僉事德溥舉會試第二至洗馬尤知名

舒芬傳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鴈賦於知府祝瀚由是知名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其明年先是武宗數微行會有孝貞皇后之喪甫踰月卽欲輕騎往詣天壽山且詔罷沿道兵衛芬度帝將幸宣府疏諫不納及還自茂陵帝乘轜車入西長安門遣左右奉孝貞皇后神主從之又疏諫曰太皇太后作配憲宗者有年矣生無失德非前代所謂不得正終者比也而祔主顧不得從午門入害禮傷化莫斯爲甚使佗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某日車駕迎孝貞純皇后主入自長安門則讀者必以春秋公穀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將太皇太后不得正終之疑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與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太皇太后之靈儆告陛下也又曰本朝大駕之制有步輦大涼輦大小馬輦有玉輅大輅未聞有轜車也此葢庶人所載乘者古之帝王嚴尊卑之分定上下之儀其孰大於車服哉今夫大人君子必冠冕佩玉以爲常使之袒裼裸裎則媿赧而不敢出矣輿臺皁隸必袒裼裸裎以爲常使之冠冕佩玉則束縛而不能拜舞矣安有爲天子者顧厭棄大輅袞冕而轜車褻服之是安哉惟陛下不吝改過則幸甚俱不納其明年帝將南巡於是寧庶人有異志大臣陸完及佞幸錢寧江彬輩皆與私相結納芬憂之歎曰車駕出必不利復率編修崔桐等疏諫曰古之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

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今陛下兩巡西北六師不設四民告病哀號之聲徹於遠邇故一聞南巡之旨凡在衢路莫不張皇逃竄然則陛下之出幾於秦皇漢武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鑑矣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陛下將北嚮朝之乎亦將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則左右寵幸之人無死所矣抑臣有痛哭流涕不忍爲陛下言者宗藩蓄劉安之志大臣懷馮道之心方且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弈棋以革除年間事爲前例特左右者知術短淺不能以告陛下耳如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其肯與是漫遊哉是時諫者甚衆而芬言尤危激大臣及諸佞幸皆怒詔芬等百有七人跪闕下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日乃悉予杖芬創獨最甚幾斃臥翰林院中堂院者懼得辠命摽芬出芬不爲動曰吾固翰林官也當死於此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世宗即位名復故官且加俸一級嘉靖三年春昭聖皇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疏諫曰皇太后誕節此陛下愛日承歡之時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臣恐敬以禮衰情以文薄矣使此旨而出於皇太后也陛下固不當將順使果出於陛下得毋重傷皇太后心乎伏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疏入奪俸一月自是凡四疏乞致仕又疏乞改官以便養皆不許是秋詔尊興獻帝爲皇考獻皇帝復偕羣臣跪闕以爭下獄予杖芬創如前杖時再奪俸三月其明年以內艱歸卒於家芬性穎拔所學貫通諸經頗好天官家言而尤明於周禮嘗曰周禮

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語其子曰六經皆明於世而獨周禮未行予校定幸成全經惜乎其未進諸朝也汝其毋忘吾志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又以諫知名與倫同鄉同官所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鳳揚州人鄉試第一與芬同舉進士桐及第第二授編修既諫南巡竝跪闕受杖復奪俸六月嘉靖中以侍讀出爲湖廣右參議累擢至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致仕卒

楊言傳（附陳察）

楊言字惟仁鄞縣人父明彝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言舉正德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使於代爲代人所重既而大同卒作亂代懿王出奔復遣言往竟奉懿王以歸嘉靖四年擢禮科給事中會詔建獻皇帝世室言疏諫曰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求諸義而協者也顧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剏與王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夫亦舛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後無敬殺二帝也諸說率皆不經陛下前既辠醫士劉惠之言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既僉禮卿席書之議今乃咈書之議臣不知其何以相戾也疏入不報未幾而有王邦奇之獄邦奇在武宗朝用傳陞得錦衣千户最貪縱不法已遇詔裁汰矣邦奇以詔出閣臣楊廷和屬稾由是心怨廷和及數訴冤於朝輒爲尚書彭澤所抑則又怨澤乃上書陳邊事以爲吐魯番侵軼皆澤廷和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釁所致宜亟誅此兩人事下兵部部議猶未具也邦奇復誣大學士宏珤悉廷和邪黨又訐廷和子主事惇擅改舊牘令前後奏辭不得驗及其甥侍讀葉桂章女夫修撰余承勳與澤弟沖相交關請託諸狀帝爲邦奇下惇等於獄所株連甚衆言疏諫曰臣聞廉遠地則堂高宏珤乃天子師保之官而百寮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姦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臣竊爲國家之大體惜也廷和當權姦擅政之日保全神器歸於陛下持危定亂所謂十世宥之者也卽所擬詔條或矯枉過正然事專爲國今去國無何禍延子壻臣恐全軀保妻子之臣皆口實廷和安有爲國家任事者哉惟陛下盡屏讒言以全大體疏入天子方内銜廷和不已怒言代大臣遊說并收繫言親鞫於午門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手指且墮無撓辭御史陳察在側大嘑曰臣願以不肖軀易楊言羣臣聞察嘑大驚相顧引避帝數目攝察察不爲動旣罷察復極言無論邦奇語非實卽大臣不自飭或扞文罔無以厭消物議亦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不當使小人窺見風旨帝亦不能辠察也以是言獄得解謫爲宿州判官御史程啟充復言前給事中楊言因事納忠心非有佗也顧以敢諫得辠用舍如此其何以勵臣工示民庶伏乞名還故官則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胥得矣遂不報言旣被謫稍遷至蘇州同知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謫夷陵知州稍遷荆州同知累官湖廣參議又坐事削籍卒言性儉約家居角巾布袍而已見子弟豪侈者痛呵之曰吾死不願汝曹爲此

初王邦奇之自誣也奏至六七上天子輒下其章所司給事

中安磐惡之力言邦奇小人不有所懲則不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陛下寬其累犯之辠該部成其敷奏之辭故巧辨厚詆乃至此極惟勿惑姦謀俾釀禍源則幸甚給事中章僑亦繼言之俱不見省其後邦奇果與大獄而言遂得辠幾死矣獄成邦奇亦降總旗不復用

陳察字原習常熟人弘治中進士授南昌推官擢監察御史忤劉瑾罰輸邊粟百五十石旣而引疾歸者九年始復起爲御史出巡按雲南會武宗將南征察瀕行抗言弄兵者陸梁彭蠡閒豈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柰何屈萬乘尊奪吏士任且上出而京師虛無人卽不北憂敵獨不憂蕭牆內邪帝不懌奪俸一年至雲南又念天子數佚邪遊後宮無就館者疏請曰臣越在外徼妄干國家大議死辠死辠陛下踐先帝稱尊者十五年矣先帝十八年而棄羣臣亡卒然之患以有陛下也陛下壯未有子羣臣心怦然竊慮萬一宜早定大計擇親賢寘禁邸選端良之士屏翼左右庶有以植根本息闚覘臣誠不勝大望不報嘉靖初復出按四川還旣脫楊言於死士論九推之以久次擢太僕少卿坐事謫海陽學教諭累遷至浙江按察司副使山西按察使山東浙江布政使入爲光祿卿改左僉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致仕卒察短小精悍素伉慨喜事所居官必有廉潔聲再日始進一肉其儉約與楊言略相類年八十餘病且革猶請捐私田三頃於官以給縣中諸生貧者

薛蕙傳（幷論）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以能詩聞王廷相謫判亳州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詩異之曰可繼何李其後卒與夢陽景明齊名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疏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三月卽引疾歸久之復起故官換吏部歷員外郎至郎中嘉靖三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璁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其解曰禮之所以立後者重大宗也何言乎重大宗小宗無子以爲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其重本奈何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猶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絕大宗無後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絕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何以曰卿大夫之禮古者公子爲卿大夫及始仕而爲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絕益知天子之不可絕矣天子之不可絕奈何大宗者繼別云爾曰尊之統也收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諸始祖始祖受諸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不啻收族者也饗百神以爲天地社稷主也育萬物以爲天下君也此天子之禮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可絕也者則始祖之統可闕也同姓異姓之治可不辨也天地社稷可無主也天下可無君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適子不爲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矣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適子不爲後者非佗也傳小宗之統焉耳明小宗

之統爲重也益知大宗之統爲重矣明大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爲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貳君專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適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者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爲人後之義者錯諸天下無難矣其辨又曰陛下繼祖體而承適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明白無可疑者也廼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以惑聖聽夫經傳纖悉之指彼臣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而騁夸辭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

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汪又曰大宗者人之本也人不可以無其本所以立大宗也小宗之家五世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與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爲重乎此二說者其亦得禮意矣夫謂得禮意者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葢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得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

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閒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以邪說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迺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后可以繼統葢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后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

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后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禮義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己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已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佗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意書奏天子大怒下蕙鎮撫司考訊已貰出之仍奪俸三月會陳洸由外轉給事中藉議禮驟得復官恣横甚舉朝惡其爲人爲諸給事御史所劾洸以己之外轉也事緣吏部郎夏良勝及蕙先已切齒及良勝既被訐見㡿而蕙故在洸因上疏自辨逆揣帝風旨盡排擊諸異議者於是亳州知州顏木方坐辠乃誣蕙與木同年相關通疑有姦利章下所司蕙亦上疏自辨帝不聽有旨勒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待命既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璁蕚等用事復引疾堅臥不肎起竟以此終其身爲人貌臞氣清持己峻潔屏居州之西原上陂魚灌華意欣然自得也晚歲悟老佛之旨又嘗譏之於經旁及宋儒諸書至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始喟曰是矣

撰約言五經雜說及老子解以自見武進唐順之極推之時人不之好也顧獨盛好其詩或以爲溫雅麗密有盛唐詩人風殆勝李夢陽云朝議甫欲以春坊官起蕙則蕙旣前歿矣

論曰旨哉蕙之解爲人後也江寧顧璘嘗言當議禮時兩家附和者俱衆其人非能深考極論折中禮制也甚則懷觀望心以國爲玩惟侍郎何孟春情辭明晰實由其衷斯則信矣及觀蕙之所解援據經傳視孟春殆有加焉意者璘或未覩與不然其何以無稱也解有上下二篇上篇但說儀禮不及采采其尤切者云爾

汪應軫傳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少有志操補諸生慨然慕宋范仲淹之爲人舉正德十二年會試第二旣成進士選庶吉士大學士毛紀聞其名欲一見之竟不往也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淸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儻不卽收成命則生人必至塗炭陵寢宗廟必至震驚萬一變生叵測其禍有不可勝道者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逐典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諂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嘗有言而成帝能容之臣雖不才欲以永自況矧當不諱之朝遭逢陛下聖明其何懼而不言哉疏入留中繼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敎習事竣擬授戶科給事中已在選例矣而會有旨補外遂改授泗州知州州地衝瘠又緣祖陵在所禁民不得濬池築隄爲旱潦備由是益困有力者惟以艾

草捕魚豢雞豚爲業應軫到始課民植桑因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織作民大便之政聲日起帝方南征中使絡繹道路皆乘埶横暴多所求索應軫率壯夫百餘人列舟次嘑聲震地中使爲之氣奪應軫又立麾夫使輓舟行頃刻出州界後使至者乃斂戢不敢肆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拒不可奏言州女子荒陋且比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儻蒙納之宫中俾受蠶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嘉靖元年名復故官仍加俸一級疏辭不允新建伯王守仁爲御史彭啟充所劾應軫代守仁辨且言守仁有功無過論者不當輕聽捃摭之辭援以入告忍使勞臣解體山東礦盜王鏜等作亂分掠東昌兖州流入直隷河南諸境奏言弭盜大略不出安之勝之之策安之之策匪一而莫急於推擇守令勝之之策亦匪一而其要有六離問賊黨一也收用材豪二也固搤險要三也廣開告姦四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别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與禦戎不同禦戎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夫自官司視之則有此疆彼界之殊自朝廷視之則皆祖宗之土地天子之赤子也請著爲令凡一方有警不卽撲滅以致延蔓者兩處鎮巡諸官俱從重論報可京師諸鋪户例以十年編審充是役者類皆破家又奏言昔西漢以郡國豪傑大姓實京師本朝亦徙有富家凡所以重根本也乘輿用度取之遠近之職貢錢帛之屬則户部掌之瓮醢庖膳之屬則光祿掌之所謂以天下奉一人奈何其獨困京師哉縱曰抑末不當若是之甚也且京師之民五方厖雜惟以懋遷爲生今平

居既加抑勒而緩急調用又先於天下豈先王能邇與宅中圖大之道與臣考和買之敝自宋南渡始或準以鹽或估以絹蓋偏安一隅不得已而爲此取辦之計耳夫和買本非善政和買而不給直與偏累京師以戕根本則尤非政之善者也臣以爲革之便章下戶部然亦不能從也應軫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俱落落可用以便養乞改南遂換南京戶科是時張璁桂萼在南部方講論獻皇帝大禮雅知應軫名璁又同鄉也意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卽奏言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疏入不報已遂出爲江西僉事引疾歸巡按江西御史徐岱稱應軫文行暴聞於時加以居官氣節衆望所推不宜寘諸閒散遂復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無何又以父艱歸服甫闋病卒鄉人私謚清憲先生

王思傳（附張曰韜張潔）

王思字宜學太保直之曾孫舉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以行其志六卿得以專其職今者不然内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内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抗公道以抑私恩重大臣以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於正朝外又日奏事左順門且不時名對便殿凡此皆欲通上下之交也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奏事不過一二件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則上下不交甚矣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燕閒少賜名問勿以遇烖而懼烖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爲虎所傷閱月不視朝思謂同官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父有疾子不可不問君有過其可不諫邪復上封事略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太廟孝養兩宮總擥乾綱緝熙聖學柰何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生殆非壽考萬年子孫千億之道也疏上思待命數日留中不下特旨降遠方雜職遂謫三河驛驛丞王守仁巡撫南贛檄思使贊軍議從討寧庶人亂嘉靖改元名復故官仍加俸一級又錄軍前功復支九品俸尋充經筵講官三年與同列屢爭大禮不報其年七月又與伏闕繫詔獄予杖病創死於是死者思與編修王相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澯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敘司務李可登凡十有六人隆慶初俱贈官有差思別自號改齋安福鄒守益每推之高陵呂柟亦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則改齋其人也王相字懋賢鄞縣人正德十六年進士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九年進士申良字延賢陵川人以舉人授招遠知縣縣爲流賊所圍良數出戰有功由是城得以完累遷常州同知至戶部員外郎仵瑜字忠甫蒲圻人舉鄉試第一正德十二年進士臧應奎字賢徵湖州人亦十二年進士

張曰韜字席珍興化人亦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之南巡也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埶張甚先至鎮江支民莫敢誰何將抵常曰韜名父老往逆之而命壯者儲瓦石以待父

老遮彬黨境上以好言諭使勿入俱不聽卽壯者起投瓦石大嘑彬黨顧耳目非是又怪衆洶洶疑有佗變乃稍退且馳使告彬而曰韜亦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立行部過常謂曰韜事迫矣彬將以佗事縛君命曰韜登已舟行而東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累騎至大索曰韜誤截御史舟東陽捕截舟者而陰縱使去曰韜遂免由是常得以安人皆頌張推官矣爲御史僅數月數言時政得失方席書等之以中旨超擢也疏劾書等陽述議禮之文陰懷干進之路不可不重加褫罰旣受杖舁臥於地猶口占疏曰臣言狂誖宜席免未幾竟死追贈光祿少卿

張潔字景川順德人祖善昭以舉人授兵部司務超擢四川僉事謫臨江通判先是永樂初旣殺練子寧其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於是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使練某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旣忠之矣何肺附外屬尚以姦惡賜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疏入中外皆壯之潔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乃訟洪不法狀洪坐削籍潔官廣昌如故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事會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澤之經略哈密也遣使以金幣許土魯番贖城印旣而土魯番叛瓊劾澤啟釁欲中以危法謀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乃遣私人誘潔署牒且曰澤所爲者南宋覆轍也事成當有顯擢潔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比邪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爲我謝王公毋汙我訖不肎署事始解尋進員外郎潔性剛不能容人過嘗有御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毛鳳者招之飲被酒語不合遂起搏之其任氣如此竟受杖被創死或傳未死前猶力草疏數千言及病革投其疏顧友人歎息疏已亡不知其辭云何也追贈太常少卿

邵經邦傳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員外郎嘉靖二年詔工部治泰和伯陳萬言賜第其費當白金六十萬兩經邦力諫不宜寵待外戚太過由是直聲大起內艱服闋補刑部明倫大典告成之次年十月癸亥朔日食經邦抗疏其略曰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說詩者言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又曰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又曰所以然者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今茲日食質之小雅所咏其象懸符得毋調和燮理亦有皇父其人乎邇者陛下納諫官陸粲之言已令大學士張璁致仕尋以議禮有功見留衆議洶洶陛下不之恤也夫君道陽也臣道陰也陰盛至於侵陽變無大於此者是以漢制策免三公而璁顧去而復留何也臣竊謂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以示繼統繼嗣之辨此禮之當也故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爲偏若夫用人行政則必分别忠邪斟酌才力與卿士庶人共之乃陛下稱璁有功不察其心不揆其才而加之任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其當然後百世不易使所議而誠非公禮也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世世守之乎則莫如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而無容私焉若璁輩者厚之以

賚予時之以慰勞保全其終始以荅其功於是博選碩德重望之賢置諸左右相與講明勵翼用建光明正大之治俾萬億年之後廟號世宗聖子神孫永久勿祧顧不偉與失此不爲而過加璁輩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干天人之怒微獨非國家福也亦豈璁輩利哉臣抱區區竊效茅焦伏質之義不敢避斧鉞以聞疏入帝覽而怒曰經邦妄毀典禮動搖國是且引茅焦自況其視朕何如主立下詔獄考訊是時帝怒方甚經邦禍且叵測會乾寧宮西房災乃命遣戍鎮海衛於是學士豐熙先戍其地五年矣經邦既至日夕相與勉勵於學稍暇卽著書不輟踰七年刑部尚書唐龍乞放還熙經邦等有旨不許又踰二十八年竟卒於戍所隆慶初長子諸生康生上書請卹會大學士高拱方力爭濫卹先朝得辠

諸臣非是由是久不得請神宗卽位康生復訟於朝始復經邦故官先是豐熙之以戍歿也士大夫無敢走哭者獨經邦經理其喪甚至衆莫不多之經邦初患無子及至鎮海有五子最後諸孫仕宦不絕咸謂以忠直獲冥祐云萬曆中衛人立祠祀經邦與熙及故主事陳九川爲三賢九川亦以謫戍至鎮海者也

文徵明傳

文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先世由衡州徙吳溫州知府林之子少不慧家人或少之父曰兒幸晚成勿慮也長而日誦數千言且好修長者之行奔父喪於溫卻屬縣賻贈累千金溫人爲構亭旌之及家居巡撫都御史俞諫請與相見憐其貧欲遺以金數微諷之徵明陽若弗覺也佗日過徵明

居又欲浚其門外渠謂曰術者言渠通則子當得第徵明謹謝曰公毋念渠也通此將損旁民舍諫乃歎服而去素師事侍郎吳寬太僕卿李應禎處士沈周先生故其詩文書畫悉有法又善唐寅祝允明徐禎卿皆文章知名士寅善畫允明善書禎卿尤工於詩惟徵明盡兼其長顧三人率跅弛自喜而徵明性方嚴以名檢自厲及遇交遊無長少輒又恂恂謙厚三人者舉不及也以是嚴憚徵明久之受知巡撫尚書李克嗣貢至京師用克嗣薦超授翰林院待詔嘗與修國史賜金帛士大夫以爲榮而徵明意忽忽不樂居翰林三年數疏乞歸不許永嘉張孚敬徵明父所取士也以議禮驟貴欲納徵明自助徵明數引避於是方稱疾在告而會天子杖戍諸廷臣主濮議者徵明愈迫欲歸復三疏乞致事始得請御史鄭洛書乃上書勸留徵明爲翰林重其言雖寢不行朝論韙之既歸杜門以翰墨自適四方賓客造請闐咽爲人固溫然長者然居常廉介自將凡辭受率多不苟尤諳大體前此寧庶人有異志遣使齎金帛招致唐寅及徵明徵明辭疾不往寅既往而佯狂得返時人兩高之且尤推徵明能知幾也已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鉼及佗珍翫直百鎰來餽徵明俱不啟封使者固請徵明曰王賜也啟而後辭不恭竟不啟亦不報謝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向受拜而悉卻其贄曰使小夷知國家法最後寅允明禎卿皆前死而徵明獨老壽用德望文學重於時雖吳中婦孺亦聞其名年九十卒先是文氏故居衡徵明因自號衡山以識吳人至今高卬之稱衡山先生後進與徵明遊者甚衆最知名者陳道復陸

師道曁王寵王穀祥彭年周天球錢穀之屬道復初名淳後以字行少受經徵明所師道字子傳由進士授工部主事改禮部以養母請告歸歸而遊徵明門稱弟子凡家居十四年乃復起累尚寶少卿寵字履吉少與兄都御史守履約同學而名過之徵明長寵二十四歲愛其才折輩行與定交年僅四十死穀祥字祿之由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累吏部員外郎以持法忤尚書汪鋐左遷眞定通判以歸累徵不復起與師道俱有清望年字孔嘉其人亦長者天球字公瑕穀字叔寶天球以書穀以畫皆繼徵明表表吳中者也徵明子彭字壽承國子博士彭弟嘉字休承和州學正亦有名彭孫震孟自有傳

唐寅傳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自少爲文章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夢晉日夜縱酒不屑意舉子業諸生或施易之寅慨然曰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遂舉弘治中鄉試第一已詹事程敏政爲會試考官或訐寅同舍生關通敏政家人事連寅并寅下獄掠問不承竟坐廢爲吏士大夫無不惋惜者故寅才名益熾寧庶人聞之遣使以金幣聘寅寅既見庶人陰察其有異志因使酒箕踞爲清狂不慧狀庶人不能堪乃縱寅歸以是得免於禍寅故跌宕自喜既被廢益放浪詩酒尤長於畫家貧輒鬻以供其友文徵明素高寅才而嗟其如此每以言慰勉之寅遂與徵明書曰竊聞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歎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荊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

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歎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自分括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君卿猶忘其皐戾殷勤教督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氏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皿獲奉君卿頡頏媻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放軼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付之談笑顧亦能忼慷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愛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儕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有此士也蕪薉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遊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熟談論之塗轍岐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蹈虎口貝錦百匹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舉頭搶地卒之崑岡焚如玉石皆毀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氂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撿舊章責爲督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籧篨戚施俛卬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君卿僕幸同心者於茲十五年矣錦帶縣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童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狾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西風鳴枯蕭然踦客計無所之將春掇桑椹秋拾橡實餘者不逮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葢

不謀其夕也歔欷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脃不能輓彊執鋭與荊吳劒士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勳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欲周旋世間又遭叵測禍與命期辠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闚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援著兵法馬遷腐僇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揣願繼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櫽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翺翔濫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歿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拊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僕素輕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則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使復鹿鹿塵中屈身俛眉以竊衣食士大夫其謂僕何後世其謂

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毫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惟君卿察之寅所著書竟未就而卒

周宗建傳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武康知縣改調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天啟改元夏四月京師大雨雹於是魏忠賢用事宗建疏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燠而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近見朝廷處分章奏殆於害正之漸遂糾忠賢目不識丁衷懷叵測爲禍國家大可寒心疏入會天子方御講筵講甫竟忠賢恚甚摘疏中語指示諸閣臣問此何等語也葉向高從容曰言官也何可深究忠賢色稍解始得免及奉聖夫人之再入宮也給事中侯震暘力諫不聽宗建復疏爭語尤危切有詔奪俸三月忠賢故與客氏比

益憾宗建不釋陰與私人户科給事中郭鞏謀逐宗建鞏引其黨借內察欲盡逐東林諸臣乃竄宗建姓名其中宗建聞而歎曰網羅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幷糾鞏大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席矣侯震暘及王紀滿朝薦又席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席矣今且欲尼孫愼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爲陛下言者故鞏横行愈甚姦謀愈深內旣有忠賢爲之指撝有客氏爲之操縱有劉朝等爲之爪牙而外復有鞏等蛾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道哉因請誅忠賢鞏甚力忠賢恚且懼乃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且乞自免欲以激帝怒帝果責宗建回奏宗建申請不爲屈擬予廷杖復以向高救詔改奪俸一年至是凡再奪俸矣客謂宗建盍少休乎宗建奮曰幸不死杖下此上恩也上實生我其敢不以死報於是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巡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爲名議旣定尅期降詔宗建亟陳內官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狀且曰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擅權也遂馴藩鎭之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朝王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豫防也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已宗建巡按湖廣丁外艱歸是時忠賢益恣横無所忌其黨亦日熾都御史楊漣左光斗輩交章訟言於朝凡所稱援必及宗建前疏忠賢由是益追憾宗建工部主事曹欽程誣劾臧皐旣得旨削籍尋復與周起元等俱被逮下詔獄前後坐臧銀萬三千餘兩搒掠無虛日宗建僵臥不能出聲鎭撫官許顯純詬曰若尚能說魏公不識丁字

否一昔出片紙付獄吏宗建遂死獄中是歲六年六月也其明年愍帝即位以廷臣言命贈太僕寺卿予特祠詔歸所追臧五百兩其又二年　大清兵薄京師徇地至遷安始宗建所糾郭鞏者其縣人也方以忠賢黨被廢怨望上北帥書求內附及　大清兵退語頗聞愍帝大怒逮至論死

周順昌傳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府推官稅監高寀殊橫順昌廉其役有犯者即捕置於法由是與寀及監司媚寀者忤不恤也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署選事俱以廉直知名未幾引疾歸嘉善魏大中被逮過蘇順昌往餞之與同起臥者累日且許以愛女配大中孫官旗屢促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邪若歸語魏忠賢我故吏部郎周某也因嘑忠賢名罵不絕口在旁者愕眙率相顧咋舌避去其語頗聞忠賢於是御史倪文煥劾順昌不當與辠人連姻且誣其署選時臧辠有旨削籍矣順昌猶刺刺向人罵忠賢不止也既而前巡撫周起元之獄起天啟六年三月順昌與周宗建等次第俱被逮順昌故廉吏忼慨敢言事既家居數爲有司爭論閭閻疾苦及佗寃抑狀以是吳人德順昌甚官旗逮順昌者至民聞藉藉讙語魏太監矯旨殺周吏部皆大詬恨方宣詔次諸生力言於巡撫毛一鷺請抗疏雪順昌是時吳人環集爲順昌乞畱者數萬官旗或怒叱之衆大鬨爭毆擊官旗有死者一鷺僅得免已遂拘順昌官廨中衆猶數千人守順昌涕泣尼其行客諷謂事迫矣盍亟引決順昌謝曰某小官也敢援大臣不

孚例乎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當請殛元凶以報天子竟以中夜乘閒出偕官旗赴京師遂下詔獄忠賢銜順昌次骨坐臧銀三千兩至搒掠無完膚顧每被考順昌必極罵忠賢如故鎮撫官許顯純命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自起問曰能復罵否順昌噀血濺顯純面罵益厲與宗建相繼盆死獄中喪至吳吳人趨逆皆哭失聲是日吳中大風拔木凡三晝夜乃止愍帝卽位順昌子茂蘭刺指血上書訟於朝贈太常寺卿謚忠介予特祠於是給事中瞿式耜亦特疏稱順昌及楊漣左光斗三臣者其立行最高得禍亦最慘故天子卹順昌倍渥云同縣諸生朱祖文雅敬卬順昌順昌獄急祖文匿京師爲納饘粥湯藥甚謹及誅輸臧無所出又爲奔走假貸諸公間然順昌竟死祖文亦悒憤鬱發病死方吳人之毆官旗也一鷺飛章告變且捕械首亂者顏佩韋等十餘人以聞有旨黜諸生數人而斬戍亂民有差佩韋等瀕刑皆大嘑爲周吏部死可勿憾佩韋尤陽陽不色變語知府寇愼曰公好官當知我死義非喜亂也忠賢敗吳人合瘞其棺虎丘東號五人墓五人爲佩韋及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墓卽一鷺所疏建忠賢普惠祠故阯也好事者每歲時往酹酒焉

論曰聞諸太剛必折其順昌罵奄之謂矣顧相傳被禍之日至於傾城耄倪炷香流涕以送匪賢而能致然乎若顏佩韋之屬則又皆何儋鼓刀者耳猶且捐軀截脰不惜殉順昌於死任俠尚義如是孰云吳俗澆靡哉

衛景瑗傳

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舉天啟二年會試閱三年始成進士

授河南推官以廉明爲巡撫都御史范景文巡按御史吳甡所器重用卓異徵遂擢監察御史嘗疏劾閣臣周延儒辠狀直聲大震出巡按畿南以外艱不俟代奔歸詔奪俸三月服闋補故官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加剿賊兵餉景瑗抗疏庰之大畧謂天下安危視百姓利病邇者兵燹旁午旱蝗洊臻百姓病已甚矣奈何復加徵以促之耶詎不能用會給事中傅朝佑李如燦亦以劾閣臣溫體仁得辠下詔獄於是名對平臺景瑗在帝前力請釋兩臣以作敢言之氣帝方寵信體仁聞景瑗對大怒禍且叵測而景瑗侃侃弗顧也遂降行人司正屢遷至大理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崇禎十七年賊李自成東犯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遯景瑗議調兵趨控鴈門總兵官姜瓖觀望不肎行及賊攻寧武關守關者周遇吉數遣使告急又促瓖出兵瓖益執不可且曰此非吾境也景瑗不得已謀率麾下士赴援未行而寧武陷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瓖開城門出降景瑗猶督麾下巷戰賊衆大至士皆散走衆擁景瑗入自成營或叱之跪景瑗不爲動踞坐於地大嘷皇帝而哭自成好謂曰吾清澗一民耳非有天命不至此君能輔佐我我當益加君官景瑗瞋目曰吾仗節旄與賊女曹朝食肎從女作倍逆事邪自成見景瑗言切急命掖之出顧見瓖戟手罵曰賊奴萬段女與我朝盟而夕叛我死不女有賊衆皆力阻之益奮罵不已越三日再擁見自成自成又好謂曰君忠臣也吾將具東騎放君還家矣景瑗曰國亡何家可歸盍速殺我因出不意以頭搶階石血淋漓被面絕而復蘇自成又命掖之出復三日驅景瑗行至海

會寺景玹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竟乘閒自經死有繼母及兩子從行賊亦不之殺也未幾弘光主即位追贈兵部尚書諡忠毅蔭一子錦衣百户

黃淳耀傳

黃淳耀字蘊生嘉定人祖世能官平涼衛經歷以爭死囚獄與推官忤陷中以不謹法罷官去都御史顧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乃爲酷吏所陷邪亦劾罷推官淳耀少力學爲諸生即以名行自厲同縣侯峒曾無錫馬世奇皆鄉先生名知人一見淳耀歎異折行輩與交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未授官而歸福王南渡求仕者爭趨南京淳耀獨不往或問其故應曰諸公多善予者往則必爲所牢籠矣君子始進其可不以正邪訖不往淳耀體貌魁秀讀書尤潛心先儒性命之說每置日曆有事必書其上以驗所養晚節尤多所自得嘗爲書謝其鄉試房考官因自敘曰某蹇淺下材自十有七歲而入膠庠今二十有一年矣益嘗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蹟於諸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劾規模涵揉櫽括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閒竊謂古之立言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如壓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既有得於心而有言之者矣雖無言可也如某家之叔度是也某比來刊華踐實翫思性命寧求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古之因文見道者尋久之亦復超然有見於語言之外始知近代河東餘干新會姚江之學門庭雖殊而歸趣則一世儒舍性命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誑淫

[illegible]遁之害[illegible]於政事而不可救也某麤有識知其敢貿貿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習自溺也哉　王師下蘇州淳耀偕諸大[illegible]率縣民城守師既破入城從容詣城西僧舍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遂自經死其弟諸生淵耀亦從死淳耀嘗言學必以識爲主惟其識到故能斷然知文章功名節義其眞者一出於道德又言自唐宋諸大儒以來率以席攘二氏爲任後賢明道不及諸儒而獨師其排佛如角力然務求相勝斯亦病矣其學所見率類此縣中從遊諸生甚衆經淳耀指授皆有名於時及其既歿私謚貞文先生淵耀字偉恭

汪鈍翁文鈔卷之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